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集部第一一四冊目次

始豐稿十四卷（明）徐一夔撰 清初鈔本 〇〇一
高太史大全集十八卷（明）高啟撰 明刻本 一七六
耆山無爲天師峴泉集六卷（明）張宇初撰 明崇禎刻本 三八二

始豐稿十四卷

（明）徐一夔撰

清初鈔本

始豐稾十四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徐一夔撰。一夔有藝圃搜奇，已著錄。朱彝尊靜志居詩話曰，大章遺稾罕傳，余於京師見之新城王貽上所。凡四冊，比余家藏者倍之。然驗其目無詩，猶未是足本。案今行世凡二本。其一本六卷，當即朱彝尊家所藏。此本自一卷至三卷爲前稾，自四卷至十四卷爲後稾，皆雜文無詩，當即王士禎家所藏矣。據千頃堂書目，載一夔始豐類稾十五卷，此本所佚不過詩一卷耳。其文皆謹嚴有法度，無元季冗沓之習。其與王禕論修史書，明史載之於本傳。陳繼儒嘗稱其宋行宮考、吳越國考研核精確。王士禎又稱其錢塘鐵箭辨精於考核。其歐史十國年譜備證一篇，謂歐陽氏於吳越改元，止據寶石山制稱寶正六年爲證。一夔復得錢鏐將許俊墓磚有寶正三年字，以證歐史之不誣。又謂元瓘襲位後，不復改元。立說皆有根據。觀其所辨，始知明嘉靖閒錢德洪所撰吳越世家疑辨，謂改元之事別無證據者，特爲先世諱耳。是又多資考證，不但其文之工也。

飭非當作飾非

序

曹丕有言文章者不朽之盛事其故何哉夫山之巍然有時而崩也川之泓然有時而竭也金與石至固且堅亦有時而銷泐也文辭所寄不越乎竹素之間而謂其能不朽者蓋天地之間有形則弊文者道之所寓也道無形也其能致不朽也宜哉是故天地未判道在天地天地既分道在聖賢聖賢之歿道在六經凡存心養性之理窮神知化之方天人應感之機治忽存亡之候莫不畢書之皇極賴之以建彝倫賴之以叙人心賴之以正此豈細故也哉後之立言者必期無背於經始可以言文不然不足以與此也是故揚沙走石飄忽奔放者非文也牛鬼蛇神佹誕不經而弗能宣通者非文也桑間濮上危絃促管徒使五音繁會而淫靡過度者非文也情緣憤怒辭專譏訕怨尤勃興和順不足者非文也縱橫捭闔飭非助邪而務以欺人者非文也枯瘠苦澁棘喉滯吻讀之不復可句者非文也廋辭隱語雜以詼諧者非文也事類失倫序例弗謹黃鐘與瓦釜並陳春穠與秋枯並出雜亂無章刺眯人目者非文也臭腐塌茸厭厭不振如下俚衣裝不中程度者非文也如斯之類不能徧舉也必也旋轉如乾坤輝映如日月闔闢如陰陽變化如風霆妙用同乎鬼神大之用天下國家小而為天下國家用始可以言文不然不足以與此也故所貴乎文者前乎千萬世而不見其始後乎千萬世而

不知其終有不可一刻而離去者其能致不朽也宜哉丕也惡足以知之徒以魯國孔融等七子學無所遺辭無所假足以令穀名傳後而已安知其文哉傳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言之無文行之不遠此則文之至者也文之至者文外無道道外無文粲然載於道德仁義之言者即道也秩然見諸禮樂刑政之具者即文也道積於厥躬文不期工而自工不務明道縱若蠹魚出入於方冊間雖至老死無片言可以近道也夫自孟氏既歿世不復有文賈長沙董江都太史遷得其皮膚韓吏部歐陽少師得其骨骼舂陵河南橫渠考亭五夫子得其心髓觀五夫子之所著妙斡造化而弗違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斯文也非宋之文也唐虞三代之文也非唐虞三代之文也六經之文也文至於六經至矣盡矣其始無愧於文矣乎世之立言者奈何背而去之吾友天台徐君大章賦資絕倫自少學文即期以載道非六經所存不復輕寘念慮於其間含積既久嶫然以文名江南洪武中嘗　召入史館與脩　大明日曆遂出教授武林日以橫經講道為事遠近生徒莫不趨之猶水之赴壑當脩日曆時予適為之總裁每與大章論文竊嘆今之作者何其與古異也大章深以予之言為然去歲過武林獲觀其文集若干卷今山居多暇因徇大章門人之請漫為序其篇端嗚呼世有豪傑之士知文與道非二致者必以余說為不謬苟非其人則以好高尚誇

此序作于文集序之前其附于後者以前序専為集而作也

尤之矣予一聽焉無事乎辯也
前翰林學士承旨嘉議大夫知　制誥兼脩國史兼
太子贊善大夫金華宋濂撰
附送徐教授纂脩日曆還任序
洪武六年秋九月　皇帝御謹身殿從翰林學士宋濂
之請妙柬文學之士四三人纂脩　大明日曆而　詔濂
與吏部尚書詹同司總裁事當是時杭州府學教授徐君
大章實在選中闢局於内府日給太官之饍而令中貴人
護閽非奉　勑旨不敢入其事至嚴也濂時與大章辰入
而申出凡興王出治之典命將行師之績釆章文物之懿
律暦刑法之詳咸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年必商榷
而謹書之濂年加耄不能有所獻為唯發凡舉例而已其
助我者大章之力居多越四月書成共一百卷進日上奏
登盤龍金匱中貢於丹陛之下縉紳之家爭欲薦大章入
詞林大章堅以足疾辭濂因為陳情於　上乃　詔賜
文綺織縉各三裝錢六千文仍俾其職為真故事教授試
職三年俟晉材奏功方許真授大章時未期年乃畀數云
大章將還涖教席濂餞之秦淮河上與之言曰教授之職
雖設於宋其任亦云重矣在　聖初詔令中制科及進士
第上五人禮部奏名上三人府監廣文舘第一人始令為
之大章起布衣而𦊅膺其任豈無其故耶漢法太史公位
丞相上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由唐及宋宰相
皆兼史官其重如此大章以一教授之微乃召入史舘與
編摩之列又豈無其故耶蓋大章博覽載籍發之於詞章
震鑠波蕩峻潔鮮朗威儀儼雅又足為後進師表殺名籍
起儒林間當此　聖明之朝材咸求實不于其官于其人
故大章致此無難也然而貴琮之貴必登於方明大雅之
音必奏於清廟理勢則然大章以温然之姿鏘然之文乃
縂〻下教於一郡如惜才之論何濂誠耄矣髮種〻被肩
矣聰明不及於前時矣詞林清切之班非大章誰所宜堪
行將力薦而用之脫使大章實不良於步趍雖卧治之亦
可也大章以為何如明年春正月友生金華宋濂序

徐一夔大章著

雜述

讀韓文公薦士書

史稱韓愈成就後進士往往知名今讀其與陸員外薦士書信其能成就後進士也書所列自侯喜以下四人則脩言其文行自沅杞以下六人則或稱其文或著其行且曰今天下之士不可遽數但言其最近而切者爾以今而觀侯喜諸人時天下之有道而文者豈復有賢如愈者哉自愈而論當時之士誠未有當其薦者雖然天下之材大小長短各從所賦而未嘗無也謂天下無材者是厚誣天下之人也别人之材所以為世用其不用者不幸也且天下之事如此其多也一人能集之乎不可也朝廷之位如此其廣也一人能兼之乎不可也不可責於一人則大者長者小者短者當各適其用而不可有一之或棄愈有見乎此惟恐己之不知人之不用國家曠官廢事是懼是以不敢薄待天下也當是時穆宗嘗欲大用愈而沮於皇甫鎛輩使愈大用豈曰論薦云乎哉此則當時士之不幸也嗟乎今天下之士如侯喜諸人者蓋有言笑不聞有論薦如愈者何也大抵負材名而躐進者恐其軋己而不欲言處祿位之崇高者既不屑與貧賤之士接又不思求賢為國之義夫恐其軋己而不欲言者量不弘者也不屑與貧賤之士接與不思求賢為國之義者心不忠者也不弘之罪小不忠之罪大不弘不忠而曰天下未嘗有材焉者是謂厚誣天下之材之人者也嗟乎今天下之大豈真無其人哉吾嘗求之矣脱有人能識此者非其才名不足取信於人則其位在疏遠不信之地其敢責以愈之為耶或曰愈之論薦於陸蓋當時取士之法然爾今取士之法與唐異殆不可以此責人也不然吾所論者君子拔賢為國不自厚之心夫豈論其法之異與否哉苟今之取士與唐無異有如愈之論薦者乎吾不敢言也嗚呼安得有如愈者復生于今時以薦進為己務俾向之所謂不弘不忠者有蔽賢之誅之懼非特士之幸也亦天下國家之幸也

言笑二字可疑

讀鄭虔傳

按鄭虔傳鄭相如告虔曰天寶十三年逆臣僭亂當汙僞官顧守忠節相如言時開元三十年也及安祿山反虔果陷賊中祿山署虔水部郎中虔念其言稱疾求攝市令事平議罪虔得減死論貶台州司户夫為臣死忠理之常也虔以相如豫告故不受僞署不然則受之耶讖緯之學聖賢所不道宋景文撰唐書敘事嚴簡而汎及符讖雜說非以為訓也以著虔之不如自守爾覽者無惑焉

織工對

余儗居錢塘之相安里有饒於財者率居工以織每夜至二鼓一唱衆和其聲歡然蓋織工也余嘆曰樂哉且過其

喩卽略字

不已分疑是不守分

處見老屋將壓杼機四五具南北向列工十數人手提足蹴皆蒼然無神色進工問之曰以余觀若所爲其勞也亦甚矣而樂何也工對曰此在人心〻苟無貪雖貧樂也苟貪雖日進千金祇戚〻爾吾業雖賤日傭爲錢二百緡吾衣食于主人而以日之所入養吾父母妻子雖食無甘美而亦不甚飢寒余自度以爲常以故無他思於凡織作咸極精緻爲時所尚故主之聚易以售而傭之直亦易以入所圖如此是以發乎情者出口而成聲同然而一音不自知其爲勞也頃見有業同吾者傭于他家受直喩相似久之乃曰吾藝固過於人而受直與衆工等當求倍直者而爲之傭已而他家果倍其直傭之主者閱其織果異於人

他工見其藝精亦頗推之主者退自喜曰得一工勝十工倍其直不吝也久之又以吾業織且若此舍此而他業當亦不在人下去事大官善其逢迎之術竭其奔走之力貴富可得也柰之何終爲織家傭其後果事大官廁在衆奴中服役于車塵爲足者五年未見其所謂貴富之機也又如是者五年一旦以事觸大官怒斥逐之不使一再見又所業已遂遺忘人亦惡其狂不已分不肯復傭以織至凍餓以死若人也吾鍾用以爲戒如之何而弗樂余嘆曰工知足者也老子曰知足之足常足工之謂也因著于篇工凡十人與余言者姚姓云

解

推命解

昔荊國王文公不貴推命其言曰君子脩身俟命守道順時貴賤禍福之來有弗能沮而誕謾虛怪之說羌溺余解之曰貴賤禍福之來非人所能爲也惟聖人能安之惟賢人能知之自餘衆人不借聽於人無自而知也聖人不世出賢人不時出蠅營狗苟馳逐於爵利之場蹈禍機觸刑辟者皆是也苟有人爲就其年月日時之所值陳其休咎使利爲而就害爲而避斯人也免戾於斯世其功不亦博乎古之史氏列序方技於功臣世家之後而不讓者蓋有以也嘉興有東谷子者居春波門用五星家躔度遲留伏逆法推人生年月日時所值貴賤禍福毫分縷析無有不

驗吾慮衆人之昧於所從也乃爲之解

瑞芝解

嵊縣之東有鄉曰靈芝故老相傳昔嘗有芝生其地鄉所以名也比者兵起邊境繹騷鄉人邢君某用守禦功得宰其縣君善於撫綏三年邑以治閒芝復生爲居人持以獻枝葉華色按諸圖牒惟肖當是時田夫野老歌頌于野騷人墨客詠歎于家達官貴人稱說于朝莫不以爲瑞云余聞神仙家種芝以充食其品有木芝石芝菌芝肉芝之異故世或產芝遂以爲不常有之物而與嘉禾芝草並列余竊有疑焉使是物果爲瑞卽宜生於熙洽之世今泰運未復天地之閒沴氣充滿山川鬼神草木鳥獸舉失其寧而

芝生其地何哉豈其土性所宜耶抑亂極將治司造化者發此以為之兆耶抑偶然耶不可得而知也意者天地之和惟人所召姑以往事明之霸在潁川嘉穀生堪在漁陽歧麥秀蓋有之矣是芝也其為縣宰瑞耶不然胡於斯時而有斯物也爰著于篇

說

公葵說

吾友郭君名復以秉心字行久矣一日夢神人授以葵因易其名與字而總以公葵稱或以告余且請余為之說余曰名稱於已字行於人名以字表字以名生本末之謂也古之人名與字總稱者亦不多見獨班固書賈誼董仲舒傳不

著其字後世著作家類稱誼仲舒則名與字總稱之一證也攷之春秋則不然春秋之法貶則書名褒則書字寧啞子突之類是也公羊子曰名不如字非謂其人不如也蓋謂見名於人則近乎卑見字於人則近乎尊也如君之於臣父之於子師之於弟子名之可也或學而交同志或仕而交同列斥其名不可也而郭君不以名稱為嫌何哉郭君辱與余交其立言制行非余所能及斯義也必有所屬尚當從君質之

尚友說

君子為學求道其可有自足之心乎不可也蓋天下萬事皆有足惟為學求道不可以有足〻斯盡矣古之人惟其不自足也是以廣於取友故近而一鄉之士遠而一國暨士又遠而天下之士無不友焉猶未足也雖古之人亦尚友之嗚呼學而至於尚友未易言也昔者孔子之生後乎周公五百餘歲志之所形夢見周公尚友周公也孟子之生後乎孔子百有餘歲志之所至願學孔子尚友孔子也程子之生後乎孔子孟子又千有餘歲以不世有之識得孔子孟子之與使其道益尊以明尚友孔子孟子也泰矣哉尚友之云也吾友牛君士良字其藏脩之所曰尚友或曰此聖賢事也今人生而同世學而同道以其間其猶有不知者而況立乎千百世之下而取千百世之上之人友之不已誇乎不謂是也聖人之事衆人之所為也古人遠矣其詩存其書存誦其詩讀其書意領神會於千百世之

上古人在是也孔子也孟子也程子也為聖為賢蓋此道也以衆人自處而自棄其聖賢之身祇見其誇也余識牛君久矣生長齊魯之邦而從其先君子宦遊楚越之野足之所及者廣矣所謂一鄉之士一國之士天下之士其必得而友之矣而且以尚友為事夫豈汲〻於小成者哉牛君間徵余說余謝之曰余於古人未之有知何足以語於此竊有告焉昔之人有以聖賢自許者矣——揚雄自以為孟子王通自以為孔子實則不至而名加浮為後之人終不許也牛君出獨見於群靡之中思慮之所形精誠之所聚夫豈不及乎此而余猶以是告者朋友之道也他日

會精微之至以不愧於古人尚毅我哉

子亨字說

亨者美且達之稱凡人處困厄時相見必祝之曰亨則亨
者人所願欲之辭也而致亨有道據有姜姓者名貞字子
亨徵余數其義由名觀字其知所以致亨者歟何也名以
生字由貞而亨是謂能致者也且亨義莫備於易稽之於
易，言亨必以貞配之易首乾坤文王以元亨利貞贊其
德至於他卦隨事以示義皆先亨而後貞則處亨之道也
蓋至於離其卦辭曰離利貞亨先貞而後亨則致亨之道
存焉蓋離為卦陰麗於陽以附麗為義其在於人則在於
所附之人人之所麗利乎貞貞則亨試以子言之今子方
壯出而試于時才非不適也識非不敏也步趨出入在學
政之地其在於知所附乎識知所附習熟見聞脫去卑近
日趨于光明正大之域其有俟亨者乎故自處而貞則道
可行而亨在是矣其或阿私苟容以徼富貴利達而自以
為亨將以誇於世俗則可而非君子之所謂亨也子善致
亨因撫離麗之義告之

贊

柯氏義事贊 有序

柯遂卿者吾同郡人也讀書好義當賊起海上時大府下
令有能獲賊者賞強暴之徒並緣為奸民死於誣者不可
以一二計有販夫張某三人者本柯隣也亦為強暴所誣
幾死柯詣府辨之甚力三人得不死郡之人咸以義稱之
作柯氏義事贊，曰

盤，海郡為望于東家絃戶誦有鄒魯風有衞不除遂為
民仇挾海以賊肆其虐劉皇仁不殺視均赤子賊弗即攻
日益驕恣有來大臣霆震風馳夫柯陳旅望洋以嬉于時
廷議討賊孔亟遂資于民以塞厥責懸賞則崇名奸斯訌
掠及齊民嬰如牢籠始賊之來民咸竄逃比賊之去弱肉
強食羣柯鄉氏好義自初道逢群虎掠此販夫其驅如風
其攫如虎以是販夫處于公府有美柯鄉義形于色力辨
于公乃人弗賊是夫之誣其音嗚，陰雲四塞白日以晡
是夫之釋其色揚，天青日白慶以翔請惟人生惻隱
自躬胡彼昧者戕常之衷揆厥所由則有攸致上急近功
下益近利是用遂，其何能淑維我柯鄉有惕于獨柯鄉
之為由衷之著如救入井遜回娶譽凡百官臣視柯之行
仁民愛物罔有不寧嗟惟小子闡義斯眘攄詩不遺斷橋
于永

東皐隱者序贊

隱者姓范氏其先在宋時有為防禦使用醫小兒名隱者
去防禦五世傳其業益精居旁近人無貧與富有小兒疾
輒趨隱者求醫然其為醫務利人不務利於人名愈益顯
又性至孝壬辰之寇剽掠市井亟攜其母出沒賊中走匿
湖山之叢薄家貲不顧也且重然諾一日其友有所請託

業已諾矣他友聞之又以五十金為奉奪以利已不從也
而從前諾其敦尚壽頴蓋如此所居錢唐城東其地平衍
有以竹木禽魚之樂暇日賦詩鼓琴圖寫山川人物以為娛
或勸之仕瓶曰吾不能隨世俯仰不願仕也因其稱曰東
皐隱者貴生有云古之至人不在朝廷必在卜醫之中隱
者豈其人歟作東皐隱者贊隱者名某字思賢贊曰
自昔先民所趨靡同或隱以為高或仕以為通惟聖有訓
卓有義方我觀今之人仕則以為容羅以程卑達以植宮
羅埒斯仆僅收斯蒴彼昌掞昌守上下用以蒙有美隱君
心矣而氣冲其行既周其患又以充東皐之陽有木翳蔥
或偃而歌或蹈而相俛仰宇宙聲胡我降　蕊貞白穆其

清風寔用作詩以播于邦

顧仲英橋阮小像贊

夫人之在盛世居有圖史之娛出有裘馬之樂謂其為隱
也則未嘗枕流漱石謂其為顯也又未嘗析圭儋爵是蓋
不為世故之所嬰也雖矣方其調寄於一阮渺乎若孤鴻
之唳層霄峭乎若寒泉之度絕壑夫又孰知其幽情遠意
之所託抑欲狀其高簡其視晉人而無怍者耶

孟天暐寫冠像贊

大冠既加華佩斯委肅若霜嚴屹若山峙進容之盛乃德
之充相此大祭敢不恪恭

孟天暐山居像贊

悉通致是千
進

謂公為仕被服則野謂公為隱動容則雅或紆或卷心曠
神爽山林之適廊廟之思

壽藏圖贊

昆山顧仲英甫簡曠不羈年五十豫營壽藏并自誌其平
生立之藏寄過勝日率親戚故舊至其處飲酒賦詩為嬉
非一死生解外膠者乎君游他郡圖壽藏規製并錄誌文
以自隨為俾作壽藏圖贊〻曰
造化之運以亭以毒其機不息往穉來續衆萬之生氣毋
所司有聚斯散有成斯虧孰迷厥中而求不死彷徨服食
卒戕而止不覩薪火同歸於無曷不自悟繆悠是圖有顧
英君其識孔卓死生一致免羌衆覺謂來適然去亦若茲

曷置欣戚於來去為里有緯阜若龍起伏曰此我歸來處適
吉卜神靈攸聚風氣合宛陽晶翕輝陰緩糾蟠瑤華翠鞋
翳生左右文膺綵羽鳴集先後君息於斯白雲為期君歌
於斯明月為知人為君危君則順適人為君悲君則悅懌
攝志養氣無慮無營安命處順時止時行視後千歲猶今
一日形銷迹化與造化一凡百世人既夕誅朝闇君之風
鄙恡內消以古視今如君蓋少被圖作贊用著有道

辭

林先生哀辭

林先生古泉者同郡黃巖人其先在宋時登進士第者往
往有焉先生生時宋已內附稍長無所於進去為浮圖氏

先生性聰敏凡六經百氏無不記覽成誦其為文詞下筆輒千百言如不經思慮得者自負其才復歸于儒客吳楚間以授徒為業不喜表襮吳楚間新進士初甚易之及見其講解著述則又莫不相敬伏久之去游京師清河元公蜀郡虞公豫章揭公先後以文章顯先生皆與之游而知先生者無如揭公揭公嘗薦于朝政府無與為力者不獲用今上初賀丞相當國搜羅遺逸士擢先生教授溧陽溧陽地肥沃有魚鼈稻秫之饒其州之人夙知先生事遣弟子來學又京師之達官貴人過廣是州者多先生故人亦來問候羈旅三十餘年及老始獲一命稍若自適居無何蘄黃冦起濫出江以南且被溧上先生避居墟疃守臣應

敵死州人迎先主擒州事有州將子鼓衆從賊先生聞之驚曰有是哉彼固世爵者親往曉以逆順州將子不從卒致賊陷州境邀害先生先生垂死罵不絕口賊磔其屍州南大樹上已而南行臺御史出討賊引兵過見之始加衣冠而瘞于溧上錢唐之古塘僧寺有高僧曰本空師蓋先生初服時友之且同里始先生如溧時嘗舍其處余嘗謁焉先生既死其光子基自溧走告師祈以死狀師既為位哭且語余曰盍哀之以辭辭曰

先生才主兮嚴操以強去曩來歸兮于適之宗鄉邑寥落兮有事遠行才則超邁兮命蹇不臧上林翦髾兮群蜚翔翔一技不獲兮日夕徊徨鍾鼎以泰兮山林以窮性固有自兮分或有當末路筮仕兮于此州庠祿雖粗定兮時復不祥彼賊之虹兮何有天常以舌為斧兮思為其狂彼憎不卒兮乃取其戕天道茫昧兮禍福無方吁嗟先生兮乃罹此殃渺彼溧水兮其波洋洋馳想風烈兮心神飛揚之死不惑兮我又何傷

夢鶴辭

余讀赤壁賦見臨長公稱鶴化道士事心甚異之然以其言寓不其泥也吳人有為帶下醫者為余言疇昔之夜夢至無人之境有羽衣　招余授以藥且曰以是命爾醫尋化為鶴逍遙而去其人自是醫無不効然如長公所云蓋有之矣大抵神仙變幻無迹非尋常人所得見抑豈其

人為帶下醫有陰德及人有此遇耶然不可得而知也為賦夢鶴之辭辭曰

華星兮纚纚明河兮如帶月氷宇兮嬋娟風颭帷兮緯縿現清兮思遠候均兮息寡神天游兮廣莫之野還羽人兮御青雲而來下言不接兮意銷交不豫兮形忘曰余司癘於下土兮授余以藥之良號數祉以陳辭兮明授受之大綱欻裳玄而衣縞兮遂引其脩吭去余不顧兮睨天路以翱翔豈仙凡之卑殊抑寐寤之難詳九霄寥泬兮三山渺茫性從不及兮空佇立以彷徨

銘

虛白齋銘 并序

學者以莊子十餘萬言大抵皆本老子且致嫌於近代蘇長公以莊子爲助孔子之説余故惑之太觧一日讀其書至人間世見其縱論存養大要有虚室生白之喻大槩與吾儒先君子之言合吾儒先君子之言心也不有虚靈不昧之説乎此虚室生白之喻也試講以所知心之爲物官天地府萬物其量固測也主乎吾躬以應萬變其神無方一或蔽爲天地吾不得而官之矣萬物吾不得而府之矣憒〻焉貿〻焉見膠於物行躓於事惡乎其能神故人之有心猶居之有室也室虚則四生與内之地而日月之明不及者無他蔽故也虚斯白爲故知心之體者觀諸虚室而已矣知心之神之不昧者觀室之白而已矣余然後知

蘇公之言不我欺也廣陵茅先生有道之士也請余銘其虚白之齋故附茲説而爲之銘〻曰

至陰肅〻陽赫〻氣機呆柱滯絡纆生有衆萬紛充乍惟其精者我則獲天君威嚴泰宇闢竅豁晃朗無際極以一倫萬執巨測洪纖匝細詳且悉光輝晝夜著不息不蔽乃是神明宅有我弗撻斯闢滌膠〻擾〻形所役一似太空雲霧陽不散何由見昭晢光生被服甫興掖潔脩自是流華伯有嚴齋居生昕夕致虚有遺乃見白外至内應靡有或繫我之神諒不惑夙興夜寐尚無斁

碑

漢三老董公碑 有序

予讀太史公書至三老董公説漢之事作而言曰三老董公其秦漢間有道而隱者乎不然何其言之符機際會而粹然一出於仁義道德也公之説漢高祖也其言曰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無名事故不成名其爲賊敵乃可服又曰仁不以勇義不以力至哉言乎不意文獻斷喪之後兵戈搶攘之日有此人也蓋方是時項羽放弒義帝公以此説高帝討之時高帝左右稱讀書如酈生不及此稱文學如叔孫通不及此稱智術如張良陳平不及此而公獨及之意者公在草野冥思天下之故項強而暴劉弱而仁莫有急於此者以故發憤爲高帝陳之不疑也公之始末史闕之即其言想其人必秦漢間有道而隱者惜乎漢用

其言而遺其人也爰叙而銘之銘曰

秦政不綱義旗四舉紛〻藉〻孰爲義主紬彼有道鴻飛冥〻不聞其徽剡見其形猗嗟董公時止時作懷寶在躬不迷而覺劉弱項強公有深憂討逆致順公有遠猷一言之出萬鈞不拔仆項興劉此機之發維此董公其孰不猗維茲之言允也其時公言既用公迹愈邈推公之蘊可與禮樂漢維公遺公言不隳公言不隳大道之維

漢紀信碑 有序

予讀太史公書至紀信以身代死之事作而言曰信之忠誠一至是乎且信俶起之徒也當其事漢項羽圍滎陽漢危甚王時欲存有降而已降則漢事去信遂自爲王降羽

王因得脫羽燒殺信各愚是時漢事未定如信者不過荀相依乘以饕富貴而忠誠若此何可得哉漢王既定天下嘗斬丁公以勸忠矣而於信獨無贈典及太史公記載刺客如荊軻聶政爲之列傳說客如蘇秦張儀爲之列傳刑名如韓非申不害貨殖如卓王孫閒朱猗頓爲之列傳至於殺身成仁如紀信者乃獨不爲之列傳遂使信之大忠不白於天下後世而臨危顧身者踵相接也爰敘而銘之銘曰

黃金可銷白石可磨將軍之志之死靡他一念之精如霆之發視及不黏視火不裂滎陽之圍漢累卵危委八尺軀全一帝基死生之故夫豈苟與與止之決在此一舉捐軀殉國有若斯人緬想光烈莫之與倫

齊王蠋碑有序

予讀太史公書至齊王蠋不屈之事作而言曰爲臣死忠臣人律令也士不與爲蠋嘗諫齊王不從退耕于野未嘗居齊之位食齊之祿則齊之士也一旦燕人破齊走王而七十餘城俱下守城之臣非不多也不逃即降爾未聞一人爲齊死者當是時湣王已死蠋猶遜遜爲齊守盡燕人使謂蠋曰燕人高子之義將以子爲將封子萬家否且屠邑蠋謝曰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經其頸於樹枝自奮絕脰而死致其事與伯夷相類蓋伯夷孤竹君之子讓國而逃非有位者武王伐紂天下是之伯夷非爲殷既滅矣而猶恥食周粟猶蠋志也伯夷之事孝而見稱於孔子其道光明王蠋不幸不逢孔子太史公僅附於田單傳尾而稱說者鮮爰敘而銘之銘曰

臣人當是人臣

頸字非衍即誤

猗歟先生國之穎士之特也志弗隨以貞矣金石也衆反顧以生行不惑也執義之共返仁宅也固然獨行匪矯激也休有烈殺亂賊也我揭其英貽上直也

記

清隱軒記

清隱軒者前福建廉訪司僉事章公晏居之所也公在癸巳歲奉先府君歸葬于洛以道梗弗進僑居錢唐之同德里其居有軒四楹戶牖明豁可愛軒前方塘水波瀲灩塘之左右叢篁茂柳相掩映公居其中嘗施施而行邊邊而遊以御其憂戚之情一日過前貴池縣長劉馬丹君見今所揭匾題紫陽先生朱文公所書問所從來則貴池得之倚南海牙君而倚南海牙君爲崇安縣時得之武夷民家者也公請以歸喜曰是實稱吾軒且先正之手澤也遂尊而揭之間語一夔以得匾之由且曰可記以否一夔肅瞻已撰告之曰昔在梁時蕭子雲飛白蕭字以名天下之寺歲久零落有買歸以建蕭齋好事君子繼寺額且以名齋況先正之手澤所在乎尊而揭之是也敢撮爲公記之按文公先生居崇安之五夫里去武夷不一舍近暇日與門弟子登山臨水以暢其性情淳熙十年先生謝江東之節

始作空武夷山中九亭軒齋閣莫不完好而加循置之是函必其一也相去二百餘年風雨侵陵苔蘚剝蝕曾不朽漫而其筆精英靈妙猶燁然有光采若有神物扶持之者豈先生之精神見於字畫者尚不泯哉嗚呼先生遠矣見先生之手書而感激興起云者夫亦豈止於字畫之末而已蓋先生以高明正大之學接諸周程以趨孔孟之奧雖其道不盡行于時我朝許文正公尊信其說而表章之遂有至元之治不可誣也生乎先生之後恐見先生之聲音氣貌而不可得〻其片言隻字於運去物改之後有不加之意乎宜乎公獲茲遍不啻若兼金拱璧而不肯輕棄也柳開公在成均時師事祭酒太原呂公而凡先生所說吾道之大體用之全本於已而推之人者固嘗受之心傳口授之時而驗之立身行道之際矣今也以憂去官固將移孝為忠以展盡其所學念慮之所存精誠之所至必以先生為準的矣此所以出警入省于茲尺咫之版也詩曰高山仰止景行〻止公之謂也如曰居有水木之秀而徒取清隱之美稱為考槃之計夫豈知公者哉是為記

孝子記

余嘗寓於秀之白苧里見里中長老道戚孝子之行未嘗不咨嗟歎慕以為不可及初孝子之母被疾救之弗効及章刲股肉以進時母已不能咽不盡一日而死孝子勺飲不入口者三日慟哭絕而後甦踰月將葬而秀地卑下掘地

尺泉水浸淫孝子負土為墳至若丘陵然延葬其母既葬彷徨不忍去或勸之返孝子曰吾舍吾母何之乃附墓為菴廬覆以茨壁以坏日伏處其中望墓扶服頓踊三月有白芝三本生廬側人駭觀之以為孝徵久之將像母而事之告工以狀工未悉一日旋夢工曰吾戚母也汝吾識之翌日工刻木唯肖孝子奉以龕帝飲食必祭出入必告有事必禱一如生時吳門之陷前鋒犯秀境里中豪右多逃去孝子瞪目起曰吾忍去吾父母墳墓耶乃散財集子弟若干人保里中時他里焚略幾盡而白苧完好如故公府將賞之孝子謝曰吾為墳墓故爾賞不願也嗚呼戚孝子之行非敎育矣貌為也由乎天性發見精切故能為人之所不能為如此余聞戚氏之先有諱同文者當五代干戈之際抗志不仕善事祖母號正素先生至子若孫以孝友為家法致位卿相南豐曾公稱其行應禮義世〻不絕為宋世家孝子其裔也戚氏家法不替故如是耶孝子名敬字秉肅嘗用部使者薦為文學掾歷二十年猶未從官人以其孝不斥其名與字直曰孝子云

雙梧堂記

嘉興之祥符寺在學宮之偏至正十九年夏余遊學宮既聞弦誦之美間一過寺時泉雲海師方主寺席而友人四明周致堯亦以文學之職僑泉雲所延坐堂上窓牖虛敞几榻整潔其外碧梧二雛立若拱交柯接葉覆蓋堂下地

仍改二字疑有誤

可二畝許翁然綠雲也三人者危生良父凉意颯至清潤
襲人一時神思殆若處乎塵囂之外有頃海師指二栝數
曰吾儕今日得蒙被其陰夫豈偶然哉昔在仍改至元之歲
前住山既建茲堂并植之嵗二十年矣日者兵燹之烈比
屋皆燬吾寺巋然獨存而二栝得無恙時時思之必有神
物者主焉不可得而度也否則曷有此哉致克因命字堂
曰雙栝師曰此吾意所欲也年相與成之因屬余記余惟
物之成住壞空相尋於無盡蓋各有數存焉是故以我觀
物物也我得而有之以物觀物其成其住其壞其空我何
所容其私喙乎獨植物哉天也地也人也凡有形者皆是
也由是高世之士以寓形之蜉蝣乎前而不可以逐泥也

大字疑衍

反而觀之心心之體湛然無滓也何物可以累吾虛心之
量廓然無礙也何物可以累吾大造諸之功全有非言語
意識之所能及則於物乎何有今師遊方之外大豈留意
於物者柳亦世俗所謂不能忘情者耶師謝曰子誠知我
者請誌之

看山樓記

余至海甸嘗怪其地平衍無垠而無大山長林以為映帶
東行六十里至于黃灣而山始出黃灣地瀕海外障波濤
之激衝而內圍聚落之生息者則皆山也灣之上馬氏世
居焉馬氏之子弟有曰絅者靜重而慎密方以種學績文
為事有樓在屋廬之側題曰看山而日藏修其中今年余

至其處延余樓上坐窗牖四啟指謂余曰岡巒起伏紆縈
妍秀若翅翼飛舞而西者此鳳山也派峰特立隆崇突兀
若屏風橫峙於北者此黃山也連峰散出嶢嶒秀聳若芙
蓉發艷於青天白日而聳入乎武康之野者此澂浦諸山
也先生試寓目焉余曰佳哉較其形勝雖無匡廬九華雲
門天台鴈蕩瑰奇靈異之狀然得此於斥鹵莽蒼之中譬
之適異域者見似人不亦快乎雖然吾有以告子岡巒之
頹然崖壁之屹然山之質也四時朝暮草木榮悴而紋聚
然日星出沒而光昱然雲烟闔斂而容盎然雨暘晦明而
氣充然其所以變化不一者山之文也子而安茲樓也看
其頹然屹然者以厚其質則修諸己也必全看其聚然昱

然盎然充然者以培其文則見諸用也必達子而看山以
心不以目可也不然斯玩物耳昔王徽之在桓沖府沖問
以府事徽之方拄頰看山徐對曰西山朝來致有爽氣徽
之豈敢沖者要必其中自有所得而人不及知之耳徽之
事業不多見而西山之名傳之天下後世豈徒然哉子承
世業而父賢而知教又方年富時維多艱俟河之清未晚
也他日學成出用里之人過子之樓指曰此馬氏子讀書
之所也則山亦若增而重矣爾不爽歟嗟乎士患無志爾
有志而無成吾不信也絅字以著蓋嘗從余游云

始豐藁卷之一

始豐藁巻之二　　前藁

徐一夔大章著

記

晏居記

杭郡民廬比接如櫛而壽安坊當闤闠四達之衝又最囂處也今浙省左右司員外郎張君光弼之居在焉屋數楹甚湫且隘門墻外囂塵閧如也君甚安之或曰小人射利惟嬴之爲務乃不患囂員外君日來爲孟率從丞相論决政事降登出入在于華堂黔署之間今卜私第不於爽塏是擇其故何哉君漠然不以爲意方自署其楹間曰晏居且謂一夔曰傳稱晏子之居近市湫隘囂塵弗易吾居

甚類之願自附爲子幸爲我記之吾於是知君之所以市居者矣夫踐歷華要宅高曠而處深靚以適其身固所宜也然地位峻絕不與人事接則耳目不能無蔽宜君有弗安者爲是故晏子之居市也物之貴賤無不察而知之非徒然也方齊景公繁於刑以踊貴屨賤告而景公省於刑仁人君子之用心故如是也今君之居壽安也大官貴人與凡布衣韋帶之士由巷坊而東西者必叩門上謁君則攝衣出迎引寘上座與肆議論下至閭閻之老工商技藝之流或有陳說亦必曲爲之盡天下之事當無有不悉施諸有政將不止於一事之緘而已且吾聞之晏子相齊三君食不重肉妾不衣帛名顯諸侯數百載之下太史公聞其風采猶欲爲之執鞭其賢不可及已獨念當是時公棄其民而政在陳氏晏子於區區貴賤之事則務陳之而於國之大計則有未嘗數數然者他日乃與隣國之大夫加竊嘆爲何也君剛簡亮達故左丞楊公提兵鎮江浙時用材略參謀其軍府事聲望赫然既而退處西湖之上麄衣糲飯著書賦詩以自佚其有用之身救其風裁不知自視晏子何如也乃今江浙之地未全歸于版圖丞相用便宜命表授君爲從事廟清之略克復之勲亦惟一二左右是賴無或如晏子之舉其細而遺其大可也雖然今之人未嘗不慕古之人也惟善學者鮮魯有男子學柳下惠柳下惠之所可者魯男子以爲不可此所以爲善學柳下惠者

若曰吾自以爲爲楊雄自以爲孟子王通自以爲孔子君子終不與也大抵尚友古人必也權輕重取舍於心術之微而後爲至夫豈曰居室之類而已以君之高見卓識領畧有待于余之言哉余言之且以告凡慕古人者

西溪隱居記

西溪在嘉禾郡城之西三里溪流迴合匯而爲渠貫而爲港微波細漪窅窱娟可愛初郡之置以秀水名志稱秀水在北門外西溪其支流也緣溪上下長坡平陸漫衍曲折若龍蛇馳騖樹木散出叢竹蒙生隱如深林德望今甑先生之居在爲先生之居邃溪而成屋數楹在竹樹中高亢軒豁有蔬可茹有桑可蠶有秫魚酒醴可以供祭祀賓客

旁無雜鄰農家漁舍參差相映大官貴人先生多彥非來
謁者跡不相及白日悠永沙禽水鳥之泳翔村歌野唱之
響應輕舟短楫之來往舉不出于領盼之外誠類夫隱者
之居焉初先生世居崇德州之北其門人有為之卜築者
從北二十年矣丙申丁酉之歲荒墟下聚未有不被兵燹
者西溪雖近城府而安全無恙鄉人至比之武陵桃源先
生安焉數而言曰以天之福幸存此廬吾將老于此矣因
號曰西溪隱居或曰鮑先生非隱者也方科舉盛行時嘗
三薦于鄉蓋有志于世用者鮑先生非隱者也余解之曰
先生之薦于鄉也間會輟科而止一再試于春官又以額
溢而歸逢時多故遂淡于進取雖外省用例屢授文學之

職卒不以一資半級而累于行今太尉閣府吳中辟為教
授亦辭不就謂先生為隱可也雖然今國家輯寧四方將
蒐羅老成之士興治立教以建不拔之基吾知不遺先生
謂之不終隱亦可也唐賀季真雖仕而未嘗忘隱宋种明
逸雖隱而未嘗忘仕君子不以迹論也既而余造先生夾
猶西溪之滸逕見翁叟圓衩方屨曳杖行水竹間逍遥如
世外人心甚羨之趨前乃先生也揖而問之曰先生果于
隱耶先生啞然笑曰我之出處君所知也時溪上秋意蒼
然先生携余至其家治酒饌相欵洽既別屬余記之余退
而列其隱居而參與其出處之迹為西溪隱居記先生名
恂字仲孚世為崇德人于經邃于易所著有易學舉隅卦
文要義行於世云

梅花易洞記

山陰胡君龍臣居越王山之下環其廬植梅數十百株而
日居其間讀易因名其處曰梅花易洞且曰昔五峯胡先
生讀易巖廬自號易洞吾名亦奚不可然客來輒不解曰
甚矣胡子之欺人也大山長谷窕而為洞嵌空唅呀其上
穹然而盡覆其旁屹然而辟立其中廓然而有容蛇龍居
之虎豹藏焉此洞也若五峯先生讀易之地似也今子雖
依山為屋所謂嵌空唅呀之狀無有也其屋規模不廣制
度不華覆蓋其上者獨其枝若屈鐵之交錯其花若縞雪
之燦爛所謂穹然屹然廓然者亦無有也非洞而曰洞甚

矣胡子之欺人也余乃為之解曰獨不觀之儒先之圖乎
天地亦一洞也豈直居室哉何也乾南坤北一上一下陰
陽之宅也離東坎西一闔一闢陰陽之門也巽承乎乾而
位西南震交乎坤而位東北陰陽之所以終也陰陽造化
生生不息如循環然昔之至人心與造化遊嘗言弄環餘
暇時往時來蓋以天地為一環矣夫洞環類也環非實環
洞豈寔洞哉是意也五峯先生知之矣胡君慕先生者也
豈以弗知而欺人哉余竊聞之聖人作易本之陰陽見乎
卦辭學之者將以見夫用善觀物者即微而知著即小而
知大即近而知遠自一室而至於天下自一日而至於四
時自一呼一吸而至於十二萬九千六百年吉凶消長之

理進退存亡之道莫不悉備胡君誠有以知之無自畵其
自請以告哉

獨柞軒記

余所僦屋在嘉興春波門外爲屋三四楹不喧不寂於居
窮甚宜屋東向敞牖牖外大樹一挺然當牖中大五十圍
高四五十尋梢梢擢根入地不知幾百尺其才堅寔可用
蓋柞屬也日夕視之若負人介士高冠長劍端儼自持而
庸夫孺子凜然莫敢犯時方暑恒踞坐樹下陰下覆清以
潤風行葉間毅獰然莫敢犯時（若秋至私）竊自慶有此獲也署之曰
獨柞軒云久之主人翁進曰公愛茲樹乎儼先世手植茲
樹將百年于茲日者剃楚暴卒蝗聚城邑地無山林環城

六七十里凡亭樹道路叢薄丘隴之植不問老弱堅脆悉
羅斤斧水載陸負而來編而爲柵構而爲櫓騈而爲枝椽
而爲弧剡而爲槍折而爲薪於是樹之生意盡矣而吾廬
之植獨存儼不知天故遺此以爲異耶抑造化之所鍾固
自厚于他植也余嘆曰凡物之生有幸不幸大山長谷生
植千萬託濡雨露蒙犯霜雪其材老且成時當無事家給
人足宮室器用公私畢作良工師來度材宜棟梁爲棟梁
宜櫨櫼爲櫨櫼宜琴瑟爲琴瑟宜俎豆爲俎豆其幸之一
遇衰亂暴殘於卒伍之手爲柵爲櫓爲枝爲弧爲槍爲薪
特不幸爾今茲樹也其壽與否非吾所能知天既不殄于
卒伍苟遇良工師將舍之耶抑取之也余將爲翁爲樹慶
矣且吾聞之昔者山陰陸公務觀之帥蜀也於其舍處見
大楠四皆歷歲數百者公以蜀故偕國也王氏孟氏嘗極
土木之侈而四楠者無恙爲楠記之至今其文照映家集
言相物者有徵爲領此樹者不兩以相比不三以相泰而
涉歷世變與彼四楠者無異吾業脈縣亦將爲茲樹記翁
謝曰誠蒙不鄙儼家樹有遺矣乃記諸辟

如心堂記

檇李唐君善醫其居在郡城東隅嘗燬于兵已而更作之
凡與可居也用其兩楹之間爲居樂之室而名曰如心既
得今左丞鄱陽周公昇之篆額而本有記一日過余請曰
子幸爲我廣如心之說揭諸楹間以爲記蓋嘗聞之如心

爲恕其說具于禮經註疏蓋恕字之文從如從心故云然
文公先生用推己之說釋恕字之義然慮未盡也故用此
說以足之究其大義不越乎視人如己而已無他道也今
唐君之爲醫以恕行之非善用其心者乎凡人之生得乎
天地者蓋[illegible]也然而不知自愼內剝其心外伐其形故
夫六淫之疢矣孰能免方其被疾也呻吟痛苦而望已于
人猶溺而思援焚而思拯爲之醫者五色診病知人死生
決嫌疑定可治其可恕哉苟有若爲視人之疾猶己之疾
可也緩急不加諸心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不可也此醫
之所以貴乎恕也雖然知此者少也古今之言醫者必曰
扁鵲倉公鵲之治病徧動諸侯而秘所傳方非恕也倉公

不以家為家或不為人治病々家怨之非怨也至若陽慶倉公師也以富給故不為人治病亦非怨也太史公不究其用心之非乃曰美好不祥之器々何尤耶夫以倉扁諸人而猶若是下此者奚論也夫能師其術而不師其心者抑不謂之賢乎唐君敍選周慎家世為醫而外氏又醫出也以故郡人有疾者必趨其家曰是家世醫也是能視人之疾猶己之疾者也抑亦可以謂之明恕人矣嘻此道也仲尼之門為仁之方也此道明則天地變化草木蕃不明則天地閉賢人隱其功大矣唐君守之々固積之々厚施之々博陰陽交乎和氣充暢而其德之及人也遠然後知名堂之義不誣也遂為之記

西嶺草堂續記

錢塘浮上人志行絕俗蚤依雲門法師受度至正中雲門來主下天竺之席上人寔侍左右其所棲息則西嶺之草堂近焉西嶺草堂者唐元和中杭之高僧道標師所居也僧史稱師神氣清茂為道既高而詩尤精妙與吳興皎然會稽靈澈齊名時之名人以摩雲霄三語贊之上人甚慕焉其言曰吾上視師雖不與同世而與同鄉里使師顏面肢體而與吾殊也我則不敢知苟顏面肢體不與吾殊亦奚不可及之有則其中之所存蓋可見已將謀復作草堂會兵燹日熾而西嶺之勝汩沒於風塵之中上人曾不少沮仍擇地郡城之東搆屋四楹限以周垣植竹與樹其前舊有陂池春夏水長水氣上行與竹樹會清寂可挹上人閉門危坐披閱內典以探教觀之要暇則曳袖長吟傾聽西山拔精綠奇而西嶺髣髴在眉睫因亦署曰西嶺草堂致其志也余曰古之桑門上首積行累業斐然一時垂名後世僧史所載蓋亦不鮮姑以錢唐言之若聖達觀之神異辯才淨之辯博孤山圓之孤拔咸所宜慕者而上人領獨于師是取蓋必有所以然者吾嘗思之學道之士以今慕古必取其有之近似者惟其有之近似故其慕之也切慕之也切精神念慮冥乎默契則其入道也易今人生而同世以其間氣猶有不知者上人之生去師五百有餘歲而獨慕之非有所似惡能自信若是向余謁雲門于天

竺見上人氣貌不凡心甚敬之別去日久其法友與余相見輒談上人行業精進而余猶未悉其蘊間一造焉草堂甫成止余就宿青燈永夜接膝蒲團之側神清思遠竊其風致悠然有上摩雲霄之意々世相何得而測之哉然後知上人不徒慕也吾經有云惟其有之是以似之草堂之作亦何必規々于西嶺之下哉會上人謁余請著西嶺草堂續記于是乎書

桃溪記

自余遭亂流寓無常處恒懼々不樂思得幽曠之地營半畝之宮以寧厥居環視無有也客或進曰世豈無有哉傾先生未之即耳太湖之南二十里許有溪焉水泉清遠左

盤石紆曲若家稽郡志言越大夫蠡扁舟出五湖時常過其處後人思之構橋溪上曰范蠡以誌溪而岸宜桃投核土中不培而茂望之蓊然方春始陽辟花繞蹊嫣紅膩白酣暘媚雨蒸為旦氣爛若頳霞居人因字溪曰桃茅屋三四楹在桃樹中則其家也附屋有田二十畝勤力耕作足以具饘粥聚落相湊皆務農業官租有程每相率先期而輸不俟徵迫終歲無胥吏扣門時雖爭戰過兵不及妻子皆不識兵有自城府來者言兵暴狀輒相驚訝其地若此可以言幽夐矣顧先生本之邱也嘻吾嘗觀陶靖節記桃花源事疑其地眞在世外非人間有如客所稱不出吳江為程二邑之交非桃花源比也而不知有亂世亦異矣哉

然後知天壤間未嘗無絕境第吾鶩濤弗獲至爾客吳姓安樸茂閩至城府從士大夫游以余志幽夐招余卜築其處因記之云

荔軒記

荔軒者嘉興卓器之甫撫其先大父思鄉之言而作者也器之甫之先為閩人自其曾大父由進士第知平江吳縣遭值改物僑居嘉興之覺川大父用薦起家積官至黃巖州倅遂老覺川之上器之甫謂余曰吾先大父之不能還閩也嘗自嘆曰吾進不得看長安花退不得嘗家山荔感乎其言之也吾兒時在旁恒記之今至于吾四世矣曾不能一下閩關嘗所謂家山荔者引領南望未嘗不咨嗟太息歎之荔譜荔於果族味最美巴蜀嶺南閩中皆有之其味閩為第一巴蜀次之嶺南為下是荔於果族非他土得專也吾雖撫吾先大父之言哀綣不腆之室以寓吾鄉土之思可記以否余曰善哉器之甫知所以崇始也記禮者曰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甚言君子之不可不崇始也荔者適口之物君子豈因此留意哉誠以懷土常物之大情有里閭爲吾不得而息有墳墓為吾不得而展有族姓爲吾不得而合追、之心彷徨躑躅無以自宣乃所以假土物以自見也君子於此蓋有以閔其情矣雖然人之生也在治世或出而仕在亂世或遯而去固不能必要乎一鄉然而歲改月化而水木本原之義寢以微泯故有子

天情疑是人情

孫過故鄉里視其里閭有若異域視其墳墓有若荒墟視其族姓有若路人者蓋有之矣器之甫惓惓於所自出之地不厚矣哉余聞内附初姚先生嗣輝蜀人也僑居大江之西先生以蜀多楂木作南楂堂示不忘蜀柳城姚文公嘗為賦採諸然緜梓之意器之甫之心其猶姚先生乎然則君子之去其鄉者其念慮之所存未嘗不同也登荔軒者盖亦有感於斯矣因併識之知縣諱某州倅諱某器之甫名成大以經術世其家云

重建王貞婦祠記

浙東道都元帥周侯之守嵊縣也重建王貞婦祠於青楓嶺上既成縣學教諭項昱貽書一變致侯之意請記按

青楓嶺在縣北二十五里深𡸣峭板下臨百丈之澗至治初元縣丞徐端鑿石為屋以祠貞婦後五年僉浙東廉訪司事杜公秉彝行縣改為木屋四楹於石祠南五十步而近至正十八年旁郡失守祠當往來之衝官兵合頓燬焉及侯被嵊縣之命過縣行御史中丞月公〻謂侯曰縣有王貞婦祠廢于兵燹宜更作之侯承命惟謹既至外嚴斥堠內務安輯遂修舉廢墜仍構屋四楹故址上命士辛致木石而屬幕僚李某令史陸某董其事二十四年四月也越三月告成又招失業之民如千戶居祠左右以備洒掃

貞婦者夫家天台人也始國家以一將之師徇地浙東有千夫長者虜得之貞婦以計紿卑即被汙誅死未獲聞已

而師還從上者楓嶺頫視嶺下澗瀅澂深窈曰可以死矣即口占詩嚙指血寫山石上而投澗死其後有司以其事聞朝廷旌之曰貞婦而邑人因易嶺名曰清風云事具故秘書監著作郎李公孝光所為記及宋史列女傳嗚呼方時承平貞信之教浹于田里女服事乎內男服事乎外雖有強暴之夫不敢侵陵正女以冒刑憲不知貞婦之為烈也及乎治極生亂賊隸徒兵窮凶稔惡以殺為嬉令妻靚女拚亂執辱慈父不能保哲夫不能庇衛冤茹毒後為異類者不知其幾然後知貞婦之為烈也夫秉彝好德乃人心所固有名蹋茲祠之成過其下者徘徊瞻對想貞婦奮死之烈矣獨閭閻女婦罹不幸者知所激厲而凡悍夫劫卒亦必改心易慮不致孤人之子寡人之妻以自快矣然則侯建是祠于擒攘之日其為倫理裨風化之意夫豈淺哉余既嘉侯志又予貞婦為里後生故頋為之記若夫懿行奇節則有若作公之文與信史在茲不復著侯名某字某大名人是年十月記

嘉興路新建儒學記

嘉興之學在通越門內二百步而近肇建于宋紹興中學迫于廟規模隘陋弗稱先時守臣亦欲斥而大之而其地南臨廣衢西北委巷惟東面寬敞而多民廬且濟于執政婁氏里第既入國朝婁氏雖微而民廬猶棲集故自宋季以迄于今莫克改作至正二十三年三月淮南行省郎中

陳公來守茲郡遭丁兵燹而向者民廬棲集之地悉皆為墟公與教授滌某相度甸勢慨然以興學為己任乃勸民以地售于學其不願售者則以他學地随所擇易之得地以丈計者南北四十二丈有奇東西視南北則不及四之一遂約學計之入鳩材庀工先作論堂五間左右翼以夾室揭層軒以廣前崇堂崇三丈六尺廣三倍于崇深視廣三之二爍以丹雘塗以黝堊中設講經之座以重師授堂舊名正禮今以明倫易之次作東西步廊為間各十有二以趨堂廡步廊之內為齋廬四西曰成德曰養正東曰致道曰時敏齋各為屋四楹敞以前軒次又為屋九楹而門衕中闢其外則鑿地為池架梁以達兩廡之間立重門于

論堂當是講堂　按先生文中稱論堂者不一或未必誤

外而緣以周垣兹學至是始克大備斯役也克承公意先事趨辦者嘉興縣尹石某而董治其事規材量費則學正朱某府史陳某預某也公不間風雨日一至學凡一木石之惡一工匠之怠審視稽督不啻若治家事故其成不苟不緩始于是年八月某日越七月迄工明年四月二日也時一夔僑居嘉興之野承公致幣俾助教諸生且屬之記一夔固辭不獲乃作而言曰學校之設國家風化之機在焉非細故也嘗竊聞之初國家起自朔漢以威武立國未遑學校之事中統至元之際天下大定許文正公斷用儒術為輔相凡其謀謨皆經國大計至于學校一事尤切切言之其言自國都以及州縣皆設學校使皇子以至庶人之子皆從事日明君臣父子之道自洒掃應對以至治國平天下遲以十年則上知所以御下下知所以事上而上下親睦此誠不可拔之論然當是時國學肇建而州縣尚多苟且延祐更化上深厭吏蠹赫然欲刑去之頃學校雖循成于月日斷以科目取士蓋將朝用其人而夕收其効也大抵天下之勢此急則彼緩斯夫上之人以是求之哉由是學校之設始若冠之有梳履之有絇始其人文而已當國者以提調則付之守令以勉勵則付之風憲曰有任之者矣而受其任者既不皆出於儒術而錢穀詞訟又從而奪之義何不視為迂闊之務月吏朔望相率入謁廟廷退坐論堂引師弟子勸取儒先成說數陳一過已則掉臂而去如是以為故事而欲學校有成如文正所云其可得乎循習之久弊至人紀廢壞寇賊恣兇以迄于今弗振者職此由也嘉興自唐季以郡　土田民物不為他郡惟學隘陋有弗具瞻三百餘年于兹公之來守　時報虜頌以學校之廢莫甚于今日思欲振而起之難以時謀舉贏為遂出獨見大作兹學使廟既克全其尊而學之方位嚴正規模廓　繕梢堅密又悉兒乎泉向之庠序嗚呼此豈徒資觀美也哉誠以受國家一郡之託所繫者重是用崇兹闊耀之居使凡學者耳目不蔽於凡近則志氣清明志氣清明則念慮之所存精誠之所至沉潛于詩書六藝之府涵以悠久造詣精切踐履篤至修于其家而知事親敬

長施于其國而知尊君親上師師成風孝弟忠信之道立狠戾恃迷之習變而敎道成矣雖然陸宣公郡之先哲也其言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繼自今嘉興之士學無不負所學如宣公者出乎吾知自公之為凡為郡者來取法矣不然此三百餘年隘陋之學也公胡為于難為之時為之不疑哉初公與其兄今甘肅行省參政洪以科目自奮參政既以大對冠天下敭歷省臺讜言直道為時名臣公亦首薦于鄉會朝廷般科稍起從部使者辟置參佐大藩出其奇謀石畫克濟王事及為郡取其尤病民者力言于上罷之曾未期月政用大敷興學特其一也學始爰址工塑土涛錢一寓遂用以相役人謂兹學之興蓋不偶

然云公名宗義字子方叅政名祖仁字子山河南人至正二十三年建寧路儒學教授徐一夔記

序

自得齋類編序

河南高公德進　有藏修之室曰自得齋既得宗工鉅儒為之論著而先隴白雲山舍亦嘗有述其子巽志慮其久而散軼也裒而次之合記序銘贊誌狀詩詞凡若干首將鋟諸梓題曰自得齋類編而請余序初公以清才粹質積學素行蒙部使者推擇為掾歷中外御史府行部湖南進廉能而退食鄉赫有韜光而恒虛心抑志樂從宗公鉅儒遊以廣務業若故虞文靖公集歐陽文公玄曹文穆公鑑

余文忠公闕戶部尚書貢公師泰監察御史程公文今江浙行省左丞周公伯琦翰林學士承旨張公翥危公素直學士張公呂卑咸親承為久而相知之深是以不靳於論著非徒作也竊嘗論之國家文章之盛泰定天曆以來數張神藻潤色鴻業侔元德於漢唐之上者三數公而已今公皆與之遊可謂極黃河太華之觀而無憾者矣矧又得其論著鏗鍧炳耀可以侈當今而誇後世哉昔唐柳侍御文學博雅蓋交天下知名士而柳州先生是其子也欲著其父之善取凡尤厚者六十七人疏其出處刻石以傳後世君子題為徐考其實不過示交游之廣而已而彼六十七人者未嘗有所論著如歐虞諸君子之於高公也今論著之廣既足以度越前人而巽志梓行以貽永久其意不尤厚乎雖然是編之成一以成公志一以集宗工鉅儒之善視世之曲學謏聞而遽以不腆之言加災于木以衒名者相去何如也因不讓而序之公名某由御史掾出官淮東廉訪司照磨調浙東宣慰司都事善詩有紀夢集十卷巽志字士敏華年篤志以善屬文稱用薦為鄮山書院山長云

送貢友達序

宣城貢君友達以春秋試于有司中在前列道捷未即會試春官用便宜命授平江路儒學正吾黨之士徵言以華其行貢氏自宋叔世以儒立家友達之從大父文靖公宏

才碩學繼熙洽之運職掌內制以老成博雅著稱世父尚書公以高文卓識受知今天子入備侍從出領風紀晚歲被旨闕部閩南勤勞王事以殁海內伏其般望乃父乃兄聯芳襲美舊自文學躬青紫綰組綬者亡慮數十人近世大江以南衣冠文物之盛無踰貢氏矣及兵起擧族奔浙而雖在顛沛之地咸砥節礪行守其家法不替大夫士稱為友達粹雅而精敏有過人之資貢氏之彦也沭沮於時矣以科目進刻意春秋之學貫綜經傳數為大義遂為有司所知藩府應其濡滯乃有學正之命夫學有教授為之長而正居其次贍導輔掖之方友達聞諸父兄者熟矣為之不難也矧又重以春秋之學哉夫春秋為書孔子以治

法正亂世其立言大旨一本乎性命之正以言其要則在乎明君臣父子之分以定民志夫欲立教於斯世春秋之用莫大焉友達本之於家學擴之以春秋之說輔其長以爲教學校之政有弗脩者乎嗟夫求美玉者必之崑崙之丘求良馬者必之冀北之野求名人碩士者必於故家世族之門而吾黨之望於友達者蓋不止於此也他日決策大廷爲名進士受顯秩居要位垂聲遺烈世濟厥美斯屬厥爲友達其勉之哉

送瓊上人歸覲詩序

臨海瓊上人蘊中之學佛于浙水西也其先君子檜庵方先生及其母夫人相繼而殁値時多艱未遑奔走以襄事

恒悲不自勝居不求安食不求飽與人言輒潸泣解之者曰吾屬出家以有事侍母過哀爲也上人謝曰吾非人子哉是何言也近兹方成行嗟乎孝弟之道出於天性夫豈以所趨異途所學異業而有二哉而言佛者類曰爲佛之徒務究竟寂滅以割慈忍愛爲賢雖其至親有不暇顧若上人者又豈得以此議之哉吾聞佛在世時應其母摩耶夫人或墮輪轉爲說法超度有孝行書具在内典近世明教者懼其義或湮復廣其說以告凡學佛者由是言之佛之道未嘗違孝以爲高也柳柳州所以有取於明端師也上人世儒家其學佛也又得名師德爲之依歸行成業隆去而遊大方大方主席爭相延致爲四衆上首其立身行道有如此者是能統合儒釋而弗偏之歸也行矣營其宅兆愼脩窆綍發引之日顏色之戚哭泣之哀動凡子者吾鄉多縫掖之老必曰學佛如瓊公又奚云也是上人之行不徒盡道於其親抑又有弘教之功焉慧上人敏機文上人煥章其同袍友也以上人之志有足矜者相率爲詩贈之而同郡徐一夔爲之序

題先送錢唐二生而文中又云華亭錢某唐某詳必有誤○又云二人淞邑小子則華亭不誤當是題誤

送錢唐二生游學序

今年正月華亭錢僅元唐與有章旅謁余於秀水之東請曰僅二人者淞邑之小子也居同里學同志聞中吳大藩開館以待賓客高材碩學之士萃焉聞營紹介以從之遊然而未敢自謂有得蓋見先生願丐一言之教余謝之

曰今之所謂磊落之士蓋畢致于中吳矣子從之游挹其風裁聽其論議觀其猷爲必有大異於人者矣奚取於余之迂踈也哉請至于再不已乃告之曰天下之士不入于道德則入于權術蓋道德之說勝則權術隱權術之說勝則道德隱是故道德勝則有顏子閔子之徒離親戚去坟墓以事孔子權術勝則有蘇秦張儀之徒離親戚去坟墓以事鬼谷子大抵道德之効遠大而難至權術之効卑近而易爲竊觀春秋至于戰國相去未百年也而權術之學已軼道德而過之豈非遠者大者人所畏難而卑者近者人所樂趣也哉元愽和而適有章固而醇其必有見於此矣易大傳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士

非無志也恒成於同而沮於異志之人有同父而異道者矣有同師而異業者矣故學惟同志為難今子二人學同志矣志于遠大而不于卑近余之望也子尚勉哉

送周山長考滿序

友人四明周君致允精敏過人少游鄉校讀書為辭章有聲年二十從其外氏游冝爵魯之境遂北游京師覽觀天子宮闕之壯百官之富居無幾何會大丞相為國求福選天下能書者滿書大藏佛典而援以文學之職致允遂在選中既竣事出為其鄉之鄮山書院山長再調秀之宣公書院方是時致允年纔三十餘與致允游者咸曰以致允之材之年而假瑕藝致身不亦左乎余解之曰書非末技

也昔人固嘗用以取士矣以書致身亦入仕一塗也奚名為左刱國家優崇之選二科而已曰舉遺逸也舉進士也遺逸不常舉也進士科三歲一舉羣天下之士而試之登名于吏部者不過百人而止取之之目審之鄉以觀其行也求之經以觀其學也博之詞以觀其才也問之策以觀其政也擇之於古占其一者以足名世而今責備於一人又有異者如其說者未必得之而得之者未必如其說也嗟乎士必異塗出其不全於老且死者幾希故君子之仕也行其道也有志於世用而較輕重於出身之際不其拘哉初致允之為鄮山也教育有方里子弟來學者鱗集郡侯敬之與外庭抗禮今其來蒞書院踰已又未有能復作者時方多故致允以教化之地不可以時詘辭請于郡侯作之量材庀工八月而書院成致允職文學其見於施為已如此去此而有民社尚可一二數哉於其行也序以贈之

送丘克莊赴會試序

余僑居秀水上士之遊北而至者無不辱與余遊廣陵丘氏克莊其一也歲壬寅大比江浙行省發屬之士而試之克莊用流寓例以詩經就試江浙預在選中克莊年方三十氣剛而和識朗而融志崇而不苟吾黨之卓然者初在廣陵時天下承平四方無事廣陵之盛珠玉錦繡家充戶積一時貴游子弟鬭鷄走狗以事娛樂者多其南北巷人

也克莊家故饒財使去而與馳逐未能或之沮也傾橐從師友稽經史以闡學為事視彼少年之習漠然不以為意及廣陵被兵狀攜妻子而南鄉里之雄捷與踵至據有浙西一時諸人羣士乘機遇會以取富貴者又多其東西鄰人也頃乃入庠序訓生徒取所入以給視彼得志之為濡然不以動念嗟夫處富貴之地而不淫其志當患難之秋而不易所守則其人之所自獨立者固有以異於人哉今夫人挾其所有試于有司濡毫伸紙楷辭析理求不戾於程度衆人所能克莊亦能之若夫氣足以自強識足以自廣志足以自立不知衆人視克莊何如也昔在於唐士之舉於其鄉而貢於朝者率從所知薦其材行然後與春官

官者信而有徵以故得人爲盛今法不然也先莊赴春官余故私列其人以爲贈言與大興春官者校一士而袤異之爲世礪也

外省疑是外相

送張叔方序

士貢于鄉來赴春官而有興校之命非盛時例也比由遣阻外省慮其濡滯用便宜命〻之於是錢唐張翹叔方以至正二十三年鄉貢得爲松江儒學正叔方精敏嗜學故貞居先生之從子都爲徐君成中之高弟也貞居清才奥學高蹈物表號一代玄儒成中明經礪行秉志不慾爲一時名士二人者較其跡雖有儒墨之分然若貞居之高風成中之雅操要皆不可及四方之士固有慕與之游而卑

藐者矣而吾叔方一以從子而觀道德於前後一以高弟而承教誨於左右謂有之繩尺之下無枉木叔方得賢父師若此其所造就固有異於人哉今貢于鄉使上于春官進而在五十人之列出而服官政必表〻偉〻使吾黨欣快矧纖織哉雖然外相固將以是養吾叔方之器業底於遠且大毋徒自薄曰此冷官也庶幾不負外相之意叔方勉之

送勤上人卒業天竺序

自佛法流通中國時君世主咸知尊尚槩莫盛於元然不特奉其像教而已不遠萬里至于西域延致佛書爲帝者師隱然有與共治之勢由是名師鉅德各以智慧奮起以護其教元貞大德之間有佛海大師者起于浙河之東歷主大刹說法爲人天師表鼓膺帝眷闡揚鑾悟克稱上旨咸謂有通機助化之力則今勤上人之法祖也與時我先人以經術教授越中佛海方謝上天竺之席歸老其得度寺且選俊秀爲其法嗣閒遣三二輩來學今上人在爲先人謝之曰吾所說性命道德不興而宗合宜無我師佛海使來請曰人亦有言東海有聖人焉同此心也同此聖理也西海有聖人焉同此心也同此理也先生尚能啟我以東海聖人之道則西海聖人之道亦不外是先人既伏師之高識尤喜上人之穎異一變待次閒以語及今猶記之其後上人出游大方益求西方聖人之道行修業隆居第一

座猶曰吾儒師〻徐先生云今年冬余過上人吳淞江上嘆曰佛來之梵莫甚於今日吾佛之道自利〻人杭之湖山吾祖道化之地吾將縛茅其處草衣木食取凡內典究明三觀之旨使誠有得於聖人之道亦奚必據猊床揮麈拂然後爲道之行余比見爲佛之徒其視世相而自賴者多矣今上人不爲世所沮而益務精進其不謂之卓然有見者哉余將杭矣中雖留落他邦私心未嘗不在其山之阿水之涘今爲老而無成亦將謀如上人計旦夕苟遂則將與上人結社上人歸見水光山色其爲我祝曰毋使我社人遲〻其來也

始豐藁卷之二

始豐藁卷之三

前藁

徐一夔大章著

序

序灌園生

錢唐潘時雍讀書賦詩廉介自將視當世貴富雖非不願欲者使其睹聲取容以侥倖一時寧貧賤而肆志郡城之東水傳城二百步而近有地十餘畝古井一眾華院基也入于居民久矣荒棄弗治暇日過見之徘徊相度曰是豈不足為吾生乎既而購得之除治一畝為廬用其餘地析而為畦縱橫數十塍茹蔬若干品天稍不雨輒置桔槔井上俯前仰後散亂〻如龍鳴出井水以灌已則攝衣履循行畦間頫見菜色青〻若綠雲覆地喜曰生意若此足矣挹其脆美為其父母妻子供具而斥其餘賣諸市中日以為常不輟或曰錢唐陸海之府魚鹽蜃蛤之所產羽革竹箭之所生象犀珠玉之所聚衛居之民用貿求富十金為毋則子百金百金為毋則子千金萬金若此者家相望也又其地為今行省丞相治所往時丞平丞相守法而已今天下多故丞相承制得自爵祿人卜醫衆技苟有以自見不必去妻子遠父母跋涉遠道輒致位顯要紆金曳紫翺翔康莊之衢中世以降道德之意泯矣惟殺興利可以驚動世俗子年甚富又居殺利之場不為彼以取寵榮傾乃為此何哉時雍曰嘻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長彼所能者

一本古井一之下有區字

我則不能吾亦豈能枉吾之性以我所不能為彼之能哉寧自附于農家者流使人稱之曰灌園生灌園生不辭也嗟夫習俗之移人也久矣自今以往錢唐之人不尚貨殖而尚德義不尚奔競而尚恬退不自時雍始乎余故序其出處以為趨附殺利者勸焉

錢南金詩藁序

詩人之言貴平易而不貴奇怪橫渠先生有言三百篇之詩不過舉目前之事而寓至理于其中此最為善說詩者夫詩情性以本之問學以充之才氣以發之思致以廓之比之謂詩不如出此而務嬌〻娘〻以驚世駭俗謂之詩未可也三百篇不可尚已漢魏晉宋齊梁陳隋唐宋以及國朝之盛作者代有其人大家鉅集具在也試取而讀之雖其材力所就不無等差觀其緣情指事寂寥乎短章舂容乎大篇有平易而無奇怪至於雋永其味則悠永宏闊而反覆無窮下視近時斥乎易為庸腐指奇怪為神俊號為一家之體非神仙鬼魅金玉錦繡龍虎鸞鳳名花官酒高歌醉舞等語不道者何如也華亭錢君南金深居不出呻吟嘯詠在靈水沉寥之境不求人知向見豫章李好禮有與君唱和什知君善詩比會曲江錢思復論淞上詩人亦以君為稱首二君以詩擅名者而皆稱君心甚慕之今年夏會于補溪蘭若周旋旬日因舉前所說與之商榷君以余言為然因請序其平生所為詩余閱其詩盡卷清

輕揚之盛何中疑有誤

而不枯華而不艷瑩瑕而不汎精切而不刻屏去奇怪之語得詩人之意爲君年向老成克自充養珠藏淵媚當有知者否姑著其所以合者弁諸首云

齊壽堂詩序

壽昌周君叔彬之二親同生於至元乙酉其奉以避亂于浙也遠今至正丙午皆八十有二而康寧如一叔彬喜曰天之以福我也爰就其親起居飲食之處署曰齊壽以悅親心叔彬方以明經起家其所與游皆能言之士過其親始生之日至奉觴爲壽仍賦詩以悅之積而成帙叔彬屬余序之余惟天下之不可必得者人壽是也間有得者亦未必並見于一門今叔彬之父母同生同壽且同康寧是能得人之所不能得者矣叔彬之壽宜何如也嘗試論之二老人之得壽有二焉大江之東洪流巨浸穹林邃壑環匯降敵地脉之聯絡風氣之蘊蓄深厚雄固其人多壽國家混一之初地大物衆德洽仁浹桴鼓不驚呻吟不作閭閻田里之間熙熙皞皞生於其時者必壽自二老人言之其地則大江之東也其生之年則國家混一之初也本以山川之積而來國家方亨之運宜其得壽有異於人者矣譬之貞松勁栢其託根也固其植幹也強衆其微旻之雨世蒙上也視深工遐雖剛風虐雪不能摧拔之也今夫人立於輕揭之盛衰微之世上視二老人若以朝菌蟪晦朔有不指以爲異者哉余嘗拜二老人於堂上見其耳聰目明神完氣足談說盈

時自所遭逢事蹙蹙思倦退而嘆曰民物凋謝若二老人者非太平之明徵也欲觀世道者尚有取於斯也若夫諸君子之詩善頌善禱不必加評故特推本二老人得壽之由而爲之序

題在元亨所著亡弟在永復行寔後

余記甲午乙未歲與恃陵在元初會于西湖之上元初時爲淮南行省宣使書辭章其氣充然其言粲然一時材俊罕及也其後余避亂村僻不見元初者八年意元初躋膴仕矣一日在友人几格上覩一巨帙取而視之則元初所進端本堂五歲藁也既讀已數晨其辭章之益工復閱至墳尾有文累數牘署其目曰述亡弟在永復行寔驚曰永復元初諱也元初死耶攷其始末則元初死已三年矣嗚呼惜哉其兄元亨之切故著之元初有才而壽不及在朋友猶惜之況其兄耶或曰予之翼者兩其足然才而壽者亦何限何獨於元初靳之耶造物冥冥不可得而辭姑誌其末以紓余悲云

題永思亭卷後

亂離以來平昔交游或存或亡或淪異地恒欲若懷友賦以減余思未能也茲游嘉禾郡齋逢吳氏止善示以永思亭記并詩一卷發而視之乃同郡朱右伯言陶凱中立鄭必恭東心陳秉彝性初南陽瑞蘭無微金華王禕子充會

于錢唐宗陽宮時止善請諭者其永思之亭而作言是爲之記中立東心性初無微子充暨一夔六人者爲之賦詩止善宦遊來歸亦僑嘉禾近地用以諗余ゝ按而數之無微已死王事子充在江東性初亦去之大江之西其存其比未可知也伯言隱居越上中立東心還鄉郡而余留浙西則皆幸而存思欲復敘前好邈不可得乃得見其文辭翰墨於尺楮之中覩錄摩撫重勝故舊之思然以歲月攷之距今十有一年耳皇憲國家盈成之業一旦挈而置之分崩離析之地向也同志之人皎格比禁弗克會聚以補德業不知過此以往其幸者猶得遂斯願爲否也因識以俟再覩至正二十四年九月某日題

黃處士誄

至正十二年十月處士暨陽黃先生諱樞字子敬年九十卒既葬于湖州花城之原其子溥辱與余游乃摭其行實而爲之誄ゝ曰

維黃之出肇于軒轅其後有國江漢之濆至於春秋助齊有勳有熊疾之覆其宗樫散處朔南族類寔繁爰至東京光大而文遠賢規顏香奇視霸瓊位三公琬悟絶群亦有允也羅黨錮究其本格ゝ其源渾ゝ至宋叔世有提刑君有德有烈皂蓋朱轓維此提刑其産則閩其來于越則仲子昕寔處士祖始爲越人處士之生端一靖温詩書爲宅禮義爲埴云胡不淑遭值不辰宋祚訖蘇海寓揭塵斂其所有靡遂可遵欲潔其身爲養名親乃棄獻翰刀筆是循處吏之污擴儒之仁以濟時艱非志所存雖畵其施而裕後昆是有全于學富行純西游吳興克昌其門有田有廬以奉晨昏處士婆娑九十其春德與齒隆而位弗臻此天於物翼足惟均達人知足抑又何云惟古之道謚寔行因無位有號亦顯之教我寔小子不敢遺陳累行布辭告于多聞嗚呼處士有永其芬

書

通危大叅書

一變無所肖似奮嘗從事科擧之學既而屢試有司不利度不足以自立乃復求古人之道於其文辭之間殆若有所入比以亂故竄迹浙水西屛去舊所習專取經史傳記與凡傳諸大家集狀而讀之含咀其英華規摸其步驟蓋若有所得然亦頗自期許故雖處亂世飢寒逼迫不忍棄此妄有所圖苟富貴于一時也顧以不得取正于宗工是恐近識貢尙書特所爲文質之尙書見謂有作者風且期一變有可以至于遠者乃稍自信而獨以未見閣下爲恨厥今朝廷之上以文章致位通顯繫天下士子之望者閣下而已竊嘗觀於閣下之文屬辭陳義深厚爾雅不豐不約動中矩度其言的然而寔其態或然而光其味幽然而永蓋由閣下受業吳文正公傳授既有端緒若清河范太

史蜀郡虞內翰文皆自觀矣之涯挨充暢本寔支茂其發
也足以信于今而傳于後如閣下者非一夔之所願受教
者予去年會陳編脩嘗以所為文五首與之商確久之編
脩君謂一夔曰吾嘗以子之文致之中書危公矣公必知
子一夔因竊自念去閣下四千里紹介不通贄幣不脩俯
仰揖攘不至於前適然以是逼逼者敢知於左右不以簡
字益自悚懼今年謁復禪師於天竺禪師所嘗過從者且
聞語疑是同語
與閣下有夙昔之好聞語及此禪師則曰危公盛德人也
位愈高而心愈下望愈隆而守愈約取人以言不以繁文
曲禮子毋讓又謂一夔曰宜更以所為文達之使危公得
子之悉概不自揆乃復寫所為文十首而并陳其不敏介

禪師以達焉惟昔泰少游之未遇也魯文昭公在史院恭
寀子霆薦其文文昭稱其言辭瓌偉閎麗言近指遠至謂
如獲明珠大璧當時少游於文昭紹介未嘗通贄幣未嘗
俯俯仰拜起未嘗至於前也而相知之深不啻如父兄之
契姻黨鄉曲之舊何哉鳴殺相應仇偶相從也然而古人
不相見而相知者蓋有之矣一夔雖不敢竊比少游而閣
下汲士之量不下文昭公禪師樂善之意不異恭寀子今
者相須之迹若可以自附於此伏望閣下廣樂育之義如
文昭公答泰少游故事賜以一言之教至幸至幸一夔今
年四十有五晚節末路得列於作者之後則逼逼之志不
孤矣以天之福拜閣下之賜於他日亦未晚也惟冀矜察

謝危大參書

一夔遡往下風之日久矣顧以時艱道阻不能北走四千
里遂其願見之私去年陳編脩來南一夔以所為鄙文五
首與之商確然不敢卑㘗求知于下執事也不意陳君以
鄙文達之鄭博士而鄭君竟達于左右夫以陳君之薦揚
鄭君之貢送其意則誠厚矣揆之於禮則非所當然也今
年三月訪復禪師於錢塘知其與閣下有疇昔之好聞語
及此乃疏其所以簡慢之由俯以近所為鄙文十首介禪
師以達庶幾於禮或一得焉然猶未達俄六月十七日入
閣詔使適出嘉興召一夔來前適閣下之意授以是學教
授勅牒且謂危公得子之文如獲秘寶校官之擢量仕之

階耳未足以盡子之才也一夔驚喜出於望外始知閣下
以向之所致逼逼者遂加獎錄初不計其識與不識而求
之之禮恭與否也自非閣下盛德宏度同符古人疇昔若
是一夔前書妄引魯文昭公待泰少游故事為比今觀之
寔類爲大以一夔之疎陋何敢上擬少游而閣下汲士之
量視文昭公則又過之何也文昭公之於少游卑賞其文
而他日校書之命則不盡出於文昭公也今閣下於一夔
不徒有取於其逼逼之言又使蒙一命有可以至於遠且
大則識厚矣荷德何可云喻未克拜謝茲值鄭掾便謹布
向往之忱伏惟照察

墓誌

顔欽若墓誌銘

天長顔惟中時若既克葬其兄吉於徐一夔曰哀哉吾兄欽若之死也昔在至正十四年之夏冦至天長移家吴門避焉甫三月吴門陥自吴門趍錢唐甫三月錢唐又陥乃絶浙而東旅于上虞者三年既又東士卑請後折西而以松江僻在西州一隅僑于華亭之青龍鎮又三年而吾兄以脾胃疾死矣二十三年正月二日也得年三十有二臨終執惟中手訣曰吾志未嘗敢後於人吾學所知也而今死於流離之地豈非命耶此可哀已吾宗本兗國公後靖康之亂金人蹂中原稍從而南至于淮安之天長家焉稱千一總轄者初居天長祖也自大父至吾父用貲産起家吾兄少負奇氣不伍鄉里兒居當南北要衝名人魁士往往過賓其地輒延致于家資其聞見而名人冦士見吾兄言辭意氣亦退謂人曰顔欽若奇士也不可失之平昔自謂功名可立就嘗用明經試于有司不利輒曰此不足置胸臆間也比冦至白于大人請散財犒民以保鄉里可用以樹勲業大人止之曰財非吾惜也顧汝諸生兵事非所素習恐致不救不若姑避之耳重違父命而止方棲避兵而大人遘疾遂至不起吾兄哀毁幾喪生老母在堂諭之曰汝父已死我不欲生耶乃稍自節哀卒惟中經紀葬事且戒勿以動勦傷吾親故自始喪至於奠之窆反虞無違禮既襄事奉母而行凡使養之物率令惟中先至而集而已

奉母隨至以故吾母雖涉險阻恒若在家然有一二姻家亦同在行飲食起居視同一家前後五六年如一日嗚呼以吾兄之材與行詎意遽止於斯耶先是一年吾嫂卒後是二年吾從子二又相繼卒是又重可哀也已道梗未能返葬邑人前鄞縣丞任某指地一畞許在青龍鎮南亭橋之原遂以卒之年二月十七日奉吾兄權厝吾嫂祔焉惟中重哀先兄既遭亂世又不永年而齎志以殁嘗念己銘於立言君子以白其志苟死者有知將不悼其不幸于地下而未有所屬先生憐而又幸哀而賜之銘余不識欽若凡見吾友與欽若游者言欽若之死有歎息者歔欷者涕泣者曰斯人而止于斯耶則其人之賢可知也今其弟克葬其兄又乞銘以圖永長存則其兄之賢又足徵也余雖不佞銘其敢辭耶欽若諱惟臣祖諱仁壽妣殷氏父諱奇母殷氏妻徐氏卒時年三十男某卒時八歲女某卒時二歲銘曰

生之時不值乎治熙死也壽不登乎艾耆何賦材之孔良而受數之獨奇玉在璞而毁木既拱而萎吁其可悲

元故敦武校尉益都翼管軍上百户鄒君墓誌銘

君諱世聞字文達登州黄縣人世以武弁起家高祖斌元初以從征功尚書省版授忠勇校尉管軍千户後平河南定禄秩以所領軍不及數改授管軍上百户曾大父寧大父威父震咸世其官君魁偉豐碩鼻隆口方鬚髯森若望

側字當是倒字

之儀然而天性淳篤與人交有忌意然頗嫉惡見為不善
者雖素與交必謝絕之不傾不以兵家子自處涉獵經史
務通大義旁至醫藥書數音樂亦皆習之初江南平其父
以敦武校尉益都翼管軍上百戶從其帥出鎮容都至正
初謝事歸鄉里君側當世襲不忍輕去膝下其父戒之曰
此世澤也爾勉之乃始告襲階換進義校尉六年丙戌徇
寇犯汀漳從江浙行省左丞忽都不花討之能以一旅之
師破其前鋒進階敦武校尉十一年辛卯海寇起台州從
江浙行省左丞孛羅討之寇恃海頗易王師君帥善水者
偽舟自先士卒迎擊敗之賊既款附賞賚銀幣有加君位
雖偏裨而通敏有才識凡民訟涉于軍者有司移軍府共

理軍府每屬軍君處決人不以為冤杭支郡瀕海民私鹽、
軍府歲遣一百戶之兵鎮之而軍府每遣君行地禁有方
民不敢犯蘄寇犯杭之歲君適在鎮有群不逞欲謀嚮應
君日夜治部伍以警伏之無人一敢動者張氏據陷姑蘇
浙以西震恐有官資者多趨附之君切齒然為自度年且
老力殫援寡徒死無益乃屏居峽石之野峽石其所嘗鎮
處也既而以病終二十六年丙午九月十又四日也君之
生以大德三年己亥七月十又七日享年六十有八娶同
郡李氏繼田氏胡氏子男五人長觀山東義兵千戶後君
一年歿于王事次銀應早世次確次益次勉江浙行省宣
使女二人長適李繼先次適同知萊州事周仲彬孫男三

君以九月十四後則葬當是明年八月失明字

人曰守信曰瀛曰浙孫女一人曾孫二人確有至行以君
歿之年八月丙申卜葬于錢唐縣鳳凰山梧水閘之原既
葬猶惓然如在疚持其友周昉所為狀再拜請曰先人不
幸遭志以歿不肯孤然圖其不朽他不足為也惟先生哀
而賜之銘爾余辭不獲乃為序其世次履歷閏郭君以偏
裨之將而行可以範俗材可以有為而今制文武殊科卒
使不獲究其所施而乾沒于亂世惜哉銘曰
懿厥胄胤自鄴出武弁豆業以世襲材嘗行究用則謫適
時不然氣飲崛有欲闕之視茲述

鞠隱先生墓碣

鞠隱先生諱嗣壽字得仁姓朱氏世居台之臨海十一世

祖希述仕宋為殿中侍御史六傳至寧撫司學祇宜文字
友直始遷仙居之東門又六傳至鄉貢進士懋先生之曾
大父也大父智父元豪補武學生母應氏繼金氏先生幼
聰悟讀書數行並下日記近萬言為文辭濡筆伸紙立就
汩汩千數言百若不煩構思者鄉校師奇之台自金華王
氏得考亭夫子之傳講道上蔡書院從者甚衆而性理之
學日盛先生既長謂學不出此雖多無益也遂研窮濂洛
諸書究極歸趣後凡為文辭其為說必本之性命之蘊不
為華言綺語以誇耀世俗同郡紫巖周先生潤祖學術為
鄉里推重少與先生同舍相見論學先生高見屢出周先
生欽雅敬服長津閣君執視先生嘗投出亦以文學知名

四方每見先生輒以師禮待之先生嘗言世俗為學不過
資藉銳助佔畢求其躬行之寔蓋有媿哉其事父母凡力
之所可為者必盡力為之父母歿哀戚幾毀治家壙必如
法不貽後憾其處兄弟間與大情姻之數乎也作順德堂
以示意其弟既分財異居而家頗落其歿也諸從子貧不
克葬出己財葬之一不以累其子待宗黨不以貧富而禮
意有厚薄鄉人稱之春秋祭祀必遵先正家禮時物不具
則不以薦教子孫必以讀書為先務且戒之曰不讀書非
吾子與孫也夕則坐堂上召其子與孫來前以序立問其
日所事々中斟之至二鼓乃退以為常其見諸行事蓋如
此忠介公泰不花貫台州進士及弟及其孫晏路見台之

老成前輩待之如鄉先生而待先生尤厚以薦于朝時先
生父已歿一日聞之貽書謝曰祿以逮親為榮親已歿矣
不願仕也公亦重違其志而止晚謝家事治別業於東園
引流種樹以自適蒔鞠數卄本曰鞠有隱操吾寔愛焉乃
自號曰鞠隱學者尊之不斥其姓字因稱曰鞠隱先生以
至正十五年乙未十月廿又一日卒年六十有九其配呂
氏有賢行先十二年歿子男二長公立次公成俱能世其
學公成先四年卒女一適同邑楊弘祖孫男六曰某曰某
曰某曰某曰某孫女一適同邑呂志尹曾孫男　人
曾孫女　人皆尚幼先生歿十有一年公立奉柩葬之縣
東門外若干里鄉曰慶雲山曰石牛原曰東磐且奉其配

柎焉寔二十五年乙巳正月二日也公立既襄事謀於其
友安陽韓君諤曰墓銘未有所屬韓君曰銘非徐君不可
遂來請銘々曰
為學尚理而不尚多為文尚質而不尚華道不行于時而
行于家歛華就寔厥德孔嘉其歸也全抑又何嗟

始豐藁卷之三

始豐稾卷之四

後稾上

徐一夔大章著

雜述

正統問

友人周元亮其先嘗仕宋相見輒言宋事間從余涉西湖（涉當作游蓋西湖非可涉也）上萬松嶺訪宋氏故趾藉草而坐因及於正統之說余曰言正統者以天下為一則以正統歸之眉山蘇氏有云正統云者猶曰有天下云尔元亮曰宋之太祖既受周禪平江南平湖南平嶺南平荆平蜀至於吳越恐悚待命所未臣者獨河東一彈丸地可以謂之有天下矣比見四明陳氏著續通鑑綱目其書太祖崩曰宋主趙某殂至太平興

國四年始揭正統歸之豈非以河東未臣而以敵國例之歟余曰非也太祖之北征也嘗因河東諜者諭劉承鈞曰君家與周世讐宜其不屈今我與尔無間何為重困此一方之民承鈞復命曰河東土地甲兵不足以當中國之十一然承鈞家世非叛者區〻守此盖懼漢氏之不血食也太祖哀其言遂不致伐以此觀之則河東之不足為正統累也明矣彼陳氏之書夫豈至當之論哉又曰或曰其說本於朱子余曰朱子之荅陳安卿也曰如以正統則秦初未可當必并一六國而後在秦晉初未可當必滅吳而後在晉隋初未可當必滅陳而後在隋因言如本朝亦必并河東而後在本朝朱子誠有是說矣竊嘗觀其荅問之意以謂由唐而下正統在梁〻之統在後唐〻之統在晉〻之統在漢周氏篡漢廢湘陰公殺其父崇自立於河東則漢之統猶在河東故也姑朱子之說而以當時大勢度之于秦于晉于隋是矣于宋則有可議者何以言之六國之衆可以敵秦初之秦吳陳帝有江南可以敵晉初之晉隋初之隋區〻河東而欲敵宋初之宋以一敵九小大不敵昭然可見比必朱子一時荅問云然非其終身不易之定論也而況太祖之生存明宗宮中之祝至其受禪因陳橋六軍之變天命人心之所屬寔開三百一十六年有道之基不以正統歸之可乎陳氏之書蓋用其大父所取伏羲以來至祥興　為四言叶以敘韻名曰歷代紀統與其

父沁做綱目例尊紀統為　其始末為傳以行者如曰本於朱子則是持其未定之說而以為是非忠於朱子者如出聽見則未敢以為至當元亮良以予言為是爰著于篇

歐史十國年譜論辯

五季時十國稱帝改元者七荆楚吳越嘗行中國年號歐陽公五代史著十國世家年譜於吳越云聞之故老亦嘗稱帝改元而求其事迹不可得獨得其封落星石為寶石山制書稱寶正六年辛卯始信其改元歐史所据者以此所以不他見者疑其年號止行于國中而不行於外國後并諱之至正中余避亂海寧州之東有姓許者嘗闢巨室

得古墓一內有誌甎蓋錢氏將許俊墓之後年十八從軍以驍勇有戰功累官至節度使都押牙兼御史中丞寶正三年卒葬於此所載年月甚明此又錢氏改元之一證也惜乎歐公未之見爾鏐殄巢殺宏誘昌以有兩浙之地又貢獻中朝不絕若無稱帝改元事當唐明宗即位之初安重誨用事鏐致書重誨涉慢重誨大怒會使臣烏昭遇韓玫使鏐還朝玫誣昭遇稱臣舞蹈重誨遂奏削鏐王爵鏐蓋有激而然而鏐卒之歲寔為明宗改元長興之壬辰則寶正六年之明年也重誨被殺當長興二年夏而元瓘自陳復鏐王爵則在重誨既死之後故元瓘襲位不復改元其事可見已以余觀之鏐自梁末帝貞明二年加天下兵馬

都元帥開府置官屬唐莊宗入洛以厚獻故得賜玉冊金印自稱吳越國王更名所居曰宮殿官屬皆稱臣遣使封拜海中諸國君長至如後者以外言之一語臣爾亦援前項職名儼然行帝者事矣奚待重誨見絕而然歐公去五代未遠故老所云蓋可信也當時十國皆非中國有鏐之稱帝改元與否亦不足較第錄所見以備歐史之一證云爾

蘇穎濱論馮道甚恕

馮道更事四姓九君歐陽公譏其反面事讎虧大臣節獨穎濱論其事而悲之其言曰道雖為相而權不自己出當其廢興之際或在內或在外禍亂之作非其過也其相明宗能以恭儉勸之十年之內中國稍安耶律德光滅晉大肆殺戮道顧奧狄不可曉以莊語設俳曉之德光為罷殺戮周太祖舉兵覆漢勢張甚道待之如平日太祖意沮乃陽使道迎湘陰公道未返而太祖纂漢穎濱且曰方之於古可視管仲晏子又曰管仲召忽同事子糾桓公殺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又相之以道比管仲則功不及耳崔杼與晏嬰同事莊公崔杼弒莊公立景公或謂晏子死晏子曰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若為己死而為己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卒事景公其後為齊名卿若以道比晏子庶幾無甚愧也其說如此而謂議者然之魯不少恕蓋指歐公也余初疑之及續詩至殷士膚敏裸將

于京反覆玩味其辭見周公之作是詩蓋甚傷之而無譏切之意則知穎濱之論亦詩人忠厚之遺意非立異也嗚呼道更事四姓九君論者其猶恕之至比管仲晏子君子不幸視道猶有可議而好為過情之論者且又甚之何哉

述談

余過吳見大夫君子談屬邑何氏妻之烈未嘗不悚然以歎也其歲己酉何以上戶充里長役當集里所出粮萬石有奇以輸官府　國家於粮事設三限以期民之入比入未限而何所集粮虧數甚夥督粮官懼其累己械繫何且曰加鞭棰終不能集仍追其妻來以加於何者加之其妻苶然不能當也有督粮吏見其姿美麗且困甚欲私之竊

辛居無事四字乃正文非小注

致殷勤曰粮事在我即從我〻能追汝其妻面發赤不答吏以為領已使監者移置別室稍縱之是夕二鼓往私焉稍推戶入其妻奮曰必此吏來大呼有強暴至左右鄰伴來覺吏強迫之且詈且摑其面數勢供厲鄰煩駭稍〻持燈燭至〻則吏已遁去手血猶淋漓也當是時何氏妻奮柔為剛以推無禮摧其心雖有刀鋸不見其利也雖有鼎鑊不見其熾也雖有虎兕不見其猛也彼所見者獨其所然之軀金玉不足以喻其潔也（冰雪不足以喻其）不其烈哉余觀世所稱貞婦以奇節懿行自見者多在平居無事時今何氏妻離去閨闈被縶械受鞭箠而必欲俟其夫所不能集之事此其所遭為何如也於此而其所守猶確然不拔吾寧不為之悚然

以敬也哉名南之詩曰厭浥行露豈不夙夜謂行多露序者以謂強暴之男不敢侵陵貞女而作嗚呼彼督粮吏獨何人也哉者請述其事余因述之以為柔約肆淫者戒焉何本元室右族其妻某氏出也蓋有家範云

解

臘月牡丹解

按牡丹生巴延以西及褒斜道中其名僅列於藥品人不之貴也唐開元天寶以來人始知貴之自宮禁邸第以及豪門巨族莫不競植且致名品以相誇其品有姚黃魏花然之類凡七十餘其花有天然富貴姿態第花品者以王曰之貴可知已大凡植物皆秉陽而發但所秉之氣有豐有嗇其花蓋不同耳他植如桃李諸卉非乏可觀之色由其所秉之氣稍嗇故隨其所賦各獻所耳牡丹發當春暮其時陽和畢達所秉之氣大豐故其發也穠芳麗艷姿態之富貴有非他植所可比並此其凡也然未見有因陰沍寒之時揚芳發艷如春月者也賴上呂氏世以詩書名家至仲善有材而文既被徵手植白牡丹一株于其園館而行久之仲善官太常坐弗慎犧牲事謫耕淮水之南既而有　旨凡官而謫耕者與之為期悉使歸視其家仲善之歸則洪武六年冬十月也仲善既抵家兩閱月所植白牡丹揚芳吐艷於冰雪中狀若玉盤盂照　風日人皆異之九年春仲善起自謫所來為杭郡幕官間以語余〻之

曰夫植物無知者也以君家牡丹言之謂之無知固不可謂之有知亦不可何也使誠以為有知耶則是花也揚芳吐艷於春月以衒其穠麗此常理也乃今於冬月見之謂之有知不可也使誠以為無知耶則是花也自君植之其揚芳吐艷不避冰雪而適在君歸之日若有所待而然謂之無知亦不可也昔唐叔之本異畝同穎渾司空之木殊本連理物固有因人而自見者矣然則君家之牡丹其亦若是乎吾嘗以物而徵諸人凡人處乎豫則志得而氣滿處憂患則志摧而氣沮夫人而然惑者處乎豫之時猶春月之牡丹處憂患之日能不摧乎困而思自強不病乎餒而思自充則猶冬月之牡丹不為冰雪所挫而以穠艷自

義字誤當是吉字

衡耳則是花也發於冬月豈偶然哉是則同類之本仁之亨也達理之本德之隅也冬月之牡丹處困而亨之徵也鄉又何疑哉以改官之日推而數之距牡丹發榮之月僅二閱歲其徵不亦昭昭已乎今而後吾見君揚歷郡國之間鳴玉廟朝之上光榮烜赫如牡丹之盛可計日而待矣非佞也庸敘諸之以俟

說

春江圖說

有爲長生久視之學者史其字曰春江其侶有義繪事者圖春江贈之余披而觀江流汪洋浩瀚桃花爛熳在江之瀨輕波細瀾乍貼乍起若吐若納其出無窮而落英飄墜

中流與波瀾相逆紅明綠淨若濯錦然有以見狀物者得春江之妙其人請也吾道人也卿以自見顧予爲之說余觀天地間動者植者流者峙者莫匪一氣之所爲而水之爲物主於天一成於地六氣之所由始雖此春江非若夏潦之溢而其流也暴非若秋潦之收而其流也縮得天地冲和之氣爲吾闢神仙者流務究固神氣以爲長生久視之本是以谷海之内納之而盈使不空於暴吐之而虛使不至於縮養其冲和之至故能後天不老與造物游此其似乎空同道士嘗言所謂神仙亦氣之聚耳漢言安期生唐言鍾離權呂洞賓是皆氣之聚者其說是也因觀春江而得養氣之術述以畀之

滿字疑衍

贊

瑞光井贊 有序

華亭縣治之西三里有寺曰超果附寺西偏有井其深若千尺圍六尺有奇泉細寒有味寺之衆仰以食而邦人之有痰疾者亦取以進焉洪武初余游松江寺主僧常爲余言井舊有神物潛泳其間狀若虺而其色黃邑人謂之金綫號金綫井宋太平興國中有僧慶伊者得觀音大士像乃錢武肅王宮中所奉以祈讖者未有安置之地一夕大士夢伊曰吾與若俱之雲間遂奉以來今寺所奉大士像是也初像來至縣十里而近光發寶髻上且引而南時茲井亦發光與之貫若相迎然故又號瑞光井吾菩薩大士

雖示現無方所而茲海隅化爲佛地以說益諸衆生諸實茲井發祥之力松江志載伊奉像事而略茲井數吏兵燹碑刻已燬獨井欄所刻井名僅存頗有述以示來者贊曰

地際南陲其勢龐洪孰鑿茲井風氣攸通黃祇孔靈祕奇蘊異如給孤園待佛而施巍巍大士其來自西具種種相圓測瑞倪視此下土予以示現珠髻纓紛有光孔煥是時海俗讙趨向風亦有異光發茲井中其熛綿綿若迎而至大士戾止作此佛地其積也久其發也時去始即淨道場光輝衆謂茲井具足功德於我衆生悲蒙饒益迄更小劫邑改井存是殊勝地宜永傳圖爰述世諦贊其行卅有引觸者作禮同恩

雪庭贊

龍華院康上人慈愼有行業號雪庭靈山竺隱師旣為之陳義復持卷請贊〻曰

我觀諸相靡物弗汙彼全潔者其惟雪乎雪也自天通地而積如以物喻惟玉其匹玉猶有瑕雪則無之欲加之涅其何所施上人佛者風修白業晏坐中庭有見于雪惟此雪者洞澈中襟見不以目而見以心大道之根本無所染譬之明鏡為物所掩祛其昏翳以返靈明所證非雪所依非庭顧我俗士執文滯相敢示悟門以破諸妄

陳節婦叙贊

蜀人王宗常隱居東海之濱以著文為事一日貽書錢唐

謂予曰所貴於古文者以能發揮忠臣孝子義夫節婦之事暴白於天地之間使天下後世有所感激而奮起也鹽邑人陳思恭之妻莊氏守義終為衆女婦之所不能為吾嘗傳其事用致于執事者請試觀之幸賜之言焉予發書閱已條取其傳披而讀之嘆曰王君固善為文向非莊之奇節懿行有以發之亦安能如是之偉哉蓋莊泉南人也思恭以商至泉南遂贅焉踰年而得子思恭遂去商海上三年不返人以思恭為死矣隣媼或諷之嫁莊曰汝以吾夫為死耶見之者雖峻斥之又二年而其夫果生還居亡幾何思恭復去商海上旣出海乃遭溺死莊仰天大慟曰吾夫卒死於海吾非精衛惟有守死以報之爾旣而有復以言餂之者曰今則可以嫁矣莊泣語之曰吾未亡人耳婦人之義一與之齊終身不改胡為而出此言也且指其遺孤嘆曰吾夫雖死吾夫之所以遺我者固在此也遂不復有勸之嫁者莊寡居時年二十有五今五十有八矣教育其孤至于成人其孤實生名彥康字者是也

贊曰陳節婦之守義蓋其初已有確然不可易之見固不待夫之生與死而後決也何也其初不信其夫之死即其後日不死其夫之心也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節婦之謂矣秉彝好德人莫不有而灼見者鮮莊以一婦人能之嗚呼賢哉

辭

望雲辭

常君德新醇慤有至行其家在平陽翼城縣之蘭桐里蓋唐叔所封地也異時常君嘗仕為浙省檢校官有善譽及歸 國朝調浙上鹺官而其母夫人留翼城以道里遼遠弗克迎養請于上官歸省上官以常君職治鹽莢在出納之司又難之常君思其親不置用狄懷英故事大書望雲二字于壁以繫其思徵言於余乃為賦望雲之辭以終其情辭曰

睇彼雲兮天一方我有母兮遠隔太行吾胡此靡兮弗遑以將曷不如彼雲兮其飛飄揚目力苦短兮心緒苦長安得乘雲兮返吾故鄉奉吾母兮樂以康

頌

蓉峯處士宋公哀頌

今上初天下既定會材興治以建丕圖肯起今內翰宋公濂于金華山中既不得辭乃戒裝來覲 上置諸帷幄以備訪問已而職叙 東朝旋載筆後省日見向用公之立朝雄辭鉅筆足以名世而不自以為高博物洽聞足以淑衆而不自以為足故自 上以及在廷之臣莫不加敬不欲一日去左右而公之先府君蓉峰處士年則八袠矣自念身備朝著而親年日高遠違晨昏之奉人謂斯何恒不自安乃力懇于 上 上憐之予告歸養於是公之去其親于茲三年矣既抵家日奉觴為壽

父子驩然居無幾何處士竟以微疾棄榮養始若有待者則公之急於已養亦豈偶然哉是其至誠惻怛之心有以感致如此不然使不得奉湯藥於其親垂歿之時而其終天之憾為何如也一夔未嘗獲拜處士而親炙其德容辭氣及考潛德之一二與其所以垂祥而委祉者輒自誦曰金華宋氏與眉山蘇氏相類蘇氏自瞻職方君序以高行弗用於世至其子祕書洵遂以文章擅名天下今處士無愧職方君以公視祕書亦莫能或之先後其有不同者彼當宋室全盛之時而此當更化之初稍有差耳嗚呼處士之死可謂有不死者矣公哀不自已既自為行表以述先德復請大夫君子為文辭以相其哀侈不鄙余而亦有請敢撫其槩而為之頌焉處士諱文昭字文霆蓉峯處士前集賢院所錫號也頌曰

猗嗟處士孫貞毓醇氣冲以肅貌和以仁孝以事親誠以接物慕以義推澤以恩恤維孝則純維誠則專思匪勉強義匪矯激猗嗟處士美集于躬宜耀于時而嗇其逢其蓄既厚其發斯豐是生令子蔚為儒宗猗嗟處士人孰不死相其彼終與草木比惟處士之死令聞不已令聞不已惟曰有子寶婺之墟有巋蓉峰仰止令德與峯俱崇於惟小子曷克形容于以播之用慰孝衷

賢母頌

賢母者金華葛東仁之母也東仁之母年幾三十而寡誓

全婦道今老矣不愧於初誓東仁既長大成人念其母之有賢行請于大夫君子為文辭以表之亦孝事也為之頌曰

請惟婦德惟淑與貞無斯二者則有賢名其賢為誰曰有葛母自讀女箴動弗敢苟言歸于葛婦道以全夫何旹歲竟失所天既失其天誓靡他適雖然自持匪席伊石既有兒女亦有舅姑以養則老以育則孤其節如荼乃遂所願九京可作不靦子而中古以還風教陵夷柏舟之錄孔子偽之刪茲瑑講罕如自寄或視其躬見金不有其克守者嗚呼幾希是有葛母寔婦之師文山之陽葛母是宅里人賢之或過則式我見其子益知母賢是用作頌以播于篇

邑字誤疑是邑字

銘

真率齋銘 有序

杭之耆彥有顏其齋居曰真率者是為楊樵巨先生先生為人平寔簡易杭在東南最號湖山之美邑屋之麗陸海之饒甲于天下先生方少壯家饒於財視酒如漿視肉如藿宴游嬉戲殆無不足於意者晚乃斂華就實凡所以處己接人者略去邊幅作止語默一皆出於自然無纖毫矜持意有晉人曠達之風焉或誚之曰斯人也被服周孔之教而學為嵇阮之流揆之名誼無乃非所宜乎余解之曰俗之弊也久矣僞言僞行相先為智相高為賢比比而是吾方以真而率之為貴而子胡為不然夫禮始於飲食至德之世上如標枝其民野鹿窪樽而杯飲其禮蓋亦率矣然而皆本於真也夫真與僞對出乎真則入乎僞真則率僞則百計萌生無所不至矣是故孔子言禮其稱曰禮與其奢也寧儉先生以真率自見古之道也何足怪乎乃為之銘銘曰

君子之履惟適之安騁精神於思慮之外勞筋骨於俯仰之間此可以媚於世而非所以安吾天夫惟大羹不和大圭不琢體本自然反洗為淳斯德之全守之以恬其永無斁

當是反洗為朴

碑

黃龍祠碑 有序

黃龍祠在西湖北山之陰自其趾斗折而上有巖竇谽谺不合如蝸水泉紺寒深不可測旱不縮而潦不盈有龍居焉故老相傳叢爰雨初霽時嘗有神物蜿蜒卧于松上其氣勃勃然而黃蓋黃龍也故世號黃龍洞祠在洞側以栖龍神宋淳祐間無門開禪師有道行嘗説法龍與之黃龍山而歸卓錫茲山之麓見洞中嘗見光怪禱雨輒應或謂龍隨師至時孟少保珙從師咨決心要遂捐財為之建寺而師因請龍神為之護法於是始有祠時天旱理宗延師入內祈雨師請退而默禱未幾帝遣內侍問之師對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已而大雨自是無雨輒禱禱輒應當是時嘗封龍為靈濟侯鑄祠額曰護國龍祠矣至正末兵燹大作湖上之山供櫑龍蟄不見祠因就燬巖亦多歇寺之僧有名祖吉者屏居南山屋石一日歸視得度之地盡為瓦礫慨然敓振無門之風乃洒掃林徑指洞祝曰祖道弗墜也龍其來歸乎遂募緣興造而舨向者日至肇作奉佛之堂餘屋視以次就而林壑亦勃然有生氣洪武七年六月天久不雨民皆憂惶杭衞都指揮使徐公某浙省參政徐公某李公某郡守王公某相率致禱甚虔與神約不出三日當雨且曰即三日而雨當新神祠使享有血食神無我違吉亦用其法如其祖之默禱以副其意如期果雨時雨猶未足越三日致禱如初又得雨乃命有司具木石而屬通判王佐董其事以十有一月甲子即其故處審擇面

邑字疑衍或是神字

勢作為祠屋棟宇翬飛丹堊炳煥林壑改色用以揭虔妥靈題曰黃龍祠俶世所稱也夫人依神而行者也是故古之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今國家深恤民隱故方面宮臣遑遑焉以救菑為務遐神之貺其何以慰安之哉廟祀以報之禮也乃作銘曰

新廟翼翼在彼山北伊誰作之寔維方伯所重民命旱既太甚下民告病有嘉方伯維神是依剋日請雨神不我違靈貺具來報事敢稽吹籥擊鼓北山之下雖無璦醴亦有酒酤雖無玉犧亦有來牖靈風颯然林芭為暝神之格思遐物伊誠自今伊始報事弗怠年穀順成物無疵癘永衛佛天廟食世世

舊時月色軒記

天水趙公範清修嗜學其先宋宗室支也別居鹽邑之東有年矣頃歲兵燹甫息作新軒于其故居之左題曰舊時月色屢請余記余謂公範吾不靳予記也獨念月色新舊一也夫豈以新而加以舊而損哉今予書月必曰舊時月色吾不知所以記公範曰此特自吾所見而言月耳非謂衆人皆我同也幸勿以衆人之見而狹我吾嘗從倚軒極海而初霽月行太虛中光彩注射地上瑩若霽雪徘徊顧眄中夜不怡者久之其故何也吾家盛時廩有餘粟羸有餘帛爽庭廣廈涼堂燠館巖邃靚與起居出入如列仙所居

年者二字可疑

簡字疑誤

天下無事上令下供有程不徵而集吾鄉騶跡不及門戶司吾平者雖欲厲學毛鷙為治乃無所施寧有越何之及吾父兄伯叔雍容閒暇討論墳典之餘弟謀為樂良夜方求月色在戶庭薄具清宴醞有內法肴有珍羞廬兒按箏家姬度曲至夜分不寐自更多故一觴心一舉目皆非向日獨見月色宛宛如舊時誠不能釋然于懷也先生其謂斯何幸有以解我余嘆曰嘻處憂患者不忘身豫之時在荒闇者恒思晏樂之地此人情之大較也獨予也耶吾試與子論月夫人由死魄而至於盈苟非繼之以虧則太盈矣太盈非天道也由生魄而至於虧苟非繼之以盈則大虧矣太虧非天道也盈而虧虧而盈恒相因於無窮此月理

也予寧以境而二其觀哉古之至人一死生齊得喪而不物於物者有見乎此也雖然吾非其至者然亦有所樓函子不謂然秋中之夜子幸開軒待我我將為子邀彼明明者酹而問之

馮氏義塾記

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遂有序國有學蓋嘗攷夫家塾之制曰家有塾云者非家置塾也合二十五家為閭閭左右有塾擇士之仕而休者為之師以教其子弟較其規模視彼庠序雖若褊狹而其教條之施誘導輔掖之具蓋亦初不異也自大學設于州縣而二十五家之塾缺而不修遐墟僻聚非乏俊秀去遠城邑莫知所向徒負願學之志

君子病焉海鹽治之東十有八里地曰沙腰裏市南之處馮氏世居焉天曆中有號梅軒處士者諱某字某病其鄉閭無有講學之地創為閭塾殿堂齋廡略如學校而以田一百畝入于塾擇勤敏者掌之而以其所入延士之有學行者為塾師使馮氏與其隣里之子弟入學于塾且給午餉使免日不暇于學後至元初知州事趙侯孟貫義之署為馮氏義塾俾有成効將請于朝如書院未遑也至正初塾燬于兵其子諱　更作之而禮殿未備會官府計田以賦而塾有田不能獨貸其長孫椿集其諸弟議曰塾之設吾祖義事也使以塾田而充賦則塾無所入而已成之規隳矣吾其以家田所入當塾田之所輸則塾可存于是

諸弟遵之而塾有教養如初椿且將與弟完塾之所未備以畢其祖之志遂以記請余嘆曰嗟乎古者教人之法蓋甚備矣夫以二十五家為塾則家無不學之人矣家無不學之人材惡乎而不成俗惡乎而不美矧夫党庠遂序之教又益詳哉後世不知本此其不古若也固宜詎意今茲乃有倣古學制以淑其人如馮處士者乎余見多貲之家不藉以縱其豪猾則用以莊嚴二氏之室廬以覬非望之福而已還及此哉若處士者其亦可以謂之知義者已處士既創之于前而其孫又克承之于後使不至于廢墜繼自今瀕海之上俗有慈讓之風人有士君子之行有以見義塾之化底于成矣

方氏者方國珍也

赤山隱居記

同邑胡宗衡氏讀書赤山之下榜其居曰赤山隱居洪武元年秋余歸自江表徵余記之　余嘗觀于台邑之山其高且大者峯連岫接磅礴宇宙如望城雩郭聯絡縣境之外而其光氣上僞層青積翠與霄雲競爽至于飛洪內蓄或聚或散聚者龍騰散者蛇行望之膚理皆赤去縣四五里孤嶂特峙狀若叙纍樸綴千仞赤埴墳起所謂龍騰者也是為赤城晉孫興公嘗賦之矣由赤城西行三十里乍斷乍續前闕後舉蜿〻蜒〻或起或伏所謂蛇行者也膚理明潤巖岫綺錯是為赤山視赤城尤佳絕宗衡之居在焉宗衡之先居此久矣其尊人叔輝甫猶以奇槩未集別

作穹堂峻宇以萃其勝宗衡有志于學擇幽雅之地以務進修爰潔茲室每晴霞燦爛衣被林木與山爭麗光彩絢耀戶牖爛如起居出入不知視居縣官城何若茲隱居之所以名也或詰之曰懷材負德之士有經當世之志長往不返故以隱稱宗衡之尊人明經制行猶君子之執纖當方氏即家闢府擅爵祿人爭迎之使仕而能執志不污猶不以忍自處今其子年方強盛有志于學固將為世用也奚取茲義也耶余曰不然隱有二義彼長往而不返者固謂之隱矣而潛藏以自修者亦有取焉何也始學之士血氣方剛德性未定不能不奪于聲色貨利必也身有所不聞目有所不見意慮有所不及然後氣沖而志壹以達

三才之情以會萬物之理以極往古來今之故德庶乎其崇業庶乎其廣語不云乎隱居以求其志是也宗衡之尊人嘗受尚于老師宿儒其自潔于污世非固也蓋嘗推其所學以正一鄉一鄉之人蒙急觀其出處必有得于解之上六相時而動之義宗衡方學以濟厥美寧不取于此而彼之慕乎余世居山側與宗衡東西家耳自高曾時託姻隣之好少時尊人刻厲為學不以余之懸昧見鄙以學事相勉麗澤之益多矣奈何余阨于貧雖欲一如宗衡之隱居勢不可得來免持空疏之學出游四方初謂廣其聞見可以有成乃竟迫于糊口歲事奔走卒無成功今也雖亦藉儒之力脫于流離顛沛之地猶哉吾也歸視茲山而為發

赤宗衡志篤而性敏資望勝余家有餘貲不必似余之逐逐于衣食而況上有賢父以為模範其患無成乎宋石守道先生奉符人也讀書徂徠山中學成行尊後為胄監直講學者不斥其姓名以山配稱之人不敢有所損益無他地以人重也余窮有志願歲月已邁而志氣昏惰無能為役它日茲山光彩煥發若濡而深若培而厚在吾宗衡矣吾將觀其成焉

風樹亭記

檇李潘德全氏天性純篤佳余嘗見之宣城貢尚書座上時德全之先君子甫役藏形垢服泣而請銘尚書曰孝人也余謹識之今年秋余見之澈上其貌與氣視舊加充語及乞銘時事楸悲不自勝曰銘嘗刻諸先塋矣顧不肖孤之不能終養也每聞風樹而悲之因作小亭風樹之間庶幾壽思之所存云觀其言甚戚若欲得余之記者余嘉德全之銘時以至于今蓋十閱寒暑矣而猶若初喪然噫甚矣其戚也蓋德全之先君子有才行嘗有志於用世而僅僅為郡縣學校官又不得上壽以竣茲德全風樹之感所以不釋于懷也歟嗚呼昔者仲由氏蓋嘗負米以養矣其後南遊于楚從車百乘累茵而坐列鼎而食而親不在是以嘆曰子欲養而親不逮樹欲靜而風不停凡為人子而不克終養者誦而悲之不獨德全也余聞德全逮養時其親位雖不高方食代耕之祿可以自贍不資負米以給朝

夕也及親既歿家居授徒取所入以自給雖三方劇擾是跡又未嘗出境以干時取寵而有從車之盛累茵列鼎之富以自奉也而猶若此使有是奉吾知其食將不下咽而將不至庳矣若德全者誠罕見哉吾家既貧而吾親思逾于義每自處以薄不使有負米之勞及壯而游四方固不敢求所謂從車之盛累茵列鼎之富以為吾親計不過謀斗升之祿以菽水而已而命與時違親壽已高遂祿不及免負終天之憾當風鳴樹動之時追不欲以生為乃今見德全名亭之故寧不重為之感乎善乎揚子雲之言曰不可得而久者事親之謂也孝子愛日味斯言也與其養而有待不若適地而致其力幸而富貴可以盡其心不幸

崇寧云云皆正文非小注

而終身貧賤亦可以釋憾此區區之心亦凡人子所當知也周君潘氏亭記而并發之

蜀山草堂記

太湖之陰川廻而野迴有清曠之適是曰陽羨異時東坡先生始領單錫宴瓊林與蔣穎公接席穎公極言其地之勝先生遂有買田築室之意崇寧初先生歸自海南同吉老子朝而居陽羨償前志也去陽羨近有山而蓬然拔地而起盤亘數百畝旁無聯附號曰獨山先生愛之嘗築書堂其坳且曰吾本蜀人而兹山不宜姓獨宜去犬留蜀更姓山曰蜀云陵遂谷變其址入於金陵保寧之官寺久矣遂爲寺之別墅今敏機師以純行將學來主保寧之席閒至兹山細壤疏潤碧泉流動上緣丹崖白雲勃勃起自巖下望見太湖粘天無壁而銅官諸山聯翩而來如列大屏以障巨浸蓋亦奇矣師因嘆曰先生之所以盤桓於此而不忍去者以此也夫仍作草堂其處而師亦以先本蜀人自宋季之亂往家吳興每有所自出之想故亦姓山曰蜀而不復其舊云嗟乎師之心即先生之心也人亦有言適異域者見似人而喜以其類也蜀在數千里外茲山雖小苟其心有所屬安知其不若岷峨太白之高大哉是宜師與先生同有此心也或曰先生家本蜀也自塋其父文安府君後出立朝以至崎嶇嶺海而歸未始一日還蜀夫寧不有鄉土之思師之先雖亦蜀人生長東南之日久且業門是記殆將書空色相今而惓惓於所自出之地夫亦有所執著也耶余謂不然凡出家者以求道也而身也者道之所寄也安得求道而不念其身之所自出哉君子謂師爲知本矣如曰師雖嗜吟茲堂也瀟洒覺鹿可縱吟事夫豈知師者哉是爲記

嘗氏祠堂記

古者諸侯有國大夫有家皆得立廟而祔祧之制其故能廣其尊祖敬宗之誠而無遺德降及後世將相大臣得立家廟而因陋就簡之日久頗多將爲而不爲至於士庶人之賤勢有不得爲者則又弗暇議也先正文公先生有慨于此創爲祠堂之制使上下貴賤一皆行之而無礙其意嘉矣今其書雖存而知遵其制者亦鮮淞上嘗氏新作祠堂奉其祖禰神主孟于祭器之屬亦莫不備歲時率子婦而下盥薦亦既成禮矣復來請曰走也邑東之鄙人也先世家吳興四世祖冕以業商至兹邑傳至於我五世矣不幸少孤刻苦自樹立經紀衣食上以事大母與母下以字弱妻與子其于追崇本始之事亦之餘行恒自嘆曰人本乎祖于此而不用其情其得爲人乎乃稍本據家禮作兹不腆之室以爲祠堂而吾祖之行與諱與其生卒月日亦以少孤而失諗之先生長者累年而後得始如法作主用安于廄位此區區之心也而猶懼夫後之人弗克我承顧假寵于執事者畀之以文勒置祠堂之壁詔我後之人嗟乎君子闕業承世而欲傳序之遠延祚之綿亦惟他之以

禮而已祠堂之設使後人如水木之有本原禮之大端也異時淞上豪家巨室林立爭築穹堂麗雉以誇奇角勝曾未有及此者今管氏既有以廸之于前而其二子長者方以勤雍持門戶次者且將以文學起家則管氏之澤亦未艾也夫焉有弗克承者哉而猶惓〻假余言以詔之者蓋憂之深思之遠不敢以皆賢必後之人也雖然彼爲穹堂麗雉以誇奇角勝者且有餘言之士爲之張之則余之記亦何媿哉

始豐藁卷之四

庚子臘月望前一日雨雪中石倉呵凍校閱一次
凡二日而畢此本

始豐藁卷之五

徐一夔大章著

記

栟軒記

栟軒者國子生葉賁本叅取其上世石林先生手植之樹而名也先生世居吳門政和中始卜葬其先府君于吳興之弁山其地據風氣之會奇石如林有瑰奇絕特之狀因號石林且營別業其處顧視前坡後嶂尚乏嘉樹乃植梔梅李果暨凡松桂杉檜栟櫚之屬其後樹日以長鬱然穹林茂壑矣先生不此忘也宦轍稍息則來處焉其子與孫承世澤之餘封植惟謹樹固無恙及乎運去物改詩書之脈不絕如綫百餘年間向之長且茂者今或萎且仆矣山空水冷爲之後者過故丘壟不能不愴然以思國朝更化敦財於學校於是賁自諸生入預胄子之列既而有旨凡國子生高等者養其德器至于老且成他日朝廷有大論建大製作則以畀焉慮至遠也而賁首以高等選充每試藝
上前輒在前列親蒙獎諭且錫予有加因自念幸遭聖明吾宗已墜之緒或能振而起之其在斯乎因取其先世所植樹名軒以志余竊聞之宋運之中微也石林先生以高明正太學之立朝其直言讜論可以格君心匡國勢故雖權姦當國亦未始不改顏待之宋轍既南時論倚以爲重出而建閫入而執政其豊功盛烈足以衛安社

稷撫綏生民至於發揮性命道德之蘊以鼓吹羣經者又足以承往聖惠來學先生之在當世可謂大儒名臣也已昔者鄒孟氏之論世大約以君子之澤止於五世說者以謂其人君子也為世而非君子也者猶可以五世使世世而君子也雖百世可也大抵天之所以厚君子也類如此葉氏之澤至蕢僅十世又卒而方興之運受上寵遇至和薰蒸升山之木行且折矣加封植焉自拱把以至百圍可計日而待傳曰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茲樹其徵也余職敎杭學蕢為諸生其尊人仲芳甫應居教授又辱與余游因為著軒記以俟

追遠亭記

蕭山湯晏既葬其先妣楡府君於海山之原仍作亭墓旁為祭亭之所徵余記之海山在縣北三十五里而近深鬱秀拔北臨湘湖天光雲影涵澈几席其上望見海門波濤洶湧雲霧蓊鬱風帆浪舶出沒於杳渺之中湯氏之居距山不一舍遠府君嘗登焉曰樂哉斯丘顧語其子曰吾生則游於斯歿必託體魄于斯爾其識之後府君歿晏遂奉以葬而以其母祔且以歲時掃墓子姓咸在不可無萃誠之地以格祖考乃作茲亭余嘗攷之墓祭之禮先王非以為非禮而禁之也蓋自天子諸侯以及大夫士莫不有廟有廟必有室故既葬也則作室而奉室以歸于廟歲時祀之惟庶人無廟則祭父于寢蓋室也者神明之所依祭必于廟為者求諸陽之義也然攷之立室之制則惟天子諸侯有室而大夫士以下皆無室當其祭也惟設席以依神而已近世大儒議禮始定大夫士室蓋本之天子諸侯之制斟酌為之以補禮之所未備如大夫士無室祭則設席依神則祭于墓亦可也蓋墓也者先人體魄之所藏也山川廻合風氣完固松柏陰鬱氣必來依焉人有言過丘壟則哀心生霜露之感莫此為切肅然僾然之意豈不有見于此乎從漢以降中原大夫士之家莫不以清明上墓為重曾不以禮無明文而廢之者此也然而墓祭之設亦何不可之有因晏之請而本諸制禮之意為之說如此使凡孝子慈孫作墓亭以申追遠之情者有取焉若曰華其構

敞其戶牖以資登高望遠之樂吾則不敢知也府君諱某元季嘗為鄞之丈亭巡檢子四長晏次某次某次某

中和室記

錢唐潘氏其先由汴從杭徇其大父父皆以醫行潘氏既世其業人有疾者咸赴潘氏請療遂以醫官名家嘗取中和二字名其藥室與之游者嘗某柴某為之請記予以中和二字見于孔氏遺書者其義甚博未達執筆已而二人請甚力予乃以前所云者詰之二人者曰非也天地之氣中和而已中和非二物也惟中故和其舊也中其達也和人受是氣以生一或偏滯乖戾失其中和矣失其中和則病生矣醫也者所以反其中和而合于天地之自然也潘

氏之所以自見者如此乎曰如子所云則醫和之告晉侯者是已醫和之言曰天有六氣六氣者陰陽風雨晦明也陰淫寒疾陽淫熱疾風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夫淫者中和之反也故嘗觀乎黃帝與岐伯鬼臾區之論難反覆推明五運六氣之秘以立補瀉之法無非反其中和以合乎天地之自然者而已岐黃既遠本諸五運六氣以察陰陽升降之候而定臟腑虛實之所因以合經絡之所屬而起死回生者鮮矣求之近世則劉守真張子和張潔古李明之其人乎是數君子者相時運之盛衰因民氣之羸耗而為之醫方金源氏之盛國富兵強其人勁悍故劉氏張氏之治法多宣及其衰也干戈相仍飢饉荐

至其人疲憊故張氏李氏之治法多補數君子之術可謂能反其中和而合乎天地之自然者矣言醫而不出乎此是養病也潘氏以此自見其所得必異乎人矣吾非知醫者姑以所聞者論之若夫聖賢之稱中和其功至于天地位萬物育則精更僕而畢其説

雲林小隱記

錢唐崔氏世居闤闠中闤闠比棲人為雜沓聲囂若雷氣溷如霧彥暉氏有厭塵之思焉謀去此而他未遑也彥暉之外家蓋吳興趙氏嘗往來雲上見雲上諸山干青雲而耀白日恒欲深隱其間而未得其勝一日步自升山之麓爽猶澗谷之間五六里許前見大壑杉櫧松桂大木森立枝柯相樛時宿雨初霽雲氣上行木杪壑為晝陰彥暉躊躇不去嘆曰此不足以居我耶遂締構室廬治凡麻絲粱稻牲魚之屬以供衣食祭祀賓客暇則取古人書閱三數行又或取斯冰篆法作蝌蚪書已復山巾野服逍遙乎穹林之下仰觀乎雲來也無心去也無迹悠然若與為忘形交者遂自號曰雲林小隱其意以謂大隱在市朝吾以非才姑處其小者耳其地去錢唐僅踰三舍彥暉回視不啻蓬萊之隔弱水曾不暫往一日其友思之欲與相見貽書招之不答也其友曰崔君誠長往耶復為辭招之其辭曰雲林鬱蕭森有虎晝咥人君不來兮勞我心彥暉亦不往也其友或誚之余解之曰古之人論隱其品有三上焉者

負濟世之具自視甚高而與世枘鑿卑辭名位而不屑就次焉者質弱氣沖內審其材不足為世用卑甘心林壑使人常高其風至于漁名獵譽以徼利祿如漢世所謂處士纖盜虛聲唐人所謂終南捷徑少室高價者斯又下矣吾知彥暉氏彼上焉者固其所讓而下焉者亦其所恥其所以自處其殆吾所謂次焉者耳招之不來毋怪也于是誚者意解後余過其處因為著雲林小隱記彥暉之上世多隱德而趙文敏公則其外曾大父云

生意堂記

余性頗嗜適每天地閉肅燠居之日久恒憒憒不樂及春始和則去之通衢廣陌翱翔以嬉見夫山川之間八風不

感淑氣發舒野姿妍媚悴者以滋軋者以蘇瘠者以鳴軋
心融意暢躍々以喜私竊自謂造化者其稗續息復之機
吾雖莫能測其蘊自其著者而觀之庸非所謂生意者乎
昔人有謂衆人熙々如登春臺蓋若是也其後西游槜李
入城門而東見有居藥之室巽然以敞臨于中逵俯而視
之兩楹之間顏曰生意余嘆曰嘻世固有欲與造化爭功
者乎居藥主人肅余坐而言曰子無異也造化之功則誠
大矣夫孰得而擬之其功或有不逮輔相之職獨不在乎
人乎是以古之聖人閔人之有夭札也故制為醫藥之具
苟有人焉能廣其術而用之可使生意流動充滿乎天地
之間斯豈非造化之一助歟而余未之信也時天新霽道

多行人抱病請診者赴門如織居藥主人且問且切隨其
證而授之劑曰爾服是當愈爾服是當愈而其人始來也
其氣奄々其去也其氣舒々始來也其色幽々其去也其
色愉々予是知氣交暢而生意藹然而後知其命名之不
誣余曰以子之術推之致理可乎居藥主人曰吾知醫而
已致理非所知也余曰嘻以子之術施之致理天下之顛
連無告者皆得其生無嘆息愁恨之聲矣居藥主人姓嚴
名某字某

德慶府端溪縣新建廟學記

皇朝既一四海乃洪武二年冬制詔州縣興學且監前代
虛文之弊嚴立教條限以歲月務底成效于是天下風動

論當作講

凡有民社之責者莫不知興學而人亦莫不知務學矣德
慶之端溪縣附府為治其地在廣東上游先是縣無學為
縣者玩歲愒日莫謂不講弦誦不聞士率家自為學廣東
既歸職方氏始來為縣者以為缺典乃即城隍廟基構屋
二楹舁其廟學之體六年夏知縣事泰誠至顧瞻嘆曰此
何足以奉　明詔益宜更作時縣丞江某主簿章某議以
克合乃白于郡守趙公愚題之乃度基址審面勢鳩工庀
材屬教諭王某董其役先作大成殿翼以兩廡衛以戟門
直門作池形如半璧架石為梁以達靈(櫺)星門其後乃作論
經之堂肆業之舍以及井竈湢溷周垣則植松栢以蔭之
既成俯仰四顧錦江流其前香山倚其後蒼梧九疑諸峯

亦在眉睫之外規制精壯氣象宏闊昔無今有莫不嘆羡
以為昉見廟學之制是役也學有舊田若干戶詭得之鬻
其餘徑俾之運輸官粟故其事易集而民不勞肇工于六
年秋八月某日而以明年春正月某日迄工邑人李公贇
今為浙江行省參知政事以其邑建學始末授余請記余
既序其事且告之曰人莫切于務學而有民社者亦莫先
于興學古之人在畎畝則學于畎畝在山林則學于山林
在漁鹽版築則學于漁鹽版築固不皆待上于之人也然
而天之生人不能家稷契而人游夏為之上者必立學校
以教之故自三代而降未有舍學校而為治者此也夫學
校興則民不惑于他道詩書禮樂之教可藉而明道德性

命之蘊可求而知而人皆可至于成德達材之地而後政可成也　皇上龍興慨然欲以儒術為治重念儒効不振干戈前載亟下興學之詔其慮深且遠矣廣雖雯在嶺海之表唐宋以來若張文獻公九齡余　襄公靖實生其地敎名文物遂與中國等聖明之見視四海猶一家為守令者何可以遐陬裔壤而鄙之哉此端溪之學所以煥然一新于今日也且異時端溪之士非有振起之者而養材積學以待用於明時如今李公者且不乏人矧今縣大夫奉宣德意而為此振起人心之具則夫人材之盛豈不十倍前日哉筆以俟之識余言之不倭也

臨安縣新建廟學記

臨安縣新作廟學成學之者考陳某鄭某相與謀曰廟學之成經時五年前後令佐用心亦勤矣不可無述以示久遠時孔氏之後有寓茲邑者曰希智以其與余善也介之請記縣舊有學在縣之南肇建于宋咸平初寶祐中知縣王庸嘗改作之締構堅緻其後時加修葺而已至正末燬于兵變杭屬縣既歸職方氏臨安所治地在溪山之間內附初來為縣者雖加意廟學乏而徵輸事殷未遑分力而就其作禮殿作兩廡作齋廬居師弟子以創廟學之規者知縣事袁君思謙也其作禮門作靈星門作成化堂附于齋廬以備師弟子會講之所而具廟學之體者則知縣事賈君鴻程也至于戶牖棖臬之未具棟宇髹彤之未飾階陛頹圮之未施經術之未淵庭湢之未頓則皆縣丞聶君原為之而廟學遂為九邑之最矣章縫之老有扶策至門而嘆者曰吾少之時嘗識于斯修于斯矣一旦鞠為榛莽之墟間一過之慨然不樂者竟日今也美輪美奐誠不自意其如此吾邑之令佐加惠吾人也不其厚歟時教諭高德暘適至遂來趣文登石余嘗攷之州縣有學為師弟子講肄之地而又有廟以祀先聖先師此禮以義起者也蓋古者士初入學與學官四時之祭必釋菜釋奠以為禮而其事不可闕也故有學又有廟唐以降或有廟無學非無學也喪亂之後裔遠之域未遑立學以廣教事故姑葺廟以存祀典爾近世以來邇州僻縣

則未有廟而無學者而廟學之制備矣今　天子更化制詔州縣置弟子員設分科之條立成効之限以成就人材而以州縣春秋釋奠為近於瀆禮之有合於昔人學校之議若夫釋菜之禮弟子以事其師者自當修也歐陽子曰有釋奠有樂無尸禮之略者也釋菜則併樂去之又其略者也夫道其庭讀其書誦其詩不思其所自而修敬焉禮無是也而況禮之至略者乎學校之設蓋以此也臨安令佐前規後隨於廟與學兼致其力有加弗替其知此者矣且吾聞之為民父母而不以聖賢之道教其民是棄其民者也今其令佐作廟以存祀典作學以廣教事其納民於道也至矣為之民者率其子弟鼓篋而來御焉而瞻儀焉

而思而不知所以自奮是棄其身者也臨安溪山明秀風氣淳固其人素知詩書修禮讓固不待於余言余也職在都授之地有相規之義爲敘適記其成績故不得不申告之也邑之俊秀尚念之哉

序

閩人氏家譜序

德清閩人氏家譜一卷孝孫貞之所記錄也按譜閩人之有姓自魯之馬正始漢元成間有名適漢者與大小戴講禮曲臺靈帝時有名襲者拜太尉閩當吳兌劉寵代之漢末之亂從居吳中至晉武帝時有爲博平令者名更以上疏切諫有殺濟末從錢唐至吳越王時有爲新定從事者

名琏累階銀青光禄大夫此其尤顯顯者周顯德中又從嘉興而嘉興之族在宋時頗由科目起家號爲特盛而貞之族則嘉興支也自訓武府君居武康之吳渚傳五世從德清之溪上今貞寔爲德清閩人氏云貞之來建業也其父應其游宦日久授以舊譜且告之曰兵革甫定而舊譜幸存爾慎敬之貞承命唯謹重加彙次謁余請序嗚呼人本乎祖祖也者氣之所從始也故記禮者曰禮不忘其所出返始之道也先王盛時宗廟有制昭穆有序冠昏喪祭有禮近而合也有敦睦之情遠而睽也無乖離之患其防範斯世之意至矣去古既遠宗廟之制廢昭穆之序紊冠昏喪祭之禮不講夫能使世之人知其身之所自出而不墜於災災之類者亦以家有譜而已而家譜之設未必人人然也何也昧者不知所以修明者知所以修之而不能保其不失近世清河元文敏公以雄文重望仗一世至欲執筆叙其傳次以推世德之源溯而上之僅四世而止自四世以上莫能詳也有遺憾焉是故譜牒不修雖有孝子慈孫欲以展追崇之敬有不可得豈不可嘆也哉今觀貞之譜其遠者多論自訓武而下以至于貞凡八世矣嗣是而書雖百世不泯可也居今之世有能自全其軀者足矣遑及其身之所自出哉此閩人氏之父子所以爲可敬也乃爲之序貞字廷榦慎敏而有學故知所重如此云

送萬禰平章還燕序

上之平浙西也元室大官貴人之靡於張氏者相率旅見于廷上既優待授諸與聚其至如歸矣且以其世元臣也秩高而年邁使佚老于此終非其意之所安廼悉遣還鄉國於是前江浙行省平章萬禰公寔預在行六月之吉達橋接施出秦淮而北父老百姓莫不瞻望咨嗟而頌　聖德之舍弘光大度越前古甚盛舉也初張氏之有浙西　其於元室陽順而陰悖用其正朔以飾文移而凡廢置予奪生殺爵祿悉自己出懼其情寔之露也於元官尤慎防爲凡授官于其境者則掜使毋上或調官他境而道過其地者則留而毋遣或有阿順取容而得效用之者則必易其官而官之務抑遏其志如通穀南臺大夫而強公攝行臺

事之類是已公起世胄歷華要夙著能聲其自閩而至浙皆受蕩序之寄益光顯矣而周抑過之夫其抑過之情積以十年之久及歸國朝一旦蒙恩得返鄉國去憂鬱而就欣快情之所豁殆不啻若川之決防而注于壑顧不幸歟行矣歷覽河山周遊邑里其亦追念德意詠歌舞蹈以自慶也夫諸公之行　上命儒臣製序以送之時一變亦以羈旅之士預在椽將之後　朝廷不棄差撰制誥文字敢又辱近臣薦俾為序送公受命恐惶不敢以蕪賤固讓謹為之序

送貝公遠序

吾友貝公遠欽厥人也自其在鄉里時以禮學續文有聲

儒苑及志四方不遠千里來至京國遂被知遇俾職清閟之府以司典籍公遠官僅八品入則從寀桐有官序立殿廷下與聞經國之論其出也則與博士先生稽經考史討論性命道德之懿古今治亂之原而其學益進其識益弘以遠矣使其施於有政固若易易然也元年冬十有一月山東郡縣始歸職方氏　上命廷臣亟選守令以補其處公遠以選同知沂州大夫君子以公遠起文史有民社之寄咸為之榮而一變有為公遠言者當更化之初書為政者能本其土俗相其時勢之宜而作新之其効立見且吾聞之沂在魯之南風氣完厚人性淳固而其地密邇孔子之里禮義之教在人心者未泯非若邊陬僻壤悍徒黠黨

既字疑誤

負其頑嚚之氣杻於偷詭而自冒刑憲者也故其人素稱易治及天下有故乃有據其地以事捍禦者務稗稍財粟以供費用有司征歛毋遠乃十家而九牧之則亞緣為奸沂在宇下始有不寧厥居者矣而其人渴治之心亦未有甚於今日者也夫以易治之民而懷渴治之心苟有賢州司字之其民之生息必若萬物之被時雨勃然起矣傳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比之謂也嗟乎儒者之効不白於天下久矣今以公遠擢拔新附之地　上之人其欲坐收儒効也哉公遠勉焉可也

送劉崇明還江西展墓序

上平兩浙之歲余亦以遣至京師居無何忝蒙差撰制誥時江西之士以文學知名當世而仕於朝者若熊君伯穎

劉君崇翔朱君仲雅三數人者皆不以余為不敏而辱與游獨劉君伯庠出倅徐州而不識之而君且以能詩名動諸公間蓋願見而不可得會朝廷方脩大禮廷臣有以君薦者起自外官入預考討之列既職事相聯又舍館密邇因得以遂其納交之私爲書既進擢君知州崇明而余亦以外艱歸鄉里相望始日以遠今年余以史事被　徵道過浙西以病不果行有過余逆旅者言君在崇明一以公明爲治斬爲太阿出匣光彩煥發不頃茲亦一時談州縣之政者必曰崇明君既自信不疑而同僚不與之協豪猾之徒尤不便其政遂相與搆蹈之寬坐謫籍余爲之嘆惋

不止自君被誣稱其冤者其民不獨崇明之民瀕壤之民
皆然其士不獨崇明之士瀕壤之士皆然刻如余之嘗締交者
哉時蓋尤惡君誣之已白也余病稍瘳訪君謫居之地始
知君之子龍年十三嘗　皇上遣使巡閭四方時匍匐走
六百里以被誣狀訴於馬前使者憐而題之以聞于上上
曰此誣也勅臺臣申勘其事具得其情於是坐誣者罪其
入重與者如干人入輕與者如干人天開日明風動雷奮
向之稱冤者咸共稱快以為　皇上聰明冠倫不使一士
啣冤於聖明之朝如此則又不獨余之私快而已君事既
白廷議將改授以他官君力請于朝暫還江西展其先塋
得如所請茲將取道而上因徵言以行且曰向也惶懼無

辭以告吾祖禰幸賴　聖天子以有今日可以告吾祖禰
矣吾其行哉余曰劉君今人為官惟視權之所能譽之所
及志得意滿而止進念無忝於其先今君心曰可以告祖
禰吾知君之所存者矣如君之為其自外至者已不足較
刻能取知於上而自白乎行矣貴其華茲省其鄰里敬恭
展道其亟還朝揚芳聲樹偉績以答主知而祖而禰且有
光榮矣

韋齋藁序

淵白上人以清才粹質為方外虜而雅嗜為詩其詩字鍛
句鍊務去陳言而潔新是尚其言曰吾徒託跡空宗與青
山白雲為友顧所棲之地每在塵外或緣情指事見於語
言猶不免汩於俚下則亦何取其為語言也哉故其為詩
一字一句務遠衆人之所不道一洗世俗之習續之而意
也消夫語言精者為文詩之於文又其精者也故為文必
去陳言於詩尤所當務使陳言滅去則氣自清韻自遠夫
孰不為詩而出此者鮮昔者東坡先生守杭時過一僧舍
見短句壁上愛其瀟洒出塵尚永之久仍援筆和之尋自
以為不及詠嘆而止夫先生以天縱之才傾皇卑役之及
詹之豪徒傑侶張酒高會羞有八珍列有九馬酣醴飽鮮
不勝厭飫忽薦攢茗汁來至于前一啜之適不啻若玄霜
紺雪之漱滌腸胃能不為之欣快故世有軼倫之才然至
於詩或不免於鄙凡而韻俗而知自厭今上人克自濯磨

蕭出世俗之表良可尚已余過秀水出其所謂韋齋藁者
請評蓋上人於古人詩獨嗜韋蘇州常字其吟室曰韋齋
而并題其所為詩曰韋齋藁余不善評也觀其名藁可以
識其趣云

閩尚書文集序

國家之興必有魁人碩士乘維新之運以雄辭鉅筆而出
敷振神藻潤飾洪業鑑乎有敲炳乎有光聳世德之於漢
唐之上使局國閭之知　朝廷之大四夷聞之知中國之
尊後世聞之知今日之盛然後見文章之用為非末技也
嗚呼有志於此者瘢神於六籍之間焦思於佔畢之下其
勞蓋亦甚矣夫其所以為此者抑豈徒為筆哉亦將効用

於國家不使淪於虛器而已而得此者少也若今禮部尚
書陶公凱者其得此者歟公姿性過人其才甚高其學甚
博其識見甚卓且遠故其為文多或千言少或百字下筆
汩汩不見有艱難意嘗游吳楚會時方擴棄南士懷寶弗
售其為文多激慨中更亂離自度無所於用去居深山之
中援經以養其親而其為文多隱約今　天子剗平海內
思變焉上之習遣使四出聘起巖穴之士使至台州得公
公不敢固辭出應國家之需時上方命儒臣纂修元史
上知其老於文學俾預纂修之列書成職教大本堂旋擢
應奉翰林文字未幾超遷今官凡稽古禮文之事公多論
定會翰林虛座朝廷用之惟恐不盡其才遂命兼領其院

事方是時天下大定　朝廷務導宣恩意稱揚功德推序
勲閥以照明文物凡詔令封冊讚頌碑碣等製多出公手
公自念文章之用盡在此耳措辭陳義各當其體於是公
之文沛然為一代之用矣故余以謂文章之工否存乎人
而文章之用否則係乎所遇也余也嘗有志茲事向以與
公有鄉里之好數嘗從於論者之末詎意未老先衰學日
益落氣日益耗遂莫能有所成就亦安敢自謂顓藷用也
茲見公京師盡出其所為文見示且徵言以弁其端余遂
為之論次後之觀斯文者尚知余言之不誣也

鄉試程文序

皇上既平海內有詔以科目取士尋以大比之期為稍稽
滯天而下有遺材之嘆復命歲一舉行甚盛典也浙省歲
貢四十人洪武五年八月省臣合屬郡之士二百餘人命
老於文學之士如格試之而差次其高下有司遵故事凡
職掌之方選擇之法防閑惟謹既撤棘得士如額以貢初
科目之行　上意欲去浮華之習以救寔弊是以廷議稍
變前代之制以趨於古是故義必以經論必以禮樂策必
以時務夫義必以經則其言必務典雅以達性命道德之
原論必以禮樂則其言必務精覈以明文物度數之懿策
必以時務則其言必務切寔酌古今明事變以適時之宜
不然王庭無當亦奚益於用哉此國家之良法美意而凡
為士子者之所當知也既竣事有司以其程文鋟版以貽

四方盖將以上昭國家興文之盛而下以勵來者有所矜
式云爾

送趙鄉貢序

洪武五年秋八月浙省鄉貢既撤棘一時爛然懸于省門
之上觀者榮之杭之士預貢者五人其第三人則趙惟一
執中也初執中受經於郡助教何彥恭甫而何彥恭甫則
授經於前鄉貢進士徐中先生授受有源委故其試于有
司也卒以易冠同經云執中將上春官于吾之曰科目之
設在隋唐者吾弗暇遠引宋以方州貢士謂之鄉貢元暨
國朝以行省貢士亦通謂之鄉貢杭為方州時貢士之額
僅二十八（自淳熙至）景定增至二十二人元置行省于浙領郡三十

當是盛度趺
戚字

二杭隷爲貢士之額僅二十八人是時杭之士不加少也三年或不能貢一人今領郡九杭亦隷焉其額增至四十人矣杭之士不加多也三年一貢有至六七人者矣猶慮未足以盡其材也復比年一貢爲執中蓋比年所貢士也自今言之充有科目名存而寔不副如以二十八人之額而欲收三十二郡之士幾何其不遺也方今　天子更化鑒覩前代之失獨出　宸筭以爲宜近法宋前建科目以廣取士之塗詔書既下家有絃誦之聲人有青雲之志如杭之士領貢者無慮歲寧復有皓首窮經之嘆者哉杭爲東南都會人物最盛隋唐以來大率以科目得之而惟宋爲最吾試枚數宋以進士起家有聲於天下後世者爲子

陳之政事則有若唐肅師閣　度詞章則有若錢易錢藻楊蟠文學則有若沈括沈晦洪咨夔翰建則有若趙汝談汝讜李宗勉是數人者或揚郡國或揚(攵)毅(羽)館殿或執政廟堂功名事業播之鄉評傳之國史昭昭在人耳目今子幸生斯世又爲此邦之士去而拜官于　朝國將如昔人所云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以揚芳遺烈媲美於前人矣豈徒要取名爵以爲鄉榮而已哉是邦人材之盛軼元而追宋於子之行卜之矣

送王生序

今年二月東州弟子員以陞太學而道過浙上者亡慮百數十人然皆謁余授經之堂予覩其性行與其文辭經藝皆卓然可稱道有王某者括郡諸生也其性淳其行敕其文辭經藝可稱道因自訟曰吾以膚陋職教事恒懼訓迪無効今見有如生者滋益媿爾會生徵言以行因告之曰古先哲王之欲造就人材也未始不資於學校是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自天子諸侯之子與國之俊選皆入學爲其學也自成童至於始仕講明乎仁義之說服習乎禮樂之容敦行乎孝友之行始于其躬及于其家達之隣里鄉黨名譽既著然後論而薦之其始也謂之秀士爲秀士矣其後又拔其秀之尤者爲選士爲選士矣其後又拔其選之最者爲俊士爲俊士矣其後又拔其俊之特者爲進士而後官之夫積學累行也如此之勤且久而其

量材授任也又如此其審而有漸則夫儌倖以干祿者安所容哉此古者學校育材之良法美意而其政不修也久矣　皇上定鼎江左首建國學暨南北混一又詔立郡縣學加意儒事蓋至于今而作成之効已見　聖慮宏遠以謂庠序之設雖至前不老其材識恐不適用又命爵其年之長與其材行之優者陞於太學此寔論秀於鄉而後陞爲秀士俊士選士進士而後授之以官之意可謂盛矣生之舉於其鄉而來也等而上之遞所擇而得有不待卜而如若夫都高位食厚祿爲國宣力以揚芳遺烈吾雖老尚及見焉

倡酬禪偈序

偈者詩之類也佛說諸經必有重偈以申其義觀於吾書春秋列國大夫交聘中國既修詞令以述事情末援舉詩明之蓋此亦類偈或五言七言惟便於讀誦而不叶以音韻詩多四言而以音韻叶之蓋被之弦歌故也詩自漢變為五言唐變為七言頓嚴髮律為釋氏者出言成偈大略亦近於詩吾鄉佐上人字東州處靈隱禪寮還自省親有密心嚴師者為偈一首以贈其行其言七言其句八句詩之類也依韻而繼作者又二十四人則近代詩人次韻之法也上人姿敏慧恭和直諳其同袍之反慮其愛親之心不勝求道之志更相提撕振祖道而非世俗嘲風詠月之具故不曰詩而曰偈上人徵余題辭因筆于首簡

送墳上人歸四明序

豫章復禪師唱道靈隱山中合儒釋以為教從之者甚衆有墳上人者氣冲而守恬且有志於道事禪師有年將歸四明造門言别且請贈會予亦以被　徵赴京師未暇執筆又命其師之友爾禪師以為言余謝之曰吾與上人所趨異塗所習異業今茲之别余方違親戚去妻子以奔走於車塵馬足之間而上人之高蹤峻跡如孤雲野鶴以翱翔於太虛之表其情又不同也其何以為上人言哉然余聞之古先哲人有深於佛者謂佛之道與吾論語合其言非欺我也上人之師既合儒釋以為教是宜不以我為異而有所請也豈余知有未深乃反以為異耶上人行矣四

贈字下疑脫言字

明雪竇唐吟疊壁新絕空青倚闌異時多古佛化現上人歸卧雲壑益弘其道所造當益深余老且病得請而歸即將絕濤江而東過上人之廬而叩其所以聞者

送林鳴善還台州序

吾郡林先生鳴善隱居臨海之瀕縛茅為廬藝麻與稲以供衣食暇則插經閱史以求性命道德之原治亂興亡之迹且曰吾老矣以是終吾身今　天子更化臺是以儒術為治有　旨盡徵天下士布列庶位有司奉行惟謹廣蒐博訪用有或遺於是先生以老辭不獲乃起就道西過錢唐上謁方面重臣以行方面重臣顧見先生髯髩皤然曰老矣宜勿遣嗟乎男子四十始仕五十命為大夫服官政

七十致仕此常典也夫身以任道故以孔子之聖志氣雖與人殊而血氣之禀則亦不能獨異方其少時夢寐欲行周公之道及其歷聘諸國不遇而歸而其言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此可想而見也先生方盛壯時學足以有守材足以有為而勝國之制取人不以閥閱則以刀筆積勞彼以儒術進者猶冠之有緌履之有絇不可缺耳遂使先生之材之學浮沉閭里與編民伍不蒙一命以老雖然此必有任其咎者吾固不必論乃今遭值主賢無方之日而其既來者不可使之復惑以為國宣力乃竟歛其有用之具以去亦可惜哉雖然君子之所貴固自有大於此者先生歸矣年日益高學日益邃德日益茂如異

時徐中行先生以八行著稱吾里爾不傳致其重其輕蓋必有見於此矣余也何足以知之錢塘大夫士多憂其歸相率為詩以送而余以同郡為之序

陶陽圖譜序

陶陽在台之黃巖陶氏世居焉始陶氏自閩之長溪徙東甌又徙台之黃巖至今吏部員外郎漢生氏之十一世祖諱集者當宋皇祐間仕為都巡檢宴遠陶陽故漢生為陶陽陶氏漢生之言曰宗法不立則族眾相視有若路人吾甚傷之遂列圖于前繫譜于後以明世次名曰陶陽圖譜夫陶自受姓以來蔓延天下世非一世也族非一族也今將圖譜以昭先德迪後胤援遠以明近舉疏以見親可也

不援遠以明近不舉疏以見親而陶陽圖譜者詳其所自出也詳其所自出則宜本之長溪遡長溪而本陶陽者崇始遷也此圖譜觀之之意也予嘗攷陶氏世德之懿而想見巡檢府君當宋之全盛鳴玉廟朝分符郡國非乏可為之時顧乃位不滿其德中吏十世後彥蓋有之矣然皆以儒自守未見有名上三銓秩登百石者乃今漢生氏以清材粹學遭值　聖明之朝踐歷華要譬之騏驥馳騁康莊之衢未見其止也嘗觀其遠祖靖節先生所為命子詩歷叙虞舜以來至周司徒以及於愍侯舍丞相青長沙公侃然德之盛而卒乃自嘆瞻望弗及則靖節之所遭蓋有異於漢生者矣然則陶氏世德有豐有嗇又繫于時之汙隆陶氏子孫循末求本尚有考於斯哉

送清源師還天界寺序

清源師泉南之秀也幕浮屠入金華山中學道於傅大士行化之地嘗出世矣京師之天界寺為方今第一禪林僧伽依眾棲規承禪塵拂者稱人天師自非豐才碩德為上所知者不以授今年春全室禪師泐公以高僧召見遂有是命清源師聞而往焉全室嘉之延居第二座夏五月余至京師謁全室方丈始識清源間窺法會之盛見其持百丈規約束大眾肅然其容秩然其儀如執法廟廷人莫敢犯及其退也間一過之則煮茗賦詩歌吟嘆呼以為樂是時全室之客老宿如打窗櫟園澈如性原明冲默如啟

機慧皆與余游而清源師以方盛之年清曠不羈之氣處乎其間亦一奇也昔宋在汴時相國寺寔為法窟而其傑然者則有秘演惟儼歐陽公於秘演則稱其豪曠於惟儼則稱其介特且喜其皆有文辭二人者其所造佛理雖不可得而知然亦一時方外之高士今之天界昔之相國也有如清源師者吾亦謂有演儼之風余既南還心頗念之未幾復相見錢塘握手傾寫頗洽居無幾何又踵門請曰吾將還矣白雲在空去來無迹因如是耶歸造全室為我謝曰塵世之人追想禪悅則未始一日忘也

唐氏世譜序

今翰林學士承　旨兼吏部尚書唐公出其世譜一通示

一夔曰吾家世譜嘗燬于兵矣茲復手疏吾宗傳序之次以示吾子與孫子與我執筆序之余見其所疏幹支疏暢綱網聯絡秩然有條而不紊作而言曰此職大夫君子反本崇始之具也一夔蚤嘗讀周官書見有小史之職奠世系辨昭穆以定邦國之志曰此世之譜所由起也蓋世之有氏為族者非有譜以識其所從出與其所由分世日以遠族日以繁必至不相維繫而昭穆之辨淆矣此世譜之所以不可不作也按譜公之受姓實始於楚之唐尹其後子孫遂以官為氏涉漢歷唐代有聞人中更變莫能考至宋有諱範與適者從蘇文公忠游其名具在家集適傳二世生武德大夫殿前統制諱青始以武弁起家扈從高

宗都杭是為公之高祖武德府君再傳而生武翼郎馬步總轄諱某以驍勇為都統夏貴麾下將從鎮鄂州會元兵南下移守陽邏堡病作歸家第俄而宋亡宋將校多持告身換新命以仕武翼府君獨嘆曰吾雖偏裨欲為國効死而不克遂今運去物改尚藉是為哉遂晚凡籍與綸誥伍敎子讀書曰安知吾子孫不有以文學興者是為公之曽大父武翼府君生敎甫先生敎甫先生諱鏜聲甫先生生古寶先生諱昺新江南平向之藉武階以進者率以新附待之逮從挫抑不遷卒處而武翼府君之子與孫獨為元之幸民哉冠博帶倘佯士林之中可謂適之以安者矣而皆未有顯于時者公為古寶先生冢子年十二三從鄉先生學有後敏時虞文靖公之仲弟集為蒼梧尹見而奇之妻之以子授易於梅坡甘先生楚材學春秋於戒山劉先生彭壽二先生皆當世老儒以經術名世而公天資俊爽見趣卓絕能盡造其閫奧泓淼浩發為文操筆立就水湧山奇立可喜可愕然在勝國懷寶莫售僅為州助教遭值　更化遂以豐材碩學受知　皇上日濟華要由中書博士六轉而為吏部尚書國家用之惟恐不盡其材遂復有燕官之命十年之內非以藻鑑而甄別人倫則以文章而鋪張神藻曾不溷以他職可謂榮且顯矣而武翼府君之所以望其後人者亦至是而驗矣一夔伏觀公之世譜見唐氏至公而大執譜嘆曰公之先世所以貽謀者尚矣其道能至是

乎及從公史館預於纂修之末見公日被顧問知公陰進嘉言以福天下則公之子孫蓋大於後者又可知矣他日光昭家乘為南楚世家豈不自公始乎乃不辭而序之

送朱質夫知寧遠縣序

海之南環島之州四黎人居之黎之種二依憑深山不供貢賦者謂之生黎耕牧省地知供貢賦者謂之熟黎今州縣所治者則熟黎之外地也竊聞其俗其可以州縣治者已數百年于此爽習猶未變而其知供貢賦者稍啼其意亦易以生變矧素不知供貢賦者乎嘗試思之其人視中國言語雖不通衣服雖不同而其肢體顏面則固不異於人也彼其天性豈獨與人殊哉究其故良由與時朝廷

儒劝之白手五字中有誤

視為險遠不暇擇賢守令賢者既以險遠為辭而不憚險遠者又多挾私之人至以軍使黑之又漫不以承流宣化為事為之師帥如此幾何而不為暴也尚望其能化戎夭與南下其地悉歸版圖　皇上鑒觀前政之失一視同仁謂其地雖在要荒之外不可以不治治之不以他道必以儒術於是璽書欽承上意不暇計道里之遠近險易授官如內地六七年矣冠章甫衣縫掖者殆遍其州縣而報政于　朝者亦謂黎人之向化不獨熟黎而所謂生黎者亦皆願為省地之民矣此豈不足以見儒劝之白手海昌朱賢夫氏與余游有年矣端慎而有守其先君子之欲其以明經起家也作經訓堂以勵之賢夫克遵先志刻意向學

故秘書卿貢公泰甫以文學政事知名當世賢夫奚師事之學日益以高識日益以廣縱橫ゝ矣會有詔興學杭守辟起助教錢塘諸生未幾監察御史採訪至浙以賢夫材堪守令不宜在散地遂薦于朝而有窮遠之命夫窮遠崖之屬邑崖視瓊僻三州昔人有再涉鯨波之語往者尤難之賢夫既拜命作而言曰幼而學之壯而行之吾嘗竊矣吾學不如古人吾志亦豈不如今人吾今幸有可行之地尚安敢計夫道里之遠近險易以格吾君之德意哉余衣家苟道過錢唐不見有難色詩曰藹藹王多吉士惟君子使此王遵過九折坂所以願為忠臣也然賢夫行矣吾知海南氣習之變自我朝始而四州之邑粲明文物之盛自窮遠始矣若夫變夷為夏其設施次第必有其道賢夫政成而還吾請問其目焉

哀頌序

嗚呼哀頌之作其始於秦人所賦黃鳥者乎觀晉而降七哀八哀之賦蓋皆權輿於此然不徒作也必其人節操之高文學之懿政治之美有足以起人思慕之心而後作也余觀仁和之士頌其縣令於既歿之後非所謂起人思慕之心而後作者乎令吳姓平易近民以洪武五年冬來為仁和令年冬十月以疾卒于官仁和劇縣自辰抵酉公務蝟如矣今閔洪趨辦上不豫官下不疾民至於學校之務世所謂不急者尤數數然加之意故其歿也人皆思慕之

而哀頌之所由以作歟嗚呼世道不古都高位食重祿者皆足以致人之譽自乎所見多在於居官之日而不在於罷官之後於此尤足以信吳令之政之善也傳曰詩可以興觀是什者其亦有所感發也夫

送王孟起還梧蒼序

古者文武並用後世或釐而二之是以深衣之制可以為文可以為武蓋可見也漢時期門羽林皆知讀書而博物洽聞之家亦有投筆而起立功萬里之外取封侯者蓋嘗有二乎哉今都指揮使徐公鎮浙之五年今行禁止境內寧謐人吏洽和乃日召武弁子弟之當世襲者教之騎射擊刺又慮群子弟志剛而氣銳也不開之以仁義忠信之

說示之以古今成敗得失之故則他日當大任必將味於
所施宜有賴儒以為之師公雅善金華徐先生遂延致之
先生問學該洽且善誘導一時鼓篋而來者殆將百人而
公又以文武之事可以並用而不可以並習乃中分其日
之晷而從事焉敎道之行閒有矣不興起時王升孟起之
尊人以千夫之衆分鎮括蒼孟起其胤子也不遠數百里
聞風而來孟起繼餘頎頎人初見之以為彼將家子驕馬
試叙其長也操觚弄翰必畀暇及或頗泛視之及與之交
其容粹然其氣溫然而見於歌詩又清婉有體裁則又皆
曰此非韋布士也耶以此知天之生才不可以一道取也
於是自公而下至於其師咸嘉獎之中夏之吉將還省其

親別余請贈余告之曰言乎祿秩則子之所承者不薄言
乎才質則子之所賦者不凡至於材與藝則子之所見者
亦異於人然則子之所藉者亦以厚矣何能為子言哉竊
獨聞之　皇上勵精圖治以致太平之具在於時之俊彥
遂大興學校以振起之伏見詔條所及每不以文武殊科
其意深矣今都使公之篤於獎勵蓋以　皇上之心為心
矣如孟起者其亦心都使公之心乎立身揚名孝之大者
徒奉甘旨特其小者耳歸哉歸哉毋遲〻其來也

送錢主簿序

上既削平海內盡是用儒為治乃洪武三年冬詔以科目
取士如前代之制又以取士有定額試于春官而或下第
非其才之不逮是額溢也宜之如得第且又驗其自言有
入優等出身至或在正奏　是盛典也於是越士錢尚
絅允裳氏以會試下第得調杭之新城簿允裳裔出武穆
王鏐今國子先生子爾之家嗣也姿敦茂克廉慎自持
而其文辭經藝又精敏過人其來新城縣當杭睦之交頃
歲戰爭為咽喉地民之存者無幾允裳與其縣之長披草
萊剪荊棘以立治所招其遺民而撫字之雖賦輸有嚴會
不示苛以擾其生民皆德之間趨事會府戴冠束帶立於
太守之庭氣容恂〻若不能言或頗以尋常儒生為之及
其承約束而退量事之輕重緩急如期而進則又莫不交
口稱譽斯亦難矣自允裳而觀使例以下第之士棄之顧

不遺才也耶余嘗慨異時三歲大比所在有司千數百人
試於其鄉百一而為取而貢之春官其額不過三百人又
取其一而遺其二而後進之天子謂之廷試其得賜官而
去者僅百人而止以四海之廣而取士止於百人士為由
進竊慮當時有才之士如允裳者固亦不乏欲承一命
之寵稍試以自見譬猶仰而望天何階可陟使守遺經至
于皓首而已以此而論士之生世未嘗不可用也惟患時
不偶爾然則允裳其遇時者歟雖然大雅之詩曰芃〻棫
樸薪之槱之序者以為能官人也夫棫樸非巨材也棄之
奚損於治而大雅之君子不遺之者誠以天下之材鉅細
長短當各適其用而治道由茲而成也如允裳者其得遇

於斯世抑不謂之至幸也哉會允裳以滿將改調其邑之
文學掾請余言以贈其行余謭陋無以為贈也謹告之曰
拔擢選部退拜而翁于辟雍之館泰宿有職考論道德之
懿經制之術增益其所未至再命于朝揚芳邁烈當不止
於佐縣時是吾黨之望也其勉之哉

送趙貴伯歸省序

同郡趙貴伯直諒人也自其先以貴胤別居於台遺洋之
所濡代以簪纓綿貴伯承世德之懿肆志於學所致力者
非獨辭翰而已至於他藝有切於士大夫之用者亦習而精
之嘗以材辟掌史牘于天官之府選司四方文學之選洪
武五年夏予以直諸書始與貴伯相識貴伯為鄉黨之好

每誼詣嘗謁見情誼翕翕熱也暨予捧檄而還貴伯咲謂予
曰吾幸已及考不久請間歸省取道錢唐必與予握手西
湖之上如期候之不至明年秋八月予以史事被召至則
前聞貴伯已調官蜀南去矣然後知貴伯之不果於請者
迫於之官故也今年春正月予方危坐冷署有客踵門大
惕長裾癯然其形蒼然其色疾呼而進亟起而近之則貴
伯也拜揖問勞否已始悉貴伯以蜀省之命奉　表入賀
正旦大禮慶成得請而來也於是而貴伯省親之志遂矣
予聞之士之事親立身揚名為上飲食衣服之奉次之古
之人有子在親側雖然離憂其志不樂者子在京師雖有
離憂其志樂者是故孝子貴乎養志使貴伯向也得請來

釋禍也吾應不足以說而親乎然則貴伯之請非有待也
蓋若有待為備國家方以孝理天下故不以貴伯在官為
難而如其請是不欲以公義廢私恩也貴伯歸拜而親其
尚勿以遠〻飲食衣服之奉為孝亟治裝西上鞠躬盡瘁
揚芳邁偉奏最于朝調官便近母夫人尚康健故與迎養
以樂其志刻日可待萬里之行不足惜也

送朱彥昭北游序

括蒼朱彥昭警敏有奇氣欲載書舟順浙河而下訪予吳
山之陽揖而言曰昭東鄙之人也蚤有志四方今有買舟
北郭之外將過吳門渡大江泝淮泗而上抵于大梁之墟
然後折旋而東至於鄒魯而後歸古之人有遠役者必請

贈先生寧無一言半辭為我贈乎予語彥昭曩者天下用
兵疆場彼此跬步阻絕有志之士顧瞻四方戚〻靡所騁
今天下一國四海一家願游之士苟持尺寸之繻雖北之
燕南適越雖復何閒予當英妙之年值太平之日其游也
維其時矣雖然竊有告焉予出吳門登姑蘇之臺而眺全
吳泰伯之遺風泯矣若闔閭之伯業不足尋也渡大江而
觀波濤之洶湧中原既清祖豫州擊楫之志亦何足壯抵
大梁入自東門問魏公子侯生執御之事而想其下士之
意真足以得人之死力自今觀之蓋戰國相傾之習君子
亦奚取焉若夫鄒魯蓋聖人之邦也入其境見泰山之高
曰吾聖人蓋嘗登焉見泗水之流曰吾聖人蓋嘗濟焉入

其里見林本之戎廟貌之尊曰吾聖人之神明蓋於此乎出入焉請于祠官攝衣而進拜于履前仰瞻德容之盛吾知子之心若憤而起若悱而發矣凡人在遐陬僻壤誦其詩讀其書且猶想像而興起而况於親造其地而揖其風聲氣澤也耶今子之游必至於鄒魯而返蓋必有見於此矣予安用瀆告為哉因念少嘗北游及還取道魯橋而南瞻望聖人之居不遠二百里以有内艱不果往然猶自慰後生未晚也未幾而兵事作矣今雖可游而年已衰邁不能以筋力為禮而子請贈以行吾寧不為之悵惋他日子歸過錢唐凡游歷之次第見聞之始末試為我陳之

陳氏世譜序

按陳本媯姓有國在太皡之墟宛丘之側其地近楚遂為楚所并其國既滅子孫因以國氏至漢有為太丘長者以有德聞其子元方季方有難兄難弟之目故凡氏陳者多祖太丘五代之際有諱瑗者自婺之東陽徙台之松里是為松里陳氏而松里陳氏以詩書起家其登淳祐丁未進士第者諱元龍由番陽尉仕至撫州簽判其登咸淳乙丑進士第者諱嵓由寧國推官擢為國子錄至元大德間又有以雄才碩學受知世祖者諱孚由國史院編修超授禮部郎中奉使安南有功出佐外郡入直翰林則尤陳氏之傑然者其他領鄉書升舍選舉奉常補文學掌故者亦累累有為而松里之陳氏蔚為台之望族矣陳氏之良有名昂字永年者嘗用儒飾吏為州縣六曹長編籍老成洪武初元其子嵩仕浙遂求就養會有詔定戶版因占籍錢唐永年慮傳序寖遠而後之人或不知其所自出也乃本其傳序之次用世經人緯之例著為家譜以遺後之人以一嘆有里閈之好請題辭譜端嗚呼古無譜諜而嚴大宗小宗之法自宗法不修而尚門地於是而譜諜之學興蓋譜諜之設以待夫為之後者曰是為本之所自出吾則思所以崇本反始以存尊尊之誼曰是為支之所由分吾則思所以別生分類以立親親之道於是而先王敘倫理篤恩義之意勿論親疏遠近昭然可見悉有視同姓若路人者哉永年亟著成譜可謂知務者矣傳曰智者無不知也當

務之為急永年有焉

送廖思誠知安肅縣序

自夫學校之興郡縣弟子員所在林立其間超等之材固亦甚多然求其樸且愿者則亦鮮見也余職教杭郡會學子負缺取之有司得今知安肅縣廖生思誠生以弟子禮來見其貌溫其言雅其升降進退不躁爭既就學習為辭章經藝亦循序而進不務躐等以取近效蓋所謂樸且愿者也九年冬貢于太學為博士弟子居無何有　旨命集事四方如古行人之職或謂思誠非敏於事者是行也恐非所堪生聞之曰盡吾力之所能為而為之而已亦安敢不敏故每承命以出輒勉彊力嘗盡趨辨無纖毫訛遇

意以求速成而其所集事無弗集者既而稱思識者藉藉此足以明樸且愿者之有為也余久不見生今辭秋九月坐論堂上生冠帶濟濟趨前再拜謝曰集嘗受教今蒙恩寄保定之安肅矣茲將上官願先生更益一言之教以往余謂生服勤王事者有年未嘗有缺失可謂難能矣然不過行人之職今也拔自布衣授以七品之秩付以百里之地緋衣象簡臨乎吏民之上為一邑長若可以誇於人然猶不自足而請教焉此其志殆非安於小成者也且吾聞之治民之道無他在乎因其俗而導之爾安肅在易水上其地風氣剛勁其人質樸而勤事質樸則易教勤事則易使以不自足之心而長易教易使之民安肅之政其有不

成者乎昔者孔子之門有子張為其人務外至其問政孔子告之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說者曰無倦則始終如一以忠則表裏如一生非學子張者吾觀其平日所為已若能用力於所謂忠者矣今為安肅無他言也惟益慎如集事時而已他日報政必以最聞屬生請教謹以是為覲

始豐藁卷之五

始豐藁卷之六

徐一夔大章著

題跋

題宋賢墨蹟

右宋人墨蹟一卷括蒼吳宗愈之所藏也披而視之名相如虞雍公張魏公周益公道學如佳子壽文藝如薛道祖張温夫其在道祖温夫以書名世其波磔之工固不待論雍公魏公益公負經濟之術子壽兄弟窮性命之原其於字畫未必屑屑求工者今觀所書皆端楷深潤者有法度臨學之士或有所未及乃知有德有言者於區區字畫亦不苟若是矣輩之後舊物不多見宗愈以古人墨蹟而知

寶藏之可尚也哉

題王伯昌頌　敕崇明詩後

山東王君伯昌蚤以學行著稱及歸今朝擢為考功郎嘗被　旨宣敕崇明賦近體一首屬和者自州尹劉君伯序而下凡若干人古者大夫交政諸侯有宴饗之設賓主獻酬則舉詩以明志故必習詩者乃堪使職君為朝臣頌恩下土乃自為詩以宣皇風暢德意新民之視聽職也而其守臣暨凡庶士又賡音繼響以答其意顧不美歟今君為邑海鹽出見示余善其得使職也識于左方

跋臨海張氏家譜

臨海張景素華年有才學值　大朝蒐羅材畯雖寸長弗

章景素遂以進為引進使暇日持其從祖父子適先生所著家譜一通示余且請敘著夫家譜之設以明世次也昔之為譜者有用漢年表法者有用禮大宗小宗法者雖其為例不同而同於明世次也余觀張氏始宋迄元余既得以考其先德之懿復執譜嘆曰張氏在宋如諱允者以鄜延鈐轄從范文正公祝麟府之續如諱奭者以龍圖學士從文潞公預耆英之會又若諱埏者當靖康之亂從恭政謝克家與金人戰江上以死節聞其他用進士起家紆青曳紫者亦累累而有可謂盛矣豈至於元求其能自見者殊寥寥然抑豈張氏豐於前而嗇於後耶徐而思之宋之盛非儒不用而元自混一之後當國之臣陰麼南產之士

雖有美材然皆老於山林之下莫能以自達以故然尔故譜之設以明世次也而善修者存其人始終顯晦之迹而時政之得失亦因以見焉古人有言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此其時矣景素尚勉之哉毋俾前人專美宋世

跋廬陵歐母墓誌銘後

廬陵歐陽翁篤學人也取道錢唐而還謁余學館出學士宋公所著其母夫人墓銘見示且曰向在京師蒙公銘吾母且語陽曰子過錢唐有徐大章者吾友也可與言文事其以吾所著銘示之吾用為先容以求見余受而誦之至再以謂凡銘以發潛德欲其傳也學士之文在穹壤間其必傳也無疑亦夫人之行有以起之也何也學士之言曰夫人有二子長已出次他出夫人撫育如一體人見二子綵衣娛舞夫人之側不知其為異母子嗚呼可謂善述人之行者矣大凡女婦類多鍾愛己子於他母所出或奴視之史冊所載如晉王休徵母者固亦多矣歐母獨能均愛為衆女婦之所不能為詎非懿行也哉此學士所以特筆書之以勸天下之為人母者也吾聞父母沒而不求名人銘是謂不孝陽翁其可免矣若以余為可言文事而使之言則恐失之

題趙文敏公所書龍門三自省偈

隋僧智永字畫精妙嘗寫真草千文八百本散於江東諸寺其意蓋為學書者設耳近世吳興趙公亦以字畫名世

其寫龍門三自省偈自謂無慮數十百本且曰願一切見聞悉皆成佛此豈專為學書者設耶二公一儒一墨所見不同如此必有能辨之者

跋危內翰所撰炬法師塔銘後

寶石山藤師以臨川危公所撰炬法師塔銘裝潢成卷持以示余曰此危公垂殁之筆也其文總若干字而點竄又許若干字字大如蠅頭而兼用行草其孤於識其後曰此文洪武五年正月十日先君子所作是月廿又五日以疾終今以此文寄其徒秋巖昆仲用見先君子之意於今為安慶府教授秋巖則藤師字也予以此本乃公未脫稾之文行草兼用且加點竄請者雖懇取今天界寺住持泐公

所為行狀正其表亂命諸生方實錄于槀本之後以便讀者且屬遜師請善書者登其文于石而以槀本留于山中使後人見公當岳殁之際其文與字畫不苟如此公以文章翰墨名世者作既高而楷行草三體並臻于妙凡世臣大家釋老寺觀穹碑短碣多出公手至于遐方裔壤得其片言隻字莫不寶以為玩當時號稱辭翰兩絕公凡為文既脫槀類皆楷書登石此文如其孫所誌去捐館之日十又五日爾蓋以病僅免屬槀不及別書也因識於卷末以歸遜師八年十月

跋進馬圖

右進馬圖一人戴皮冠〻上懸赤丸一大如菽冠簷則緣

文貝為飾穿窄袖袍〻用文綺為之綫金緣襴著烏皮靴〻援尖而直製若一字凡向拱手立容甚恭肅蓋主進馬者一人拱手立于其後容亦恭肅袍靴同而冠不懸丸不緣貝必其從者也一人童顱辮髮而不加冠牽一馬而前其馬毛色皆黑自頭至膊墨漏深潤如玄雲蒸雨獨鼻蹄隆起而白狀若玉瓏蓋白鼻䯄也一人亦不冠童顱椎結而鼻加高牽一馬隨之其馬昂首長鳴欲進前馬〻蒲身皆旋紋如用縷緣錢匀斂可以枚數而貫蓋連錢驄也一人大髯如前牽一馬出于其後馬耳若批竹尾若擁篲兩端聳空而出欲追前馬牽者死挽之而力不能制面有勞力容而馬之背則微赤自腹以下皆淺白色蓋赭白馬也相馬法曰彤白雜毛曰駁即赭白也此三馬者神駿之氣有一空凡馬之意余觀玩久之目眩神悸如見所謂天廄真龍者杭人有沈積中氏家藏此圖暇日持以示余其藏額曰進馬圖余聞古之賢君有獻千里馬者却之不知此圖模何代所進馬意其流傳人間亦不過好大喜功之君獨美畫師運思之精寫人物如生亦一奇也為誌于左方

題跋類

書

與王侍制書　王待制當即金華王子充

前年冬執事自潼州被召纂修元史去年二月道過錢唐時僕亦自天台襄事而還未遂良覿僻居於候潮門〻往來之地握手道間閫外執事以使者催促之亟僕亦不

得從容館款不勝怏〻分手之後僕以連歲奔播之餘生事寥落且有寒濕脚疾之苦遠適海隅覓一踞穀之地卸用養痾旋聞文佩至京擢居次對之職與金華宋公同領總裁之命歆驩歆驩今　上甫革元命即取十四帝一百六十三年之事修成一代不刊之書所謂國可滅史不可滅者於今見之甚盛典也而執事拔自常調用稱其材然亦不可不謂之千載一遇去冬有人來自京云置局以來未滿一歲自元太祖至寧宗一十三朝一百三十　年之事悉已本據寔錄修成上進局中秉筆之士或已授官或已還山去矣獨順帝一朝三十六年之事以無寔錄可據分遣使者搜訪故都圖籍列郡文移有關於三十六年之

政體者俱收並録以備採擇足成一代之書通者縣吏種
門傳致浙省官僚之命云朝廷以史事見徵盡以此也且
云執事以僕爲書叙事薦之當路夫爲摠裁薦人以預纂
修此固其職向者遣語之時執事不以僕爲不材已欲引
而置之纂修之列僕固嘗敷露情寔以辭之矣今執事又
何爲而有意於區區不材且病之人也竊嘗思之近世之
論史者以謂莫切於日曆日曆者史之根柢也自唐長壽
中史官姚璹奏請撰時政記元和中韋執誼又奏史官撰
日曆日曆之設雖曰權停因事始以是爲創葺之具其法
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猶有春秋之遺
法而起居注之設亦專以甲子起例盖記事之法無踰此

也趙宋極重史事日曆之修必諸司關白如詔誥政令則
三省必録如兵機邊事樞庭必報百官之拜罷刑賞之典
奪臺諫之論列給舍之繳駁經筵之論答臣僚之轉對侍
從之直前故事中外之囊封匭奏下至錢穀甲兵獄訟造
作凡有關於政體者必隨日以録此日曆之所以不可忽
也然又慮其出於吏牘未免疏繆或一日之差則後雖攻
定一事之失則後雖增補此歐陽公所以猶慮日曆或至
遺失奏請歲終監修宰相點檢修撰官日所録事有隳官
失職者罰之其於日曆慎重如此日曆不至遺失則後日
會要之修取於此他年實録之修取於此百年之後紀志
列傳取於此此宋氏之史所以爲精確也僕之所陳固執
事之所熟知有不待於贅者説而僕自有知頗識元朝制
度文爲務從簡使且聞史事尤甚疎畧不置日曆不置起
居注獨中書置時政科以一文學掾掌之以事付史館及
一帝崩則國史院據所付修實録而已尚幸天曆間詔修
經世大典虞公集依六典爲之一代之典章文物稍備其
上於天曆而其事則可備十三朝之未備前局之史既有
十三朝實録可據又有經世大典可以參稽一時預於纂
修之士凡若干人餘人雖不盡識如胡仲申閣中立趙伯
友趙子常徐大年華文皆有史學其成此十三朝之史不
難矣今夫順帝一朝三十六年之事既無實録可據又無
參稽之書惟憑採訪以足成之竊恐其事未必覈也其言

未必則也其首尾未必貫串也雖執事高材卓識援綱挈
領有條而不紊有如向之諸公或受官或還山既各散去
而欲不材且病如僕者承之於後誠恐不能化臭腐爲神
奇以副執事之意有司不容見辭適上道舟至嘉興驛賤
疾大作行步不前雖令侍生奉狀上違左右已賜矜察言
之當路别求有史材者成此盛典不備

表

代杭州衛徐都指揮使謝賜公田米表

臣某欽奉八月二十二日　聖旨增賜臣公田米若干石
臣某謹奉表稱謝者臣伏以恩數稠疊寵命焜煌揆分則
滿盈顧己則跼蹐臣某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臣念句童年

遺逸　聖主遂荷撫育至於成人忝備使令列于侍衛驟
膺方面之寄未有毫髮之功學之以常祿之須益之以公
田之賜既榮且富雖善寠驚心每愧於素餐恩優出於異
數縱竭駑力難報　主知茲蓋伏遇陛下量包八紘如天
地之蓋載澤及萬物如雨露之生成有若蟬微亦蒙春注
臣惟當愈加恪慎勉務公勤庶殫螻蟻之忱少効涓埃之
補無任感恩戀闕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代兩浙李運使謝恩表

臣某欽奉　聖旨除臣兩浙轉運鹽使司使臣某謹奉表
稱謝者臣伏以聖恩下被寵擢有加拜命若驚臨職愈懼
臣某誠惶誠恐稽首頓首臣自揆疏賤幸遭聖明嘗忝備

於使令遂蒙任以轉運自淮遷浙已經五載之餘由初及
今未有一絲之補常懷兢惕每賜優容詎意衰老之年超
授三品之秩寵之已至分則實踰茲蓋伏遇陛下量包八
紘若海涵而春育澤及萬物如天施而地生均囿大造之
中獨荷曲成之賜臣惟當堅持晚節恪謹官箴式殫方寸
之忱少効涓塵之報無任感恩戀闕之至謹奉表稱謝以
聞

祝文

初至杭學謁先聖祝文

維洪武五年歲次壬子九月朔越二十八日試職杭州府
學教授徐一夔敢告于　大成至聖文宣王一夔年逾五
十於道未聞史化云初聿興學校明典教事爲國育材膺
導方之未獲其要尚賴神化相于有成

再至杭學謁先聖祝文

維洪武七年歲次甲寅正月朔越二十有一日實授杭州
府學教授徐一夔敢昭告于　大成至聖文宣王一夔忝
領茲學月僅及碁召命有臨俾預史事違遠　聖範有惕于
衷竣事而還是用豐薦神其降鑒底于有終

祭文

祭馮生公著文

維洪武二年歲次己酉三月某朔又某日老友徐一夔謹
以清酌之奠祭于公著茂才之靈曰惟子蚤歲質茂氣昌

而又詔予延我錢唐闕館處我三閱秋霜時方多難兵動
宇縣幸安于隅式遂向方子之自勵如淬而剛其精于業
日就月將克副父志允惟其良後余別去游秀之庠子有
家釁存至被猖念子于學若畬就荒間一相過視我篇章
詞旨粲然有加于常如子之志不懈益強假以歲月其進
曷量大兵之歲我欲予旁庶幾相依以免厥殃道既阻矣
遂缺所望免蒙網羅迫赶蒼惶我來別子子居甫康欲解
我憂酌以酒撰言餞于澥于是參商我至于京給事文坊
傳言海隅有肆于狂意子之家避之以航是年之冬東人
來王有自越者及予甚詳云子客死虞江之陽其時聞之
驚我中腸出哭長千有悲未嘗去年之春我罹父喪慽慽

上請許還奉襄去也嗣蜀迭也勵勅薄言往奠蹉跎未遑
友敎之誼豈其或忘茲聞郎出始來訊鵩嗜孰不死子獨
可傷妻子在室父母在堂何也聚哭今也異方豈時適然
抑數之當夭辭及此重為淒滄

祭伍子胥文代浙省官作

惟神昔在于吳以忠而隕廟食茲山用昭素憤神氣不磨
護潮出沒白馬素車尚見彷彿惟皇御宇有嘉其忠申勅
守吏歲祀是崇潔茲牲醪薦于神祈庶其來歆永奠江滸

傳

洛下遺民傳

余游虎林嘗登於伍大夫之山而望焉見夫山川迴合

城郭宮國邑屋鱗次嘆曰由宋涉元休養生息其盛極矣
自羅兵燹于茲二紀其殷庶之積視他郡縣猶盛大豈無
瓌偉不群之士雜處里閭而不自衒者安得見之以為我
憂下至山址見有一士長七尺餘戴古冠巾穿白練袍色
如雪束黃絲絛齋戒地目瞳子炯然風約鬚髯洒洒可數
行通衢中高視闊步世俗莫能測余甚異之而未敢即也
從其所之前過高丘飄飄履而上仰而若呼俯而若思歌
曰陟彼高丘兮面彼斯矣維谷則崇兮陵則卑矣代有禪
續兮罔測其微矣彼淪以胥兮而我則遺矣西山之人兮
吾將從之歸矣莫測其所以余揖而問之曰先生為誰盍
目熟視余久之徐曰我洛下遺民也毋用問我為余不敢

詰謹識之他日見汝南生以問焉生曰此吾故人程彥澤
君也君盖河南先生純公之後其大父嘗為言官至元大
德之間以直道著君少有氣節高自稱許欲樹立奇勲名
恒自誦曰大人具性命道德之蘊通天地萬物之情達禮
樂刑政之用充而大之使民與物不失其所是乃天職不
然是自棄尔夫欲有為要必為天子輔相乃可此外不足
盡力復自嘆曰嗟有命焉自古有志之士其不能致者盖
亦多矣能致之不如伊尹之於湯傅說之於高宗諸葛
孔明之於蜀先主亦具臣尔然又自度上不繫於天下不
繫於人而能有功德及人獨惟醫尔然我亦不喜為世俗
醫僥倖射利必為神醫其立志如此其後游于五湖有舊

先生者以醫鳴其術甚神先生已人疾死可立起五湖聞
人稱為神醫君聞而喜曰是真吾師也乃營紹介為先容
先生不許曰吾術不以與庸夫君卑為沮一日躬執贄帶
詣先生門下求見以刺通先生素傲晚不即出見稍攬衣
起從戶隙窺君見君神采燁然曰非庸夫也是能昌吾道
者遂出見盡以其術授君故君為醫大顯嘗先生會天下
大亂君擇地避曰虎林地大人衆為以浮沒故來居焉方
是時專制方面者多自官人有薦君者輒避去曰我何可
污我何可污未幾令　天子革元命向之有官者不聞仕
輒愈就遺而君爽然如常時方自詑曰吾故民之吾故民
也固本其所自出稱洛下遺民云汝南生陳君騖之嗚呼

世有斯人哉吾恆記幼時讀詩見詩人叙述武王克商時
事其稱有曰殷士膚敏祼將于京常曰帝王革命大率然
尔不知其為悲也及夫運去物改親見其事始三復而悲
之曰嗟乎士固有如此者今程彥潷氏當亂世在衆人中
而不同於衆人卒能自全其道嗚然以遺民稱若欲自附
於古之賢人者不其偉歟孔子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
道而行也雖毀雖譽今去孔子雖遠若遺民者亦其人也
吾何言哉吾何言哉

無辨野人小傳

野人許姓子常字彖出越大夫然〻仕越稱材大夫嘗登
封禺山壽其國事至今人號其山封壽越既滅子孫散處

浙河東西故今浙河東西凡許姓者皆其後也野人姿檏
茂稍涉獵傳記嘗從州祭酒司俎豆事又從州大夫治簿
書事頗見謂材敏適時多故去居櫟兒溪之陽不巾不襪
作野人狀與農夫田父雜處居久之農夫田父見其無他
技能穀勢私竊議之曰彼夫也儒生耶其言不父〻法吏
耶其行不刻農夫田父耶其生産作業又不我若果何人
斯自是甚易之語言稍忤至或嘆之詈之野人皆直受之
不報有與野人厚者反不能平謂野人曰若瘖耶胡不與
辨野人曰吾固欲逃名而未能者也何辨之有其不與物
競類如此人皆稱之曰無辨野人遂用以自號云
贊曰昔者文中子教授河汾之間弟子有問止謗者文中

吾字下疑脫豈字

子曰無辨盖辨之文言在兩辛之間兩罪相訟也故辨則
謗增不辨則謗息止謗以水之法尔斯人也閭逊田里自
同於野人是不欲以皎〻之名聞於人者顧皆効市井之
人較是非黑白於口舌之末以為能哉吾以其人得處屯
之道著之于篇

周處士小傳

處士諱德驥字仲良姓周氏其先汲人四世祖詢從高宗
南渡僑居杭之新城其後遂占籍焉處士性至孝其父蚤
世事母備至起居飲食惟母意是適無纖毫忤依戀其母
則若嬰兒然候母所常止處輒啟書從傳讀少出而返母
或不在常所則顧為之戚必見乃喜家貧試吏他郡竊其

祿以養母俄病不樂在他郡時方尚吏公府掌文牘者權
侔上官非有勢力援引不可致處士無所顧惜輒謝去奉
其母還鄉里母病稍劇彷徨營救卒勿夜輒向天而禱願
減己壽以益母壽一夕見有神人手執蓮花告之曰不必
爾也尔誦法華經六十部則尔母差矣法華經佛書也處
士瞿然以喜曰吾母生矣用神言持誦惟謹至正之季張
氏據姑蘇擅爵祿之柄能富貴人或勸之仕處士斥之曰
子不〻知我耶吾受儒者名乃去隱桐廬山谷中卒至不
污其歿也大人君子或誄之曰孝以事親廉以律己哀哉
若人為世之軌處士有子昉亦以行誼
贊曰仲尼之門言孝莫如閔損氏及季氏使之仕則謝絕

其使至欲去之沒上距非孝者百行之祖不肯為非義事
以累之歟處士能孝而又不仕于張氏叔季之世有若而
人可尚也哉可尚也哉

墓誌

王自牧墓誌銘

錢唐有卓行之士曰王君自牧以洪武八年十有二月甲
午卒于家年五十有七君凡三娶皆無子養他姓子為子
年甫八歲家既素貧其卒也弱妻稚子莊然無所措其友
相與鳩財治其喪事將以是月某日奉其柩塟于錢唐縣
南山石屋塢先塋之次既又相與謀曰王君文學行誼不
愧古人盍圖其所以不朽者乃使其甥子金晃具狀撰其

孤曰順孫者拜而請銘順孫即所後八歲兒也予不得辭
則叙而銘之君諱謙自牧其字也世為錢唐人祖諱某父
諱某皆潛德弗耀君氣爽貌莊方齠齔若老成人長從鄉
先生學先生見其沉潛甚異之曰此子他日必有過人者
父母殁服喪以禮歲時思慕哭必盡哀有女兄以篤疾弗
嫁自初至終奉之如母無厭倦居必擇交客有弗當其意
者來謁相對移時不接一語客亦自引去曰吾不可以凋
先生長者其居在闤闠中左右皆華棟麗宇若鱗貝錯而
君環堵蕭然圖史外衿佩三數人執經授讀而已意泊如
也其為文務自己出雖一言一字不肯作世俗語用意精
切如飲酒之必去糟而取醨食肉之必去皮而取膂蓋勤

且勞矣人或譏其戾契君曰文以古為名法當然不棄恬
淡不樂榮進今　天子更化詔求前代遺逸布列庶位有
司首以君薦至則授中書刑部主事尋有旨在廷儒臣有
不堪事者聽免去君顧所居官曰此豈吾所堪耶即日上
章引退既免歸鄉里愈益不與交人雖其鄉校章甫縫掖
之所聚亦不屑一過他可知已惟日務記覽以資著述曰
吾不以此顯於今必以此裕於後其自信類如此平生所
為文并詩既自類為家集然亦好道家長生久視之說又
自號曰壺父著壺父書一卷其說幽深玄遠人莫能曉也
君風裁孤峻立志不同於俗可謂卓行之士也已是宜為
銘〻曰

凡世論士好同棄異士識有見爭為衆棄欲筆就寠古人
是企匪曰自異乃見之至苟孚於人孰不我婣豈必有子
乃克襄事猗嗟若人殁也罔愧

元故處士應君墓誌銘

處士諱　字君玉姓應氏其先本周封國武之穆有邗晉
應韓是也後世子孫遂以國為氏漢魏之間汝南有司隸
校尉奉泰山太守劭五官中郎將文學璩父子相繼而
顯處士系出汝南唐末有為處州刺史諱世基者遺五季
之亂留家弗還後從越之諸暨卜居其邑棠浦之三山因
占籍焉宋咸平中有為工部侍郎者諱奎則處士之十世
祖也奎生鑄又為兵部尚書父子二人相繼仕于朝又且

有德于其鄉〻之人至今祠之此則始遷諸暨而顯者曾大父某大父成之皆隱德弗耀父桂習武舉太釋褐德祐之世從都廵檢使張顏起兵勤王運去物改無仕進意從居南安里事生産作業曾祖妣某氏祖妣某氏妣某氏處士性至孝武舉君歿事其母備至先意承顔惟恐不得其懽心宗族鄉黨稱之平居面貌嚴峭及應事接物則煦然春温人有不善必諭揭善者以媿之里有忿爭不得處士一言以為平則不肯息初處士之大父既歿家頓落武舉君以力勤起之至處士益以裕大德丁未之歲浙東大侵鄉里飢民稍聚為盜則與其兄謀曰歲事如此吾何可獨飽乃出粟賑之使還為民其不從者則捕送于官以是人

皆稱為應長者家多藏書然亦靡弗記覽嘗曰人當知本締繹繪句無益也獨取神農氏以來種藝之説輯而為書名曰農圃須知其言曰衣食足而後知禮義此足以詒吾子孫故平日緣情指事發為詩歌甚多皆不存懐晩尤嗜静頗舊所居近囂旁近有地曰馮塢石房龍窩諸峯環拱左右林壑尤美乃别加卜築以家事付其子而日從賓友山冠野服徜徉其間以為樂金華黄文獻公仕中朝日還往必過其家嘗從容語處士曰吾觀子材識無戌胡為而不仕唉指諸峯謝曰走山野人也且此諸峯白雲不吾相棄何以仕為更自號曰雲林居士後公謝事而歸得端本堂所書務本二大字適處士所築堂成探懐授之曰以名

君堂為宜且用以廣敬處士再拜受而揭之曰是足以明吾志年八十二而卒其生之年則前至元甲申之正月四日而卒之歲則至正乙巳之九月十有七日也其配同里孟氏有婦德先處士四年卒初處士之上世丕塋三山至武舉君始塋馮塢處士臨終語其子曰其以我與尔母之體竁祔塋馮塢先塋之次其孫遵治命以處士歿之年十二月二十有二日奉處士與其配之柩合塟馮塢子男二長曰某先處士　卒次曰某女一適孟某孫男四曾孫男十　於是處士歿十有五年矣其孤誠緒門持其里人前隰州知州吳從周所為狀泣而請銘曰惟是先人之材之行所以弗

昭于今弗耀于後者不肖孤之罪也惟先生哀而賜之銘余既本其狀叙其世系行跡系之以銘〻曰

行修于其家誼敎于其鄉而謀足以詒其孫子田廬以遺逶雲山以徜徉又何必慕乎禄仕馮塢之原佳城奠只既固且利以永厥世

耕樂處士墓誌銘

耕樂處士以洪武十年正月二十二日卒其孫公振卜以其年十有二月十六日塟于其鄉荀山之原而持里人趙拙生所為行狀謁余請誌其墓且曰公振不幸先人之棄公振纔三歲賴大父教育以克成人罔極之恩莪知攸報今也大父以高壽終深懼不能奉大事重惟先大父之潛

德素行所以積于躬而孚於人者具見于狀惟先生昇之銘使吾大父雖没猶存則先生之賜也苟如所請則不孤所以奉大事者庶幾一得而亦可以慰吾先人於地下烏乎以其言之足矜也乃按狀而為之序〻曰處士姓許氏諱文泰字泰之世居錢唐之靈芝鄉處士本唐忠臣睢陽刺史遠之裔譜牒散軼莫能考其傳序曾祖諱闓祖諱大有考諱永茂母金氏幼精敏不類鄉里兒其母賢而知教曰此兒佳然不可不令讀書則知古今識道理可以守身持家乃遣入城府從明師學久之頗通經書大義一日告其母曰古人朝出耕夜歸讀古人書吾固農家者流久亂方冊而不事畎畝恐隳家業其母從之乃歸治農事雞鳴

手塗足不自厭若稍暇讀書益力其母喜曰兒必昌吾家弟吾居隘且土田薄不足以給旁近匡塘褚墉之間稍饒沃當從居之既從處士愈益治農暇且讀書如初居數歲家日以裕俄喪亂作寇盜日肆焚掠處士挈家避去又連喪其丈夫子顛沛流離惟務教育其孫其孫即公振也王師既平浙歸理舊田廬向之華堂邃宇腴區與壤莽然皆蒿萊瓦礫日夜墾闢締構漸以復其初會朝廷有令俾編戶民粮多者督粮少者入官號曰粮長時處士有日昔延以屬之公振且義若戒公振曰國家以粮事屬之吾民責匪輕也惟公勤乃克有濟否則不免譴何言甚懇切公振承命惟謹其治粮事細民德之上官稱為賢處士之訓也

屬歲大祲嘆曰吾鄉細民素無蓄積吾力又不足以賑之勢必至於流亡流亡則土地荒蕪後此粮將安出遂以積憂成疾而歿於是處士年八十有四矣上遡其生之歲月則元至元三十一年甲午十二月十日也娶丁氏繼金氏鄔氏皆先處士卒子男三人長曰昂嘗學明經舉進士次曰昇曰暉昂娶郎氏昇娶鄔氏暉未娶皆先處士卒女三人長適俞駉次適闓思忠次適馬銘孫男一人公振也曾孫男一人曾孫女二人皆幼處士與人言未嘗陽諾而陰違見人之急雖財救之無吝色親戚鄰里或以非義致爭奮然以義折之無不服者人固曰彼讀書其言當然雅好交結湖海名勝前進士如會稽楊維楨燕夫吳興宇文公

諒子貞柳洲陸景隆德暘玄儒如張貞居杜弁山名僧如俊用章渭清遠皆與之交苟一臨之歡洽連日夜劇談賦詩以為樂其為學不止於儒凡道書釋典醫方星術以至農初稗官之說莫不記覽且究極其底蘊博聞之家或自以為不能過其學一見于詩其詩亡慮數百首辭高而趣遠多名勝倡和之什號耕樂軒藁翰苑名流為之論著甚備初處士盛壯時當路有知之者力挽之仕謝曰家本農也且生長田里以耕為樂無他慕也因自號曰耕樂處士人亦以是稱之云嗟乎井田之制行天下無二民也士農一爾彼大司徒以鄉三物為教而賓興之者即此民也非出於井民之外也自夫秦廢其制而天下之民乃始有二

當是延祐

悳宗二字乃正文

農以力田爲裕生之本而或請士〻以讀書爲佐治之具而或鄙農於是先王化民成俗之意不可得而復見矣今處士生於千數百載之下若欲合所謂士農而一之者斯不亦可尚也哉迺爲之銘〻曰

緜周以降士農異執詎意叔世有處士氏曰耕與學亟事厥事即野就史君子之致荀山之陽其原若砥雖曰無子有孫克嗣卜藏於斯既固且利一鄉之表衆人是視

崔母趙夫人墓誌銘

錢唐崔晟之母趙夫人諱淑端是爲宋宗室秀安僖王之胤元景贈集賢大學士榮祿大夫柱國魏國公諱與訔之曾孫女翰林學士承旨贈榮祿大夫江浙行省平章政事

魏國公諱孟頫謚文敏之孫女奉議大夫同知湖州路總管府事諱雍之女而處士諱復之妻諱謙遠之冢婦諱晉之孫婦也崔氏世有雅德文敏公與處士之大父敦世契之好每自吳興里第抵錢唐必舍崔氏當夫人與處士在妊時公與處士之大父約曰使崔氏而女趙氏而男也以婦吾家趙氏而女崔氏而男也以婦崔氏庶吾二姓之好有永弗替已而夫人生寔　祐五年戊午十月乙卯也後二十四日爲十有一月丁丑而處士生文敏公覺夫人稍長崔氏以成言求請婚奉議公遵遺命遂以夫人歸爲夫人既歸崔氏事舅姑無違禮處妯娌間未嘗有忤色御僮婢有恩悳宗族以爲賢冠自姑蘇隨錢唐之歲處士遇害夫人裭去簪珥麗之飾操其遺孤慟曰不比御矣忝幾冠笄又至比隣皆挈家貲以避夫人獨奉其舅姑與夫之神主遺像以出家貲不暇顧也夫人性貞慧在父母家女紅之暇喜觀書史遇有涉於女事者輒記注以自箴故其爲婦爲母克盡其道洪武六年癸丑十月十又四日以疾卒于正寢享年五十有六距處士死之歲則十又八年矣孀居如一日子男二長眞孫早亡次即晟也娶龔氏女三永貞適劉詠永靜適陸文慶永寧適沈璨處士之死也晟尚幼夫人塋之於錢唐縣履泰鄉積慶山先塋之次夫人之沒也晟以沒之月乙未奉柩祔焉晟襄事之五年狀夫人之世系性行涖而請銘處士有學行善繪事晟亦清愼工

篆隸稱其家兒也銘曰

蘭之生于深谷也色澤而氣芬玉之韞于深道也理密而質溫懿哉夫人出於華胄歸于德門婦職既修母道彌敦從夫之兆以刻後昆

始豐稾卷之六

始豐藁卷之七

後藁中

徐一夔大章著

雜述

辨錢塘鐵箭

按舊臨安志郡人相傳吳越王鏐用強弩射潮箭所止處立鐵幢識之又云錢氏子孫言築塘時高下置鐵幢三以爲水則在今利津橋北者其一也舊名其地爲鐵幢浦幢制首圓如杵徑七八寸許出土約三尺餘其趾入土不知幾許故老又云初置幢時塘猶未成慮潮齧幢用鐵綸護幢趾而以鐵絙貫幢餘且引絙維於塘上下之石捷然後實土築塘故幢首出土云此說是也宋淳祐間趙安撫與

蕙買民地作亭覆幢今亭與爲民居獨存窪池而鐵幢之首嶄然出窪池可驗幢本有三故老云一在舊便門街東南小巷今其巷尚名曰鐵箭一在舊薦橋門外亦埋塞於民居僅存其在利津橋者又爲民居所蔽若不表識久亦埋塞此是幢也近世有賦鐵箭者遂指此幢爲箭認幢首爲鏃首不思方射潮時箭已逐潮去矣箭焉能存且鏐雖英雄其所發箭亦不過致一時之精誠未必異於常箭不攷而妄作如此可哭又謂其首出土而可撼而不可拔以爲神異此尤不察其下有關鍵故也至惑於吳璧志之說謂此矢拔則邑日紅其言尤謬今恐以訛傳訛故力辨之

述德

夫所謂世其家者非特爵祿之謂也蓋亦論其德焉錢唐郡城之東有世爲小兒醫者曰范氏自其先防禦使從高宗南渡用是濟人其後傳其業者弗替至今思明而益昌然求其故蓋嘗以仁厚存心信誼接物故能永其世今年春吾黨有岳東伯者其子患痘疹頗危吾往問之岳君作而言曰微思明吾兒弗瘳矣方兒被患天且淫雨致思明濟之楙若雨思明不以雨辭至則衣帽霑濕無難色兒賴其醫而愈微思明吾兒弗瘳矣余聞而嘆曰嘻子之德於思明猶吾之德其先伯子思賢氏也前二十年時余有子方晬俄有病弗能乳哺吾家去思賢十里許晨起走告之思賢氏曰子第先往日加午刻吾來視之既返大雨如注

將午平地流潦盈尺吾已必其不來既而思賢戴雨笠被蓑褐跨款段馬撞門索兒視予抱兒前視之曰無傷也授以匕劑曰服是當愈吾兒今已長大而思賢墓有宿草恒念之不置如子所云何其事之似其兄也世德之傳厥有自哉大凡父母愛子之心無所不至而況於有疾方其憂時享之以膏梁弗爲美也被之以文繡弗爲華也處之以華宮麗室弗爲安也誠得良醫一來視之其喜蓋愈於享膏梁被文繡而處華宮麗室也醫者而能心人父母之心使之易憂爲喜猶孺子入井而往救之也彼陽慶者以富給故不爲人醫亦獨何哉此余論范氏之世所以獨其以仁厚存心信誼接物也會岳君徵言以報故爲述其世德

之誌以授之

劓刑

杭人有徐其姓而號靜隱處士者素以瘍醫為業且善療笞杖傷有被笞杖傷者數延處士請療療輒愈其術用藥為齊搽為膏以傅于其傷被傷者云藥力所及快若神仙家所謁至霜紬雪者或曰人而受笞杖傷盡得罪於王法者也使含苦茹毒呻吟日夜可也今而療之尚呻吟為悅豫法斯盡矣其術雖奇王法不與也余解之曰罪有重輕笞杖之設蓋以待夫過誤者也法家欲使過誤者立於無過之地是以有笞杖之刑以耻辱之使知自創艾非棄之也漢室腐刑且下蠶室懼風腐殺人則過誤于然則處士之術有劓刑之功矣奚不與也吾既解或人且嘉處士得擇術之道肇其說授之

贊

朱娥祠贊有序

上虞有二孝女其一為曹娥其一為朱娥而皆有祠曹祠在虞江之濱朱祠距縣治千步朱娥者朱回女也幼鞠于祖母時有朱顏者欲害其祖母娥方十歲號呼奮前抵顏且手綰其所執刃祖母卒賴以脫顏恚甚剚娥十數遂斷其吭以死時宋治平三年三月也事聞賜其家粟帛縣人祠之政和中縣令扇彥稷新其祠新定江公亮為之記元季兵燹曹祠幸存朱祠竟燬邑人請于縣仍作之以敦孝道且謁余曰曹娥事具漢書且其祠所樹碑所稱絕妙好辭者是也若其事顧朱娥雖見宋史然閱史者知之鮮人或未能盡知也願有述以告于人人余乃贊之以辭辭曰

嫛彼孝娥其氏為朱雖女其弱而志則夫爰有讎家害其大母娥方十歲奮力捍禦繳縮其刃母賴以亡移刃加之則以身當娥也匹夫又稚且弱天性斯生不少顧卻彼有見難避而去之視娥之為則何人斯虞俗之墟俗稱淳美前有曹盱有女孔似曹祠巍巍在江之濱獨娥之祠燬而弗存忠臣孝子事干人紀凡百官臣請加之意

譚氏家乘贊

長沙譚濟翁譜其先世傳序之次弟錄其功行之列於史傳見於銘誌序跋者粹而為書題曰譚氏家乘濟翁徵余言余嘉其得崇本之義乃為之贊贊曰

維譚之始分地于周東遷以朝後于公侯松栢之下其尊不植地偏于齊卒併其國其後子孫散處四方至漢有閩尹于大邦自尹以降弗顯伊晦中閒作者不泯如帶迨宋中葉始有聞人是為世績官至端明端明剛正一時罕及讜言直氣秋霜烈日名昭信史至今有光其休委祉八世其昌有孫曰濟起自行伍遂戴武弁為軍鎮撫維此鎮撫既武且文聿念世德家乘攸敘昭穆之懿功行之寔悉載此書罔有遺軼尊尊親親人之大倫一或違之乃獸乃禽有美鎮撫知所當務著為此書永錫胤祚

諸暨丞小像贊

儀觀魁偉語言條達翩翩膚容之語從容紹介之列始而見之謂是九卿之亞徐而問之乃在百寮之末夫其辭尊而居卑斂華而就實抑豈不謂之儁哲也耶

記

白沙親舍圖記

清江張尚貞由郡諸生高等貢于太學尋從事樞省傳命四方如古所謂行人之職其來浙也以白沙親舍之圖請記尚貞指謂余曰白沙在清江之封內其地重岡疊嶂深鬱而秀拔者白沙之山也清溪曲澗縈繞數十里波紋粼粼石齒磊磊者白沙之溪也水竹幽茂麻麥翁鬱室屋參

差煙火相望者吾親之所居也吾職不敢忝以諸生備國家使令之役二親年登期頤幸皆康健謀欲謁告奉卮酒為壽莫之能遂白沙之舍恒往來于懷爰圖其彷彿而時觀之庶幾如親造焉區區之心以為非有文辭以發之亦不足以慰是願假寵於執事者吾嘗讀魏國風而知尚貞之心矣魏人之詩曰陟彼岵兮瞻望父兮又曰陟彼屺兮瞻望母兮蓋孝子行役不忘其親往往陟岵陟屺以望其父母之所在類如此不獨尚貞也蓋孝子之心人皆有之古今罔間也賢否弗殊也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一舉足而不敢忘父母非勉强也良心之發自不能不然爾是宜貞尚歸玩此圖而不忍舍也雖然吾有一得請為尚貞言之孝子之職莫大乎養志古之人有子在京師其志樂者子在親側其志不樂者苟徒以晨昏之問飲食衣服之奉為孝而立身揚名之事缺焉亦豈非父母之心也尚貞以為何如漢王尊過九折坂叱御而前無難色曰吾為忠臣為人子者其可不知出此哉尚貞作圖之意其視王尊之過坂情之輕重緩急何如也吾聞尚貞方其慶今天子向用儒術尤注意於辟彥屢試而後用尚貞以鼎盛之年益務勵躬盡瘁以答上意華資峻級冀自茲始他日養以五鼎願不美歟語有之國爾忘家此之謂也尚貞其勉焉

貞母阡記

貞母阡者昂上人之母禹氏所瘞處也阡在崇德縣之石

門鎮初江浙丞相徹苗獠攻姑蘇時禹氏從其夫吳避地石門苗獠前隊至禹氏亟登舟出避苗獠望見禹氏有姿色叢焉叱使勿避禹氏遂躍入水死其夫倉卒瘞之鎮側攜其孤去適越其孤即上人也未幾其夫亦殁于越之兵閒時上人年纔十三四含哀茹毒藁瘞其父于客土無所依歸走金華山中為浮屠氏兵事方殷恒慮石門之墓或毀天兵既平浙西遂渡浙省爲宗石門行泣訪墓所在四顧草萊莫知瘞處有語之者曰得非物色吳節婦所瘞處耶曰此是此是上人將治墓會國家已取元且詔儒臣纂修元史上人曰治墓且可緩不宜使吾母懿節軼沒遂走京師以其母死事告于太史氏史氏曰此正史家所當書

者其母死事遂得列傳一時秉史筆者多其父友咸為文辭送之文率皆美上人為浮屠而不失儒者之行也乃還石門治墓剪荊棘培土壤樹松柏以固兆域既竣事將去墓而還事其浮屠師乃具湯茗以召里之長者且告之曰吾母不幸而死于此又託體魄于此經涉喪亂而墓幸無恙里長者之賜也今粗修治而不肖孤託迹沙門力不能遂墓坟將去此願長者終惠之長者曰昂師孝浮屠也吾黨宜藥所以護之使不知者不至踐且伐也乃本其母之行表之曰貞母阡云嗚呼人之心全不易感也惟以孝弟之事告人則雖悍夫劲卒泰有不動者此無他孝弟之心人皆有之故易以感之爾上人以護墓之事請于其里之

長者其里之長者相與謀所以護之而嶄然石表立于荒丘野水之濱斯誠義舉矣嗚呼里名勝母曾子回車而毋奮死之烈有如皦日過茲阡者固將悚然而敬寧有踐且伐者哉使有踐且伐者是無人心者也嗚呼世寧有無人心者哉或曰為上人計返其初服不去先墓乃為合道雖然曰親曰師均有恩義在焉上人必有以處之矣余特務上人之志且嘉彼人崇孝之有其道乃為之記

聽鶴軒記

越城之陰有山曰小蓬萊仙人道士之所栖息而多畜鶴郡有老儒曰王好問先生其居在山之南僅二百許步先生恒夜坐鶴數群自小蓬萊山上飛鳴而過傾耳聽之移刻若甚戀嫪焉者聞自署其所坐軒曰聽鶴先生方以詩經授後進從之者甚衆學子頗其所自署相與言曰吾師治厭溷濁而欲憑虛御風逍遙游之耶不然何屬意乎神仙之騏驎也先生聞之笑而不答一夕雨新霽天宇無纖雲色玄以黝孤月行太虛中如一丸璧露瀼瀼下氣寒欲霜而向之飛且鳴者成群而出齊引頸吭流音高亮上徹霄漢時弟子之從先生者咸侍坐至夜分不寐先生曰嘻子恭前天地之間流動充滿識而已矣彼其流音高亮上徹霄漢者非識之不可掩如是耶鶴鳴之詩曰鶴鳴于九臯聲聞于天此之謂也爾其省之弟子相顧自訟曰吾儕小子惡知先生其弟子以告余余曰嗟乎先生之所見固

有異於人哉雖然詩又有之鳶飛戾天魚躍于淵此大雅詩人以興文王作人之事其意不過以鳶之飛魚之躍起興耳至子思子引以明君子之道則其飛其躍有至理存焉不徒以物視也先生有得於鶴鳴之詩蓋亦此類是故道在天地間無物不有顧所見何如耳惟夫究觀道妙游心萬物之表者然後知之先生耳屬于鶴而悟夫寔理之流動充滿于天地之間者如此其見趣超卓豈衆人所能窺哉會其弟子亦數請為先生著記因推本其聽鶴之意而為之言他日過越而一息于其軒望小蓬萊而歌鳴臯之曲　彼飛且鳴者從先生聆焉

靜學齋記

羅生存敬從余受學降登揖拜于授經之堂者六年意態
閒暇不見其有疾言遽色與同門處方衆說詵詵生對卷
緩視微誦若無聞者及扣其疑應答皆有條理致其所業
達辭析理亦粲然可觀余頗愛之曰生靜者也其學必底
於成既而生亦自喜曰先生知我遂名其誦習之室曰靜
學嘗請余爲之說余因未暇久之請益固乃告之曰古之
人無地而不學而靜之功爲大靜則係乎心是故跡交乎
與馬之區吾不以是而忘學身處乎窮僻之虛吾不以是
而忘學目眩乎五色耳瞶乎五音之場吾亦不以是而忘
學善學者不以境易其心以境易其心者不足與言學世
固有人厭處喧譁去之深山窮谷仰視雲嵐俯聆風籟颯

詠六藝芟獵百氏蓋自以爲得其地矣而不知心之爲物
至難繫也或馳乎外如大軍之游騎遠去而不知返故雖
口誦其辭而心不知其義胡能有成哉聖人之學心學也
其形於言者有性命道德之緒焉有禮樂刑政之具焉有
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用焉其言與行宏深奧非聖人
心術之微之所寓也今之學者欲以心求心非靜無以爲
用力之地蓋心存則靜不存則躁靜則城府猶山林也不
靜則山林亦城府矣不可不知也昔之言靜者以陶元亮
與諸葛孔明並稱或者疑之曰淵明爲百里宰且不屑棄
去固靜者也諸葛武侯身都將相内撫百姓外治軍旅日
不暇給夫豈靜者也不然綸巾羽扇指揮樽俎之閒與楳

菊籬下悠然見山者同一趣向未始不靜也故其教子之
言曰學須靜也非靜無以成學以此言之孔明之學蓋成
於靜也以余而觀於生之爲學若能靜矣去此而升於
胄監胄監衿珮之所會也又進而升於朝廷朝廷冠蓋之
所集也出趨蹌其閒揖其光華之盛使吾之靈且明者常
若鑑之無垢然後可以謂之無地而不學孔明是也雖然
靜之義所該者廣吾與生論學姑就生所居之地論之非
其至者若夫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一動一靜互爲其
根爲萬化之根柢則靜也者太極之體也人生而靜天之
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人道之所存一動一靜相爲
體用則靜也者無欲之天也學而至於無欲聖人之能事

學問之極功也嗚呼靜之一言聖人之意蓋欲學者即人
道以求天道其旨微矣生之學不已而至於成尚當與論
其至者

夕佳樓記

夕佳樓在杭之南山淨福教寺寺有明靜塔院蓋佛海大
師之徒寔其師爪髮之所院有東西二樓夕佳蓋西樓也
其地右瞰澄湖左挹高峯二表峙在其前每日輪西下倏
光返照徘徊於林岫之閒煙霏霞氣乍濃乍淡五色相鮮
雖精繪事者不能貌是所謂夕佳者也昔在至正中佛海
之大弟子海慧法師繼公以碩德重望唱道大方而歸遂
居茲樓與黄文獻公溍張外史雨爲方外友二老即至海

慧輙相携登樓覽觀景物烹茶賦詩久之而去其後歐陽文公玄持節過杭亦造茲樓訪海慧見景物如前所云為書夕佳二字而夕佳之名始著洪武初元今具庵法師玘公來主演福時寺已燬惟夕佳獨存其徒請曰吾師為佛海之孫海慧之嗣寓席茲樓以淑吾徒為宜法師從其請方袍之士來傳天台之學者踵至余嘗過之法師肅余至樓上凡山中景物固不殊昔而摩撫前人之遺墨而想其風流來往之迹不可復得蓋嘗為之賦之而感慨係之矣居無幾何今 天子大建法會于蔣山召起江南高僧說法示衆法師被召敷揚敎典三晝夜竣事而還仍寓夕佳十年冬 上以天下之為浮屠者多昧佛理將註釋心經

實當是宣字

金剛般若楞伽三經使習之時季潭泐公主天界之席以法師薦遣使即夕佳起法師赴闕 上問三經大意奏對稱旨詔與泐公共領註釋之事閱七月書成進經御覽獎諭褒至遂命刊行 上初召法師咨問法要既又不欲違其山林之志召至便殿賜餱有 旨命還山尋敎有司給舟且出内庫鈔十五貫為道里費送至山中一時林岫改觀山童谷叟莫不指為寵光所及其徒以法師光膺帝眷恢弘佛祖之道 召命荐至皆起自夕佳斯亦茲樓之有遇也不可無述以示將來有如上人者謁余具道所以請著樓記余之汩没世俗莫知所以記聞者入山嘗從法師問佛法大意法師以謂吾宗大旨在於去妄即明去散即靜故僧璨之法指日為觀送想於落日之表所以臻冥際也吾嘗念法師之所以語我者則所謂夕佳之旨其在茲乎以此觀之法師殆將盡空世相不有其有若夫茲樓之遇與否夫豈其志之所存而吾世諦文字亦何足以涸之也雖然上人之意不可以虛辱也乃為之記

永思齋記

東陵靳君孟文之兄於先朵賢府君之長也調浙江布政司經歷既上官用永思二字顏其宴居之室或者疑之君曰吾不忘吾親也請余記之余惟孝子跬步而不敢忘孝故子之於親苟違去左右無地而不思别已殁乎古者親之終也既塟而為宮使魂有所依猶思其散也祭而虞之

者三而後安之于廟于寢所以存其思也後世畧於廟寢之禮而或致崇於遺冕所藏之地作為墓廬以備時饗雖曰禮無墓祭然即遺冕所藏之地以存其思亦未為不合於禮若夫齋居之設所以凝神而定志之所也學有未至政有未達於是乎思之乃若等其衰絰于此無乃非其地乎而靳君之言曰凡人得祿以還親為榮祿不還親徒竊仕宦之力肥甘吾口輕暖吾體吾能安乎仲由氏之所以起風樹之悲者蓋如此故吾每退自公處讌不腆之室幽迎寥閴精神之所孚合慮之所及而凡吾親平日居處飲食咲語嚬樂一動一靜一話一默恍然如在吾目方是時吾方寸間如火然而烱嚮何暇擇地哉抑余聞之記禮者

云齋之日思其居處思其飲食思其咲語思其所嗜思其所樂盖於祭之日而致其思也而斋居之致其思不獨於祭之日而尤篤於平居無事之時靳君非純孝人哉雖然忠孝無二道古云求忠臣必於孝子之家謂能移孝為忠也靳君宦撤伊始揚芳邁偉鳴玉廟朝揭鑣郡國其進未易量也移孝為忠顧不於茲見之乎請以是為永思齋記

養素堂記。

奉化江君濤遠卜居鄞東門月湖之上而顏其楹間曰養素請余記之曰吾始以見吾出處為宿始吾少時有志四方去之通都大邑翱翔公卿大夫之間明目張膽開口言事是非黑白了無忌諱務當成敗得失而後已此一時也

人不以我為狂反以我為是年近強仕朝廷授之以官從方岳大臣上下其議論以究事功吾以天下無不可為之事勦躬盡瘁凡可以尊主而庇民者苟知之無不為苟為之無不果此一時也然亦頗自期許而人之不我鄙者亦從而期許之今老矣遭值遷去物改國家方耕興治惟少年之為用而吾聰明日耗強健日衰非復曩時人矣何敢以遑〻違世之見與英俊爭雄長此一時也故得偃息于山林之下得優游于江海之間悠〻然與造物者游順其所至而止爾嗟乎君子之出處非索隱行怪之為賢也惟不愆于素之為賢而不愆于素大要在乎充養有道充養不以其道勢必思出其位斯愆于素矣江君自幼至壯自壯至老或出或處皆主於無愆之地非善充養者歟是故少也非肆氣足以自奮故不傲狃也非務材足以有為故不戚老也非怯智足以自全故不吝義論江君出處之略其猶木歟夫木春敷其榮夏茂其蔭而秋落其實也江君出處之略冬復曰素履往無咎君子之履而以其素往斯無咎矣江君其知為者歟於是江君歛衽謝曰予將進我於道非所敢及也請筆以為記

鄉賢祠記

學校之祠先賢猶古者有道有德之士生而教為瞽則祭于瞽宗之遺意古之學者必有師故士初入學必釋菜于先師自唐開元中以孔子為先聖顏子為先師通祀天下

固無得間如從祀孔子弟子親聞孔子之道其得列於從祀固宜漢魏諸儒其學未純乎孔子之道者自當祠之於其鄉為其鄉之先師以準古者釋奠必有合之意然則學校之祠先賢禮之所不容廢者也杭學舊有祠在孔子廟西偏鄉之先賢得祠者自漢嚴先生而下凡十有六人一夔未領教事月旦望從訓導諸生詣殿廷行釋菜禮降詣祠秋謁進而考之前志鄉之耆舊得宜祠而弗祠者六人嘗祠而未祠者九人通三十有二人舉式為宝本其時世之先後列其姓氏爵號合而祠之以補學校之未備嗟乎聰明拔類之才世固不乏也習熟見聞不有前修往哲為之表率卒亦墮於没〻無聞而止若夫鄉之先賢有以

德行稱者有以風節聞者有以文學著者有以事功顯者然皆我之師也古人論友必曰尚友古之人此之謂也夫所謂古之人者雖皆聖賢之徒然或生于中國或生于東夷或生于西夷漠然隔宇宙而不相及距若一鄉之賢里閈相接封畛相連而其人之德行風節文學事功遺風餘烈洽於所見所聞所傳聞者至親且切有不待旁求遠訪而後知之鄉之後彥感時降登出入于諸賢之庭仰瞻列室曰有德行者為某有風節者為某有文學者為某有事功者為某使吾生而與諸賢之居不相邇也則亦委諸無聞而止今幸而寄邇諸賢之居而不諸賢是慕顧乃委其有為之身與草木同腐獨弗媿哉今而後人才輩出接武

先賢良由茲祠風厲之也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祠之設有為祠舊無記刻導何數徐孝思高讓僉謂宜有記余既著建祠之意而郡人李思中請刻之石因并疏諸賢名字邑里于下方俾併刻之庶來者有所攷云

雲門山房記

雲門山房者曹君伯起本其故鄉之山以名其僑居之書室也山在青州南門外與牛山相望牛山者昔齊景公之所嘗登以起無窮之悲者也雲門深鬱峭拔綿亘百數十里崇丘邃谷可樵可藝居人多曹姓相傳以為齊相國參入相別于留齊遂家焉伯起之先世居青州之南門自其大父當元至元中以材武從官大江之西至伯起三世矣今
上初天下大定詔郡縣定版籍伯起占籍南昌閒獨自念家本齊之而今籍楚太公之封于齊也五世猶反葬于周不忘本也今不有以自見而直自同於楚産夫豈人之心哉乃以雲門山名其書室示不忘也嗚呼天之生材所以為世用也誠為世用宦轍所至東西南北不一其處是固然也柰何中世以降士大夫以官為家加之代有禪續即土為著於是故鄉日益以遠仁人孝子寧弗惕然于中乎夫所謂故鄉云者祖宗墳墓之所在而吾身所自出之地也水之流也源斯達為木之茂也本斯發為人而忘其所自出之地是猶言水木而不知有本原也今伯起取其故鄉之山以名其書室其知本者哉伯起而克存此心

雖在南昌凡所見嶄然而高鬱然而秀者無非雲門也昔周元公通州人也其地有溪曰濂後倅南康卜築匡廬之下有溪流清澈紺寒與鄉里之溪類亦以濂名之而人不以為非然則伯起之所以自見其亦有合於大賢君子之意已乎伯起多學而有文其調官于浙也請余述其所以自見之意嗚呼觀其所以自見可以知其為人矣

月軒記

月軒者永平張君仲華見月而思親之軒也軒無常所蓋張君游宦四方未遑襄事苟見月輒悵然以思於凡寓館月所臨處即用以名之云張君之為縣於杭之海寧也過余道其所以而請余記夫惟月者象陰之宗清質皓彩洞

織上下外瀅而雪瑩凡人食君之祿守一官効一職而為國宣力辰而出酉而歸神昏而氣憊仰見明月在太虛中此身洒然不啻如游廣寒之府斯誠一快事能弗與一觴共此明月進一觴之歡乎然而人事不齊有如張君之所遇則又有舉觴而不能飲者已張君世居永平少之時嘗入成均從搢紳先生游為辭章經藝有聲時王公貴人有出鎮邊海者辟掌府邸于其府以年勞受一命之秩出佐方州及歸國朝又以材選得大官大邑有民人社稷之寄張君方獨用于時而其先府君之喪越在淺土未遑反葬是以日夜疚心北見月所以不為歡而為戚故雖舉觴誠有不能飲反有如狄懷英之見雲者焉昔者狄公之詞并州法曹也母留河陽過上太行反顧見白雲孤飛顧謂左右曰吾親舍其下雲移乃能去其親雖有存沒之殊而其觸物而思則同也雖然雲也者為散之物也彼其思也有時而已惟月自生魄而至死魄未始不見也一歲之內無不見之月則一月之內皆思親之時然則張君其純孝已乎海寧為縣于今為劇而張君之為之也自無留事至于教化之地如孔子廟學之類尤不敢以為緩而數數然加之意世言孝于親者必忠于國其信矣夫他日張君所就不媿前人吾知言思親者不獨指望雲為故事有指見月者矣勉哉張君古今人豈界不相及哉

重建寶石山崇壽院記

此塔有稱保俶者有稱寶所者今見此

文摩疑可釋

俶如宮之下疑有脫字或當作俶如大宮

杭之西湖其上有山自天竺支分而來傍湖行四五里許至于東北隅而止而其氣勢磅礴縮而不去則拔地而上若騫龍引首以孚青雲其巔又有浮石大經數百圍號落星石吳越錢氏有國時封山為寶石山歐陽公著吳越世家謂錢氏亦嘗號年見于封落星石制書者此也錢氏之臣有吳延爽者視偉茲山遂往東陽請善導和尚舍利建浮圖九級附以僧坊曰具塔寺之旅人稱為寶塔院宋開寶初始賜額曰崇壽咸平中僧永保有日耆誓修寶塔以還光明化緣城府十閱寒暑市人咸以師叔稱之塔既完人因呼為保叔塔大抵茲山以塔益勝故皆稱塔而不稱寺紹興末塔復就摧有洪濟師重修完之延祐中燬故為

舊塔寺併毀時方全盛人皆樂于施予院僧法周可復大加興修相輪新絕上摩霄漢星燈露鐸輝映響接飛樓湧殿深嚴遠望氣色青紅佛菩薩天人之像設珠纓寶鬘前後布護異香淨供晝夜燦列俶如宮俯視下界湖光一碧朱簾畫舫歌鼓往來其外民廬櫛比紅樓翠閣參差掩映畢獻于屬瞜之下至者忘返至正末兵燹大作塔與寺又燬有大善知識者曰慧炬師領睹咨嗟嘆曰吾何可以墜吾祖師之勝果也乃發宏願廣集檀那圖復舊觀而其事方鼓人不自給或者難之師曰吾佛以善緣化人願豈以時沮也不懈益堅而師風修若行人咸信向以財施者不募而集于是其同袍似蘇慧浦相與經畫又視可釋可逹善

如廣當是如譌

開廣能崇政寺則協力以濟乃衆所施其凡木石磚瓦塗
墍之屬先建寶塔殺二級爲七其址如廣次作佛殿作東
西廊作上下山門以及西方三聖殿尊事之像嚴奉之具
甫見如式而師化去至于尊祖有室飯僧有堂憩客有寮
以及經鍾之樓庖湢之舍則其同視成之異時南北兩山
名藍巨刹金碧相映號稱佛國今皆化爲刦灰茲山雖占
奇麗敎其規模固不能與彼埒也一旦覩茲殊勝如舊傾
不偉歟慧滿以師之願力不可埋也具始末請記然余聞
之佛既滅度凡求佛者類以莊嚴爲佛事然不能無成壞
而成則爲住壞則爲空夫謂成爲住謂壞爲空此世間相
也而其相無常既成而壞既壞而成如寶石山之塔寺蓋

亦存乎其人吾聞矩師在世行孚于人識與不識咸以菩
薩稱之故內翰黃文獻公溍嘗讚嘆曰彼何修何証而得
此于人則其成此也亦難矣雖然此固有爲法也而無成
無壞必有所謂無爲者在吾瑩寶石而欲辯其所以然蓋
有不可以思議得者姑叙其槩使刻諸石矩師字照菴錢
塘人

千佛山廣嚴寺記

千佛山在吾天台西五十里層巒疊嶂森聳秀拔與赤城
玉霄華頂諸峯角勝世言天台多靈僧古佛示現茲山殆
一徵也山之巔舊有寺曰長瀧唐光啟中吾遠祖有諱凌
者念僧徒艱于涉降施石塚嶼地遷之至宋始錫今額其

資崇之資字誤

後有僧行紳者又以兩塔弗稱仍改作之碑刻塗然與能
攷其歲月至正初棟宇日就摧圮寺衆金溪清傑翁俊寔
堂司相視嘆曰勢將壓矣時方多故茲土又素瘠無大檀
那其何以興作且吾法一切有爲皆出願力吾徒要可坐
視其廢惟節縮日用須久而後濟爾時有得度茲寺而以
宿德重望住持上天竺寺者爲慧日法師寺衆以興作告
之法師曰吾志也且草疏獎勸于是衆皆殫力先作大殿
繼作三門度不能併力而成越三年始作法堂又四年作
庫堂又一年作鐘樓又三年作兩廡又五年作西方殿以
及庖湢寺室而佛菩薩天人之像設未加數飾者殿堂門
廡棟梁節梲之樸素未加繪畫者法師復自杭命工不遠

五百里至于山中粧飾繪畫如法于是道場莊嚴　方
之觀然嚴其工則始于六年乙酉至十有九年己亥凡涉
十五寒暑而後迄工不其艱哉吾家距寺僅六七里寺舊
有異僧號崇羅漢有神通動人遺像尚在又有古鍾一相
傳初鼓鑄時鑄輒不就有村嫗至投一錢冶中鑄輒成鍾
比既冶錢文宛見于鍾唇狀若嵌置號資婆鍾予兒時嘗
侍先人游焉今猶記其彷彿法師既謝主席退老白雲之
塢念其得度寺建立之難謂不可無述以示久遠授予始
末以託于異時行四方遍適都大邑見九禪叢林苑頓謝
其穹墉崿宇丹楹刻桷務極閎麗爲其徒者以爲資崇家
敎法當尔也然患其用資之侈必有斂貨之術以能有是

徐而詢之良由海內殷富家給人足王公貴人巨翁長者以財為施是以化城樓閣成於俄頃不見其難今夫廣嚴之興作當三方用兵之時而諸上首區區事節縮旬積月累以有此建立斯誠難矣或者以為丹青土木之事不過人天小果有漏之因予則以謂為佛之教欲一切衆悉領皈依必也觀祠而起信則丹青土木之事亦不可少也況廣嚴之衆殫心竭力建立之不易乎因不辭而為之記

重建智果院記

智果院在錢塘西湖之北葛嶺之上後唐開運元年吳越錢氏所建也宋元祐中蘇文忠公守杭初公在黃州時夢中口占有石泉槐火一時新之句及游智果境與夢符甚

戀戀焉公與參寥子有道契遂延住茲院參寥子者吳僧道潛號也有戒行而以詩名尸席之日集者自公而下凡十有六人分韻賦詩號稱一時盛事今其詩存于家集者尚可想見其流風遺韻錢唐素多巨刹智果寔叢尒寺而名聞四方者地以人勝也至正初予過葛嶺嘗游焉遵坡陀而上竹樹茂密晴霏撲簌抵于寺門振衣而眺瀲湖一碧來巘畫舫歌鼓相應頃之循左廊而上始半側出十許步有泉在石罅其色紺寒則公夢中詩所道者其上有祠公與參寥子之肖像在焉迺自泉所道左廊欲盡由磴道陞至于法堂有木板厚不盈尺廣四倍之長可三十尺橫置几上其眉署曰元祐五年歲在庚午二月辛卯朔二十五日乙卯上梁蓋初作堂時上梁公為誌其歲月貼置棟脊此其手墨也堂已改作後人以公遺墨故度置之葛嶺去城伊邇王師畧浙之歲城守者慮諸刹或奪于敵則為棲兵之地悉焚之智果併毀洪武初元予至其處則向之所經畫為瓦礫山昏林翳歷旋眯目昔人之風致不可見矣因竊嘆曰今天下大定名區勝壤邪能無好事者復其舊觀時院僧已散去其隣刹之上首相與言曰吾徒以佛之力幸復故栖何忍智果獨廢崇壽有可祥師者從炬善薩募銅鑄西方三聖像崇壽既燬又從炬善薩諸善知識募財造塔建寺其人足任起廢盍致香幣請之祥聞之亦欣然為起肯捐衣鉢為之倡而募好施者助其不足中作

寶殿塑觀音大士像珠纓寶鬘莊嚴端好翼以兩廊繪七難二求三十二應于壁極幻化之態前為三門而執金剛神列于兩傍石泉之上仍為祠堂以奉公與參寥子至於庖湢等室亦無不具不四三年予再過之變瓦礫之區為金碧之宇舊觀儼然而在孰謂起廢之不在人乎世嘗言佛之徒能以其師福田利益之說動人人皆崇附之故其建立視全難如全易全鉅如全細殊不知為佛之徒耐辛苦甘澹泊有所獲不以厚諸己而其顓力堅忍又不以外侮而沮故能有所建立昔揚州浮屠慧禮能以行業材敵創建十方講院為剌國王文公所稱嘆乎方外之士如欲有所建立苟非行業而材敵其能有成乎此吾於祥師所

以深有美之祥字雲屋自幼出家于崇壽院嘗從松壑壽上人學天台教觀及太璞玘公住南山演福延居第一座炬菩薩者人本其行稱之即黄文獻公溍所謂何修何證而得此者蓋其法友也

龍山天龍寺記

余聞佛在舍衛國說法度衆一時弟子受持其說者已應千數百人凡其宫室之奉食飲器物之需其費蓋亦夥矣然皆出於檀那之施手及凡比丘衆之取以給夫所謂比丘云者猶中國之言乞士也其法以乞有二善其德足以臨衆一也其心降伏無驕矜之氣可以向道二也自凡情言之乞取於人則不免有耻辱之心而佛方賴以濟其大

事因緣其意不亦深且遠哉觀今佛氏闡化之邸若杭之天龍寺其祖師之建置殆有合於佛之本意寺在慈雲嶺之陽後據龍山前抱浙江幽夐蕭洒唐真覺禪師卓錫于此始建道場碑列塋墳莫從考其歲月錢武肅王時欲廣禪會乃新其寺以居韜清禪師其後明真機清惠秀皆以名德相繼傳史書之宋大中祥符三年改寺額為感業以甲乙傳次建炎三年燬于兵惟木觀音像在紹興十三年建圓壇以淨明寺為齋宫寺濟淨明藏時侍從齋宿僧徒非便多散處他處寺亦日入於廢元延祐間有大道平師族出漁浦嘗住天目山謁幻住禪師咨扣心要禪師見其有道氣謂曰天龍古刹尔住興之以振祖道師遂抵茲寺禮废菴吉為師精修苦行夜禪晝誦已則誅鋤草茅芟除瓦礫闢徙舊觀久之緇白向風而至時千巖長公居龍華寺嘉師之為命其徒守貴來協贊乃聚衆施以泰定三年遷寺於舊基之東若干步即宋郊祀時侍從齋宿地也高爽夷曠得江山之勝乃首作大殿次作佛閣次作僧堂翼以兩廡敞以三門以及庫庾圊庖與凡法所宜有者莫不備具而貴協贊之力居多迄工於至正三年之冬茲寺久廢一旦棟宇嶙峋金碧煥爛四方納子涉浙而西東者踵至〻則如歸莫不頌師重興之功行師乃揭誓榜門曰臨衆之計遵如來遺敎惟持鉢化緣以充不置恒產至於住持必選宗門上首徒衆必納諸方學者有違此盟佛天是

鑒著為成規師既化去嗣主寺事者守其成規弗替法社之盛如初故吾以謂有合於佛之本意者以此今住山行滿既加塗塈藻繢寺視舊益新乃集其衆謀曰前人之建置蓋不易矣不有登載何以考見始末遂來請記嗟乎異時南北兩山禪黌教苑相望重樓傑閣穹甍界宇侵雲蔽日珠纓寶鬘名葩異花飄風散露長夏永日槌鐘擊鼓梵履雲會莊嚴富貴號稱化城夫何大千界內不免三菑之厄欻焉為墟過者為之慨嘆天龍僻在一隅當兩山盛時取名位者階級所不盡務游覽者心迹所不到較其勢固不能興之埒也今也乃能涉劫以長存其故何哉亦惟師之宏願有以維持之至于永久尔如佛所說以世間相為

非常住必盡空諸有至于無而後已則夫莊嚴冨貴為空花為幻泡固不必妄加訂鼓而世俗之見喜成而悲壞有如天龍之瑞勝大寧不為之生欲喜而加讚嘆哉故吾亦樂為述寺所由始并著師之功行以副滿之請且使來者有所考見云

洞霄宮新規記

洞霄宮新定歸一之規既成住山郎某貽書武林城中諸請一夔記之其言曰某方外之畸人也以衰邁之年而值艱難之日其得栖息于烟霞之麓而無他虞者賴法友起廢之力也初吾宮建于漢元封間號稱洞天福地宋初始錫額賜田及宋徙都于杭而吾宮地望之隆埒侔玉清醴泉

昭應諸宮觀矣涉元六十餘年玄風之盛猶昨日也夫何至正之季兵起三方宮之所入亦廖輸于官未幾兵燹及宮他屋宇盡為一炬獨昊天殿與庫庾僅存當是時吾黨猶守故棲而琅璣之音未熄洪武初元有司驗田以賦吾宮賦役日繁吾黨始弗遑寧處竄匿他方者有之浮沉里俗者有之其超辯于官者則械繫老據里先是吾宮之衆析為十有八齋異居異入而各以所入自為豐約一日副宮曹君碉玄恍然與監宮韋君某監齋某君某謀所以起廢之衆以謂為本分之計其亟合十有八齋之衆使歸于一合其所入以為豐約庶幾可以濟用而宮門有復興之漸不然終廢不言甚慨切韋君某君僉曰是也遂以其衆白

異入疑當作異食

於真人孟公某計公某而都監顧某上座曹某監齋龔某尤力贊之乃釐為疏且大書曰利無私蓄用悉公支有材力者治生應役志沖澹者修真演教有渝此盟明神監之自真人而下悉皆著名疏尾而揭題曰洞霄宮新定歸一之規規既定吾黨之士持守惟謹治生應役者勇於自奮不以為勞修真演教者恬於自守不以為逸今十年于茲雖琳宮璇宇未復舊規而公私之用粗給守而弗替宮門復興之漸可致雖然難於持久者人之心也然安懈係其不變于後故願刻之石以示久遠嗟乎時異世殊事固有宜於昔而不宜於今者有志之士必有變通之術以適其宜夫洞霄以二千餘年之香火一旦委地而曹君儆然獨見

著名當作署名

而興諸上士協謀以十有八齋之衆歸之于一而公私足用非善於變通者歟著為定規以示久遠識起廢之良圖也其或他有紛更以便己私寧不有愧於前之人哉或曰道家以無為為宗茍涉於有為則非道矣余曰非也老子不云乎道常無為而無不為道固无不為但無為之之意耳今曹君與諸上士因夫事勢之來而為是變通之術夫豈有意而為之者哉初曹君既合十有八齋之衆為一著而為規欲揭二字以名其規而未有當意者因讀許真君遺傳遇在梁乾化間封歸一真君曹君曰此寔真君飛昇之地且歸一二字與今日事情符合用以名規為宜嗟乎真君道成于此亦得于一一也者不二不雜之謂也道至

于一斯無為矣洞霄之衆守其成規因末以探本因粗以造精則道在是矣夫豈徒曰斯名之稱情也哉因弁書為之記

主雪齋記

士之卓然有見而不安於凡近者且以盡交一世之士為不足而必尚友古之人誠吾身之所自出有大賢君子為之先而弗之慕者乎夫所謂古之人者固皆聖人之徒也然而精與不相接也氣澤不相通也不過誦其詩讀其書而已若夫身之所自出有大賢君子為之先爲苟知慕之精神氣澤有相感通之理其感發而興起也詎不亦油然乎延平楊伯顯氏龜山先生文靖公之九世孫也名其讀書

之齋曰主雪其志蓋可見已初先生資稟甚高熙寧九年中進士第調汀州司戶參軍不赴聞河南二程夫子唱鳴道學往從之游十年不調官後起知餘杭縣其在程門推廣師說窮探力討務極歸趣同門學者甚衆先生涵蓄深廣號稱高第一日與游察院酢侍立志[至]夜分不退比出戶限雪深尺餘矣其篤志求道蓋如此當是時也先生沉浸理窟心融意會雖飫之以芻豢不知其為美也被之以狐貉不知其為溫也尚何問雪之深與否哉先生遠矣其見於三經義辨四書集註者昭然具在願學之士家傳而人誦猶庶幾乎先生爲夫爲先生之子孫精與固相合也氣澤固相通也使學先生常如先生立雪之時亦何不可企及之有先民有言顏何人哉希之則是而況以子孫而上視祖與父乎然則伯顯之所以自見者信乎不安於凡近者已嘗試論之先生以正大高明之學上承濂洛其道足以尊主而庇民方盛壯時顧乃沉于下僚僅足以善百里之地及其老也朝廷以正人起之將倚以為重而國事已去矣惟論建以排邪說正人心匡國勢而已終不能大有所為撥亂世反之正學者至今惜之伯顯年方盛強生值維新之運國家立賢無方一材一藝靡不登用而伯顯以先生之學為學而熙熙然想其立雪之意而潛心焉過人遠矣它日所就小之而為天下國家用大之而用天下國家也必矣尚奚云哉吾謹為之記以俟

暘谷軒記

劉君道明之居在青州壽光之野蓋古斟灌氏之遺墟也其地東近大海每日出暘谷時他土猶在昧昧之中而壽光之野已晃朗矣道明嘗闢一室以觀出日其室東向啟戶牖候日將出輒起櫛盥肅冠帶遙睎暘谷但見波濤上雲霞丕炳日輪次第從中湧出天海爲赭殷視其室則亦曉然向暘矣君固自省曰吾軒雖小可以俯溟渤納光景雖謂之暘谷可也迺名之曰暘谷云君仕杭語予以名軒之舉請記余雖未嘗一造其處據書所稱暘谷則羲仲所居官次在今東表之地非日所出處也而淮南子云日出于暘谷浴于咸池拂于扶桑爲晨明之時其處當在大海

之東蓋書言羲仲測險之地而淮南子則舉其大勢而論也且夫日出暘谷其輝光所被綫先於壽光之野意者非一家一人所得而獨有也而君有之而不蒙何哉蓋嘗觀君之出處而知之君方妙年時以遠大自許讀書為學以探奧旨決疑去壅而條理昭晰此一時也如太陽升而辟氛翳及遇維新之朝以功業自効為國宣力以躋膴仕揚芳邁偉而發光煇赫此一時也如太陽升而萬象觀此皆有得於暘谷出日之象大抵君子取象於物蓋將用以廣其器識夫豈徒為美觀哉吾聞近世有居九江之陽者愛廬山之勝以名其堂或語之曰廬山大物也非若堂所能容其人曰吾取其靜重不遷耳不知其大也君子以為知

言其劉君之謂矣因筆以為記君材識精敏蓋嘗承嘉興江山二縣為刑部主事有能聲去

礪齋記

檇李戚君秉肅少有氣節不伍鄉里兒其伯氏宦遊浙水東君寔侍以往學於程敬叔先生得其為學程法學日益進久之給事鄉校遂為縣文學比調錢唐未滿之三月會外兵至攻錢唐城三面甚急城中人藉草以食析屋以爨君幾不能自存得請于守者循海而歸歸未至中道又值強獷盡棄其行橐徒跣走沙磧八十里以脫既幸抵家形容憔悴顏色枯槁而其氣屹然不少沮也其家在白紵溪之上僻遠城市水火盜賊有畸人靜士之意君甚樂之日攝弊衣冠灌蔬于畦繹魚于淵而戒其妻妾炊脫粟爨藜藿以為供具親戚故舊有不堪其所為者勸之曰方面以循樸為事以子之才致縢畫于其間富貴可立致也子不為所可為乃自苦若此君謝曰爾姑去非知我者方取古人書究其成敗得失有得于中輒高歌朗詠以為適無纖毫戚戚意嘗自謂曰士孚以通塞而二其志哉他日署其齋居曰礪而徵言於余余識君久比以亂故僑居里中悉君事母至孝嘗為述其孝事今其遺患而歸復相值於溪上嘆曰嗟乎信哉君之善自礪也乃為之言曰松栢巨材也在山林之中風雨震之霜雪摧為而匠石是取騏驥逸足也垂手噴沫於鹽車之下而僞釁絡者不棄焉嗚呼物

不受挫則材不成況於人乎匹夫細人少不如意輒詘其所守以徇於人卒至於僨而後已無他不知自礪故也聞君之風可以少振矣自余而見君之自礪者至矣余尚復奚言荀卿子曰鈍金必待礪而後利然則礪也者磨鈍之具也自強者有取焉余方取以礪矣已且與君志合故終言之

始豐藁卷第七

始豐藁卷之八

著

序

崇德趙氏世譜序

崇德趙氏蓋宋太宗之　諱若其生朝散大夫知臨安府汝能　人崇德因占籍爲朝散府君之十世孫珪作爲世譜而謂之崇德趙氏世譜者非舉其本原之蓋本其枝派占籍之地而識之也禮有大宗小宗以明本支趙氏之系溯儀其不原也是之謂太宗枝派散處如在崇德者特小宗耳此崇德趙氏世譜之所以作也按譜朝散府君生承事郎昌化縣丞崇宗承事府君生通

直郎僉臨安府判必來通直府君生朝奉郎廣東經畧司主管機宜文字良珂朝奉府君值宋亡元初軍前承制遂授同知州事傳序至珪凡十有一世云宋氏之制設玉牒之官以序同姓其爲書既爲五服之戚疏爲屬籍又疏其官爵功過生死及男若女爲類譜又推其所自至於子孫而列其名位者爲宗藩慶系錄又考定世次分枝別派而歸於本統者爲僊源積慶圖其法可謂備矣夫自經畧府君而上其世次名位當在玉牒宗社既屋圖籍皆遷而北子孫不可得而見珪懼其久而失墜也自其已推而上之至于金紫府君而止定爲崇德趙氏世譜嗚呼玉牒已而世譜作固其宜也如譜所序按而考之經涉三代五世在

宋六世在元其在于今則珪之世也在宋者伯叔子姪佐縣典郡比肩接踵蓋光顯矣其在于元未有見名上三銓扶登百石比足以驗運去物改雖宗室之系才適爲庶亦足悲也今天子奄有四海五經陳紀以貽萬世獻言者以爲國家宜取法宋一切用儒上順遵用其言首崇學校以爲儲材之地而珪之伯仲方以俊秀選爲諸生有祿食傳曰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其在茲乎珪持譜請序于既本其家來之懿列于首簡併以予所望者俟之

送郭孝廉還廬陵序

廬陵郭理孝廉人也其父號學顏先生負奇氣頗精地理學好游覽名山川至正中委其家事踰淮入浙縱觀五湖

之勝至于吳興而止會天下亂欲歸不能僑居其郡之建水上建上之人慕興之游爭館之久之死于客同郡羅孔碩李詡葬之道場山之阿而尋陽張羽爲撰其行實揭諸墓理固弗知也初學顏先生去其家時理年方七歲其後年日益以長念其父遠去鄉里既莫省所向且存歿不可知又亂未息顧瞻四方惟日夜號慕王師既平浙有至自淮陰者得其父客死吳興之槩以告理理泣曰是矣吾父死矣即日匍匐東下然未悉也漸過浙人悉之至曲阿之逆旅客有操浙音者攝衣問之則建上所嘗館轂其父之家之子姓也具告其父存歿欲觀顛末并以所向之道諭之曰爾第往張羽先生李詡先生固在也往主之無弗得

者理既至見張羽李鈉領至道場山指隆然起宿草中如所謂馬鬣封者謂理曰此尔父體魄所藏也理慟哭哀動路人既拜奠已將啓窆餘櫬以行顧卑自度力且貲用之絕未克即擧告于墓曰兒不孝歸措貲用卒見孫剡以百日返塟兒罪大逆重弗敢遂也遂還其還也取道錢唐寺見之理以情事白其形羸然有可憐之色予解之曰子勿悲也子患不見尔父之體魄所在誠得見尔父之體魄所在貲用不足慮也獨不聞范丞相蘇長公之為義乎石曼卿三喪弗擧范丞相以麥五百斛與之無吝色李方叔四喪弗擧蘇長公以故人所贈絹十疋絲百兩與之又以其薄且為告之同志助之二人者卒克襄事東粤好德人皆

有之今子浙淛遍過彭蠡至于大江之西經涉二千餘里所見之人計不一二而足夫豈無范蘇其人乎吾固謂貲用不足慮也惟孝尔兄如期襄事斯無憾矣子尚勉之理字伯理年三十六志行有足稱云

送鄧尊師代祀三陵還朝序

國家治定功成制禮作樂遂咸秩無文今年夏六月丙寅皇帝御奉天殿命遣公侯大臣代祀岳瀆海鎮又以前代帝皇有功德在天下後世者禮宜不絕其祀乃即其陵寢所在如岳瀆海鎮儀以類祀焉而將事之使詔以玄門有道之士充焉浙水東有帝大禹宋孝宗理宗之陵盡所謂有功德有者乃以屬之上清鄧尊師仲脩甫尊師欽承明

乃叙為鄧四字衍

詔即日戒行七月癸未抵浙水東擇日齋戒恭出祝冊告于有司曰冊有皇帝名乃上所自署事至重也凡室之為明宮齋庖者飭之為爼豆鉶豐者飭之為牲牷醴齋脯醢者其加精潔豐美如式八月庚戌有事于禹陵丙辰有事於孝宗理宗二陵將事之夕雲收雨歛薦祼有容降登有數執事有恪誠意孚暢神靈昭格山谷遺民以為近世所無之曠典相與望樓露宿旁觀咸禮奠不擧手稱頌聖天子之仁德美意而嘉使者之善於將事也厥既竣事將復命于朝徵余序之余惟國家嶽祀而及於前代帝王之無祀者甚盛典也漢唐及宋固有建廟修陵示懷崇者矣然或歲一擧焉三歲一擧焉而猶弗徧而近世之有天下者

以相勝為賢一值運去物改雖有令主功德被於當時豈於後世然亦同為若敖氏之鬼今也聖明之見度越前代施德於九京之下溥徧無遺載諸祀典藏以為常猗歟盛哉然將事之使不以屬之在朝之臣而以屬之方外之士抑又何也蓋鄧尊師學道于龍虎山中有真純之行光炅以高士被召在京師講道德經于上前敷揚玄義稱旨又嵗無雪奉旨祈雪有應光眷褒賚夫既有以上結主知茲所以有奉祠之選也歟或曰禮莫大於祀古之知禮者莫過於老子氏孔子蓋嘗問焉意者聖天子以老氏之徒為深於禮斯遣之也不然鄧尊師之將事又何其中於禮也如是夫乃叙為鄧

送朱仲誼就養序

朱仲誼即鄒經也

吾友朱仲誼曠達人也自其少時學明經舉進士嘗有志於世用矣然僅小試出坐學官未座而天下有事紛爭一時未遇之士悉變其所學不獨孫吳之書則捭儀秦之舌以干時取寵仲誼薄此不為也獨務博覽強記以涵蓄其胸中及天下已定國家大收材畯而用之而仲誼年日以老自度無以盡其力乃以嘗所涵蓄者發為詩詩緣情指事引物連類多或千言少或百字雲行水流金鳴石應有風人之體裁當其秉筆運思牢籠萬象壓蕩九霄傲睨乎宇宙之內千駟萬鍾不知其為富也崇資厚級不知其為

貴也然亦坐是蹈近世所謂詩窮者人見其酷嗜吟事或勸之曰此致窮具也何自苦如此則應之曰吾道然也毋預公事歲行在午之正月忽告其嘗所往來者曰吾將別子而去吾上世家吳陵吾嘗渡江訪故鄉里族人昆弟故有在者見吾至甚喜咸為我治田疇闢居室請吾歸耕吾游浙久今老矣計亦歸耕為上未數日又謂其嘗所往來者曰吾未暇耕也吾兒以選得備任使幸有祿食昨日之夕有文書至迎吾就養吾亦惟之姑徇吾兒之至志而後歸耕亦未晚也余曰是也以子之才而居田野偃息不過茅廬樹林之下往來不過農夫田父之客至於呻吟佔畢亦不過閭閻之戀畎畝之事今而就養乎有旨甘好天佳日

葛帔竹杖從二三老友翱翔乎康莊之衢仰而觀乎天子宮闕之壯宗廟之尊百官有司之富龍文虎氣五彩騰上結為卿雲心開目朗永言之發皆足以鳴太平之盛顧不偉歟而況棄豪侈之奉而退處於荒閑寂寞之濱亦非人之情也雖然國家功成治定制禮作樂一劃近代苟且之習今十有餘年矣比闡徽史前制合參天地以新一代之典竊意登歌之章亦必新之有薦仲誼於上而任之以製作者則勿以老為辭

送潘僉憲致仕還鄉序

太原潘公奉先甫之僉按察司事于浙也六年于茲矣一旦以年滿七十上辭事之請公在吳時以文學補導藩王

轉叅相椽遂列朝行歷廉憲華要中拜二千石出典東郡恩威並用吏民畏愛之會元籙告訖大臣柄兵在外辟用使宜行事擬曰官人一時奔競之徒如蟻附羶公不屑也乃自引去還處荒閑寂寞之表若將以老者今上既一海內盡收膺儲啟而用之有以公名薦於上者名至京師遂有僉司之命公既至浙會國家更化設官分職方務循名責實以圖治効而六廉之地尤上所注意以糾有司者時長貳缺員公日夜惕厲以中正凝志以精明建事權衡物宜布昭公道黼黻治體不矯激以為高不玩愒以為達政無不舉事無不集得風紀之體為浙盡東南都會與公並治者為方伯為連帥見公持法平允有所論斷則皆以為是為

為公所按者為郡縣為辟有司見公持法明恕有所建白
則倚以為平爲及朝廷既允其請則皆有不懌之色一變
忝以教職每月旦望謁公於授經之堂前導諸生拱受約
束有以得公之為人則辭之曰公以凝重之姿宏遠之量
博之以詩書六藝之學以廣其識以輔其材是宜聲寔益
茂於維新之朝獨不觀之天之道乎四時迭運功成者退
故曰老有不以筋力為禮三代之制四十始仕七十而致
其事禮也歷代遵之國家定為著令有以哉今公去歸其
鄉沐浴聖澤涵濡神化日與親戚故舊從容里閭之間山
林之下以昭國家養老之誼顧不美歟然亦何可以私情
而妨公義也乃率吾黨作為歌詩送之北門之外而一變

為之序

名人尺牘題辭

尺牘之設古者以通音問之具其制用版三尺縣其肩而
書之以代紙後世以紙爲牘而猶云尺牘者仍舊也山陰
韓致用甫宋治平丞相魏國韓公琦之十世孫也雅善結
交當世名人至正間士以文章事業顯者致用悉從之游
人見致用有文獻之懿問學之富辭章之美亦待之如骨
肉不見久之概枉尺牘問候續之、久至百數十帖其子
師可慮其久而散軼請鋟版以備家乘既彙粹成編題曰
名人尺牘以余亦其父執也請題辭為謹吿之曰朋友之
道無他貴乎款情誼而已而情誼攸敘則在於通音問是

故古之君子與賢者别去惟其或我棄也則囑之曰毋金
玉爾音而有遐心夫以區區之音問至比之金玉其貴重可
知已茲編之存一時名人與吾致用交者情誼藹然其在
為之子者而可以蔑棄視哉苟以蔑棄視之則交游之道
泯矣大凡子之事父固當無所不用其情况於父執之翰
墨有高山仰止之意存乎其間者哉若師可者可謂知所
重矣歸拜而父為我謝曰幸哉有子如此可謂孝也已

送章琛序

余被檄編纂郡志以志雖一郡之書其事類頗繁言於上
官得職訓導于屬縣之士以助昌化章琛景文其一也琛
性敏給凡編纂有當鈔錄者當檢覈者當諮問者吾譴以

意授之琛鈔錄不倦檢覈不外諮問不遺以裨余之不逮
吾甚愛之書成上送于官復貺余長詩一首以别其詩引
物連類幾三百言屬對精切格調森整而其認認然顧學
之意溢於詞氣之表若欲推余為之師者自方今儕輩觀
之以寡聞謏見自足者比比而是悪有如琛者哉吾嘗論
學以謂凡天下之事皆有足惟學也不可以有足何也富
人之所欲廪有餘粟藏有餘帛斯足矣貴人之所貴欲爵
及五等祿及萬鍾斯足矣惟大性命道德之蘊禮樂刑政
之用古今治亂成敗得失之迹載于經論著于百氏紀錄
于群史者其廣若天其浩若海夫欲博極其旨涯涘曷在
也何可有自足之心乎是故學恒病於自足惟其自足是

以不足今吾子蒙縣文學推擇助教其邑人子弟有師職矣而知已之不足人之有餘其進詎易量哉惜乎吾不足以發之也比修郡志知昌化章氏寔宋慶丞相郇公之裔舊志南渡以後進士年表昌化章氏科不乏人與郡寧邑珪組相暎有累官至華文閣待制者皆琛之曾高也古人云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此其時矣子尚勉之

序醫

杭人有錢寶翁者其孫名鈞年十五六郡以俊秀選為諸生翁甚愛之今年夏六月暑盛鈞偶失飲食節中滿作寒熱日就殆翁嘆曰吾觀此兒之有成也方長而嬰茲疾柰何聞郡有楊德中者吾世契也號稱名醫且其人有雅德

愈吾兒非楊氏不能為吾盡力亟致德中來德中切脉已曰是醫法所謂傷寒似瘧者公幸毋慮吾謹當如法療之療之浹旬而愈嗟乎凡人之愛其子猶種樹者之愛樹也醫者之能祛疾猶愛樹者之去蠹也愛子者疾之弗祛雖有粱肉之奉不能為其味也愛樹者蠹之弗祛雖有雨露之濡不能為其華也錢翁之所以有德於楊氏之愈其孫之疾也如是欤雖然愛子以觀其成人也愛樹以觀其成材也觀其成人者不徒恃粱肉以廢藥石觀其成材者不徒恃雨露以廢鋤剗今使錢氏兒日長且成如樹之勁拔而上至於十尋百尋他日為棟為梁以充國家之用則楊氏之施德不既厚乎錢家翁走告余曰走之德於楊氏也盍嘗奉金為壽矣三進而三却之吾心終不能已願得先生之文張之余戚之曰然則文固重於金乎翁曰不然古人謂贈人以金不若贈人以言夫報之以金者金銷則德亦泯譬之以言者言傳則德恒存此其所以不同也願勿讓乃序而畀之

送沈新民遊太學序

國子生沈新民以賢關遊太學謁余請贈余辭以積病神思荒落不能以有言而新民請之固乃告之曰士之生世夫欲以有用之身不與草木同腐惟以其學見諸事功與夫文辭之間而已國家混一之初四方俊彥登于太學蓋嘗簡其材器畧其年勞待之不次之位以觀其設施亦既

著有聲光矣適有又患士或拙於事功而論議之地將有遺材之歎中命國子師取其間學已優拔擢未及者設專師以教之且久其歲月俟其涵畜充溢他日有大論譔則以畀焉慮至遠也昔人有謂朝廷百官皆可稱以他材至於館閣之任非文章不可蓋亦如此新民敦慎而有志自其入太學克勤勵自將視一時並進之人躋華躐要漠然不以為意及丁外艱而歸喪塟外不廢學事家積書成肆日坐肆中務記覽以資下筆緣事命意吐千數百言浩乎沛然無窘束態觀其意不汲汲於事功殆將以文章為職業者此其志蓋已有合於今作新之意雖然文章非末技也叙述功德鑴之金石垂之簡冊立乎百世之下儕世德

於百世之上揄揚諷詠參之詩書而無媿斯之謂文章其用大矣而言事功者或少焉而吾以謂唐之韓愈宋之歐陽修其文章盛矣後世著作之家雖有高世之才邁往之識猶全固不能追現全方不能追配及考其立朝行事直言讜議嘉謀偉畧赫然在人耳目何嘗後於事功此又志於文章者之所當知也余也材既不足以建立於世至於獻翰之事固已分之所當務亦嘗苦心勞思嶄進作者之後奈之何皆昧踈淺終亦莫能有所成就今老矣又加之病胡能為役哉見如新民者誠有艷焉於其行故以區區之見塞其請

贈孝子詩序

清苑曹仲謙先生事母至孝元末之亂兵躁燕趙而先生之母已殁先生携家居明府山中一日出山取供兵忽暴風當道起僵怒欻埜行者飄去先生曰不祥必暴兵至神告我也亟還從其家匿他處已而暴兵突至自風所發處他不避者悉被刼戮而先生家無恙翌日有憑於山媪者呼先生來前告之曰昨日驅風以報汝者我也以汝至孝故陰祐之爾於是燕趙之人咸謂先生之行通于神明而稱道先生者喧傳于道路部使者廉得其實將上于朝如令旌表先生聞之曰孝寔子職非分外事何敢貪天之寵走謝不敢當部使者嘉其自抑則又為本其孝事著為傳一時大夫君子且相率為詩歌以美之其家嗣今監察御

文藉當作文籍

史師魯既衷詩成什授予序之嗟乎孝弟之道通于神明也如是哉蓋先生之孝非世俗之所謂孝傳稱先生之母素患痿痺手足莫能自遂凡起居食息之節先生躬左右之日以為常不衰母有戚慍色先生輒不自安依依然迎母意所向務愉悅之乃已母性嚴一日先生自外歸有酣色母稍戚之惶恐謝過遂絕酒不飲嘗奉母之官便身之物莫不畢給如在家庭然或出遇果蔬異味母未嘗必奉以遺母然後敢食後母以壽終慟哭絕而後甦勺飲不入口者三日葬之日哀動路人至禪亦不御酒肉凡若此類夫豈世俗之所謂孝是宜神明有以陰隲之也白華之詩雖亡其辭序者以為美孝子而作諸公發德之什大篇短

章金鳴石應其美孝子也盛矣播之四方匪徒曰詠歌之而已可以移風俗美教化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此之謂也序而傳之不亦宜乎先生名守德仲謙字也世為清苑縣人有文學用薦為其縣之教諭後調中山保定兩郡教授云

贈蔣正齋序

人有言居必擇醫誠至言也吾素病疝至杭無幾何時間醫於所在常往來者咸曰老於醫者莫若蔣正齋甫已而疝作召正齋甫療之而愈其後又作又召療之又愈吾恃其人而疝不能為吾患去年秋九月坐論堂上風雨竟日又籍在前注視見意趣然不虞陰氣之我襲也翌日肩背拘

彎大作疾痛勢若鐵壁堅不可撼呻吟呼號旁人為吾股栗移時乃稍自遂如是者連晝夜不止聞吾他醫視之曰是為風濕宜服涼劑比服涼劑疾痛愈益加延名正齋甫正齋甫至切吾脈曰吾切子脈有素今鑒得於飲食失時勞勩踰度榮衛不足所致宜服溫劑子知之乎榮衛不足則受病也淺受病也深則疾痛也暴劑苟非良亦不足以袪之正齋甫為人至誠懇惻視人之疾猶己之疾日來視吾病劑或非良輒走市肆不惜重價購之斷以愈吾疾瘥之旬浹而疾痛不作今人為醫即病家召或童御負囊箱以出既造病家脈引病者手左右按之曰某經受病宜某劑以余觀之是直以意度之而已非真知其所以然而補

瀉之也至於藥品則又有難言者蓋藥品或出自殊方異壤遠不易致聞有致者銖兩直百金僥倖奏功即以近似者代之欲求十全之効其可得乎嘗試論之醫猶將也醫而辨脈而知人之虛實猶將之待敵而知敵之堅瑕也知人之虛實而必以良劑袪病猶將知敵之堅瑕而以精卒破敵也是故為醫而不知人之虛實不善於醫者也為將而不知敵之堅瑕不善於將者也知之人虛實而劑不以良與知敵之堅瑕而卒不以精猶操劑而器不利也孔子所慎惟戰與疾厥有旨哉雖然因脈而知病因病而用藥其說具於黃帝岐伯之書與夫張長沙劉河間張潔水李東垣之論著備矣大要辨脈用藥二端而已而不知辨脈

為人之下疑脫天字或是姿性篤厚之通

用藥為不易也吾以瀕危之病賴正齋甫瘥之旬浹而愈非其所察者精所用者良其能致然乎吾且述之匪徒曰報德而已且以使凡攖疾者當知擇醫之有素云

送王生甫序

天之生材其聰明出于眾人之表者世固不乏也及觀其成或至泯滅無聞而止此其故何哉蓋材成於學々不至則材不成以余觀之學之至與否固存乎人而其為學之病大略有三焉其一曰習俗奢靡而蕩心生有蕩心者不足以言學其二曰志氣剛戾而狹心生有狹心者不足以言學其三曰識闇解見究然自以為有餘此之謂矜心有矜心者不足以言學三者而有一焉皆足以累學況兼有

之乎人材之難成職此由也余職教杭郡擇弟子之俊秀者補為諸生得王甫孟端焉生從余受業者七年是能自勵而成其材者也生治經藝辭章日有程法其居嘗闔關之衡徹音采色之靡曼華麗者觸耳目而是他稱良子事者猶不免隨群而出逐隊而趨以事佚遊而生固未嘗一日離庠序而為此蕩心習也為人姿篤學處師友間情誼懇款余嘗病勢危甚生日來問候視余差則喜不差則顰蹙不自安推此而往則生之待他朋友可知已視彼之悻悻然若有所狹者何可同日語生之治經也有疑必問之審而止其讀史也有室必辨之暢而止至其作為文字也既成濡筆請改竄余觀之其構思也遠其遣辭也達其布

絜之百之學上下間疑有脫失

潤飾當是潤飾之訛

置也有序不至苟足篇段而止同學之友皆推之余亦謂
生有作者風蓋穎出香數獎進之而生曾無矜色方歛然
自以為不足夫豈好誕者哉嗟乎太之生于窮林也絜之
百而不足於廊廟之具者瓌累之也玉之生于深山也孚
尹旁達而不足於宗廟之飾者璺累之也生為學而能屏
去為學之病而材不底於成者吾未之信也國朝著令州
縣廩食生疑業三年之上者貢于太學存加教養老其材
而用之甚盛典也雖然人材之畀成以有如前之所云累
之也苟無如前所云雖在遐陬僻壤猶將有成況皷儛于
天子之學育材之海乎他日立朝皷張神藻潤飾鴻業揚
聲光于當世者在生輩矣吾雖老尚及見之生行有日具

同學友孫生善請曰甫之行頗有贈乃本其所以自勵者
而為之序

時雨詩序

洪武十年夏六月浙河西東自庚戌至于乙亥凡二十有
六日田疇俱瑩苗有悴色民方以為憂翌日丙子日加酉
少女微風群鳥翔鳴或以為雨證已而玄雲四布雷電交
作大雨如澍夜至二皷少止及四皷又雨晝一日乃止於
是暵者以疏壁者以膏悴者以榮維時稱秋凉野空迴澄
霄朗澈物意舒暢百官有司庶民父老交相為賀以為有
年時監察御史王君行部至浙覩茲大霈顧謂章逢之士
曰此時雨也盍有以歌詠之一變聞之有道之世五日一

浙下浙字疑當作浙

風十日一雨年穀順成物無疵癘民不夭札而太平之象
見焉乃者浙下大水民以沮飢告上貽九重之憂至形清
問聖人之德與天地通慮名之機在乎轉移之頃是以今
年六月雨不違時而有有年之望也語有之不先不後之
謂時使是雨也先時而至苗其秀乎後時而至其能寔乎
弗秀為寔此六月雨所以見書於春秋也耳目之司以觀
風為職斯民之遭逢上瑞懽欣悅懌而不知誰之為之者
此良御史所以屬吾黨之士歌詠之庶幾乎康衢擊壤之
謠也嗟乎涵泳神化沐浴膏澤頌惟瓶生何足以形容之
雖然不敢辭也乃書為時雨詩序

徐恭字序

徐生恭自成童時入學校為諸生今年秋當貢于胄監請
曰古者冠而字恭雖未能據禮以冠而年則及矣今去此
而處于衿佩之林儕輩與恭友者必不肯以名呼恭事先生
于茲有年矣願字之俾得便於稱謂且因以自勗余告之
曰恭主容敬存乎內恭見乎外字生曰士容為宜夫人學
修於己行孚於人衣冠文物在士君子之列固非山氓野
聖塗商市賈之並也動作容貌人皆于我乎視瞻是以揖
讓登降獻酬俯仰莫不有容故君子慎容為記禮者曰足
容重手容恭目容端口容止聲容靜頭容直氣容肅立容
德色容莊以謂見於揖讓登降獻酬俯仰者如此為容而
不悖乎禮行之於家則父子親兄弟睦行之於鄉則長幼

順朋友洽行之於朝廷則君臣正上下和甚矣士之容不可不慎也其人仁也其容寬裕而溫厚其人義也其容嚴毅而方正其人壽之其容藹然而惻怛君子於容而觀德焉春秋之時成子受脤不敬楚令尹無威儀然不免君子之譏無德故也生因字思義其務知所慎乎台見生氣和已莊無浮躁習而有老成之風自其來學習經藝辭章不務瑣等而務寔語行文析理皆不苟月旦冀朔望會講與凡賓友之至俾生相禮周旋中節度吾甚愛之今也登于胄監養成德範他日纓弁執玉接武夔龍之後使人望而敬之願不偉歟如生者出可以羽儀於天朝矣尚勉之哉

送張員外還永嘉序

君子之出處安于天而已天者理勢之自然也以人事驗之如寒至而裘暑至而葛飢渴至而食飲是也其或未至而避之已至而違之是皆不能安乎天者也永嘉張君時彥篤厚人也嘗以明經教其邑之子弟去年秋詔求博學之士郡大夫以張君薦趣装上京師與天下之以博學貢者旅見于天子之廷親承顧問者數四擢都官員外郎朝廷用之如恐不盡其材甫僅三月改司門未幾又改司封光采煥發斬為太阿之出匣聞者愕之謂為奇遇今年夏五月上念群臣勤勞王事將思所以休息之俾各自陳其志張君謹上奏曰臣無他故顧獨有老母年八十又三無他子侍養烏鳥私情誠有不能自已者敢昧死以聞上若曰慈有使人母老而不得養者乎其即歸養翌日具冠裳詣闕知有謝遂買舟東下方張君教其邑子弟時泊然自守曷嘗有希慕羈絆之心一旦起自布衣遂蒙不次之擢日見嚮用半歲三遷無非青雲之境固將黼黻書章為國宣力以樹勳名何敢有退休之念乃今以親老得謁告而歸如張君者其進其退何嘗容心于其間哉亦安乎天而已夫天固未易知也所可得而知者盈虛消長之相乘不期然而然蓋亦若是余也涉歷患難之日久嘗夫事機之來寔然不可臆料徐而驗之然皆不能違乎天天之於人何嘗數數然加之意而人之所值自不能違之爾張君道過錢唐為余陳其所遇且請贈甚懇余雖數奇不能如張

君之際會觀其出處足殆所謂安乎天者因并以余之素所信者告之

送周照磨改調序

南昌周君叔勉之為浙江布政司照磨也僅四閱月廷議以諸司廉府員多者省之而叔勉所居官在省員之列當改授于朝僚友曲江唐君某廬陵蕭君某惜其去咸為歌詩以紓其欲留不可之情而屬一夔以序初叔勉隱居南昌郡城之東其地清曠西山秀色可攬而有何湖數百頃水波瀲灩川霞晝曦白雨空集叔勉世居其上藝有園田居有室廬凡給公上奉祭祀待賓客之需舉無不足族眾亦甚盛歲時宴饗長幼畢集觀睦之情藹如叔勉登失所

何湖之何字疑誤

閫門二字疑誤

與字疑是棄字

怙大父寔教育之築堂以奉甘旨曰覲〻堂陰有竹數百箇梅映雪日雨金時其殺琤〻然若鳴竿瑟作亭竹間以挹其趣曰雨竹方是時叔勉悠然自得殆若無志於當世者今年春二月 上遣使者奉勑脩四出設科目以求天下未用之士布列中外用圖維新之治有司以叔勉聰明正應直詔既見上尋授前官叔勉兼識閫門其居官也悉心精畫以承方面重臣盥布之意事無不舉譽之明珠琛藏淵之日久一旦出淵其光有煒以故上官甚禮之而其儕友所以惜其去之深也雖然惜其去者私情也詩不云乎藹〻王多吉士維君子使曷嘗局於一職久於一方哉叔勉行矣寄資峻級可立而致無俟著龜而適〻之見則欲叔勉施之他官者視今茲施之精畫者益加之意無適而非青雲之地矣走雖老猶幸見之

題跋

題傅大士三教像

錢塘性天義師慈慧有戒行能以鼓音為法事雅好收佛祖像一日持一軸示予請題其像圓冠方屨而被袈裟曰此傅大士像也按大士諱翕字玄風義烏人少業漁有妻子嘗遇梵僧以宿緣曉之竟與其妻子去之雙檮樹間修苦行明佛理其後業成去謁梁武帝能以神通動之遂延大士講經秘殿甚見尊禮至陳大建初化去此其始末也今所畫像具世俗所謂三教衣冠有合三為一之意竊謂大士生齊梁間其時佛法方盛句論老氏雖吾孔子之道亦未有以勝之大士固不必須慮他氏見誚而示人以同也而畫者為是何哉蓋佛之說有謂未來世當有具如是衣冠而示人以同者故畫者從而為之以沮世之欵異端者此其或然歟然非予之所敢知也因師之請疏其略而歸之

跋虞文靖公張外史墨蹟

右虞文靖公禪偈四首句曲外史張公近體一首今靈隱瀞禪師之所藏也虞公字畫雖以目眚故行勢欹傾而其姿態溫潤自足以見其臺閣氣象外史固不以字名而其筆意清圓隱然有山林風格初禪師往謁虞公于臨川山中以四偈投贈而公答之如前歸而訪外史於錢塘南山并以所得四偈見時外史方賦詩送危檢討遂附此詩于虞公卷尾以歸禪師虞公晚年雅嗜禪理其言語意識超入無塵有非凡近所能窺測於答禪師四偈可見外史素尚玄學其於禪師理若非所知故其疏于所附詩後自謂吾不解作禪語抑豈佛老異趣耶不然何以有是語也覽者當自得之

跋趙鄧虞黃帖後

右趙文敏公借佛書小帖一虞文靖公與方外交帖二黃文獻公與同年友帖一其用硬黃紙臨逸少八日帖則鄧文肅公之筆紙尾疏云此余十八年前所臨後有莊鄉辯

先生跋語四公文章名位前後相望莊鄧之諸德亦何可及而其翰墨此卷具有之一覺曉出乃得遍觀豈不快哉

牟獻之官大理少卿

石字疑

題雪庵臨蘭亭帖

雪庵昔在至元大德間以楷書大字名世所書碑額至徑尋尺今猶有存者而未嘗見其小字錢塘鶴上人示余以所臨禊帖其後有宋牟大國理獻元趙承旨孟頫跋語雪庵自號云予書此帖時年七十有二頫自說其無嫵媚氣大理公有文學重望承旨公與雪庵同朝書法妙絕石不在雪庵下咸相推重予不解書竊謂雪庵字畫譬如相馬不當貴肉而貴骨也知書者以為何如

跋虞許張三公墨蹟

此卷詩九九首蓋越僧天然上座之法屬古鏡上人之所藏也初上座游江西謁故內翰虞公于臨川山中得絕句三首則并象前龍翔住持許公上座持見請和又得三首及過錢唐以見句曲外史張公復請和為又得三首故總九首云天曆至順間虞公以文章擅名天下當是時釋有許公老有張公亦各以文章鳴若將以鼎與焉者虞公雅相推重與結方外之好篇章往來無虛月三公既相繼化去片言隻字之存於今者得而觀之猶足以見其風流文雅矧盡一紙而三公之辭翰具存乎遷去物改山川寥闊人物渺然把玩之餘不能不為之興慨

此篇應移接其空越數行看疑

書宋學士所書陳思禮孝事後

余讀學士宋公所書陳思禮孝事未嘗不歎思禮至行人所不能及者陳氏四明儒家思禮甫七歲其父不幸蚤世母夫人石氏誓不它天以鞠育之夫人又以思禮陳氏獨子教之甚嚴思禮亦克承母志力學惟謹暨稍冠石夫人與之議婚已而夫人歿思禮創鉅痛深奮欲隨母死賴親戚朋友力慰解之乃止年二十四親戚朋友勸之娶思禮掩耳不荅衆迫之曰娶妻以為養也吾親既歿何以娶為親戚朋友據義責之不得已從之及期合巹花坐踊擗義之篇凡七晝夜不輟哀動人人嗚呼遠則為忘人之常情也思禮不忘其親如是可謂至矣人有恒言孝衰於妻子以思禮觀之豈其然然哉思禮又嘗作堂為時饗之所顏曰如在及以貢至京師入太學為上舍生宋公及御史中丞劉公郢省叅政閣公凡朝之大夫士咸愛重之為歌詠著甚悉予因撫學士所書孝事有合於古所謂卓行君子所為者表而出之云

始豐稾卷之八

始豐藁卷之九　後藁中

徐一夔大章著

題跋

跋葛稚川移家圖

右葛洪移家圖按洪登以儒學知名且好神仙導養之術其從祖玄在吳時學道得仙號葛仙公玄以丹術授弟子鄭隱洪就隱學遂盡得其法晉咸和初為諮議參軍干寶薦其才堪國史洪辭不就聞交阯出丹砂求為勾漏令遂將子姪俱行故人鄧嶽為廣州刺史止之後竟去羅浮山煉丹久之死于其處年八十一死時顏色如生舉尸甚輕人以為尸解云此移家圖蓋畫者鋪其入廣時行李也初

洪以世儒知學周公孔子之道而不知有神仙之說乃著書言黃白之事示人以長生不死之訣有內外篇號抱朴子藏之名山以待識者余竊以謂洪以儒學知名蓋嘗學乎周公孔子之道矣周公孔子之道皆常道耳不為怪也至於死生之道猶晝夜然無長生不死理也設使果有長生不死之說則周公孔子為之矣周公孔子不為而洪乃謂世儒知學周公孔子之道而不知有神仙之說何其謬哉且洪死時年八十有一此固世壽之常無足怪者史家傅會以為尸解夫人之所以樂生而惡死者無他以有父子之親也夫婦之好也朋友之交也養吾生而飲食也衣服也宮室也吾得而裕焉見諸事而仕宦也婚姻也祭祀也吾得而達焉今曰尸解既已委其形於橋壞矣而曰吾之氣與天地而長存無是理也他人之有生形與氣之會耳未有形亡而氣獨存者也借曰有之必不能如吾之所云不能如吾之所云亦何為哉其後如唐之李適歸登孟簡盧坦李道古李虛中之徒皆惑於其說以服食為事卒被其害至死不悟可嘆也哉同郡胡尚德甫得此圖藏之甚秘亡友參長史石欽考工記為敘述所書人物纖悉備具而洪之溺於丹術且貽患後世則未有破其謬者尚德嘗為道家者流若驗洪之為而不能得其訣者吾固本洪事圖之以歸胡云

跋釋交書後

亡友參長史嘗德其友周宗性為經紀其喪事著釋交書一通以貽之其書歷數心交面交勢交之等而謂九交之道以禮與情而已吾謂非特禮與情也有義存焉蓋禮言文情言好而義言實也如柳子厚以柳易播非激於義安肯數然不顧利害而為衆人之所不為哉故曰有義存焉吾嘗追想其事輒加感泣而願為之執鞭今宗性之用心上視柳州之事差若易為然自今觀之蓋亦絕無而僅有此釋交之書所由以作也嗚呼讀其書者視朋友死喪而不知相恤其亦有愧也夫

跋虞道園論存省書後

道園先生嘗為其門人趙氏論說存養省察之要為書一

通其遺墨留落故都今漕使安豐呂公時為北平僉憲得之曰先生不獨為趙氏說也學者苟會于心皆當有益乃命楷書者錄為副本以自省而以真蹟入于北平憲司嗟乎漕使真善學者哉昔者程伯子之教學者曰學者於聖門弟子問處使作今日已問於聖人答處便作今日耳聞乃為有益漕使於先生之告趙氏如告已然真善學者哉漕使名本字總道安豐人

跋呂氏孝感詩卷

右孝感詩總若干首大夫君子為故安豐處士信翁呂先生作也初先生以不逮事其親哀慕不已於其親嘗所寓處日設飲食供具事之如生一日晨起汲井泉滌几所設祭罷方懸綆下汲器有黃色魚作隊入汲器中亟舉以上

乃金魚三尾先生異之用別器盛之置于几筵之上於是親戚鄰里聚觀之皆曰天且冰鱗介潛伏胡有此耶必呂氏至孝所感先生曰某何修而敢當此靈貺乃慢納之井中余謂魚雖微物然亦有知如晉王祥母嘗冬月思食生魚祥卧冰求魚忽雙鯉為祥躍出之類是已以此論之足以明其有知先生因汲得魚實以事死如生故也其為至孝所感也奚感不然曷何以曰信及豚魚以祥事致之祥以至行身至三公先生不食其德垂休委祉于其家嗣遺遇聖明敬歷顯要為時名卿嗚呼天之陰騭孝子之後也固如是夫

跋南海行卷後

松江錢公瑾氏以洪武初元舉旅寓瓊管閒歲請于有司北還松江省墓此卷蓋中朝大夫士後先被謫在瓊管者送公瑾省墓之文與詩也文二首其一前浙省理問孫君孟履所作詩若干首其一前浙憲僉事潘公奉先所作孫君與潘公同仕浙孫君先謫瓊管及潘公被謫挈至嶺外道遇公瑾知孫君無恙公瑾請贈言而為賦也公瑾還至錢唐知二人者皆辱與余交故又持此卷見示余讀之書卷歎曰瓊管在炎天瘴海萬里外風氣巖厲至漢始開其域由唐迄宋因為放逐之所近世以來雖稍被教而黎人習俗未盡變也今國家視遠猶近既選有學之士以

治其人而大夫之落南者又接踵而至叙明文物漸同中國觀於此卷可見已語有之逃空谷者聞足音跫然而喜公瑾雖不幸在謫籍然與諸公不約而集顧得相與於飄翰之間至其暌違也契合之情屬望之意見於言辭者聯篇而累牘雖中國人文之盛亦不過是不其幸歟公瑾世儒家盛年有才學孫君簪纓之秀潘公文獻之老餘人固未嘗一見然觀其製作皆時進之士朝廷方急於取才顧豈以一失而棄諸公於萬里外哉他日起自謫籍同升于朝公瑾出此為券將必相視一笑而嘆離合之不偶然也

書深溪王氏家則後

浦陽深溪之上有尚義之家姓王氏同居者五世合食至

二千指王氏之長有名子覺字復之者著為家則一卷以示後胤使世守之其友劉君養浩既為之序矣劉君復貽書錢唐俾余書其卷末余閱之盡卷歎曰復之甫所以遺其後胤者何其至也大抵人情至難制也雖父子兄弟不能必其無異見是故勃谿誶語之習不獨秦人為然欲整齊之如天子之命吏約之法以亦奚不可而君子之見則以此可施之齊民而父之詔子兄之教弟則非所宜然也蓋父子兄弟恩義繫焉太嚴則傷恩〻虧則義絕善為防範者因其秉性之懿而牖導之達諸事為大之為經小之為紀井然有條秩然有序如王氏之家則立為一家之政長幼卑尊耳有常聞目有常見動作食息從容乎矩矱之

內悖戾之氣消雍睦之風行而恩義立矣如是而同居雖百世未艾也豈直五世而已哉記曰禮者因人之情而為之節文以為民坊者也家則之設其王氏齊家之坊也歟余觀叙族而居至于累世者若昔之九江陳氏臨川陸氏與今之浦江鄭氏皆有家法著而為書而鄭氏之家規則加詳焉王氏趾美鄭氏者也其書為類凡若干為目凡若干大畧皆本之鄭氏云

書汲江樂居墓銘後

汲江當是峽江

右汲江樂居墓銘一通金華黃文獻公所譔也後有臨川危內翰跋語蓋樂君之孫良請銘于公時未知其先世所歷官薄值方氏築城發其阿育王山下先墓獲所埋壙誌始知其先世嘗仕吳越錢氏累官至銀青光祿檢校御史大夫故請危公補書以足前銘之未備蓋孝子慈孫昭先德垂後胤義當如此余先世亦仕吳越譜諜所載有累官至檢校尚書贈司空者每疑錢氏據有兩浙時然皆臣事中國其官屬例出表授固唐臣也如吾先世所得官封已非唐舊奚可得而曉欲求吳越備史攷之世亦無有獨五代史吳越世家言其自唐莊宗賜玉冊之後其官屬皆稱臣則其官制不承唐舊可知已今又見樂氏之上世所得官封如此以此觀之錢氏之臣皆不稟命于唐無可疑者矣良字仲本博學有文章為時所推重今被　徵入朝以茲卷請識余既得博所未見以袪平昔之疑因併著之

跋海寧楊氏族譜序後

右海寧楊氏族譜序一通前進士榮君子仁為其從游生琦著也榮君叙述有法大意以姓氏之學不講則譜諜不明而世次紊琦知出此是能崇本者故榮君為之叙述以奬進之余聞宋南渡後刑部侍郎楊由義寔居海寧有文學氣節嘗使金抗議不屈文公先生稱其忠義大節真足稱歎其子九鼎帥蜀亦死金人之難吾意琦為刑部之後今攷其所自出乃出北漢將楊無敵號令公者非刑部後也海寧楊氏如令公之後乃有如琦者請于名人叙述以發其先德而刑部之後乃泯焉無聞何也忠義之家必有守其宗緒而毋墜者尚當訪之

周府君墓銘補遺

新城周昉既得宋内翰銘其先府君節孝先生之墓又謂一夔曰昔汴人從宋南遷時其居杭者殆不一姓獨昉之上出卜居新城仕雖不甚顯而以禮義為家高祖府君嘗曰人道莫大於崇本歲時祭祀人或畧之非崇本之道也别置祭田二十畝以遺子孫備其所入以備時享中更多故田入於他姓我先人既理家政嘆曰他業或可廢也至於祭田斷不可廢〻〻之非獨遺先志虧人道矣乃備已帑復其田於是吾族時享之盛如初而銘偶畧之嗚呼古者士大夫之家必有圭田以供祭祀士無田則不祭非不祭也士位卑授田有弗逮不能備物以獻耳後世有能出私

田為祭祀之資蓋亦禮以義起之意周氏之上世既克行之而節孝府君又復於之既失之餘使時享之禮不墜厚之道也府君以至孝稱元季之亂不屑苟禄以污其身行應私謚至於復祭田之事尤足為薄俗勸昉端慤有至行惴〻焉惟恐沒其父之善銘既不及故敢不讓而為補書之

文

勸農文 歲戊午代杭州府官作

古者長民之職凡以農事而已其故何也蓋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非他事比也故天子有親耕之典而近代守令至以農事繫銜我國家之興尤重農事自京師以達於郡縣申嚴祀事曰社稷曰山川曰風雲雷雨有祈焉有報焉所以致如斯其誠者無非為農事爾杭領縣九提封千數百里地勢所及東南控引江海西北接連山谷民生其間雨暘稍愆輒以旱澇告蓋嘗登進父老於庭而問其所以地近江海則其勢卑下憂恒在澇地入山谷則其勢高亢憂恒在旱此其大較也夫旱澇者天時也而所以備旱澇者人事也人事之不盡而委之於天未見其可也方春東作始興為爾農者耕墾之有日程插種之有時候爾農必為之力而慮之審矣而所以為旱澇計者吾則為爾言之地而平下也則宜高其圩岸以防澇高亢也則宜廣其陂池以防旱是故言水利者在於疏蓄泄其法如是而

已為農而能用力於此見將歲入且倍雖有旱澇可無乏食之患矣吾忝佐郡值太守去官恒慮催科頻繁而撫綏不至賴方面重臣為之綱維二三僚友為之匡贊庶幾振其不逮歲二月之吉勉循故常躬秉耒耜以率爾農爾尚告其鄰里鄉黨聖天子在上和氣致祥必有豐年而有備無患乃先哲之明戒勖爾農于爾其勉之其或不順于父不敬于兄不睦于婣黨以賭博為前以爭鬬為強以訟訐為能而不務農事律有常條

祝文

昌文侯祝文

惟神以武畧為宋岳武穆王飛前驅著有勳績附見宋史岳

飛傳中及王不聿被誣神明（用）不顯其後王誣既雪神蒙錫
謚牒令廟食京學以祠文化祠中舊有故牒近以與守者
不謹失去而肖像猶存一變至學之初咨詢故實敬賴神
庥式陳明薦敢告

祭文

祭朱長史文

維洪武九年歲次丙辰夏四月甲申朔越十有三日丙申
友生杭州府學教授徐一夔謹以清酌時羞之奠致祭于
亡友晉相府長史朱君之靈曰惟君之材疏通俊邁可備
顧問可稗經濟惟君之學該洽辯博上探洙泗下泝濂洛
惟君之文精確深淳遠窺姚姒近逮漢秦修辭求適我發

有志倀〻靡適誰其我悲求友四方君不我棄以學則講
必析其微以文則評必抉其疵以志則礪必崇其卑我則
不逮君寔振之君有史才允兼三長有事編靡（摩）非君孰當
六年之秋詔修國史起君于家俾預斯事取道而西過我
論堂死生契闊話言不忘余雖不才忝亦被召君前我後
相顧一咲沉〻筆館在殿之西執筆相從揚確事辭朝言
諮〻夕言諮〻偕入而出涉歷三時自我索居垂二十載
于茲合并豈不懋意我還職教君登詞林中外相望寔獲
我心今年正月有書見貽云入晉邸為王之毗寵崇有加
數聞日至顧余濩落莫之敢企胡為一疾遽至不支始吾
有聞既驚且疑終吾有聞淚泗交順江湖寥落故舊無幾
嗚呼吾友又至於此含哀莫宣聊以辭侑嗚呼哀哉尚享

祭陳參政文代安布政使作

洪武十年歲次丁巳十有二月乙巳朔越十有四日戊午
浙江等處承宣布政使安某謹以牲醴庶羞之奠致祭于
故河南行省參知政事陳公之靈曰近者朝廷選外執政
公受上知往領汴省我則無能詔與公並公負其材自持
甚力有不公如弗假以色不卹謂我見謂亮直有論有建
公倡于前我贊我襄用底國經時五載曾無間言譬之
作樂金石相宣苟或蹇滯則音不完公性介潔物莫能嬰
退自公暇無憀侍維我與公弗間此彼公心弗懌酒杯相
慰公體弗寧食衣是視職則同列義則同氣與念疇昔我心

寔悲滄江歲晏有來靈輀情兮繾綣侑之以辭有肉在俎
有酒在卮冥靈如在庶其鑒之嗚呼哀哉尚享

祭陳參政文

洪武十年歲次丁巳十有二月乙巳朔越十有三日丁巳
杭州府學教授徐一夔訓導常貞王裕謹以清酌果脯之
奠致祭于故河南行省參知政事元禮先生陳公之靈曰
惟公問學轉博器局超邁自視甚高不瀾當世其視義也
若泰山之重其視財也若一羽之輕故公之居官也冰蘖
之操可以礪貪鄙其交友也金石之誼可以託死生嗚呼
材非不高也時非不遇也位非不顯也而柰何乎天者之
難憑滄江歲晏凍雲含雪靈輀在途曷勝嗚咽追想交游

一眞為訣嗚呼哀哉尚享

祭長山長文

維洪武十二年歲次己未閏五月丙申朔越二十有九日甲寅杭州府學教授徐一夔訓導何敬高謙謹以清酌時羞之奠致祭于故宣公書院山長先生常君之靈曰惟君賦性介特履行淳固發歲南游明經是務春秋大旨肇開所存執精胡氏弗媿專門吳山之陰以學以教惟利與鈍悟然罔較中遇濬試獲展所長聿振斁鐸宣公之鄉識道更化希播以旅言返鄉游莫或寧處有詔興學辟士于庠僉謂經術非君孰當童冠侁侁蓁言受教經時八年克著成勣蒼顏白髮居然老成出入學校後輩典刑偶值數奇

遽嬰時沴六月徂暑奄然而逝嗚呼常君模範是資並謂一疾遂至于斯名止一薦年止七袠空家遅暮冀裘零落嗟我與君相識廿年匙于茲學復相周旋一日不見輒成永訣追念疇昔中心如擣爰率諸生治究輿櫬既曰無歸在義則然北山之麓其原深厚庶幾魂魄永安于久嗚呼哀哉尚享

書

答宋內翰書

近棲主簿至伏承手帖從審履候康裕兼獲快覩呂公壽感詩序不勝所嘝所付詩序壽俗棲簿述與呂公去訖未逸奉報十五日王文生又承昇以高文一通肅讀三過喜幸喜幸逼〻不腆之言何足以文自命初意不過欲得閤下一二百字冠諸雜藁之端以假重爾詎意過蒙不鄙既以春容大篇極論文與道繫之重且備斥世俗之文之畔於道者為非如以一夔為知言而與之言者至謂孟氏之後世不復有丈夫直閤下為是過高之論哉盍謂孟氏之後文之純乎道者寡爾必如所舉宋之春陵河南横渠考亭之著述斯無間然矣予閲閲反覆沛然盡其所欲言讀之心開目明使人曉然知文為載道之器而凡不合于道者皆不足以為文信若以不才為知言而為之盡者為既之學非所敢當也一夔中質陋劣自度不足以與於此然自向學頗知文以爾雅為貴故凡綴緝稍成篇段力加

檃栝以求不戾於道以謂求而不至猶愈于不知求者之何在史局承載筆于下執事間嘗質以鄙見閤下不以為謬且見謂為是心常服之茲承見教其啟以獎借為足啟當謁其　力並勵不懈以求其至爾雖然閤下此文匡世之文也特因不才而發之耳此文之行天下學者始得靡然一趨於正不至踰前奘而自畔於道矣惟昔文章之興必有豪傑之士乘維新之運振而起之厥今振而起之者非閤下其誰尚奚慮不知者以過高見尤而自遜也人回謹布向往之私不備

傳

鄒世傳

凡女婦修其職者非難惟動必以禮之為難禮婦人無外事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閾春秋之季公甫文伯之母季康子之從祖母也康子見之闔門而與之言仲尼聞之以為别於男女之禮是時孔子在魯而獨有取於公甫文伯之母則魯人之不能守此禮者亦已多矣不意百世之下乃有如鄒媼之母者焉媼之母李氏登州黄縣人性貞慧而知禮自其在父母家以至于嫁凡所謂女婦之職如治女紅主饋食與事其舅姑與夫勤儉恭順慈可為姊妹妯娌矜式且動必以禮足迹未嘗出户限一日夫族有合兩姓之好為酒食以召姻黨者姻黨見鄒母咸愕眙相視莫識為某氏及就序乃始知之其後其夫用門功得六品

武官而戍錢唐有湖山之勝方春時郡人士女競事游衍以為樂媼與其兄弟謀曰盍亦奉吾母為樂乎乃治游具請于母曰湖山甚佳幸大人及時一游其母曰爾為我子乃獨不能以禮事我〻閨婦人晝不游庭而可遠適湖山事遂寢鄒媼等慙懼而退以此言之鄒母可謂以禮自守者矣使生孔子之時其不與公甫文伯之母並稱哉鄒母又有女嫁為同邑周仲賓妻後仲賓調贛之瑞金簿以非辜就逮仰天歎曰吾夫死必矣吾出門安適遂投舍後池水死談者咸謂得之母訓云因併著之

墓誌銘

平陽王公墓誌銘

平陽王公以洪武九年九月二十七日殁于里第其孤鐸時為浙江布政使司左参政又十有五日参政方坐布政司涖事忽訃至驚慟欲仆地即還寓館設位奠哭如禮且走文書告于朝明日匍匐往弔参政在苫次報衰謂一夔曰先不幸罹此大故誠蒙子告獲中情事惟是先人之行實所以揭之墓以示久遠者惟子是託于同辭不獲乃叙而銘之公諱思義字恭讓世居平陽府洪洞縣之郭上里曾祖某祖某皆潛德弗耀父叔謀以長子允恭貴贈某大夫某騎尉澤州知州母范氏繼劉氏贈某縣君公天資樸茂不喜表襮性極孝友事澤州府君以至行聞伯兄允恭仲兄思忠皆有材行公事之尤謹平居未嘗有違言忤色

平陽閭居氏所都也其俗素尚勤儉而公勤儉有加貲用日益以饒以世俗分財異居為恥誓弗分異以為家法仲兄有子曰鐵于参政為兄公嘗語之曰尔年稍長其經紀吾家俾鐸力學且曰吾平生未嘗為不善事以累子孫吾子孫必有光大吾門者吾聞積善之家必有餘慶作餘慶堂以自見識亦克承公志凡涉經紀之事一不以委其弟而参政得專意於學會國家誕興文治参政遂以春秋貢于其鄉既至養材胄監尋以選侍讀王宮未幾擢監察御史歷有聲超授前職階中奉大夫公之餘慶於此而驗公生於大德己酉六月二十四日享年六十有八配劉氏子男一鐸也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其里東岡之原公之

實雖一二舉而予之生也與公相去遠未嘗承顏接辭不
得詳也泰政援余以其大有如此嗟予爲善而有餘慶可
以審其德矣雖然爲之也冥冥報之也昭昭其德不亦可
述已予銘曰
異之州墟古帝所都遺風攸存俗朴以勤爰有吉士惟善
是履無依委祉以有全予除遇　盛時爰躋膴仕謂非爲
善而至於此是猶耕種而獲是從洞霄之陽有隆其岡爰
卜新阡以固其藏有或耕似視此刻章

元故保冲大夫江浙等處官醫提舉倪公墓誌銘

故保冲大夫江浙等處官醫提舉倪公既歿之九年其孤
伯溫持其姻友前鄉貢進士卜埜所狀世系行實拜而請
銘曰先人有潛德而未有爲不朽之託者不肖孤實疚心
焉惟先生哀而賜之銘余辭不獲乃序而銘之公諱居敬
字行簡世爲杭州人其先嘗以醫仕宋而未甚顯父諱皇
號信菴爲醫始著信菴府君嘗遇異人授以秘方其法精
劑爲膏用以愈瘍瘍者受其劑即愈杭地大物衆有瘍者
輒趨倪氏一時言瘍醫者莫不曰信菴信菴云公之生也
承家傳之秘府君既歿事其母徐夫人至孝夫人嘗戒之
曰爾幸承世業惟能益廣其道斯不忝于前人公承命惟
謹遂兼精岐黄之書以及諸家方論參脉辨證究極内外
之所因以探表本以驗虛實而知疾病之候故其爲醫或
遇奇證輒取神効于是倪氏之醫擅名大方矣至正中用
薦補杭州路醫學正尋爲醫學教授善以其術淑人三呈
廟壞則捐己貲新之陞江浙官醫副提舉階成全郎會外
兵攻城附城居民奔竄入避多依釋老宇下棲露宿上
漏下濕以致時疫大作行省丞相達識帖睦爾捐金帀藥
命公按視之公以爲己任人爲切脉授藥無倦色賴以全
活者亡算改官醫提舉階保冲大夫時行省丞相得承制
行事丞相雅敬公以公活人功多不宜久處散地遂由官
醫提舉特轉五品流官同知江浙財賦府事授奉訓大夫
以寵褒之公曰醫吾職也固辭不受而行官醫提舉事如
初杭既内附方屏迹家居天兵下吳門士卒有犯霜露而
違節宣者時開平忠武王提兵聞醫於左右有以公薦者
即遣使具舟迎公至軍前療之無弗愈者其辭還也贈白
米二十石錢幣有加公涉歷日久方將優游湖山以佚其
老俄得微疾而逝洪武四年十一月三日也享年六十有
二其生之歲則元大德己酉之四月十又一日伯溫以是
月十又一日奉柩葬于錢唐縣棲霞嶺掃帚塢之原公配
宋氏諱德原婦德母道皆備後四年卒奉以祔爲子男二
長伯溫也娶顧氏次叔正娶沈氏叔正後公六年卒亦祔
墓次女二長適同郡李思齊次適沈禮孫男三人桑桑女
一尚幼公天性醇篤恂恂然有古君子風官自醫學正三
轉而至提舉階自成全郎一轉而進保冲大夫人皆榮之
而公處之泊如也當顯融時勢得致公醫者非王公大人

則高門巨族而閭閻單人寠士雖有病劇甚莫或苟致之
而不知公一以濟人利物為心彼單人寠士一走告之汲
汲焉屏去騶從以袖裹藥折入委巷徑造病家恐後病家
見公至惶恐謝曰不意長者乃肯辱臨吾門公曰非也吾
適然尔公嘗築堂署曰尊德南行臺御史大夫慶童聞之
曰倪公殆無愧于此者為書三大字畀之故公之殁也街
童巷叟亦痛惜之嗚呼倪公之於醫如此而太史公稱倉
公之師以富給故不為人醫獨何心哉伯溫姿粹雅有學
有守能世其醫今選為杭州惠民藥局提領銘曰
九流之奎各適其正惟醫之設切于民命六氣之淫疇克
免之彼以富給而靳於醫如見入井而不引手相其所存

嗚呼昌有徇〻倪公為德自衆視人之疾如疚在躬凡百
病家有名即赴不以顯融而棄單寠惻隱之發如火始然
昌肯計較以虧其全是有令子溫其如玉爰食其施以似
以續北山之原有封若堂既固其且安子孫其永昌
元故將仕郎建寧路錄事兼防禦事韓君墓誌銘
歲行在未之十月友人韓君致用有失殺之疾既而稍差
告於始豐徐一夔曰吾近者音吐不揚此一經受病也吾
殆不久於世子素知我能及我未死時為我著埋銘亦足
愜也余謝之曰禮無是也吾誠後死銘君未晚何用太早
計即後一年為洪武十三年十月甲子而君果卒年五十
有九其孤師可以明年某月某日奉柩𦵏于會稽縣上管
鄉昌源先　之次泉經緒門請銘曰先人臨終時囑師可
曰徐君嘗諾我以銘矣必得徐君銘乃有以慰我於地下
先生其勿辭嗚呼詎意吾果銘君於一年之後哉江湖寥
落失此良友尚忍不銘之哉乃序而銘之君諱鐸姓韓氏
致用字也其先相之安陽人宋司徒兼侍中尚書令魏國
忠獻王琦其十世祖也靖康之亂忠獻之曾孫朝請大夫
尚書左司員外郎直秘閣知饒州累贈金紫光祿大夫膺
胄始定居于越則君之七世祖也曾大父將仕郎桂甫大
父義行先生允宋亡始不有祿仕博極群書研精性理之
學與其從學莊節先生性自相師友先後師表當世父耘
之亦以文學書翰知名世魏氏君之生也有文獻之懿耳

濡目染無非詩書禮樂之訓經史百氏博覽強記為文老
蒼不作嫵媚語然亦好古法書名畫奇跡之屬以資博雅
與人交情誼周至或行檢有不謹者輒謝絕之且急于義
見人窮約若自己致必盡力振之嘗過嘉興有故人子貧
不能塟其親君惻然傾己橐塟之身飢寒不恤也力學制
行毅奮日起時天下承平大夫士之過越者必慕與之交
名公鉅人如歐陽文公黃文獻公見其文行器識亦數為
延譽而張內翰翥危內翰素待之尤厚有請必為論著弗
靳或久不相見輒枉書問候浙東部使者嘗薦補太平路
儒學正不就後王御史餘慶余御史觀薦之于朝擢溫州
路儒學教授乃稍起就職東嘉學者聞君至爭自敦辭曰

是為義行先生之孫莊節先生之從孫必能以經術淑我君既至首延明經士分經以教而已坐講堂上辯析經史疑義以牖導之三年皆有成及考乃欲引去學者爭共挽留之又居二年朝廷乃綱建寧路録事兼防禦事階將仕郎遂移病不赴俄值　更化蒐羅舊所用士而用之君曰吾非膚敏也亦從吾志爾初志獻當唱第時太史奏曰下五色雲見後金紫卜宅乃在越之五雲門君因自號五雲生其卜築鑑湖上亦名曰五雲書屋君之歸自永嘉也書屋無恙因閉門却埽不接人事日以著述為職業曰書屋固不負吾也晚無他好獨好文事手抄奇文成帙時出而諷之或他適必訪學古之家與之極論曰不合輒卷而去

錢塘其舊游也素稱文物都會亦時過浙河訪之運去物改排徊四顧度無合者則折而過余曰斯文在子吾觀子文理粹矣而氣加充必傳後行遠吾死必以銘累子故君之嬰疾也即欲以銘事屬我今死矣苟弗有請吾猶當銘之别其孤請之固哉君平生所著述有五雲書屋藁六卷重定先世祭式一卷彙粹覲國家集十二卷類編名人詩文八卷名人尺牘一卷君嘗一娶有奇疾不乳而歿遂不再娶以從兄謂之子為後即師可也師可亦嗜學克世其家云銘曰

覲國世澤有長源其流愈遠愈弗堙錄事承之揭清芬毅然直往志不群擯知群飛肆孤騫曰吾不敢墮吾門好古學纂揚子雲獨行與元德秀倫誰云今人非古人同流合污世泯泯斯人云亡孰可覲有悲弗紓述茲文

稱字疑誤

元故將仕郎金玉府軍器提舉司同提舉夏君墓誌銘

錢唐夏君以洪武七年甲寅六月十又二日卒其年八月丙申葬于錢唐縣龍井義安鄉積慶山之原明年乙卯四月十又七日其配錢氏亦卒其年五月庚申朔合窆焉君歿八年其孤仁壽以未微昭揭先德日夜疚心於是以郡人周昉之狀拜而請銘按狀君諱應祥字　姓夏氏世為錢唐人曾大父莊妣張氏大父德妣吳氏父良妣曹氏君之上世俱隱德弗耀元置行諸路金玉總管府于杭治

百工之事其官屬頗盛君始用薦為其府雜造局大使改金玉局大使稱陞軍器局提舉司同提舉階將仕郎尋移疾去君為人端重而詳慎處鄉黨一以謙抑自持平居無疾言遽色或倉卒臨事亦由由然自如不少變其常度性不嗜烹宰家故饒財未嘗以口腹之欲傷物命一禽魚之微亦不出獨惠烹之或會親友殊羞異饌一取具於市庖人至不煩操刀見人飢寒尤矜恤之所替隸局工類多單細戶或內府需器用急工集局晝夜併作而有寒餓色輒或傭僕給飲食餉之不吝君平生切於濟人利物方其仕金玉府時以日月積勞得八品官循資而上紆金拖紫不難至而勝國之制士以雜流進者終不畀以民社君自

度不足以達故爭棄去恒自詭曰匹夫而欲濟人利物無他術也惟醫藥可爾君素習岐黃氏書諳和劑法乃聚藥村按古方書製為丸散大闢藥室于郡城之壽安坊以待凡病家之需視貧不能自存者則施予之君又以藥材多出殊方異壤其不易致者一藥或價直百金世醫往往以近似者代之至是多弗効者君恒以為病故君居藥不計價直備陸海之所產惟所用之至於本藥性之溫涼以定君臣佐使之宜必銖為斟酌等分而成劑其言曰此人命所繫不可忽也故其藥劑號稱精絕服者輒効錢唐地大物衆凡需藥劑者悉趍夏氏之門矣初君置藥室以所居坊名其堂其意以謂吾以醫藥濟人人必壽且安也已而

如其言稱說其德者盈耳君竊自喜曰吾志遂矣乃屬其家事于其子時時杖屨逍遥山水間以為適如是者數年而殁其殁也猶戒其子勿輕藥事君生於大德四年壬寅十二月十五日殁之歲蓋七十有三云其配少君一歲淑慎有婦德善事舅姑處娣姒間有禮意族黨稱之且克以儉素相其夫起家自其夫之殁以哀成疾逾年亦卒子男一即仁壽也女二長適徐錫次在室孫男二長曰時次曰禮嗚呼有濟人利物之心而位不稱其施卒顯醫　以施其不謂之仁人君子也哉仁壽有學有守克繼父志者也銘曰

所缺疑藥字

恂恂夏君篤仁慈斷以惠澤濟癃疢位不滿德畜其施六氣之淫有癘疢按證授藥以療之俾壽且安各熙熙皇必有位乃可為施德不食報不遲積慶之原土廣夷蕃祥委祉後胤宜有徵貽之視刻辭

朱處士墓誌銘

古者士修于躬誠推其道距止于家而已而崇教範俗之具寔有在焉成周以德行教民而賓興之漢舉孝弟舉孝廉詔無虛歲宋取士必以　日又詔舉八行士生其時亦可以行其道矣而勝國之制取士必以　地祿流次之科日又次之不幸甚產之士又遭陰庥故夫里閭之間雖有東齋之廉曾閔之孝亦僅克施為一家之政終不使之有位以行其道而士亦以是不能有參於天下後世不亦可

悲也夫余觀海寧賈彥仁所狀朱處士之行誠有如余之所悲者焉處士性介特髫齔時已卓然有識見年十六丁外艱服闋又丁內艱年方弱冠逮遭家難克自感厲故其治喪不徒致哀而止塋祭必以禮曰吾不能盡於大事吾弗子矣有異母兄二事之甚恭順曰母異而氣同也同居同爨未嘗有違言宗族頗盛屬有親疏居有遠近待之無然有恩意其待外姻亦然至于交友尤敦相恤之義元季之亂四方衣冠之士多避地其里中貧不能存者有之喪不能舉者有之處士頗饒于財語其子曰世事如此吾何可獨厚而不周之乎于是貧不能存者振之喪不能舉者瘞之人至稱為長者處士之行如此使當是時選舉之制

如周如漢如宋若處士者其所見詎止如是而已然處士
亦頗尚隱操以自潔為賢嘗讀易至履之九二曰幽人貞
吉處士曰貞不涸俗故吉因自號曰貞白道人其後專制
方面之人收攬材俊以自雄長屢徵不就卒以貞白終身
得年五十有二至正廿一年某月某日也其歿也前進士
嚴君塤哭之以詩大抵皆悲其懷德弗售而又不得上壽
以歿已而寓公游士聚挽相繼亡慮百數十首亦足以見
其為人矣處士諱景仁族出徽國文正公五世祖始遷鹽
官即今之海寧其詳具見所著世譜故秘書卿宣城貢公
實序之大父某父某世有隱德母季氏繼陳氏其配貫氏
恭儉慈順為婦有婦道為母有母德後于二年卒得年六

十有五男四長演次濟次浩次源女二長適貫某次適張
某孫男二曰某曰某孫女八曾孫男二曾孫女二其孤以
沒之年某月某日葬于其鄉湖塘村先塋之次其配祔焉
嗚呼士固不自衒也夫使為善者不得其職而名之不副
世必有任其咎者爲銘曰
粵惟先民所尚以德其積在躬而施于國其施伊何穆其
休風薰蒸融液化倫爲忠後世賤德以爵爲貴或豐于積
而嗇于施遺德之惠泯然于斯逝也其躬式也于時有嘉
處士徽國之出少失怙恃為善孔力行則多有一命弗加
厚積弗施君子之嗟有墳隆然湖塘之側吉人斯藏過者
其式

始豐藁卷之九

徐一夔大章著

雜述

歐陽公書王彥章事

古人為文非徒然也蓋必有為而作宋至慶曆蓋已四十年不用兵矣一旦趙元昊叛兵敝西陲歷四五年而攻守之計不決歐陽公獨持用奇取勝之議朝廷不以為然而邊將多失機會公以梁將王彥章之善於用奇也故於其事獨惓惓焉彥章姓王氏鄆州壽張人號王鐵槍事梁至宣義軍節度使梁晉交爭河上之戰凡數百合彥章戰輒勝至於德勝之戰尤奇末帝時小人跂疑用事忌彥章功名唐兵攻兗州故與亂平遂至於敗見執於唐死之歐陽公著五代史既列彥章於死節傳而加感憤歎息其後在河北又得其家傳并畫像以家傳補舊史之畧以畫像損壞重加補緝且為著畫像記至於德勝之戰傳既書之畫像記復申言之不厭於複其所以然蓋致其欽慕不可及之意而警於當時用兵者之不尚奇也議者以謂古之良將多矣歐陽公何獨惓惓於彥章其意蓋不足於公也夫公不舉古之良將而獨舉彥章非謂古之良將不善用奇也蓋舉近則人易知所謂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是也若謂彥章事梁為亂賊之黨而以其死為徒知食焉不避其難之為義則尤大非且自古亂賊莫甚於漢之莽操梁雖

係起于唐衰而取之視莽操尤當末減且揚雄嘗事莽矣荀彧嘗事操矣彥章起自卒伍壽不知書尚得而外之哉彥章之事梁政如愚以嬖妾為妻為之婦者何敢不以為姑乎苟其說行非特不知歐陽公之意有在且不知五季之世死節之臣為不多見使彥章之忠義不白於天下後世無以為人臣勸因著于篇

宋行宮攷

宋行宮在杭州鳳凰山下即唐以來州治也按咸淳臨安志建炎三年二月高宗詔以杭州為行宮時執政奏屋宇隘陋高宗以百官六軍未得其所不御正寢紹興元年十一月詔守臣徐康國措置且命不得華飾二年南門成名曰行宮之門三年以百官遇雨泥行非便詔梁汝嘉創廊廡於南門之內十八年名南門曰麗正北曰和寧東苑門曰東華二十八年始增築禁城而其宮殿之制六參官起居與百官聽宣布則曰文德殿謂之正衙其四參官起居則曰垂拱殿謂之常朝曰紫宸殿則上壽御焉曰大慶殿則朝賀御焉曰明堂殿則宗祀御焉曰集英殿則策士御焉此四殿者皆即文德殿隨事而揭名未暇專建也後殿有四曰崇政一名祥曦曰福寧曰復古曰延和福寧則寢息之所復古則燕閒之所而延和在垂拱之後遇聖節冬至正旦寒食齋戒或避正殿則御焉曰選德殿則孝宗建以為射殿曰緝熙殿則理宗闢以為講殿曰熙明殿則度

宗改東宮之益堂為之寘經籍其中以肄習為而講筵延閣則在禁中高宗之將倦勤也即秦檜舊第更築新居其內禪也則退居之名曰德壽孝宗之內禪也改名曰重華而居為不更作也至於東宮初無定制蓋宋諸帝多由外邸入繼正統不建築宮如孝宗之資善堂度宗之益堂皆在宮中遂以為就學之地至於臣僚之署獨學士院在和寧門內蓋倣唐北門之制也郊社圜丘則在嘉會門外龍華寺西太社太稷則在觀橋東北其地北有靈池九宮貴神壇則在東青門外一里籍田先農高禖等壇皆在嘉會門外南四里理宗以南渡後依海建都宜以海神為大祀又立海神壇于東青門外太平橋之東宗廟太廟則在瑞

石山之左即鳳凰山左翅也景靈宮則在新莊橋之西蓋太廟乃宗祀之常而景靈宮則漢原廟之制也又有欽先孝思殿以奉神御則仍東都之舊置在內中閣則自真宗御龍圖閣召近臣觀太宗御書及古今名畫其名昉見仁宗召輔臣於天章閣朝拜太祖太宗御容則不獨藏書畫也南渡後遂令修內司復建諸閣太宗閣曰龍圖真宗閣曰天章仁宗閣曰寶文神宗閣曰顯謨哲宗閣曰徽猷徽宗閣曰敷文不忘先也而高宗閣則曰煥章孝宗閣則曰華文光宗閣則曰寶謨寧宗閣則曰寶章諸閣皆在禁中閣置學士直閣苑囿凡五處曰聚景園曰玉津園曰富景園曰翠芳園曰玉壺園聚景在清波門外玉津在嘉會門外富景在崇新門外翠芳在錢湖門外玉壺在錢塘門外集芳在葛嶺其後理宗以賜其相賈似道為第宅云南渡後宮室不過如此若夫苑囿之設亦不過奉其親宴游非荒嬉也德祐二年宋亡元有司封鑰以幼主北行明年為至元十四年民間失火飛燼及其宮室焚燬殆盡後十年西僧楊璉真嘉言于朝即其基造佛寺五（曰興元曰報國曰尊勝曰般若曰小仙林）塔一（曰尊勝）而壇廟亦皆與為民居僧舍元末之亂張氏毀塔造城五寺亦就廢今始識之

日修當作日循

吳越國考

吳越國在杭州鳳凰山下其于城南曰通越門北曰雙門錢氏納土後二門猶存臨安志載吳越錢氏遺而不言在

鳳凰山下宋政和二年孫沔守杭蔡襄為沔撰雙門記內云吳越王依山阜以為治而雙門置木石鋼金鐵用為鈸備沔以為非禮制改作之則錢氏宮室在鳳凰山下無疑高宗南渡駐蹕杭州徙州治于清波門內今州治是也但宋南渡即其地為行都故後人但知有宋故都而不知有錢氏耳初錢氏以強弩射潮築隄捍國而以鐵幢鐵其射處以今驗之去鳳凰山僅二百許步此足為證錢氏當五季擁有兩浙八十餘年亦頗有功德于民詢之故老已不知其建國之處耶古者無從質焉吳越舊有備史今亦不存曰修新誌補其闕略云爾

贊

崆峒外史畫像贊

維　溥氏千人之特適全顯晦學兼儒墨慕古人之行以礪其操服今人之服以涸其跡淺而言之排人之難不以為功拯人之危不以為德學士大夫稱為畏友公侯貴人待以揖客君論其至物我兩忘以遽廬等天地真幻一視以浮漚為今昔蓋廓乎不知其所容而邈乎不知其所極也此其為人又安用問其所居之有東西南北指崆峒於無何有之鄉稱外史為員外置之職也耶

歐翁議小像贊　字中叔

軀幹秀挺心氣和平起居語默不肆不矜發揉經術得義理之奧晚佐方岳擅政事之名雪鬢霜髭志操彌礪金章紫綬品秩方隆威儀聳乎朝著聞望孚于鄉評是為南陽之人物抑將退蹤於洛社之耆英者乎

徐良夫小像贊

心閒意暇神完氣清挽之不涸挹之不盈閉戶著書求四子傳授之緒出門嘯傲得五湖煙月之情知之者以為曲全其道而不知者以為欲適其名斯人也抑將斂其華就其寔而為治世之遺賢者乎

周子治小像贊

士林之彥宦門之良其外若柔其中則剛味可以致乎芻豢之美分則甘乎藜藿之常處煩劇而學問益力涉患難而志氣彌強此其人之所守苟非有見乎道安得不隨俗而低昂者嘉其人庸揭其芳

周華庭小像贊

氣剛而仁性介而通其事親也以竭力為孝其處友也以相規為忠非聖之書不讀其為學也正名世之文乃好其知言也公斯人也觀其志之所向夫豈流俗之所可同者乎

李克成小像贊

其貌君敗其氣則清混其跡於市塵而不必乎山林之遠老其身於是帝布而不慕乎軒冕之榮惟嘲風詠月以寄其平生而以吾外氏詩派是承斯人也行不絕俗而學不務名者乎

蔡翁小像贊

氣和而充識周而通雖栖息在市塵之內而動靜有山林之風故其養高之術有類韓伯休而致贏之策不慕陶朱公乃獨教其子以經訓詒畬為功此其人抑非處其己以約而遺其後以豐者乎

黃主簿朝冠像贊

鼓篋壁雍發軔花縣神采煒然允也時彥玄冠在首華珮在躬　天闕伊邇敢不恪恭

辭

樂枏哀辭

樂枏字永之定海縣人也枏故儒家而占籍清泉場亭戶他場有以鹽事致訟遂起詔獄事連清泉枏嘗為其場亭戶首領當就逮置對遂自引伏法吏傳致坐枏昏靡枏有才學且仁孝自傷墮在竈籍私自討曰吾庸日逐度罄家貲不足以給誠罄家貲給我而使吾父母凍餓吾亦焉用生為設吾死雖傷父母心使吾父母生而有養是吾不死也且幸有稚弟在可以服勤吾計決矣遂自具為書屬其家僮與其父訣而自經於逆旅以死枏既死其父方以博學被　名行至吳門遇其家僮始得枏遺骸并所為永訣

書含哀茹毒躑躅不敢前且使者趣行甚急乃以瘞枏事屬其家僮而去其父年已老自傷其子死不以命容顏日益憔悴比入見　上憫其老不使任事賜還鄉里其還也語余以枏死狀悲不自勝余亦為之欷歔於邑且求余誄之余固未暇其明春年自定海貽書於余曰吾兒已瘞而吾舐犢之情不能自已既為著其生死歲月納諸壙子忍不畀之言乎因贅之辭以以紓其哀其父名良字仲本辭曰

嗚呼人之生世有萬不齊不賢者或有不虞之譽而賢者乃有無妄之災如樂氏子者可謂賢矣至於如此而死哀哉雖然知子莫如父為之父者既有以慰之九京之下則夫枏之不幸亦又何哀

記

餘杭縣重建廟學記

杭之餘杭縣肇置于秦至宋景德中始有廟學規摹卑隘紹興中以法書院改作之面勢稍宏敞時宋行都在杭廟祀絃誦為畿邑之望涉元季習如初其後燬于兵會　聖朝更化首詔州縣興學知縣梁初至始作講誦之舍以居師弟子員至于廟宇　而廡皆未遑也而初以代去教諭王奎訓導朱義鄭濟相與言曰學必有廟此獨未備奈何未幾知縣王原良繼至奎等首以為言皆曰是禮殿何可後踰年政敷民和乃鳩材庀工作禮殿六楹崇若干尺

廣視崇加若干尺深視廣減若干尺有奇宏深靚奧以安先師之神四配十哲以次就列而廟貌一新矣既而縣令丞又以秩滿去至于明倫之堂習射之圃治膳之廚儲粟之庾以及祭祀之庖庫作而未完奎等方以為憂主簿楊銘德復至奎等又以為言曰是吾責也豈可使前緒弗就於是未完者悉完之肇工於洪武十六年正月某日至四月某日而後訖工而凡學所宜有者無一不具至是教諭訓導相與謀曰吾邑廟學自入　國朝經時十年始克大備厥惟艱哉不可無述以示久遠乃使邑士韓守中來請文以記余乃為之言曰古有論士於學士初入學則釋菜于先師無廟也漢或有學無廟唐或有廟無學而其論

士亦皆不盡出於學而近世之制有學必有廟於是乎論士焉且學之設所以聚人材而教育之固若無資於廟然世必致隆於廟者蓋自夫子上傳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而集厥大成顏子曾子子思孟子以及群弟子則皆傳其道者也今為衿珮濟濟朝斯夕斯誦其書而求其道非不欲聞一而知十也然而道德之光輝不可得而親見矣必有神棲聖止之地以革其景慕之心斯足以為成德達財(材)之助成周論士於學而士初入學必釋菜于先師意蓋如此初　國家之興學也既因郡縣之故籍而定師弟子之員額設為教條限以歲月責以成效而既升舍選登仕籍彬彬然矣尋又申嚴貢舉之法至於春秋釋奠犖隆於

太學闕里未徧于天下乃者又勅郡縣通祀犧牲制幣以次俱升儀文之盛視昔有加焉嗚呼　國家推大其制於學興廟其造就人材之意蓋無所不至矣若夫為之師以教為之弟子以學其有不惕然於斯者乎餘杭山水之邑其民亦多秀而知學昔者龜山楊先生以程門高弟唱鳴其學於東南而我紫陽朱文公實成(承)道統之傳則先生啟之也先生蓋嘗宰邑於斯其流風善政猶有存者夫以秀而知學之民而生長于先生過化之地又幸而遭値國家崇儒重道之日所謂千載一時也士寧有不激勵而奮起者乎自今而後吾知餘杭之徵(俊)秀出為時用必也恭白儒效以副　聖天子一新學校之良法美意矣謹為之記以

一分當是一介

祥字疑是葬字

俟

思政堂記

姑孰阮竹友先生剛分(介)有守隱居南陵之野績學累行不求聞於人鄉評所及稱其賢者如出一口洪武十五年春天子發幣聘起天下賢士講求治道時應　詔者肩摩踵接先生亦預焉旅見于　天子之廷既而遣還以待後命今年夏六月　勅旨及門先生即日戒道入覲如初獲自布衣超拜四品官知杭州府先生既拜命不俟騶從以一童自隨擇日上官視事既逾月自念一分之微而受國家一郡之託其何以報郡有公廨一區在府治之後深與觀察郡守退食之所也先生嘗摘書乃大書思政堂三字揭

於兩楹之間其意以政有所未達則於此而致思也且屬余記之余告之曰思之於人大矣天下之事未有不思而得者以周公之聖一有不得於心猶且仰而思之夜以繼日況衆人乎杭為郡領縣九地大物衆古昔稱為都會雖錢穀之入於大農者差劣於他郡而五方之民所聚貨物之所出工巧之所祥散輸之所入寔他郡所不及而其治察迎使者府凡　朝廷有所須文書下使者府差次領之杭承納本又在他郡先故為郡於杭者尤難一或不得其平並緣為奸者衆是以獄訟繁興奘如蠭午有不可勝言者夫欲平其政如之何而弗思此政之所以責乎思也而思也者是非得失之所由決也夫心之官則思思則知慧

一本缺疑亭是二字

生而是非得失判然於胸中大抵人之知慧多汨於耳目
紛擾之時而得於神氣清明之後鄭有大夫謀於國則否
謀於野則獲者此也非其知慧有豐嗇地有靜躁耳先生
致思於退食之地厰有吾哉然嘗觀昔之為郡于杭者涖
官之暇概多　以寄其高曠之情若唐白太傅之虛白
宋梅龍圖之有美蔡端明之清暑是也今先生涖官去初
不假綿構乃獨以思政名堂推其志之所在視白太傅之
虛白龍梅圖之有美蔡端明之清暑孰勞而孰逸哉雖然
時有古今事有簡劇故治有勞逸其勢然也今　天子方
加惠斯民他日先生報政於朝書徹上考蒙增秩賜金之
寵光被茲堂不其偉哉則彼虛白有美清暑之適又何足
羨哉

樂清軒記

君子未始無所樂也而衆人之所樂者君子有弗與焉是
故羊豕以為羞粉黛以為飾絲竹以為聽此衆人之所樂
也而君子則曰吾羹藜飯稻不必羊豕之美也縞衣綦巾
不必粉黛之靡也誦詩讀書聲若金石不必絲竹之嘲轟
也是則衆人之所樂君子蓋有弗樂者焉若夫君子之樂
在此而不在彼則其為樂不既清矣乎鄭君桂芳學廣而
行高隱居始孰之野安恵肆志乎恬淡寂寞之鄉而於世
俗紛華之事漠然不相入若將以老其身焉者鄉大夫數
嘗為之舉薦不就會　聖天子大召天下遺逸士制書有
曰共論治道以安生民於是鄉大夫以君薦既詣　闕觀
察清問奏對稱　上意擢知杭之錢唐縣為民逆也既蒞
事治其公署之東偏為退食之所而顏之曰樂清徵予記
之予告之曰清者濁之對也人之情不入于清則入于濁
甚可畏也今君奉　天子命為一邑長臨乎吏民之上祿
足以自豐權足以自用而其所治又在東南華麗之地湖
山之秀人物之繁陸海之儲蓄何求而不得使資以自奉
亦未為過而能泊然自守如處士時甚至不以為戚而反
以為樂其趣向與人殊哉君又雅善草書喜賦詩蒞事之
暇燕坐此室草具飲食已輒令家僮治筆硯作草書數行
賦五七言三四首遇得意處輒置筆躍然以喜而所以助
其清者又如此嗚呼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聵馳騁
田獵令人心發狂此善哉也世俗之人往往溺而不止如
蟻附羶何哉雖然吾亦清者也朝登吳盤諷梧雨竹天機
忽動時作伊吾聲斯亦請矣顧吾處之有素初不以為樂
也聞君樂清始若有慊焉者自余而觀是獨安於固然而
不自知者也如君者非余之所慕羨者乎庸不辭而為之
記

悠然亭記

悠然亭者三衢　舒氏之園亭也一日舒君訪余於吳山
之陽道向慕外頗言園亭之勝欲得余記之余謝之曰吾
未嘗造君之亭不知所以記舒君徐為余言首者歐陽公

未嘗至杭其着有美堂記模寫江山景物雖數造有不能言也又何靳焉雖然姑言之其亭縱廣各三丈許户牖軒敞几榻整潔左右布席容客可十數革木至亭甃小徑百步許兩邊種柳夏之日可藉其陰既至當亭前種古檜綿結其枝爲屏狀如屋缺冬之日可攬其翠其外鑿大池養魚千數百尾雨霽時魚大小喁唫水上又其外稻田連畦接畛苗盛時濃綠 際天皆可觀也引領南望又有好山如蒼玉案横置于前陶淵明飲酒詩云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以與吾意合因取悠然二字名吾亭子肎爲我記之則吾亭滋不凡矣余諾其請因爲之言曰凡人跂行喙息於天地之間內之而營衣食以仰事俯育外之而治

賦稅以給公上鷄鳴而起日入而息槩精神於旦暮苟遇佳山水孰不欲上登崇高下臨清泠浣滌其胸次以取一餉之快哉舒氏爲三衢巨姓所以爲家爲官者其事蝟如及閒而息釋倥偬而就閒曠棲榻而坐玩花竹之幽茂觀禽鳥之上下野意横集塵坌頓消方是時雖不見南山其興亦已悠然况又有南山佳色發其興哉此吾 舒氏園亭之以作也世常言古今人不相及以地位言之誠有不相及者若夫心與境會其興悠然而生則淵明之興一悠然而舒君之興亦一悠然也初何古人今人之閒哉 姿爽朗器宇恢廓好與賢士大夫游宜其所得發出於尋常之表吾他日倘至三衢而登於其亭尚吾之興亦一悠然則當爲君泚筆賦之

菽水軒記

越人李養能甫居姚虞之間事親至孝恒嘅不能備甘旨以菽水二字顏其晨昏之室其意以謂吾欲爲孝徒能爲菽水之養爾非敢以爲孝也且徵余記之余曰昔者仲由氏之貧不能養也孔子嘗告之曰啜菽飲水得父母之歡心是亦爲孝以此言之孝殆不止於飲食古之人蓋有以三牲爲養者矣牛羊豕具爲君子不以爲足有以五鼎爲養者矣牛羊豕之外又加魚麋爲可謂備物矣而君子亦不以爲足此有以見養不止於飲食而在於得其歡心夫能使父母列鼎而食而使父母之心不怡則不若啜菽飲

水而得其歡心之爲愈也易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寔受其福此之謂歟夫菽者豆之總稱貧者煮以爲粥飢而啜菽水溷而其歠水養之至薄者也吾意養能甫家雖不甚贏其養未必止於菽水其云然者蓋示其不自足之心耳楊子雲曰事父母自知不足者其舜乎養能甫之心不自足於飲食之奉則其餘皆不自以爲足從可知已姚虞之間舜支子之所封也有舜之遺風焉若養能甫之爲養其殆庶幾乎紹興執政李莊簡公光養能甫之七世祖也力沮和議爲秦檜所斥謫居嶺海十有餘年而歿南渡忠臣以公爲稱首嗚呼忠孝無二道莊簡公身居朝廷故效忠於國養能甫於今爲庶故孝行於家世有先後而忠

孝出於李氏一門亦可羨哉是為記

春暉堂記

同郡馬仁安甫初主郿縣簿又主臨邛縣簿七八年之間數其宦轍所至自今　天子之都渡大江北涉洛泝入潼關仰觀太華之勝俯洄乎秦漢故都西適漢中　緣棧道而上劍閣覽觀全蜀而後出夔門經瞿塘灔澦之險蓋萬有餘里而遠可謂遠遊也已而其人氣岸奇偉談說身所歷處使人聽之雖不出門戶如親履其地而觀山川之形勢衰愴之氣頓起視其行橐則甚蕭然獨見有其手軸一包裹如秘寶發而視之題其眉曰春暉余詰之言在鄉里時二親相繼而歿吾思吾親不置作堂曰春暉以見不忘

及既出而仕去吾堂日遠故以兹卷自隨求四方能言君子敘吾區區之意時取而誦之庶幾如登吾堂而見吾親也余告之曰仁安甫之所以自見者其本於孟郊氏之詩乎夫親之德大矣舉天下之物皆不足以形容之而惟春暉為近古之善方人者嘗以日為喻其稱曰趙衰冬日之日也趙盾夏日之日也孟夏日之日有可畏之象冬日之日有可愛之意此以喻一人之性情則或似之而以喻人父母之德則未嘗也夫暉日之光也春日之暉煦與萬物萬物以之而長養故言父母鞠育之恩碩復之意惟春暉可以擬之此孟郊氏謂人子之心如寸草欲不能報也然則孟郊氏可謂善言父母之德者矣以余而觀天下之事未始有不可足者如飲食衣服宮室事之至切於己者也是故羹藜飯糗不足於食易之以膏粱則足矣縕袍布褐不足於衣易之以狐貉則足矣蓽門圭竇繩樞甕牖不足於居室易之以華堂麗宇則足矣至於親也存能奉之以滫瀡歿能厚之以棺槨遂能薦之以時物可以謂之孝矣而皆不可以為足也苟有足心則非孝矣蓼莪之詩人曰欲報之德昊天罔極良以父母之德無涯不易報故也然則孟郊氏春暉之喻其亦蓼莪詩人之意也歟嗚呼詩可以興此有以知吾仁安甫春暉之念不惟家居之日有見乎其位聞乎其容聲而後不敢忘故雖蹤跡萬里王事倥偬旅懷淒悲亦不敢暫忘也若

仁安甫者可以謂之孝人也哉於是筆以為春暉堂記

風木軒記

風木軒者錢唐褚伯本中思其親而作也本中性至孝稍長喪其母既壯又喪其父其喪母也哀痛毀若幾不能生喪父亦如之母歿之歲有嘉木二莖于所居之墻上枝葉類椅桐本中以母歿而佳木生以異徵也爰植于所居之傍十閱寒暑二木劍拔而上而其父又歿後數年本中過謂余曰始循不幸喪母會有木生之異改而植之以謂既不見母或遠而忘此木所以識也當是之時吾先人見而憐之時須以先人方強健必享百齡之壽以庇覆我諸孤如二木之日就長茂而息其陰也詎意二木方長茂而我

先人竟棄我諸孤而去悲不自勝嘗與二弟徘徊樹下有風颯然起于木末俄而怒號樹為披靡有欲仆之狀移刻不止僾領二弟言曰古之人有欲養而親不逮者蓋嘗以風木為喻今我與爾所見是也因相繼而泣遂名所植二木處曰風木之軒值四十二代天師以　朝覲過錢唐僾修謁爲以情事上白天師於之為篆三大字揭諸軒中而未有為不肖孤記者敢敢以請嗟乎孝子之所見與衆人不同天下之物衆人見之以為悅孝子或以為悲此不得養其母者見蓼蓼之莪或以為蒿或以為蔚也今夫褚氏之墻嘉木並爲政而植之長茂立見此盡和氣薰蒸之所致使他人處此必指為家慶詠歌舞蹈稱揚之不暇而本中息乎茲樹值天風撼之乃獨起無涯之悲何其所見與人殊哉記禮者曰春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如將見之夫雨露之被萬物華澤鮮好穹壤之間有知覺運動者莫不情驩意懌而孝子獨如怵惕此本中所以見風木而興悲也雖然仲由氏之所感蓋少以負米故躬負米以養其後南游於楚累茵而坐列鼎而食連矜結駟而游而親不在此所以有不足之感今褚氏家故餘饒本中親在堂甘旨是以備養非有仲由氏之不足而其區區之心乃猶若此嗟乎若本中者可以謂之純孝人矣乃不讓而為之記

始豐藁　卷十　十九

幻泊軒記

太湖之上有真慶禪寺是為龍中琇師之居寺之北有別業花竹泉石頗瀟洒師朝夕燕休是於揭名曰幻泊以表所見之出於裹逈有原師無極者其法侶也亦嘗與余俱一日偕來謁余吳山之下原師曰彼之幻泊意欲得子記之何如余辭之曰吾所學不與而道合吾所知者日學道存不馳騖於窅冥俗默浮屠氏之說博大玄遠上極無際不可以思議其述遠而山河大地近而食飲宮室又近而四肢百骸耳目鼻口一動一靜一呼一吸以至晝夜來際一皆視為虛幻而不以為真是而吾之所見不然非山河大地不足為吾身之所依非食家（飲）宮室不足為吾身之所資非四肢百骸耳目鼻口一動一靜一呼一吸不能使吾人倫日用所欲適宜故吾所見惟真之為務而不知他有所為此無它葷吾所學與業故不能不歧而二之雖然此身泊於此室政如一葉之舟泊乎滄江之上溟海之涯師能以泊為幻其視世相不啻電之易滅露之易晞吾見句之浮屠人衣不以麻而以狐貉食不以蔬而以膏酪霞不以茆茨而華其堂傑其閣使若人也充知以泊為幻必不以此為樂琇也積其功行如此其必為菩薩大士之徒吾愛其人而未暇與論其所以殊又將往造其室觀其幻花幻竹幻泉幻石使百累悉空於無始為記其幻泊而使書之辟膺

句疑是何

始豐藁　卷十　十八

蘭菊草堂記

嫮音滂若物也媚嫮態情也

錢唐徐子貞甫廉介有雅操築草堂于城東隅不蒔他物獨蒔蘭與菊而日循行其間客或過見之曰子愛此耶子貞曰吾愛其與吾性合爾既而大書蘭菊草堂四字而請余記蓋蘭之為物生於澗谷深絕之地人雖不採而清芬細藹洒洒然於風露之下有不求媚於人之意焉菊之為物發於卉木彫落之後時雖華歛而幽姿雅艷采采然在風露之表有不爭妍於時之意焉之二物者有道之士所不棄也方子貞隱處時人見其戀嫮此二物不置因曰其性然爾而不知其見於用者何如也及遭 維新之朝盡起天下之遺逸而用之子貞起自草堂得以才行選為親王官屬趙瞻 王廷一以直道自持如蘭之不求媚於

人菊之不爭妍於時為 王所禮貌所謂國有道不變塞為者蓋如此詩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豈不信然子貞之所守可謂不蘭菊媿矣因筆之為記

安序堂記

安序堂者今四十三代天師無為子之所作也天師既膺符籙之命爰即府第之西大作重屋丹楹畫棟穹榱邃宇干青雲而震白日望之如在天上其東則象山龐然其西則僊巖巋然又其北 高風亭跂然翼然而塵湖琵琶雲林三十六峯則羅列相向川光嶽色畢赴于眉睫之下天師既即其上度凡先世琴劍函籍與夫道藏所儲仙經真誥三洞瓊綱以及近世儒先道德性命之書靡不備具琅函緗帙差次鱗比化日懸永端居清閟以博其 不知自在大道之 天師以謂此草吾所以自適者然耳而吾所以存諸躬與為吾後繼法者當必有防範之具乃即其下而楹之間顏曰安序且徵余著堂記大傳曰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得其序則安矣聖人作易卦自奇耦而成八變而至於六十四爻分陰陽而成六變而為三百八十四卦爻所著性命之理幽明之故事物之情莫不各有次第是之謂序序之云者如乾之象為龍有潛有見有躍有飛有亢是也易有聖人之道四曰象曰辭曰變曰占君子於易而得其序亦惟象辭變占之間究心焉耳大凡卦爻有象而後有辭辭所以著象故玩辭而觀象有變而後有占

占所以決變故觀變而玩占君子居而學易既觀象矣又玩辭焉以觀其所處之當否動而用易既觀變矣又考占焉以觀其所值之吉凶驗之於事反之於身有居安之寔斯不違乎易之序矣既安其序其於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將無求所而不得大而君臣父子小而事物細微亦無所處而不當故得其序則安不得其序而能安者未之有也天師以神仙之胄超邁之姿作止語默與道委虵視人間世窮通得喪毀譽榮辱曾不足以累其靈臺顧猶慮其積諸躬與為後繼法者未備乎易之序而昧於吉凶消長進退存亡之所以然而緫緫然以安序為意無乃過乎不然易與老合昔之人蓋有本其旨以註易者矣天

師雖以清淨無為：宗凝神全道有得於焉存之於躬者莫非寔理垂諸後胤者亦莫非寔德尚何患乎存諸己者有未至為後胤法者有弗裕乎以安序名堂此蓋師慎於持盈不自滿假之盛心也今也領袖仙班於　維新之朝光膺帝眷歲時入覲將必有如廣成子之告軒轅黃帝者矣道德所孚陰翊皇祚於百千萬禩而天師之玄胤亦蒙休被祉於無窮不其盛哉雖然此非吾儕小人之所敢知然而徵諸至理則有必然者矣於是筆以為安序堂記

環翠樓續記

國朝設行人之職以傳　命于四方蓋本周官之制行人貢士衆又設史人為之長非材識邁衆在言語之科者不

與茲選而卓子琛氏與焉子琛世居閩其居在三猿山之下其山氣勢磅礴隆而為麓衍而為原而群峰羅立老人在其前貪狼在其後天曦在其左文筆在其右如拱如挹每旭日始旦翠氣四合坌入牖戶蒼然龢人坐客莫知其所從來誠佳處也初卓氏以儒術起家宋全盛時有諱夢龍夢麟者伯仲聯登進士第佐州有敎寔子琛之十四世祖也其後有六學先生菊泉先生明性理之學與紫陽朱夫子游於子琛為九世祖六學菊泉存日以謂山川之間神秀發舒亦必有待於是作樓為燕息之地以專其勝曲欄橫檻寥豁無礙三猿山之勝萃于目前名曰環翠後之人克承先志卒皆未燹而莽環翠之勝如一昨也子琛既

一同二字可疑

仕于　朝使于四方無虛日環翠之勝未嘗不往來于懷遇善畫者授以鄉山大意俾規模為圖趍辦之暇時加披覽匪徒曰挹其勝而已而其先人神明之往來亦或如在也子琛過浙上謁余授經之堂具道其所以請記余告之曰懷土恆物之大情古有莊舄者本越人也顯于上國其心未嘗忘越而每為越吟蓋國人情之所不能免者然吾有為子琛言者子琛閩人吾不暇遠引請以閩人告之唐貞元間閩人有歐陽詹生者嘗游上國其雖親有離憂其志樂也詹在親側其親雖無離憂其志不樂此是以明為人父母者欲其子為國宣力以功名顯也夫人以有用之軀而老于一同之地與草木同腐亦獨何哉子琛年富力

強材足以有為宦轍伊始環翠之勝不必加戀嫪也他日光膺寵命歸榮故鄉傾視環翠之山色光彩絢爛照映乎書樓之上計日可待矣斯時也尚何有為因事以為環翠樓續記

柴氏義事記

錢唐有柴姓望名而字宗禮者其人姿樸茂不尚表襮見義事輒為其友有金觀者本括蒼人自其父游宦錢唐遂家焉觀嘗舉進士元至正中亦登備榜為州縣學官矣遭值運去物改窮居田里生事落甚母歿不能塟宗禮相其經營未克襄事觀竟以哀毀成疾而歿已而其妻亦相繼歿宗禮哭曰吾友之不幸至是哉且其子弱三喪在前吾

嘗見其交如膠漆

責也乃捐家貲治塟事其力弗逮則告助於觀所嘗往來者因得舉櫬及其母與妻之喪從其先人之兆塟焉鼓稱所及四方之士咸悵識之々既於是人以義士目之嗚呼朋友道喪久矣平居無事意氣相與襟期相許其膠如漆及夫一死一生交情乃見孰肯施德於不報之地哉今夫人未為無所施率皆有所為而為今觀已死其子且弱夫豈有所為而為之者求之古人惟郭代公柳仲塗范丞相蘇長公二三君子爾他鮮聞也是二三君子者為義誠厚然或藉貴富或資俸祿推以予人若不難也宗禮一介之士其家不過中人之產而亦能如古人之所為獨不可尚也哉友人莞裔為余道其事甚悉故為筆之以示夫觀民風者焉

梅閣記

梅閣者今浙江按察副使何公晏居之所也公性潔脩於凡植物獨梅花是好作層屋出梅花上每冬深梅花縣發脩檻睥睨玉雪燦爛芬芳襲人詩興油然而生吟哦竟日不知此身之在太素鄉也因自誦曰吾曩祖水部府君在揚州見東閣官梅賦詩有名吾名吾居曰梅閣夫豈不可既而徵余記之惟人生乎百世之下而尚友乎百世之上必其風韻氣韻有以動乎心術之微意領神會有不期然而然者非勉強也雖然此特以衆人之書尚友者言之耳若夫推其所自出本乎一源蓋不必較遠近戚疏則其所以相感者又易易然矣此憲使公所以有慕於何水部之梅閣也按何水部遜字仲言世為東海人八歲能賦詩弱冠有文名當時范雲沈約皆負重名雲稱其文含清濁中今古沈約亦面譽之曰吾讀卿詩一日三復不能自已其為當時名人所推重蓋如此唐人於詩為尤盛而杜子美出諸家右亦推重之曰沈范早知何水部是也水部嘗為梁建安王行參軍記室後官至尚書水部郎從其王鎮揚州時東閣有梅方發水部倚樹而吟終日不去其詩清絕見于家集至今猶膾炙人口後來杜子美在蜀會裴度節登東亭送客見梅賦也因用其事和裴詩送有東閣官梅動詩興還如何遜在揚州之句此憲使公之梅閣所以名

也然觀水部平生止以文學立名而於事業不多見抑豈當時所用者止於文學耶不可得而知也今憲使公學廣而才贍其見於製作大篇雲行短章鏗鏘得水部家法方持部使者節按行浙水西蓋將以飲冰嚙蘗之操如梅花之犯寒而成揚芳馥邁偉然以也哉吾聞古之善占人後者曰先遠而自他有耀者也憲使公之於水部有耀矣如但曰所好之似豈知言者哉

玉帶山房記

玉帶山在蘭溪縣東三十里而近其山秀拔頂趾皆青而其腰色純白橫亘數十百丈如拖玉帶故號玉帶山邑人王瑞翁先生有先廬在其下因署曰玉帶山房屬予以記

且曰玉帶之勝在吾戶庭非一世矣我先人在元至元初以爲狐之跡至燕獲事竇文正公然得其銅人鍼法用醫官起家稍遷江西官醫提舉陞僉太醫院事雖留燕歲久而朝夕之念未嘗不在玉帶左右故老而謝官歸休于玉帶之下而負痾踵門者不遠千里而來望見玉帶翠然曰活我者在是矣一時玉帶之色若濯而瑩吾幼在侍旁觀先人按俞穴求經絡之貫屬以驗氣機不敢不究心爲先人既歿中更多故薄宦不足以達人不以我爲無似見謂克承先緒起吾之癈者趍如吾先人爲曾不以吾父子異世而或我聞玉帶之色猶幸如一昨也雖是先人之獎廬在玉帶者何可不爲表見以昭先志敢固以請余曰嘻

玉韞于石而山木爲之光潤況在於人乎古有庚桑楚者居畏壘之山而畏壘大穰彼庚桑楚者惡能使畏壘大穰哉由其德之薰蒸故山爲發祥耳余游四方遇有過玉帶者談王氏父子生人之死不可殫紀其積世德如纍金城於先生諗之而信他日玉帶之上禎符發見如畏壘之穰未足多也其必有史玉廟朝垂徽遹烈以大其施者爲之徽乎山房所以識也發院號鏡澤瑞翁號玉泉盖山下有淵瀅渟瑩澈光可以鑑故其父子以自命云

明德樓記

吾邑張可敬氏與余同僑居武林城中一日手出一卷見余於授經之堂發而視之則前内翰鄱陽周伯溫甫所篆明德樓三字周公以篆書名一世而此三字端勁圓潤得斯冰之妙撫玩久之緬想前朝父物之懿不忍釋手已而揜卷問樓之面勢與名樓之義何若可敬進曰吾居在邑之中先大父爲處州學官而歸爰作茲樓以務窮理盡性之學適周内翰以使事過天台嘗登吾樓爲先大父書此三字揭之楣間以示正學之有在吾大父不幸捐館茲樓亦燬於兵幸内翰公之遺墨猶在作新樓于舊址取其遺墨奉而揭之吾大父雖歿猶不歿也乎幸爲我記之可敬之大父伯寧先生也吾去鄉里奈未嘗一造其樓而拜先生今觀先生之所以表見者亦或可得而窺其涯涘矣涉浙而東山岳之秀無出天台而赤城瓊闕玉霄諸峰之家

秀者又悉起于縣樓近市塵高出衆屋上諸峰之秀悉可攬而有秋高氣清先生自屏埃壒之表倚樓而望天宇鏡淨纖翳不生萬象呈露先生神觀與朗收視返聽冥然内觀所謂天之所以與我者其本然之體段領不㒺見於此乎此樓之所以名也雖然此義也文公先生於孔氏之遺書言之備矣而其門人弟子又復以鏡爲喻以謂鏡之爲物塵垢去而鏡之體見猶物欲去而心之體全是則是矣此第言其用力之地初不若即境觀心表裏一致之爲至親且切也文公先生平生精力盡在大學論語孟子中庸四書而明德二言又大學第一義學者誠有見乎此大之而用天下國家小之而爲天下國家用得此爲出經生學

士何可以習熟見聞而易視之哉吾聞文公先生四書之成得於吾台家啓悳者先生去前輩未遠精微之旨蓋必有所受矣宜其表見如銘刀劍銘戶牖之不敢忽也不然茲樓身山嶽之勝旁趨雅匾何所不有而獨有取於此哉吾雖不及登先生之緒論因可敬之請而粗言之而亦未知其合與否也夫苟未至在可敬用力如何耳大雅云無念爾祖聿脩厥德子韓歸而求之

滋德堂記

先生王之憂民也以凡踵行喙息於天地之間者未免淫于六氣而致夭折故制為醫藥之具以全其生而躋之于壽考德至厚也是以周官設醫師掌醫之政令凡邦之有疾病者造焉使醫分而治之歲終則稽其醫事而制其食若五味五穀五藥之齊存於神農氏子儀之術者是也而岐伯俞柎秦越人淳于意諸人察五氣五色五穀之劑苟九竅九藏之變動以定盈虛休王又皆羽翼其道以補天地造化之所不及為生人萬世立德者也秦為無道敢於焚燒六經以廢周公孔子之道至於醫藥之書所以續斯人之命者則幸獨存於世蓋以天地生生之德不可一刻泯也今夫人明乎經絡骨髓陰陽表裏之原五苦五辛溫涼燥濕之性莫本諸神農氏子儀岐伯俞柎秦越人淳于意之遺法以濟人利物故論其德殆不可襲而取之言其所自則必尚世言其所及則必尚衆而非苟且於一時僥倖

禪當作嬗

於一人之所可致也故君子務滋德焉錢塘有徐鎮字禹夫者本醫家子性靜而敏郡以俊秀選為杭學弟子員習經藝肄章有足稱者而不廢醫其家嘗作堂以儲藥而未有名請余名其堂余曰經云樹德務滋子之道亦類是宜名滋德生曰唯唯蓋生之先君子以醫名于大方其療法具存于家已樹德矣而生以妙年承之又愈人疾已笑如余之多病亦且賴生以存可謂善於務滋者矣雖然吾尚告生以滋之之術獨不見富人之滋財乎一金為母則子百金百金為母則子千金萬金惟其滋財之心勝故雖走荒徼而犯狼虎浮重溟而觸蛟鼉瀕死弗禪遂乃至于大盈又況滋德無此險難不過舉斯心加諸彼而已生以滋財之術滋德持久而不懈德之為用有不可勝言者矣其以吾言為然否乎生曰承教承教願筆以為記

澤存室記

易貞庭幹本荆州人幼時從其父母避地來浙遂家焉姿粹雅行甚謹飭以選為杭學弟子貢廿入學校非特不為嬉戲徵逐事太始見其哭而至別想而至詈恒有不怡之色余繼為都授師生嘗從余質疑義余為之辨析從余習文字余為之删潤生著筆札余時有論著多屬生繕寫故生在衿珮之列往來余所尤密每熟視生而甚矜之一日告余曰貞之從親至浙也日漸長大覩有所成立以養吾父與母今幸吾父猶強健而吾母竟棄不肖孤而去欲報

無地是以兢兢如在疚恒讀大戴記至毋殁而杯圈不能飲焉口澤之氣存焉爾潸然出涕猶恐其或忘也爰紀吾母飲食起居之處顏之曰澤存先生其能賜以一言之教乎余語生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人子之道也吾欲有死其親之心夫杯圈飲器也棬木為之而加髹焉常人之家日用之所須非貴重而不可致者也記禮君子以是器也其母之所嘗御毋雖已殁而口澤之氣猶存捧玩遺器而哀痛之誠心有不期然而然者故若有不能飲者焉非誠不能飲也生以之自見可謂不死其親者矣凡人知養其親於生存之日固不必論求有不忘其親於既殁之後者或未必然則是死其親者也死其親非孝子也人固未嘗無所思也有覩河洛而思禹者矣有見甘棠而思召伯者矣彼其思也出於衆人之所同見杯圈而思母則惟孝子為然嗟乎亦有誓及黃泉無相見者吾則不知其何心也古稱純孝為難由生觀之蓋亦庶幾乎所謂純孝人矣生方育材於學校將向用於時今日之不遺其親則他日之不後其君的然可見致移此心以服官政暢 皇仁迪民性革薄從忠使風俗一如唐虞三代之時顧不在於生輩乎吾雖耄尚及見之筆以為記

存誠齋記

鄭敬常甫敦固周慎孝友行于家庭信義孚于鄉黨學足以華躬而不自衒識足以致遠而不自賢與之游者撓之不見其濁澄之不見其清蓋庶幾所謂古有道之士者焉嘗潔一室名曰存誠請余為記余曰敬常甫其知道者歟蓋天下之理不出乎誠人之所以參天地而為人者此誠也出乎誠則入乎偽矣甚可畏也夫人之所以為人自之所接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兄弟也朋友之交也以至一事一物一動一靜一食一息莫不有寔理存乎其間理無為也在人以寔心行之耳仰不愧俯不怍則可至於聖人矣聖人之心渾然天理無往而非誠衆人之心膠膠擾擾與利害物欲相旋轉於無窮故於人倫日用之間不暇盡其道未免苟焉而已故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故君子誠之為貴為乎誠非聖人不能全也夫欲至乎聖人者其在存誠乎敬常甫以存誠名齋非知道者其孰能與於此吾嘗謂聖賢言誠徵見於五經四書其言備矣原其入德之要未有若乾之九二閑邪存其誠一言蓋學者用力之方也敬常甫其有見於此乎蓋邪者物欲所生之穢污所以汩沒乎靈明者寔在於此邪既閑則誠自存矣敬常甫為人威儀辭氣必其學用心於內而以敬自持者以敬自持則方寸之間儼然神明之居城堅池深外侮焉能入哉此必敬常甫之所自得人所不能知者余也學未聞道其於聖賢之學故不敢以易言之而亦不敢不用其力尚當從敬常甫詢其所以然庶幾聖學之要或得而聞一二乎

始豐藁卷之十

始豐藁卷之十一　後藁

徐一夔大章著

記

養志堂記

事親之道莫大於養志而飲食衣服宮室之奉次之記禮者曰孝子之養老也樂其心不違其志父母之所敬亦敬之父母之所愛亦愛之至於犬馬盡然此之謂養志是故甘旨以奉之瀡䯝以滑之飲食可以悅其口矣暑則以絺綌寒則以狐貉衣服可以適其體矣夏之日處之以涼堂使不知有暑氣冬之日處之以燠館使不知有寒氣宮室可以安其寢處矣而皆未足以言養志養志云者必如前

之所云斯無愧焉而非飲食衣服宮室之謂也上虞嚴氏兄弟二人伯曰煥文仲曰炳文皆有士君子之行而且善事其親其家頗裕於凡飲食衣服宮室之奉蓋所素具其兄語其弟曰此不足以言孝惟能養吾親之志則庶幾焉其尊人亦有學行為一鄉所推重歲時先生長者相過必為酒食以相歡洽二人者在傍趨事不敢後洞洞屬屬惟恐不得先生長者之懽心以獲罪於其親後先生長者數數過之見其不懈益虔於是先生長者更相謂曰若嚴氏子者亦可謂之能養志者矣久之相與名其堂曰養志伯仲謝不敢當又相與謀徵言於余曰願有益余告之曰世俗言孝能不虧於飲食衣服宮室之奉莫不自以為足又孰知以養志為孝哉夫飲食衣服宮室凡有力者皆足以為之至於養志則有力者或不能為此孟氏所以獨取於曾子之養志而不取曾元之養口體也雖然孝子而能養志可謂至矣而孟氏乃曰事親若曾子可也曾不以為足何哉蓼莪之詩人曰欲報之德昊天罔極嗚呼人子之事親何時而有足故曰孝子愛日嚴氏之子尚念之哉

上虞縣戒德寺記

自佛法流通中國凡名區異壤類非尋常編戶之所能專必作為名藍巨刹而後稱大槩宇壤之內秀異之所蘊蓄必有待而發非偶然也上虞縣西北六十里而近有寺曰戒德唐大中中居人周氏伯仲有曰元度元慶者捐宅所

建而延有行僧弘泰為開山祖其寺東有巨浸廣袤一百餘里波光雲影翕欻晃漾可鑑可濯曰夏蓋湖其南峰巒秀聳蜿蜒磅礴勢若騫雲而上如拱如顧曰九龍山又其北有大山屹立若覆盂狀橫亘于滄海之濱外障波濤內固聚落曰夏蓋山寺據湖山之勝面勢清曠軼埃壒而搆形勝於剎土為宜始周氏建寺時工築基鉏入土尺忽見赤蛇一俄斷為二徐視之金也伯仲相顧駭曰此神物也讓弗敢有乃售以建寺而用其餘造橋故茲寺初名蘊讓至宋祥符間始改賜今額而橋名分金則猶仍其舊此足以驗秀異之所蘊蓄以待而後發為不誣矣夫以佃漁雜處之場化為飛樓湧殿鐘魚梵唄之音朝朝暮暮發於雲

林煙水之間非言壞也鄭宗南渡後李莊簡公光有清節里第在上虞之鄣嘗與恒茲寺留題而去亦足以見茲寺之不凡矣大何至于宋季思確僻攸之虐而向之翬飛絢爛者悉委為灰燼元至元初寺之僧善寧有戒行緇素向慕時指貲以助者踵至乃更作之凡殿堂樓閣門廡及庖湢庫庾之規制佛菩薩天人之像設珠纓寶縵異節華鐙之供養髹漆完好悉還舊觀至至正中燬壘頹就漫漶墙垣頹敝剝圮殿閣頹就缺落香舊僧常演德林又皆葺而新之於是五六百年之道場常如不壞之日為一方之名藍矣寺舊無記僧本愚嘗參學於天界寺住持泐公禪師間以寺記為言禪師謂宜求文於徐君為之遂具始末來

請余聞地理家相攸之説謂凡棟宇而處必據風氣之會惟夫風氣完固故其積之也厚而發之也不竭以能奠于永久然以世相觀之其成其壞不能不關于數其不底于壞而復于成者則亦有地靈之助焉非數所能制也若上虞縣之戒德寺是已方周氏捨宅為寺徒以地之靈不敢有也誼意有蛇金之異豈非地不愛寶而發祥之機見于此歟宜乎茲寺既成而壞既壞而成非數所能制若有神人冥助之者信非偶然也道茲寺者何可誣曰人天小果而苟視之哉寺之衆派別為七而以甲乙傳次得度于其寺者率皆清修嗜學出游大方以行業稱云

重建大慈定慧禪寺記

俳語當是誤當是猶從其寺額于鄉此于其二字互轉致不可解

大慈定慧禪寺者唐褱中禪師之道場也褱中得旨于百丈大智禪師元和中行腳至杭愛茲山幽邃因卓錫為依皈者衆將建道場而地厥高亢乏水以供庖湢意欲他徙一日禪定有神人儀觀甚偉拜而言曰吾師行道此方以利益群品吾等寧能不效綿力乎吾將役二虎移南嶽童子泉以施吾師翌日有二虎在山西南隅以爪爬地如掘井狀已而水泉湧出盈坎且味極甘冽遂成道場他日有自南嶽來者禪師問童子泉何如曰涸矣於是泉以虎跑得名寺之成錫額曰大慈則長慶元年也開成初禪師入滅咸通初其大弟子欽山遂上其師之行于朝謚曰性空塔曰定慧為寺額曰法雲院中和間又以塔名配寺名如

今所揭額云宋太平興國中寺以南泉願臨濟玄無著喜趙州諗叢頌藏雪峯存俱至茲中山與中禪師激揚宗旨故又名祖塔院元祐間蘇軾長公守杭有病中游祖塔院詩見于家集建炎初又復寺額如長慶時嘉定間權臣史彌遠利其地可為佽墓欲陰廢其寺或為俳語危之乃沮彌遠猶從于寺額其鄉郡建奇大院而奏奪其地為第營時有僧曰克符者雜處其中圖復其舊而卒無果未幾而宋社亦墟矣元至元中巳江田公居淨慈第一座縛茆泉上以待時緣方薙草蓄礫得一石狀類僧伽乃中禪師像也濯而奉之識者以為寺興之兆大德初歲運使胡公慶雅敬慕田公為捐貲財興造而寺額則仍中和之舊至治中

慈寺當是慈
寺

止嚴成公總之作亭于半山題曰古禪林慈寺雖已復而規模不加于昔大凡世間相涉於有為必待其人而後成當 大朝洪武之十年定嚴戒公來領寺事顧瞻再三曰茲寺位望雖在五山十剎之次爲我中禪師唱道于此高風遠播一時尊寵力足以建宗垂派者惡至茲山興中禪師激揚宗旨迨今八百年事其僧吏名號在祖堂未泯承其宗者其或因陋就簡何足以言恢弘祖道爰發宏願以改作爲已任領其寺容衆素少而志更張者多弗克就地理家言寺前澗水直瀉而下故也首捐衣資購地二畝鑿為方池以瀦水乃裒衆施具材命工作大雄寶殿視舊加三之一歷四寒暑而後成將作僧堂法堂及方丈三門鐘

樓兩廡而故址不足以容衆踵乃剷巖劉壑左右前後爲尺六百有奇兩僧堂法堂及方丈三門鐘樓兩廡視舊始廣至於庫庾庖湢亦皆以次而完欲別為室以待凡雲水之暫至者名勝之怡養者病患之攝治者亦寓於基址故於兩廡之間作為重屋而分房以處之又涉五六寒暑而後備至是始具大方之體寺舊有斷碑殘缺不可讀當成公住山時嘗立石矣而紀次未暇今笁隱道公以宿德重望綱維宗教嘉戒公之為謂凡住持皆若戒公何廢不起為疏其始末使來請記余嘗涉西湖而西過赤山之岡三四里許緣山斗折而入不盡百步新山作山門揭大慈山三字則元江浙行省平章榮徽史公燉所書既入山門又緣山行二三百步有石梁橫小澗上乃抵寺門山勢三面環擁林壑清閟嵐霏翠寒人間塵坌不至信乎清淨之域也是為大慈定慧禪寺周覽久之見大殿堂廣邃像設莊嚴巋鐙燭蓋鮮絜華好以至供佛飯僧之器靡弗備足因喟嗟歎曰杭西南北兩山禪叢數苑甲乙相望號稱佛國茲寺雖古道場取名位者或弗暇顧自罹兵燹昔之盛有賴詘於時制榛未盡除瓦礫未盡去茲寺不獨一新視昔抑且有加餘而講之由領寺事者有志建立不以時詘擧贏為嬴積其善行孚于人人樂施者衆故能有此建立也戒以有為法為非道之所存而不屑加之意者蓋不達理事之不二故也若戒公者非達理事之不二者歟高山仰止

感慕中禪師而興起者有矣句將引之寧之壽總承者乎戒公名淨戒字正芳苕溪人通內外學持律甚嚴稟法于天界淨覺禪師有古德之風云

敕賜靈谷寺碑

今上皇帝應天啓運建大一統之業定都于鍾山之陽辨方正位適與梁神僧誌公之塔寺密邇洪武九年春浙東僧仲義被召來為住持距宮闕僅一里許私自忖曰王氣攸聚紫雲黃霧晰夕擁護非惟吾徒食息靡寧亦恐聖師神靈有所未安且佛法以方便為先如得近地改建誠至幸也因請于 上從之義乃擇地于東湖洞南則鍾山之左脅也材木未具會 上方遷太廟于闕左弗敢以舊

廟遺材他用遂以施之又遣親軍五萬餘人從塔附于寺功將就緒有為宮宅地形之學者言其地湫隘非京刹所宜義復以聞有旨舍其舊而新是圖拓大其規制令可容千僧命太師韓國公李某擇地于獨龍岡之東麓西距朱湖洞五里而近其地中寬外敞迴巒復阜左右相向而方山歸然在其南天造地設儼然祇園之境義以圖進　上若曰以此奉誌公為宜遂命中軍都督府僉事李新衛指揮僉事滕衆衛指揮僉事袁祿神壇署令莊安董其役建主之日以十四年九月之吉中作大殿大殿之前東為大悲殿西為經藏殿食堂在東庫院附焉禪堂在西方丈並焉而大殿之後則為演法之堂誌公之塔則樹于法堂之

陰其崇五級復作殿附塔以備禮誦左右為屋以棲僧之奉香燈者翼以兩廡其壁則繪佛出世住世涅槃及三大士十六應真羣梵神師示現之迹屏以重門繚以周垣而養老病與待雲水之暫到者亦各有其所至於井竈湢庾之類凡禪林所宜有者無一不備而其為制以佛之當獨尊也故於正殿則奉去現未來三世之像其他侍衛天神不與焉以禪與食之不可溷於一也故食堂附於庫院以師之不可遠其徒也故方丈近於禪堂以聯坐觀心或溷於呫語而弗專故異其龕以單寮息力或流於晏安而弗撿故同其室而綿構之法則以梁栿術不施疊栱以栟承橑不出重簷凡交椽接霤盤結攢栱如蜂房蟻穴之狀者悉不用規模氣象軒豁雄麗望之嶪巘即之山立都人士庶莫不瞻仰讚歎以為希有比皆　皇上萬幾之暇廣恩所及而義興董工臣僚奔走受成算以授庸工加程督之耳凡木石瓴甓丹堊髹漆之需皆　上所賜其工之鉅不可以數計且不勞一民而以戾于法者充工既畢悉宥之夫役之于慈悲之地而導之以有生之塗此又　皇上懲惡勸善之神機也明年六月十有三日告成　上既因其地之勝賜額曰靈谷禪寺又賜田若干畝歲入米四千石以飯其衆又明年正月十日　上在齋宮進僧錄司臣領問　諭及靈谷碑文未建爾等宜舉能文者為之於是右講經守仁以杭州府學教授臣徐一夔名　聞奉　勑

義具始末書幣來取文義既被　旨使其徒遣騎將命至臣一夔學識膚淺忝職外郡教事　上命所臨不勝恐懼謹具載其事拜手稽首言曰竊嘗聞之大雄氏之教以深慈宏願攝受群生悉歸正覺非細務也故非國王大人莫能恢弘之自入中國以來有天下國家者咸以其道為能密贊化機陰翊王度而崇尚焉然昧者事之不以其道至其後也不能無弊　皇上龍興承中華之正統為天地神人主臨制萬方奮大有為之略舉百王之墜典而一新之貽　聖子神孫萬世之法至於佛氏之教亦以近世僧居不存古制　聖慮及焉比因僧仲義之請改建誌公之塔寺遂本佛意而作新之規畫措置度越古今使凡學佛

者起居食息各得其所而致力於其道生於慈風所被法
雨所露有生之類咸願去惡而爲善庶有以上荅　聖天
子崇奬之意且其徒生於二千載之下而獲覩像教之盛
如二千載之前不其幸哉謹系之以銘〻曰
皇帝受命曰惟其時天人克協戎應昌期仗鉞秉旄豪傑
景附曆數在躬作我民主　皇頫四方曰此幅負德懷威
服在予一人神祇庇導底于建業遂闢　帝基受天之崇
維此建業地厖以洪虎踞于西龍蟠于東天作神皋　帝
王之宅眷言定鼎卜如洛食邑　大都與正萬國來臣春朝
秋覲冠珮詵〻奕〻彤宮巍〻絳闕五色成文照映天日
地不愛寶禎符相仍昔有神師亦此從靈神師爲誰道林

楊璉真伽作楊輦剪誤

以名討之止有九齋

始豐稾　卷十一　九

真覺茇彼塔寺在于畬嶽塔寺茇矣宮闕在前其徒弗寧
奏疏請遷協于　皇心詔從其便爰　勅臣僚其爲改建
既築既構美矣美輪有赫其居震耀天人伊大覺尊其足
萬德巍然中居玉色于穆濟〻以食以禪弗涸于一
惟道之安彼寧堵波如地湧出道林所棲天龍環繞惟茲
巨刹殊勝莊嚴如兜率宮下現人間是曰京寺四方之式
弗加表見曷示于迹作而新之有筆有圖出自　睿畫以
振法來法聿之行如佛在世凡百有生悉恩悲被惟　皇
興佛天中之天潛符默契億萬斯年

重修龍翔宮碑有序

杭之龍翔宮初建於後市街西蓋宋理宗潛邸也理宗既

題之當是趙之戍是趙靖史靖字

作其地爲宮以奉感生帝而命左右街都道錄胡瑩微爲
開山住持以重其地元至元中西僧楊輦真珈總統江淮
釋教事崇釋而抑老以龍翔宮爲壽寧佛寺住持胡元洪
購地於城西北隅改建之其地與宋和義郡王楊氏第寄
迹而今宮基則楊氏所奉神祠處也延祐中朝廷降璽書
命天師張留公主領宮事其世世襲之而住持則黃石翁
也宮初爲三齋至是增爲十齋曰履和曰順正曰全真曰
宜休曰觀妙曰東明曰環隱曰守正曰安晚元統癸酉之
歲杭州大而宮燬爲住持史景仁謀更作之而天師亦施
金以助寶殿中峙環廡前闢彤樓崇閣左右輝映後有篠
真之室壘石爲山鑿地爲池疏鑿蕭爽號蓬山堂前偏學

始豐稾　卷十一　十

副提舉陳旅寔爲之記外則引西湖之水環繞宮墻隱然
若玦過者指爲神仙之居俄而兵起僭竊一方者據爲軍
器局烟塵澒洞無復前日之勝矣　天兵既平浙住持毛
君繼祖請于總兵官今曹國公曰茲宮乃　國家祝釐之
所非官局也願復其舊總兵官題之得還爲宮居無幾何
毛退君席而宮日就圮四十二代天師過見之歎曰此吾
曹高祖所領宮也忍使廢乎乃延龍虎山法師鄧君允脩
爲住持既而鄧君被　名爲　金門高士而天師亦化去
嗣天師充繼先志尤以起廢爲事僉謂玄妙觀住持王君
應瑾足任起廢於是天師加授貞白先生東華弘道純一
法師爲住持且兼領諸宮觀事王君玄風素著其來也一

已變疑是三變或貳變

言之可疑

意修葺肯構已棄為之倡而施者踵至凡殿堂門廡以及庫湢亦白之漫漶者則塗繪之飢覺之缺損者則補綴之徑術之蔽塞者則疏通之至於帝天神及驅邪辟惡之像設剎落黝黯則加塼埴粉飾不足則請於別廢宮之夫祠者足之於是規模一新過者則又莫不相與咨嗟言曰不意今日復覩舊觀其徒遂求謁余請敘次其宮廢興之迹以昭示來者以余而觀於天地之間凡物之成壞未有不梏於數其有不為數所梏者則存乎其人龍翔為宮自宋之季以潛邸為通諳迄今二百餘年而滄海桑田已貳變矣始也傳於異類徽胡尊師不足以任改建中也化於贊攸徽史尊師不足以任起廢繼此二役雖距時方殷卑其為

之也尚為力王君當久替之餘挺藉已棄與凡施者倡遂能以舊為新使龍翔不致氣圮則雖為力矣雖然為之於難為之時而不見其難為抑豈無所致而然哉蓋王君棣抱沖虛制行貞白而應物和易初若無為而未嘗不為推其精誠於禱禳禜之間有感輒應都人士女賴為故凡興作人皆不勸而趨嗚呼德之感者其應大而所謂不為數所梏而存乎其人者以此也夫銘曰

言璇琳宮在巽之隅往帝有作厥惟靈區金庭珠户神聖攸居天漢所經匯而為渠如彼弱水環于蓬壺負隅諸虛若與世殊儀遺小劫轉隆為汙頹圮垣圮棄轄于衢仙馭遠去野馬紛馳惟茲福庭休祥所嚮發靈獻異千祀弗渝豈其遂仆而不可扶是有德人其承弗徐其作飛舉其助雲輸蕭為繪埴厥工辟超百廢具興在于斯須儀觀有煒光彩發舒瓊珮朝真瑤章騰虛行道讚歎曰儼如初德人有作與化同樞是用作銘以昭德符

序

六書本義序

古者六書之法皆掌於官成周保氏之職以六書教國子而書之設以同文為盛故又有外史掌達書名行人掌諭書名漢猶其法太史試學童諷書九千字者得為史吏民上書字有不正者則糾舉之其掌於官可知已夫書非曲藝也大而二帝三王周公孔子之道次而古今成敗得失

之迹九流百氏雜家之說又次而官牘家乘獄訟米鹽碎務之記注莫不有賴于書蓋不容於一日廢者也而為書之法六曰象形曰指事曰諧聲曰會意曰假借曰轉注其為法也有子母相生之類形聲清濁之別五方言語之異用之者易流於譌舛自夫官失其守大夫士務趨簡便以指事為象形者有之以會意為指事者有之至有以轉注為假借會意為轉注其失滋甚於是六書之義不明而義理之精微有失其本真者矣越人趙君撝謙深以為病取許叔重而下諸家論著之書攷其得失推子母之相生俾各歸其類正五方之言語律以四聲而以子母相生之例統之為凡例以提其綱為圖說以括其要分為十類

著為十二篇總為三百六十部於是六書之義明而六書之用無論升之患矣嗟乎大夫士之於六書譬之麻縷絲絮莫不以為衣也而或不知其出於蠶青稻梁魚肉莫不以為食也而或不知出於佃牧習而不察此國人情之大敝攜譺非有官守如古者外史行人之所掌而能用力於衆人所略之地何其用心之專也哉攜譺裔出宋宗室志懿而守恬其學邃於經術諸子百氏莫不記覽著為文辭抑揚反覆能沛然盡其所欲言而不畔於道觀其所著六書論可見已至於六書本義則其尤盡心者也方 國家校正韻譜 徵至京師稍試其所學擢中京國子監典簿旋以疾引退遂克畢力於此書〻成徵余序之雖然余固

習而不察者也安能發其蘊以攜譺諸之力姑著其用心之專云爾

寓齋類槀序

栝蒼吳伯宗先生既歿前工部水部主事公願其家嗣也彙梓其所為文為若干卷題曰寓齋類槀自栝蒼貽書武林徵余序之向余被徵攝祀海上得以便道獲挹先生道德之光耀然以卑〻别去不獲承教為憾乃今得其為文大集而盡觀之誠一快也顧余晚出且膚陋何足以當知言之任而序之哉而水部君方以博學能文振其家聲徽余言頗切然不敢以虛辱乃為序之蓋先生之學出於見山葉氏而見山之學私淑於水心葉氏文章至宋而盛既南渡光嶽之氣分不能無大音不完之歎章而文運流于東南儒先君子相繼唱鳴道學而葉氏獨以文章顯雖其久任甸寓而掌制之日少然當是時中外有大論撰不歸葉氏人情不饜故其文章卓然自成一家運去物改其流風遺韻之被于鄉里者未泯規模氣象有足以興起高者先生〻于其鄉傳授既有端緒本之以穎悟之資濟之以方鋭之氣年弱冠試鄉闈有司奇其文寘諸前列既而科舉事輟乃遂博極群經會異歸同涵揉充暢故其發為文章春容雍暇浩乎如長江滑流一瀉千里藹然皆性命道德之說此無他理勝故也彼以才馳氣騖為高者出於造理不深故耳雖然臨文而索理〻愈乎粹惟夫求諸經

而有得於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立言之旨融而攝之於方寸之間而吐之于觚翰則其為言自不患其不醇矣嗚呼理足而言暢天下之至文也先生之文有言焉初先生舉進士不遂用薦歷台之寧海衢之西安教諭晚值更化當路薦先生宜居師表之地擢教授郴郡戶教席者十有餘年其所造就領鄉薦登會選者居多譽望隆重號稱東郡儒宗至于文章又其餘事也先生諱世昌伯宗其字也別號寓齋云

何愚劃集天台山賦為詩序

天台山在於越之南名雖不齊於五嶽而神秀所鍾有雄麗絕特之觀為晉孫興公為章安令嘗慕其勝著遊天台

山賦其賦既成以示友人范棨期曰此賦擲地必作金聲
茲山之勝古未有發其秘者自興公始發之其後名公鉅
人若唐翰林供奉李白元余文忠公闕皆有作以嗣其響
為李翰林有登天台曉望詩余文忠公有劝農至桐柏詩
其詩妙麗膾炙人口而未有纂括孫賦而播為篇什者也
僉憲宣城何公行部至天台覩其雄麗絕特之狀左顧右
睇有不欲捨去之意然職在巡訪勢不暇窮幽極奧甚戀
嫪為方外士有以趙文敏公所書天台山賦刻本獻者按
而讀之目之所遇與賦之所及意領而神會遂集賦內所
指景物如東坡先生檃括陶淵明歸去來辭為樂府故事
以題詠為得近體詩若干首其還司也且以示凡能言之

士志集其句為之且裁不用其語而用已語雖工弗采且
屬余以言弁其首余也世居天台凡勝地之見于篇什者
少時侍先人杖屨嘗遊焉觀赤城之霞氣瀑布之飛流
華頂之積石而皆莫若瓊臺雙闕之為奇特峭崿崢嶸懸
磴萬丈比至其頂地平如砥凡顧瞻雙闕夾路瓊臺中
居五芝含秀八桂森然樓閣縹緲於彤雲彩霧之中彷彿
如在天上故興公之賦自目為仙都而述其地特加詳焉今
余留落他鄉郡且老而鄉邑之勝未嘗不往來于懷若興
公之賦發嘗習之當夫懷土之心生蓋嘗臨風一誦以祛
想思而習熟見聞之久終不能祛也今見公所集其句之
字為詩組織工緻模寫圓熟逸興飛動於層巒疊嶂之間
政如李光弼入郭子儀軍部伍雖舊號令一出風采新矣
不其奇哉是詩也使它方之士見之天台之勝如在目前
況如余之舊所遊者哉寧不為之欣快因不辭而序于公
詩之次凡承命而作者則請以次書焉

送薛文舉還太常序

上虞薛文舉為太常博士將一年得告省其親其還職也
道過錢塘徵余言以贈初文舉隱居教授不求知於時會
國家亮訪遺逸有司以文學薦擢為太常博士　命下之
日明友咸為之喜有謂余者曰今國家興治眾職畢舉將
軼漢唐而過之猶爵祿以待天下之士非若往日拘於門
地限以歲月而故靳之也以文舉之學之行得七品官翱

翔于奉常之署夫豈曰忝矣獨為之喜哉余曰非也太常
之有博士古號清望非他流比也而博士之設其職有三
曰贊相祭祀曰講究禮儀曰擬定謚議凡贊相祭祀在乎
臨事致誠敬之節文舉為人端慤而詳慎其執事也懼隆
如執玉懼傾如奉盈其職贊相所優為也凡講究禮儀在
乎據經以達因革之故文舉於經考覈精審其講禮也必
合會通之宜而不持專門之見其職講究所優為也凡擬
定謚議在乎御忠以著功行之寔文舉於文穩順精確其
定議也必得褒揚之要其職定議亦所優為也朋友之為
文舉喜者此也獨不聞之古乎古之人言善為弓者必曰
羿以其利於射也言善為車者必曰奚仲以其利於運也

設使無而為車奚伸而為弓必弗利於用矣故士而所習適所用豈不可喜也哉夫以一士而用稱其職為其友者非有所利於已而美愛之意油油然見於辭色其故何哉蓋天下為公數舞與起人情之所同也棫樸之詩序者以文王為能官人其不以此也夫屬又舉請贈因述前之所云以為之贈

聽雨堂詩序

聽雨堂詩一卷今知崇德縣安成周君子冶之所稡也初子冶之先大父龍南縣尹與其世父南豐長同宦游四方不得時相會聚及相會輙蘭書有程又有別離之歎因念蘇長公與次公會彭城時長公送次公之官有夜雨何時

聽蕭颯之句龍南與南豐言曰吾二人者今日之情亦猶二蘇之在彭城也因名其所居堂曰聽雨時子冶之先君子延平郡守方以才能辟三公府掾再轉而為監察御史其所與交皆魁公碩彥於是廬陵歐陽公玄為記其堂而相臺許公有壬臨川吳公當危公素宣城貢公師泰河東張公翥晉安張公昂華黔南程公文以及一時文學名流咸為賦詩凡得若干首周氏聽雨之堂在安成萬山中自諸公題詠既出爭相傳誦而聽雨堂之名播于四方矣子冶遭值運去物改先世故物惟恐軼墜至於聽雨之什寶之尤謹不啻如遺珪棄璧曰前輩斷書片言隻字已不易得而況長篇短章具在乎且吾先德所由以著也吾安敢忘諸及子冶以文學選於朝來為縣於語溪之上乃稡衆作并識錦軸裝潢成卷謁余言為之引余也竊爲晚出以生時猶不能博其聞見恒竊媿焉卷內諸公雖不盡識若貢宣城程黔南則嘗納交過蒙許與者至如危臨川雖未嘗承顏接辭而見知爲尤深今老矣學不加進何敢以瞽靡之言弁諸其端會子冶徵言甚亟寒廳坐雨取而誦之大篇激慨小篇淒楚咸極聽雨之情狀使人有黯然不自持之意爲其華之餘諸公之高文大集奚可得而見其所爲詩萃於一卷之內譬之嘗臠而得一鼎亦云美矣雖然非吾子冶不忘先德表而出之吾亦安能有此獲也昔者柳州先生頌其父所交皆一時知名士著先友記以示其

父交遊之廣談者韙之子冶邃於經術為詩文古雅有柳州之風是編之稡亦柳州記先友意也庸弗讓而為之序

西塘八詠詩序

西塘在京城歧陽武靖王府第之西其塘瀦水數百頃浪波瀾都渚坻相間鳧鶩浮沉魴鯉游泳輕橈短筏往來於晻靄之間其上功臣甲第畫棟連雲丹甍曜日環以戍屋前後鱗次晴風暖日酒旗搖曳曉色乍合燈火相輝遠則江上崗巒相屬於雞鳴山朝嵐夕照尤宜遐矚白先生以中之館在焉先生授經之暇徘徊顧盼心甚樂之乃即其日之所及擬為八景各賦五字詩一首每首二十字清切精緻吐辭有畫含意無窮誠雅製也余不御吏封書與詩

於千里之外俾余題其首簡初先生以豐才碩學受知岐陽武靖王辟之門下俾授其嗣子今羽林左衛僉事及僉衛之二季以經甚見尊禮其後王識指辟先生悼知己之難得諸有歸志而僉衛昆季懇留弗可至聞于 上有勅諭留先生始不敢辭去僉衛乃築辟於西塘之上哀戚之餘卒其二季從學如初先生之於去就可謂得其道矣而其記跡又在輦轂之下神皐 壁壞之間古人云大隱居朝市先生得專西塘之勝宜其幽情逸思見於詩言文字者非尋常俗下之所及也有如余者僑居錢唐十有餘年而錢唐之勝莫西湖若雖殘山剩水而水煙雲月固在念欲出游以豁胸中之壹鬱而日有鉛槧之務蕪之比年病

兀不良于行增不能少遂一適故誦先生所寄詩而想像西塘之景物如在 天上以天之福旦夕得遂休致之請則將力晴良劍強俯壯力補修游事而後謁轅退之才模寫湖山景物以昭太平之盛庶幾獲酬一適之願如先生之在西塘也因不辭而序

會友詩序

朱孟堅寧長沙之寧鄉六年而歸僑杭嘉會門外一日張君光擲吳君子立訪之雖然出迎揖捐命坐時暑方盛乃具茶瓜歡話逾年刺二人有情消意釋不知門外之有黃塵亦日也各賦詩一首以識既而孟堅裒滿成帙徵余題辭余惟古之大夫仕不出國惟聘問則出境從事公朝未始一日不相見今則不然仕者沿檄而出近者二三千里遠或五六千里又遠者或至萬里及乎終更又沿檄而去何能一至鄉里修合并之好乎張君甫朝故老子立宦轍暫停孟堅亦六年乎外此一會也亦何可得哉情見乎辭有以也然吾聞之三人為聚試於玄夜寥闃之時仰而觀之將必有德星聚矣

師友集序

高君士敏編師友集徵余序之師友集者粹其師與友贈遺倡酬之文與詩也初士敏之先君子宣慰府君以碩學至行歷椽三臺御史府後官至浙東宣慰司都事宦轍所至名既揚芳聲遺偉續矣方其顯融時雖不欲子弗從事

華靡之習務以通經學古為賢士敏遵承父訓惟謹本之以超邁之姿濟之以方銳之氣窮日夜之力以務記覽涵揉將蓄作為文章多而千言少或百字咸中矩度時士敏年纔弱冠已與老成作者有並驅爭先之意而宣慰府君向所與相畫諾於華要之地以文學名世者如鄱陽周公宣城貢公臨川危公皆在士敏以契家子持所為文贄之皆曰人言高君有子信然乎其文不置嘆異久之且勉之曰他日人之求知於子甚於子之求知於我矣士敏益自貴重志之所向直追千古而不疑天下方亂操觚弄翰之士或棄而他業 士敏竊嘆之其志屹然如泰山之不可移益力弗懈既入 國朝士敏年日以壯而文日益有名凡

著作家論當世能言之士必曰高士啟氏不敢後也而四方之求文者亦日躁其門於是士啟穀譽啟起于東南若火之始然不可掩遏而向所與游年長以倍者莫不願與之爲忘年交而興之盛者亦不敢興之爲行矣夫惟士啟之奇偉卓絕不獨有以成其先人之志而一旦挺然立於作者之林使高氏之文章自士啟始庸非卓然有志之士也哉士啟有卓識雅量人所不能及其才雖高未始以有餘自視以不足待人觀於所編師友集大篇短章無一或遺蓋可見矣洪武初元用薦預修元史擢翰林編脩轉秦府紀善未幾引退今又召起試吏部侍郎云

陳氏文彙序

今浙江都指揮使陳公稟仁賢之資屬飭備之地前在淛衆久矣洪武元年山東平被 旨出鎮登州尋改鎮東昌在登者三年在東昌者十有二年茲進徽于 九重遂有超遷之命來至于浙公在鎮時大夫士之稱頌公者有碑有記有序有詩不一而足其客鄭某慮其散軼彙粹成編而總題之曰陳氏文彙以余序知於公且屬之以序彙之云者其意以晉之史曰乘以載田賦爲名故後世亦以郡所藏故物爲郡乘家所藏故物爲家乘陳氏以所藏編帙爲乘蓋取諸此余嘗獲登公門見公器宇凝重識量宏達有輕裘緩帶坐鎮雅俗之風心竊慕之及觀諸君子之所以稱頌公者而益歎其事業表偉偉初公至登州適倭奴犯海邊時登州新附民心驚悸公躬擐甲胄率先士卒設方畧勦平之民賴以安比至東昌地當百戰之後草萊荊棘滿望公繕完城郭樹立棲櫓建置倉庫畫衢衖以奠民舍列屯堡以安軍營擇其墻以立官署至於興梁之使往來者棣閘之防蓄洩者亦莫不修完之郡府爲之一新又以北地高亢民不知種稻公相其地勢之宜稻者近於會通河决可以灌遂請於 朝開稻田三百餘頃歲收米若干石一衛之衆不藉餽餉以足 國家千萬世之利在焉前後十有二年之間民安於農軍樂於戍攷其設施大畧不媿於古之賢方伯此大夫士所以不能自已於言也夫公之勳德被於東土固已勒之金石播之聲詩家傳而人

誦之矣尚何待於託之文彙而後傳哉詩曰詒厥孫謀以燕翼子他日公之賢子孫誠求公之餘風遺烈有不待出戶庭而知者其有不資於文彙哉公之賢子孫尚慎承之

送左參政陳公入覲序

洪武十八年 皇上妙選浙江布政司官屬既命齊郡張公爲左布政使未幾又命番禺何公爲右布政使至於僚佐亦極一時之選而左參政儀真陳公蓋其一也二公以宏材碩學提綱挈領衆僚佐又各以聰明特達之材相濟朝夕衆喙議有協比之心無乖違之意譬之琴瑟和鳴德遠之音不作政令爲之一新曾未朞月十有二府稱治公本熟臣子今中京留守衛指揮使其尊公也留守公當

當占疑是當否

皇上龍飛之初東征西伐以材勇自奮若攻城畧地之績
及天下大定論功行賞遂紀以心膂之寄而拜西守之命
公少有父風剛毅方爲之事又習知文章吏從其專公勤
凡來附者遂亦以功擢長一旅之衆　天兵平雲南遂以
所部從大將軍調度遷秦捷于　朝因留備宿衛會浙江
有闕官之請　上以武臣直亮可任於是拔自武弁拜三
品文階以行公既蒞事而吏持牘諮前白當占位署公必
問事根柢察其是非黑白參决於長條而後署故凡事下
無弗當者至或出涖所部督事之來集名長吏立庭下量
事緩急與爲約束違即詰辱之公風棱素著所至事無弗
集初公之至以蹈　皇上軫念武臣常以文職使之及見

公之論議設施敭攀垣赫而後知聖見宏遠不以常格拘
也嘗試論之古者文武並用故深衣之制可以用之於文
可以用之於武是以詩稱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初不
謂一材一藝而足也如參政公者謂非天下之通材乎去
古日遠文武殊爲二塗欲求通材如今參政公者識百一
而爲收不苟得也一變老且病茲見公入覲于　朝所以
樂道其善告于中朝大夫士以彰　國家得人之盛非曰
佞也

贈宋承差還司序

浙司承差有宋孟琳者以左參議太原閻公之命來修治
廟學既竣事徵言以還司初參議以名進士自監察御史

標星作靈星前後凡數見似非訛誤豈本可通用耶

出爲今官眡事之三日修奠謁禮顧瞻禮殿大梁將壓靈
星門朽腐不任啟閉而經閣講堂及齋習之舍亦皆上漏
旁穿嚼然歎曰先師廟學風化之原人材之所自出也而
況茲郡廟學又十一府之望夫今不圖必至頹仆其可坐
視乎右參議尚默公聞而韙之越三月紀綱法令既布
乃鳩修治材木則取諸公用之羨餘者工匠則取諸輪番
之休息者民力則取諸編氓之弗役者計工度材具有成
算乃擇從事之勤且謹者授之且戒之曰毋苟完毋故緩
於是孟琳趨事不敢後乃集工師先礱大木于棟以揭梁
使梁不至獨負而下植二柱副于兩楹之側以柱之上下
相持而梁愈固其外靈星門三奄門二廡高凡若干尺廣

凡若干尺疏擁備棖皆析堅木爲之加以髹彤而門愈壯
他若經閣論堂誦習之舍則學其塗塈密其覆蓋而完穿
漏之處至於成筭之所不及或一椽之朽一瓦之缺一甓
之損亦必葺之自卯至酉躬自督率弗苟弗緩僅三十日
而告完廟貌潔新門觀雄麗過門而式者莫不讚歎此有
以昭參議尊崇廟學之意而孟琳能以上官之心爲心
而底于有成亦見于此孔子之門高弟弟子有冉雍氏者
僅宰百里之地而以爲政爲問孔子教以三事而先有司
爲第一義蓋宰兼衆職非一人所能專也必分屬之於下
而後可放其成功今參議公受　聖天子之命布政于十
有一府任至重也其職視一邑不翅百倍如用孟琳氏任

以廟學之事亦先有司之意吾閩玉琳從事浙司素以勤謹受知上官用日月積勞行當換授于　朝他日拜官或內而京朝外而郡邑揚芳邁偉必有譽於時何以知其然以脩廟學之事覘之而信因筆以授之

始豐藁卷之十一

庚子臘月廿又三日大雪中呵凍手校

始豐藁卷第十二　　後藁

徐一夔大章著

序

送丘子強序

廬陵丘子強氏聰敏而詳慎既世居文學之郡而其諸父又多以經術起家子強習熟見聞固有以異於人矣且又益勵于學編詩題之會　朝廷収攬材畯以子強貢擢丞杭之餘杭其為丞時詣會府白事暇輒見余於令署意甚懇款斯足以見臭味之相同者矣茲將上　京師考績過余言別余告之曰　聖明在上思致太平之治一去壅閼之弊駁天下之賢才而用之公平正大之道如青天白日

奴隸亦知其清明士生斯時患無材爾不患無用〻矣患不能盡力不患上之不知余聞子強之丞餘杭也日坐訟庭上與其令可否事不持一見務協民情而止于激揄則多寡以節于期會則後先以信于趨辦則緩急以宜上官稱為佳丞其民亦曰是能司平於我者也夫丞所以佐令者也事無所得遂古人之為此者有丞負子之歎今子強為之而致善譽斯不負丞矣使遂　著令條疏治行于尺咫之間以上于吏部以　聞若夫頻被光寵蓋不必論之著見而有以知其然矣天高氣清綠舟客與覽　幾甸之博大瞻　天闕之伊邇神怡思豁無不足之意不其快哉雖然褒典有二或仍授前官以竟其撫字或膺不次之擢

而大其設施皆異數也予強行哉如役前官而還將以訪哉於寂寞之境吾當執手而興之傾寫如膚不次之擢其亦有以慰哉乎

送吳景純歸省序

今年冬十有二月余坐掄堂上天雨且雪有二客露遥而來迎而揖之浙司從事潘彥吉尹仁茂也坐既定徐和之曰二從事職掌公牘胡為携鶯璘璘訪我於寂寞之濱耶二從事進而言曰屬有所請僚友有吳景純者栝蒼人也姿粹雅且有材譽布政使司辟為承差者三年俾命于各州縣関决趨辦事無不集上官賢之比者　朝廷有除槩之政自宪者辭獨景純如一九辟無纖毫釁柳不謂之賢

乎茲將謁告歸省其親願假寵于執事者得一言序辭張之是亦揚善之道余謝之曰余坐病疾厭綸事誄久矣誠如所云則又不能已於言也栝為郡在浙水東素多材傑其在前代者吾不暇遠引君我　朝之誠意伯以謀畧而建輔運之勛章按察以風猷而揚澄清之烈皆表表偉偉於當世其餘以文學政事敭歷中外者又不一而足景純生長其鄉習熟見聞固異於衆人矣宜其自見者更出乎尋常之表也余嘗聞之景純性至孝其承差於使者府也不得奉晨昏於其親行邁之餘顧瞻白雲在彼故山情不能自已用狄梁公適太行故事覬舉而圖以紫其思親之心此有以見景純一舉足而不敢忘父母者矣嗚呼孝之者百行之原也人而能孝則其行諸己者如執玉如奉盈可知已栝多材傑他日有位於是時揚芳邁偉皇獲猶如諸公哉歸哉歸哉可以慰悅而觀矣天稍寒道無渥塗吾當扶憊送之浙河之上

送徐子貞還官序

準府典寶正徐君子貞將還子貞世居杭其去杭也五年矣始獲與鄉里朋友一相見其鄉里朋友甚歡歡函之而勢有不可者或告余曰典寶君將有數千里之役職務在躬復欲如今日之相會聚亦未有期其行也不能無離別可憐之意子幸賜片言隻字慰解之余告之曰凡人之不得志於時必有覊窮無聊之思與之游者故嘗有言以

慰解之若謂子貞此行有得志之事三寧待吾言以慰解之哉子貞以才行選於　朝得為　親王官屬趨蹌　王廷夙興夜寐敷陳尊主庇民之術為　王所知遂蒙予告歸養其親所謂得志此其一矣古人有親喪舉者必請已於朋友而後獲遂其情蓋亦戚矣已今子貞不煩請已蒙　王時賜奏聚之費舉二十年未舉之喪所謂得志此其二矣人有遠行有篇什之贈人且寶之子貞之來也王為賦詩三首至親灑翰墨以　寵其行珠玉照映鸞鳳飛翥光耀被于鄉里所謂得志此其三矣士之仕也患不得目行其志今子貞既得賢王而事之又克盡人子之大事天下之樂孰有大於此者乎六月之吉綵舟容与泝浙

河而上西過彭蠡而覩大江之演漾又折而南其猶乎洞
遊之野時雨初霽夏山如沐矚望　王廷在紫雲之間欣
快可知又安同懸解為也吾見子貞所携無他長物獨見
牙籤錦軸動盈筐笥皆晉唐人書跡誠千百年秘藏之物
今子貞供奉蓄以備　館閣侍右之用誠難得也行哉
子貞吾與朋友還見冀幹之間有光如虹必吾子貞至也
夫是為序

崔彥齡往海南省覲詩序

崔彥齡氏才質秀整秦川之彥也與之游者雖未悉其中
之所蘊見其容止進退俯不敢且常流目之別與之雅者
乎一日持故人鄭文伯甫書來見余於武林慨然有不怡

之色拜而請曰吾母氏遠在海南茲將往省道阻且脩願
假寵于執事者贈之言蓋彥齡方髫齔時失其所怙其
母改適桑君後桑君仕于　朝以事謫海南其母与之偕
往而彥齡留落鄉里不見者數年思之不置故往省焉以
常情言之彥齡之母蓋有託矣然自此而去泝浙河過彭
蠡出大江之西南踰五嶺下惡溪之水而後涉鯨波之茫
洋乃得見其母是行也跋涉萬里盍不艱矣而彥齡不以
為艱視萬里若跬步詎非孝人也哉且吾聞之而母尚康
健彥齡年方向壯績學累行蔚譽日著將獨用于時他日
取范文正公故事迎母北還身有五鼎之奉不亦為晚安
同戚戚為哉余既嘉其志又重以文伯甫之請贈之以詩

按府志王德宣德興人洪武五年知杭州有惠政載名宦傳德興鄱陽之所屬疑即其人

崔生秦川來面有憂戚容問生何所為念母無已時母之
在何方南海隣天涯涉川水增波陟嶺路多岐遥遥寸草
心不敢辭險危晨興霧露零夕息煙火微去去一萬里視
若跬步為人生穹壤間母子故相依胡為君鴻雁南北相
背馳白日行中天寧不照吾私願言崇令德遠大以為期

送前郡守王公還鄱陽序

昔寧謂天不可必余獨以謂不然天者理而已矣曷嘗不
可必哉顧吾之所存者何如耳土之沃者其葉茂暢之沃
者其花燁爾理之自然也設有不可必者特其瘠耳而非
一定之天也余於鄱陽王公必先觀之而信公負材氣奮
有志於功名值天下亂集鄉兵以守土會　國家收攬群

策而公建有興郡之命其興郡於杭也鞠躬盡瘁一以公
勤處之而其為治愷愛之意恒存於威嚴之中杭為郡地
大物衆供億浩繁公逼剔有條理吏畏其嚴民懷其惠事
無不集者撥劇赫然而公剛介不阿有撓其政者以非道
干之雖其勢焰熏灼終不肯曲法以徇撓者齮之以他事
誣公竟坐是去官謂之天不可必者亦近之矣而公之去
雖遠謫數千里肉食連飲亦未嘗有無聊不平之意及髮
而賜意氣固自若也一日慨然有懷曰吾嚮所治惟杭為
佳湖山城郭不知無恙否一日命舟東下蒼顏白髮徒一
二童子曳履而行望湖山之鬱紆顧城郭之紆曲徘徊久
之父老遺民相見道左曰此吾故侯也再拜歡欸問安否

外依依然不忍去若欲得其再任者嗟乎自公之去其撓公者固已歛銷響滅而繼公者朝榮夕萎亦不知其幾多自公觀之有得於天者多矣天界不可必乎余年與公相上下其來杭學亦嘗學公之為而性戇愚且加之病疾他不能有所為也出處去就然亦一信於天而已今見有如公者又已然之明效大驗也寧不重余之自信乎公留杭逾月而遂郵湯故吾適其得於天者送之

送歲貢生蔡長年序

今天下廣設學校為儲材之地蓋全備也衿珮之士選於編戶而廩於學官朝修夕習升于　太學以待　國家之任使此固著令然天之生材不一其等為之師者雖有智

力亦不能強之使齊苟其人未足以貢雖欲顛脫而出不得適衆論而先之其人可已貢矣而欲謙遜自持亦不得曲狥其意而後之也蔡生長年之為杭學弟子員也其質粹然其氣溫然其言動舉止悉中禮度而其治經義辭章善自應據理遣言暢朗然可誦蔚然可觀推其餘力以及字畫一波一磔亦不苟且務得晉唐人筆意私竊以謂使廩于學官者皆如此庸非職教者之幸乎洪武十五年聖天子新作太學以教育天下之英材言者以州縣所貢弟子員推選未至　奏令拔其尤者歲貢一人且著為令歲十有二月適逢貢期余忝論薦集郡教師與其同學友而詢之曰歲貢生孰為宜僉曰無如蔡生杭學乃兩司一府所推領諸兩司一府之長亦皆曰吾月旦望視學亦獨視偉此生貢之為宜而生乃歉自晦有不敢先之意余進之曰子獨不見夫玉乎其膚理之溫潤光華之暢達玉不自寶也而知玉者過見之曰是物也為瑚為璉為珩璜為璁璠為環玦此其選也彼不即人而人即之矣生宜勿辭於是以其名上古者論士亦必于學無他為其公也茲當歲貢之初而拔生於四十人之列以之充貢此一鄉之公論也今去而列於大司成之館與天下之俊彥角立他日論秀於　天子之廷則有天下之公論在焉生其勉之如玉之必為美器吾黨之望也

送蔡平赴會試序

去年秋大比浙闈取士凡六十又六人杭學以弟子員選者得六人焉有蔡平字時正者其一也古人有言非靜無以成學蓋靜則心志專壹不為外物之所撓奪而後能有成嘗讀唐書至褚無量傳歎曰褚公之學以靜而成者也褚公杭人家居臨平湖邊一日龍起湖中環視者如蟻褚公讀書自若如罔聞見者非能靜者乎褚公博極群書號稱大儒為唐名臣至今讀書址尚在人以為美談余忝教杭學每舉以勸學者大抵從古以來名公鉅人所以揚厲光於當時垂名譽於後世者莫不由此而至豈獨褚公為然吾不暇遠引他人而獨舉褚公者以此郡學者視褚公為先賢得諸見聞者為近且切焉以感發故也生之為人

姿樸茂生長在郡城闤闠中聲音采色非不足於耳与目
也而泊然無所好靜者也自其來學余數為言窮經之要
為文之法初若未之領會徐而致其日之所業進鋭析理
於余言無弗合者吾國朝之科制既頒有決取之志以誦
舍群居未免譊、以亂思别擇一室取凡書籍而致力焉
會大比之期至有司取材於學校甚備生以高等貢在場
屋中濡筆伸紙以答問目給燭至三鼓而退考官得其程
文讀之見其敷繹詳明援引精當曰此必力學之士置其
名于第二計其所獲非繇靜之效驗歟嗟乎靜之功於學
者大矣茲將歌鹿鳴而上春官願益以一言之教余肆之
曰吾固嘗為生言之生用余言有效驗矣今上春官不適

移其試于鄉者而試之耳無難事也又奚言為吾竊以謂
程文者　國家取士之具耳今去而擢魏科行將見諸事
業記誦文辭云乎哉陸宣公有云吾上不負　天子下不
負所學敢誦斯言為贈凡同年之友亦請并以告焉

送俞齋赴會試序

國朝學校之制郡設教授一訓導四弟子員四十俱廩於
官每訓導教弟子員則以十人為率而日課其業教授則
月考四十人所課有進与否而加程督焉余來杭學會訓
導缺弟子員有俞生齋王生羽者從余授經余則以訓導
之所課者課之又不但月考其業之進与否而已齋性詳
雅羽性聰慧皆知向學周旋衿佩中不墮繩尺私獨愛之

科　詔既頒二生合吾寒廳之晷以便承教青燈永夜誦
習質問之餘吾嘗與論本　朝科目之設至甚備也欲觀
其窮性命之奧達萬物之情則在乎經与書欲觀其得好
惡之公通古今之變則在乎論与策欲觀其處決之足以
比律情肆藻之足以華國體則在乎判擬与大擬詔擬誥
擬表視隋唐以來或專於經義或專於詞賦為足以得人
者為不同矣且其定式多其條件少其字數一洗前代冗
長之弊使其製作有可以超於古者學者苟能如其法而
致力焉雖古人不難至豈直取名爵之具而已歲當大比
有司取材於學校甚悉羽以年未及始由卒業齋年差長
雖欲留之亦不可得其歲杭學以弟子員中選者六人齋

其一也撤棘之日他生皆以一得為喜而齋獨有不懌之
色余詰之曰生豈不欲去父母之邦歟今　國家取士惟
尚英俊此生得志之秋也奚不懌為生謝曰非此之謂也
齋事先生於茲有年矣以質魯故未免卒業今也特不足
之學而僥幸於一得未知所設施　朝廷懸名爵以待士
固不靳於齋也慮者一旦蒙　恩忝膺華貫峻級殆將不
免製錦之譏是以憂也余曰生之志如此則遠且大矣非
吾所知也吾聞宋歐陽公文章為一代宗師与人言不言
文章而言政事其稱曰文章止於潤身政事可以及物生
而知此所進未易量也余老且病且材識駑昧不足以及
此生今去此而游　京師必有如歐陽公者在擢科之後

其尚求而師之

誕哥成學也

送孫生性初上興化縣主簿序

孫善性初以杭學洪武十九年歲貢補　太學生夏五月上以天下郡縣吏獘未盡除民瘼未盡去由近民之官有襍流廁乎其間悉取郡縣弟子員之在太學者隨其年材之次第授之以州縣之職設偽故暴白於天下除目自天而降盈千有餘人不其盛哉於是性初生調得興化縣主簿始余主杭學生以俊秀選在衿佩之列性警敏爲經藝辭章若不經意而能處師友間情誼翕〻勢過是非利害必闡口別白不以隱諱爲賢吾嘗謂生他日從政必有可觀者及上　太學僅五閱月遽得八品官与有民社之寄

余竊自慶向之所以期生者不孤矣其上官也道浙而闕求余言以贈夫贈之爲言增也其意欲增其所未至云爾余嘗忝爲郡授師誼不得而辭因告之曰近民之官莫切於令而簿所以佐令者也大要不貴立異或立異以爲高則疾心生而政乖爲不可不知也在易同人之初九曰同人于門无咎當筮仕之初乃出門同人之象出門同人不于異而于同同則天下之公生焉公則爲往而不利是道也不止於爲縣爲郡可也不止於爲郡可室邦國訏謨廟朝亦可也吾所以爲子贈者如是〻亦師友相規之道也吾又聞之爾祖誠父先生與時爲行省掾後爲縣於閩中有聲至今人稱之詩曰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尚念之哉

重刊中峯和尚廣錄序

昔在大德延祐之間江之南有大和尚曰中峯本公居天目山發大願力具大辯才痛救末法之獘大机大用變化翕霍雷震電走如大醫王視一切衆受病已劇悉皆因其病而藥之故其所爲書有曰信心銘闢義解曰楞嚴正心辯見或問曰金剛般若畧義曰別傳覺心曰擬寒山詩曰幻住家訓曰山房夜話曰東語西語曰續集曰語錄曰別錄千言萬語反覆辯説無非隨机闡示俾凡參學之士證上乘也總名之曰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和尚化去其徒表請於　朝願如五季永明壽禪師所著宗鏡錄宋明教嵩禪師所著輔教編傳法正宗記得賜入藏与內典並行

廷允之踐收於杭之南山大普慶寺未及廣布而數遭小刼攸与寺俱燬有武弁之士曰張子華者善人也得其殘編讀之惕然有省于中曰和尚之言切實明白因事示理真對證之良藥君我之迷訛且猶有所警諭而況圓机之士乎吳山有雲居菴〻和尚法嗣所棄也子華謀於其菴上首智嵩慧澤二師曰吾願重刊廣錄以廣流通吾猶己橐爲之倡師皆倡其道者也幸助我募緣成之二師曰是吾志也時和尚之德風被於人者太深樂助者衆收材既具擇日命工以鋟刻爲逾年而功完請余爲序嗚呼和尚之道大矣其見於虞文靖公集宋正獻公本所著塔銘与道行碑者備矣至於廣錄入藏揭文安公傒斯又奉勅爲

之序顧余何敢道總三公之後綴一言之其於和尚之道
猶指虛空而加讚嘆安能得其彷彿哉嘗試論之言禪不
尚文字其來尚矣姿之第一義諦非文字亦莫能以傳譬
之涉長江大河非假舟筏之力未免望洋而退思欲濟彼
岸故凡傳家之宗必有語錄者此也夫文字者舟筏之具
也何可廢哉方元室全盛之日崇尚佛乘前古未有〻能
續佛慧命大弘法量力尸化權普應十方而無礙者和尚
一人而已當其住世王公貴人學士大夫以至遐陬裔域
之長攀蘿緣磴躋千仞之巔睹其光儀聆其謦(謦)欬得悟於
一棒一喝之下固無資於文字及夫報緣已盡光儀不可
得而見矣謦欬(欬)不可得而聞矣雖欲承其榮勵邀不可得

猶幸其應世之迹見於文字者可以為究竟之地不然光
沉響絕未有不捨正塗而趨邪道者此廣錄之書所以不
容廢也雖然能仁氏之道累千萬億言至於無一言可說
乃為大徹嗚呼是書也其大徹之門乎是故廣錄之書完
和尚雖已化去使四衆持歸常如住世之日然則張子華
氏有功于心宗之傳豈小補哉書凡三十卷字以枚數凡
二十八萬有奇若其族出之懿承傳之的則有虞宋二公
之碑銘在茲不著

天鏡禪師衮頌序

浙河之上有大浮圖曰天鏡禪師根器超邁氣岸兀傑其
涉世也汎乎若秋空之雲其待物也熙然若冬日之日言
其學則博觀乎内外而持其中言其識則精別乎事理而
融于一可以稱之名師碩德之已嘗住杭之靈隱禪寺有
東序僧構訟于崇德縣〻久稽閡決後有新令至上其事
于刑部刑部付繳書置對既坐構訟者罪以禪師寘領寺
事法當連坐遂逮之事覺禪師未住持時事禪師既赴繳
書亦不自白如繳引伏比律議居閡決時年六十有七行
次寶應縣之佛舍覺氣体頓憊謂侍者曰吾緣殆盡適遇
其妹婿之宦遊經其處遂囑以後事翛然而逝洪武十一
年正月十九日也四方緇素聞其殁莫不作為詩偈以哀
之總凡若干首其法屬大濟裒次成帙以余與禪師有方
外之好也徵余序之序曰禪師世為越人幼有異稟不凋

俗狀慨然慕出世法時方尊尚佛乘不屑為凡緇始去氏
時莊鄞先生韓公以文學德行教授鄉里禪師從之游稱
說群經大旨至於諸子百氏悉務紀覽貫穿博洽發為文
辭大篇雲行小篇鏗鏘得韓公之法人稱曰韓門方花高
弟使其挾此固足以誇於大方矣而禪師蓋曰吾將藉此
以入佛知見且以入佛之門有二其由文字而顯者曰教
離文字而悟者曰禪泥文字則失之滯畧文字則失之誕
去滯與誕其必由教而禪乎天竺之教有以宏揮頓學而
弘天台之教者為濟公天岸禪師往依之縱橫辯說而得
三觀四教之旨徑山之杪又有尚風古道而振臨濟之禪
者為端公元叟禪師往依之機緣昭合而得教外別傳之

妙乃遂去教歸禪猶不自足也凡館閣名流玄門高士同袍巨擘負海內之望者如虞文靖公之在臨川黃文獻公之在寶婺忠介公泰不華之守越危內翰素之使浙新公咲隱之在金陵張公伯雨之在錢唐近而百里遠而千里又遠而三四千里莫不造見挹其風裁接其議論而諸公亦皆極口譽之稱為法門偉器嗚呼禪師道容德量既異於人且本之於儒資之以教歸之於禪廟其地見於大方其所造詣豈衆人之所能窺哉吾儒之論有云世有千人之人有萬人之人如禪師者千人之人欤萬人之人欤第惜其道之不大行也在至正中雖嘗出世而坐道場未幾以亂退處幽隱之墟值　聖朝更化固嘗被　名說法鍾

山之廣會且蒙　賜對便殿然亦不久化道而還全如靈隱之席實五山之望劫灰之餘興廢補缺之不暇方將措視承揮麈拂以振宗風而崇隱之事遽作嗚呼惜哉禪師之求靈隱也余適為校官于杭往來相好道間闕外輒及文事余紿之曰吾意禪師盡空諸有而猶不忘此耶禪師曰吾國初流猶幸及見前輩作者寥落今見吾子瞠乎其後以故未能忘言余謝以不敢至其被遣倉皇走慰之問事所根據禪師具告以前所云余解之曰如此固本住持前事司平有以能辨之可無慮也禪師曰有定業生死不足較余觀其容了無憂色退而自謂有道者之於患難蓋如此故其趣識者也不復自白而甘坐之嗚呼禪師於無生之理見之徹矣其視此身如幻泡然其起其滅曾何容心於其間彼執世相者固自以為當然何其狹哉四方緇衣表之見於詩偈不約而同亦豈過情也哉其皈依之誠嚮慕之意有不能自已焉耳雖然此其迹也若論其至則有非世俗言語之可得而擬議者矣

全室集序

昔者文物之盛士有高世之志託迹桑門者既有得於其宗而亦以搖觚染翰為事以與海內作者齊驅並駕使其教益大以顯有若季潭泐公者焉初公負聰明特達之資既釋士服翱翔大方擇所依歸之地時廣智禪師訢公學統儒釋肆筆於文事卓然成一家言施之著作之廷而無

愧天曆至順間光膺帝眷說法金陵官寺緇素向往得其片言隻字以為秘寶馳騁出入以應其請如群飲于河各滿所欲聲譽藹然泐公既自得師當是之時金陵亦東南都會內而臺閣名流外而山林遺老至其地者莫不折節而與廣智交泐公參請之餘又得博其聞見凡六籍之所存百氏之所粹名家巨集之所錄日務記覽涵揉積蓄而後吐出其胸中之奇譬之累九級之臺其基既厚何患其不崇且大也故公學甚辯博才甚雄偉識甚超邁而咨發於敎詩其詩不淪於空寂推敘功德則發揚蹈厲可以厲宗廟褒贊節義則感慨激烈可以厲風俗至於緣情指事在江河則其言瀟散瞻遠逍遙行住坐卧之情在山林則其

言幽憂閒澹得風泉雲月之趣在殊方異域則其言慨而不激直而不肆而極山川之險易風俗之纖悉其詩衆体畢具一句一字滌去凡情俗韻一超乎雖有一唱三歎之意焉故其大篇短章之出四方萬里爭相傳誦震耀耳目皆曰洌公猶廣智也余与公同里閈及壯而游又託方外之好公軀幹翹頎音吐洪暢其与人交也意度豁如望之者知為法門偉器初出世李白題詩之寺值天下亂入山益深入林益密以養其高會　大朝混一肇隆像教之事今京師第一禪林即廣智説法之地叢門上首非有宿德重望為　上所知者不以授之公以廣智大弟子繼席擁視揮麈之日四衆雲會莫不崇之而公處之不以為泰

大朝當是天朝

佛有遺書在西域中印土有旨命公往取即銜命而西出沒無人之境往返數萬里五年而還艱難險阻備嘗之矣而公處之不以為戚定力所至出乎世相之表夫豈庸流之所能窺哉若其見諸語言文字則又特其寓者耳公之從子永祚得公詩法之傳既裒粹其所為古樂府歌行五七言近體為若干卷公别號全室因總題曰全室集以集示余意欲得余言以引其首者嗚呼廣智之集虞文靖公序之謂如洞庭之野衆樂並作鏗鍧軒昂蛟龍起躍物怪屏走沉冥發興至於名教節義則感激奮厲老於文學者不能道天下以為知言有如余之昬抑庸詎得而觀之如以賤目而窺群玉之府但眩其光采之聚燦而莫能枚指

巨蓮當是臣蓮

其名也惡足以言之哉余不敢辭其從子之意因以述〻之見姑舉其槩若論其至則必有能言之士如虞公者為之言也

鐘偈序

鐘偈總凡若干首淨慈禪寺新鑄鐘成叢社上首一唱衆和以落之也偈亦詩類佛所説諸經必重之以偈以申前義然多五言或七言數揭佛理以便誦讀而不叶以音韻詩則四言五言以至七言緣情指事而以音韻叶之淨慈鐘成諸上首爭以言句落之然不曰詩而曰偈者崇法器也初杭之南北兩山禪叢藪苑蓋大林立鐘魚之音比鳴彼應自罹兵燹惟淨慈歸然獨存而鐘亦就毀今同菴禪

師蘭公以宿德雅望來主淨慈之席緇素向慕又有修比丘之行者曰鎮菴靜雪堂立為之募施以資其行道於是化緣宏豐法雲遠被施者川委遝能以廢為興凡棟宇之撓缺者領覺之謂遠者既一新之又聚銅造鐘得銅至二萬餘斤乃命攻金之工作模範設鑪鞴擇日鼓鑄一冶而就曾不苦窳如以巨逢大音發越徹于大千之內聵者以醒迷者以覺見者聾者莫不讚歎禪師家顧所致語云迷空谷者聞足音囂然而喜當兩山闃默之秋獨淨慈成此宏偉之器光敷剎而礪誠為希有誠諸上首之偈所由以作歟余觀諸偈四韵八句其体如詩因器寓理以振揚宗風非世歸言語之比而其辭鏗鏘炳煟又有詩家所不逮

者蓋合二而為一也天門師繕寫成帙持以示余且請題
辭卷端余惟唐李睦州製尊勝幢以資冥福而柳州先生
實為之贊余觀茲夲有而不能贊一辭諸上首既措手於
無窮余雖鄙劣何可不以才蓮少試手乃敘序之

送銓上人謁揵山汾禪師序

楗山在長淮之南森聳峭拔綿亘數千百丈蓋天造地設
以障大淮流之蕩潏其山巖靈閟異光耀未發故不得與
五臺天台匡廬廓林諸山角勝靈僧古佛不一示現時人
靜士亦未始一窺其處而修名山志者亦或見遺其勢蓋
若有待而茲山距今　天子龍興之地不滿百里直隸
中京　王氣所鍾發祥肇祉所及者廣一旦若培而崇若

濡而郁先時人生其間氣習慓悍　聖天子更化敦使
其人有佛菩薩之行使其地為乾竺鷲嶺之匹爰詔名
師德二三輩居之勅以陰翊王度為異於是金宮禪師汾
公在行禪師道範宏博襟度開朗嘗坐大道場肆口設法
為人天師又往西天竺國取世尊遺書以備內典而斥其
緒餘為世諦文字亦清暢豪遠足以振其宗居楗山三年
慈風所被民俗遂隨以化四方衲子聞之接踵而至德然
有大蘭若之規摹有銓上人字仲衡者嘉興產也嘗出家
郡之報忠寺禪師唱道天界禪林時上人往依為禪師愛
其樸茂有受道之資俾居侍香之職上人昕夕左右凡禪
師動靜語默悉得其要領久之通內外典為同袍所推許
所謂繩墨之下無枉木是也今年春又自嘉興謁禪師于
楗山踵于門請贈其意以在昔道林道安惠遠湯休文暢
之徒与謝安石王逸少習鑿齒謝靈運鮑明遠柳子厚諸
人游聞或別去必徵製作以華其行故亦不鄙余而見請
余老且病又屬有憂患之事神摧氣耗勉強秉筆覘不能
追前人之逸軌雖然吾聞爾宗古德勇於求道雖履巉巖
披叢莽出入虎豹之窟亦弗之憚矧今楗山在神州赤縣
之內去此而彼又有禪師為之依歸亦安用吾文為哉吾
聞爾師之住楗山也有妙雲資公蒲菴復公同日被　旨
資公則余所向慕復公則嘗与游者也上人請益之次幸
為一問訊焉

香爐峯詩序

余少時讀太白詩攷其游歷之迹多在廬山其詠香爐峰
之詩曰日照香爐生紫煙大槩廬山之勝在香爐峯而香
爐峰之勝又在日出之時焉永其詩歌攬其勝而不可得
後余西游道經會稽山之陽其山嶙峋千仞深聳峭拔山
上有峯窅然而峙狀如香爐亦號香爐峯余時自逆旅蓐
食而出行三四里許日方出正照峯上日光山氣相射紫
翠成團丹青莫能點染踏坐道傍石締玩久之想像廬山
之勝當亦類此因曰使太白一見其吐出詩必愈益奇矣
余憶過峯下時今亦不知歷幾甲子有思上人者字無念
其得度寺在會稽山香爐峰之下上人秀而文其師命之

出游大方今僧錄同菴簡公時以雅德重望尸南屏之席見上人有向上根器必有得於地靈之助為賦香鑪峯詩一首以致屬望之意已而宗門上著亦皆相繼而作久而成帙持以示余其詩披奇騁異極天造地設之秘發而覩之金鳴而石應吾别香鑪峯之日久一旦隱然如在几格上亦足一快余獨以謂匡廬之香鑪峯本託於太白之品題名揭海內而會稽之香鑪峯其名差劣抑豈杜子美稱會稽山水止及於若耶溪雲門寺而不及於香鑪峯故耶茲峯雖不見稱於子美而諸公之作視太白為益富自今而後會稽之香鑪峯與匡廬之香鑪峯氣勢兩相高矣不徒劣也上人之得度寺曰銅佛寺師曰東谷海師云

墓誌銘

國子助教李君墓誌銘

李慄之葬其父表也道過錢塘衰絰見余泣而言曰慄去親五千里為丞於耀之三原僅期月而訃音至終天之痛何可言今歸奉襄事自傷祿不逮養苟能圖其所以不朽者不庶幾慰先人于地下先人之交惟先生寔知最久願哀而賜之銘慄寓舍于逆旅忍死以待余誼不得辭乃為敘而銘之君諱彝字宗表其先汲之封丘人有諱初者從宋南遷遂居錢塘其占籍金華之永康則自君始曾祖諱某妣王氏祖諱某杭州路雜造局提舉有隂德嘗儲粟于市賈糴賤糶且俾糴者自操斗斛妣徐氏父諱貴紹興路新昌縣稅務大使妣柴氏元初有以書相見世祖賜名柴碧眼者其父也教子有法見文學之士與其子游則命款曲治具待之否則或其辭去君生於延祐甲寅十二月廿日姿俊英美風儀意氣超邁衣冠潔修狀類貴游子弟少從鄉里師口占詩已能出驚人語稍長好蒙古字學元制蒙古字學視儒學出身為優器局疏通之士多由此進君雖中能吐蒙古人語手寫橫行書頗習嘗侍大使府君宦游新昌浙東僉憲苫思公行縣君以詩謁之公喜曰天才秀發其進未易量也又問習何書則以前所習對公正色曰明經應進士舉獨不可以發身耶公以西北處士起家建持部使者卿有重望君惕然有省於是刻意明經往從永嘉鄭公僖學鄭公登泰定甲子進士第嘗次泰上官後學者甚衆君得其指授大要為經義辭章蹤出同輩上公命刪潤他弟子所業君加刪潤輒粲然可觀公喜曰如李彝者科第不難致也當以子妻之李叔著孝光鄭公友也以古文鳴東南君持製作請教叔著極加稱賞曰吾友得壻矣其後業成還就鄉試有司以其程文為詭適高棄不取君曰科舉豈足以盡儒者之事耶乃營草閣于北門之外取未讀之書盡讀之益有毅然直進古人之意阿魯輩公元室文獻之老自翰林侍講學士退居郡城之東壽君才名延致其子其家多藏書可資記覽君為三年留用是譽日益彰才日益高學日益博矣浙西憲司以君茂才異

等爲補擬之常山縣學教諭又爲補擬之包山書院山長皆弗就太㡬錢塘被兵挈妻子居會稽進士遠里古思以江東憲司經歷總督浙東諸路軍事以得君爲重延居幕下待以賓師之禮居無幾何君度其事無成力辭去遂遠發翱翔東陽永康二邑之間有陳世恭者龍川先生文毅公之後也迎君館于家永康詩書之邑士亦多敬愛君爲之買田築室君亦以永康地幽邃樂居之着書賦詩君將以老其身會今　上龍興定鼎江左今下郡縣蒐訪遺逸有司首以君貢時方開成均以育群材既諸考功奏補　國子助教君以國家聚材興治之初日從其長設爲教條以責成効未及考竟以疾免宿西踰年而還永康其還也嘗

語其所親曰吾材綫不如古人吾志亦不敢後於今人今老矣且疾復何爲哉青山嶙峋白雲在目聊亦樂吾全而已從容自適十有餘年而殁洪武十四年二月三日也初娶鄭氏同知黃巖州事儀之女儀君所嘗從學者繼池氏德清縣尉飛之女子男四長綠今耀州三原縣丞次金剛奴次閏童次慶童皆早亡女二長適東陽蔣大本次適胡士程前鄉貢進士宗嘉之子孫男三人曰崗曰嵩曰嵣初綠在三原凡衣衾棺槨之事皆其壻与其友治之今綠卜以今年某月某日塟于永康縣某鄉某山之原而以池氏祔焉洪武初元余在　京師君方養痾秦淮之上余走見之握手道契闊甚慰既而余二人者後先得還雖居有東西音問囬不絶也距惠君止於斯哉君天性孝友其兄貫實頻諸奉母備至君客授于外或時月不見母輙啼省有異味必以遺母在浙東幕府時其兄病疫方有公事忍得書倉惶戒行李至則其兄病已危瞪目視君瞬指亂計辭弃遺簡編器㡬之君不避疫之染亡百端營救而愈悉還其兄前所付而列君博覽強記隆寒盛暑卷不去手爲文蒼古必有爲而作不苟不汎至于爲詩緣情指事机動籟鳴無窮捜若索之態而語皆天出不煩刻雕豪放馳騁不見其有餘收斂頓挫不見其不足總其槩要皆不踰乎盛唐人之家法有所謂草閣集者大篇短章近至萬首嗚呼又何其多也有瓌瑋傑特之材不得見之事業而徒見之

呻吟佔畢之間可慨也夫銘曰

仙李之系其支實稠其來于南則自封丘有綿世德不顯伊臨仕不擇祿已聞而世維助教君允隽自儒雪霄遺闕高步未舒晚值　更化幸拜一命未穩其縕職而已引病乎生之志何以見之戚忻激慨一發于詩亦既有子以圖不朽雖躓于前而裕于後有崇新阡子也所營九京有知其安且寧

故元贈承務郎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左右司員外郎

吴君墓誌銘

浙河之濱古所謂西陵也潮汐震蕩風氣雄緊故其民俗慓悍士生其間喜爲事功之學君元贈承務郎江浙行省

左右司員外郎吳君諱世滏字茂夫者是已君少負奇氣涉獵書史不務鉤章棘句以為工取適用而止年方壯值天下承平有志自奮歎曰吾安能齷齪與鄉里兒伍北走三千里翱翔故都營始介見當路貴人上書言事其言磊落可用自謂取顯官甚易時方重惜名爵僅得奏補兩浙都轉運鹽使司廣盈庫大使君所居官既卑時時欲有所建白往往輒於上官禮上官而自以為進退莫敢自遂則又嘆曰得官如此欲苟祿耳何能為役免移疾歸鄉里其居當浙東西之衝家又饒財賓客過門無虛日至輒張酒高會談說古今成敗得失意豁如也久浚自念曰夏日道傍木猶能芘人吾寧沒沒以老吾終不能行吾所學以利

天下猶不可取吾鄉里所當為之事為之乎於是振貧乏興學舍修渠堰凡可以利其鄉之人者見無不為至於捄窮恤患為之尤勇往大德丁未之歲江南北大旱饑莩載道路君顧家雖少積安能獨飽時惟廣求豐穰乃泉家貲購大舟循海而南運粟以濟其鄉之人鄉人賴以活者已莫泝浙而上去君家三十餘里有山橫截水衝曰廟山波濤洶湧甚險而剡浙賈舶之所必經先民有姓史者聚群不逞每暮夜狙視過者叔殺之過者怖不敢前官府亦莫能捕君曰何可使此輩為吾鄉里累蹤跡其出沒設方略擒之無所獲者君平生多所設施而此二事尤為卓偉故浙濱之人至今稱道之而君自棄莞庫之命更不叙遷沒以子貴得贈前官年六十五以歿至正丁亥三月二日也君之先本汲人家南渡後徙居浙河之濱其地隸越之蕭山縣曾祖諱某不仕祖諱師曾不仕父諱塨兩浙都轉運鹽使司西興場管勾君初配徐氏繼配孫氏末配竇氏君歿時竇氏纔二十有八守節不移撫育前妻子如己子朝廷旌表其門閭子男三長琛徐出也次耜孫出也次畢竇出也三子皆克承父志而畢尤卓犖有材氣所交皆當世名人碩士官至中書兵部主事女一適韓昇孫孫男七孫女二其子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君于某鄉某山之原今三十有九年矣始以國子生林右所為狀來乞銘余既按狀叙其行實世系作而言曰使員外君移其所以施于鄉者

于國則夫功利之在人者不既多乎乃克賫志以歿嗚呼惜哉銘曰

世固有食于官而曠厥職者矣彼家食者而克建立如此詎非千人之特乎西陵之阿有墳奕奕遺澤不磨過者其式

始豐藁卷之十二

始豐稾卷之十三

後藁

徐一夔大章著

墓誌銘

故元松江府儒學教授孔君墓誌銘

前松江府儒學教授孔君旣葬之十年其孤希智以文學被薦瀕行告於天台徐一夔曰先人葬已久不肖孤未遑圖其所以不朽者茲將去墳墓而聽調于 朝失今不圖致先人之潛德或遂堙沒將墮於不孝孝矜而賜之銘且子辱与先人有平昔之雅子其勿辭希智别去調補華之華陰丞以有能救擢審刑司詳讞貽書來趣文而余比歲困於痼疾踧踰勇疎有稽前諾已而希智得告來省其母

夫人趣之愈亟余告之曰未晚也古之孝者必躋顯仕而後大書深刻以發幽光今子仕方顯顯樹銘之事此維其時未為晚也遂乃扶德敘而銘之以塞其請按狀君諱森字奕夫世爲溫之平陽平陽之有孔氏蓋自五季之亂有諱檜者自曲阜浮海至溫家焉殁葬其縣之滸水山後唐同光中縣人表其墓曰唐襲封文宣公曾孫之墓至今石表猶存歷宋涉元平陽之孔氏躋世科登合選者累累有為而君之曾祖考諱貴敬宋迪功郎祖考諱滏孫理宗時一再試禮部不利考諱文振度宗末亦試禮部不利元至元初歷建德之桐廬徽之歙縣兩學教諭後居錢塘故今為錢塘人君方五歲而教諭府君即世長姊適同郡葉氏其母章夫人挈家依焉稍長從濂先生多吉學先生浙之名儒見其聰敏甚愛之因博習經史百氏其姊夫諱之從商久之私謂其母曰葉姊夫誘兒從商資以為養固當而非兒志也吾族人昆季類出游學四方所至學校官莫不折節而迎飾館授餐不敢後故吾族人昆季多所成就兒奈何遂離刀剥辱孔氏哉於是出游四方學日益廣元制凡孔氏後得從其族長推舉移衍聖公府送所隷翰選注學校官出身視庶姓優一等至正初族長元祐舉孔氏子孫之在江南者以君為首選衍聖公府移江浙行省注充慶元之翁洲書院山長翁洲在海上去城府遠有司不暇顧殿宇頹圮米廪弗給釋奠不備君走謁于郡守以修葺

廢墜爲請郡守是之書院遂得一新為山長三年祿米仰於郡庠俸錢給於府庠無所自遂齏鹽之況處之裕如人曰孔氏之為學校官者蓋如此秩滿陞松江府儒學教授未上而張氏據蘇松干僞署者已占其缺矣君曰逢時不祥庸何言哉乃退處荒閒寂寞之野以教子授徒為事庸天朝平兩浙即故廉訪司為按察司而西湖書院舊附司設故西湖書院者大德中廉訪使徐公琰所創以祠唐刺史白公居易宋知州事蘇公軾林處士逋也其制如州縣學而 國朝之制罷州縣學而罷書院司風紀者惜其遂廢集所以攝書院事者咸言孔先生德尊望重其攝為宜乃檄君來攝書院事君至視如家塾書院之觀奉如初一

日被疾其子徬徨嘗藥弗效遂終于書院之别齋洪武六
年正月十日也得年六十有四配范氏宋太傅忠肅公諱
宗尹之七世孫男二長希習今審刑司斟擬次希昇發世
孫男二曰讓曰議君雖幹碩頎少時識量過人以發失怙
故依葉氏妣葉氏無子言於黄夫人欲以為子時君方八
歲其母曰我家幸託望人之系何可從他姓以自貶哉他
日葉氏冢無子見事之如母可也不可從其姓其後學成
行尊致徽族長推舉為學校官屹然為儒林望非有卓然
之見安之於初安全是哉故君位雖不滿其志而有子獨
周於時所以顯崇其親者方來未艾將見屢書不一書而
足而余悵咈其請不敢復辭也姑書以為先為銘曰

五季戎馬蹂中州乃有譜系表求亂或視小宗如懸庇樹
以石表昭所由歷宋涉元碩且稠松江後出允自修有識
自謙熟與偕歷游四方學行優大宗飛騰不敢留位雖卑
稱擇則流有子進列籍紱傳式昭寵贈賁松楸

故元仙居縣稅務副使張君墓誌銘

仙居張子恭氏跋山逾江見余於武林拜而言曰先大父
之葬於今二十年矣當　大朝更化之初凡仕勝國者例
從他郡占父亦以有官籍于和陽用是未遑乞銘于當世
名人以昭不朽子恭深懼大父之潛德日就泯沒敢以教
諭謝弘文所為狀請願矜而賜之銘按狀君諱道熟字仲
益姓張氏其先金華人徙台之仙居今居四世矣曾祖德
祖成父瑶有隱德元至元中歲大祲有司推擇上戶出鈔
苟粟以賑飢民徵期甚急有某氏者窶下戶贖錢五十錠
以帛包之而齎官行總張氏市肆而遺之其父得之發視
封識懸于門移時有泣而過者其父呼之曰得非遺鈔者
乎曰是也驗所封識而持擲還之翌日其人具羊酒來謝
亦弗受人以長者稱之君生孝父病衣不解帶者累月卧
起服自抱持既革疾液上行力憊不能吐嘔以手掬之父
既沒諸姊弟未有室家相視歉然曰此吾責也撫育之長
大皆擇伉儷嫁娶之使不失時且善治生其家視編戶為
裕比閭族黨有不能自存者必周之曰吾何可以獨厚尤
急於義見人有難屬不顧身救之其人德之若欲為之死

而不得其所者而君無德色有薦其材于江浙行省者擢
為其縣稅務副使君亦不以為卑曰苟能乎市為之何傷
為之一年號能通商利民上官又將上其最超遷之君以
老辭而止至正二十三年十月九日以疾卒于家得年六
十有九其年十二月十日葬于其縣昇平鄉洞橋之原其
配龔氏有淑德為嬪為母有楷範後君十三年卒則洪武
八年二月廿八日也其年某月某日祔焉子男七人長德
原次德潤將仕郎江浙等處行中書省照磨次德澤次德
浩台州路仙居縣尉女三人長適某次適某孫男二十三
人子恭照磨君子也余既敘其世系而論次其行實益以
庶幾乎周官六行者焉而惜職征商而止位不滿其德可

悲也夫銘曰

其德則豐其位則卑雖嗇于逢而裕于垂有弗余信請視刻辭

錢唐夏君墓誌銘

錢唐夏君之歿也其孤年幾弱冠凡表葬之事其友俞子中甫徐子貞甫寔左右之既又與其孤謀曰而父有善行盍誌諸石不可使遂泯堙於是其孤衰絰造門再拜以請初余未識夏君時吾友新城周旴為余言其父提舉府君歿已八年以未獲銘其墓遑遑焉如有求而弗得者其後猥以屬余為述其行以登于石其心乃始釋然古人言先人有潛德為之子孫者不求名人銘是謂不孝余固不足

以當此而夏君僅以世俗之所緩者為急其不謂之孝乎今其孤又以夏君之誌為請余尚忍不為之述哉君性閑雅色夷而氣仁在鄉黨一以謙慎自持善與人交不為翕熱久而益親有弗給者不俟其請解衣推食不吝生殖頗殷未始索約以規利里有以大宅一區質錢者久之質直與屋等君趣之贖其人辭以匱請以屋歸之君辭不獲乃厚其直又奉以購或曰太贏君曰來約以規利吾不為也其家有藥肆在郡城壽安坊其父所創也儲藥甲于一郡其父既歿猶戒以勿輕藥事君遵命惟謹捐重貲以購良藥致藥之富川委山積而凡病家非夏氏藥不用矣君自念吾生長壽安坊中年踰強仕僅以藥劑濟人無能為

役矣因自號曰壽安處士年四十有七以弱疾而歿洪武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也君諱仁壽字景安世為錢塘人自曾高而下皆隱德弗耀至其父應祥始為杭之金玉府軍器提舉司同提舉元配徐氏值兵難死於水以貞節著聞繼配石氏子男二長時徐出也次禮石出也君歿之明年閏二月甲申祔葬於提舉府君之兆其孤二皆質良性溫所謂稱其家兒也銘曰

猗嗟夏君行則多有有開于前有承于後雖嗇于壽其獲已厚奠茲幽堂其寧且久

上虞顧君墓誌銘

世有特達敢為之士能出死力以捍菑衛患雖其為德不

竟而其歿也精誠通乎神明不亦異哉有君而人余於上虞顧君見之矣君少負奇氣驁戲時從鄉先生學見先生談說古今人磊落奇偉見義勇為事輒傾耳聽咨嗟歎羨君欲為之執鞭而不可得者及壯有設施為鄉里所倚重里有巨浸介于餘姚上虞二邑之間號夏蓋湖瀕邑之強有力者一遇旱暵輒奪湖水以利已田先是其父嘗言于官官為立水則平之其父既歿奪如初君諭之曰君等敢渝前約是死吾父也吾不敢墜父志當與若等決之其人畏縮遂不敢奪而止里人賴焉時邊境繹騷方氏據有溫台鄞三郡且遣偏裨侵餘姚上虞二邑而行樞密院判邁里古思獨為元守越城而與相持而君雖不欲為方氏臣

團結鄉兵以應邏里古思里有卲某者素強暴嘗聚群不
逞剽掠鄉里君用所團結兵殄之弗果其人竄去為方氏
向導來侵上虞君復與戰于曹娥江之上衆寡不敵遂遇
害里人哀之収其屍以塟其家瀕江風濤嚙岸冢上下皆
蕩析而冢獨無恙越七月兵事稍戢其孤諫逆塟啟冢視
之容体加生後旬日視其地則為江矣人以為異相與尸
而祝之君得年四十有二其遇害之歲則元至正十八年
十一月六日其返塟也則以明年某月某日墓在其邑任
巷先塋之次君之先本吳人由吳徙剡由剡徙上虞曾祖
某祖某父仁壽有隱操處鄉黨非義弗為毋徐氏有懿德
相其夫以禮不使有過舉配俞氏治家有法盛年而寡事
其姑以孝聞教其子皆有成立待族姻禮意周洽寡居三
十年餘使家貲裕於夫在時氷雪自守前後如一日內外
無閒言子男三長綠次康多學而有文嘗為無錫縣教諭
今見辟於　燕府次卲倜儻有父風且以善醫行女一適
吳瑑孫男二同孚有孚孫女二尚幼君既塟三十有五年
其孤持其同姓友俞石樓縣知縣碩所為狀踵門請銘狀
稱君於孝友之節委曲備至有人所不能及者余獨以君
見義有為精誠所至雖死猶生有足以風動人者乃為之
銘曰
猗嗟斯人為義扎力弗計成敗之死不惑體魄攸藏去江
咫尺陸變為江匪朝伊夕有寧一江不在焉析英與昭々

所缺似致字

川右致臧忠臣死事精誠貫日大梁義士肝膽與匹户而
祝之永々無斁

墓碣

處士徐君墓碣

處士徐君以元至正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卒得年四十
有七其子大和塟于錢塘縣楊村湖浦先塋之次後十有
二年其配鄭氏亦卒其子值時多　未克祔葬會　天朝
更化蒐羅海內賢材布列中外其子以才行被徵至則擢
為　潭王府典寶正階迪功郎久之從　王之國大和有
文學且性介直　王甚禮貌之一日含哀啟于　王曰臣
之先人雖塟久弗底視先妣越在淺土未克奉以祔臣實
疚心　王頷而憐之乃告襄事且　賜寶鈔若干錠製詩
三首安親灑翰墨以寵其行光輝赫奕照耀閭里人皆榮
之於是大和護奉其母祔于其父之兆洪武十有九年五
月二日也既襄事以與一夔有風昔之雅踵門請見余方
有子夏之戚覩其意若有所欲言而未敢出諸口聞與其
友萬君振謀曰吾父與母有潛德弗得銘于有道而文
之士是我情事猶未伸也其友矜之為狀其世系行實偕
來乞銘余謝之曰吾甚子克顯揚其親吾寧以憂患而不
剷所請乎按狀處士諱復字希賢杭之富陽人大父某父
某母盧氏處士性至孝發於所怙恃以不逮養為憾尤篤
于事母晨昏之間必承候顏色以悅其心志母殁慟哭絕

而復甦者數四喪已及禫而猶齋素食粥恒言塟親必土
厚水深可以安体魄否則積委之壑久之得吉地而非己
產百計營之弗獲至夕必稽顙北辰以丐如願涉四年而
後塟處士少卓犖有材氣以重違其親不　榮進或勸之
仕曰苟有以榮吾親而使吾親日有離憂亦非孝也終身
不仕雖好周人之急家不過中人之產其樂于周急曾不
顧家之有無或其人以券爲質曰無用是吾不覬償也惟
好結交賢士大夫當時有文藝者若杜徵君清碧有政事
者若王員外止善、談易者若陳先生牧南善言醫者若
朱處士彥脩皆從之游且嚴於教子毋與朋友談論至夜
分不寐必命其子侍側毋路處士曰尒惟一子且羸弱勿
始豐稿　卷十三　九
令其勞苦處士謹謝之曰兒惟一子教之不可不嚴顧毋
勿羅兒其配亦有懿行在家爲賢女既嫁爲賢婦有子爲
賢母族黨稱之子男一大和也孫男二長道　次道綿孫
女二長德琛適袁甲　魯王府紀善袁君時之子也次尚
幼處士之歿戒其子與其內弟盧恭源曰我卒吾購地以
塟吾親之側初處士之大父與越人盧翁共以販繒致富
且約通財合居而復爲婚故盧翁以女歸之處士毋是也
處士之父既歿毋曰此雖大人高誼然非持久之道分異
爲宜乃厚與其弟財而自處其薄至今兩姓交好不替故
其內弟相其喪塟之事如己事云銘曰
其事親也弗違庭儀其取交也必于賢人其周急也寧窘
于身其施既厚其發必振是有令子際此昌辰入仕于
王賓惟盡忠　寵數攸加澤沁歿存頌此卹典時也罕倫
叙而銘諸用告後昆

杏所翁塟碣

杏所翁諱德完字叔大別號杏所世爲台之天台人翁善
醫故用神仙家董奉種杏故事號曰杏所以洪武十五年
冬十二月五日卒其孫以明年十月二十五日葬于其鄉
石爐峯之原以一夔同里閈且以文字爲職業請其叔父
前儀真縣儒學教諭叔靜甫狀其世系行實臨書武林城
中乞著銘于其墓一夔少之時雖嘗承顏接辭於翁及長
而游四方遂不能朝夕繼見於翁之潛德懿行有未能悉
始豐稿　卷十三　十
是以逾年未能執筆其孫趣之再三頋不得辭乃披狀合
以所粗知者序而銘之序曰胡氏世爲天台著姓宋南渡
後有諱宗晃者爲殿前都指揮翁之高祖也曾大父諱璟
大父諱嶠父諱如翁有詞賦才氣嶸超邁以醫行翁少負
羸疾有志讀書父母慮其勞神耗氣以歧黃氏之術有禪
於衛生俾翁習之且不替家傳是時宋亡未久有深於其
術而職醫禁廷者咸還居田里其父好結交名勝悉延致
于家請求盧扁補瀉之法翁在侍旁盡得其秘病家來求
療其父與師欲試其術命翁先加問切而覆察之以驗其
合與否而翁所問切與父師所問切不少異用是醫名日
振來求療者皆赴于翁之門矣而翁之志務在愈人疾乃

已不以賤貴貧富而二其心既授藥寢食不自安必候病
家告愈乃始有喜色或奉金為壽輒却之曰吾不用於世
無利澤及人今幸因人之疾如法愈之尚敢受人之穀以
貪天功乎悉辭不受且善事父母以至行聞於兄與弟克
盡友恭之誼在鄉黨接人待物和氣藹然雖善諧謔賓友
集次林酒歡洽間發俳語一座為之傾倒而已默然自若
垂歿之歲微感寒疾一日謂子侍側曰吾今日神思若有
不堪者殆將盡矣頃之泊然而逝享年七十有五配周氏
子男五長昧嘗以文學薦擢龍江　宣課提舉司副使精
地理學翁之宅兆皆其所自卜次鑑次鎮次鑰次鋋女一
鈿始適虞某孫男　人一變雖不盡知翁狀称懸綍之日

遂者千數百人縞素滿望且相与言曰良醫已矣吾属而
有札瘥將誰賴哭之皆盡哀嗟乎翁懷材負藝雖不効用
於時其利澤之及於人也多矣何必有位哉彼有位而徒
厚其身可足道也賈子有云古之至人不在朝廷必在卜
醫之中徵之於翁而信銘曰
凡百有位其施孔爲苟非其人有類于施施之之術莫善
於醫惟杏所翁樹總榦滋敷其所及逾于有位施而畀食
以遺後嗣瓖峯之阡子也所當遺娩在茲利其後人

俞子中墓碣

錢塘俞子中之墓也五年于茲矣而志墓之石未樹其友
有為　潭府臣僚者以　王有臨池之好取子中遺墨以
獻　王既覽若曰以予而觀其筆意亦足以發不可使此
人泯焉無聞　王遂遣使如浙因賜鈔若干貫俾其家為
石刻貴使者既至召其孤授之其孤既西向拜受乃来謁
余請銘余与子中有交游之誼固不得而辭竊遇　賢王
眷恩於子中既殁之後識眷過也於凡文翰之士亦与有
光何敢不銘之哉子中為人不尚表襮与俗浮湛若玩世
然少時得見趙文敏公用筆之法極力工書書日益有名
篆楷行草各臻于妙一紙出戲用文敏公私印識之人莫
能辨其真贗至其臨摹晋唐人法書尤称妙絶高堂廣厦
風日清美賓友會集酒數行後濡筆伸紙一揮數十行波
戈趯磔轉換神速真有驚蛇入草飛鳥出林之態已乃停

筆按紙說衆家曰顏長史不我過也人爭購之以為珎玩
而雅不樂仕進至正初朝廷修遼金宋三史成書移文江
浙行省繕寫鏤版遴翰林應奉張公翥來視工而行省参
知政事泰公從德任經營事既開局集儒生繕寫張公謂
泰公曰此朝廷盛典字畫媸不如式宜得精書法如俞子
中者校正泰公是之即日命有司奉幣請子中入局如式
校正時行省得自除未入流官既竣事泰公擬以學校官
處之子中固謝曰某以國家有文事効薄勞耳不願仕也
泰公以其有高志亦畀殭之當是時文章巨家如黄文獻
公溍陳監丞旅前後相繼為江浙提學每為文既藁必致
子中書之一時名勝亦莫不与子中游而方外高士若句

曲外史張公伯雨以辭翰名世与予中往來元季壬辰之
亂避地蔣縣之黃岡嘯傲於海風山月之間者久之比還
故廬故舊彫謝出門四顧無復向時繁華第見山清水綠
則俛首蹙頞感慨係之時酒酣賦近體詩歌長短句援
筆書之以寫其無聊不平之思而其草聖猶飛動如初其
居有醉墨軒嘗屬余記之余未及為而先銘其墓上之石
悲哉子中諱和別號紫芝生本嚴之桐廬人自其父韋游
錢塘因家焉娶楊氏先十五年卒子男二長琳次珩女三
長適趙仁本次皆適士俗族以洪武十五年三月七日卒享
年七十有六卒之月十又七日葬于其縣南山仙芝塢之
原銘曰

有德有藝泊焉自守不遇於生而遇於死後宜其用之
也薄故其發之也厚理有固然又何足究有石如圭永昭
不朽

墓誌

孫處士墓誌

友人周昉元亮為余道其同邑孫處士之行甚悉其言曰
處士以力田起家頗致餘饒平生衣取蔽體食取充口室
廬取庇風雨少涉奢靡輒不喜見里閈間少年鮮衣華服
以事遊遨輒名其子与孫戒之曰吾見若輩祖父稍以勤
儉薄有儲蓄一旦遽爾豈持家之道不改必債爾書戒之
其子与孫遵教惟謹鄉之人亦更相傷勵曰慎毋取誚於
孫史性至孝母嘗得危疾彷徨尚救弗効一夕露禱于天
刲股上聞和粥糜以進其母啖之而愈後以天年終及殁
從孫湖甫六歲撫之歎曰吾兄僅餘此息耳躬教育之至
于成人俾有室家如己子有女兄適人而寡即料理其家
且順適其意如事母撫諸孤甥亦如己子新城為邑當杭
嚴二郡之衝元季之亂戎馬蹂踐無安地處士一徙居桐
廬之桐洲而族姓多西新城者遇兵殲焉既兵銷退輒率
諸子舍衆冒險負屍兼程具棺槨衣衾歛瘞之斯人也其
行足以範俗而今殁矣其孫欲得予為之誌以昭不朽而
未敢以請昉也嘗獲私於執事且与處士有世契夫發潛
揚幽亦盛德之事願矜而畀之處士諱某字峻卿世為新

城縣人今即所遷地占籍焉大父參父文母沈氏其配湯
氏亦桐廬人能修婦職以如其夫之志先十年卒子男三
長昱次恭次昶昱娶曾氏恭娶姚氏昶娶俞氏孫男五人
德生道生智生安生義生孫女四人元延祐元年甲寅正
月廿又九日處士生之日也 大明洪武六年癸丑九月廿
又一日也殁之日也新城縣鄭家塢之原塋之地也殁之
年十有二月朔葬之日也其配之殁嘗權厝于桐洲之南
至是奉以祔焉嗚呼孝于其親友于其兄弟睦姻之誼敦
于族黨此先王設為六行之目以教萬民者也自夫先王
之迹熄民不興行久矣有若孫處士者乃能不待教而興
以庶幾乎所謂六行者焉是可尚也銘曰

猗歟史行恂〻既孝友又睦姻聖教弛古風流慨叔世見
斯人薰其德流可淳猗歟史古遺民

表

故元將仕郎杭州路西北録事司録事貢府君新阡

表

宣城貢顥之〻將遷葬其先録事府君與其母夫人也卜地于宣城縣三十二都中山之原而吉其地蓋顥之曾大父所嘗卜者也然今八十餘年矣顥之曰吾曾大父卜而不用蓋必有待以從吾二親爲宜厥既襄事以一夔嘗與交其父子間疏其世系官簿行實不遠千里致書請表其墓按府君諱師剛字剛父別號木訥野人系出孔子弟子

端木氏其後以王父字氏貢至漢有御史大夫禹家頗後鮮聞人迨宋中葉有諱祖文者由大名之蒲城扈從高宗來南初居秣陵後居宣城之南湖故今爲宣之宣城人曾祖諱應霆宋承節郎元贈中順大夫禮部侍郎驍騎尉追封廣陵郡伯大父諱士濂元贈秘書監卿追封廣陵郡侯父諱奎元天曆間監場司丞累贈奉訓大夫禮部郎中府君爲人和易樂與善人游見不善人輒避去與人交未始計較錙銖以爲情誼有忤之者亦聽其自悔性警敏少時就學先生長者或命題使賦俟操筆立就讀書二三過輒成誦與其兄翰林待制師道從兄戶部尚書師泰自相師友其兄亦不敢以弟目之而其伯翰林學士文靖公奎亦深期許曰此兒他時不忝吾門者也府君少失怙年及弱冠從母夫人之命出贅于郎院縣尹之家既又贅令曰不可使貢氏子荒嬉延黃彥實先生于家俾府君與其子同學黃亦當世名士學者經其指授皆能取科第府君從之學通尚書周易而經試有司不利乃歸宣城時東平王公士熙爲江東廉訪使王公有文學重望府君袖文謁之王公大喜曰貢門子弟如鄧林之木一枝一幹皆美材也薦于中書府君荷王公知已遂沿檄北上久之未調時父靖公在翰苑而尚書待制仕亦顯融府君嘅然曰吾父兄布列于朝吾姑徐〻而仕亦未爲晚拂袖南歸益修其德業後中書移文江浙行省俾爲學官補婺之麗澤書院

山長轉饒之餘干州學教授再調廣德在麗澤時剏建有法來學者有成効書院遂遷府學官或弗稱職輒庸人視之甚則斥去府黄文獻公溍柳待制貫吳博士師道婺府君暇輒修謁諸公皆稱譽之一日黃公來報謁適府君白事上司公題其壁有冷官人事亦紛紜之句在餘干時廟學久廢能不資學廩新之學田久沒能據版籍復之士業不振能立教條以程督之其在廣德亦然元制歷教授兩考例得八品流官謁調給事得將仕郎太平路當塗縣主簿未上會中原亂水寨軍有號長鎗者先襲南湖府君倉惶移家入浙浮湛浙東西者久之江浙行省丞相辟爲掾時方艱危内則楊左丞擁苗獠以肆剸制外則張太尉據

二遷字似皆
毬字之譌

州縣以務僧寫丞相狐主簿助爲掾者亦不弟府君能出婉畫以左右之多所裨補丞相目爲文學掾字而不名考滿表授于朝仍爵將仕郎杭州路西北録事司録事時元官類爲强有力者所沮撓而府君固旋其間有善譽張氏欲拔用之遜辭固卻不肯就退居嘉興之野會 天朝更化例遷故有官者府君亦徙居和州流離顛沛處之恬裕如傾之有 旨放歸田里而南湖故業蕩爲丘墟依陶氏壻于蕪湖縣之東川恬澹寂寞之濱有遺子弟來就學者府君亦不辭曰吾故學校官也爲師固宜方圖修葺舊田廬俄感末疾遂至不起殁于東川之寓舍洪武六年十一月廿又六日也享年七十有一又七年十一月廿又七日

穎之姑克遷葬于中山夫人諱德惠字巽軒姓阮氏大父諱麟翁宋進士父治鳳共榜元贈太中大夫寧國路總管謚文安侯父諱中之累官至奉政大夫慶元路市舶提舉母諱婉伯故宋贈開府儀同三司諱嚴之之孫女有賢行見于虞文靖公集所著墓銘及改葬誌夫人德順恭儉年十八歸府君後四年而歸事其姑如禮處妯娌閨和睦訓子女嚴而有法至於奉祭祀待賓客舉無違節其姑嘗言人言娶婦須不若吾家三郎妻生貴驕而能然不吾家福也府君行居三故云三郎長鎔之禍府君尚猶豫未去夫人曰稍緩且及矣既出境遠穎之留婿家不及從夫人積憂成疾比得見乃愈久之復作乃殁享年四十有九距府君殁之歲則十有八年矣客殯于山陰縣之九里山穎之遷葬府君之明年自山陰遷以合葬則其年之十月三日也子男四長相之故元慶元路昌國州儒學正前若干年卒次穎之前鄉貢進士洪武四年蘇州府儒學教授今奉旨館於駙馬都尉李府次集之故元將仕佐郎紹興路書城場鹽司丞前若干年卒次穡之方習舉子業女一人棄永適士人湯潤祖孫男三人曰譽曰詡曾孫男三人初貢氏以正將起家不棄其君扈從而南肇迹于播遷之地世篤其祐至秘書府君而始大作南湖書院延致大儒先生若眉山牟伯成氏劉漂戴帥初氏爲之師以禰巢群子姓比閭族黨敎詩書而悅禮樂蓋不東南名藩持部使者節

而至則柳城姚公燧大名盧公摯巴西鄧公文原東平王公士熙其人也歲時行部必枉轍過書院觀與秘書爲客主禮儀撰再四以風厲四方時則文靖公以宏偉之才誠贍之學以代言爲職業在帝左右而尚書侍制克齊其美其文其學益大以闡入則鳴玉廟朝出則持節郡國天下之想望其風采府君處乎名父兄之間所謂觀適德於前後聽教誨于左右身親而炙之者固非衆人之所敢企使一歲三遷以襲父兄之餘烈分之宜也而位不滿其德惜哉吾聞有德者必在其後穎之以前鄉貢進士起家學贍而文禹際今 盛時爲 盛卿賓師儀譽日起其進蓋未易量也代有禪續而貴氏之文獻宛如一昨誠罕見哉嗚

譜諜當是
譜牒

呼其德厚者其流光必然之理也無假著龜而知吾謹表
諸其墓以俟

黃灣馬公墓表

黃灣馬公之既歿也其孤瘞于其鄉善提山長生嶺之原後十有二年值　天朝更化從郡縣臣姓居于中州馬氏亦從居潁上又十有二年其孤自潁奉其母以還歿於漲上之舟中含衣茹毒囊遺骸而南与公合瘞既襄事匍走見余泣且言曰我先人有潛德不肖孤以奔播故不得請銘于當世立言君子以貽不朽今著作家爲東南所推重者在先生剔不肖孤又曾有一日之雅寧斬而不爲之執筆乎余記張氏隔吳門之歲避地黃灣時馬公猶世未

久其孤嘗謁館以處我而使其子与妹於余授經余以亂故爲三年留故知公爲悉於義不得辭乃本其世系与其行實之尤章章者爲之表公諱振字廷舉其先汝人從宋南遷居今海寧縣之黃灣譜諜散軼莫能考其傳序大父以行稱是爲萬十一宣教父諱君玉習知鹽筴事元至元間仕爲西路鹽司典史母鄭氏盛年而寡守志不易以撫遺孤馬氏世業鬻海結群鹵丁以事滋然屬歲大祲群鹵丁散去其母晝鬻簪珥以活之公於經史頗通大意幼游鄉校以父喪未卒業而歸事母至孝色順辭婉迎承母意以理家政其後日家以裕不厚自封殖鄉黨親戚有不能自存者皆周給之性度寬厚與人交不置町畦亦頗尚氣

里有出己右者則折之以義使自媿伏平生不惑於邪說里人有疾輒赴醮祠吹簫擊鼓刲羊釃酒曰以祛祟公曰此正謂所非其鬼而祭之諂也絕而不爲浙俗信佛多貲之家莫不爭施財以莘飾其居曰以種福公曰彼惑於因果輪廻之說故至是施財於生前而收福於死後理無是也家雖餘饒不以一錢尺帛施僧惟篤於教事無語其子曰吾觀諸孫多秀發宜擇良先生教之曰讀書知禮義可以持家可以發身將屬纊其子請遺訓又以爲言故其子奉命惟謹雖在衰絰亟築館爲設教之地故長史朱君右過之嘗本其意而名之曰詒教可以見其爲人矣公之歿以元至正十有六年三月某日得年六十有一瘞以其年

十月某日配朱氏柔順德儉爲娣爲母皆盡其道其歿也年八十有四而祔瘞之日則　大明洪武之十有六年正月某日也子男四長繼周次維周以督海運功元授杭州路總管府判官次用周出繼弟同知嘉興路總管府事某後次匡周後公十二年歿女二長適沈某次適董某孫男十人曰綱曰秩皆明經舉進士綱蚤亡秩今爲潁上縣儒學訓導孫女七人曾孫十人女五人嗚呼自夫鬼之說盛於荊楚而江以南莫不媚鬼自天佛之教行於中國而浙以西事佛爲甚至於家塾黨庠之制既廢富而不知教不獨遐陬僻壤爲然雖鄒魯之邦亦或有之夫人苟有材力命与時逢能使其家轉約爲裕亦常常耳求其有卓然之

見不婣兄不爭併而認之然以教爲事如禹公者蓋亦鮮見余以其事可以範俗是用揭之于墓

始豐藁卷之十三

始豐藁卷之十四

後集

徐一夔大章著

碑

故元明威將軍平江等處水軍都萬戶府副萬戶葉君墓碑

君諱應桄字文舉後以字行世爲台之臨海人曾大父集大父棐皆不仕父熊夫仕至嘉興路照磨兼承發架閣卒于官臨海葉氏自丞相信國公夢鼎顯于宋季比閭族黨以詩書相尚君之伯叔亦並以儒術起家爲郡文學君兄弟九人照磨府君捐館時君方九歲服喪如成人親族憐之姿與朗讀書過目成誦書翰有晉人筆法身長七尺倜儻有氣槩且儇捷過人善騎射至正初海上寇起朝廷發兵殄之未捷君傷袂起曰此吾取功名時也因結集鄉兵圖之未舉而情露寇將覆其家潛挈家遁迹浙會朝廷置水軍都萬戶府行省丞相達識帖睦尔承制募君補水軍千戶君以所部鄉兵就募駐杭州君素諳海上利害條陳殄寇之策如指諸掌丞相韙之奏陞水軍萬戶行省方議大出舟師而海寇款伏君切齒不已行省猶以防海爲務調君出鎮海寧州之圍花鎮會　天兵渡江南御史臺失守移治紹興御史大夫慶童選屬師守禦臺城君以所部往應命三年外兵無敢犯境者朝廷貴授明威將軍平江等處水軍都萬戶府副萬戶慶童罷去繼居臺端者非材

臺城内亂先是泰州張氏據蘇湖松秀等郡杭越猶隸行
省鄭尚書於是遣其部將據臺城壘經遂地君不失兵柄將
取道於海入朝時海上未靖慮蹈宿賊卜之得屯之上九
乘馬班如泣血漣如卜者以為不吉遂止退處散地君雖
困抑而氣不少衰張氏臣有忌其不下已者加之以罪械
繫至蘇州將白於其主殺之君處之自若張氏見之曰此
有用人也何至是破其械釋之然猶羈縻不遣未幾天
兵下蘇州從凡故有官者于河南之開封君亦在從中既
至開封人初見之曰故偏裨也頗易之及見其談論皆本
據經史曰此儒者爭遣子弟來學君曰此固吾素業為之
亦何害已而人見其訓廸有法户外之屨日滿則又曰吾

業此久今已老安用此哦哦為哉皆謝遣之居開封十有
五年歿於上十家字街之寓舍享年六十有五洪武十四年
十月七日也前配江氏繼配丁氏子男三人長虎都次仕
和次越生女一人適廬州李權孫男　人曰　曰　曰
坦曰曰戴孫女一真重江夫人前君十四年卒殯蘇州丁夫
人前君五十一日卒殯開封虎都越生皆籍開封仕和以
君卒之明年十月十一日奉君與兩夫人之喪室合葬於
山陰縣承務鄉包家塢之原君雖以武弁起家而不失韋
布之行治家有法嚴於教子稍違禮輒叱責之終日不假
以辭色雖處亂世所依以取功名者非乃心王室者不附
樂於周恤解衣衣人推食食人不吝且好賓友尚賢友生
傾貲為其相歡洽在開府封無聊不平之鄉焉得一二同志
輒相攜而出游宋氏故宮排徊艮嶽之下呼酒引滿慷慨
懷古酒酣南望賦懷越之章擊節歎之於悒泣下君本台
人而久居越樂其佳山水因卜築焉故其籍居也每語其
子曰以天之福得還故丘覩睍其庶幾乎夫何天有不副
其願至於客死亦可悲哉余與君同里閈君戍海事時嘗
擁騎訪余於客館抵掌劇談終日夜余與亦嘗君造其軍府已
而軍事日殷不能數相見乃遂至於永訣仕和以余為知
其父持其友越人王鄧所為狀泣而請銘余不幸君之有
子也乃為之銘銘曰
君之生也去文就武不可謂環瑋不群者矣奈何馬方馳
而戎勒之車方縱而戟掘之詎非有其志而無其時者乎

窮通得喪誰之所尸爭有固然抑又何悲

王真士壽藏碑銘

杭佑聖觀之延真館有真士曰王君景舟既豫營冢壙于
西山蓮花峰之下凡衣衾棺槨以及銘旌之類亦皆備具
而屬其友毛君起宗言於余曰死生者晝夜之道也惟不
死不生乃無晝夜而一氣之所聚則不能獨免吾將以吾
之有盡但者為之地烏顧得徐君為我誌之庶吾太瞑目
時得一觀為不足快也余曰異哉真士之見也非一死生
解外膠者其能然乎余乃不辭而敘其平生之槩為王真
士壽藏碑云真士世為錢唐人名應鍾景舟其字也父德

原母沈氏兄弟四人而真士行居四始生時其母夢紫氣
滿室稍長氣韻凝重奉祠神明惟謹識者曰此道器也非
人家兒年十八從鶴林宮沈日瑞度為道士佑聖觀者故
宋孝宗之潛邸也地勢亢爽林木葱蒨飛樓傑閣在煙霞
宗本當是宋本
之中城府之儀都也星冠霞珮之侶集焉真士入處其觀
之延真館精究玄業造詣出同輩上主領觀事者器之請
知庫司事金穀之出納了無所濡墜先提舉觀事真士德
譽日隆其後遂為玄門尊宿洪武三年四十二代天師昇
號教門高士洞微真隱純一法師住持玄妙觀同領本府
諸宮觀事又三年嗣天師加授東華弘道純一法師教門
真士貞白先生住持龍翔宮兼領本府諸宮觀事此真士

之履歷也真士雖以無為〻宗於道家法所以興雷致雨
者尤盡心焉當世神師若王盤隱何求霞鄧子卑鄧仲脩
皆師事之咨决法要真士心志純一日游乎神明之庭杭
地大物衆郡人或以旱乾告有民人社稷者走真士所陳
懇真士用其術登揚蹈厲鼓舞陰陽之橐籥雷作雨至若
呼而應前後二三十年之間以旱乾告者惟真士是賴此
真士之道術也真士在龍翔時以興廢補弊為事而佑聖
觀乃其業成之地頹圮尤甚凡棟宇之撓屈者赤白之漫
漶者皆撤而新之且性至孝善事父母父母歿購地五畝
於南山之金沙塢葬其父母而為祭享之所俾其徒子奉
祀所以厚其親者不以托迹玄門而或後焉又雅好結交

名勝如故楊提學廉夫張外史伯雨俞山人子中今玘講
經一初或師或友情好甚篤其宗本始叙交好又如此初
真士辦龍翔之席歸延真館號種藥畦作流竹亭洩天一
泉置吹笙石築馭鶴臺而日逍遥其間曰吾卿以畫吾之
有夜旦者爾他無所為也余古之曰真士不誠異於人哉
且吾聞之古者王公貴人盛年而為椑藏一漆之有事則
載以從初不以是為諱惟夫昧者不知制事於未然故有
以為諱者一旦奄卒〻陷於墨子之所謂薄不免為君子
所譏聞真士之風其亦少自廣乎乃為之銘〻曰
名山西來何秀特金精燦發光燁奕天日照耀蓋藏圻下
有陽罔氣似積玄門上士標卓識坐視存亡如一息甲子

未周卜宅宇辨方置臬兆乃食曰吾適然此其宅家人遑
鑱仞丈尺黃腸淺埏陰隧塞龐洪久闕鐵洞闢數實有待
非偶適山靈藏怪紛衛翼飄散蘊之我其序此維有道之
兆域高風不磨過者式有弗式者視茲刻後千萬禩無終
極

平山禪師塔銘

佛法至于中國愈傳而愈盛由其度門廣大故每有雋才
福德兼備之士出乎其間以任負荷之寄時遇緣合遂能
以廢為興續佛慧命於無窮也若平山林禪師者蓋其人
為師諱處林字平山杭仁和王氏子母黃氏師既誕比旦
有異僧過其家持木刻梵僧像長僅尺許遺其父曰此即

建本當是
是水

汝所生兒之路記不知僧所往其父与母異之曰必佛種
也因不茹葷肉以保佑之年十二即欲出家學佛父母亦
以其有宿因弗奪其志投禮其邑之廣嚴寺僧廣修為薙
度師十七即受具戒頃之告其母曰兒欲參學四方母曰
此汝分內事也為治衣械使行不數日復還見母其母曰
亦忍愛隔壓路之曰大凡學佛當持不退轉心何越趄若
是因痛自警省泝濤江上金華山謁及菴信禪師于西峯
及菴一見器之命處侍寮一夕師在左右及菴撚紙沁膏
以代蠟燭因舉以示師曰龍潭吹滅汝作麼生會師方擬
答及菴即掩其口因是省悟會及菴遷主湖之道場禪寺
師從之來遂典其藏鑰一夕及菴陞座參學畢集踰百餘

問隨問隨荅如瓶建水衆皆伏其机辯之捷既而及菴化
去師若失所依歸聞虛谷陵禪師在仰山門庭孤峻莫有
當其机者遂往江西求印證焉師初在衆中未有知者一
日有僧持荼瓶請頌々者滿巷其僧持呈方丈虛谷讀至
師所為頌不勝驚喜曰宗門有人不可以常職處之處以
第二座主賓之間相与激揚此事猶龍樹之待雲門久之
去游江漢湖湘間徧禮祖塔而還皇慶癸丑出世大慈山
之定慧禪寺繼者所歸遂為及菴之嗣延祐戊午嘉興之
當湖張氏新建蘭若曰福源請師開山師為創主制度重
規疊矩纖悉備具使參者有所遵守後至元庚辰遷住中
天竺禪寺三年高公納麟由樞密使出為行宣政院使以

極教門為己任凡遷住持必推有德望者諸妄庸不得倖
進淨慈禪寺杭之大方也自昔號稱五山而廢弛為最甚
公素知師有道行以謂淨慈住持非林公不可據視揮麈
之後學徒雲集動至萬指常備不給至募施以贍之施者
向風而至乃事興造殿堂門廡及阿羅漢殿棟梁撓壓丹
臺湧遠銳鷲剎缺皆一新之以至佛菩薩天人之像鼓鐘
薦鐙爐蓋之具悉皆莊嚴如法仍作淨居菴一區為歸老
之地然皆務極宏壯不以有為法而畧之而其自奉則甚
薄二時粥飯必赴堂者衆不厭麤糲寒暑則大布大帛而
已不求精緻至於勘辯學者隨机策勵皆得其歸趣一以
古道自任不為藻麗緣飾之辭以動世俗學徒或滯於文

字從容誘導曰當知佛祖西來意乃成妙覺一住十有八
年始終如一日向非時緣遇合詎至是乎靈隱遺爵敝之
禍時達識帖睦迩丞相領行宣政院事以師兄任起廢移
任靈隱禪寺師既領寺事首捐衣盂旋募檀施已其大佛
寶殿材是時泰州張氏自蘇州入杭　國朝發兵討之泰
下靈隱當兵燬材燬為兵事既解一日師語左右曰吾緣
始盡有興入城府別丞相及嘗所往來者還至淨居沐浴
取紙筆作辭世頌泊然而化至正辛丑五月一日也師生
于前至元己卯世壽八十有三僧臘六十有六師頂平面
圓音吐洪暢見而知為法門偉器而其修證无非同袍所
可及當時禪門尊宿前有虛谷陵公後有元叟端公師从

座仰山時陵公稱其定力如百鍊鋼閩山福源時端公稱
其提唱足為新叔楷範淨慈百廢既舉而前代住持失其
傳次師悼其湮沒無聲擬求記於虞文靖公師与虞公無
平日之雅乃命侍者錄所為偈頌曰淨居吟者二百餘首
以寄公用表玄契虞公晚年深造禪理得師法語讀之大
喜即為秉筆且答以四偈杭為東南都會元時江浙行省
所治必命丞相領之且兼領行宣政院事前後以丞相領
院事者悉皆致禮為師外護而達識帖睦迩丞相尤篤高
麗國王遣僧十華賫香幣航海而來迎師至其國闡揚宗
旨丞相雅不欲師去中國乃以師老年為解語其使曰師
四會語有錄此即其道所在也錄之還國足矣其使錄之

而去師四住名刹惟淨慈為盛且久距今　聖朝更化僅
閱二紀而師之大弟子簡公祥公又俱以碩德雅望相繼
主淨慈之席又作子述前後相輝而簡公譽徹　九重至
膺　聖眷長僧司于　朝海內方袍之士倚以為重師之
垂休委祉於其後者不其盛哉簡公祥公辱与余有方外
之好狀師之行業屬余銘其塔上之石惟師道行大方當
代解此頌余泥於世間法未嘗獲扣心要以被拘攣自撥
默昧局從而讚歎之哉諺云不識其父視其子亦姑以聲
於其徒者敘其應世之迹而已若其閫奧豈余之所能言
哉銘曰
教外別傳心宗攸託千江一源在乎妙覺屬當像季其緒
或微必有碩師振而起之惟淨居師慧根夙植矢言求道
必見其的勇往精進如百鍊鋼新歧劇府不須其芒求涉
金華西登大仰不憚其高究極無上茇彼南屏慧日所懸
坐大道場十有八年四時与緣二者並至以光山邑皆具
法意享匪恭敬三門晏然慈風所被至于三韓航海來迎
飾幣賫千頌秉妙雲被彼東土智覺無礙應緣有終隻履
言還欲依為從有嗣法嗣与龍象繞大法不泯師常住世
古嚴之阿窣堵巋然銘其彷彿以告永傳

題跋

跋岐陽武靖王雪庭詩卷後

右雪庭詩一首并跋尾故岐陽武靖王所製以贈杭僧康

上人者也上人精修白業解行兼至以梵音為法事虞若
見佛錙素信向初王開府鎮杭時聞其風而加敬焉所以
親御翰墨而為之詠贊也余惟上人假雪為號蓋即雪以
觀心而王舉似雪之為狀詞旨精諧言雪之初天地茫然
與月相貫皓皓皎潔之態表裏洞然一有覺悟了然明白
可謂知上人之造詣者矣然非王之席見固不足以及此
不知上人何修而得此于王也王以戚里懿親文武忠孝
起家　與運為開國功臣至膺丹書鐵券之錫以與我
國家聯休共美於無窮而上人得其翰墨不徒爲世之盛
遇也哉一變聲之宗天禧中西湖僧有省常者修華嚴淨
業王文穆公欽若判杭亦嘗贈之以詩當時以為美談以

上人之行業而救之省常固若無媿以文穆公而視王之勳德則有難以同年語者矣是宜上人得其翰墨如兼金拱璧不敢玩視也一變淪落無似粗以翫翰為業初不足以取知於人而王兼收並蓄靡遺疏遠若欲振之於衆朽之餘者然則王之待一變亦不後於上人矣古人有言士為知己死一變既耄且病未及下門屏之拜而王薨矣焉從而總劬死之愧哉伏覩茲卷不勝慨嘆久之

跋吾子行墨蹟後

吾子行先生篆隷得周秦石刻之妙前輩論其字畫殆千百年而一見此誠不刋之論其法今具于所著三十五舉學古之家苟得其法於言意之表可以脫去俗習而超於古獨先生之殁距今未及百年而其墨蹟已無存者抑豈博古者寡耶往彥暉氏工篆書雅慕先生墨蹟而不可得一日在市肆中忽見先生篆書瘞鶴銘一通隷書寄友人近體詩一首共一紙因購得之不啻如獲重寶彥暉請余識于紙尾熟視久之歎曰使此紙落於他人之手不過故紙視耳而彥暉得之真有合哉因為識之且慶其有此獲也先生性猶介不與俗合後不知所終朋友指其硯瘞之胡先生長孺誌其出處于墓甚悉且又無後余來杭學治鄉賢祠以其行藝可以範俗并祠之云

跋張貞居五帖後

貞居先生五帖蓋與其同袍毛知富（伯埋者知富）之孫繼祖褒潢成卷請誌貞居玄門畸士風度絕俗見之而意也消仙去已久意其神遊上界出入紫虛之府邈不可即幸其翰墨留落人世雖中間所言不過日用細事今一見之猶得以想其風度於波戈之間名一快也

跋張貞居與毛起宗手批後

吾玄友有毛起宗者童稚時嘗侍張外史欲於黃真人之小蓬山庵人遺薦鱗魚外史命賦之起宗即口占曰胥江五月潮初落網得鱗魚價未平椒葉薦來風味美不思牛炙與羊羹外史奇之批其詩曰此生不倦於學必有立於吾門今起宗以玄教上士表偁大方真不負外史之期望也哉外史名雨字伯雨風裁絕俗工於詩且善筆札與內翰虞黃諸公游嘗修三茆志故號句曲外史批後復有著曰修撰者則其教門所賜號也起宗以此褒潢成軸請予誌之為誌於左方

跋徐烈婦傳後

余觀山陰王先生所書項里徐烈婦事想其奮死之烈未嘗不為之悚然以驚惕然以悼也烈婦本潘氏女年二十五歸里人徐允讓至正十九年春有大兵徇地越上烈婦從其夫走避山谷中餓游兵至獲其舅與夫殺之且執烈婦烈婦自度不免謀死又不得間乃紿之曰吾夫既死吾從汝必矣獨念吾舅與夫暴屍原野誠不忍其狼藉苟為我收屍納土窖中聚薪木焚之使化為燼吾無他念從汝

決矣游兵信之行拾遺骸倉卒刻甓緯櫛置草間何火談稍熾即躍入窖中并燒死嗚呼烈矣哉元季之亂婦人女子不朽而死者蓋有之矣談者往往引為口實以恥凡為人臣而懷貳心者求其舍死如徐烈婦者蓋鮮此吾所以為之悚然以驚惕然以悸也嗚呼忠臣不事二君孰不知有此語今婦人女子乃能蹈之而平日號稱大丈夫者乃反不能亦獨何哉

題康里公書仙都生三大字後

康里文憲公起世胄以文學雅望重當世而字畫尤精用筆圓健清潤意態飛動無世俗氣觀於此卷所書三大字可見已仙都生者括人王桂志學也初志學讀書仙都山

中其後游學錢唐會文憲公出為浙省平章志學獲登其門公愛其篤敏書仙都生三大字以贈之當是時得公片紙隻字寶之不啻拱璧而志學得此於公良足歆羨臨川危內翰題其後云仙都山有獨峯茶文公行部浙東時有所按劾不與時合因屏居為公號志學為仙都生非無意也欲令志學景行先哲云爾今志學經明行修為縣文學訓迪有成效其亦無媿也哉

跋楊貞婦傳後

越人陸摩季和手藁詩文一編見示發而讀之乃吳郡大夫士以揚貞婦有賢行而稱述之也貞婦摩諸母初摩之從父裕有才行貞婦方擇配裕適游吳遂嫁之既嫁生男三裕病瘵貞婦事之無少懈其母語之曰何用是彼不起矣不若為他適計貞婦不答後又數迫之日一貞婦方食其姊媪其不從痛塞之食下咽氣逆上嘔憤遂死後五日其夫亦死貞婦之賢行如此余謝摩曰諸君之稱道貞婦者已備余復何言摩固以請曰子嘗執筆從太史氏其言可信幸不我靳因以貞婦之事而較之夏侯令女蓋令女家人欲嫁令女在其夫既死之後而令女始則斷髮中則截耳終則劓鼻以明其志而貞婦之母欲嫁貞婦則在其夫方病之時而事之難處有甚焉者乃至飲恨而死亦可念哉或者以謂令女毀傷肢體不可以訓然則貞婦違母之命亦不足為訓乎大抵君子寧過於厚哉文公先生有

取於令女者厚之道也吾於貞婦亦云

題出蜀行卷後

右送廬陵李德善先生出蜀序并詩皆東南士君子之仕蜀者所作也蜀自司馬相如王褒楊雄陳子昂相繼而出至宋為極盛故有以一門兄弟而名天下者蜀有以一門兄弟而登制科者焉又有一州貢士多至五六十人者焉至於卓然以道德文學師表一世者又不乏人當時論風俗者以蜀之文物殆過鄒魯夫何宋運中否至端平而失蜀章縫之士幸不死於鋒鏑者則皆屏竄東南以依其主於是蜀之文物掃地矣元之有蜀五六十年之間乃始有登今選事奉常者至其後也倫魁亦幸在蜀有足以風動

人者然而禪續息後之机不可得而測不意遽有至正之
亂先生少負才氣以藏庚寅入蜀居無幾何中原亂蜀梗
於偽主兵戈阻絕先生乃克東還竄匿山谷　天兵取蜀
吾聞學校守土之臣嘗求蜀儒以塞　明詔而蜀儒無一
存者訪得先生乃昇以學校之事先生以天下大定而親
在大江之西未知存否請于上官歸省意甚懇切上官念
之爲别致老儒于他郡攝理教事而先生得還此行卷之
所由以作也嗚呼蜀之禍僅百年而後見遭值更化欲得
一二儒者爲學校重而不可得幸得先生於羇旅奔播之
餘楚雖有材晉實用之豈其然乎雖然文運之隆污有時
振而起之俾人材輩出則有今日之　聖人在乎上謹識

于卷末以俟行卷序一首詩七首作者爲廬陵胡某臨川
盛某豐城黄某會稽趙某華亭虞某王某其一曰錦城七
十翁者則姚文公燧之孫而爲公也因併識之

題黄文獻公所著墓銘初藁後

右黄文獻公所著墓銘初藁二紙其一全篇有塗注字其
一僅存其半乃四明樂君仲本既得公銘其師程先生与
其大父洪江府君之墓并得其初所屬藁遂裝潢成卷蓋
以公之文辭發揚其父師之潛德故敬重如此王待制褘
云公凡爲文既藁必命門生代書而悴其初藁公字畫甚
佳以秘惜故世多不傳此二紙誠不易得樂君當寶藏之

題邁里古思保越事蹟後

余嘗避地海昌之黄灣其地距越僅隔一水越人至海昌
者見稱道邁公保越方略甚悉今觀其友白君以中所述
事蹟与余所聞無有不合者信直筆也比閱元史見邁公
事已附傳第視白君所述差略耳蓋彼附傳体當然也欲
得邁公之詳者自當於此觀之

書鍊菴丈人傳後

群行之群字疑誤

有示余以鍊菴丈人傳者其人居黄巖字某别號鍊菴人
高其行稱之曰丈人傳者不著名氏叙其群行甚詳至叙
其事母之孝然以義裁之雖若過於中庸而有學之道爲
余故不得不加之言蓋黄君有母年七十而瞽徧求良醫
用藥弗効彷徨不知所爲有告之者曰爾當皈依世所奉

觀音大士日禮其像一千拜誦其所説普門品一千徧爾
母目自愈矣第爾習儒不此信也黄君曰吾方急於救母
誠能愈吾母寧暇他顧哉黄君謹用其言設大士像莊嚴
供養且拜且誦如是者三閲月不懈益虔一夕大士夢黄
君曰吾用金篦刮汝母眼膜矣行當自明既寤其母數日
豁然蓋亦異矣吾嘗聞之佛者觀音大士於衆生有緣
以故家崇而户信之有疾病患難倚以爲命如黄君之亡
婁採母殆不誣矣雖然以理推之以聖門之所不棄何以
知其然孔子蓋曰觀過斯知仁矣然則黄君之奉佛盖爲
母也雖曰過於中庸非所謂君子之過者乎吾故揭之以
示凡欲爲孝而無所用其力者亦或有取焉

跋袁鏞傳後

按宋季鄞人袁鏞嘗登咸淳辛未進士第以憂未上官元兵將臨宋都鏞與寓公將作少監謝昌元華文閣直學士趙孟傅共謀死國已而游兵至鄞上鏞先二人往覘敵僞不顧身以大義摧敵為敵所檎罵不絕口而死其妻孥一十七人聞之亦同時赴水死獨有僕藏其一子其事類齊王蠋而又甚焉夫蠋嘗諫齊王不聽退而畊于野未嘗一日食齊之祿固亦齊之士耳而欲以一邑存已亡之齊鏞雖登進士第亦未嘗一日食宋之祿固亦宋之士耳而欲以一身存已亡之宋及事不濟則皆能以死亦可念哉夫為臣死忠無庸言者為士亦如之則誠罕見千百載而上有一王蠋固足以愧夫後世之為人臣而懷二心者矣詎意千百載而下復有如鏞者哉蠋辛遇太史公得書其事鏞不幸不遇太史公又其同志已叛盟事敵亦諱道其事故遂至於無聞蓋可知已鏞死已易代其孫廷玉有文學行誼以國子生林右著敘事請為私傳以補宋史之缺亦孝事也余因附其說云

題仰公所著字說後

千江仰公稟德慧之資傳天台教觀之學解行兼全誠法門之矩器其徒有淵上人者以玉田為字仰公曰玉出於田則誠淵矣然止於淵身而不能淵物非吾法自利利他之意因易其字曰受之且著為字說仰公大意以謂法華一會誕開權來悉歸真實功在溥淵譬如百穀草木同潤於雨惟大所受不同故各從所稟而有差別惟圓機之士能受淵不二推其所自在於能受與否仰公為其徒制字本法華真諦反覆開示其望上人受淵不二而溥淵於物者可謂至矣間請余言為而余何足以言之雖然吾夫子設教有時雨化之者亦受淵之功也然不知與妙教所說何如余之根器惰闇未克執文端相請從汝師質之

跋劉子高所著伯父墓誌銘後

余讀劉禮部所撰其世父養蒙先生墓誌而知先生之卓識雅量有非衆人之所能及者爲先生經明行修爲鄉里所推重至正初嘗一試于有司不利漠然不以為意徐治

有蔬獨行過東河謁徐孺子祠薦奠而還當是時江右之士試于有司者亡慮三千餘人而為有司所取者僅二十二而止是求十一於千百也故得者翔翔通衢揚揚然有矜色不得者垂首喪氣走委巷恥見故人先生方且歆慕高躅若欲從之游而不可得者此何可及哉此何可及哉禮部君以從子而繼其世父之潛德而及於此真知德者矣先生之家嗣子知以誌文示余因表而出之以著先生之高俾後人知遡風云爾先生諱某字某養蒙其號也禮部諱某字子高以文學知名卒于官

跋李唐所畫扁鵲授方圖

此圖相傳為李唐規模扁鵲與長桑君授受大意一人在

樹間南向坐有授說狀似是長桑君一人坐於樹旁回視
坐樹間者頗恭似是扁鵲旁有水波汪汪即所謂上池水
之太史公紀長桑君授禁方於扁鵲其事甚秘世莫得而
知不知唐生於千載之下乃能得其彷彿如此海昌郭子
振氏得此圖甚加秘重請余識之子振以世醫名故知所
尚如此今者有好為詩者嘗畫杜子美而浣師事之意惟謹
醫家以扁鵲為宗子振之愛重此圖亦詩人像杜子美而
事之意因識而歸之

汲郡許字

跋張外史墨蹟

右句曲外史所書再和繼仁詩一首希白玄上人之所藏
也外史名雨字伯雨嘗修茅山志故號句曲外史以詩名

世其字畫得楊許筆意波戈飄逸自有晉唐風致觀于此
紙可見繼仁者天台法師繼公也法師博綜内外典號稱
鉅德嘗住台之繼仁教寺法師寓居南山時與外史所居
相近往來甚密其稱法師不以名而稱所住山尊其人也
上人私淑於法師而有臨池之好尤愛外史字畫其寶藏
此紙也宜哉

跋孟先生墓誌銘後

洪武初友人朱伯賢為余言　國朝纂脩元史吾郡前輩
得列於儒學傳者二三人而止而孟長文先生居其一焉
蓋吾郡自王文憲公栢講道上蔡書院而朱子之學始盛
行于台當時及門弟子以楊氏王氏為稱首誌稱先生之
學一以楊氏為師盡得性理之淵奧其所以得列於儒學
傳者有由然矣先生位雖不滿其德然得正學以垂名于
國史亦何憾哉

跋吳縣徐氏家譜

韓文公偃王廟碑言徐子章羽既執於吳徐之公族子姓
散處徐揚二州間余與吳縣徐良夫同姓良夫之上世來
自汲後居吳中必徐州之族余上世來自太末今居天台
則揚州族也其初蓋亦同所自出世言天下無二徐有由
然哉良夫有行誼著書立言以充其宗余已老學不加進
行不加修有忝吾宗者也因閱良夫所著世譜識余愧焉

跋先德記

右先德記一通金華宋贊善為知石樓縣顧頊著也頊之
先自宋南渡後有以薦為學校前廊官者有擢進士第為
奉國軍簽判者又有以武舉第一人為殿前司同正將者
至亦以博學高行推重鄉里蓋望族也此余纂修杭郡志
於人物得齊鹽官顧歡鹽官實今海寧縣歡博學有隱操
累徵不就去隱天台山開館授徒學者恒數百人後遂終
焉余少家天台莫詳歡所居處先德記本顧氏家乘云顧
氏系出歡其所居處有顧儒嶺有歡溪可為歡所居左驗
曰天台山有攬稱也因讀茲記偶有以資余之未詳故附
著之頊字景著有學有守為石樓時能興學愛民表著忠
旌義士蓋能克其宗者云

跋高士敏送季弟南歸序後

高君士敏嘗為試吏部侍郎後以事去官謫居朐山其季士表往省之留兩月以母夫人在南為文送之還其文反覆千餘言大槩叙其離合之故悲喜之情而反于之誼藹然見乎其辭夫天倫之間至親莫如兄弟詩人有言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奈何世之人相好者鮮而相猶者多余亦不自知其何君方侍郎君仕顯融時其季院往省之及其退而處於隱約之地又往省之此自其相好然耳非矯飾也彼視同氣得志則為翕翕熱藉其聲勢以自張一有不然則捍臂不相顧無異路人此非相猶而何余交高氏昆季間見其季裕其兄於隱約之時愈於顯融之

日嘗欲述其事告凡薄於同氣者今請其文蓋有不待於余之言者矣古稱元方難為兄季方難為弟相傳以為美談侍郎君以文學知名當世所以友其弟者誠難為兄矣若其季之篤於倫理不尤難為弟哉或謂二難并為不易得今於高氏兄弟見之因識于卷後

題賈氏族譜後

天台賈氏在宋為宦盛余少在鄉里所聞而知者惟知漢州之奇有遺惠在鄉里蜀多美椒漢州解官歸攜其種蒔之其味辛烈不減蜀產至今人稱漢州椒云由漢州而下皆仕宋有階至承議郎承節郎者而其別出之族有擁旄二鎮秉均兩朝者蓋甚顯矣而漢州之五世孫前行樞密院副使高又顯於元季賈氏之族代不乏人非所謂能亢其宗者乎樞密值運去物改棄官家居益以修譜為事而其修之之法特詳具見于同郡葉居仲所為序嗚呼人莫大於宗本始自夫氏族之制不講士大夫蓋有以此為不急者矣而樞密君汲汲焉為此其知宗本始者哉

題藏拙齋記後

右會稽王先生為趙某者藏拙齋記其反覆某以示余且請題辭余讀其文大意美其知拙而能藏也余獨以謂巧宜藏拙不必藏也櫟社樹匠石過而弗睨者以其材不足用也人之材苟不適用雖有扁有司名索必取之焉用藏為故巧宜藏拙不必藏也不然則是大巧若拙之士非真

拙者也而况能言之士又從而文之是謂欲蓋而彰雖加十襲無益也余言非訐試以諗諸藏拙者然歟不然歟

說

尊道說

昔者濂溪先生實開有宋道統之原近世大儒以元亨利貞分別上古中古近古之統而以先生為近古之元可謂知先生者已先生平日牕前草生不除程伯子見而問之先生曰與自家意思一般此可見先生胸次與天地萬物同體當時蘇長公為先生賦濂溪詩至謂先生豈我輩造物乃其徒蓋可見已後來考亭贊先生直曰道喪千載聖遠言湮不有先覺孰開我人書不盡言圖不盡意風月無

過庭卑交草所謂極盛德之形容蓋未有踰於此者孰謂不為近古之統之元乎新城周昉制作不溷於俗自謂古人可學而到又謂欲求古人之道必觀古人之文以余亦好古者與余甚相好嘗謂余曰吾上世相傳系出營道與濂溪先生同所自出譜牒不存無所於攷詩曰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況吾同姓乃聖人之徒乎敢竊取先生總前草生不除之意號曰草庭以致吾高山仰止之意余復之曰論者以先生氣象似孔子焉以感人如李初平得之於二年王荊公得之於逆日夜蒲宗孟得之於三日三夜使師聖得之於三日王君貺得之於坐談之頃今雖不能身親炙之其言之具於大極圖与通書者固在有志之士焉

潛心而學焉將必意領神會於數百載之上先生教人固曰士希賢〻希聖而況子有同姓之懿哉雖然曰學道存無乎不在春雨初霽之時庭草怒長子既自得之余也有志於道備〻焉莫知所之誠有得焉其肯語我以微乎固為之說如此

傳

何節婦傳

洪武九年三月　詔天下郡縣凡孝子順孫義夫節婦事闗風教者具狀以聞於是杭之仁和縣四隅里以何子貴母平氏守節事上于縣〻上之郡〻上之部〻使者部使者覆實以聞於　朝今年十月某日得　旨如律旌表其門閭初平年十有九歸同里何富居五年而富歿富歿之五月子貴始生時年方二十有四誓不他天養其舅姑以撫其遺嬰夫既歿生事落甚有不堪其為生者微諷之焉天乎曰吾為人妻不幸而夫所天吾未亡人耳今棄人父母而挈其遺嬰以父他人吾復何心此言非吾所願聞也峻絕之平事其舅姑養生送死無遺禮而撫其遺嬰卒至于成人氷蘗自守四十餘年如一日何氏不絕如縷以平而振里之人有不幸如平者亦以平為法曰慎勿有愧於何母以余所見何節婦之行皎白晝其道耳非欲求知於人也而　國家必欲表而出之翼然綽楔一旦立於沙渾廣斥之墟照耀其閭里其故何哉嗚呼節義者人之大閑也

見金夫不有躬易以為戒而栢舟之篇詩則存之敦節義也有國家者於匹夫匹婦焉有卓絕之行不使之泯沒無彝誠以飭勵風俗之具有在于此爾何節婦之獲被　光寵于今　盛世其有以夫爰著于篇

席孝婦傳

山陰席昌之避兵于錢唐也為其子祥娶錢唐吴氏女亦既成伉儷矣兵退昌挈家還山陰而祥留錢唐生子未晬而祥以病歿時吴氏年纔二十有六行自歎曰吾席婦也義不當留父母家惟奉靈櫬絕濤江而東葬于其先塋之次從吾娣姒事舅与姑以撫吾遺嬰至于成人耳他無所用其心也已而一如所言一日其姑患病痛甚醫者曰此

爲膿所苦耳有能吮之者乎吳氏在旁吮之無難色姑瘍遂愈親戚鄉黨咸稱爲節孝今　朝廷屢下　制書旌表節義以訓厲風俗吳氏年已老其子尚忠亦長大行應旌表有司將上其事云

史氏曰貞女不更二姓固亦人所難能者至於事姑能爲人之所不肯爲則又所難者也唐博陵崔氏媍至孝有姑年高無齒每旦櫛縰笄拜于階下即升堂乳其姑其姑不粒食而康強者數年君子取以爲訓以吳氏之孝行較之詎不謂之尤難乎哉因著于篇

祭文

祭曹右布政使文　韓谷

維洪武十有六年歲次癸亥二月甲辰朔越十有一日甲寅杭州府學教授徐一夔等謹以清酌之奠致祭于新逝右布政使曹公之靈曰惟公起自科名允爲時彥佐縣有聲遂領方面自謂一士奈受　主知誓以所學見之於爲善悃不形覓處相濟惟務公平不尚苛細如公之賢百一見之胡彼天者乃不慭遺歲勤甫修遽膺時沴遽使明時失此偉器惟昔我曹承顏接偉話言相好不見鄙吏初謂偕遠竟成永訣遡風一奠曷勝悲咽嗚呼哀哉尚享

祭錢生鈞文

嗚呼子之材質灑灑乎如春柳之茂子之意氣翩翩乎如俊鶻之翔子之學力蓋已明轉乎經畬子之文藻又足以馳騁乎文場使天而與之年寧不表表傑傑於章縫之林鵷鷺之行胡乃二十有四而亡玉未琢而毀木未拱而戕猗天道之茫昧殊不可得而測量自子之死孰不盡傷而況師與友相與於典冊之側筆硯之傍一奠永訣有淚如滂嗚呼哀哉尚享

祝文

杭學鄉賢祠增置神主祝文

緬維茲邦以德行文學風節事功顯者代不乏人舊祠自漢嚴先生而下惟十有六人得祠攷之前志有宜祠而失祠者六人當祠而未祠者九人適三十有二人𢑴式作主本其時世之先後列其姓氏爵而位置之以補茲祠之未

備爰擇吉日式陳明薦伏惟諸賢特賜鑒格敢告

啟

答皇甫知州慶初度儀語

賤言初度已越稀年方興白首之嗟乃辱華牋之賜誠日快覩琴然瓊琚玉佩之肆及已熟思慚甚遺德文章之寔詛特屢於祝嘏分敢媿於達尊伏念一夔幸生于今竊慕乎古學不加進行不加修嗟流年之易度力則有限志則有餘追前人而逾遠求友已數十載遇知不四三人自視朽材非斯適隆汙之寄乃煩鉅筆述平生出處之詳必鍾期乃賞流水之音惟揚意肯薦大人之賦恭惟前景州知州彥昭先輩天姿近道器識邁倫惟務修歲不尚表襮擇

交而處其倫類郭林宗辟官而歸其故吳閩靖節偉矣譬
纓之彥卓然爾振之英詩得正音允稱大家之作文推爾
雅深知天下之言惟所造之域既高故所趨之塗異式
相好矣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受言藏之千金非恩一語乃
德鉅惠甚老之歲始獲知己之交致一辭於南豐甚媿推
崇之盛意輯五福於洪範願如屬望之至情欣懌增加數
宣圖既

表

代戶部指揮使謝　賜醫藥表

臣某上言臣於洪武十六年某月某日忽肺經受病欽蒙
特遣太醫院官療臣證候其肺疾今已平安獨

左手神縮未便已於今年十月十一日出司署事謹奉表
稱謝者伏以　聖人在位　以仁　育物凡在臣庶悉
荷　生成中謝伏念臣某迹本疏賤遭逢　聖朝曾乏寸
勞之補已登二品之崇　眷寵方來當屬忠多為證既重
自分難存欽惟
○○○○量若海涵恩如春育好生之德與天地同有若
細微不蒙矜注撥名醫於　近侍　出良藥於尚方雖
尚左之積痾年餘　恩之有日備悅視事深懼素食惟當
竭力於餘年以報　更生之　大德臣無任

代某官謝陞除表

伏以祗奉綸音進膺峻秩仰恩數之游至顧己分而奚堪
雖被　寵榮疊深慚喘中謝伏念臣某迹本疎賤材則愚
蒙杳承敎育於成均遂獲甄收於給舍遭逢已至補報未
能方期由中補外以竭駑材鉅意一歲三遷遂登要地拜
命之後雖喜罔驚茲蓋伏遇
○○○○量若海涵仁如春育建太平之治收有用之材
有若細微不蒙記錄臣某惟當頑寵思報恪守公勤務竭
涓埃之微仰補乾坤之大

疏

六一泉重建祠堂疏有序

六一泉者東坡先生會勤上人哭歐陽公之處也
泉在孤山之趾勤上人之居在焉熙寧四年先生

通守錢塘別公于汝陰里第明年秋七月公薨先
生以上人与公雅之會哭于其舍又十有八年先
生乞郡得知杭州比至官上人已化去獨其徒像
公與上人事之先生未至之數月泉出於舍後其
徒因請先生識之先生遂念上人存日与先生抵
掌談公稱公為天人謂公雖不至杭公之神明無
所不至因本其意名之曰六一泉以公晚年自號
六一居士故也先生為著泉銘其徒既作石屋覆
泉且刻泉銘于泉上宋南渡後廢勤舍為延祥觀
元初又廢觀為帝師祠泉沒于二氏之居者幾三
百年元季兵燹泉始軒豁呈露但石屋已摧而泉

嶺當作巔

銘不爲他僧舍挈去有僧曰行昇者鉏荒滌始圖
復舊觀既仍樹石屋且求泉銘遂于舊處欲建祠
堂一區如當時祠公與上人故事而力有未逮未
免持短疏求之好施之家與凡儒宗之英釋門之
老助財成之庶幾歐蘇二公與上人之流風雅韻
同不泯云

伏以曉霞勝地寔在名邦勤上人于此幽棲藉長公同之
教主迹分緇素同登歐子之門誼重死生會葬孤山之下
惟精誠有感通之理故山嶽出迎勞之泉名聿表于懷賢
恍式昭于厲蜀顧淵源有永聿與文派俱流雖名號佳存
幾遷劫灰共化欲存故迹必建新祠此舉非爲福田寔欲

共成勝事儒冠僧衲請忺雅量以相成山色湖光行與高
風而共遠願言樂助毋靳錙千謹疏

吳山重修文昌祠疏 有序

文昌祠在蜀之潼川寔司科舉之事宋南渡後有
祠在吳山之巔蓋蜀士赴舉者所創也自經兵燹
頹圮弗治
聖朝更化首 詔科舉取士乃者賓興而浙司得
人爲盛此皆神明陰相斯文所致而揭虔妥靈之
地弗致崇嚴庸非斯文之耻乎用持短疏徧告同
志之士共修葺之伏望慨然幸甚

伏以英靈發現肇迹遠在東川神氣流通降祥乃及西浙
屬文運方興之日應 國家急材之需相我士於林閭悉
登名於桂籍嗟義遺廟尚左江而右湖寂寞神棲乃傍穿
而上漏既蒙陰騭之賜敢忘昭報之忱爰務重修有千同
志白賜數金定鶯棟宇翬飛黃榜多賢共頌人材輩出尚
資靈既助我 皇家

星大徹請主住台州能仁教寺草疏

維大能仁教寺在台州東掖山之陰蓋浙水東法窟也異
時有文明海慧大師者以全悟大辯之材唱道其處今三
十年矣山空水寒未有嗣其響者廣江大徹星公蓋宗劉
忠肅公之裔海慧之入室弟子也器宏而深机圓而熟卻
有大小之別而會其說非同非異與有內外之分而歸其

極無此無彼雖嘗出世於越之明真杭之雷峯是緒未力
試邑未足以發其蘊能仁立山之巔然者也今天下第一
禪林乃公論所出之地咸謂以若而人弘師道於既往振
宗風於將來孰曰弗稱行矣泉出濩源無非寔相松鳴千
樹總是妙音法席之虛久矣尚無屈其武哉謹疏

相本空請主住蕭山延慶方外草疏

諺云求美木者必於鄧氏之林蓋本其所產而言也在昔
浙河之西有大浮圖曰港堂澄公至闡天台教觀之學坐
大道場說法以振其宗號稱佛海大師其得度寺在會稽
山中凡託衣盂之傳必擇根器之遺倫者爲之徒若本空
上人蓋其曾孫也上人識朗而融机圓而熟佛海化去所

以發明性與之旨見於遺書者與在上人不暇據鑒躡跡
求師於遠即書可以領悟所謂鄧林有美木者以此上人
蓋嘗世出杭之寶林今蕭山之延慶庵席僧司公論以上
人補其處夫制於數者時也不爲數所制者人也延慶雖
嘗兵燹之餘江上之山色湘湖之水光宛然在目興廢起
與以還舊觀獨不在於人乎行矣與勿近聲在交遊在用仲勘
請

始豐藁卷之十四

始豐藁　卷十四　三十

庚子臘月獻歲日石倉手校次日而畢

臘月十八日天欲作雪石倉呵凍校閱次日
而竟

始豐稿　卷一　求樂隱君序　清隱軒記
卷二　墨居記　南嶺草堂續記　送張叔方序
卷三　序從國生　敦武校尉鄧君墓誌銘
卷四　歐史十國年譜論（兩存）　真率齋銘　黃龍祠碑
卷五　中和堂記　可耕小隱　鄉試程文序　送鄉貢序　清人氏譜序　袁頊序　陳氏譜序　送廖思齊序
卷六　致道堂記　洛下遺民傳　王自牧墓誌銘
卷七　述德記　耕樂堂墓銘　羅母趙夫人墓銘　鄭刑　夕佳樓記　鄉賢祠記
寶石山崇壽院記　重建智果院記　龍山天龍寺記
卷八　潮濟宮新田規記
送朱仲誼序（入本集）　送潘金寫序　庚序　睿
贈將爲序　送黃生寫序　送周照序
卷九　祭文　徐冲大夫墓誌銘　將仕郎夏居墓誌銘
卷十　宋行　吳越國考　思政堂記　樂清堂記
蘭菊草堂記　柴氏義事記　滋德堂記　澹存堂記
卷十一　重建文廟記　重修龍翔宮碑　屠友詩序
卷十二　送徐子貞序　送甯邵曾序　送史甯生序
送蔡赴會試序　送徐齋赴會試序　送孫生雅初序
重刊中華序（入本書）　天鏡禪師序　鏡傳序
全室集序　國子助教李君墓銘（入草問集）
卷十三　俞子中墓碣
卷十四　王真士壽藏銘　半山禪師塔銘　跋李子行墨跡
跋張貞居手帖後　跋張外史墨跡　席孝婦傳
只一泉堂建祠堂疏

始豐稿多作六卷甚爲簡略此十四卷係如不足齋舊藏吳石倉先生手校本考校精詳做罕見秘笈也書中夾有吳所刊錄目一紙特粘集後爲賢手鑄文庶不至遺佚亦愛書之一道耳　小如庵

高太史大全集十八卷

（明）高啟撰

明刻本

大全集十八卷 副都御史黃登賢家藏本

明高啟撰。啟字季迪、長洲人。元末避張士誠之亂、遁居松江之青邱、自號青邱子。洪武初、召修元史、授翰林院國史編修、官至戶部侍郎、後坐撰魏觀上梁文被誅。年僅三十九。事蹟具明史文苑傳。所著有吹臺集、江館集、鳳臺集、婁江吟稾、姑蘇雜詠凡二千餘首。自選定爲缶鳴集十二卷、凡九百餘首。啟沒無子。其姪立於永樂元年鏤版行之。至景泰初、徐庸搜拾遺佚、合爲一編、題曰大全集、劉昌爲之序、即此本也。啟天才高逸、實據明一代詩人之上。其於詩、擬漢魏似漢魏、擬六朝似六朝、擬唐似唐、擬宋似宋。凡古人之所長、無不兼之。振元末纖穠縟麗之習而返之於古、啟實爲有力。然行世太早、殞折太速、未能鎔鑄變化、自爲一家、故備有古人之格、而反不能名啟爲何格。此則天實限之、非啟過也。特其摹仿古調之中、自有精神意象存乎其閒。譬之褚臨禊帖、究非硬黃雙鉤者比。故終不與北地信陽太倉歷下同爲後人詬病焉。

高太史大全集叙

故嘉議大夫戸部侍郎前翰林國史院編脩官授　諸王經青丘先生高啓文集二十四卷舊一千若干篇今二千若干篇儒士徐庸字用理之所廣也用理既以類廣先生文集乃以示昌昌謹爲序之曰夫将以所學明先王之道救當世之獘則必著于言焉庶幾見者之用

聞者之有攷也六經更聖人之手其言粹然一出于正要之所以存鑒戒者亦多聖人既沒縱横捭闔之説與大道幾微漢廣游學之路董生賈誼始各以其學自見著書數千萬言沉雄簡奥其明先王之道陳當世之務畧備矣唐韓愈起力變八代之衰習故其言惟醕而杜甫李白又各以其學自見明王道具時政謂之詩史宋歐陽脩博學力行本論之言有益於治至宋元晦則根據六經之旨攘斥百氏之非鼎然爲世儒宗其大要使人審王伯之畧致義利之辨而已今諸家之言具存考之可知用之猶尚可行也蓋三代而下漢唐宋之所以聳德著業而繼焉以稱治者有賴於是焉先生生元丙子少稟神慧長讀六經

諸家之言融而通之會而成之又取而力行之其發之於言則浩乎如大川之決防也鏘乎如洞庭之張樂也儵乎如幽壑之舞蛟也致之於用則如射者之於的準乎其無疑也然值國步之既促不苟於用隱於青丘登高望遠撫時懷古其言多激烈慨慷若将於世無足爲者及我

太祖高皇帝定鼎建業肆
詔徵賢先生起與元史之脩録善醜惡
儒者之功庶幾彰施史成授諸王經進
戸部侍郎尊顯極至先生感之力頌先
王之道以匡濟世務言多雄偉奇古足
以贊張德業裨益治化特甚賴之未久
即辭去去後亦蹇連以死嗚呼殆天所
以阨斯文也嘗竊論爲天道惡滿取之

不可以全然詘其身則必信其聲是以
董賈貶逐而名長甫白窮放而詩傳韓
愈歐陽脩朱元晦雖號通顯而未免擯
斥然其言至於今誦習而師承者不衰
正柳宗元所云生而不遇死則垂聲者
衆也先生死始三十有九使少優游而
待之則得將止於是乎言將止於是乎
行將止於是乎嗚呼天實爲之謂之何

哉用理師學於先生之言得之既深遂
勤圖傳之亦使聞者考之而可知見者
用之而可行以明其言之果有賴於世
也嗚呼厚矣

景泰元年庚午冬十二月望日

賜進士出身吳劉昌序

缶鳴集序

人生而形具矣形具而聲發矣因其聲而名之則有言矣因其言而名之則有文矣故文者言之精也而詩又文之精者以其取聲之韻合言之文而爲之也豈易也哉近之於身遠之於物大之爲天地變之爲鬼神與凡古今治政民俗之不同史氏之不及具載者取而詠歌

之載賡之不費辭説而極乎形容之妙比興之微若是者豈非風雅之遺意哉宜君子有以取之吳郡高君季迪少有俊才始余得其詩於金華見之未嘗不愛及來　京師同在史局又得其所謂缶鳴集者閲之累目不倦合古今體數百首其事雖微可以攷得失備史氏之所懲勸其辭則余之所欲摹擬而莫之

工者鏗鏘振發而曲折實如也果何自而得之方吳郡未入板籍不幸爲叢竊者據之擅其利者十年矣士於是時孰不苟升斗之禄以自活鬻釜間季迪日與之處曾不免焉顧乃率其儕類倡和乎山之厓水之涘取世俗之所不好者而好之含毫伸牘鳴聲咿啞及其得意又自以爲天下之樂舉不足以易其樂

焉此其所得爲如何哉吾聞鍾聲鏗而立號石聲磬而立辨絲聲哀而立廉竹聲濫而立會鼙鼓之聲讙而立動若缶鳴之聲果何音也其西音乎南音乎抑太古之遺音乎不然則天下將治正始之音將作而此其兆乎何爲一旦而及吾耳也得乎天者不求知於人求知於人者不得乎天季迪不求知於余而余

知之者商聲之歌不必出於己也而曾子歌之猋氏之頌不必實辭也而後世稱之則季迪之樂亦余樂也嗟夫憧憧往来朋從尔思孰能爲余發其吟風之趣乎季迪由是求之其於道也幾幾矣

洪武二年秋七月長山病叟胡翰序

缶鳴集序

高季迪詩十二卷凡爲樂府五七言近古體九百三十七首余爲叙而評之曰季迪之詩雋逸而清麗如秋空飛隼盤旋百折招之不肯下又如碧水夫渠不假雕飾脩然塵外有君子之風焉以余之所言而余之所不言從可知已然則季迪之詩集不可傳也歟季迪中吳人

余嘗論吳中之詩唐有陸魯望宋有范至能魯望之詩寄興幽遠而其音響則駸駸已迫於晚唐至能之詩措辭温縟然其格調特宋焉而已耳在勝國時余適吳則陳子平詩其爲言率實而流麗撥之陸范吾不知其孰先孰後也吳之詩在元惟子平而知者蓋鮮今吾於是復得季迪之詩爲季迪年方壯志氣儁

然其所自見殆不止於詩而其於詩則已能自成家與唐宋以来作者又不知孰先孰後也嗟乎詩之道微矣世之有志於斯者莫不鞠明究曛疲心思於簡牘間而後爲言乃或有可傳其不可傳者固不可勝數是不可不謂之難也以詩之難能如此而季迪乃以此自成家追古之作者以爲並豈非其才之過人也歟序而傳之世必有因其詩而知其才者矣季迪名啓季迪字也頃承　詔與余同脩元史季入　內府教胄子授翰林國史編脩云

洪武庚戌三月翰林侍講制金華王褘序

缶鳴集序

言之精者謂之文詩又文之最精者何以知其然耶二氣爲之槖籥而鼓之以風霆然後天之聲出焉衆竅爲之呼吸而盪之以江河然後地之聲出焉受形於兩間而靈於物者爲人然氣至混然天成發宣鴻鬯然後人之聲出焉凡人有聲斯有言有言斯有文文至於詩包括品彙陶冶化工根乎性情之真達於音響之妙宮商間作金石並鳴由是而聲之用極矣世皆知以詩而觀詩或未知以文而觀詩因謂詩特文章之末技庸詎知聲成文謂之音而詩之中文已具焉韓退之之言曰李杜文章在光燄萬丈長斯言也其善論詩者已然非天機悟入識見超詣亦何足以語此哉渤

海高君季迪踈爽雋邁警敏絶人無書不讀而尤邃於群史與余友二十年余知季迪之能言也久然未嘗不以其詩而得之也始季迪之為詩不務同流俗直欲趍漢魏以還及唐諸家作者之林每一篇出見者傳誦名隱隱起諸公間及游四方不懈益勤刮磨漱滌日新月異蔫紳諸老咸自以為不及季迪之於詩誠精矣然其意則自謂古風人一肆不如是也三百篇之傳豈皆出於一人之手或著其一二皆可以遺之後来尚奚以多為哉吾非欲成一家言亦性焉而嗜之之篤殆與人之耽悅世好者同一肆志留情而其樂蓋未能以此而易彼也聞者以為然當其一室燕坐圖書左右離列拂拭塵埃几案閒冥默覯思

神與趣融景與心會魚龍出沒巨海中殆難以測度或花間月下引觴獨酌酒酣氣豪放奇作楚調已而吟思俊發湧若源泉捷如風雨頃刻數百言落筆弗能休故季迪之詩緣情隨事因物賦形橫縱百出開合變化而不拘拘乎一體之長其體製雅醇則冠冕委蛇佩玉而長裾也其思致清遠則秋空素鶴迴翔欲下而輕雲霽月之連娟也至其文采縟麗如春花翹英蜀錦新濯其才氣俊逸如泰華秋隼之孤騫昆侖八駿追風躡電而馳也季迪之於詩可謂能盡其心焉尔季迪之詩甚多有吹臺集缶鳴集鳳臺集凡為書幾二千首皆當世之儒先君子序其端今年冬予訪之吴淞江上季迪出其詩示予蓋取舊所集諸

詩益加刪改彙粹爲一總題曰缶鳴集自古樂府歌行而下至五七言諸體得詩三百餘篇皆其精選富矣哉亦可謂不易矣然是編也特以今年庚戌冬而止後有作當别自爲集季迪不以余不肖屬余序之庸敢叙諸編端以俟季迪家姑蘇黛應召脩元史教西學弟子負入翰林爲編脩擢戶部侍郎 賜歸鄉里云

洪武三年十二月既望史官吳郡謝徽序

原序

天下無事時士有豪邁奇崛之才而無所用往往放於山林草澤之間與田夫野老沉酣歌呼以自快其意莫有聞於世也逮天下有事則相與奮臂而起勇者騁其力智者効其謀辯者行其說莫不有以濟事業而成功名蓋非向之田夫野老所能覊留而狎玩者亦各因其時焉爾今天下崩離征伐四出可謂有事之時也其決策於帷幄之中揚武於軍旅之間奉命於疆埸之外者皆上之所需而有待乎智勇能辯之士也使山林草澤或有其人孰不願出於其間以應上之所需而用已之所能有肯槁項老死於布褐藜藿者哉余生是時實無其才雖欲自奮譬如人無堅車良馬而欲適千里之塗不亦難歟故竊伏於婁江之濱以自安其陋時登高邱望江水之東馳百里而注之海波濤之所洶歘煙雲之所杳靄與夫草木之盛衰魚鳥之翔泳凡可以感心而動目者一發於詩蓋所以遣憂憤於兩忘置得喪於一笑者初不計其工不工也積而成帙因名曰婁江吟稿若在衡門茅屋之下酒熟豕肥從田夫野老相飲而醉拊缶而歌之亦足以適其適矣因序其篇端以見余之自放於江湖者爲無所能非有能而不用也婁江吟藁自序

古人之於詩不專意而爲之也國風之作發於性情之不能已豈以爲務哉後世始有名家者一事於此而不他疲

殫心神搜刮萬象以求工於言語之間有所得意則歌吟蹈舞舉世之可樂者不足以易之深嗜篤好雖以之取禍身罹困逐而不忍廢謂之惑非歟余不幸而少有是好含毫伸牘吟聲咿咿不絕於口吻或視爲廢事而喪志然獨念才疎力薄既進不能有爲於當時退不能服勤於畎畝與其嗜世之末利汲汲者爭騖於形勢之途顧獨事此豈不亦少愈哉遂爲之不置且時雖多事而以無用得安於閒故日與幽人逸士唱和於山巔水涯以遂其所好雖其工未敢與昔之名家者比然自得之樂雖善辯者未能知其有異否也故累歲以來所著頗多近客東江之渚因閒始出而彙次之自戊戌至丁未得七百三十二篇題之曰

缶鳴集自此而後著者則別爲之集焉藏之巾笥時出而自讀之凡歲月之更遷山川之歷涉親友睽合之期時事變故之蹟十載之間可喜可悲者皆在而可考固不忍棄而弗錄也若其取義之或乖造辭之未善則有待於大方之教焉

缶鳴集自序

吳爲古名都其山水人物之勝見於劉白皮陸諸公之所賦者衆矣余爲郡人暇日搜奇訪異於荒墟邃谷之中雖行躅殆徧而紀詠之作則多所闕焉及歸自京師屏居松江之渚書籍散落賓客不至閉門默坐之餘無以自遣偶得郡志閱之觀其所載山川臺榭園池祠墓之處余向嘗得於煙雲草莽之間爲之躊躇而瞻眺者皆歷歷在目因其地想其人求其盛衰廢興之故不能無感焉遂采其著者各賦詩詠之辭語蕪陋不足傳於此邦然而登高望遠之情懷賢弔古之意與夫撫事覽物之作喜慕哀悼俯仰千載有或足以存勸戒而考得失猶愈於飽食終日而無所用心者也況幸得爲聖朝退吏居江湖之上時取一篇與漁父鼓枻長歌以樂上賜之深豈不快哉因不忍棄去萃次成帙名姑蘇雜詠合古今諸體凡一百二十三篇云

洪武四年十二月日前史官高啟序

高太史大全集卷之一

吳郡高啓季迪著
南州徐庸用理編

古樂府

上之回

聖主重行幸六料法乾旋北巡初避暑東祠已祈季群官從清蹕縈若星麗天前揚豹尾竿左靡魚須旃瀚海通漢月蕭關絕胡煙願奉千齡樂皇躬長泰然

君子有所思行

騁望京輔地金城千里餘峩峩松栢陵靄靄桑柘墟明堂表青陽飛觀切紫虛況有戚里第高樓夾清渠愛妾舞羅縠孌奴鳴珮琚東園賜秘器上林乘副車玄運有恒旋盛時無久居勿嗤城南巷寂寞揚雄廬

李夫人歌

延年嚴歌少翁望蘭芬淒淒銷複帳臨殁最難忘欷歔不相嚮陳杯觴列燈火是耶非幔中坐新宮漏殘星欲墮

古別離

它人豈不別所別諒有由嗟君今何營輕薄好遠遊遙遙京洛車汎汎江漢舟君身非賈胡所至自輒留微音已寘邈思懷尚綢繆露溢紅蘭春霜變綠桂秋此時望歸來含情上高樓川途本無限君去焉得休願令中斷阻化彼山與丘

燕歌行

清商變節朱火遂嚴霜塗庭卉木腓邊城早寒未授衣念君遠征不能歸涼風時來動中閨蟏蛸在戶燿飛賤妾宵興歎無依簪珥不施減容輝欲寫憂思撫瑶徽君今不在聽者稀啓明未出燈已微愛而不見徒歔欷

吳趨行

僕本吳鄉士請歌吳趨行吳中寔豪都勝麗古所名五湖洶巨澤八門洞高城飛觀被山起游艦沸川橫土物既繁雄民風亦和平泰伯德讓在言游文學成長沙啓伯基異夢表休禎舊閥凡幾家奕代產才英遭時各建事徇義或騰聲財賦甲南州詞華並西京茲邦信多美粗舉難備稱願君聽此曲此曲匪誇盈

南山有鳥

南山有鳥北山羅兩地一失驚風波哀鳴獨宿心靡他竟抱幽恨歸山阿不及山上松纏綿同女蘿君歸來聽妾歌相思感君情意多贈君明珠淚滂沱死生

茫茫終柰何

玉波冷雙蓮

金風暮剪雙頭蒂啼臉觧秋嫣血紫宮女三千靨笑
喧錦雲障冷鴛鴦死满江煙玉流古香尋魂吊影愁
茫茫吴天墜露衰紅濕一夜波涼小龍泣

蕋秀葯華

春香上羅襦暗引蘭𣏌渡蝶散掩紅房王孫歸巳暮
斜條拂蛾鬢釆擷同芳杜脉脉雨煙濃江皋斷腸路

吴鈎行

吴鈎若霜雪吴人重遊俠鐏前含笑看上有仇家血

短歌行

置酒高臺樂極哀来人生處世能幾何哉日西月東
百齡易絡可嗟仲尼不見周公鼓絲拊石以永今日
歡以別戱憂因會釋燕鴻載鳴蘭無故榮子如不樂
白髪其盈執子之手以酌我酒式咏短謌爰祝長壽

白馬篇

白馬金鏤鞍流光皎如練龍沙積雪裏一去誰當見
昨日羽林兒獨拜建章殿天子親賜與騎向交河戰
疾驅不辭家恐獲違遛逭萬里倏若飛神速虜難變
前收日逐也右斷康居擾事定入關来箙中有餘箭

宛轉行

宛轉復宛轉宛轉日幾迴君腸鹿盧斷我腸車輪摧

長門怨

憎寵一時心塵生舊屋金苔澁鎖履迹花遠度鑾音
暮雀重門迥秋螢別殿陰君明猶不察妬極是情深

班倢伃

徽誠雖可守妙舞却難工巳別增成舍初来長信宫
扇歸秋篋裏燭滅夜帷中莫忌爭新寵曾辭玉輦同

閶闔篇

天門迎旭開紫霞八表洞達春無涯閣道縈迴度鸞

車羽旗揚彩鍾鼓過後宫三千人秀色掩盡世上花
宸遊時過廣成家瑶觴再壽盛露華一仁興萬福加
何須慕神仙辛勤鍊卅砂小臣微詞欲拜獻帝德自
大非爲誇

塞下曲

日落五原塞蕭條亭堠空漢家討狂虜籍役满山東
去年出飛狐今年出雲中得地不足耕殺人以爲功
登高望衰草感歎意何窮

折楊栁歌詞二首

髙枝拂翠幰低枝垂綺遶春風千萬樹此樹妾門前

江頭横吹悲北客休南去聞道武昌門愁人無别樹

空侯引

濁流赴海東若傾津卒刺船朝不行公乎提壷徑欲渡大聲呼公公不顧飢鯨饞蛟肆吹吞竟以深淵作高墳貪生悪死誰不有公獨不然果狂叟二十五絃彈且歌公今渡河將柰何公今渡河將柰何

將進酒

君不見陳孟公一生愛酒稱豪雄君不見揚子雲三世執戟徒工文得失如今兩何有勸君相逢且相壽試看六印盡垂腰何似一卮長在手莫惜黄金醉青

春幾人不飲身亦貧酒中有趣世不識但好富貴亡其真便須吐車茵莫畏丞相嗔挑花滿溪口笑殺醒遊人絲繩玉缸釀初熟搖蕩春光若波緑前無御史可盡歡倒著錦袍舞鸜鵒愛妾已去曲池平此時欲飲焉能傾地下應無酒鑪處何苦寂寞孤平生一杯一曲我歌君續明月自來不須秉燭五岳既遠三山亦空欲求神仙在杯酒中

雨雪二首

雨雪暗桑乾深愁没馬鞍臨關將月認霰磧作沙看不阻胡兒獵聊供漢使飡春風消不得三月戍袍寒

雨雪暗龍沙愁陰入漢家恨迷青冢草驚見黑山花夜積氊廬重朝隨羽旆斜空思鳷鵲觀柳色變年華

羅敷行

陌上三月時柔桑多緑枝攜筐行采葉日暮畏蠶飢君來駐車馬相逢在桑下謾說同心言不是知音者君貴多輝光妾賤無紅粧自信田間婦難從天上郎長安畫樓宇無限如花女使君當早歸莫共羅敷語

當壚曲

光豔動春朝粧成映洛橋錢多自解數箏澁未能調花如秦苑好酒比蜀都饒深謝諸年少來沽不待要

遊俠篇

遊俠向何處蕩蕩長安城城中暮塵起殺人無主名所殺豈私仇激烈爲不平新削安陵刀光奪衆目明不畏赤棒吏里閭自横行灌夫託爲友袁盎事以兄負氣不負勢傾身復傾情笑顧年少輩瑣瑣真可輕

關山月

月出遼海東朔雲捲胡風纔升榆塞遠復照鄴城空影滿雕弧外光沉金柝中思家舉頭望今夜一軍同

鞠歌行

玉韞彩劍閟鋒牛鐸之青混黄鍾俾神奇作妄庸揚

徹察陋世罕逢物有合執必從如魚得水雲與龍爽吾因伊尹農二主舉之享萬鍾嗟古人孰繼踪女子猶為悅己容

古詞

妾刀不斷機郎行當早歸還將機中錦作郎身上衣

王明君

都門塵拂春風面臨別看花淚如霰君王惆悵惜蛾眉不似前時畫中見白髮呼韓感漢恩寧胡謾辮閼支尊氊裘肉食本異俗不如但嫁巫山村黃沙白雪無城闕手冷鵾弦夜彈歇相隨萬里到穹廬只有長門舊時月妾語還憑歸使傳妾身沒虜不須憐願君莫殺毛延壽留畫商岩夢裏賢

烏夜啼

啼烏驚多棲未久半起踈桐上高柳燈下佳人顰淺眉機中少婦停織手月入空閨夜欲深數聲猶似聽君琴

行路難三首

君不見盤中鯉暫失風濤登俎几君不見枝上蜩纔出糞壤凌雲霄推移變化詎可測勿謂明日同今朝出乘高車入大馬半是當年徒步者范叔曾逃客溺餘銜青亦在人筈下悠悠行路莫相欺為雌為雄未可知

危莫若編虎須險莫若觸鯨牙行路之難復過此前有瞿塘後褒斜杯酒朝讙矛戈夕加恩伲反覆閒楚漢生一家鈎弋死雲陽鴟夷棄江沙所以賢達人高飛不下避网罝行路難堪歎嗟

雕林王案剸繡茵宜城酒多光照滿坐冐北方之上客詡侑南國之佳人盛時祖流若川水榮貴長存竟誰是魏帝高臺碧瓦空梁王故苑黃塵起世人傾奪首未廻可怜不飲冢纍纍

劉生

結客諸陵下平生好挑難鶏鞶白揚刀鶻鷲黃柘彈技瓌遠邸夜擊筑高樓旦念無可報恩空推車壁歎

怨歌行

妾始充下陳嬌客常自持上宫三千妓一一妬蛾眉絃急有斷聲鏡暗無妍姿遂令開時花還作落後枝昨夕歌吹歡今夕蛩語悲從来班倢伃不勝趙昭儀

雉子班

雉子班雊朝陽低飛蓬蒿隱文章五步一啄于彼山梁爭雄决鬪憤氣張好勇守介性之良安能受馴畜

歛翼自摧傷

萬里

素驂駕廣栁蕭蕭出城闉玄廬儼象設猶恐死有神古原閑愁寬荒草不得春一作泉下客長遺室中親昔與每待旦今卧焉知晨斂衣已成灰含具仍作塵家門諒不遠欲歸竟何因平生所愛物娛玩由它人哀哉此里中同逝壯老均聖賢亦豈免聞道庶可珍

薊門行

行行光祿塞望望單于臺天寒水草盡萬里孤軍來中國多荒土窮邊何用開

巫山高

巴山西上巫峽深奇峯十二江之陰陽雲高臺不可尋但見丹楓碧樹損幽林昔聞瑤姬在其下月爲環玦風爲襟空山夊獨居偶感襄王心楚宮閉秋夢彷佛來同衾神仙會遇當有道豈致世俗成荒淫千秋遺賦應多恨暮雨蕭蕭徒自吟

上留田

有弟兄不見憐上留田行泣念彼先人上留田弟寒衣不蔽身上留田兄富出乘華軒上留田死而棺槨不全上留田它人爲葬古原上留田我行見此孤墳上留田白楊一何翻翻上留田人生孰無弟兄上留田爾獨大義不敦上留田隣人之歌悲不可聞上留田

董逃行

史侯稱臣董侯立山東義師烽火急羌兒夾輦奉西遷百姓驅隨棄村邑華圭苑中高作營千里不復聞雞鳴舊宮焚燒無片瓦黃金盡出諸陵下長安城頭日欲晡董逃歌殘歌布手

碧玉詩

碧玉小家女初無珠翠粧感郎相顧重朽質自生光

堂上歌行

堂上歌歌南山主人爲歡佯客顏翠帷夜卷出兩鬟移尊更飲花樹間花樹間有明月客不醉歌不歇

隴頭水

人間何處無流水偏到隴頭愁入耳夜雜羌歌明月中秋驚漢夢空山裏隴坂崎嶇九迴折聲隨到處長鳴咽欲照愁顏畏水渾前軍曾洗金創血回頭千里是長安征人淚枯流不乾

少年行二首

宦侍長楊拜爻即兕憑内寵在椒房賜金十萬身無

用乞作胡姬一日粧
下直平明出禁門笑提博局伴王孫寶刀不敢將輸
却明日沙場欲報恩

芳樹

葳蕤映華閣窈窕臨清沼風姿巧弄春露氣微含曉
垂條拂過騎翳葉留歸鳥忽憶共攀人徘徊行獨遶

放歌行

泰山玉檢書成功芝房正奏甘泉宮漢家五葉稱全
盛有似白日初當中雄鷄天上啼清曙春滿咸陽萬
家樹諸侯客子盡西來只道明時苦難遇褐衣不脫

見至尊立談一刻皆承恩賡詩已上柏梁殿獻賦還
過金馬門大道易登平若砥始信青雲纔咫尺共喜
嚴徐得寵榮未容絳灌生讒毀册詔仍聞訪草萊皇
心務欲攬群材嗟君猶在新豐邸日暮空謌歸去來

空城雀

空城雀何爲從城頭飛城下宿百匝得一枝千啄逢
一粟衆雛隨啾啁所欲各易足不須羨彼珍羽禽翩
翩高集珠樹林一朝身陷虞羅裏回首空城不如爾

相逢行

沽酒渭橋邊平陵俠少年相逢各有贈寶劍與金鞍

妾薄命

寂寞復寂寞秋風吹羅幕玉階有微霜桂樹花已落
昔爲卷衣女承歡在瑶閣棄魚感淚多當熊愧力弱
寧知色易老難求黄金藥宮深去天遠憂思將何託
君恩非不深妾命自輕薄微軀願有報和氣死沙漠

神仙曲

上清眞人古仙子保神鍊魄從無始眉上霜毫如髮
長幾見金烏日中死東遊不肎居蓬萊滄海頃刻飛
黄埃金輿玉座儼何處欝藍天上彌羅臺碧桃落盡
花無數一笑虛空卷煙霧鳥篆玄文世莫窺茂陵還

摧蓮斜露

結客少年場行

結客須結遊俠兒借身報仇心不疑千金買得利匕
首摩挲誓許酬相知白馬縷胡纓行行人盡止朝遊
洛北門暮醉秦東市感君在一言不惜爲君死朱家
曾脫季將軍田光終酬燕太子君不見魏其盛時客
滿門自言一一俱銜恩魏其既罷誰復見養士堂中
塵網遍始知結客難徒言意氣傾南山食君之祿有
弗報何況區區杯酒間結客不必皆薦紳緩急叩門
誰可親屠沽往往有奇士愼勿相輕閭里人

長相思

長相思思何長愁如天絲遠悠揚搖風曳日不可量不能絆去足唯觧結離腸關山碧雲看欲暮空幃坐掩荃蘭香長相思思何長

君馬黃

君馬黃我馬玄君馬金匼匝我馬錦連乾兩馬喜遇皆嘶鳴何異主人相見情長安大道可並轡莫誇得意爭先行搖鞭共踏落花去燕姬酒罏在何處

團扇郎

團扇團且潔人言似明月明月豈得如長圓不曾虧

楊白花

楊白花太輕薄不向宮中飛却度江南落美人踏踏連臂歌山長水闊柰尔何柰尔何春欲晚何不飛去仍飛返洛陽樹多啼鴉愁殺人楊白花

門有車馬客行

門有車馬客乃是故鄉士昔別各壯顏今見不相似上堂叙情親拜跪出妻子對案未能食歷歷問桑梓當時同遊人十有八九死松栢長新墳荊棘生故址歡言方未終悲感還復始因思興謝端嘆息不能止

估客調

上客荊州商小婦揚州娼金多隨處樂不是不思鄉

擢歌行

溶漾漢潭清搴荷趁浪平船輕知體弱簪滑見鬟傾落日戀江思浮雲結浦情去從千葉隱歸愛一花迎吳歈井子夜誰似棹歌聲

雞鳴歌

北斗城頭北斗低萬家夢破一聲雞馬蹄踏踏車轆轆闕下連趍市中逐雄雞安得喋尔聲利名少息世上爭漫漫夜長人不驚

華山畿

華山畿牛車止不同生可同死棺開棺開與郎去來

長安有俠斜行

長安有俠斜俠斜僅容騎路逢兩俠童迴鞭問君第君第渭橋西易覓難復迷長子侍溫室次子籍金閨少子備宿衛光耀與兄齊三子每來返鞍沓擁輪蹄大婦彈鵾雞中婦舞前溪小婦勸杯酒能唱白銅鞮丈人莫遽起庭樹未烏棲

雙桐生空井

雙生碧玉樹並覆黃金井根通夕潤深葉帶朝光冷應有感秋人時來鑑愁影

征婦怨

良人不顧封侯印帍符遠發當番陣幾夜春閨恶夢
多竟得將軍軍覆信身沒猶存舊戰衣東家火伴為
收歸妾生不識邊庭路尋骨何由到武威紙幡剪得
招魂去只向當時送行處

襄陽樂

門前黃鄉鵝雛宿羅幌低垂婢擎燭懸璫結珮略粧
成日冥相邀漢江曲水静花寒月小明舟中樓上鬪
歌聲腸斷年年大堤路南商行過北商行

飲酒樂

七絃五絃角奏一觴兩觴羽行且樂眼中人聚莫憂
頭上天傾

鳳臺曲

飛甍織霧秋痕薄星漢低宮花漠漠瓊臺夜寒閑繡
女鸞管參差隔煙語瑤京舊侶招遠遊人間帳冷鴛
鴦愁海影無塵月如夢仙骨不欺鸞背重衰蘭泣露
空秦苑龍玉聲微彩霞遠

美女篇

美女婉清揚白皙纖且長鉛色照上國不殊古姬姜
巧笑發令姿芳詞吐柔腸擢首有何物黃金作釵梁

珥懸璟砢珠褘帶霍納香新服製羅綺光輝麗青陽
止袂繡蛺蝶下幃織鴛鴦姍姍步春風乍見驚欲翔
雖有楚大夫善賦焉能詳豈徒騁妍媚況乃持貞良
家屋闕高門宛在城中央過者共傾慕日晏停上襄
借問誰氏子無非金與張蹇脩豈不勤通辭重珪璋
中懷非所託厲幣徒相將永宵歎遲回起倚東西廂
君子苟未得年徂諒何傷

將軍行

將軍結髮從鞍馬新領前軍號橫野面謾不數屠狗
兒負勇曾擒射雕者狼星掃天芒角斜大旗獵獵吹

風沙黃金傾盡養部曲匈奴未滅何為家前日賢王
五千騎直入朝那殺邊吏天子初聞怒赫然出師誓
奪河南地五營材官元自多詔書未須徵七科已御
明堂推畫轂還開武庫授彤戈灞陵原頭軍曉發北
出雲中與高闕單于一夜六騾逃大漠無人唯漢月
塞下從茲烽火稀朝臣共賀震皇威人生寧似功成
樂白日長安皷吹歸

長安道

長樂鍾聲動平津樹色開中郎長戟衛丞相小車來
新城賜將第更築候神臺誰念公車客空懷作賦才

洛陽陌

九陌看春光紅塵起相接白玉車中郎綠珠樓上妾捌迷臨水影花映當罏頰日暮過銅駝相逢盡豪俠

悲歌

征途險巇人乏馬飢貧少不如富老羨遊不如悪歸浮雲隨風零亂四野仰天悲歌泣數行下

邯鄲郭公歌

郭公舞郭公舞天子無愁亦無苦醉後君臣一笑看鄴宮長夜鼕鼕鼓郭公郭公爾莫舞不解平城圍竟作長安虜高山摧爲一抔土

車遙遙

鵾鷄啼霜海城白征夫趣裝牛上軛天生兩轂轉長途那得令君不爲客出門巳遠第一程耳中鳴鐸漸無聲房户寧嗟寂寞守山川唯念苦辛行欲車不行頓車轂還愁損我車中玉安得身如芳草多相隨千里車前綠

楚妃歎

章華臺前楚江水月色隨煙烏欲起六宮不敢解羅衣獵火照山君未歸

神絃曲

秋燈晝壁薰煙埃石馬汗流神下來花衫娑娑絃切切旋風吹幡愁百結雌係學拜戴髑髏鬼箭射劍血洒秋老鵶飛散巫嫗泣苦篁嘯雨溪幽幽

白紵詞二首

白紵出自吳女工著來色與素體同舞時偏向江渚宮長袖拂起微有風觴催管促四座中攬裙徘徊憐曲終玉堦夜寒零露漙

出後閤臨前楹舞衣皎皎裳且輕飄如白雲向空行迴腰流目君巳傾華燈吐燄欸月明喧譁不聞遺珮聲榮黃賓紅蘭葉紫千秋懽樂長如此妾身得向君前死

呵那瓌

牛羊草漫野大帳天山下十萬控弦兒闘獵齊上馬

江南意

妾本南國姝父母愛如珠貌豈慙明鏡身纔稱短襦學成采蓮唱曉出横塘上舟小復身輕随風兩搖蕩歸時曲岸傍恰見貴遊郎輟歌欲轉棹花淺不堪藏持嗔却成哂相問那能隱雖怜郎意深終嫌妾家近回首各盈盈南湖月又生煙波三十里都是斷腸情

銅雀妓

鄴宮已罷幸歌舞尚如期誰知看月夜却是望陵時
蕭澤銷羅薦松風吹繐帷妾身未得死寧當愛色衰

猛虎行

陰風吹林鳥鵲悲猛虎欲出人先知日光曈曈當路
坐將軍一見弧矢墮幾家插棘高作門未到日沒收
猪豚猛虎雖猛猶可喜橫行只在深山裏

湘中絃

涼風嫋嫋月粼粼行色蘭香秋水濱一夜猿聲流淚
盡黃陵祠下泊舟人

獨不見

白日沉大荒北風下天霜羅幃猶苦冷何況戍遼陽
別時秦槐青今復胡草黃紅淚常自滋非因效帝娙
鸞機促夜響龍鏡掩晨光相思獨不見時久愈難忘

豔曲二首

日莫淇水上折花行見歡鴛鴦蘇合彈騕褭鏤衢鞍
當時贈芍藥今日歎蘼蕪少年不相顧唯愛執金吾

羽林郎

十五能挽弓入衛蒲萄宮武皇深假借父有沒邊功
兗衿綉羅短馬逸双街斷綫出鬪鷄坊還過射熊館
笑擲朱提銀娼樓爛醉春歸時衢市過辟易九衢人

橫行自無避司隸休相忌明日浚稽山爲君遮虜騎

燕燕于飛

燕燕何處飛相見江南路賣香細雨春掠色芳煙暮
終從箔外歸復向舟前度莫入未央宮身輕有人妬

浮遊花

宛宛庭中花狂風忽吹去無涯上入逍遙之雲天下
淩滌淚之泥沙開落本同何足歎升沉偶異自堪嗟

野田行

白楊樹下誰家墳火燒野草碑無文路傍尚卧雙石
馬行人指是故將軍當時發卒開陰宅千里送壟城
東陌子孫今去野人來高處牧羊低種麥平生意氣
安在哉棘莿暮雨棠梨開百年富貴何足恃雍門之
琴良可哀

邯鄲才人嫁爲厮養卒婦

妾能擫趙瑟舊得君王眷更衣直夜房侍酒登春殿
出宮非故顏里婦猶相羡甃臺羅往夢破屋流螢見
末路多若斯紛紛貴成賤

壯士行

無險非高山無勇非壯士半夜秋風來劍寒燈欲死

秋風引

嗟爾秋風胡為來哉奏商律兮發飈而悲哀叩高柯而隕葉掃廣路以清埃入班姬之永巷過襄王之高臺理琴白鳴羅幃齊開馬蕭蕭而嘶起鴻嗷嗷以翔迴使崩雲駭浪振蕩於白日兮忽欲去而徘徊客有懷鄉失職而對此者恨盈襟而難裁但欲變天地之搖落不知感節序之摧頹秋風生歸去來

涼州詞二首

蓬婆城下淨無花慘慘黃雲漠漠沙卷葉誰將番曲奏白頭都護亦思家

關外垂楊早換秋行人落日旆悠悠隴山高處愁西望只有黃河入海流

虞美人曲

明月帳中泣悲風營外歌彷徨夜驚起何事楚人多迴燈掩綠髻向劍麼青娥效命自無恨君王其柰何

築城詞

去年築城卒霜壓城下骨今年築城人汗灑城下塵大家舉杵莫住手城高不用官軍守

永嘉行

帝衣濺血忠臣死五部紛興屠各子宣陽門外曉吹笳持戟誰為衛宮士滿城草綠胡馬嘶內家散作軍中妻六宮相隨渡河去月明歸夢遂成迷萬里中原非典午至今人說王夷甫

神女宛轉歌二

駐君舟相見盡綢繆已遣大姬傾鬟落復令小婢進箜篌歌宛轉宛轉意何長願為灰與火同泛玉爐香解妾珮相貽慰離異愁逐朝霞天際生惟隨秋水江頭逝歌宛轉宛轉情相續願為弦與軫共奏理琴曲

東門行

出東門暮歸來入室四壁空突中無煙甑生埃弱妻蓬頭稚子瘦使我心下忽有哀安能學東方生空抱

國士才身長七尺齒編貝索米不得取笑哈雞鳴東門早欲開仗劍當遠去不乘駟馬不復迴妻前挽衣言君可棄妾柰此呱呱孩君莫憂無糧田中已生秫君莫憂無裳機中布成尚可裁不須苦慕富貴富貴多有害舊賤妾與君生同居死即共作山下灰吾欲行為徘徊仰視蒼天重咄哉

吳郡高啓季迪著
南州徐庸用理編

樂府

秦箏曲

嬌弦細語發研羅臂動玉釧鳴相和閑雲隴月愁思多愁思多聽此曲停蜀琴罷燕筑

從軍行

關中惡少年占募去防邊匈奴入寇塞將軍下自天揚旌三道出列格五營連龍城望兵氣馬邑斷人煙星攢烽夜舉月偃陣朝圍渴飲蹄動水飢飧屬國氈名勇單于憚功多天子憐寧令竇車騎獨擅勒燕然

大梁行

大梁四面平如砥西去咸陽一千里魏王此地昔爲都宮闕中天碧雲起車聲鞫鞫夜未休帶甲十萬名蒼頭撞鐘列鼎宴上客奉金走幣連諸侯信陵眞是賢公子富貴不驕天下士已訪侯嬴到里門復迎朱亥經屠市傾身折節世莫同緩急竟賴斯人功邯鄲秦軍一摧破七國震動聞英風古城重過爲搔首幾度秋風落楊柳洛上應無鴻鴈來苑中只有狐狸走立馬塵沙日欲昏悲歌感慨向夷門豪華多少同銷歇獨有高名今尚存

東飛伯勞歌

前飛蜻蜓後飛蝶桃葉楊枝每相接誰家季女弄春妍披煙騁日窗戶前金雀雙釵翠羽扇繡屏黼帳文羅薦嬌羞年幾十五多將星復隱柰愁何流暉倏浚百花駸空持可憐誰作並

春江花月夜

皓月金波滿奇花玉樹新浮輝與流艷併弄一江春還持誰可比結綺閣中人

踏歌行

香塵和露踏成泥花下風寒鬢腳低夜靜高樓有人聽起頭一句唱教齊

子夜四時歌

白白復朱朱芳條罥綉襦摘來隨女伴賽鬭不曾輸

紅粧何草草曉出南湖道不忍便回舟荷花似郎好

堂上織流黃堂前看月光羞見天孫度低頭入洞房

空幃擁爐坐夜冷微紅減郎意似殘灰無因得重熱

迎送神曲

薦芳兮奠醑斷冰爲梁兮葺荷以爲宇神不來兮執

與處空山啾兮暮春多雨渺吾望兮瀟湘雲冥冥兮水
茫茫有美人兮在室盍歸來兮故鄉
導赤鯉兮從玄鼉吟風四兮水驚波儼靈旗兮來下
巫撫節兮安歌安歌兮未息倏翅輈兮山之側南有
淵兮北有湫神不留兮我心憂頻歲來兮惠我秋

有所思

有所思今安在煙霞迢迢隔南海昔年遺我翡翠裘
篋中久閟銷光彩宛如神仙在瀛洲秉濤欲至風引
舟同心之人乃離阻嗟我處此將何求

吁嗟篇

惻惻抱漆隱靡靡踰崇丘凜凜歲欲徂役役車未休
不許車未休但傷歲莫留窮陰薮九野徒旅同時憂
豺虎當路啼猿猴出林遊我飢雲作糧我寒又無裘
徒思陽春日誰逐羲和轉天時自有常淚下還復收

擊筑吟贈張贊軍

擊筑上君堂君心不可忘哀聲流易水憤氣激咸陽
不向諸侯座寧來刺客場今朝特前奏爲我一傳觴

苦哉遠征人

悠悠荷戈子謫發事遠征遠征無窮期千里萬里程
瞻斗知鄉遠覽物悞歲更霜露鑠飢膚鐵鎧蟣虱生
况玆三邊膚驕黠未易平聞笳已心摧赴刃仍骨驚
軍興有嚴誅賤命領自輕區區在行間致望竹帛名
柰何久不逐主將功未成誰憐城南室思婦戚鵲聲

愛妾換馬曲

出帷捲紅袂離鞍結青絲我取躡雲足君憐羞月姿
惟當樹功業詎必戀恩私回首各已遠春山將暮時

美人磨鏡詞

匣中舊鏡龍蟠背昏盡如同月逢晦尋得街頭負局
翁粉鉛和汞拭青銅須臾瑩徹無纖翳試整朝來晴
梳鬢光明還在只如新悔向塵埃久相棄明日照儀
自畫眉不須問郎宜不宜

朝鮮兒歌

朝鮮兒髮綠初剪齊雙眉芳莚夜出對歌舞木綿裘
軟銅鐶垂輕身回旋細喉轉蕩月提花醉中見夷語
何須問譯人深情知訴離鄉愁曲終拳足拜客前鳥
啼井樹蠟燈然共訝玄菟隔雲海兒今到此是何緣
主人爲言曾遣使萬里好風三日至鹿走荒宮亂寇
過雞鳴廢館行人少四月王城麥熟稀兒行道路兩
啼飢黃金擲買傾裝得白飯分飡趁船歸我憶東藩
內臣曰納女椒房被褘翟教坊此曲亦應傳特奉宸

遊樂朝夕中國年來亂未鋤頻令貢使入朝無儲皇
尚說歷靈武丞相方謀卜許都金水河邊幾株柳依
舊春風無恙否小臣撫事憶昇平尊前淚瀉多於酒

野老行

桒亳初鳴麥花落大家小家蠶滿箔村中無吏夜捉
人老身醉歸行失脚自從明府一下車短衣糲飯即
有餘姓名免籍弓弩手新婦碎罏兒讀書縣門前頭
柳飛絮春風又隨官馬去雞鳴相送拜道邊頭公受
取一大錢

秋江曲送顏使君

秋江月滿秋潮大江上行人待潮過別離休說渡江
難半日順風船穩坐楚江茫茫葭菼平使君來時稚
雉鳴子弟從軍隨江去幾家猶住夕陽城水田雖荒
飯常足芡未夜舂二十斛誰道繁華不及前戶無征
稅官無獄渡江渡江君莫留江北樂似江南秋

湖州歌送陳太守

草茫茫水汩汩上田蕪下田沒中田有麥牛尾稀種
成未足輸官物吏來鞭下搖玉珂聽儂試唱湖州歌
湖州歌悄終闋幾家愁苦荒村月

鑿渠謠

鑿渠深一十尋鑿渠廣八十丈鑿渠未苦莫嗟吁黃
河曾開千丈餘君不見賈尚書

荊門壯士歌

水洶洶水差差荊門葉黃秒秋時上有騰攫之猿猱
下有饑嚼之蛟螭悲哉此路難孰敢徑渡之三撫髀
壯士起劍風驟勞哭上指仰天長歌不見星哀鴻夕
吁冥冥

城虎詞

候潮門開啼早鴉　忽入居人家母兒畏竄雞犬
伏排籬突戶誰能遮獰風動樹初哮吼驚起東營捉
生手怒挾長戈試一舂目光落地俄魂走南山蔡蘿
深冥冥白日橫行誰敢攖胡爲離窟來城市牙爪雖
全不能恃君不見壯士遭急縛亡路窮時亦如此

寒夜吟

月下凍痕生綠井隔簾霜片飛無影樹枝風息轉迎
寒愁人如烏棲未安夜短夜長應獨覺熒熒殘燭鳴
鳴角

戍婦詞

妾在當奉姑郎行當報君男女各有役死生從此分

羈旅行

馬頭北風吹地白手冷時驚墮鞭勞隻候欲來雙堠過客程不盡關山多狐狸縱橫古城壞旗折官亭無酒賣土風處處殊故園鄉音只聞僮僕言天涯歲晚無相識橐金已空歸不得瞑技人家自炊黍土屋青燈雁啼雨此時暫辭羈旅憂夢與家人夜深語人生出門即苦辛何況長為萬里身遠遊總得功名好不如貧賤鄉中老

少長干曲

郎採菱葉尖妾采荷葉團石城愁日暮各自撥歸船

春江行

春江南北疑無岸綠草綠波連不斷一女紅粧出浣紗恰如鏡裏見桃花裌衣猶吟過寒食雲度春陰半江黑浦口風多潮正深輕舟搖蕩似人心鷓鴣暮啼歸路遠飛絮茫茫楚王花

寄衣曲二首

郎寒甚妾寒持衣向燈淚不是手縫遲綿多針線澁

賜袍非不煖妾製稱郎身寄去龍堆遠端愁到已春

廢宅行

鳴珂坊裏將軍第列戟齊收朱戶閉里媼逢人說舊時有盧彼奪廣園池今年沒入官為主散盡堂中義宅兒尉煙久斷無梁肉群鼠飢来入隣屋官封未與別人居日日閑苔雨添綠曲闌深沉接後房畫屏生色暗無光尋常不敢偷窺處守卒時来拾墜璫春風多少奇花樹又有豪家移得去

青樓怨

浴金熏爐鏤玉奩蘭香今夜為君添烏樓黃昏烏起曙繞見道来還道去

聞角吟

驚起黃榆塞下鴻一聲鳴軋戍樓空此時吹動關山意十萬征人歸夢中玉帳尋号夜枌起月白不知霜

似水餘聲散作滿天愁風吹不入單于壘

剌促行

剌促復剌促天高白日速黃鵠長苦飢烏鳶飛食肉促剌復促剌長途多荊棘但見今人行不見古人跡

牧牛詞

尔牛角彎環我牛尾禿速共拈短笛與長鞭南隴東岡去相逐日斜草遠牛行遲牛勞牛飢唯我知牛上唱歌牛下坐夜歸還向牛邊卧長年牧牛百不憂但恐輸租賣我牛

捕魚詞

後網初沉前網起夫婦生來業淘水忽驚網重力難牽打得長魚滿船喜不敎持賣去南津且向江頭祭水神頭得年年神作主無事全家卧煙雨不論城中魚貴賤換得酒歸儂不愁

養蠶詞

東家西家罷來往晴日深窓風雨響二眠蚕起食葉多陌頭桑樹空枝柯新婦守箔女執筐頭髮不梳一月忙三姑祭後今年好滿簇如雲繭成早簷前繅車急作絲又是夏稅相催時

射鴨詞

射鴨去清江曙射鴨返回塘晚秋菱葉爛煙雨晴鴨羣未下媒先鳴草斷低遮竹弓彀水冷田空鴨多瘦行舟莫來使鴨驚得食忘猜正相鬪嘴唼毛縱從潛機一發那得知

伐木詞

竹擔挑多兩肩赤礪斧時尋澗邊石老夫氣力秋漸衰易斫喜有枯林枝白雲無人瞎空谷遠聲丁丁如啄木暮歸待伴不獨行前逢虎多刺棘生長年不曾到城府閒此山中路尤阻

打麦詞

雉雛高飛夏風暖行割黃雲隨手斷疎莖短若牛尾垂去冬無雪不相宜場頭負歸日色白穗落連枷聲拍拍呼兒打曬當及晴雨來怕有飛蛾生卧驅鳥爵非愛惜明年好收從尔食

采茶詞

雷過溪山碧雲暖幽叢半吐鎗旗短銀釵女兒相應歌筐中摘得誰最多歸來清香猶在手高品先將呈太守竹爐新焙未得嘗籠盛販與湖南商山家不解種禾黍衣食年年在春雨

賣花詞

綠盆小樹枝枝好花比人家別開早陌頭擔得春風行美人出簾聞叫聲移去莫愁花不落賣與還傳種花訣餘香滿路日暮歸猶有蜂蝶相隨飛買花朱門幾迴改不如擔上花長在

洞房曲

洞房香吐合昏花月轉勾闌啼乳鴉今宵有酒留君醉不信娼家勝妾家

待月詞

漏板敲愁夜鶯吟露井桃花濕無影海風吹星銷碧煙昇妃粧邊鏡未懸素鸞不來桂香死雲外紫簫吁

夢起瓊樓欲關天半紅徘徊望拜娥池東蘭閨未返
燈寒後恰似前宵待郎久

惜花歎

惜花不是愛花嬌賴得花開伴寂寥樹樹長懸鈴索
護蘢蘢頻引鹿盧澆幾回欲折花枝喚心恐花傷復
停手毎來花下毎題詩不到花前不持酒準擬看花
直盡春春今未盡已愁人絶留片萼依前砌全落千
英過別牆懊惱園中妬花女晝擂不禁狂風雨流水
殘香一夜空黃鸝魂斷無言語縱有星星在蘚衣拾
來已覺損光輝只應獨背東窗卧夢裏相隨高下飛

照鏡詞

君家青銅鏡價重比黃金空持照人面不持照人心

田家行

草茫茫水汩汩上田蕪下田沒中田有禾穗不長狼
藉只供鳧鴈粮雨中摘歸半生濕新婦舂炊兒夜泣

憶遠曲

楊子津頭風色起郎帆一開三百里江橋水柵多酒
壚女兒解歌山鷓鴣武昌西上巴陵道聞郎處處經
過好櫻桃熟時郎不歸客中誰爲縫春衣陌頭空問
琵琶卜欲歸不歸在郎足郎心重利輕風波在家日
少行路多妾今能使烏頭白不能使郎休作客

金井怨

照水羞見影没水嫌手冷閑立梧桐陰烏啼秋夜永

送客曲

送客車在門勸客杯在手明日長安花今夜宜城酒
願客飲此勿復辞我無黃金爲客壽人生無處無弟
兄鄉里剌促誰知名賣書買得百金劍有身須向關
山行馬四蹄車兩轂行人欲發休躑躅嘐嘐雞鳴赤
日旭

里巫行

里人有病不飲藥神君一來疫鬼却走迎老巫夜降
神白羊赤鯉縱橫陳男女殷勤案前拜家貧無肴神
勿怪老巫擊鼓舞且謌紙錢索索陰風多巫言汝壽
當止此神念汝虔賒汝死送神上馬巫出門家人登
屋啼招魂

主客行

主人楚歌客楚舞落日黃雲雁聲苦笑拂腰間寶劍
光美人滿堂色如土大兒北海人中奇小兒能讀曹
娥碑相逢且莫歎貧賤但願有酒無別離君不見平
原墓上生秋草國士無窮道傍老

春夜詞

杏煙濕鬟秋千下銀蟾光寒曲屛畫數漏閒過每睡時月明微見墮遊絲欲歸自踏娉婷影風動玉釵花亦冷屋貯嬌愁鎖幔紗青絲嘶騎醉誰家管弦不動空臺榭憂與烏衣語中夜

新絃曲

舊絃解新弦張冰絲牽怨六尺長寬急頻從指邊聽金鴈參差移不定新絃響高調勿促不如舊弦彈巳熟憐新厭舊妾恨深爲君試奏白頭吟他日愁如舊絃棄泣向羅裙帶頭繫

竹枝歌六首

蜀山消雪蜀江深郎來妾去闘歌吟峽中自古多情地楚王神女在山陰

魚復浦上石纍纍恰似儂心無轉迴船歸莫道上灘恶自牽百丈取郎來

江水出峽過夔州長流直到海東頭郎行若有思家日應教江水復西流

躑躅花紅鷓鴣飛黄牛廟下見郎稀大艑攤錢賣鹽去短釵簪葉負薪歸

妾愛看花下渚宮郎思沽酒醉臨邛春衣朱織機中

錦只是長絲那得縫

楓林樹樹有後啼若箇聽來不悽凄今夜郎舟宿何處巴東不在定巴西

轉應詞二首

雙燕雙燕去歲今年相見往來東舍西家喃得泥中落花花落人在暮寒池閣

疎雨疎雨綠滿靡蕪洲渚江南相憶故人遠水遙山暮春春暮春暮風急畫船難渡

五雜組二首

五雜組駝背鶵往復還渡口船不獲巳非少年

五雜組錦綉旗往復還更戍兒不獲巳遭亂離

五噫歌 弔梁伯鸞墓

顧瞻亭皋兮噫丘墳有蒿兮噫躑躅春亦勞兮噫危邦可遯兮噫先生何兮噫

疊韻吳宮詞

慈前憐嬋娟醉媚睡翠被精兵驚弁城棄避愧墜淚

鶴媒歌

鶴媒獨步荒陂水仰望雲間飛不起遠看過鳥下南汀皷翼相迎似相喜共爲羽族生水鄉暫從飲啄無猜防草徑俄開中潛弩弋師讙咲媒矜舞嗟爾高潔

非允禽胡爲狗食移此心受人馴養忘遠舉好陥同類機腸深嗚呼世間幾人號君子得利相傾亦如此

牛宮詞

豕豢于笠鷄棲于塒嗟爾烏犍何所止斯歲聿云暮雨霜以風乃築環堵以爲尓宮既用爾力宜恤爾寒庇覆寄固我心孔安

照田蠶詞

東村西村作除夕高炬千竿照田赤老人笑祝小兒歌頤得宜蚕又宜麥明星影亂棲烏驚火光碎寒春已生夜深䌓罷歸白屋共說豊年眞可卜

琴操

風樹操 子自傷早失恃怙而作

朝風之飄飄兮維樹之摇摇兮吾思親之翹翹兮夕風之烈烈兮維樹之揭揭兮吾思親之惙惙兮樹之有風猶可息兮吾之無親終不可復得兮

之剃操 余思泰伯之德而作

粤我有土岐山之下孰是營之維我考祖今我于邁自岐徂剃豈不懷歸念我弟兄民勿我思我斯安只國已有后先君季子

登丘操 登青丘有懷而作

驅車兮與馬蹇君行兮胡爲乎在中野登彼兮崇丘下茫茫兮九州思君子兮不得與駕以遊山有出雲兮木亦有柯我将歸兮憂之如何

望歸操 哀周僕子死於虎而作

兒旦而出于山之麓兮兒夕不歸在虎之腹兮我往無所榛蒙龍被谷兮嗟爾耽耽弗食我豕犢兮穴亦有子胡寧使我獨兮

辭

望虞山辭

虞山巀嶭兮出雲油油胡歛其施兮弗雨九州下有蛟龍兮海波横流誰使子来兮從伯氏以遊朝于濟兮望岐周國有祀兮有何求唐虞逝兮道阻脩慚德輿兮干戈日休我思夫人兮心焉孔憂

放鶴辭 登夫適放鶴亭而作

放鶴去當高飛啄莫爭鷄鶩食遊莫近虞羅機雲山海嶠堪来往明月千烼待爾歸

吊伍子胥辭

覧勾吳之故墟兮瀖莽欝其蘢蕿䧟娃廢而爲沼兮歸伍胥之遺宮奚千祀而勿毁兮槩若人之死忠昔窮遁而渡江兮奮孤跡於覊旅既入郢而雪耻兮又

棲越而撩侮使彼吳之強大兮非夫子而孰爲何夫差之自喜兮遽忽戒而荒娛陳曷言之悃款兮寔不忍視國之阽危衆以予爲叵信兮肆誂誹之詆欺夫豈不能全身遠適以自庇兮顧先王之舊德卒待隕而何言兮恨終不能寤君之變惑載鴟夷兮浮游魂惸惸兮在中流江神念予兮哀憤鼓洪濤於高秋嗟君子之出輔兮孰不願爲伊皋使言從而志行兮致雍熙之陶陶何齟齬而多患兮惟重華之不可以屢遭鄂侯諍而就醢兮龍逢諫而見屠蓋自古而有之兮匪夫子獨罹乎此辜身雖殞而義安兮又舍是將焉索彼猶默而苟容兮寧獲免乎靦顏想子猶念夫故都兮或乘雲而來歸顧荊棘之多露兮應攬涕而歔欷余亦何爲而感慨兮懼直道之墜也聊陳詞而表烈兮亦邦人之志也

三言

梧桐園

桐花香桐葉冷生宮園覆宮井雨滴夜風驚秋鳳不來君王愁

三四言

王伯敬歌

舟初維琴始薦驛亭邊夜相見語宛轉情綢繆解環珮彈箜篌歡易闌情難歇江波寒隨明月綠尊前傾芳音欲遠譬彼林鳥逢晨各飛羅衣沾霜城烏忽起明日相思孤棹千里

高太史大全集卷之三

吳郡高啓季迪著
南州徐庸用理編

五言古詩

擬古十二首

其一

纍纍墻下李芃芃陵中麥浩浩望遠塗悠悠思行客
客行歲已盈紆轡傷我情始知失群鴻不若求友鶯
登山知天高臨流識川阻不遣懷同心鄗知別離苦
別離不可久寂寞不可守自傷紅顏子相思成皓首

朝日知不晚行人會當返

其二

嵯峨雲間樓俯視層城陰綺戶相洞開清飆拂羅襟
上有離居婦哀歌撫弦琴不知中怨誰掩仰一何深
初為郢中唱再奏鄗鄲吟不惜勞力歌寫作絕代音
風吹落君耳萬里知愁心曲盡思彌寥青天日西沉
安得化彩鳳飛去巫山岑

其三

出郭見丘墓纍纍滿山阿四海能幾人逝者何其多
封樹日蕭條狐狸走蓬科英靈無人弔牧兒暮來歌
浮華一世中倏若飛鳥過生時不肯飲死後將如何

其四

靡靡白雲翔悠悠清川逝天地如傳舍閱人以為世
良時難再得游樂咸陽中咸陽名都會衣冠集王公
南山對魏闕嘉樹何蘢葱九衢十二城逶迤迥相通
衛霍開上第車馬爭春風娛意勿自惜當至百年終

其五

東井不可飲威弧孰能張虛名竟何用千古同悲傷
與君初結歡金石比中腸恩情忽乖分相望阻川梁
閶門尚難越況彼道路長不如雲中鴈迴飛自隨陽

其六

促織何嘖嘖空庭寒露白蘭蕙辭故芳高梧銷華澤
閨中覽物變感歎當此夕引領望遠人天河西南隔
舟行詎離水斗運恒依石君雖有棄捐妾心誓無易

其七

置酒北堂上歡言宴佳賓佳賓復為誰相過盡朱輪
中庖炙肥牛登俎悉異珍左右燕趙姝羅綺驕上春
清謳雜哀吹響激迴高旻主勸客後酬中抱各以伸
盛年易傾謝為樂須及辰請看舊同遊半作泉下人
無為苦刺促長憂賤與貧

其八

美人一相見遺我白玉環上有雙雕龍遊戲在雲間持此感深意佩結無時閒王以比貞潔環以明不絶雲龍永相從誰能使離別

其九

秋至衆芳歇芙蓉獨鮮妍朱華照緑水日暮涼風前采折難遠贈相看自嬋娟孤艷豈足賞後凋良可憐

其十

明星爛東方北斗亦已旋獨宿悲夜徂空床藉蘭荃鷄鳴整環珮思奉君子遊君子行未歸新粧為誰妍

意疎覺去遠咫尺越與燕含情乏彤管何以寫中情君如綆上瓶妾若井底泉不垂汲引恩盈藝徒終年

其十一

人生一漚水所欲乃無涯志意若未畢容華忽然衰天地有終壊誰能待其期聊為一日歡勿作千載悲神仙俱好飲得醉復何疑

其十二

黄鳥鳴春陽流芳滿西園攀條日已暮悵恍不能言懷寒必重裘渉道須雙轅離至非君子何以解憂煩憂日已積佳期日已失思君如蓬萊可望不可即

區區儻見察憔悴丼自畢

寓感二十首

其一

天旋海水運日月馳奔輝不知此往來伊誰斡其機諒由任元氣推遷不能違人生處宇内行止無定依唯當乘大化逍遥隨所歸

其二

鷄鳴一警旦陽烏已東升群動紛自起各欲赴其生飢蠖土中出棲禽林外驚蒼蠅一何微翾翥亦飛鳴人生信多故安得免營營

其三

盛衰迭乘運天道果誰親自古爭中原白骨遍荆榛乾坤動殺機流禍及蒸民生聚亦已艱一朝忽胥淪陽和既代序嚴霜變肅晨大運有自然彼蒼非不仁咄咄搓嘆嗟滄溟亦沙塵

其四

美女生貧家光艷人未識遠聘入楚宫揚蛾欲傾國朝遊瓊臺上夕侍金輿側奉歡擬千齡秋風失顔色銜恩歸永巷貞意徒寂默高高天上星墮作水底石人事盡如斯推移歎何極

其五

芃蘭生路隅馥馥有奇香路隅多行人采掇成摧傷
深林雖幽獨秋至露餘芳托根在得所君子踏其常

其六

蚩蚩此群氓幾人出其儔誰云抱智慮乃足資勞憂
晨秣思遠騁宵披務窮搜懷古復慨今百念紛相投
膠擾得喪間若與方寸仇安知廣成子冥卧昆侖丘
無營亦無想八表獨神遊

其七

大道本夷直末路生險巇盃酒出肺肝須臾起相疑

田蚡排竇英趙高誣李斯傾擠不少假權寵實爵基
鑿井當得泉種桑會成絲禍福皆自致天道信難欺
出亡無所舍千載使人悲

其八

志士徇功業貪夫詫輕肥亦有逃群子矯矯與時違
彼此更共笑不知誰是非達人體自然出處兩忘機
浮雲遊天表舒卷有餘輝

其九

攬轡登大行遙望洛北州崤函正西峙黃河復東流
百城無遺堵雲煙莽相繆朝作冠蓋場莫爲狐兔丘
昔人爭此地干戈迭相讎當其得意時連陌擁鳴騶
百年奄忽盡魂魄空來游曷見采芝叟冥栖無所求

其十

桃李初不語鳳凰豈長喧末俗矜辯議窮口禍之源
所以國武子殺身由盡言妙哉無爲謂默默道斯存

其十一

人言異草木不若松栢壽欲於百年間辛苦畜不朽
形質天所畀名姓吾自取形名兩未立誰我竟何有
不能知吾先奚暇恤我後遺臭與流芳冥然付杯酒

其十二

袒裼乘華輅狐裘駕文車西門與北宮窮達一何殊
彼達矜已智此窮愧身愚東郭發至言兩惑各以祛
厚薄有定命巧拙果誰歟歸卧掩蓬室道存何所吁

其十三

駑馬放田野志本在豐草偶遇執策人驅上千里道
顧非乘黃姿豈足辱君早負重力不任哀鳴望穹昊
柰何相逢者猶羨羈絡好

其十四

頹陽在川上玄蟬夕鳴悲颯颯風起波翻翻葉辭枝
矖望天宇內沉寥此何時朱火已盈謝清商屆其期

覽鏡忽自嗟綠鬓生素絲萬物有榮悴造化豈吾私

其十五

躑躅遠遊子驅車上高山高山多隴坂悲哉路何難
其顛摩蒼穹欲上不可攀日暮牛力疲前征未能閑
雙輪忽中摧一墮深谷間引領望黃鵠失路何當還

其十六

蜀琴有奇紋本是枯桐枝一彈舞鸞鶴再彈下靈祇
曾持薦皇帝雲中奏咸池棄置久不調流塵被朱絲
終焉含妙響未始有成虧

其十七

達人貴全生外物等秋草顧此七尺軀即爲萬金寶
昧者營所嗜棄捐不待老豈無室中資它人是來保
何如餌金液長令鬓顏好

其十八

千秋取丞相一語悟君衷長孺多讜言白頭擯壁東
人命有通塞主聽無遠從失如魚去波得若雲遇龍
會合感寘相佳期諒難逢卞生朱閫道無事涕沾胸

其十九

南山多浮雲北山有高樹因風暫來依風回復飛去
兄弟滿四海幾人此相遇握手交百歡分襟滋千慮
踪跡不可常無爲嗟去住

其二十

鴻鵠橫四海鷦鷯戀蓬樣長松凌風煙小草亦自春
各稟造化育逍遙適其真無將赫赫者下比棲棲人

詠隱逸十六首

向長

子平謝累辟雅志在隱居家貧或有饋取足反其餘
讀易深自悟謂賤貴不如歎言嫁娶畢家事無關余
同好有禽生肆意相與娛茫茫五岳去執得回其車

周黨

世祖初厭武開觀在東都使者遍岩藪旌帛召賢儒
伯况亦暫起綃頭詣尚書引見伏自陳始願不敢渝
周與有耻食堯樺式羞汙士固有本志聖主焉能拘
范生乃見毀咄爾何其愚

王霸

儒仲有清節始一應徵命造化抗高辭不肯臣萬乘
歸來自耕野蓬藋掩門逕翩翩故人子相過容服盛
一念兒曹羞客去卧如病賴有賢婦言不失初守正
嘉遯遂終身清輝兩相映

梁鴻

伯鸞古賢人乃在杵臼間夫婦共守志逃名入深山
淒涼五噫歎東出過帝闕齊魯復荆吳長往遂不還
爲傭豈無勞顧已少外患終葵烈士旁高風邈誰攀

法真

高鄉關西儒好學賤榮祿閉門不交世弟子相誦讀
太守者何人欲以吏見録誓在南山南胡肯勞案牘
連徵終不就皦皦辭垢俗郭子有頌詞玄德久愈篤

韓康

伯休始賣藥志將晦當時如何不二名乃爲女子知
玄纁強見聘使至焉得辭凌晨自先發不駕安車馳

亭長遠迎候未識徵君誰脩道奪其牛辭與不復疑
中途遂長遁蹤跡竟莫追乃知超雲驥塵轡何由羈

陳留老父

漢衰黨獄起朝柄在刑餘皇皇外黃令去官返鄉閭
班草逢故人涕泣語路隅邦危德無援忠良恐遭誅
有叟過其傍倚杖爲踟躕積之歎且言何悲二大夫
鸞鳳不隱翔安能免罝罦欲問不肯顧飄然邁長途
賢哉此老翁嗟嗟乃誰歟

龐公

南陽有龍鳳乘時各飛翔鴻鵠獨深棲不肯屈籠樊
晡晡隴上耕遠辱刺史軒豈不念子孫遺安乃名言
采藥不復返亭亭空鹿門

王績

無功始亦仕季代遭亂屯投劾乃徑歸不作嬰網鱗
結廬河渚北書與隋士陳相逢雖多言不若無語真
種黍養鳧雁逍遙度秋春乘牛過酒家留連或經旬
嗜飲豈沉湎醉鄉可逃身北門與樂署暫屈誠此因
賢哉焦先妻相饋不厭勤酬歡自遺世稽阮其能倫

朱桃椎

祭酒絶俗者曳索復被裘自匿林莽間不入城都遊

織屩易米茗於人又何求偃偃高長史延見禮甚脩
瞪視雖不言默教意已周欲使如曹參無事治一州
忽去返山谷遯竄安可留

武攸緒

尊后稱寶鼎同姓咸折珪獨去謝親寵龍門事宜棲
澹泊如素履衣褐復茹藜賜器不肯御床頭委塵泥
族人豈不華回首已粉虀苟榮禍必集達識乃弗迷
蟬蛻衆濁中名與嵩高齊

盧鴻

顥然守泰一高卧在幽壤開元始求治賢拒勞夢想

詔書起岩扃宸意勤挹仰入京邊還山孰得縻以軼
天子遂其高營室致安養爵禄不可加貪士應泚顙

秦系

公緒避時亂不駕戎府車南安大松閒卜築聊可居
宂石爲巨硯坐衍老氏書刺史致羊酒歲時造其廬
不拒亦不謝偃息每自如懐道誠可稱工詩乃其餘

陸龜蒙

魯望好任散心與太古期俗夫晨叩門不肯一見之
下田與江通終歲恒苦飢蓀刺不告勞常師禹胼胝
酒酣發長歌猶有憤亂悲寧不念枯槁行哉豈期時

漢濱老父

漢濱有老翁初不語鄉里天子雲夢遊肹望臨汚水
居人悉縱觀翁獨耕不已郎官下道問荅言野人耳
借問世立君豈將使爲理柰何從遊佚勞人奉諸巳
尚忍令人觀吾實爲子耻怒如驚鴻騫孰能躡其軌
名姓且莫知趙哉隱君子

張志和

超超玄真子游浪煙水中敝舟以爲家来往無定踪
自言廓大虛四海長相從奴婢兩夫婦耕織粗可供
天子不得見冊青繪其容漁歌後識閑山水邈其重

吳越紀遊十五首

始發南門晚行道中

歲暮寒亦行征人有常期辭我家鄉樂適彼道路危
酒闌別賓親驅車出郊岐我馬力未痡已越山與陂
回頭望高城落日雲樹滋遭亂既少安謀生復多飢
途逢往來人孰不爲此馳遠遊亦吾志去矣何勞悲

渡浙江宿西興民家

掛帆無天風到岸日巳夕捨舟理輕裝欲問古鎮驛
颯颯灘聲廻莽莽山氣積僕夫夜畏虎告我勿遠適
望林投人家炊黍旋敲石寒眠多虞警我體若畏席

誰云别家遥數日已在客今宵始驚歎東西大江隔

早過蕭山歷白鶴柯亭諸郵

客起何失早村荒絶雞鳴况時江雨晦不得見啓明
夌兢度高閑山空縣無城隔林聞人呼已有先我行
側身避徑滑聚足防屋傾衣寒復多風淅淅遠水聲
千峰霧中過不識狀與名嵐開見前郵始覺歷數程
越禽啼楓篁冷日傍午晴煙生沙墟稀葉落澗寺清
登臨亦可悦但恨時非平

次錢清謁劉寵廟

亭亭樹間祠落日小江口停舟拜孤像閑慢蒼鼠走

憶公治邦時德感山谷吏臨行謝其饋清風在茲久
我方東征急不得眞杯酒惆悵出烟扉殘村夜聞狗

登蓬萊閣望雲門秦望諸山

旅思曠然釋置身蒼林杪群山爲誰來歷歷散清曉
奇姿脫霧雨奮首爭欲矯氣通海煙長色帶州郭小
曲疑藏啼猿橫恐截歸鳥流暉互蕩潏下有湖埊繞
佳處未遍經一覽心頗了秦皇遺跡泯晉士流風杳
頻探金匱篇振袂翔塵表

聞長鎗兵至出越城夜投龜山

列藩過戎亂駐鉞實此州如何殺大將王師自相讎

我來亂始定城郭氣尚愁又聞有鄰兵倉卒豈敢留
促還出西門天寒絕行輈古戍暗雨雪旌旗暮悠悠
野屋閉不守澤田棄誰收居人且奔逃游子安得休
遂進蒼山去洪濤玄雲浮人肩爭夜行風捲嘯岩幽
我徒戒相親一失未易求飢拾谷口栗寒燒澗中樵
神迷路復迂再宿達海陬雖當登頓勞幸免迫辱憂
聖尼畏於匡嗟我敢有尤但愁去越早不遂名山遊

夜抵江上候船至曉始行

夜辭西陵館霜谷猶昧欲津卒未具舟天險不可越
漁商雜候渡寒立沙上月蒼煙隱遙汀益覺潮漲闊
開棹散驚鳧海色曙初發朧朧前山來稍稍後嶺沒
中流聞鼓角隔岸見城闕客路得奇觀臨風悶俱豁

登鳳凰山尋故宮遺跡

茲山勢將飛宮殿壓其上江潮正東來朝夕似奔嚮
當時結構意欲敵汴都壯我來百年後業氣愁不王
烏啼壁門空落葉滿陰障風悲度遺樂樹古羅嚴仗
行人悼降王故老怨奸相蒼天何悠悠未得問興喪
世運今復衰淒涼一回望

宿湯氏江樓夜

舟師夜驚呼隔浦亂燈集潮聲若萬騎怒奪海門入

初來聽猶遠忽過顧無及震撼高山動噴灑明月濕
霜風助翻江蛟龍苦難蟄應知陰陽氣來往此呼吸
登樓覺神壯憑險方迥立何處望靈旗煙中去波急

過奉口戰場

路迴荒山開如出古塞門驚沙四邊起寒日慘欲昏
上有飢鳶聲下有枯蓬根白骨橫馬前貴賤寧復論
不知將軍誰此地昔戰奔我欲問路人前行盡空村
登高望廢壘鬼結愁雲屯當時十萬師覆沒能幾存
應有獨老翁來此哭子孫年來未休兵強弱事併吞
功名竟誰成殺人遍乾坤愧無拯亂術佇立空傷魂

泊德清縣前望金鰲玉塵二峰

歸遠行不綫頗失眺山水獨怜茲峰秀欲去舟且艤
層巒迴長溪日落蒼霧起寒城動邊炊晚渡罷孤市
豈唯地景幽況乃民俗美牛羊散樹下睃睃舊墟里
田腴收穫富縣靜爭訟止畏途遇樂境我意方一喜
嘯歌逐漁翁暫宿浦煙裏篠踈風傾欹月偃波瀰瀰
旅顏在塵中逢人固多恥安得託此君長年息行李

舟次敢山阻風累日登近岍荒岡僧舍

高岸鳴枯桑湖陰北風厲寒濤洶我前幾日不得濟
孤舟恐漂蕩石根暮牢繫憂來厭閉卧近寺聊獨詣
晝飢殘林室人倦危磴細年荒無居僧樹死石門閉
神傷却欲返微霰洒征袂窮冬已崢嶸故國尚迢遞
仰看浮雲馳東路阻歸計長歎復何言吾生信多滯

過硤石

硤石頗奇壯長河出連山絕壁兩岍開行舟過其間
高處誰能登陰藤裊難攀旁垂兩痕古仰露天光慳
不知真宰意隨地設險艱一夫據蜀關二世憑秦關
賴此非要區爭奪得少閑徘徊佇望久日暮飛雲還

謁雙廟

維昔天寶末君王寵奸虜雄邊委強兵遺患同養虎
叛聞遼西幸骨肉棄榛莽河北二十州義士誰禦侮
兩公起誓衆慟哭告玄祖橫身遏其衝江淮保安土
孤城無全堞百戰霜月苦力窮援不來嚼齒罵益怒
殘兵日飢疲秋風仆旗鼓男兒不生降一死寇今古
故鄉有遺廟俗祭巫屢舞丹青網塵中爽氣猶可覩
嗟今屬喪亂戎馬正旁午臨危肯捐軀如公未多數
獨立為悲傷斜陽下寒燹

登海昌城樓望海

百川浩皆東元氣流不息混茫自太古於此見容德
積陰漲玄濤萬里失空色鴻鵠去不窮魚龍變莫測
朝登城樓望動盪豁胸臆始知滄溟大外絡九州域
日出水底宮煙生島中國寬疑浸天瀾怒欲吹地昃
常時烈風興海若不受職長堤此宵潰頻勞負薪塞
況今艱危際民若在墊溺有地不可居澒洞風塵黑
安得擊水遊圖南附鵬翼

侍君白玉卮

侍君白玉卮聽我前致辭家本吳門市爽風慕要離
少年貧無行鄉里不相推喜過毛公舍懶下董子帷
偶從岍頭俠跨鞍赴邊陲欲邀深入勳終然計無奇
歸來冠側注始學窺書詩稍通鄭曹生盡謝燕趙兒

馬知事益謬空言竟難施布衣走路傍但爲衆所嗤
廷中忌賈誼門下誣張儀二子豈不辯未能免讒疑
嗚呼今之人孰解容不爲我將棄浮名垂釣東海湄
長笑調魯連高歌酌安期素心儻有合豈要餘子知

讀史

周衰禮樂廢大道成榛菅𧙗秦任商君王制欲盡刪
厚賦山澤空亟戰原野殷頽波自兹靡千秋去無還
誰云重華駕邈矣難仰攀於焉誦其書如造揖讓班
安得鳳凰鳥飛下浮雲間

雜詩

朝臨高堂上俯仰崇岡下春暉何悠悠清川自東寫
陽和發卉物特澤均播灑如何及芳辰蕭條俱空野
頽言釋拘局登高騁吾馬曠迷不見人憂心何由寫
興謝固其常吾將光誰者

池上鴈

野性不受畜逍遥戀江渚冥飛昔未高偶爲弋者取
幸來君園中華沼得遊處雖蒙惠養意飽飼貸庖煮
終焉懷慙驚不復少容與耿耿宵光遲摵摵寒響聚
風露秋菰陰孫宿歎殘羽豈無鳧與鶩相顧非舊侶
朔漠饒燕雲夢澤多楚雨遐鄉萬里外哀鳴每延佇

猶懐主恩深未忍輕遠舉儻令寄邊音中報聊自許

題綠綺軒

幽抱時欲寫帷中有鳴弦一彈落一葉庭樹坐蕭然
寐寐山水夜迢迢河漢天憶聽鳥啼起南軒秋未眠

荅張山人憲

聽君辛苦詞感我艱難情百年自有爲安用文章名
鷄鳴海光動車馬塵滿城相逢無新舊言合意自傾
奉觴置君前長歌發哀聲時乎苟未得飲此全其生

澄景閣夜宴

王孫喜留宴開閣望明河是夕月微暈凉風池上多

棲禽翻暗荻驚魚動圓荷清景厭絲竹雅咏吞高歌
尊酌頗勿間良宵易蹉跎預憂别在旦車馬曾城阿

贈馬冠軍

一騎東方來相逢新豐市自言讀父書出身良家子
名在佽飛籍蘭纓懸鹿盧曾爲魏其客不作平陽奴
欲竹渡狼河直擒射鵰將壯志忽蹉跎秋風卧孤障
解裝出我苑歌作變徵聲壚頭落日在歌罷酒再行
相君本義有豈是沉淪者我亦方薄遊低頭向人下
有志事竟成古人不欺余留將一白羽待射魯連書

送劉明府

賤士寡諧世放居江海邉朋儔漸乖睽憔悴不自妍
顧影鮮懽趣悪離信當年它人亦以悲况復如予賢
荒途風霜交歲晏增慨然亂雀喿龍棘驚鴻逝長天
斗酒豈足陳薄意聊以宣出處道既殊不得長周旋
誰謂非遐方浮雲阻山川何以慰渴飢令名期可傳

暮歸

朝出鷄始啼暮歸烏欲棲我身本無役胡為亦東西
徒步二十年風埃面空黧入門聞隣杵秋氣凜以凄
芙蓉隧古澀絡緯鳴中閨有無了不問歌吟夜燈低
富貴固有日我志焉能迷笑向細君道勿為翁子妻

春日懷十友詩

余司馬堯臣

列戟衛嚴關應無休沐暇群英罷追遊餘香掩空榭
飛花北郭曉華月南園夜清景不能同蹉跎恐年謝

張校理羽

端居養恬素獨詠聖人篇夕景臨池酌春寒掩閣眠
芳藥初翻雨新篠稍披煙累日虧幽訪慙余塵務牽

楊署令基

詞苑擅高步早歲許追隨屢枉瑤華句長依瓊樹姿
齋居積沖抱園賞過芳時暫闕令朝會勞人耿耿思

王隱君行

共此一里居誰令阻良覿惆悵步芳園山櫻還獨摘
風含駐花意雨散流池跡尊酒不來同茲辰端可惜

呂道士敏

同謂在塵境獨能依道門園齋坐永日庭綠靄初繁
觀妙夙有契悟靜自無煩晨榮思頻往聆君超世言

宋軍咨克

看花西澗寺憶予昔同行蘭入華觴氣波汎綠琴聲
茲歡隨節逝離恨坐相嬰安得重聯騎射雉出東城

徐記室賁

晨興理櫛罷禽聲悅清旭雨餘嘉樹新色勝春塘綠
閑景感幽悰步陰思往躅攜手此逍遙須君慰心曲

陳孝廉則

徂春易為感復此棲孤寂鶯啼遠村雨悵望鄉園隔
客舍換衣晨僧齋聽鐘夕知君思正紛雜英共如積

僧道衍

楞伽曾往問緣澗月嵐深殘雪寒山暮幽扉閉竹林
欲寄棲禪跡尚違捐俗心別後空遙念迢遞雙樹陰

王徵士彝

送客歎留滯對雨臥空房江上歸舟阻蘼蕪春自芳

微痾偶見侵勝賞坐成妨斯章亦何取持擬釋離腸

高太史大全集卷之四

吳郡高啓季迪著
南州徐庸用理編

五言古體

感舊訓宋軍咨見寄

我酒且緩傾聽君放歌行君歌意何苦慷慨陳平生
少爲闘鷄兒鮮衆奮春明走馬出飛彈撇捩誇身輕
氣脉諸俠徒不倚父與兄落花錦坊南美人理粧迎
緑雲曉不度樓上鳴瑶箏酒酣迸五木脱帽呼輸嬴
及壯家已破狂遊耻無成太白犯紫微三辰晦光精
金鏡偶淪照干戈起紛爭中原未失鹿東海方横鯨
遂尋鬼谷師從之學言兵石室得陰符龍虎隨權衡
業成事無將遠戍三関營岩谷雨雪霏哀狖常夜鳴
撫劍起流涕軍中未知名奇勲竟難圖迴臨石頭城
石頭何壯哉山盤大江横黄旗想王氣玉樹聞歌聲
晩登臨滄觀惻愴懐古情覧時識禍機不因懐蓴羮
飄然别我府震澤還東征歸来訪鄉閭亂餘榛蓬荆
舊宅人已改荒池泉尚清瘦妻倚寒機正嘆伊威盈
從玆謝行役閑園事躬畊懶求薦辟書傲然揖公卿
衰蕙弔蟋蟀柔桑喚鸝鶊閉門節屢變壯魄空潛驚

昔同徒步人十年擁麾旌鴻毛獨未順蹭蹬遠霄程
知音竟爲誰四海嗟悍悍齊竽不解奏楚璞何由呈
顧余雖腐儒當年亦崢嶸小將說諸侯捧槃定從盟
大欲干萬乘獻策登蓬瀛洪瀾阻川途浮雲蔽天京
終焉困澤畔日暮吟離騷賤貧此時屈復與喪亂幷
何殊九月中嚴霜折枯莖頗聞君子心道窮貴益貞
已志未獲施安用軒裳榮今晨喜逢君有壺對前楹
風日初澹沲櫻桃作繁英適意不一醉屑屑徒悲縈
達人若相遇大笑絕冠纓

蕭鍊師鷹窠絕頂丹房

人間不可住混濁同腐腥一落三十年塵夢無由醒
稍聞方士說恍惚通仙靈蘐門與偓佺相期餌芝苓
自顧眞病鶴秋風墮疎翎碧海不得渡煙霧愁冥冥
師從天姥來身佩豁落經不邀五利寵深棲鍊神形
東觀鷹窠峰中天插孤青其下吐浴日其高壓飛星
昔有學道侶井臼遺岩扃愛玆絕俗地遂爾留軒輧
太乙生紫煙丹成衛天丁金骨坐可蛻騎龍驚風霆
積水浮方壺東望類點萍紫臺白玉榜中有眞人庭
飛遊頗從師往讀新宮銘

隨月圖

空齋無短檠愁度新涼夜青天素娥出餘輝獨堪借
達曙頗俳佪莫遣秋河下

映雪圖

簷雪不能掃留映寒牕白書字細如蠅坐看還歷歷
華燈照歌帳誰似南隣客

顧榮廟

晉侍中顧彥先祠廢縣令周君復之賦此

軍司吳國秀機神風超朗覊宦遊洛師已蒙南金賞
崎嶇諸王幕沉湎務遵養中罹廣陵難計服匪誠枉
風雲一揮扇義旅蹤同響事成恥言勳飄然理歸鞅

晉社始東遷群賢悉投奬道謁眞感會矯翼冉霄上
德闇一代稱跡泯千齡往時危乏良佐爽談益堪想
墳祠托荒郊蕭然並榛莽甍重侵雨隧濕巫閭塵幌
大夫過停轅式瞻爲含愴衣冠復故貌遂几陳新享
寡劣忝鄉人因歌表遐仰

秋懷十首

少時志氣壯不識秋氣悲呼儔射鳴鴈深驚東山陂
中年漸多懷惻惻當此時登高望原陸不見車馬馳
思我平生懽高墳鬱纍纍安人非羨門誰能久華滋
惟有盈觴酒可以持自怡

又

明月出遠林流輝鑒牀幃促促草下虫催我索故衣
起嘆秋夜長欲取鳴琴揮掩抑不成弄中心復乖違
有懷難自宣勿謂知音稀

又

搴荷荷已老采蘭蘭亦摧無由翫芳物悵望江之隈
木落山更空猿聲有餘哀所思去我遠佳期邈悠哉
被垢尚可澣沫濊猶難開我愁亦可念當秋鬢難裁
棄置勿嘆息多愁損顔衰

又

志士憂歲晚騷人感秋早駸駸鬢絲垂索索枯葉槁
誰言衆芳歇時菊正鮮好日暮飡其英聊開我懷抱

又

貧賤難久居欲去恐違道時命恐未通徜徉以終老

又

秋風夜颼颼秋色日瀟洒覩人亦心驚况乃居愁者
塊處厭空宇命駕聊適野征鴻莫相呼牛羊亦同下
我居久離群憂襟向誰寫

又

涼風動幽幔高堂夜空虚明燈無與語聊讀古人書
古人亦何人使我不得如棄卷輒還卧終宵自欷歔

又

鳴虫入我戶落葉擁我井何無四方志戀此一室靜
問途欲晨征畏踐霜露冷濁醪幸方熟夕飲竭可炳
勿憂去日多但願來日永不知苦驅馳孰若長酩酊

又

弱齡弄篇翰出門結群賢俛仰幾何時已有好新年
歡晤雖常逢憂患亦屢牽世故馳人老鬢髮能久玄
沉思復何爲省我既往愆聞道行已飲中途曷歸旋

又

朝遊荒岡陲莫行空潭側我非楚大夫何有憔悴色

又

良辰思遠騁周道廣且直我馬力不前回駕仰偃息
踟躕阻脩竹日夕睇西北苟安非予志所懼時未識

又

弭棹望江涘日落青楓林驚波駛且廣蕩漾浮雲陰
靡靡皐蘭衰嗈嗈渚鴻吟領此凜節謝憂來忽傷心
宋子悲已多潘生歎彌深自古有此愁誰云獨吾今

澹室爲吳君賦

素士脫紈綺澹然怡道心窮廬車馬絕寒鳥下庭陰
酒外寡真趣琴中多古音閉門三日卧風雪滿城深

空明道人詩

我聞赤城東仙嶠名委羽煙霞閟深洞絕壁飛玉鼠
空明中有天日月照瓊宇昔人鍊丹成自駕黃鶴舉
陳翁夙慕道棲此求真侶玄文夜長披靈藥朝每茹
石室人不來閑眠青蘿雨于今定非虎飛遊去何許
海上幾秋風誰傳令威語

九日無酒步至西汀閑眺

高天無游氛秋氣自激肅雖者時節變霜降未授服
蕭條野田間晨步聊遠矚悠悠寒川駛靡靡晴巒矗
菊叢有清香木葉無故綠親朋去我遠登高且連躅
孤懷誰知音惆悵臨水曲名酒不可尋歸來掩茅屋

題倪雲林所畫義興山水圖

嘗聞陽羨茗不遊陽羨山銅官結秀色都在畫圖間
樊川醉遊處水榭依沙樹雲入縣城來溪流太湖去
我愛露林生高歌無俗情石庭梅欲發須放酒船行

餞孝子廬墓錢吳越忠孝王之後也

颯颯黃竹嶺蕭蕭白楊村行人亦悲哀何況父母恩
不忍返華屋結廬傍孤墳啼猿應哭聲日暮空山昏
無鄰與誰語獨宿傷精神仰聞松柏吟俛見孤兔奔
淚灑墓前草當春死芳根至性有如斯不愧忠孝門

送獨山人歸吳興無悶菁山靜者

南浦無碧草征鴻晨稍飛何當抄秋節臨水送將歸
既來不能淹君心應好遂惻惻袂始判遙遙帆已微
天高桂樹落人在山中稀還尋同袍者更製薜蘿衣

幼文約余與止仲同宿士明鶴巢山房爲試
柰之會余既入郭而幼文已歸山中士明亦
往海上止仲復以事不赴士明姪元脩留余
夜話因賦是詩以書耿耿

道人出未歸高士來復去試茗失幽期寒齋成獨住
水生洗藥池風動懸瓢樹賴有何咸賢玄談到天曙

曉憩靈鷲院池上

微雨過祇樹寺齋凉已多臨流一就盥捲動滿池荷
風後扇力輕煙中爐氣和懸知許元度吟卧每來過

贈談鬼谷數瞽師金松隱

我聞鬼谷子乃是古仙真避世青谿中不汙戰國塵
著書十三章當年授儀秦二子不善用竟害殺其身
瞽師得異傳相去逾千春不爲從衡說談數妙入神
往年客南都達門集朱輪下簾論玄理驚動金陵人
歸來隱虞山繞廬樹松筠誰言目無覩內照靈光新
細思大化根生此下土民起滅千萬途孰能究其因
或愚騁結駟或賢披懸鶉命也可柰何天道誰疎親

世事眯守常毋使徒紛綸

贈惠山醫僧東山

九峰聚錫麓一水回梁溪之子脩事業長年此幽棲曲彈白雪妙詩吟碧雲低况有醫龍方舟成重刀圭採藥夜歸院蘿月照澗西扁舟欲相訪愁作武陵迷

嬀雉太史自海上入郭因得追游以叙舊好今日風雨偶闗晤言樓居早寒懷人猶甚想孫寓僧林同此岑寂也賦是以寄贈戀之意

良人曠清晤窮年秉離憂倏来自海壖諧我心所求不殊雲中鴈和鳴得其儔宴闌既連席行塘復同舟

坐聆金玉篇鄙拙何以酬風雨戒兹旦居然阻從遊祇園念孫寓微寒苦未瘳落葉驚早寒誰當慰淹留朋来不我館顧已良有由徒兹睇停雲夕倚城南樓

在遠分難親居近彌使愁信彼詩中言一日如三秋

送徐七山人往蜀山書舍

結客挹狂志傾身通俠交東將觀渤澥西欲踰函嶠奔蹄脫驚轡墮翮連飛鞘酒具載車出兵法篝燈鈔從軍頗奮立學儒恥識嘲筝期憂事集頓使芳年抛塵衣晚城陌雪帽寒江郊客堂感蟋蟀婦室悲蠨蛸自咲失水鮒空慚得雲蛟獲君乃瑚璉顧我猶斗筲高懷矯衰薄雅音變哇咬談詩辨六義讀易窮諸爻情親豈殊意氣合真同胞因依像輪輻暢和諧塤箎妓席夜留宴僧扉晝携敲循花縱步屧睇柳待鳴鸐塘行月灔灔林卧風梢梢要渺送謳唱瀾翻雜詠嘲七滑炊野飯盤香薦山肴遭時雖齟齬處俗不混淆囊游既相挈兹離竟誰教浮湖理去楫祖道移中庖遐方未罷戍近日猶被抄鹿驚互奔併虎闘仍咆哮荒墟少砧杵遠壘多笳鐃間往何土里荅云此巖嶅人安地有阻歲稔田無墝牛羊可放牧鵝鴨供燖炮

湍長硍磑激石古窪撙坳樵斤聽伐木獵犬看除茆雨紅爛秋實露紫舒夏苞溪晴鴈拍拍村曙鷄膠膠書聲隱篁竹權響穿蒲茭聊將耦沮溺誰敢儕夷巢末事誠瑣瑣大言匪嘐嘐世險路生穽名浮浪吹泡稷鉏擬共把干戚行俱包社餔飲烹狗臘杷歌迎猫慎勿厭寐寞長當謝紛哤

會宿城西客樓送王太史

君来歡不足君去憂何遽共聽楓橋鍾留連恐將曙蛩鳴故苑草烏起高城樹明日獨登樓歸帆渺何處

題林居圖為蔺廬公武

竹梧翳苔石知是幽人居林間鳥鳴後亭空賓散餘

聞有盧鴻愛長年留著書

出郊抵東屯五首

故鄉一區田自我先人遺賴此容我懶不畊坐待炊
霜露被寒野屬當歛穫時言來徵薄入稅駕宿東陂
今年雖未豊亦足療我飢萬鍾知難稱保此復何辭

又

角角雞登塲秋稼稍狼藉蹊榆蔭門巷景暗煙火夕
田家雖作苦於世寡憂戚况當收穫景斗酒復可適
所以沮溺徒躬畊不辭劇

又

我本東皋氓偶來往州城茲來卧農舍頗愜田野情

如魚反故淵悠然樂其生臨去謝主媪重來自藜羹
我非催租吏叩門勿相驚

又

朝服久已觧儼然山澤臞欲狎林野人相歡混賢愚
朝來此水濵高歌步踟躕忽逢一田父含畊拜路隅
疑我是長官怪我體貌殊我已忘所有彼我未忘歟
不能使爭席心愧御寇徒

又

坐久體不適卷書出柴關臨流偶西望正見秦餘山

野寺寒木疎川長暝禽還此中忽有得怡然散襟顏
遂同樵牧歸歌笑落日間

鳴山書舍圖爲黃君伯淵賦

伯鸞賃舂地井臼有遺跡之子學幽棲託踪在林石
清風竹林曉片月蘿逕夕遙想一齋空圖書滿床積

詠三良

殉葬古所禁秦國固我風穆公臨棄朝要此三臣從
三臣百夫良不與親暱同一旦使俱斃無人國將空
捐主豈不難忠義感素衷長恐先朝露無由奉君終
遺命懍在耳焉能惜微躬但懼孚主孫誰當共成功

高墳荆棘間玄雲閟幽宮壯鬼同此歸冥冥路可通
國人痛莫贖洒涕呼彼穹傷哉黃鳥詩流哀竟無窮

詠荆軻

刼盟非義舉曹沫已可羞燕丹一何愚區區祖遺謀
千金養荆卿誓將報強讎奉圖使入關心知絕回輈
賔客盡白衣相送易水頭酒酣涕難落筑聲和悲謳
猛氣激蒼旻長虹爲西流行行造秦庭陛戟衛甚周
臨機失始圖利鋒竟虚投秦主一挾劒社稷倏已丘
先王禮樂生破齊震諸侯苟能得此賢伯業猶可修
胡爲任輕易自趣亡滅憂徒令後世人歎惋餘千秋

魏使君見示呂忠肅公舊贈詩因賦

公昔隱江臯岩棲避兵華遠挹戴封鶯清風洒泉石
有時歌梁甫慷慨人未識左丞中朝彥仗節任方伯
北還駐嚴程造廬問籌策知非山澤儒期是廊廟客
磯石繫官舫猱叫月初夕秉燭題贈詩蒲折掩孫驛
欣欣得賢喜耿耿憂國戚短章寄深情相投重珪璧
邇來復幾年淪落已陳迹公起佐興運身名正輝赫
待詔肅冊闈專城森畫戟緬懷舊知己永嘆泉壤隔
雖懸延陵劍空聽山陽笛遺篇篋中藏每誦如再覿
真能重友道末易薄俗易一言不忍忘況乃膺寵錫
小大固可知令人義肝激

題秋林高士圖

二仲有玄賞相携在中林避景延迴步微言諧素襟
天秋谷響哀日暝川光陰風駛多委葉山空少歸禽
威遲臨長岡迢遞指遠岑諒非羈離客詎用愁登臨

春草軒雨中懷王太史

西軒罷琴坐涼思款白苧颯颯樹聲繁秋風滿池雨
運衰少賸發禽静多幽語對此關良儔當懽反傷緒

始遷西齋

乍縣南樓榻始布西齋延西齋非吾廬幽淨亦可憐

風牖竹裊裊露庭菊鮮鮮圖史左右陳永日坐一氈
婉孌數童子哦誦當我前爲爾竟孜孜低回欲窮年
讀書將何爲乃與始志愆進無適時材退乏負郭田
我生非匏瓜謀食有道焉苟得隨羣趨顧此不稍賢
飲餘解衣卧毋嘲腹便便

次徐山人與倪雲林贈荅詩韻

昔遊紫藤塢空山鶴鳴秋相望隱人居興闌竟回舟
邇來獲晤賞玄談劇風流每欲開南軒招我共偃休
天寒鴻鴈鳴芰荷落長洲豈無一釣舡訪子溪水頭
終慚文墨牽只尺成阻脩聽雨掩閣卧觀泉上岩遊

朝覽贈荅篇詞藻跨兩優我本丘壑人猿鶴胥見留
擬結歲宴期壺觴展綢繆况聆西澗濱禪宮閟清幽
夜看太湖月邀我同登樓

因病不飲

我昔所無求但愁酒盃空引滿先四座醉豪壓春風
年來病稍侵積憂復相攻舉觴不能吞若有物梗胷
歲宴風雨多擁爐坐牕中酒徒散去盡歡呼與誰同
三盃即頹然憔顏映燈紅後老當奈何即今已如翁
斯味焉所悪攝生笑無功從此便可止賦詩繼陶公

三鳥

三鳥生異林相逢偶同飛各矜好毛羽吟弄朝陽輝驚風動地至群飛各乖違一翔入雲天一落陷虞機一止野田間蓬蒿鬱相依啄啄有餘粟歲宴諒不飢猶懼雪霜侵啁啾獨鳴悲我行見此鳥相對發歎歔當知皇天仁偏恤爾陋微視陷宜省畏矰高勿貪希田間適本性舍此欲何歸

題陳生畫

前村夕陽明後嶺秋嵐積葉落露山村潮來沒江石遙遙射雁子悠悠聽猿客何事下征帆西陵渡頭驛

青丘道中

霖雨江暴溢奔流絕津涯茫茫野田白何由見春華居人久已亡流竄滿其家昔我過此土極目桑與麻故道不可尋舟行但蒹葭歲凶豈宜客四顧空長嗟

送李用和提舉

髯君孤直士與世頗異倚不交金張家而獨與我遊我居在君里衡門閑深幽十年誦詩書進取拙自謀名藩多異豪光彩溢道周朝逢將軍車暮避刺史騶皆云意氣盛官高富春秋良辰競為樂廣席羅珍羞君獨日暮歸貧乃與我侔雪畦寒蔬莖水盎春蛆浮高堂可燃燭談味相賡酬中間阻清歡離別良有田

我尋江干宅君赴海上州老馬從瘦童人皆識賢侯今年見歸旌一笑忘積憂那知遠方買復此待撫柔鷄鳴城東門不得送去舟颶風常晝驚洪濤極天流雖能征重貨可失咨嘉猷君子且在傍頗言毋久留

贈銅臺李壯士

我祖昔都鄴神武為世雄至今銅臺下子弟習其風問君家何方紫陌遙相通雖云此相過情與鄉里同君有力振虎勇氣聞山東匹馬輕俠遊刀環綴纓紅正當兵塵起思立方寸功不從董健兒欲縛蕭老公凌厲越宋土逶迤出齊中時人不相顧棄之若秋蓬

我豈白面郎少年亦困窮起為壯士歌迅商薄高穹初飲五斗盡再飲一石空與君豈樂禍西方見妖紅莫謂着鞭晚艱難殊未終

題春江送別畫送王使君

歌徹小秦王愁深第幾觴飛花蕩春影江水不勝長日暮東風急離帆且緩張

蘭室為素首郎賦

湘皐春水深澧浦秋風早如何庭戶間芳蕤獨妍好不有君子心憔悴同芳草

我悲

我愁何從來秋至忽見之欲言覺難名泯然聊自知
汲汲豈畏長棲棲詎嗟卑既非貧士嘆寧是遷客悲
謂在念歸曰故鄉未曾離謂當送別處親愛元無睽
初特比蔓草夕露不可萎又將比煙霧秋風未能披
藹然心目間來速去苦遲借問有此愁于今幾何時
昔宅西澗濱尚若山水奇茲還東園中重歎草木衰
閒居誰我顧惟有愁相隨世人多自歡遊宴方未疲
而我獨懷此徘徊自何爲

賦得法華雨送惠上人歸江上

慈雲起靈山虛空寶花雨遙從天女手零亂飄香曙
香滋淨沼蓮影拂祇園樹高僧結習銷衣上留不住
唯隨一葦風飛渡江南去

秋風

秋風屋外來落葉紛我傍不出門幾日我樹如此黃
但覺成懶性焉知遊顏衰朝飡止一盂夕卧惟一床
仲尼欲行道轍迹環四方而我何爲者不與世相忘

秋雨

秋雨亂我竹堂上中夜驚昏昏起復卧策策止且鳴
未分醉夢狀寧辨竹雨聲紛欣自張樂終懼如聞兵
既覺兩皆非古檠耿自明悟彼事亦然胡爲勞我生

題曹氏春江雲舍

遥波靄微雲禽寒少相語君家在空闊欲往迷洲渚
紛紛樹離霧稍稍花消雨日暮坐相思江東渺何許

燕客次蔡參軍韻

林旦未昇旭岩深稍祛霏風興達仙觴在公逢吉腓
良儔信可懷彌月曠容微偶茲解華紲沽酒酬芳卮
鈴騶儀衛齋妓樂出房帷放吏命決滿留賓教闔扉
談笑竹下塵賭墅花閒棋歡罄展宿好言長蠲積思
佳辰予所惜高誼子攸希時難曠睽阻能此嗟爲誰
願各保大和長年樂施施飛佩倘可接東方候安期

退思齋爲蔡參軍賦

鷄鳴起趨府事至紛善惑應茲苟弗推在理寧免忒
歸來坐深念恒恐有慚德缺政何以裨孚責何以塞
豈徒省厥躬庶用匡爾國昔聞獨樂叟中夜忘寢息
願君守勿渝明明此遺則

遊師子林次倪雲林韻

吟策頻入院道人知我閑尋幽到深處鳥語竹班班
林下不逢客城中俄見山床敷有餘地鍾動莫催還

尹明府所藏徐熙嘉蔬圖

少睽習圃事種蔬每盈疇深根闕玄冬老葉凌素秋

採擷風露餘山庖足嘉羞故園經亂後蔓草日已稠
野水流畦間蟲聲暮啁啾撫畝似見之惻愴起我愁
食肉豈無人斯世誰與謀君多恤民意毋忽歲饉憂

來鴻軒

高鴻本冥飛不墮虞羅裏朝度雲中關夕遊瀟湘水
驚風吹行斷儔侶忽萬里哀鳴將何依荒澤難獨止
集君華池側粱稻豈自美嚮度風翛翛影泛波瀰瀰
充庖知不忍善惠念終始願君儀天朝偕翰共騫起

蘿徑

幽溪入蘿蔦幾曲到岩扉夏鳥[redacted]啼處陰陰花墜稀

知當煙暝後從此荷樵歸

茶軒

摘芳試新泉手滌林下器一榻鬢絲傍輕煙散遠吹
不用醒吟鬼幽人自無睡

讀書

去物寡所嗜雅情竹素間憑按理殘帙樂此終日閑
爰觀自周衰盛治不可還諸辯相誇傾大道成榛菅
巧詐足眩世苟得不顧患嬴秦任商君王制欲盡刪
厚賦山澤空亟戰原野殘流風自斯降誅求困孤孱
是非千萬途欲辨亦已艱賴茲聖冊存足啓昏與頑
誰云古哲篤邈矣難仰攀於焉誦其言如造揖讓班
寄語向俗子幸勿叩我關何暇從爾談方對孔與顏

過立公房

空院閑深竹幽花有孤妍春深鳥語寂風磬時泠然
非茲絕塵地何以寄高禪

與諸公飲綠茗園

金塘環勝墅緹騎會芳時雀乳依桐葉魚翻冒芰絲
詩流洛下咏歌豔郢中詞一念交歡厚觴至詎能辭

孤鶴篇

涼風吹廣澤日暮多浮埃中有失侶鶴孤鳴迥且哀

翩翻既摧殘一飛四徘徊矯首望靈嶠雲露何遼哉
渚田有遺粟欲下群鴻猜豈不懷苦飢懼彼羅網災
翩翩浮丘伯朝從東海來相呼與之歸謂是仙驥材
蔭之長林下濯之清瀾隈圃吭發高唳華月中宵開
誓從臨玄景永戲崑丘臺

雜詩

結髮好遠遊出門覽山川誰云帝閽遠有路不在天
我車大且遲日暮牛領穿忽逢悲歌士論心淨潸然
今日不得志明日非少年

白水冒我田

白水冒我田風雨無休時午鳩屋上鳴貧家起何
溝壑知不免順受胡可辭有酒我自斟有粟妻自炊
且盡今日歡勿顧明日非商歌出金石愧無聖人師

送韓司馬

淮陰將家子讀書負奇氣十年復一籤身從李都尉
此行把旌麾無愧國士知邊風吹白草正是馬驕時
鳴笳引前部落日城西路上客贈吳鈎征人唱都護
近役非臨洮君行莫辭勞欲問封侯日秋來太白高

醉贈王卿

持身無可許閭里任浮沉不奉諸侯檄曾辭公子金

斗酒豈辭醉感君知我深誰無旦暮意相周惟李心

送賈二文學

窮年自多感況復送良儔落日河上別慷慨發秦謳
風塵阻關山撫劍不得遊翩逐高飛翼相與出九州
嗟彼行路子棲棲何所求

送海昌守李使君赴海虞

兩爲海上州州民定何如彼遮使君馬此迎使君車
但令人買牛不足客饋魚我知使君賢讀律又讀書

端居懷兩王孝廉

寡劣時所棄獨臥無與親蕭然閉齋閤左右圖史陳
風雨摧衆芳令人怨徂春豈無尊中酒坐念兩故人
日從賢豪遊雜遝車馬塵焉知離居客積抱難自伸

送芑上人東歸

浮雲與飛鳥相聚安可常偶來雲岩寺幾日共徜徉
我去師亦歸澗房欲荒涼池卧孤塔影庭棲雙桂香
重過應未期悵然山水長

大水

吾鄉水爲國自昔稱漏天今年尤苦霖冒此上下田
老農愁相告無有二十年東江入門流比屋如敗船
夜卧床屢移晨炊釜常懸涼風吹蒲稗群鶩鳴我前

茫茫失川途出行竟回邅斯民欲昏墊天意豈不憐
陰陽致乖沴孰能究其然歲飢尚勿憂黽勉當食鮮

送黃主簿之歸安

我歌柳惲詩送子南汀發山城逢社雨綠樹啼鶯歇
留連孤艇遲怊悵雙臺竭高士尚爲簿休慚府中謁
無事坐閑廳彈琴看明月

送王推官赴譙陽

久治亂所伏國家失其防初如決洪流拱手徧四方
頻年勞訏謨欲補千百瘡子爲京師客忌憤何慨慷
濯冠捧書函平明獻朝堂上言固大業下言振頹綱

且為有萬死聖明察臣狂臣言倘獲施立能致時康
寢居豈遥遠只尺天中央鷄鳴列仙伏九門洞開張
謂宜即召見拜起隨班行上殿芴畫地論奏盡敷詳
如何竟報聞不得瞻清光一官非所願欲令赴蠻荒
徘徊出都門風雨溫曉裝行行過吳洲木葉秋始黃
逢予解鞍飲激烈椎酒牀平生憂時心辛苦不自忘
頗聞到官所此去路尚長紅日出霧退孤城海茫茫
遺民侶狳鹿山谷多驚藏繁英艷躑躅瑣實椎檳榔
瘴癘況時作拔老恐手傷何不且少留共驚豪華鄉
予笑不我顧翩然決南翔明朝指鯨波高帆若雲揚
去矣各異國有意徒相望

高太史大全集卷之五

吳郡高啓季迪著
南州徐庸用理編

五言古詩

吳王郊臺

周綱昔隳頽禮樂由諸侯吳子之代德居然祀圜丘
燔燎升紫壇青紘朕玄裘靈明豈來歆幣王空旅羞
國南見遺墟蕭條委山陬雲和罷九奏草樹鳴飀颼
從來踐僭徒幾人效其尤魯郊失禮始聖筆書春秋

長洲苑

中國久無伯闔閭思騁功講蒐開別苑訓武出離宮
宰嚭應參乘巫臣寔御戎鼓鳴深谷應旦掩廣場空
遠曳捎雲旆高彎射月弓三驅儀已畢七伐步還同
甲騎從輿後蛾眉侍幄中煮胎須紫豹膰掌得玄熊
樂事方難極英圖忽易窮城迷歌黍客地屬釆蕘童
輦道崩秋雨旗門失晚風犬亡號肆佼人去雉爭雄
草樹迎蕭索湖山罷鬱葱猶疑見獵火寒燒夜深紅

角里村

高皇本壯士提劍定四方晚爲兒女情悲歌起彷徨
愛子欲建儲寵姬方侍側顧驚四老人謂已成羽翼

大臣豈不諫孰能斡天機彼翁何爲者足見人心歸始潛避秦君終出安漢嗣去羅焉能羈舒卷聊自肆我來甪里村如入商顏山紫芝日已老黃鵠何時還斯人神仙徒千載形不滅猶想蒼岩中白頭卧松雪

死亭灣

貧賤衆所棄豈惟愚婦人珪組何重輕能令變交親翁子昔未逢妻去恥負薪五十非晚貴不能待終晨一旦謁帝閽還家繡衣新却吏驚赤綬邦人候朱輪無顏見故夫自殺此水濱誰知孟德耀元在爾東隣

毛公壇

欲觀漢壇符東上縹緲峰葛花墜寒露夕飲清心胷月出太湖水鶴鳴空磵松真境久寂寥蒼苔閟靈蹤嘗聞綠毛叟變化猶神龍世人豈得見偶許樵夫逢攀陰力易疲探玄志難從歸出白雲外空聞仙觀鐘

稚兒塔

黃土但埋骨豈能埋性靈昔聞宿草間曾吐蓮花青身卧長夜臺口誦西方經尋跡殊窅窅聞聲每泠泠寒燈照空塔時有山僧聽應使隣冢魂沉迷盡皆醒

三賢堂

吾邦古名藩出守皆時賢有唐三使君風流最能傳常公既前蹈劉白乃後連政成屬時康民樂各已痊良辰極游會消搖若神仙畫戟衛高館彩舟漾平川晨移閶闔檜夕賞華池蓮逸韻邁群流豈將文墨牽至今郡中人猶想布治年時事屢變易遺詞委榛煙湖山少清氣草木空餘妍嗟我生苦遲無由廁賓筵殷勤展風慕載詠西樓篇

干將墓

干將善鑄劍劍成終殺身吳伯亦遂亡神物豈不神始知服諸侯威武不及仁徒勞治金鐵精光動星辰莫邪應同埋荒草千古春青蛇冢間出猶欲恐耕人

吳桓王墓

朝出南郭門高墳髣蒼蒼借問葬者誰乃是長沙王黃腸豈不錮盜發取所藏金環出世間封樹無睥羌緬想衰炎際當塗逞奸強英雄失所據虎視誰敢當王務奮稱孤英風凜飛霜談笑定江東賢豪歘來翔少假須臾年足見伯道昌胡爲困仇奴輕傑不自防天意豈佑魏遽使斯人亡因觀感往事喟焉令人傷

虎丘次清遠道士詩韵

神仙不可羈乘蟜躡雲漢豈將避嬴劉荒山事窮竄何年東觀海一至此峯畔悠悠清詩傳窅窅遺跡漫

我來繼登臨長嘯慣初岸既秋煙蘿蹤欲雨風竹亂
夜深空潭黑月吐石壁半龍驚汲僧來鳥喜遊客散
閒掩林下夕鐘鳴岩中旦勝賞誰能窮今古付篇翰
飛騰子何之汩沒余可歎安得契真期超然豁靈贊

天平山

入山旭光迎出山月明送千里松杉風吹醒塵上夢
葢山凡幾到題字遍岩洞陽崖樹冬榮陰谷泉下凍
怪石立誰扶靈草生豈種白雲翁然來諸峰欲浮動
高鶻有危棲幽禽無俗哢凌蘇知覆滑披嵐覺裘重
嘗登最上顛遠見湖影空漁樵度溪孤鳥雀歸村衆
還尋老僧居隔竹聽清誦謝我躋攀勞為設茶筍供
幾年歷憂歡造物若揶弄迷途遠山林遲暮堪自訟
難進謝公遊空發阮生慟身今解組綬明時愧無用
閑持九節筇尋訪事狂縱石屋秋可眠山猿許分共

讀書所為錫山朱隱君子敬賦

高士寡所嗜雅情竹素間北窗夏陰歛散帙欣燕閒
流觀古始來治忽儼未刪重華去已遠鳴鳳何時還
徵言雖能尋往躅那可攀當感既撫懷遇得亦解顏
詠歌南風前至樂孰與班方爾對聖賢俗子毋扣關

丁山人清越軒

夏雨灌高綠氤氳冒幽軒微涼洒林表沉色泛淺源
羨予耽獨賞懸予嬰衆喧披襟一蕭散憶在郭西園

西齋池上芙蓉

池荷已衰颯孤艷仍獨在滄洲遠憂遠風露妍姿改
窈窕徒自媚寂寞還誰待此地托根偏非無美人採

贈張主簿

離離平皐禾蓁蓁橫林棗客行愛樂土秋晚華亭道
佇矚春紡遷鳴榜潭魚早借問何能然年來縣官好

客有不樂者

客有不樂者默坐空堂幽明燈照孤影對酒不能酬

風雨忽夜至單衣颯驚秋葉隕已槭槭蟲鳴尚悠悠
於當屬有念苦顧君聲收讀書仰千古命駕志九州
孰云吾多智有己不解謀賓飛既難攀苟得亦可羞
守道固寂寞寂寞諒誰尤

送張文學之嶲李

回川帶綠樹窈窕有鳴禽江郭去非遠傷離空滿襟
林中古殿靜池上高齋陰應想彈琴士杏花春雨深

贈群上人

湖雨洗秋碧西南見諸峰中有楞伽僧迥閣超去蹤
高風挂飛泉落日帶遠松欲往已知處煙蘿鳴飯鐘

送季別駕赴越

常別豈不感此別尤可嗟一別一去遠魂斷秋無涯
我何恨別君君猶別其家霜露滿故園不待菊有花
越禽啼楓林路盡秋日斜到郡且足樂聞有山水嘉

龍門

龍門何崢嶸此地表奇蹟山分兩崖青天豁一罅白
知非禹功鑿想是鬼手劈長爲風雨闗開闔自朝久
深合未吐雲對峙不崩石日光寒易傾苔色陰更積
只疑過此内便與人境隔始窺已幽深漸入尤險窄
暗中把危藤蜿蜒欲驚魄僧留看古刻敲火照絶壁
晚聞松竹號洶若波浪激不知神魚飛到此誰點額
我嘗謁真龍天門謬通籍何必更區區求爲李膺客

太湖

長溪如白虹分走荆雲派具區納群流襟帶三郡界
太虚混鴻濛元氣流沆瀣初疑溟渤寛稍覺雲夢隘
茫茫鴈飛遲颷颷帆度快雨来鼉報鳴風起鷗驚邁
神龍作淵都豈復數鱗介珠光照水府不受白日晒
朝看砲車雲雲浪動澎湃聲吹地將浮勢擊山欲壞
黄頭雖輕生挾柂不敢懈有時湛明鏡峰吐青幾塊
煙中樹若莎波上舟如芥漁航沙岸炊客来水祠拜
震澤思禹功夫椒記吴敗白魚逢夏出黄柑待秋賣
我性好游覽夙負雲水債欲尋鴟夷舸不顧涉險戒
人生亦何爲世故自拘械萬事風飄花百年露盎虀
何當卬林屋秉炬訪僊怪試探不死方爲人起痾瘵

天池

靈峰可度難昔聞枕中書天池在其巔每出青芙蕖
湛如玉女盆雲影含夕虚人静時飲鹿水寒不生魚
我来屬始春石壁煙霞舒瀲灧月出後冷冷雲鎖餘
再况知神清一酌欣慮除何當逐流花遂造僊人居

劍池

千將欲飛出岩石裂蒼礦中間得深泉探測費脩綆
一穴海通源雙崖樹交影山中多居僧終歲不飲井
殺氣凜猶在棲禽夜頻警月来照潭空雲起嘘壁冷
蒼龍已何去遺我清絶境聽轉轆轤聲時来試幽茗

練瀆

吴越水爲國行師利舟戰夫差開此河艅艎試親練
十萬凌潮兒材比伙飛健鼓棹激風濤拂舲逐雷電
當時意氣盛謂已無勾踐鷗避去沙洲龍愁閉淵殿
恃強非伯圖倏忽市朝變臺上失嬌娃泉間掩慚面
至今西山月恨浸秋一片猶有網魚人時時得沉箭

明月灣

木葉秋作脫霜鴻夜猶飛扁舟弄明月遠度青山磯
明月處處有此處月偏好天闊星漢低波寒芰荷老
舟去月始出舟迴月將沉莫照種種髮但照耿耿心
把酒酹水僊容我宿湖裏醉後失清輝西岩曉猿起

越來溪

溪上山不改溪邊臺已傾越兵來處路流水尚哀聲
昨日荷花生今朝菱葉死亡國不知誰空令愁溪水

採蓮涇

青房戢多子採得儂心喜今夜水風涼君王宿船裏
行處綠雲迷歌聲一道齊回頭謂越女何似若耶溪

館娃疆園

江左風流遠園中池館平賓客久寂寞狐兔自縱橫
秋草猶故綠春花非昔榮市朝亦屢改高臺能不傾

松江亭

泊舟登危亭江風墮輕幘空明入遠眺天水如不隔
日落震澤涌潮來松陵驛綿綿洲溆平莽莽葭菼積
凭欄不敢唾下有龍窟宅帆歸雲外秋鳥下烟中夕
欲炊菰米飯待月出海白喚起弄珠君開吟第三笛

南峰寺

樵歸衆山昏天峯尚餘景欲投石門宿更度西南嶺
遠聞雲間鐘蘿逕入寺永懸燈照靜室一禮支公影
鳥鳴澗壑空泉響窓户冷對此問山僧何如汰州境

楞伽寺

夕陽西下嶂返照東湖水來尋古寺游楓葉秋幾里
叩門山犢驚維馬林鳥起鐘聲出煙去半落漁舟裏
楞伽義未曉塵累方自恥欲打塔銘碑從僧乞山紙

慧聚寺

鳴鐘警迷方枯僧兀跌床石姿生寒稜松子落古香
颷鎖山雨氣樓迎海暾光遥望蒼蒼城愁是車馬塲

寒泉

遠絡巃峰間平流盤石上月照欲成潭風吹不生浪
聲蕪寒葉下色映秋苔漲野客照羸顏曾來倚筇杖

乘鯉橋

橋上西遊人橋下東流水遊人如水流朝暮何時已
誰知有飛仙赤脚踏神鯉波驚風蕭蕭渡海秋萬里
左招騎龍君右攜乘鸞子咲飡紫雲英同詠珠宮裏
歸來舊城郭千載一日爾下看橋上人還隨雞鳴起
去者已如灰來者猶似蝗不解養谷神紛紛自生死

支遁菴

聞登待月嶺遠扣棲雲閣石室閉千載高僧猶未還
殘鐙黃葉下古座青苔間不見跏趺影鶴鳴空此山

鬪鴨篇

春波漾群鳧戲鬪每堪翫宛轉迴翠吭攡樅振文翰
聲蕪江雨喧影逐浦雲亂唼喋隊初交紛披勢將散
持敵忽同沉呼儔更相喚時陳水檻側或聚湖亭畔
長鳴吞賈勇遠奮如追竄荷葉觸俱翻菱絲罥齊斷
魚駭沒中流鷗驚起前岸心踰隴雉驕氣壓塲鷄悍
海客朝自驅溪娃晚猶看稍欲礙行舟渾忘避流彈
苦爭應爲食幸勝非因筭微鳥貽全軀臨川獨成嘆

言公井

寥寥武城宰遺井廣山陰千載汲未竭九仞功應深
綆圍自可濯道源誰復尋絃歌聽已歇秫綆看還沉
無爲渫弗食惻惻起嘆音一瓢樂未改庶幾回也心

弔幽獨君

君本何代人姓名復爲誰何年棄人間長眠此山陲
荊榛翳叢巃孤墳上無碑游魂久未化哽咽還能詩
人歿乃歸臧憂樂豈復知君何獨煩寃猶有覩愛思
一死衆所同已矣爲足悲陳辭爲相弔此理君當推

靈岩寺響屧郎

君王厭絲竹鳴屧時清耳獨步六宮春香塵不曾起
那知未旋踵麋鹿遊遺址響況明月中跡洪荒苔裏
此夕意誰過空廊有僧屧

陪臨川公遊天池三十韻

群山瞰筌澤勝覽無曠奧曩遊務窮蒐甲乙誌曾到
玆峰最靈奇獨失有遺懊我公仙署君休沐偶得告
林壑軫遠情招携逝同造出郭縱鞍輿入谷屛牙纛
時當寒冬晨嵐霧恣披冐幽幽霜泉微卷卷風葉燥
尋溪見人煙問嶺知佛廟意行恐迷互遠托樵子導
居僧作蠻音揖杖喜迎勞客來豈先知定有山鬼報

始至已愜心塵念爲除掃壁穹冠玄雲池古貯淸潦
長松挂其顚美竹蔭其隩渟膵蕩空明萬影鏡中倒
礴硐江頭石突起類爭暴緬懷融結初天巧亦多耗
探深識後逕升險戒前慄遠梅苦相邀飛雪椮衣帽
谷僕曉應飢澗鳥寒不噪欲歸更留憩禪榻近茶竈
詩歌龍桂篇琴奏猗蘭操我起前壽公樂哉此高蹈
及春幸重來芹藻應可芼何須效公羊登峴發嗟悼
世事舟陸行有力孰比奡富貴不可徼盡亦從所好
斯理每未宜山水辭相傲微言倘或然勿爲俗士道

夜飲余左司宅得細字

春會非有期春愁本無際焉知君子堂此夕相與諳燈銷月窺欄角𧽊霜委砌舞影怜鶴長吟聲笑蠅細隣鷄易催旦共歡休復辣喪亂得幽歡晴云匪良計

劉疑之騎牛圖

夫子初亦仕絃歌潁之湄園廬忽在念解紱言歸期方春養孫犢既耕亦以騎春風草茫茫出遊徧山陂田家有美酒輙醉不復疑當昔天聖間實歸休明時豈無理人術終懇塵鞅縻嗟今屬喪亂懷策競欲施清芬遠莫挹載誦廬山詩

贈兒醫吳氏昆季

洗菊夜潭月斲苓秋塢雲偶因念殤者来此市人群問街或禽戲觀書皆鳥文誰知仙籍裏元有兩吳君

京口張氏世壽堂

天與下民壽各有百歲期行年不能滿人自傷折之鷄鳴晨閑開衆車起交馳茫茫欲海中神位那能知釀鮮薦長壽妖妍貯深帷白日未及終紅英忽先萎春風北邙原青草塚纍纍借問其下人得老還與誰翁家鶴溪陽先朝業書詩一門四葉来俱閑享期頤世壽何獨能世德尤不虧翁今眉生毫益以道自怡浮雲等飛煙㫬且從變移不燕華池漿寧飡古栢脂

澄觀息內想心閑自難衰一床坐松陰風巾久披披垂魚立侍側亦有白髮兒嗟我生甚晚况復值亂離故老不復覩猶及翁在兹頓言拜堂下聽說承平時

剡原九曲

其一

欲知溪流長百轉来越嶠舟行安能極崖路入斜照清景不足娛昔人豈辭詔石硯久難磨空林閟遺廟

其二

殿中初未仕高節振衰謝讀書在兹丘蕭然竹間舍王来有深言留宿山水夜誰云南陽翁獨枉將軍駕

其三

山折水暫旋山開水仍往東陂歷初成秋色灝然廣碧蘿巷茸茸月映石璧上何時試沿洄一理煙中舫

其四

寒篠覆碕岸石穴黝而深居人負薪歸駐聽風水音回看蓮花峰靄靄生夕陰不有僧鍾来高路誰能尋

其五

石洞篝火入石室敷床居白雲開層巔上有冊霞書神仙不遠人但使粗穢除何必瀛洲外茫茫問飈車

其六

危梁渡清瀨遶迤入前渚犬鳴樹蒙蘢煙景暗墟聚
雨中耕叟歌月下歸人語欲尋仙尉踪凄凉一茅宇

其七

清暉洸悠悠東與班溪合菱葉間荷花風來秋颯颯
久行愁寂寞忽有人煙樸我欲發棹謳漁郎肯相答

其八

俗駕不可到有地嶼中小迴迴別澗通宛宛連崗遶
人家林谷暗不見旭光曉東作起炊藜惟應候啼鳥

其九

入江水稍決霜降未可涉頗聞往來人出門卽舟揖

前飛鷺鷥遠不飮番搎使何處問與公風吹赤棠葉

詠殘燈

凝寒結重暈逼曙零孤朶膏空逐漏永焰在同爐火
戀影未成眠更就餘光坐

驅瘧

我生東海壖氣濕素耆受方景忽遘疴未旬愧消羸
餓須水火爭寒氷繼炎曦楚續甫謝挾齊紀遞尋持
戰如恐墮陷况若當遺炊向夕勢漸消臨風與清池
既去謂遂息忽明午復如期俯仰天地寬無地竄眇軀
思我到貧病由是生羸噎豈伊水帝子遺威肆相欺

會當濯滯昏靈藥雜進施里閭習巫風碟貫勸禳驅
韓子蓋有託惟能辨其詩

春日言懷二首

朝臨高臺上俯視崇岡下春暉何悠悠清川自東瀉
陽和發卉物時澤均播洒如何及芳辰蕭條但空野
顧言釋拘局登車騁吾馬曠遙不見人憂心何由寫
興謝固其常吾將尤誰者
芳樹何靡靡鳴禽亦喈喈時物豈不好人事誠多乖
憂來卧閑房語笑孰與偕天道諒不昧薄頑終能諧
惟當守貞靜有酒陶中懷

題晩節堂

人生百年壽六十未爲晩胡爲攀玄爲結亭此山阪
周圍松櫟高可翫不可挽日暮春雨晴黃鳥啼睍睆
東家鶴髮翁方置萬金產貽謀非不佳竟爲識者莞
君能超物理生死若往返一笑步松陰青山在吾眼

與客携樂遊寶積山遂泛石湖

雲山擁春郭煙花漲晴川看花入山中諸峯恣攀緣
客吹玉管笙合以金柱絃清陰度碧嶂松風助冷然
宛若鸞鳳吟要眇入紫煙行人盡矯首響遏雲中仙
下山輿未闌相携更登船虹收嶺外雨鳥沒湖中天

嵐翠破夕陽樓閣影倒懸酒傾緑脂膩鱠斫瓊絲鮮
獨恨無紅粧清波寫嬋娟微風吹帆緩欲使歸途延
衆賓起歡呼船返水漫舷回檣掠寺過楊柳山門前
此地有離宫美人艶當年羅裙罷春舞草色餘芊綿
况我昔此遊冠蓋十里連重來復誰在新知滿中筵
人事既若斯今古俱可憐能遊即稱達何須問愚賢
我欲叫馮夷捧月出海邊醉後不歸去相照船中眠

謝陳卿惠冠

隹木産異域質理密且堅斵為野夫冠峩然着我顛
故人遠貽贈皎若瓊瑰鮮覽鏡見雅宜鄙妄忽成妍

持報乏金玉敢勤在斯篇

獨步登西丘

幽卧意不適出門聊獨行惻惻田野中斜徑多不平
逶迤登遠丘迢遞望高城風交二麥動煙迥孤花明
偶逢植杖翁疑是古耦耕欲問恐相誚歸來帳中情

茅氏高節樓

海上有高樓朱甍焕晨光清風自遠至吹動羅衣裳
樓中單棲人憂思起彷徨良匹已久殁自誓不再行
欲取哀琴彈仰見孤鴻翔孤鴻去何極撫景空歎息
感傷嬋娟容思作憔悴色憔悴非一時黄泉以為期

含情不能道聊詠兩髦詩

閑理廢中得諸友詩存殁感懷悵然成詠

得理亂帙中乃得故友篇顔色見遺翰瓊華尚清妍
憶昨遊名都結交此群賢日枉貽贈詞情文藹相宣
俛仰未十周飄零若雲煙生者應白首死者俱黄泉
屈指俱别離羇愁獨江邊舊懷誰能識洒涕東風前

柳絮

輕盈易飄泊思逐春雲亂已拂武昌門還縈灞陵岸
沙頭雀啄墮水面魚吹散官樹曉茫茫哀歌腸欲斷

徐博士愛日堂

曜靈趣頽運忽去不待人壯者亦恐衰况乃頭白親
心長景苦短何由盡歡欣當朝慮遂夕在夜俄驚晨
無繩繫飛烏使之少逡巡買酒上高堂為樂且及辰
此日誠可惜此意良難伸安得延年術為親保長春

畣術師見贈

術師本儒生骨骨甚踈峭軒然出人群快看擊霜鶻
早嘗岳長紳挾冊論周邵欲陳興壞端往應乞言詔
乾綱會中頽四海起擾劉仰頭望天高氣祲匿義曜
藩邦日尋兵纏王罷朝覲末頽豈繩維長往遂淪耀
拔緇别家人欲挽肖屢棹超哉休遠從高蹈頓追紹

初来北城刹駐錫問宗要相逢共宵哦篝火樹間照
篇成出叩鉢鋒疾驚楚僄我或勸之冠不荅但長笑
留連忽中離名山赴佳召頗知此行樂風志酬壓眺
吳峰載襆登楚水挍文弔江秋雨鳴瀨海曙霞發嶠
靈奇務窮蒐不憚躡遐徼東歸始安禪幽谷斬蓬藋
坐數雲中衾薜屋一澗繚前年逐戎旃野出事田獠
是時陰飇作山黑捲狂燒不畏猛虎過車宿傍楓廟
聞師隔煙嶺無寐聽猿叫晨興雪滿壑衣濕寒未燎
空林斷樵蹤兀兀見來轎相邀至巖扉杉竹穿窈窱
深房煑山藥乾葉爇風銚頓釋行旅顏甌緑欣飲釂
促還不能淹喧寐歎殊調邇來竟何成三十匪年少
恨無關弧力結束從嫖姚閒坊借書披危坐似持釣
行憂金見奪謁恐冠遭溺逢人戒談時遊縮刃在鞘
軍聲五月急市閙無錢糶壯士漸欲磨妻孥困纏繞
堂遂賓履疎暑夕竹僧攜而来贈長句有譽無鄙誚
組章眩芬芳金奏聆要眇撼梧起豪誦心疢渾可療
回顧平生吟真咽蚯蚓竅上天宰玄化亂治方叵料
性命如窮鱗倘獲脫罾罺卜居計已決不待龜灼燋
過湖就稻蟹靜處容不肖安能效群女倚市闘妍妙
沐風或鳴橈耕月還荷蓧師當重見尋東皐一舒嘯

謝周架閣移送菊花

抄秋始授衣我歸視南圃荒遲久廢鉏舊菊今不蓄
節臨之采歎何以慰憂煩東隣幸分致離離擢深根
幽馥辭別圃佳色羅前軒愧無樹灌勞獲此英翹繁
日出寒意祛孤蝶来飛翻我亦愛其芳繞籬咏微言
安得與君子飲泛同一樽霜露惧遄殞歲宴空籬藩

早過南湖

湖黑月未出蕪葭露淒淒榜人識浦漵不畏荒煙迷
殘夢詎可續舟推櫓聲齊開篷見天邊斗柄挿水低
津遠未見樹村近纔聞雞自嗟遠遊人中宵走東西
不如沙頭鴈宛頸猶安棲

送蕭隱君自句曲經吳歸維揚

適從江東來復作江北去来去逐江雲蕭蕭舊巾屨
身帶煙蘿兩屐下大茅鋒孤帆拂楚樹遥聽廣陵鍾
去家忽來歸憐君似黃鶴日暮渺相思淮南桂花落

高太史大全集卷之六

吳郡高啓季迪著
南州徐庸用理編

五言古詩

賦得貞娘墓送嬙上人之虎丘

色相終壞滅佳人能久妍斷碑山寺裏小冢竹林邊
蘭叢春風帶苔花暮雨鈿情留吳苑客夢逐楚臺仙
高僧方宴坐身在散花天

交竹軒

世人務結託車馬紛交馳言笑雖強歡裏懷詎相知
中林有君子淡然風與期虛心兩無阻榮悴焉可移
朝尋披煙逕暮對襄風帷非君此爲偶誰共歲寒時

遷婁江寓館

寓形百年內行止固無端我生甫三九東西宜未闌
去年宅山陰今年徙江干野性崇陰陋經營唯苟完
開窗倚平疇幽扉臨遠湍豈忘大廈居弗稱非所安
披榛始來茲霜露淒以寒誰云遠相愛弟子相與歡
室中有名酒歲暮聊盤桓

雪夜懷周著作

燈照竹林雪凝齋寒更空窓閒成獨坐遙想故人同
不有孤吟興寧度此宵中

登西城門

登城望神州風塵暗淮楚江山帶睥睨烽火接樓櫓
并吞何時休白骨易寸土向來禾黍地雨露長榛莽
不見征戰場那知邊人苦馬驚西風笳鳥散落日鼓
嗚嗚城下水流恨自今古

期家兄宿東湖民家不至

東湖欲上月寒鳥已棲煙何處相期宿柴門汀樹邊
未嘗新漉酒猶望遠來船誰信姜肱被今宵還獨眠

送陶兵曹之越

高齋掩林雪獨臥玄景暮夫君定何聞此日勞我顧
清言一歡然孰云昧平素方期締深約幽抱終以布
胡爲遽嚴裝明發首東路手持三公檄新辟當遠赴
薄祿豈足羈知君爲親故況茲句踐邦山水夙所慕
湖月夕棹來谷迥寒鐘度留滯自成悲無因共遊騖

婁城余君夢彩堂

楚客身未歸悠悠念庭闈濤江雖云廣莫阻魂夜飛
秋陰天無星猿叫楓樹稀家山倏已到不失舊路微
宛然在高堂獻笑試舞衣焉知空館曙鐘動殘燈輝
難追夢中歡益發覺後唏誰能傅爾翼遠去成相依

過東氏廢園

人間樂事變池上高臺傾歌堂杏梁壞射圃茱畦成
不見妓釵影詎聞賓履聲来斯欲攄抱念昔反傷情

送倪雅

交游結深歡辯別生遠念聊持毛子檄暫脫劉生劍
南風柳下亭杯動江色灔山遥馬望驛日落蟬鳴店
此去漸成名驅馳君勿厭

同徐山人貢過妙蓮佛舍訪王主簿

遠人如高僧傲吏同隱尉閑房對清夏共挹池荷氣
煙帷栖鴿馴風鐸驚禽畏明日雨還来山櫻當熟未

題帶經漂麥二圖

朝鋤東臯上暮鋤西陂側釋耒讀遺經欣然此休息
因觀舜稷事耕稼寧辭力
田中刈麥罷把卷忘其疲風雨忽云至千穗漂無遺
於書苟有得歲宴何憂飢

秋日山中

山澤含霧雨偶来若屋夷我無遠遊志何與親愛離
暑退初可喜秋来轉堪悲壯顏豈草木憔悴同此時
中心與百憂日暮如有期悄悄出空宇悠悠適荒陂
阨窮勿復歎天欲昌吾詩

宿幻住棲雲堂

窻白鳥聲曉殘鍾度溪水此時幽夢迴獨在空山裏
松岩留佛燈葉地響僧履余心方正寂無使群動起

送賈鳳進士

新逢洛陽客握手共遊盤如何異鄉土乃得此交歡
相逢既不易相違亦良難驅馬又云返北風野多寒
登高望山川浮雲杳漫漫群獸相號呼哀音摧心肝
遊子念高堂歲晚身得安人生如蓬萍飄流無定端
重合諒有日長歌聊自寬

寄王七孝廉乞猫

鼠類固甚繁家有偏狡獪厥質亦陋微明聚工造怪
舞庭欲呈妖憑社期免敗饞同善飯頑暴比横竹嚙
倉偷自詫肥穴竄寧辭隘唯思淮南舉不悟河東戒
嗟余守窮僻有屋如契廨公然肆相欺遠告来別界
喙喙鳴棗頻窸窣緣幔伏伺暗忌燈然闞腥喜食餳
空林印疑塵高壁隤墮塊核遺槃果亡汁覆甖甕壞
轟霆駭怒鬭急雨疑流嚙書殘貫積粧裀浣煩烘曬
入厠客驚吁守舍奴憂誡豈無老烏圓昔壯今何憊
不修司捕職垂頭象瘖聵難求許邁符莫具張湯劾
尋蹊漫設機薰隧徒吹鞴遂令不眠人中夜長抑噫

君家產術蟬許贈不以賣願得緱驅擒淨若刈菅蒯
盡殺豈匪仁去害容少懈高枕幸無苦君惠當再拜

送客至海上得誠字

卧庭因田子抱關老侯生豈無一時學終有千載名
予亦蚤身者薄祿非所榮結驩誰云淺一杯吐衷誠
艱難我何託所託在友朋平生不傷離此離骨爲驚
白日川上淺歌作變徵聲明朝欲觀海浩蕩遂東征

冬至夜思懷周記室

夜聞驚鴻來一室寒且靜明朝日長至夜漏方最永
淒淒霜塗堦皎皎氷入井故人昔同宿杯酒笑相領

年運方重周歡事忽盡屛別離孰無有爾獨限殊境
達曙恨難裁殘燈兀孤影

賦永上人紙帳

剡藤裁素幬坐使諸塵隔冬室自生溫寒窓屢驚白
不隨直省被長覆捿禪簀思曾雪夜時宿伴山中客

初開北窓眺酌時寓江上外舅周隱君宅

春暄罷淒風朝始開北牖青山入吾座不異延故友
自掃榻上塵琴冊列左右悠然坐其間微兀醉杯酒
況當江花落微雨斜日後遠見帆度川高閑鳥鳴柳
孰云非吾廬居止亦可久人生慶一席累榭復何有

幽懷悟澹泊末事辭紛擾更擬長夏眠風期結陶叟

夏日與高㢘游無量佛院還憩王隱君池上

久卧困炎燠煩抱思一洗齋雨留暫涼言出欣子伴
悠悠去景得稍稍來迹斷已尋名僧屢復詣高士館
蒲荷共南風池上新葉滿步陰覺衣輕汲冷嫌綆短
幸無塵中役樂此林下款鳴蜩噪斜陽歸駕猶可緩

晚起春望

今朝有春意原野晴始綠睞花未破煙新禽稍鳴旭
物情各欣榮客意胡刺促屋閒厭寂寞從士愁羈束
兩事不可齊人生苦難足安得長放歌花開酒醅熟

陳氏秋容軒

西郊莽迢遞川樹凝煙景雨過落紅蕖斜陽半江冷
蟬鳴山欲暝鴈去天逾永旅客對蕭條應知鏡中影

瞻木軒

道士李玄備所居庭有凌霄花依樹而生
近樹伐而凌霄獨存因以名室求予賦詩

凌霄託高樹引蔓日已長纏綿共春榮幽花藹敷芳
高樹忽見伐無依向風霜亭亭還自持柔姿喜能強
君子貴獨立倚附非端良覽物成感歎爲君賦新章

雨中遣興

積雨坐無悶端由便寂寞好鳥不須啼閑花自遲落行園毎度徑望岫時登閣只此可終朝何當有樽酌

題方厓師聽秋軒

西澗獨朕處涼飈度虛閣秋從夜深來流音滿林壑初鳴忽澎湃稍定還蕭索月下瞻禽翻窗間危葉落上人習靜定談籟笑南郭喧寂兩無聞星河在寥廓

與内兄周思齊思義同過僧浩西齋夜酌

雨過月在花疎鍾聞禪舍幽僧與逸人對酌明燈下園樹稍辭春池蛙正鳴夜嘉會莫蹉跎流年易傾謝

萱草

不見堂上親空樹堂下草夏來風雨繁難披數莖老日暮欲忘憂搴芳轉傷抱

月林清影

疎林退明月散亂成清影流藻舞波寒驚蚪翔壑冷雲來稍欲翳風動紛難整圓兔忽西傾愁看墮空境

春草堂

靡靡堂廡草託根近華楹膏露既灌芳蕙風亦揚馨匪蒙陽和力孰使微物榮中天馺景流靑節坐易盈但憂德澤遠豈惜憔悴并願言相蔓結遲彼春逝程寸心雖難報拔去還當生

次韻内弟周思敬秋夜同飲白蓮寺池上

月出露已白荷花香滿池高僧愛清夜留客坐題詩竹動鳥驚夢草涼蟲語悲開齋一尊酒應不負幽期

聞鍾

迢迢煙際發隱隱岩中應初來覺寺遠乍歇看山暝惆悵未眠人空齋幾迴聽

詠雨酬張進士羽見寄

珠碎復絲輕飈迴乍拂楹望中來曉峽愁裏度秋城涉濕蛩應冷荷響鷗還驚聽紘知瑟潤卧葦覺幃清一覽停雲句離抱轉難平

徐隱君陋居

脩蓬息往駕環堵老所依蕭條窮巷中故人亦來稀交交風雨侵翳翳蓬藋圍局促不苟厭暫出復來歸名都列飛甍煥耀朝日輝爽塏豈不慕終憂蹈危機心舒體自適道在願無違彼焉樂飲水固賢良可希

西園晚霽

積雨淹夏半始晴園景饒高林上初日遠水泛迴飈餘情叠際蝶新響樹間蜩詎必勞觴詠煩憂坐已銷

題畫鷹得嘯字

高風動古壁竦立見蒼鶻軒然欲飛揚嗟此粉墨妙

秋筋束老骨天寒勢逾矯腦枯草中兔氣盡捶上驃
健鶻雖百餘凡材豈同調乾坤正肅殺愁氣歸萬竅
大野闊平蕪悲臺落殘照荒城有妖狐夜作猛虎嘯
爲君試一擊壯士懸勇剩安能保拳肉側翅隨年少

哭王隅

車行一輪摧鳥奮一翼傷人生失輔友誰當共提將
相逢豈無人不獲如子良朝遊群彥林夕棄萬鬼鄉
春風吹南原百草萋以長吁君不歸魂割我欲斷腸
豈不悟生滅情至諒難忘

池上晚

春晚思悠悠閒前池水流新蒲風葉響如對野塘秋
野塘前歲路已隔歸舟度鳥下獨回頭青山杳然暮

醉歸夜醒聞雨

覺來聞雨聲燈輝耿殘夜窗間有危葉暗助瀟瀟下
不記醉歸時寢齋如客舍

夏夜起行

夜熱不能寐起步中庭前舉頭望高旻離離衆星躔
欲推理亂象天道幽且玄長歎來涼飈驚鳥北林顛
此時層城閉悄悄萬室眠誰復相與娛淡月孤光懸

師子林池上觀魚

穿蒲尾猶掉喉黃口群仰波平淺見痕池靜跳聞響
漁罛已免捕僧盂每分養落日意無驚識我臨流賞

和張羽懷吳興舊遊之作效其體

城貫綠川長朱閣映飛梁鶯嬌山唱度蓮豔水嬉張
花童擲翠管桑婦挈銀筐若溪酒脂碧顏渚茗旗香
擇勝事未厭驚亂意俄傷回看舊遊地秋草變淒涼

送沈徵士鉉歸海上

我友張國士短若婁君卿家無一金產所結皆豪英
去年東方來向我道爾名相逢真甚都座客爲之傾
高標華月出雄辯流雲崩時方尚權謀處士皆振纓

諸侯致幣聘公子將軍延爾獨念滄洲扁舟問歸程
翩翩冥飛鴻影過海上城儻見魯連子殷勤煩寄聲

重午書事

采蒲臨綠波團扇送涼過越客爭標渡荊巫弭節歌
家醪憐浮玉宮衣憶賜羅今年兵氣惡朱符佩更多

東白軒

昔宿東峰顛長夜何曼曼起看玄景晦氷雪積未泮
翻翻驚濤瀾黕黕失星漢悲風吹木石澎湃而淩亂
太陽淪朱光陰火吐未煥山精與罔象乘暗出遊翫
前岩挂猴猱後嶺起鵾鶴一時互號叫哀厲客腸斷

苎芒禹九州下視莫能判如身墮幽都涉水濟無畔
金烏在地底其出疑可喚雄鷄栖高樹凍噤不振翰
君家有層軒不異泰山觀扶桑拂簷楹指尺海東岸
酒醒四鼓發暘谷已昇半紛紛物象出稍稍涼暄換
如盲得復明毫末皆可看山中舊所聞寐黙應屛竄
何當此借榻夙興不待盥共賓羲和車一觀天下旦

賦得姑蘇臺送賈文學麒

城上聞啼鴉臺前見遊鹿悠悠畫蘼影薄暮澄潭曲
雲隨歌舞散日與興亡促美人不歸來湖水春更綠
思君別後登應盡天涯目

聞曉鶯時在園城中

昨歲聞孤囀綠陰山院行今朝殘齋雨重聽獨含情
西澗多喬木何爲亦到城

西齋池上三詠

葵花

豔發朱光裏葳依綠蔭邊夕同山薜落午並海榴燃
幽馥流珍簟鮮輝照藻筵群芳已謝賞孤植轉成憐

荷葉

楚服新裁得吳箇舊製成圜應問苻萊客欲騎蓮莖
聲中亂雨至陰下一熏符桂棹還思折江南日暮情

桐樹

精粉朝英墜凉瓊夏葉舒鳥啼高樹早蟬轉薄蹤虛
朱弦未薦曲彤管屢題詩坐恐銷華澤商吹起前除

遊城西得艷字

軍旗表山柵商鼓喚津店稻黄雲有香楓赤火無焰
賞懷誓飯償眺目擬窮占思畋已繫貉欲賦更橫槊
煙開象極泮波盪類洪墊壞宮茨被垣棄壘蔚漫塹
晨唳鸛鴻多秋腥魴蟹贍吼鯨報僧粥臥獸衛官窆
揖道訛語談睽籬陋粧覘池閒沐女盆石挨闘夫劍
竿危閒鈴響紗古幕燈艷時艱遊總稀歲捻酤饒釅

探囊出奇蒐抨弩脫浮念一覽一興嗟再到再忘厭
吟狩嘯攫辟歸用棲鶻險壑虛哀商叩嶺豁初晛閃
宵宵聽鳴鐘翩翩戒還韂與清逼林婁醉緲眩湖灔
顧標山已遠入郭塵復染幽景處遂適拙詞紀姑僭

卞將軍墓

胡馬飲洛川皇輿寓江左宰輔失良圖國門屢與禍
惡木不可植猛獸終難馴冠軍歷陽來白日飛黄塵
兵叩西陵關火焚大桁口倉旅方敗奔六宮竟誰守
卞公仗戎鉞勇氣超常倫立朝素正色臨難仍捐身
落日百戰餘衮劍領殘卒父子誓除兇一朝共淪歿

當年尚浮虛風俗變縉紳誰知効節者不在清談人石頭義旗來天狼夜流血冊贈極哀榮千秋表忠烈六朝卿相冢無數青山根至今行人過但拜將軍墳馬鬣封未平龍泉氣猶發惆悵望松楸一杯奠寒月

綠水園宴集

平崖寡良會艱哉况茲時幸逢金閨英中遂接光儀名園過脩禊景麗春陽熙綠芷縈曲沼朱華敷廣墀情宣寄高文憂襟為之披觴來不敢訴處此朋歡虧何以淹逕蹄頹光願遲遲

寄宋南宮見寄時寓江上

樓高豈遺偏家南渚濱雖欣遠物累終悲寡交親拏舟近入郭言欲訪故人叩門子不在思懷竟難伸歸來掩蓬廬幽卧屬始春風暄郁意動雪霽禽聲新猥遊盻芳物尊酌孰與陳念昔文翰場躊躅繼清塵鳴絃東閣夜飛蓋西園晨茲歡與年徂憔悴兩未振朝家枉瓌藻慰我佇纂勤深情寄妍詞不殊握中珍屋乇在守志養素豈辭貧裁章以少荅此道願無淪

變梅室

寢齋掩殘雪幽幔燈微啟不知南澗濱魂與春縈繞初送月入樹忽斷風驚篠餘馥悵難尋空山鶴鳴曉

送程按理遊江上

風亭梟離管草綠江水暮送此南浦人孤帆雨中渡別傷足自緩前驛花滿路春蘋戀山鶯晚絮迷汀鷺我今獨愁屋芳月誰與度佇立望遙波相思積煙霧

僧齋聞雨

寂寂初罷語悠悠未成眠高齋有春雨夜半落燈前已傷花委樹復念水盈田老衲獨無聽繩床方坐禪

送劉使君

去年送使君路遠巴海湄今年送使君路遠復過之路遠豈足言人遠自可悲夕宴鮮共懽晝出乏並馳

君懷孰可語予過疇能規此行部竹符東方撫悍獒王事正靡盬奚暇及爾私但令中弗遷庶以慰所思

送周將軍請老歸耕

鞍馬息戎役筋力喜尚全買牛西岡垂聊復治廢田零雨何濛濛決流亦涓涓良苗及時新人情一欣然井此耕耘勞忘彼富貴妍心同老農夫閒閒望有年家廩儻得高尚願輸貧邊

夜登南樓觀月

迢迢海上樓月出常先見吐嶺乍分規臨波已澄練蒼茫城闕閉歷落星河轉毋違中夜歡皓景應難戀

西臺慟哭詩

越人謝翺嘗為宋丞相文山公之客公死之十二年登釣臺祭公以哭自為文識其哀曰西臺慟哭記東陽張無持示求詩僕感其誼遂賦一首

峩峩子陵臺其下大江奔何人此登高慟哭白日昏哀哉宋遺臣舊客丞相門丞相既死節有身耻空存北望萬里天再拜奠酒尊陰雲暮飛来恍如載忠魂所哭豈窮途中抱千古寃上悲宗周隕下念國士恩凄凉當世事感慨平生言空山誰知哀惟有猴與猿豈不畏衆驚聲發不忍吞人言天有耳此哭寧不聞願因長風還吹此血淚痕往墮燕山陽一灑宿草根田横去已遠茲道不復論作歌悼往事庶使薄俗敦

見耕者

茲晨有佳興挈杖行遠墟春犂稍已出土脉向蘇舒嚶嚶鳥囀谷瀏瀏泉鳴渠歲功自茲始為農亦良劬而我情四體偃息在蓬廬飢餒固當爾無為歎踟躕

雨中書湖上漁家壁

漁舍煙不起瀟瀟雨初暝孤客與群鷗寒依葦間聽山昏望易失波動愁難定歸思滿蒼茫空憐去帆迥

同杜二進士晚登潘氏樓

靄靄川樹暝夕陽忽然收林間一鍾来隴上聚未休維楫漁石邊尋我棲寓倚本期散憂懷攜手登此樓那知見遠色蒼茫轉成愁幸茲有尊酌雖晚為君留

送家兄西遷

昔別歸有期此別去何極西遷屬事變咎責非已得家貧無行資空橐辭故國怱怱逐徒旅宛宛謝親識牽攀不能留慟哭野水側離鴻為迴翔浮雲暮愁色別時雖云苦未若別後憶願行勿憂家養親自我職殊方氣候異炎霧秋未息委命毋怨尤長年強飧食

至蓮村

昔愛茲里幽撍将構蓬廬孰云墮世網重到十載餘喪亂喜獨完煙火靄舊墟柴門在深巷落日榆柳疎隣翁念契闊攜筐饋雙魚若問客何事顏色與昔殊焉知涉艱難多戚長少娛貧賤非所耻中情在閒居願翁勿相誚終當遂吾初

雨中登白蓮閣望故園

亭亭高閣上渺渺清川曲日暮靄霧愁離離衡雨中綠聞鐘僧已返荷笠人猶牧歸棹獨難尋江南望雲木

尋照公

逺尋林下僧不識林下路隔雲孤磬響因到繙經處
相對竟忘言夕陽在秖樹

江上過丁校書宅留飲

迂櫂入浦汭言尋故人扉鷄鳴村樹烟寒旭景尚微
子起羅理髮相迎闢中闈雅詞既云宣濁醑亦以揮
幸兹竟日歡一浣積慮非尚慭有羇牽暫會復逺違
臨流送我還迴飈夕吹衣亂來人情改高誼似子希
儻不終憚煩卜隣遂相依

遊靈岩賦得越來溪

越女遊來去越兵嗟已來青山舊溪上無復見樓臺

過客空惆悵荷花秌自開

立春前一日喜雪

一冬纔見瑞三白詎須頻未爇遲送臘唯憐預占春
積砌猶殘凍粧苑已芳辰留更明朝落梅花欲鬭新

移家江上别城東故居

人情戀故鄉誰樂遠爲客我行豈得已實爲喪亂迫
悽悽顧丘隴悄悄别親戚不去畏憂虞欲去念離隔
雖有妻子從我恨終不釋出門未忍發惆悵至日夕

雨中客僧舍

客夢方暫適竹間風雨驚起登林端閣迢遞望層城
景寒川樹疎野曠原煙平不邀釋子語何以緩羇情

見花憶亡女書

中女我所憐六歲自抱持懐中看哺果膝上教誦詩
晨起學姊粧鏡臺強臨窺稍知愛羅綺家貧未能爲
嗟我久失意兩雪走路岐暮歸見歡迎憂懐每成怡
如何屬疾朝復值事變時聞驚遽沉殞藥餌不得施
倉黄具薄棺哭送向逺陂茫茫已難尋惻惻猶苦悲
却思去年春花開舊園池牽我樹下行令我折好枝
今年花復開客居還江湄家全爾獨殁看花淚空垂
一觴不自慰夕慢風淒其

東坡路上阻水

不覺去村逺瀰瀰柳間步江雨夜來多春流稍侵路
褰裳自可涉不待漁舟渡

獨酌

白日下遠川寒風振高柯蕭條掩關卧暮雀忽已過
我有羇旅愁欝如抱沉痾起坐呼清尊獨飲還獨歌
一斟解物累再酌廻天和數觴竟復醺翻恨愁無多
所以古達士但飲不顧他回頭向婦笑戚戚終如何

同杜徵士寅過南渚赴朱七文招

五月燕鶵飛絲成桑葉稀相逢揔羇旅白苧未縫衣

扁舟喜同載晚度滄洲外樹失潮氣昏沙喧雨聲大
將迷路郊通窮寇後家龍果熟皆梅子禽啼盡郭公
兵戈苦未息莫歎猶爲客此去醉誰家江邊主人宅

始聞夏蟬

翩翩纔得蛻咽咽未成喧翳葉誰能見南風繞繞軒
乍驚變節物還念別郊園何待當秋聽方令羈思繁

贈斵茶者

山田不生苗零雨空溉之巖寞窮谷中何以療我飢
青青萬長松兎絲絡其枝不知何樹下乃有千年脂
朝行西澗濱暮行東岡垂荷鍤偶遠熊言尋亦良疲

鑿彼土石間得此瓊瑶姿香因清飈發色藉玄泉滋
嘗讀炎帝編微功實多奇天和滌煩滯靈味扶殘衰
詎必勞悲歌去來商顏芝歸來拾荊薪炊之作晨糜
八珍豈不美素飡擬有嘻服斯待輕舉往與山人期

我昔

我昔在家日有樂不自知及茲出門遊始復思往時
貧賤爲客難寢食不獲宜異鄉寡儔侶僮僕相擁持
天性本至慵強使賦再馳發言恐有忤蹈足慮近危
人生貴安逸壯遊亦奚爲何當謝斯役歸守東岡陂

將往海上舟行值雨投僧舍

沙響聞雨来中途生旅愁遂尋晚林磬暫駐寒塘舟
窓下一僧老竹間諸鳥幽誰言阻遠去翻使得佳遊

暫歸鳴珂里舊宅

故廬在東里久出喜偶旋景物亂後非行觀一悽然
荒榛塞園逕流塵蔽堂筵念茲經營初勤苦唯我先
蕪壞棄弗守顧已誠有愆雖懷首丘願未絕遊方緣
是主乃如客暫来靡留連日暮復還去哀抱將何宣

江上晚晴

江虹斷雨脚返景明墟里宿鳥亂歸村幽人獨臨水
漁舟隔浦飯煙火廬中起閒吟望遠岑緩步尋芳芷

此夕還新晴憂懷偶然喜

與王隱君宿寧貞道館

松下禮貞罷鶴鳴暮壇空偶来古仙屋欣與靜者同
玄言不知還遂宿琳館中蒸菌沃芳露焚蘭度微風
山瓢瀉未盡月出秋林東語化衆妙歸探元萬緣窮
不與至道俱何以趍妄蒙願從希夷遊稽首青牛翁

送珪上人

曾来省江雨同倚香臺上師今西去遂還上香臺望
淮山暮鐘起楚水春帆漾来去本隨緣分携莫惆悵

冒雨暮歸過白沙湖

天寒滿湖兩獨棹東歸急遥望水邊村蕭條暮煙濕
家人應候我深睽柴扃立

送袁憲史由湖廣調福建

只謂遠遊苦寧知遠遊樂君今萬里歸顏色殊不惡
自言楚帆開初别鳳凰臺来石月下過匡廬天際来
試沽彭澤酒憔悴陶家柳最愛小姑妍臨行復回首
遠逐綉衣遊閒登黄鶴樓千峰漢陽晚一鴈洞庭秋
西上荆門渚銀釵見巴女歌斷竹枝詞江陵夜風兩
看盡幾多山今朝始得還秋風吹驛騎又欲度閩關
閩關閩更好瘴霧晨早收椰子美如蜂蘭花多似草
嗟余戀故鄉不肯涉津梁把酒看君去相思空斷腸

泛南溪二首

山折水暫旋山開水仍往東陂匯初成秋色瀰然廣
碧蘿花茸茸月映石壁上此夕試沿洄一理煙中舫

又

清暉汎悠悠東與前溪合菱葉間荷花風来秋颯颯
久行愁孫境忽有人煙雜我欲發棹謳漁師肯相荅

宴顧史君東亭隔蘆觀竹下舞妓

美人竹下舞醉看隔蘆櫳彷彿瑶臺子遊戲綠雲中
玉釣正蕩月羅袖忽驚風莫逐青鸞去尊前樂未終

夢遊仙

夢騎蒼麒麟手持白玉鞭長風八萬里夜入通明天
正逢絳闕開謁帝陪群仙飄飄紫霞珮杳靄青霓旃
命與衛features卿共讀金蕋篇玄文不可識謫歸一千年
驚寤忽長歎虚空但雲煙

獨遊白蓮寺池上看兩

輕衣忽變冷池兩来清夏圓文細細生密響翛翛下
荷披魚躍起樹靜禽鳴罷賞濟自忘還非因與僧話

贈薛相士至正辛丑嘉禾薛月鑑過予求詩因贈

我少喜功名輕事勇且狂顧影每自奇磊落七尺長

要將二三策爲君致時康公卿可俯拾豈數尚書郎
回頭幾何年突兀漸老蒼始而竟無成艱險嗟備嘗
歸来省昨非我耕婦自桑擊木野田間高歌誦虞唐
薛生遠挐舟訪我南渚旁自言解相人視予難久藏
腦後骨已隆眉間氣初黄我起前謝生弛弓懶復張
請看近時人躍馬富貴場非才冒權寵須臾竟披猖
鼎食復鼎烹主父世共傷安居保常分爲計豈不良
願生毋多言妄念吾已忘

高太史大全集卷之七

吳郡高啓季迪著
南州徐庸用理編

五言古詩

曉卧丁校書軒

窓月澹欲失朧朧逼初曙屋外鳥聲多應知有嘉樹
殘香掩幽寢未事澄紛慮頗似宿東岩僧齋竹深處

水上盥手

盥手愛春水水香手應綠沄沄細浪起杳杳驚魚伏
悵悵坐沙邊流花去難掬

贈漫客

畸人誠達生聱叟亦曠士漫客乃其徒放意在雲水
有山即漫遊有竹仍漫止漫吟不求工漫飲不須美
與物無留情所適皆漫尒人生本漫寄何事紛戚喜
與子作漫交逍遙論玆理

晝睡甚適覺而有作

閒屋况懶拙盡日無營為掩室聊自眠一榻委四肢
向暄思益昏南窓滿晴曦吾神誰能縶八表從所之
殷憂常苦縈玆焉忽如遺有身不自省此外安得知
覺來鄰雞鳴已過亭午時知遊鈞天還至樂不可追
我意在有適寧顧朽木嗤猶勝李眂子塵中爭走馳

秋日端居

秋意日蕭索郊園霜露餘出遊無山水聊復守吾廬
巷轍久已斷山瓢仍屢虛非耳寂寞者誰樂此閒居

夢鍾離兩兄

淮水去不極淮山與偕馳鍾離兩倦客路遠歸何期
孰云歸無期此夕乃見之握手說辛苦杯觴復同持
須臾忽驚別我夢方自知雖夢亦足喜況乃歸來時

雨中留徐七賁

江寒宿雨在落葉滿村濕留君繫君艇莫犯風潮急
試問欲歸城誰家借蓑笠

看刈禾

農工亦云勞此日始告成往穫安可後相催及秋晴
父子俱在田札札鐮有聲黃雲漸收盡曠望空郊平
日入負擔歸謳歌道中行烏雀亦群喜下啄飛且鳴
今年幸稍豐私廩各已盈如何有貧婦拾穗猶惸惸

晚步遊褚家竹亭

落日猶半野閒來潭上遊非因戀幽賞聊欲散煩憂
澄波魚唅夕荒竹鳥吟秋不是愚溪上胡為吾久留

名脩元史將赴

承
京師別內
詔趣嚴駕晨當赴 京師佳徵豈不榮獨念與子辭
予自歸我家貧賤久共之閨門藹情懽寵德不以姿
天寒室仍罄何忍遠去茲
王明侍細文不暇顧我私忩忩愧子勤為我烹伏雌
攜幼送我沚問我旋軫時行路亦已遠浮雲蔽川坻
宴安聖所戒胡為守遷迭我志願稗
國有遂幸在斯加飡待後晤勿作悄悄思

早發土橋
空山遠無驛迷旅聊可宿懷征候鳴雞燃帶續我燭
僕夫耶行苦爛熳睡正熟呼之愧忽忽推車出茅屋
高岩尚懸斗深谷未升旭欲亟去遲遲怪石礙屢觸
思當在家樂日晏始舒足胡為此行邁霜露勞局促
王事靡敢辭非關徇微祿

車過八岡
上岡如登天下岡如決川勞哉挽車夫呼喘當我前
兩轅鬬欲摧土石厲且堅我行閔其憊時下息彼肩
雖非古羊腸實慎覆與顛如何道路子卓來競連連
白日已傾仄我行尚迴邅安得駕逸足平野起飛煙

寓天界寺雨中登西閣
片雲出鍾山陰濟江東曉幽入閣上寒風雨啼鶯少
紅塵禁陌守綠樹層城繞不為悲春徂離懷自憂悄

送陳四秀才還吳
君是故鄉人同作它鄉住同來不同返惆悵臨分處
手把長干花回望長洲樹恐起憶家心愁題送君句

送駱書記東歸
旅寓古寺間得與名僧居時因簡牘暇共諦楞伽書
倚閣山瞑後步廊月生初屢聞貞詮妙一使羈悰舒
茲晨別同袍言旋舊精廬飛雲自無滯愧我焉能如
東浦秋正適西齋夜應虛傷離固知妄相送聊踟躕

送禮部傅侍郎赴浙西按察
聖主想賢哲夫君歘來東姓名簡
宸聽名對明廷中彷彿似其先夢寐相感通秉綸坐
西掖曳履遊南宮俄輟要近歷往試澄清功糾郡謹
使節炎天凜霜風願余謀珥筆言咲蘉屢同無端此
分袂離抱何忡忡

對園柳
依依客園柳來時未堪折今看夏條長上有新蟬咽
芳序惜推遷佳人念離別秋風莫遽起旅思方騷屑

僕至得二女消息

我僕持尺書来自我故鄉讀書意未了呼僕問彼詳
云我兩小女别来稍已長大女手捧捧窓前學縫裳
小女啼啞啞走索瓜果嘗喜爺有使歸迎門沓踉蹌
我坐聽此言欲慰意又傷稍近尚爾思更遠何能忘

菊隣

菊本君子花幽姿可相親清秋發孤艶似避東風塵
采采霜露餘繁英正鮮新車馬不過賞相看但幽人
幽人苦愛菊自是柴桑倫開園誰與語籬栽四爲隣
入徑朝掎遠循籬暮觀頻一壺毎對酌折花插盈巾

殊勝康俗里歌呼醉遺嗔

出城東見古松流水坐憩久之

空潭寒無藻瑩浄涵青天長松百餘株扶踈繞潭邊
我行值幽境坐賞忘歸旋清風似相娱西来忽淼然
水動松亦鳴紛披復淪漣群鷗盡驚矯疑是龍吟淵
微瀾蕩餘響流響散遠煙静聽意已清何須撫徽絃
安得卜此丘一謝塵中緣朝来潭上坐暮向松間眠

夜坐天界西軒

明月出東閣照我坐前軒諸生夜已定寂寞與誰言
煙慢螢微度風條蟬罷喧清景雖堪悦終嗟悲故園

京師嘗異粳

新杭粲如玉遠漕来中呉物嘗愛精鑿想出官田租
我本東阜民少年習耕鉏霜天萬穗熟恣啄從飢烏
日暮刈穫歸妻孥共歡呼茅屋夜舂急風雨江村孤
晨炊滿家香薦以出網鱸如今幸蒙
恩遨遊在　南都門前半區田别来想已蕪長年坐
寸廩補報一事無技已忽歎息飽食慙農夫

爲因師題松梢飛瀑畫

松風散飛瀑夜作濤聲急棲鶻起空山如驚鬼神入
定僧寂無聽任洒袈裟濕

送周四孝廉後酒醒夜聞鴈聲

別時酒忽醒客去唯空舍風霜鴈聲来寒生石城夜
追憶渡江船正泊楓林下

會內寄

落月入曉閨相思不須啼我非秋胡子君豈蘇秦妻
風從故鄉来吹詩達京縣讀之見君心寧徒見君面
棧草不易絶割水終難開行雲會有時飛下巫陽臺
莫信長安道花枝滿樓好白馬繫春風離愁坐將老

貞氏女

余在史館日淡次有言姚文公承旨翰林

時嘗飲玉堂有侍妓閑語者詢之乃貞文
忠公裔孫也父爲莞庫負縣官錢罰之以
償遂流于娼家公愍之白于執政落其籍
以嫁院吏黃逮逮後至顯官同館之士聞
之多賦詩者余亦爲作一首

妾恨非緹縈上書動天子自鬻償縣官幸得脫父死
誰知故相家失身屈狹斜遂令園中栢翻作道傍花
當筵唱金縷朔客驚閑語相問忽相怜開籠放鸚鵡
棄置舞衣裳新理嫁時裝良人身作吏不是販茶商
花鈿睽羅扇初與郎相見貴賤古難常妾心那敢怨

願郎去作官莫掌官錢穀生子但生男家門免多辱

送李架閣赴山西行省

日暮踰大河北望古晉疆萬里饒風沙地接戎與羌
翩翩并州兒躍馬能挽強古来事争奪百戰在此場
聖皇剗群雄撫劒定八荒睹兹形勝都建侯樹藩方
披榛開幕府賓從皆才良所期偃甲兵民物自此康
山河罷阻險沃野多耕桑君行願努力遠別庸何傷

送王掊判官之上黨

群林萃京師有若奔海川盍簪向華館唯君最韶季
忽行佐名邦轂理金匱編朝辭

紫閣下暮宿黃河壖馬上看太行日落萬里烟我幾
天井關高城欝相連遺垠得少安時清罷戈鋋亟行
勿憚遠
聖意煩承宣

登句容僧伽塔望茅山

高登大士塔遙望仙人峰兹峰夫何如玉削三芙蓉
雲深句曲樹日落華陽鍾長君昔飛昇駕挾雙白龍
至今學道處洞府留靈蹤丹泉夜吐光瑤草春含茸
仙應笑我愚塵世苟自容胡不鍊爾形歸来蔭長松
望仙指尺間不隔雲海重貞訣儻肯授執鞭願相從

贈楊滎陽

嘉陵美山水亦復富文彥楊君産其邦材拔性高狷
布衣走名都早入藝林選客屈稷下談王邀鄴中宴
出門得名聲不假親舊援匣劍未久埋囊錐已先見
吐詞實瑰奇讀者心欲顫刀鳴鬭夫勇花安笑女倩
如觀廣場中百戰張曼衍平生眼無人遇我獨相善
陌頭每並出兩騎無後先喜從兎園遊慙受狗盜薦
君歌我固服我賦君亦羨墮巡吟帽烏踏席舞裙茜
醉中共笑語往往雜諧謔有時出城西山水恣攀踐
岩眠曙猿驚澗飲夏鶯囀呉宮妓去榭蕭寺僧開殿

龍門剎陰苔高仟記題偏歡遊正相酣世事忽驚變
朋儔半生死一彴如激電我棹逐江潯君車赴淮甸
旋聞逐流人屋漆又移汴一身去何貲空橐惟破硯
危塗晚行疲欲進足如罥狼來樹杪避蝎走燈下見
渡河自撐篙水急船斷牽及至秋已深舊褐風裂片
難尋高陽飲空弔鄢陵戰
聖恩忽如憐收接佐山縣界曾敢云辭執版謁府掾
官庖盡炊藜民賦半輸絹低飛蓬蒿間不異雉帶箭
有親寓京師年老闕供饌欲奉朝夕歡去職胡敢擅
最上宰相書得歸遂微願上堂具珍鮭呼婦賣釵鈿

我時別君久問訊愧無便空題憶君詩細字書滿卷
今春被
詔起前史預編撰始來長干門揚𢬵正飛燕逢君風
塵餘不改舊顏面握手話苦辛悲喜雜慶唁客中雖
無錢自寫賒酒券邀來卧東閣月出初鎖院君言涉
艱難壯志今已倦回頭悟前非更名慕遷瑗(君近改名去非)
我聞棠谿金不畏經百鍊胡為暫失路遽欲老貧賤
吾皇奮神武四海始安奠棧通諭夷文驛走徵士傳
時巡抗霓旌肆覲冠星弁功成萬瑞集禮欲議封禪
君才適時需正若當暑扇手持照國珠胸出補衮線
便應上金鑾立對被
天眷嗟余忝載筆凡璞難自衒幸茲際昌辰魏闕寧
不戀但憂誤蒙
恩不稱終冐譴秋風楚潮滿歸舸帆欲轉君若念故
交殷勤一相餞
寺中早秋
秋風入寺早孤客驚離索料日數蟲懸槐花雨餘落
砧聲起廢苑箄色淒高閣獨怜明鏡中玄鬢猶如昨
天界翫月
洪武二年八月十三日元史成中書表進

詔賜纂脩之士一十八人銀幣且引對
獎諭擢授庶職老病者則　賜歸于鄉閭
二日中秋諸君以史事甫成而佳節適至
上賜之優渥而惜同局之將違也乃即所寓
天界佛寺之中庭置酒為翫月之賞分韻
又樂
賦詩以紀其事啓得衢字云
聖主念前鑒述作徵名儒群來高館間廁跡愧我愚
執謂此責輕毫端有褒誅書成進　冊陛名對共拜
趨去留雖不同雨露均沾濡已淹三時勞可廢一夕

娛兒逢端正月當空照眉須流光滿金界境與人間殊賡庭布長筵嘉肴薦芳腴豈唯多士集亦有名僧俱與酣貴形忘諧笑不復拘觴行豈辭勤仰看轉斗樞明晨即分袂此樂誠須臾人生四海間相見皆文于不知誰使令流蕩無根株忽然此相遇旋復成天隅頓各崇令名道途步亨衢明年重見月相憶當長吁

寄題鄞縣青山寺鍾秀樓

東湖秀可攬造化風所聚聞有釋子居雲中搆層宇剎出辨遠岑帆迴識脩渚島外月上海虹邊樹含雨頗言此登眺去作逃禪侶西崦暮鍾時憑闌共僧語

曉出趍朝

正冠出門早杳杳鍾初歇嘶騎踏嚴霜驚鵶起殘月逶迤度九陌窈窕瞻雙闕長卿本疎慢深愧陪朝謁

送顧式歸吳

顧君野王孫與我生共縣故鄉未曾識却在他鄉見留連忽東還長揖袖詩卷自言吳中好稻熟湖蟹賤欲卧煙雨舟醉讀三高傳余方謬通籍講帷近清殿故園豈不懷

君恩正深戀遠欲謝鄉人殷勤附君便

御溝觀鵞

白雪迋金塘群翻動曙光危樓翹獨趾亂唼引脩吭池中鵠可並迋內鷺難行自攜觀詠者江湖興未忘

夢姊

我家白頭姊遠在東水曲昨夜夢見之千里地誰縮不知別已久尚作別時哭覺來旅齋空風雪洒窗竹田家有弟妹終歲喜相逐我非 王事縻胡忍離骨肉城東先人廬尚有書可讀何當乞身還親爲姊煑粥

荅定水寺芭公

日晏初出院閑齋一蕭然忽枉名僧書始知在清泉憶昔雲岩屋共締林中緣夏陰繞澗吟秋齋開閣眠睽合若難常別來歲頻遷趣同貴道在跡異慙名牽明月出東海想照空山禪無因荷衣襆往禮高峯前

訓謝翰林留別

啓與同郡謝君微同徵又同官翰林洪武三年七月廿八日

上御闕樓召對擢啓戶部侍郎謝吏部郎中俱以踰旨辭即家

俞允賜內帑白金放還于鄉

江左稱謝家奕葉多名人君今復秀發瓊枝邁風塵
顧余黍鄉里才華敢論美丹詔偶見徵雲龍欣同
起謁
帝入九關咫尺瞻
天顏從茲謬通籍接武諸公間朝侍　青坊讀夜陪
玉堂宿講罷分　御羹吟成刻官燭出入在
兩宮與君無不同自慙本鷗鷺亦得隨鵷鴻朝朝禁
門下聽雞共騎馬上國多故人情親似君寡並
命起列卿　寵極翻憂驚我叨掌國計君佐持銓衡
偕辭向
明主叩　天聽
天語勅賚內帑金東還特相許拜賜出
皇都人言似兩鳳月明照宮錦同棹入中吳吳中故
鄉道雨歇秋光好青山度水迎喜我歸來早落日下
長洲分携忍離舟如何到家喜却有別君愁別君去
還邇只隔吳江水離思與秋長蘆花三十里來往片
帆通相期作釣翁高歌雜鄙野猶可賡
王風

過白鶴溪

昨發白鷺洲今過白鶴溪溪流幾回轉只在晉陵西

月出文猶浣雲深猿自啼茅峰雖咫尺無計躡丹梯

至吳松江

江淨涵素空高帆漾天風澄波三百里歸興與無窮
心期弄雲月適遇辭
金闕晚色海霞銷秋芳渚蓮歇久別釣魚磯今朝始
拂衣忘機舊鷗鳥相見莫驚飛

始歸園田二首

辭秩還故里永言遂遐心豈欲事高蹇屋崇自難任
清晨問田廬荒蹊尚能尋秋蟲語左右翳翳桑麻深
別來幾何時舊竹已成林父老喜我歸携榼來共斟
問知
天子聖歡然散穎襟相期畢租稅歲暮同謳吟
白露蕪草木荒園掩窮秋歸來一芟理始覺吾廬幽
高柳蔭巷蹊清川映門流落日望禾黍離離滿西疇
卽歸意自欣策杖頻覽遊名宦誠足貴猥承懼愆尤
早退非引年
皇恩未能酬相逢勿稱隱不是東陵侯

睡覺

爐熏靄宿潤秋滿林屏裏曙色透窗來幽人眠未起
風驚露樹怯日出煙禽喜却憶侯東華朝衣寒似水

與王徵士訪李鍊師遂同過師林尋因公

玄館啓眞境緋園閟清香歘晨兩地遊乍出囂煩鄉
鳥鳴桂花落澗戶秋風涼開士演金偈羽人薦瑤觴
亦有詞苑英清芬吐華章愧我自微起束帶黍周行
山林久在念邪期復来翔睽合固知妄去來亦何常
誰言道各異妙契宜相忘

雨夜宿東齋

砌冷一蛩急窓空諸葉稀蕭條風雨夜幽卧掩林幃
隣杵聽已歇齋燈看向微勿憂歲暮計聊食故山薇

效樂天

誰言我久賤明時已叨祿誰言我苦貧空倉尚餘粟
辭闕是引退還鄉豈遷逐舊宅一架書荒園數畦
菊俗緣任妻子家事煩僮僕性懶宜早閑何須暮年
促猶著朝士冠新裁野人服杯深午醉重被暖朝眠
熟旁人笑寂寞寂寞吾所欲終老亦何求但懼無此
福功名知美味染指已云足何待厭飽餘腸胃生疾
毒請看留侯退遠勝主父族我師老子言知足故不
辱

新春飲王七孝廉家

江雨靄江郭寒姿變春華鳥欣已交音梅慘尚吐花

此時高堂上最起獨感嗟歲換固有常時清樂無涯
蕭蕭風吹巾竹外度遠沙相過偶一醉今夕憐酒家

詠軒

肅肅布華裀冷冷嚴朱絃臨檻一流盼幽事忽滿前
池草方依微庭柯正葱芊偶尔發孤詠聊茲寫中悁
景融理自得詎辨媸與妍猶慙至妙意寂寞非言宣

施君眠雲堂 君字可堂眠雲其號也

古弁一高士白雲與之倚性懶復好眠拾雲宿林丘
下雲作簟席上雲作衾裯雲去稍舒膝雲來正蒙頭
平生無心夢兩雲兩悠悠自言眠雲樂世無一可侔

浩然身欲飄若乘無倪舟朝至乎帝鄉夕返乎仙洲
寧知日月旋但覺乾坤浮天雞叫不醒窅窅空岩幽
我觀山川氣出入不可求或逐鸞鶴翔或從蛟龍遊
或爲風伯驅狼藉不得收或遭雨師怒奔走無能休
小生膚寸間大覆遍九州變化實多状欲寫若費籌
柰何一室中尒獨觧使留我行塵務區頭出久未由
攀足常防危開眼即見愁不如閉戶眠往尋孔與周
愧無山中縁雲宵相從不惟當去從爾一夢三千秋

卧東館簡諸友生

抱疾卧東城文墨成久荒翔鴻下流響時菊忽殞芳

繁陰盡不舒何如殊積傷良儔秉高誼寡眛豈見忘車馬限泥潦無由接華觴平居歡固難况乃時非康何以慶茲運相勖蹈其常

荅張院長雨中見懷

林園寢扉掩閒坐道心生山禽翻寒色塘荷含曉清乍遠枉芳札遠憶愧深情此日知同寂梧䆫聽雨聲

春日言懷

暮歸東市門道路聞悲啼駐馬一借問荅云征人妻征人新戰殁飲恨沉黃泥有兒在哺下飢來食無糜携將割慈愛棄去從東西我看巢中燕雖長隨母飛

皇天仁萬物無照理弗遺此獨何奇偶不能與之齊躊躇去復顧使我心肝摧

施澤阻風

客行阻風濤捨舟步江側荒村經戰餘草木盡愁色夜投土屋中月出林半黑燃薪燎我衣炊黍作我食夜長聞塞寒歸夢何由得遠想倚閭親中宵淚橫臆

送張隱君歸耕西山

山中久無人秋風桂枝衰朝逢還山客言趣白雲期人出君乃道嗟哉此何時東岡有良田負耒當自治四體雖云勞歲晏可免飢而來未能返驅車竟何之

過硤石

青山夾長溪溪上有魚市土門閉落日野氣白於水冉行車迹外鳥起鍾聲裏吳語問居人到州還幾里

懷徐七

哀鴻已鳴渚落葉初覆陌故園當授衣却思遠行客客行日已遠我思日已積東南望歸棹鳥去煙波夕憂來不成言滿抱空戚戚豈無一尊酒黃花為誰摘

四栢

堂前四小栢羅立二尺長始栽附南墉遠移自東岡春夏衆草芳翳沒成久荒低枝網蛛懸暗葉蟷蟻藏

不沾夕露氣每隔朝陽光我病廢芟理覽之屢彷徨玄冬戒嚴候迅風激飛霜蕙纖忽自除蔚然露蒼蒼恍若群梟散鵷鷁得翱翔乃知受命正雖弱自可強循步賞勁色撫攀挹微香幸得依我居勿令縱牛羊他年培養成凌雲孰能量復惆誠足貴早厄庸何傷

吳郡高啓季迪著
南州徐庸用理編

七言古體

唐昭宗賜錢武肅王鐵券歌

妖兒初下含元殿天子仍居少陽院諸藩從此擁連城朝貢皆停事攻戰岐王已去梁王來長安宮闕生蒿萊天目山前異人出金戈雙舉風煙開羅平惡鳥啼初起犀弩三千射潮水歸來父老拜旌旗醲酒摠牛宴鄉里擊裘駿馬驕春風錦袍玉帶真英雄詔書特賜誓終始黃金鏤字旌殊功虎符龍節彤弓矢後嗣猶令赦三死盡言恩寵冠當時天府冊書未踰此摩挲舊物四百年古色潵面凝蒼烟天祐宰相署名在尋文再讀心茫然古來保族須忠節變此幾人還覆滅王家勳業至今傳不在區區一方鐵人生富貴知幾時泰山作礪徒相期行人曾過表忠觀風雨斷蘚埋殘碑

太白三章

太白初升北斗落行人早起車鳴鐸豈頓身離父母邦山川路遠非不惡貧賤未知生處樂

太白正高北斗低行人出関雞亂啼他鄉無人是知已欲歸未歸東復西弊裘愧見家中妻

太白猶懸北斗沒行人衣上霜拂拂下馬飲酒歌苦聲新豐主人莫相忽人奴亦有封侯骨

江上看花

兩年京師不見花青衫白馬驅塵沙今年江邊偶無事狂醉爛熳尋春華遊蜂飛蝶日妍暖紅紫正發紛交加穿蹊每入隣塢圃叩門或到山僧家漸老都無少年樂底用蕭鼓隨行車攀條繞樹對吟詠不忍歸去至日斜花應得我相慰賞似咲欲舞爭矜誇我知無花亦寂寞閉戶有酒誰能賒夜來茅屋臥聞雨曉起走看成咨嗟飄英墮蘂不可綴餘豔只似銷殘霞明知春色不久住豈料便去難留遮野鶯啼罷一回首恨與芳草盈天涯

中秋翫月張校理宅得南字

八月望夜天如藍海色卷霧山收嵐玉盤元沉龍窟底忽起萬丈誰能探初來空中光尚濕孀娥寒鬟風鬖鬖人言一年此最好金精水氣秋相涵小星盡去大星在芒角欲吐敢與參天將洗眼照下土喚食肯縱妖蟇貪穿深窺瞻不遺隙周兩忌影逃岩嵌前年

客中憶見之家人悠別方喃喃荒山不知佳節至垂首凭萊尋書蟫但怪流輝入敗戶油燈失燄留孤龕起行陰林不用炬剝啄獨叩峰西庵蚍蛇亂踏心膽悖怪影走石皆楓楠卽呼道人共載酒放舟直下夫容潭翻翻驚鶴落樹杪吹笛正和烏飛南今年在舍叉霖實瞎室困卧如僵蚕乾愁無端負良夜月固不言我則懟人無賢愚競說賞况我清景性所耽忽憶諸君隔河水持被就宿聆高談爲呼老婢掃庭宇一席盤飣梨與柑江城重閉萬家寐樓鼓近聽緫過三空堦凄其覺露泫虛牖窈窕疑煙含婆娑欲留月伴影素鸞西下煩停驂明宵復出已難似動別經歲嗟何堪尊前此月又此客世所難遇心應諳關山幾處未銷兵擊柝不寐愁丁男南隣歌舞北隣哭月雖同照異苦甘何人爲我揮天戈乾坤多難俱平戡行者得還居者樂清光所及恩皆覃懸知此願未易遂憂來擧盞從沉酣須臾衆散曉雞急古桂吹落白毵毵

送王太守還雲間

男屠豬羊女釃酒共禱神祠留太守太守今年遷大州除書已下誰能留兩州相去無百里失君應愁得君喜安得如君數十人一時盡福東南民

謝陳山人贈其故弟長司所畫山水

大幅袖中有盧霍嵐氣噴人寒色薄出贈生綃一幅圖云是小幅之所作我嘗游君伯仲間仲今已沒空見山畫中無限礚磚意使我坐見愁滿顏重壓複澗迷樵路煙蘿冥冥畫如暑溪閣風生醉客眠野橋月出歸僧度椏林冢寄楓林高深處似有猩鼯號清空雲凍動秋思飛泉落日何蕭騷揮毫若此難再得白鶴何時返鄉國良工自古多苦心留賞人間賴遺墨南宮北苑皆已仙此畫與之當並傳坐嗟存殁意難報作歌愧匪瓊瑤篇

書夢贈徐高士

真人高居紫霞房靈津夜灌通挑康其神不彫駐景光名籍早入丹臺藏道成驂斗面虛皇凌摘梵炁遨穹蒼下視群生墮迷方倏忽起滅更喜傷我嘗夢遊至其傍廣庭淨發衆妙香仙嫂神官儼成行坐考雲芨披琳琅稽首歸依大盤王顏憫濁世同淪亡龍根珍膳不可嘗但覺允火燒飢腸身心俱病孰爲攘王言授我何敢忘空山無人覺在牀海月未落天蒼茫佐御化鶴來吾鄉朱冠縞衣傾而長懷中活人何所持苓參朮苛杞桂薑學仙曾聞道非常幸賜大藥和

陰陽擔夲飛裾上翱翔人間徧施甘露雲掃除熱惱
俱清凉疾苦不生壽無量

劉松年畫

樵青刺篙勝掐槳船頭分流水聲響青山渺渺波漾
漾白鷗飛過時一兩載書百卷酒十壺日斜出遊女
兒湖畔舟買得巨口鱸醉拍銅斗歌嗚嗚此樂除郄
江南無

題武昌魏蟹所藏畫

楚山遠吐參差碧虛閣閑臨繫船石沙樹凋時鄂渚
秋江鷗沒處湘潭夕閑中幽人坐讀書書聲入水驚
龍魚欲吹短笛相尋去黃鶴磯頭好侍予

送葉卿東遊

聞君辭家今幾年布衣綫斷芒屩穿江湖夢迴燈火
夜聽雨每憶山中田兵戈忽斷故鄉路雖有兩足歸
無緣上書頑雲父兄耻畫地聚米籌山川居然無成
困逢旅白日但看孤雲眠時人不容禰生傲坐客豈
信毛公賢黃金已盡酒徒散壯士反為兒女憐飢吟
倚壁氣未餒有事病鶴棲荒烟却欲南遊探禹穴僕
夫整駕鷄鳴前波濤翻江畏飢鰐霧雨連海愁飛鳶
相逢誰肯問憔悴山水自為窮人妍乾坤無家去何
止飄泊不異迴風船區區頑君自愛惜今古遇合無
非天亂離貧賤何足歎王孫亦在道路邊我今豈少
四方志讀書坐破牀頭氈恩讎兩無欲誰報送子空
歌寶劍篇

題韓長司所藏山水圖

參卿昔在西安幙騎馬看山時出郭終南泰華勢最
高橫作秋雲掃寥廓秦川漢苑萬里開酒醒望遠登
荒臺日斜渭上歸人渡岳暗關中飛雨來此處奇觀
絕天下何事歸來猶看畫畫中小景但江南黃葉漁
村見烟含莫戀江南真故鄉蓴鱸炊熟酒船香羨人
不是滄洲客去去宜登白玉堂

煑石山房為金華山人賦

山人不飯粳稻香笑指白石爲饌粳金華之石猶可
食元是舊牧初平羊荊榛拾歸夜深煮自言久服骸
輕舉但令隨處有雲根不問青天旱無雨我生無力
耕西疇硯田欲枯抱飢憂便當從君學此術絕勝乞
米監河侯

九日與客登虎丘至夕放舟過太平山

昨日風雨今日晴天意令人作重九登高未用憶龍
山弔古竟須尋虎阜秋清人稀葉滿寺屐齒無聲石

苦厚我来但欲問前王不知伯氣銷沉久下穿山骨禁兮劍銀海夜寒空不朽樓臺荆棘今幾變英雄誰似青山壽十年自歎在塵土鷄鳴起逐途人走玆遊喜出世網外相携况是同心友盤梯共上峰頂塔欲觀東海攀北斗中原不見鴻鴈来浮雲萬里空回首鍾聲催送晚出寺棲鴉已滿祠前柳秋風吹林客醉時夕陽下嶺僧歸後山留好月續清景秉興夜過漁村口放船不覺露沾衣感燭始看星在斗金陵酒熟来請仙赤壁歌殘泣嫠婦人生此樂信難得夢幻功名有時有它年何必問誰徒但令不負持螯手詩成

底用刻山石爲寄龍門說空叟明朝来借白雲泉淨洗從前千劫垢

夜發錢清

錢清渡頭船夜開黄茅苦竹聞猿哀客官醮酒水神廟風雨滿江潮正来蒸飯炊魚坐蓬底不覺舟行兩山裏棹歌早過越王城東方未白啼鴉起

草書歌贈張宣

昔聞汝祖東吴精醉傳草聖醒而驚汝今能飲不滿杓逸氣欲與相崢嶸高堂把筆若把槊長綃一拂悲風生陰雲大澤雷雨過響破巨峽波濤傾飈飈遊絲罥晴晝落落高斗回寒更飲猿連臂深澗絶飢鶻掠翅荒烟横自言靜裏觀萬物故能變化窮其情嗟余少本好劍舞學書晚方從父兄終爲懶惰不得就塵滿硯田長廢耕覽時撫事每有感胸次硪硉何由平空齋往往出怪語吟聲相應飢腸鳴篇成請君爲我寫墨濡酒壁從奔崩是時黄雲閉歲暮送照忽出寒江明手隨意到不留阻正似突騎陰山行令嚴不聞戈甲響一夜下盡名王城安得師行亦如此項刻坐見乾坤清嗚呼作詩聊贈汝愈使流淚沾衣纓

獨遊雲岩寄周砥

城西諸山非不奇我遊獨與玆山宜紅櫻春開山後寺白水夏滿山前陂幽居况與山不遠鍾鼓每到空齋帷雨餘烟中落日下曳杖往讀頭陀碑兩崕蒼蒼石色古杞杞樹高陰滿池殿燈欲昏上群鼠塔鈴已靜蹲孤鴟與来即遊興盡返迎送豈要山僧知困窮喪亂豈無感正賴此境忘吾悲嗟君何爲乃自苦破鞵短策塵中馳挂帆能来亦未晩浦口三日南風吹

練圻老人農隱

我生不願六國印但願耕種二頃田田中讀書慕堯舜留待四海昇平年却愁爲農亦良苦近歲征役相

煩煎養蚕唯堪了官稅貴積未足輸丁錢虬鬚縣吏
叩門戶隣犬夜吠頻驚眠雨中扙泥東鑿冰上渡
水西防邊幾家逃亡閉白屋荒村古木空寒煙君獨
胡爲有此樂無乃地迴秦溪仙門前流水野橋斷不
過車馬唯過船秧風扐涼近苧種戴勝曉鳴桒樹顛
短衣行隴自課作兒子餉後妻耘前白頭雖復勞四
體若比我輩寧非賢旅遊三十不稱意年登未具粥
與饘便投筆硯把耒耜從子共賦幽風篇

嘗蒲桃酒歌

西域幾年歸使隔漢宮遺種秋蕭瑟誰將馬乳壓瓊
漿遠餉江南渴吟客赤霞流髓濃無聲紡疑豹血淋
銀甖吳都不數黃柑釀隋殿虛傳玉薤名聞道輪臺
千里雪獵騎弓弦凍皆折試唱羌歌勸一觴氈房夜
半天迴熱絕味今朝喜得嘗猶含風露萬珠香牀頭
如能有五斗不將輕博涼州守

送高二文學遊錢塘君梁人與余異譜

我家本出渤海王子孫散落來南方只今遺承幾世
後坐棄戰陳談文章嗟君渡江此相遇知有遠族猶
居梁嘗聞四海盡兄弟況我同姓能相忘十年近舍
道南宅歲時拜父登高堂君年雖少志則壯不肯與

世相低昂讀書閉閣人罕識明月夜照聲琅琅欲將
古道共推挽豈顧薄俗譏迂狂君來不欲是王式我
行或止非臧倉亂離正賴相慰藉何事遠別遊錢塘
錢塘舊國我所到江山自存人已亡鴈鶩長雲暮陂
澤牛羊落照秋陵荒繁華銷盡莽蒼出君行見此能
無傷西風吹塵扇難障不如歸卧須時康一飢小事
何足道故國尚有霜英黃

贈李外史

仙人飄飄若雲風來去倏忽誰能窮豈唯上界足官
府往往亦在塵埃中我欲尋真向五岳亂後舊路迷
榛蓬天雞未鳴夜谷暗海鶴已去秋壇空丹崖碧澗
瑤草歇洞府一閟無由通陌頭驚逢李道士自說桂
史爲吾翁傍人相傳解起死袖裏有丹如日紅我聞
安期古榮士親見楚漢爭雌雄終然濁世不肯住渡
海徑去先飛鴻玄洲東望纔只尺彩霞幻結金銀宮
何當共赴食棗約三花醉折春濛濛迴看城郭煙霧
杳大笑下士真沙蟲

聽教坊舊妓郭芳卿弟子陳氏歌時至正己亥歲作

文皇在御昇平日上苑宸遊駕頻出仗中樂部五千
人能唱新聲誰第一燕國佳人號順時姿容謌舞總

能奇中宮奉旨時宣喚立馬門前催畫眉建章宮裏長生殿芍藥初開勅張宴龍笙羅奏鳳絃停共聽嬌喉一鸎囀遏雲妙響發朱唇不讓開元許永新綉陛花驚飄艶雪丈梁風動委芳塵翰林才子山東李每進新詞蒙上喜當筵按罷謝天恩捧賜纒頭蜀都綺晚出銀臺酒未消侯家主第強相邀寶釵珠袖尊前賞占斷春風夜復朝回頭樂事浮雲改瘞玉埋香今幾載世間遺譜竟誰傳弟子猶憐一人在曾記霓裳學得成朝元隊裏藝初呈九天聲落千人聽册鳳樓前月正明挾斜貴客迴車馬不信芳名在師下風塵

一旦禁城荒誰是花前聽歌者從此飄零出教坊遠辭京國客殊方閉門春盡無人問白髮青裙不理粧相逢為把雙蛾蹙水調梁州歌續續江南年少未曾聞元是當時供奉曲朝使今年海上歸繁華休說亂來非梨園散盡宮槐落天子愁多內宴稀始知歡樂生憂患恨殺韓休老無諫傷心不見昔人歌汾水秋風有飛鴈此日西園把一卮感時懷舊盡成悲含情欲為秋娘賦愧我才非杜牧之

林屏山水圖歌

畫師知余愛青山久墮塵網無由還故將列岫寫屏障使我卧起於其間從此長知宿清境枕上分明見峯嶺爐烟曉入幌中飛擁被驚和白雲冷丹崖碧樹層層開江雨遠遂孤帆來就中樓閣是何處彷彿神女巫陽臺楚山脩竹瀟湘水似有請猿忽啼起江南千里夢遊歸半床落月高堂裏

方隱君山園

吳興城南山水勝竹樹參差萬家曖幽深誰似隱君園車馬不來雞犬静兩溪迴通柳巷曲一峯立對柴門正東西別墅脩更好孤棹往來隨晚興總令種菜不種桃新製長鑱木為柄家僮頗解候天時隣叟還

能論地性交交林路時復開活活野泉流不定清晨閒為欣獨往漫綠潑晴畦色淨老葉盡根孤筍瘦殘英綴梗群蜂競乍荼新莧嘉籬長欲進晚芽嬌土硬此時採擷自足飽肯為食肝煩縣令古來名園悉可數金谷辟彊誇獨盛鑿石圓開弄月池買花深作行春徑變妾宵陪秉燭宴狎朋晝接流觴詠長年歡樂豈知極迴首芳菲屬它姓只今誰解問遺蹤斷莽推垣無一剩乃知專業要德守那待衰榮但言命君能勤儉遺子孫應有佳名書郡乘

觀顏蕃所藏宋賜進士絲鞭歌

臚傳殿下呼名字進士新充探花使內人縮結綠鞭成恩與宮袍一時賜不用頻將抑下揮馬蹄得意自如飛影裊夕陽何處去曲江園裏宴初歸天街直拂花枝過擇婿高樓彩毬墮令人把玩憶當時零落春風幾縷絲

憶昨行寄吳中諸故人

憶昨結交豪俠客意氣相傾無促戚十年離亂如不知日費黃金出遊劇孫裘蒙茸欺北風霹靂應手鳴雕弓桓王墓下沙草內彷彿地似遼東城馬行雪中四蹄熱流影欲追飛隼滅歸來笑學曹景宗生擘黃

獐飲其血皋橋泰娘雙翠娥喚來尊前爲我歌白日欲沒奈愁何迴潭水綠春始波此中夜遊樂更多月出東山白雲裏照見船中笛聲起驚鷗飛過片片輕有似梅花落江水天峯最高明日登手接飛鳥攀危藤龍門路黑不可上松風吹滅岩中燈衆客欲歸我不能更度前嶺緣崚嶒遠攜茗器下相候喜有白首楞伽僧館娃離宮已爲寺香逕無人欲愁思醉題高壁墨如鴉一半欹斜不成字夫差城南天下稀狂遊累日忘却歸座中爭起勸我酒但道飲此無相違自從飄零各江海故舊如今幾人在荒烟落日野烏啼寂寞青山顏亦改須知少年樂事偏當飲豈得言無錢我今自笲須未老豪健已覺難如前去日已去不可止來日方來猶可喜古來達士有名言只說人生行樂耳

明皇秉燭夜遊圖

華萼樓頭日初墮紫衣催上宮門鎖大家今夕燕西園高爇銀盤百枝火海棠欲睡不得成紅粧照見殊分明滿庭紫䆿作春霧不知有月空中行新譜霓裳試初按內使頻呼燒燭換知更宮女報銅籤歌舞休催夜方半共言醉飲終此宵明日且免群臣朝只憂

風露漸欲冷妃子衣薄愁成嬌琵琶羯鼓相追續白日君心歡不足此時何暇化光明去照逃亡小家屋姑蘇臺上長夜歌江都宮裏飛螢多一般行樂未知極烽火忽至將知何可憐蜀道歸來客南內淒涼頭盡白孤燈不照返魂人梧桐夜雨秋蕭瑟

黑河秋雨引賦趙王孫家琵琶蓋其名也

胡天夜裂天垂泣雲壓鷹低翻翅濕醫王醉影抱寒驚鑼殿嘈嘈箭鳴急紅冰淚落衰燈下倒卷河流入絃瀉瘦駝卧磧歌鈴車朴朔陰沙鬼行野漢魂秋語襲風婁部護營荒咽凍華蘭山水兼連愁起散入塞

門三萬里夢斷金繐隔烟小青冢埋聲秋不曉

期張校理王著作徐記室遊虎阜

前身似是雲水僧餘習愛覓名山登寂聆虎阜在平地一丘勢敵千峻嶒缺厓深深翳窨葉欹石兀兀經危藤昔年無事恣幽賞拄杖叩門來屢曾風廊聽竹移廣簟雪屋煨芋明高燈禪堂素壁醉題滿老衲喜客無嗔憎別來三載困塵土散落略盡同遊朋谷捧清吁烟霧隔宵夢欲往天青青幽懷鬱抱不得寫一月兩聲眠枕肱相親尚有北郭友材盡齊楚慙曾滕張君名駒稟神駿王子快鶴生鋒稜並淹客館校遺

籍雲路萬里遠騫騰徐卿亦是瑚璉器遠役又欲行擔簦明朝山鶴定鳴霽踐步可遊何不能一林一澗幽景在遥想與鶴無虧增朱櫻綠筍雖已過正愛夏木陰層層欲營此行兒甚易婦有藏酒魚新罾出城不必借車馬已辨布韈青行縢吾儕雖窮自有樂相聚豈比蟲翁翁亂離擾棄且勿道願賦妙語留傳謄

廣陵孫孝子愛日堂

昔自中原兵甲動志士憂時久心痛千村秋戮鶏狗無骨肉誰家保相共揚州受禍開寂深徒恃堅城鐵為甕城中義丁一百萬坐委溝壑不成用至今草長髑髏臺月黑精靈尚哀慟君時負親獨竄匿何異網魚逢脫縱遠道秋風舊業空長江暮雨孤帆重揭來吾鄉今十年孝友爭傳似張仲雖嗟故里未能歸却喜新堂還可奉晝歡唯啜小人羨致養寧須大官俸只愁老景苦駸駸羲馭西馳疾飛鞚晝看花影頻遷移晚聽角聲驚早弄長繩未解繫飛烏每計餘年憂且恐嗟余少已失庭闈宰木亂來無地種欲娛朝夕難再得誰惜流光去如夢自慙不及君慶多酒淚蓼莪空廢誦寸心猶願時早平重為河清作歌頌萬國同看化日長生能養親死能送

贈胡校書奎

我初遇子東海濱苧衫席帽凌風塵登城觀濤共歎息見者不識何如人歸時憶近看燈節孤舟夜過黃岡雪書來書往道加殷幾日相逢五年別再會之計何悠哉我未及去君能來秋風吹淺大湖水來與上得吳王臺吳王臺前白楊柳西施去後吳娃醜四海同為此地人百壺獨買誰家酒更尋豪客作夜遊歡弄明月琵琶洲有愁為君亦蕩滌何況我輩元無愁醉中狂談君可恕且共周旋莫歸去秋光已美過重陽好為黃花三日住

溫陵節婦行

泉州陳氏婦夫沒海溺死守志

妾家溫陵近南浦嫁得良人業爲賈良人長年愛遠遊不敢靳粧睽門户販寶遂闌去百變朝朝海上望青山不仁無那蛟龍横漂没孤舟不得還君非淺河老狂父波濤如山何不顧尋屍便欲赴窮淵膝下嬌兒誰與哺十載空閨守寸心諭濱水淺恨情深願身不化山頭石化作孤飛精衛禽

荅余左司沈别駕元夕會飲城南之作時在圍中

青帝行春氣初播雲迈餘陰苦難破江頭碧草生未長戰馬寒嘶齕殘壘炊烟冷落雨中濕隣屋時聞有啼餓我愁鬱鬱但欲眠案上詩書慵自課却思去歲爲無虞元夕共歡人幾箇高堂細聽落梅歌手擘黄柑香噴座客酬主勸總忘晚看盡繁燈逐星墮秖今照市但群蜂樂事凄凉誰復作故人念我有二手省内郎官府中佐别離兩月不相逢身佩弓刀從戍邏欲尋舊賞慰勞役笑拂尊前且安坐老兵析簡走相呼謂我閉門無乃懦黄昏遠訪向城南敢惜春衫凍泥涴軍中有會興尋常牛炙瓮肥酒危大胡奴帳下出琵琶復拊銀箏與相知燭殘未聽荒鷄啼絃斷忽驚哀鴈過須臾顏熱起叫囂不記亂離仍轗軻更聲析析繞旗門劍匣槽頭容醉卧歸來又辱寄新詩錦水湔腸珠落唾囊吟自欲繼無歌悲調豈将同楚些覧之幾度感深情曲高和難非懶惰我生無力本何用衣食自來供馬磨雖家鄉曲假虚名正似南箕不堪簸君才於世俱可珍周貫東遊抱奇貨艱危壯氣喜彌激利器未施寧忍挫頗聞原野多殺傷風塵呻吟苦無那吾儕斯樂豈易得應愧皇天恩獨荷明年此夕會昇平把酒相邀更相賀

江上晚過隣塢看花因憶南園舊遊

去年看花在城郭今年看花在村落花開依舊自芳菲客思居然成寂寞亂後城南花已空廢園門鎖鳥聲中翻怜此地春風在睽水穿籬發幾萼年時遊伴俱何處秖有閒蜂隨繞樹欲慰春愁無酒家殘香細雨空歸去

兵後逢張孝廉醇

前年遠别君父子遭亂相傳皆已死今朝南陌忽逢君爲識入中語音似君言徒親渡海濤欲避兵禍辭官曹閭閻僅得返鄉里脫命羅罔真秋毫問我胡爲

亦憔悴十月孤城陷圍內囏難兩地得俱全政荷皇天憐我輩相看握手非偶然痛飲豈得愁無錢城中故舊散欲盡君來使我忘憂悄還思當年事未改車馬紅塵浩如海等閒列第化秦灰試問主人誰復在請君看此應感吁世間富貴皆空虛客遊且莫更彈鋏讀書歸卧先人廬

夜飲丁二侃宅聽琵琶

江月未出明星懸主人飲客夜不眠坐呼伶兒撥四弦龍頭高撚玉軫圓轉閒未奏雙索先勞嘈咽切斷復連澁如清澗溜凍泉細着綠樹吟秋蟬忽然繁急

何轟闐風沙蕭把撒四莚鴈行驚起飛不聯浮雲落葉俱綿綿一聲抹斷萬里烟夢入紫塞愁胡天問渠怨恨有幾千口不能說指爲傳令人悵望思往年梁園楚榭長周旋帷中曲宴羅綺鮮夜遣飛騎迎嬋娟低鬟出拜絳燭前文然香緗搭左肩曲項紫鳳抱半偏楓香一調妙入玄好手正可羞紅蓮座間豪客皆詞仙舉杯邀我賦短篇贈之醉寫蜀錦牋可當十萬纏頭錢如今遠客江海邊欲聞無音久無緣故人已散陵谷遷生死流落俱堪憐今宵聽此真偶然顧影憔悴非昔妍長河欲曙落遠川暫當歡娛反憂煎向陽無言涕淚漣此身如在潯陽船

曉睡

野夫性慵朝不出弊簀蕭然掩閒室村深無客早敲門睡覺長過半簷日林聲寂寂鳥鳴少窓影交交樹横密此時欹枕意方恬一任林風亂書帙昔年霜街踏官鼓欲與群兒走爭疾如今只戀布衾温悟從前計應多失厨中黍熟呼未起妻子嗔嘲竟誰恤天能容老此江邊無事長眠吾願畢

東池看芙蓉

江天搖落逢秋抄滿目殘荷與苦蓼東家喜有木芙

容數樹繁開依綠沼穠豔低將流水照寒香遠遞廻風裊半愁霜露倚蕪莖老去徐娘猶窈窕天公似厭秋冷淡故發芳葩媚清曉莫嗟不及見陽春車馬塵埃相汙少吳王宮廢斷行客湘女祠空掩啼鳥何如此地獨來尋靜對嬋娟散憂悄扁舟雖無美人採日暮孤吟自行繞明朝重到恐清霜零落紅雲波渺渺

謝盧山宋隱君寄惠所製墨

龍賓自掃烟埃濕風雨空山杵聲急香爐峰前五粒松燒成片玉玄香濃寄我圖團未磨缺有如蝕盡天邊月陶泓日暖水滿池雲氣忽起秋淋漓茅屋光寒

客心攔上有蛟能欲飛去便思寫檄驚天驕夜磨楯
鼻氷不銷又思作賦獻天子曉出洛陽價增紙我今
年少才不多兩事未能如墨何但學顛狂如醉旭頭
髮可濡秋未禿

美人撲蝶圖

花枝揚揚蝶宛宛風多力薄飛難遠美人一見空傷
情舞衣春來繡不成乍過簾前尋不見却入深叢避
鸎燕一雙撲得和花落金粉香痕滿羅扇笑看莫向
園中歸東家西家休亂飛

次韻周誼秀才對月見寄

空林鶴鳴草堂靜桂影亭亭月初正憐君獨卧對中
秋尊酒無人起相命夜深詩成遣寄我自訴窮愁兼
疾病嗟余比君愁更多舊感新憂來每併前年看月
綠蓍園賓客當筵一時盛自吹橫笛倚清歌痛飲不
知雞屢鳴去年園中在北郭何異孫賸落深穽登樓
强欲攬清輝刁斗連營不堪聽今年旅寓向江渚暫
喜東南亂初定間來未厭戶張羅貧去惟愁室懸磬
牧兒耕叟共來往鄰得衣冠解相敬久屋村野坐自
鄙銷盡豪懷與狂興風塵無復舊時顏愧見相逢問
名姓朋友消零江海空弟兄離隔關山迥良宵佳月
雖可賞羸影寒閨竟誰並迢迢河轉漏初長槭槭葉
鳴風稍勁此時倚壁自孤吟只有蛩聲與相應初疑
此月定非月應是人間照愁鏡還思人愁月豈知何
苦多憂損情性一生能幾見此月盛年若去老難更
明宵園景未便虧落盡芙容江色淨君能強起從我
歡共入空明恣遊泳直期桃櫓向舟中不管遙天垂
斗柄

吳郡高啓季迪著
南州徐庸用理編

七言古體

姑蘇臺

金椎夜築西山土催作高臺貯歌舞文身澤國攜王基却笑仙人獨何苦銅鋪玉檻成繁華幻出峰頭一片霞望處直窮三百里後時應廢幾千家緣空曲路迷仙仗攀盡瑤梯繞到上外繞雕龍宛轉欄中施繡鳳蔵髮帳熏爐長艷鬱金香共道千齡樂未央茂苑月來秋佩冷洞庭雨過夏綃涼當窓貌妓如仙女揚袂迎風欲輕舉人從天上見經過鳥向雲間驚笑語日暮橫塘花盡開捲簾臺上望王來宴舟初自觀魚返獵騎還從射鹿迴從螢不用持鈹隊自列紅妝侍高會香傳羅帕進黃柑縷切鸞刀供王饍燭光遙落太湖波驚起魚龍出沒多城上烏啼河漢轉此時誰問夜如何管絃嘈嘈聒人耳不聞兵來渡溪水欲攜西子走登舟醉倚畫欄嬌不起瞑目無因到甬東可憐一炬綺羅空獻楯竟墮讐人計賜劍應孫諫士忠客來試問遺宮路物色荒凉總非故撫衣始信不虛

言滿地荊榛見零露當年舉事苦勞機却把江山付落暉開說越王臺殿上如今亦有鷓鴣飛

初入京寓天界西閣對辛夷花懷徐七記室

去年寺裏開辛夷君來憶我曾題詩今年我來君已去思君還對花開時欲尋花下君行迹日暮空庭古苔碧殷勤把酒問花枝看過春風幾行客

題高彥敬雲山畫

尚書生長[redacted]臺下慣識風沙草漫野何由得見山水鄉烟嶺雲林遠能寫平時四海作宦遊高興寂寞江南秋雲溪清曉剡溪饒閑解狂攀尋扁舟此中謝屐曾經處半是啼鵑棲宿樹斷橋旗下問農歸遠寺鐘邊訪僧去風流一沒歲未遠坐見遺迹成前朝何當邂覓畫中景[redacted]聖恩已許從漁樵

百花洲

吳王在時百花開畫船載樂洲邊來吳王去後百花落歌吹無聞洲寂寞花開花落年年春前後看花應幾人但見枝枝映流水不知片片墮行塵年來風雨荒臺畔日暮黃鸝腸欲斷豈唯世少看花人縱來此地無花看

畬余新鄭

前年吳門初解兵君別故國當西行有司臨門暮驅
發道路風雨啼徬哭倉黃不敢送出郭執手暫立懷
憂驚我時雖幸脫鋒鏑亂後生事無堪營移家江上
託地主閒園借得親鉏耕春朝起沐日照屋野卉雜
發鳴鸜鵒思君萬里不可見對此涕淚如盆傾有壺
當軒忍自酌有句在卷邀誰評走投北郭問消息一
客爲我言分明君初隨俱詣　闕下有
旨論從鍾離城貴無橐金從無僕棄家獨去何悍悍
長淮粘天趣前渡牙眼怖客浮鼉鯨到州鞠躬謁太
守脫去官籍脩編氓城荒無屋寓來客旋乞廢地誅

逹剃異鄉何人恤同患喜有揚子兼徐卿日高破竃
烟未起閉戶不絕哦詩聲去年
聖恩念逐客特賜放拭加朝纓　勅君赴汴聽銓擢
路美舊驛猶千程沙河無雨夏雲熱茅簷夾岸多蚊
蝱舟中感癘得下泄刀攪腸腹聞呻嚶荒途無藥相
救療伏枕兩旬幾殞生終藉神明佑吉士疾勢漸脫
身強輕一官署作新鄭倅捧檄已去詢田更我雖歷
歷聽客語虛實未察憂難平初春
天子下明詔欲纂前史羅儒英非才亦辱使者召辭
謝不得來　南京日斜出局訪君舍草廬陋巷春泥

晴入門小女識父友延拜學祈艱難情且云父意念
家遠新遣兩卒來相迎須臾出君寄我札上有秀句
如瑰瓊自陳前事頗一一與客舊說無虧盈讀終呼
卒問彼土卒言幾年經戰爭河山蕭條縣雖小民少
奸詐多淳誠春秋古稱鄶子國溱洧水活魴魚頳雌
兔咻咻草間走雄雉角角桑顛鳴谷深稀逢種田者
時有射戶棲山棚霜天赤棗收幾斛剝食可當江南
秔官來撫民務無事鞭挂壁上無敲搒寒廳吏散獨
坐嘯遠對嵩少當簷楹聞之離抱頓舒豁如吸清露
醒朝酲便因卒還寄君語此邑小鮮聊試烹幸逢

昌朝勿自棄頎更努力脩嘉名吾　皇親手擁高篲
洒掃六合氛塵清海中羣雄已入貢隴外戶版初來
呈大開明堂議禮樂學士濟濟登蓬瀛大廟太常薦
朱瑟千畝春藉垂青紘用材不肯略疎賤銖寸盡上
天官銜況君磊落抱奇器不異一鶚秋空横豈容久
屈簿領下天道始塞終當亨文章期君歸黼黻借問
報政何時成

送林謨秀才東歸謁松江守

江城秋陰朝不暉落葉古巷人來稀林生何求乃過
我敗屐躡雨投關扉自言少習澤宫射思侶衆士登

王戰風塵失路因漂轉我豈無志時其違欲充材官
挽強弩關塞莫解窮城圍將徒隱者服短褐霜露難
禾荒山薇長年旅舍破爐冷坐歎燧焯愁伊威諸侯
得意盡輕客顧影竟傍何門依南津昨夜砧杵動風
來燭前驚攬衣家人倚戶望應久宿舂未辦悲戀歸
今朝江帆偶東轉頓借子語爲光輝嗟予亦坐窮作
學讀書不出遭罵識士無賢否貧者鄙此言信矣誰
云非囊之黃金可揮贈有詩豈救君腸飢雲間使君
本儒者貴顯尚肯矜寒微倘開深池養病鵠冀成待
看摩天飛

玄武門觀虎圖

目光燑燑臥深圍羽林彈士初擒獻腥風一嘯猶辟
人況在空山道中見莫憶橫竹藜藿間且隨玄豹守
天關垂頭食肉嗟何補漢家將軍乃真虎

美人撫阮圖歌

圓櫳象月侑寒玉暗貯宮商滿空腹美人和恨抱秋
風偷寫琴中舞鸞曲傾鬟低黛幾娉婷夢約湘娥倚
竹聽滴盡冰盤老蛟泪阿咸帳底醉初醒梧桐落葉
萋蘭紫仙澗流雲含玉手甲屏難障夜漂寒恐踏驚
鴻忽飛起不識人間出塞聲瑤臺別有斷腸情調終
人去哀絃歇桂樹烏啼滿山月滿山月一作墜斜月

香水溪

粉痕凝水春溶溶暖香流出銅溝宮月明曾照美人
浴影與荷花相間紅玉飢羞露誰能見只有鴛鴦窺
半面絳綃團掩怯新涼歸卧芙蓉池上殿空洗鉛妝
不洗妖坐傾人國幾良宵驪山更有湯泉在千古愁
寃一種銷

贈丘老師

長春之孫自仙骨袖有蟠桃食遺核平生不學燒汞
方喚視黃金等何物滿城誰識舊庚桑白髮人中似
鶴長時上高樓惟獨醉榴皮書破壁塵香

送許先生歸越

天子下詔徵賢良多士競逐風雲翔先生亦隨使者
起闕下再拜陳封章自稱前朝老進士白髮已短材
非長群龍在廷翊昌運疲蹇豈足追騰驤乞還山林
養餘齒歌頌
聖德傳無疆近臣上　殿爲陳請　天語特許歸其
鄉是時海國風雨涼道士庄下初栽秧故山農事不
可緩歸與倏與高帆揚從容進退遂所願
帝恩甚大誰能量嗟余相逢恨苦晚忽去未免私心

傷明朝相憶望於越江水東逝何洋洋

蔡經宅

昆侖主者王方平身騎黃麟朝紫京舉手長辭漢公卿得道不願世上名往來隱玄與朱明洞中各有白玉城絳衣游空擁幢旌三山五嶽自按行泠風吹動天樂鳴璚蕭琅璈和鸞笙羽衛變踏山海崩龍車鶴馭紛相迎嘯呼神官走吏兵璚魅魍魎蹄且驚暫來經家駐雲程人馬不見但有聲虎頭鞶囊佩蒼精神光赫然照軒楹授以至言可長生凡骨已作蟬蛻輕麻姑來會尋仙盟芳姿娉婷似飛璚言從昔年寔逢

瀛又見弱水三淺清不可泝背念始萌仙意已識遣笞榜餘杭阿姥酒羅傾攝景忽去烟雲横家人悲望空捍惸宗田四百幾變更神僊在世每自呈凡夫不識等瞽盲冊元有田不解耕但愛狗苟還蠅營榮華來滿咎責盈忽化腐鬼歸荒塋金丹可學道可成木鑽石盤貴精誠誰能自拔水火坑飛游往來瓊樹英千載或有歸來情

獨遊山中憶周記室砥

借居水北隣雲岩醒遊醉卧月滿三空山孤愁似放逐跧蛇衡虎窮幽探緣梯上窺萬仞壁垂綆下汲千丈潭幽蘿翳壑變朝晦怪卉發澗留春酣青山識我豈生客曾與周子來聯驂是時秋高鶻聲厲霜降兩崦纔收柈飯餘洗足上堂坐手揮談麈風毿毿如今故人亦遠去帆葉暮落吳江南斷崖蒼蘚漫舊刻往憂追想情何堪已僧不厭客屢至尋燈夜禪同一龕風回忽洒石門雨日出盡消溪布嵐乃知山水有深趣天意獨許窮人諳我今豈是慕高隱非才濫進能無慙業緣種種去畧盡惟有佳句猶相耽便求安心向佛祖不待婚嫁女與男

送證上人住持道場

訢公昔年住寶坊龍象蹴踏騰毫芒袈裟曾侍玉座傍萬衆聞聽講仁王弟子如雲來四方朝鐘暮鼓鳴高堂西歸葱嶺今幾霜缽傳曇師道彌昌梵林主教遇聖皇紫衣朝　闕隨班行上人繼出三桑芳衲間長繫摩尼蒼人間萬念俱已忘獨好遊戲談文章我來京師寄禪房每邀看月開簷廊手横蠅拂坐繩床竹間風吹煮茗香侍僮觸屏睡欲僵高殿宿鳥驚琅璫詩成金磬韻尚揚清才未必慙支湯有時夜剪園韭嘗燈懸西齋雨浪浪人生聚散不可常翩然東遊主道場道場仍在雲水鄉碧瀾堂前去路長江湖寒

綸蛟蜃藏楓桕正赤橙柑黃烟銷日出聞漁榔洲渚
宛轉山低昂蕭然瓶錫隨經囊留宿肯戀林中乘兵
餘慕嗟梵宇荒勝景未逐樓臺亡寺門無人閉夕陽
芋栗收作山中糧好說千偈恢禪綱麾斥佛祖誰敢
當我方無用縻太倉叨逐劍珮趨　明充辭誥欲覓
玄真狂懷
恩未得季歸航明朝舉首空相望雲飛笠澤天茫茫

贈墨翁沈豢泉

南朝墨法稱奚家相國謬貴盈連車堆金欲沽世已
少至今好事成咨嗟潘生後出亦奇絕峨嵋傒子嘗
相誇紫殿曾供寫飛出玉堂每用書官麻人間留藏
敢輕試傳玩正比雲龍茶沈翁遠得二子妙珙璧自
羨誰能瑕徂徠老節燒欲盡萬杵夜擣玄霜華錦囊
贈我忽在几光怪迸屋驚早鴉一餅團團未磨缺似
月食盡逢妖蟇此物宜歸大手筆濡染竹帛垂無涯
上當紀頌聖功德下可論載臣忠邪我今才薄兒病
退破硯久棄塵生窪一朝得此復可用慚註魚豕箋
魚蝦學字忽動揮洒興聊吟險句追島又高堂淋漓
爲君掃醉汙舊勝宮袍花

聖姑廟

湖心湧出黿頭山白波翠島非人寰清虛宜作水仙
府麟堂荷屋君其間淵都群靈孰爲主烟鬟儵然一
神女柔姿誰敢狎相覩咲叱鼉龍起雷雨玉骨蟬蛻
蛻幾秋世緣已斷靜無愁釆蘭每約湘濱會拾翠時
陪漢上游水禽翔鳴銜芝蓋長在蒼茫杳冥外鮫人
獻綃裁作衣螺女供珠綴爲佩花落閒祠謝古春蕙
帳瑤席掩香塵空山夜夜星河遠芳渚年年蘅杜新
霞舒霧捲凝光彩咲語無聞復誰待冷風幾度引舟
迴宛似蓬萊隔烟海猿叫楓林魚躍波桂旗翻翠纛
來多女巫竹笙飛帬度獨奏空度引曼歌掛觴奠罷
沉玄璧鳥沒遙天湛空碧遺情不結楚臺雲世人何
處尋蹤跡

送王孝廉至京省其父待制後歸金華

君來金陵自金華遠道犖确驅行車空山北風正多
雪歲晚何事穿泥沙君言省覲敢辭苦况是日下非
天涯問安已畢起稱壽白門酒香還可賒明燈客窗
共夜語便覺春意迴寒槎子亦叨
恩在京國早踏街鼓門朝過日斜歸來就空廨索寞
不異投林鴉家人千里望未至虛聽簷鵲鳴嗟嗟羨
君父子此相見頗起歡笑忘咨嗟異鄉逢人即可樂

況爾骨肉誰能加汝翁文章擅當世片語落紙爭傳
誇身登昌朝列侍從日曳珮玉趍南衙捧函當　殿
陛進史秉燭鎖院宵書麻觀君才氣已略似青海異
種多驌驦絲綸便可令世掌胡為趣別東還家阿婆
在堂待調膳計日敢使歸期差往來兩地慰親念如
君孝意誠堪嘉勞勞亭下冬日短江冰未解魚難叉
送君摻手忽已遠烏巾獵獵風中斜重闈題拜想無
恙故園正見開梅花

淮南張架閣家舊有樓在儀鑾江上經兵燹
已廢與予會吳中乞追賦之

秋風嘗歌遠遊篇樓中舉手招飛仙山奔海瀉盡供
覽逸思每出張鴻前雕闌一別應非昨幾度淮南桂
花落酒酣却作望鄉人那得東歸似黃鶴風景如今
總厭看客愁何處更凭闌欲問日邊知遠近浮雲回
首蔽長安

石崇墓

蚌須欲怒珊瑚折步障圍春錦雲熱真珠換妾勝驚
鴻笑踏香塵如踏空酒闌金谷鶯花醉家逐樓前舞
裙墜財多買得東市愁羅綺散盡餘荒丘猶倖白首
同歸者坐伴遊魂楓樹下

題宋元暉雲山圖

海岳老仙非畫工自有丘壑藏胸中大兒揮洒亦真
比妙趣政足傳家風敷文閣下書圖淨麥入空山覺
衣冷起招綠筆寫幽蹤一片飛來楚雲影彷彿三湘
與九嶷翠峰猶抹二娥眉水生江上鴻歸後樹暗沙
頭春去時耆耆遠渡連平麓烟火參差幾家屋林深
谷靜斷行人惟有禽聲啄枯木偶向高齋玩此圖斷
縑猶費千金沽自緣絶筆人間少如此雲山何處無

穆陵行

永穆陵宋理宗陵也在會稽元至元初西
僧楊發輦真佳請發宋諸陵許之既取其
殉寶復以理宗項骨為飲器後籍入官以
賜帝師　天兵克元　詔求得之命有司
歸葬焉

樓船載國沉海水金椎晝入三泉裏空中玉馬不聞
嘶日落寢園秋色起魚燈夜滅隧戶開弓劍已出宮
幽臺髡胡睹識寶氣盡六陵松栢悲風來玉顱深注
駝酥酒誤比戎王月支首百年帝魄泣穹廬醉骨飲
冤終不朽幸逢中國　真龍飛一函雨露江南歸
環珮重遊故山月冬青樹死遺民非世傳有士嘗竊諸帝骨埋屏處

樹為識冬青千秋誰解錮南山世運興亡覆掌間起聲谷
前馬跡散白草無人澆麥飯

題朱氏梅雪軒

石城山居梅萬塢胃雪曾來扣僧戶爛然如見會群妃白鳳繽紛下瑶圃數片輕吹着鬢華乍看是雪又疑花迷魂亂眼春如海那辨南枝映竹斜獨披鶴氅穿林去棟壓寒梢應幾樹聽響方知夜洒時聞香始識繁開處回首春風憶舊遊夢尋歸路隔羅浮年來驢背無詩思醉踏塵埃空自慙聞道君家溪上下玉纍瓊英巧相亞屐跡誰來東郭朝笛聲不起南枝夜

聲明鶯啼莫愁猜破寒宜共一尊開雪晴花發須相記我亦扁舟乘興來

和衍上人觀梅

藍輿偶出青山郭寒梅初晴凍雲薄梅花一路幾千株半發園林半村落夜窗轉曙鵓欲驚寒谷回春蝶應覺浩蕩才迷醉客魂輝煌更伴幽人樂我來如蝶東西飛不敢題詩懸筆閣歸來落月照書屋重覓餘馨夢難托高僧已證法眼觀也愛一枝供寂寞便拖藜杖敲竹扉遮莫人嗔貴客惡風雨休嗟已亂飄世間何物長如昨

天閑青驄赤驃二馬歌

漢家諸將開經濟列宿儲精降人世天遣同成一代功亦有房星化駃騠青驄翦鬉高作花赤驃灑汗微成霞人間何處得奇種恍惚西至踰流沙年來百戰從　天子曾逐烏騅到江死不慙飽食玉山禾　天廄時清少鞭使周王八駿去不來唐帝六馬應冗材何如二龍總超絕蹴踏四海刋榛開國官雙鞚頻廻顧萬里長楸恐驚驚嘶處秋生閶闔風浴時曉動昆明霧一疋前牽一疋騎馳道每出隨　龍旗態閑步穩識上意不敢提頓黃金羈胙看　巡狩還都邑鑣吹聲催移仗急羽林萬騎從如雲追逐飛塵豈能及嗟哉此馬不異人乘時際遇盖有神請看垂耳鹽車者那得昂藏八尺身

題李德新中宗射鹿圖

赭袍玉帶虬鬚怒人如真龍馬如虎英風猶似天可汗肎信容孱困常武上林草綠聞呦呦飛鞚璧歷梢長楸畫旗圍合曉猶獵後庭雙陸誰行籌進遊不記房陵辱五王讁來勢猶獨空誇大羽發無虛不射妖孫射生鹿畫圖令人生感嗟天寶回首飄胡沙神孫早解習祖藝不遣銜出宮中花

題趙希遠萬松金闕圖

長松掀髯若群龍下繞宮闕雲千重鳳凰山頭望前
殿翠濤正涌金芙蓉海門日出潮初上白鶴飛來近
仙掌百官候綴紫宸班露滴朝衣氣森爽漢宮揚柳
唐宮花容易零落空繁華何知可献至尊壽茯苓羡
似安期瓜鑾輿因戀湖山好樓閣清陰勝蓬島不知
風雨汴陵前膺卒新樵幾株倒當日捐前初進圖黄
金趣賜閤傳呼何年流落在人世父老猶看思舊都
客行近過吳山下落葉空林惟敗垣豈無畫史似前
人秋色凄凉不堪寫

芥舟詩

佑客海上誇乘風大艑遠憂龍魚宮帆如衆雲落天
外不假羽翼行虛空驚濤拍山撼難動安臥每到扶
桑紅回頭却笑垂釣子斷港老對留孤蓬鳥知達人
解物表坐視大塊舟航同風輪晝夜不停轉元氣下
載浮鴻濛泰山亦與一塵等何以巨細論雌雄君今
齋居何苦小自比置芥坳堂中將身便欲入無間險
語乍出驚愚蒙我聞懸珠納萬衆此事尚覺勞神功
萬千毫髮盡非有幻相欲別誰能窮君行莫鼓萬里
柁天游閑户隨西東何須更待積水厚區區往問南
華翁

題周遜學天香深處卷

仙芬染骨濃無跡秋入畫堂襟不隔夢尋老矯烟霧
迷碎落金粟夜愁寂素娥舊栽無兩株萬古散吹秋
清空熏羅不藝衆龍火人倚畫欄清影中蕙蘭暗泣
幽馨歇只有瑶芳占凉月

同謝國史遊鍾山逢鐵冠先生

日日城中望鍾山孤塔縹緲峰孱顛山靈嘲我不一
到但命俗駕趨塵闤
聖恩今朝許休沐得與謝客同躋攀出郭未至景已
好松風一派連清灣空林無人遇釋子知有曲徑通
禪關舉頭見寺去尚遠鍾磬響落浮雲間登高不知
已幾里但恠力盡愁奔艱衆山雜遝總在下如擁劍
珮趨朝班時當嚴冬雪始霽古木寒瘦泉流慳梁僧
遺基卧殘碣宋帝廢墠埋莓管六朝陳蹟不可問但
見否老壽苔頹豪華歇盡形勝在刼火幾度燒空殘
鐵冠先生有道者往往人見騎黄斑相迎為指幽絶
處淪茗留坐聽潺湲莫嫌痴客暮未返日墮江水鴉
飛還欲營一遊豈易得長来不比山僧閑

洞庭山

朝登西巖望太湖青天在水飛雲孫洞庭縹緲兩峰
出正似碧海浮方壺嘗聞此山古靈壤蛇虎絶跡歡
樵夫濤聲半夜恐黿鼉石氣五月寒肌膚居人彷彿
武陵客戶種橘柚收爲租高風欲起沙鳥避明月未
出霜猿呼中有林屋仙所都銀房石室開金鋪羅浮
峨嵋互通達別有路往非人迹天后每降龍蛇胡神
鉦忽響驚棲鼯自懸日月照洞內古木陰蔽空朝脯
風吹白芝晩易老雲帶紫泉秋不枯靈威丈人亦儼
徒深入探得函中符玄衣使者不暇惜欲使出極蒼
生蘇後來好事多繼往石壁篆刻猶堪摹千年玉鼠

化蝙蝠下撲炬火如飛烏玄關拒閉誰復到似恠衣
上腥塵汙勿言神仙事恍惚靈蹟具在良非誣我生
擾擾胡爲乎坐見白髮生頭顱久欲尋真未能去局
束世故緣妻孥何當臨湖借漁艇拍浪徑渡先雙鳧
獨攀幽險不用扶身佩五岳真形圖夜登天壇掃落
葉自取薪水供丹爐此身頗作仙家奴不知僊人肯
許無狂語醉發應盧胡

喜家人至　京

家人遠來如我歸骨肉已是故鄉非妻羸女病想行
苦塵土覆面風吹衣裝車日暮解牛軛呼燭買酒敲
隣扉客懷乍見不得語一室相對情依依憶昨牣蒙
使者徵遠別田舍來　京畿小臣微賤等蟻蝨
召對上　殿曈
天威詔從太史校金匱每旦珥筆趨彤闈春遊禁苑
侍　鶴駕冬祀泰畤隨　龍旂有時青坊坐陪講宮
壺滿賜霑　恩輝草茅被寵已踰分不才寧免誚與
譏海鳥那知享鐘鼓野馬終懼遭籠羈江湖浩蕩故
山遠歸夢每逐鴻南飛常時出院就空舘僮僕愁對
語者稀知君在舍亦岑寂歲莫雨雪吟蛜蝛今宵得
見信可樂如獲羨饌飽我飢但憂兄姊尚遠隔言笑

未了仍歔欷何當乞還棄手版重理吳榜尋漁磯門
前親種一頃稻婢供井臼妻鳴機秋來租稅送縣畢
秫酒可醉雞豚肥誰言此願未易遂
聖澤甚沛寧終違

題茅叟夏山過雨畫

前山冥冥雲欲開後山隱隱猶聞雷江南六月風雨
過樹暗不見巫陽臺奔湍衝斷石橋路下瀉谷口相
喧豗陰關林壑鬼神去氣濕古洞蛟龍回人家出門
看新霽泥封壁果多楊梅漁樵欲歸謂已瞑返照石
壁蟬鳴哀山中此景誰解寫茅翁素有丹青才新圖

一片似海岳高堂未展涼先來嗟余久迻揮汗客瀟帽障日趍黄埃問翁幾欲東遊去如此畫圖安在哉

象

海山巨獸堪乘戰奋使前年遠來獻寶纓纓絡錦韂垂拜舞如人向金殿仙仗時巡出鳳城車輿頻駕不曾驚有牙莫畏焚軀禍天子深仁愛尔生

太湖石

沒人乘石山根淵技身下試鼠蛟涎馮夷不觧護潛寶幾片捧出如青蓮褰姿本是湖水骨波濤漱擊應千年矽疑鬼斧離洞府珊瑚鉄網相鈎連嵌空突兀

多異態雲吐夏浦芝生田龍鱗含雨晚猶潤豹質隱霧朝常鮮清音叩罷磬韻遠微靄洗出珠窩圓坐殺各岫置庭砌日照彷彿生紫烟三峯削成泰華掌一穴透入仇池天醉中時到倚蒼蘚秋風冷逼吟詩肩洛陽園墅汴宮苑當時騈列誇奇妍黄羅封蓋素氈褁萬里貢餉勞車船奢游事歇家園廢盡作荊棘荒烟邊人生嗜此亦可笑有身豈得如石堅百年零落竟誰空空品甲乙煩題鐫又嗟此石何獻巧自名蟹取勵天全不如頑礦世所棄瀟山長作牛羊眠

北江觀猿

黑衣公子何婀娜飛挂枯梢不愁墮幾迴呼下白雲間拋賜曾嘗内園果家鄉何處是巴西回首烟蘿望欲迷料得孤舟江上客月明少聽一聲啼

會客成均汲玉兔泉煑茗諸君聯句不就因戲呈宋學士

白兔如嬈桂宮吟走入杏花壇下井嫦娥無伴每相尋水底亭亭落孤影曾搗秋風玉臼霜至今泉味帶天香玉堂仙翁欲飲客鹿盧夜半響空廊齋燈明滅茶煙裹醉魂忽醒松風起只愁詩就失弥明殘雪滿庭寒似水

謝友人惠兜羅被歌

蠻工細擘木綿團織得長衾謝縫剪蒙茸柳絮不愁吹鋪壓高床夜香軟朔風入閑凋白榆塞寒此物時當須明燈熾炭冬宴罷鷹鶻宜共紅氍毹海客揚帆遊萬里得自崑崙國中市歸來遺我見遠情重似鴛鴦合懽綺詩人鶴骨欺霜棱曾直禁署眠青綾自從身退得閑臥只愛楮紙同山僧今朝得此何奇絕展覆不憂兒踏裂便思清夢伴梅花靜掩寒窗聽風雪越羅蜀錦安可常洞房美女謾薰香誰知一幅春雲煖即是温柔堪老鄉

偃松行

龍門西岡魏公祠祠前有松多古枝長身蜿蜒横數畝巨石作枕相撑揞春泥半封朽死骨凍鮮盡裂皴生皮無心昂聳上霄漢偃仰獨向荒山垂蟄雷破岳撼不動千載一夢醒何遲敢如卧龍未起日深意有待風雲期太湖月出照夜魄天峯雪積埋寒姿濤聲時吼看軒息野老驚起山僧疑左伸右屈多異態天自出巧非人爲畫師安能把筆寫樵子豈敢操斤窺拄陵枯榊已憔悴蜀相老柏非瑰奇何如此樹惟且壽呵衛定想煩靈祇不知已閲幾人代游客過盡今存誰明堂屢興不見取得全正愛同支離我嘗來觀忍遽反醉坐其上高吟詩葛陂節竹亦騰化神物終去可久羈何當一叱使飛起載我萬里游天池他年還訪舊城郭正是白鶴歸來時

白馬澗

白馬何不居天閑乃在古寺長松間奇姿不受世羈絡遠自竺國馱經還澗邊飲齕寒雲起恍惚化龍跳入水空山夜雨不聞嘶埋没蹄痕紫苔裏高僧一去今幾年世上神駿還誰憐莫令老逐風塵子憔悴哀鳴涂路邊

贈治冠梁生乞作高子羔舊樣

野人散髮秋半稀小冠宜着稱短衣清時無能恥■恩澤朝簪乍脫歸田扉進賢峩峩在頭上此物須當付卿相閑門方欲誦詩書煩君爲製依吾樣

賦得烏衣巷送趙丞

差差舞羽多光彩鄉國初辭度雲海江南門巷有題名識得當年故巢在春風三月滿■京華肎入尋常百姓家隨驚已度龍池柳引蝶還穿■鳳苑花緑蕪芳草長千渚樓閣初晴社前雨江邊今日有離宫留人看上墻頭語

宿蔡村夜起

四更雞叫七星爛獨起開門候天旦月掛愁邊人影低風驚夢裏烏群散孤舟嫠婦寒自泣破屋老農貧屢歎早飡欲發未遑安客路飄零正多難

客舍雨中聽江卿吹簫

客中久不聞絲竹此夕逢君吹紫玉斷猨哀鴈總驚啼我亦無端淚相續數聲嫋嫋復嗚嗚散入寒雲細欲無愁望洞庭空落木夢遊秦苑總荒蕪曲中只許君心苦不道人聽更悽楚關山燈下歎羇臣江浦舟中泣嫠婦憶昨閶門費酒貲王人邀坐弄參差彩霞

深院花開處明月高樓鶴去時如今忽在他鄉外風
雨寒窗雨憔悴恨無百斛金陵春同上鳳凰臺上醉
始知嶰谷枯篁枝中有人間無限悲頓君袖歸挂高
壁莫更相逢容易吹

午日有懷彦正幼文

去年歸鄉過重午柳雨莎風滿南浦白蓮閣上與君
吟過憶徐君隔淮楚今年風雨又端陽却在秦淮憶
故鄉徐君已歸若相見應言前事一淒涼客愁欲斷
斷長咲人事推遷古難料明年未省又何之一盃且
聽江南調

高太史大全集卷之十

吳郡高啓季迪著
南州徐庸用理編

題董元戰沙龍

人間滴龍天瓢水歸護玄珠卧沙裏空潭白日不聞
雷雲霧飛隨轉身起誰言北苑筆意精頭角故應將
飛騰細看圖畫何須恐曾謂真龍遊太清

松隱爲愛叔能賦

江邊柳樹溪邊花昔處士宅秦人家秋風忽來春雨
過坐看衰落俱堪嗟山中相依歲年久羨君獨結蒼
髯叟短褐長鑱不鮮畊茯苓作食花爲酒我今身似
浮雲閒正合著在長林間明朝倘許同棲泊便擬飛
隨白鶴還

蕭山尹明府吳越兩山亭

憶昔看山吳越遊酒酣鼓掉江中流左招舞鳳來百
里右顧卧龍橫半州崢嶸兩勢不相下氣翳淨掃當
高秋文身鳥喙昔分處有國本是名諸侯區區仁暴
固無異朝吞暮併山應羞不知千載竟誰主伯氣倏
與飛煙收邇來此地有兵甲風景頗似當年愁黄雲
蔽天道路遠我欲再尋應莫由聞君作亭壓此境坐

獲衆勝非窮捜江長不隔飛鳥渡峯多欲障斜陽留
廢興自古屬造化登臨未須生百憂但當矯首望東
海一杯咲舉邀浮丘

虎丘行次朱賞静見寄韻

我詩我隱西郭西讀書坐覺長身低出門到寺纔數
里野水沙竹生秋輝恨無酒舫漾落日百錢行自懸
青藜時危未卜久安宅幸過勝地須披躋山中況逢
暑雨過枇杷樹高陰滿池興來即遊興盡返迎送豈
要山僧知兩崖石根下神水綠藤倒拂風生澗空堂
朝鼓起龍蟄高塔夜鈴驚鶴棲人生在世本爲客隨

意且留何必歸丘陵莫嘆今日異城郭更恐他年非
蒼涯萬事孰可問狐鳥已沒空煙霏念君不遊何所
爲作字寄我如張芝真娘有靈應大笑把酒豈不延
題詩秋風今朝動江浦掛席正是當年期與君一吊
興廢迹荒臺古樹聞烏啼

題美人對鏡圖

曉院鹿盧鳴露井玉人晏斷梨雲冷起開妝閣笑窺
奩月裏分明見娥影自對猶憐況主家春風一面斷
腸花何由鑄入青銅内不使秋霜老鬓華

贈賣墨陶叟

龍井老人稱墨仙有家近在荆溪邊鐵臼秋鳴竹屋
雨兔毫春拂桐窗煙玄玉初成敢輕用萬里豹囊曾
入貢日長小殿試烏絲光迸驪珠欲浮動世間潘李
今已無黄金滿篋爭來沽詞臣供寫上林賦畫史藉
作瀛洲畵文物年來頗凋弊喪亂誰言少知貴便須
從子乞雙螺醉草檄書磨楯鼻

鳳臺三盃畵

元集賢院待制馮海粟公自號瀛洲客嘗
被斥遊金陵鳳凰臺作詩弔李謫仙好事
者爲作鳳凰臺遊畵近有詩示求題賦此

塞之

謫仙昔作供奉臣詩語不合妃子嗔鑿坡無地容侍
直錦袍來醉金陵春金陵臺高鳳凰去西望長安竟
何處江聲空打石城潮山色猶横歷陽樹騎鯨一去
五百秋花草滿逕埋春愁瀛洲老客綠玉杖咲領賓
客還來遊才氣風流頗同調曾入金門侍明詔當年
流落不自悲卻聞前人欲相弔可憐二子遭清時放
逐江海空題詩頗有高名足難朽何用粉墨他年垂
夕陽欄檻登臨後誰復來遊酹盃酒殘痕寂寞隱蒼
苔棲烏啼滿臺前柳

送張貟外從軍越上

鶍鷄啼霜海城白誰掃行車出南陌刀頭裝得顧酬恩知是狂遊廣州客彎弧悲歌斗酒前又從飛將去臨邊幕中草檄風生筆馬上吟詩月在鞴秋聲萬里隨征鴈南北長江竟誰限明朝若上越王臺應有中原陸沉嘆

詠雪禁體次徐文學韻

邊城雪埋深没繇風旋餘花吹酒盞幾人研膚渡氷河直指彎弓不能滿我方高枕聽蕭瑟卻喜今年瘴全洗寒添柳院覺春遲明透竹窓驚夜短未成豪飲

圍翠袖且辨清吟呵象管鋪庭擁路掃難開三日不消知待伴翻疑塞北雲正冷可信江南地先暖愁封小寠僵蟄虫驚折危柯殞巢夘林中樵絕暮無煙野外獵來晨有蹤趙女依佛舞態斜郢人寂寞歌聲斷此時自嘆少清歡月下閉門誰解欵山陰老客雖苦病放曠猶能類中散長鬚踏雪送詩筒白戰令嚴烏敢緩閑簾尚恨不同賞醉看帽欹仍裼袒祇期明日有晴暾遠訪梅花須勿懶

送曹生歸新安山中

黄山西來九華連岩洞窅忽通雲煙白鶴嶺下煉丹處瑤草獨秀今千年三十六峯在青天仰面歷數峯馬鞭高林雜樹多未識風雨一過俱葱芊山深何物尤可憐秋禽幽鳴巧如絃路廻澗阻似無地中有蒔藥千家田雲間鷄犬隔流水居人彷彿皆神仙我欲窮遊久無緣羨君忽去尋歸船櫓聲兩岸溪灣曲白沙明月相洄沿到時西峯草堂前應有携酒來華顛山人不喜說朝市但話久別情依然塵埃舊榻便可脫灌費十斛山中泉為予淨掃石上葉早晚有意來高眠

題陳節婦 節婦姓張歸陳已久之數也已久客見節婦守志其孫府遊來題賦此

嬌兒嘯語羅幃暮銀燭搖光夜香度狂風忽起海東頭吹斷蘭州去時路去時豈惜千金軀煙濤竟没珊瑚樹精衛寃深水更深身小天高向誰訴寂寞塵奩掩鏡光可憐不復照晨粧堦前莫剪青青草生死終身不下堂堂中素幔空時祭積有孤兒拜虛位白日哀思眼不乾夜枕遶流夢中淚妾本孤桐斷作琴一絃只作一絃音逢人不奏鳳凰曲別鶴離鸞夜夜心

晚步西郊見鴛鵝群飛

平煙漠漠天蒼蒼牛羊不牧野草黄鴛鵝東來高作行晴空忽墮數點霜紫塞碧海遥相望下視鳧鴨愁

陂塘書生見此心欲狂便思呼鷹上馬馳鷫鸘之裘
自倒披箭聲脫絃鳴餓鴟遠翮正落雙參差仰空拍
手誇絕奇豪氣服殺并州兒也勝閉門坐詠詩

次韻楊孟載早春見寄

雪後西園韭初剪流澌脫動春塘淺閑門有客抱深
愁久不題詩硯生蘚風塵健兒誇得意獨坐寂寥誰
所遣應緣少學與時違不習弓刀誦文典城中勿責
市門靜好事猶能具盃斝琴堂朝夕共清歡舉白頻
浮不容免鈴騶已遣賓客辭深夜逭扉羅高揵一燈
留照對床談沸鼎松聲烹綠蘚五更上馬子先去擁

被獨眠窓日晛起聞啼鳥忽興發欲往江邊雲隔巘
人家舊燕盡巢林草滿長洲絕遊輦春耕咫尺阻歸
計野水自流閑澮畎吾鄉繁華天下稱花郁村村隨
步轉久聞離亂今始見煙火高低變烽燧登臨吹笛
散群羌此事空嗟千古鮮朝來風雨兄凄黯雨濕城
頭旗不展隣里街泥倫伎夫縣官不召吟瘦喘安居
且復俟時寧出豈無能非退巷菀庄紅杏幾株在好
待開時同折擷對花憂患不須言剩喚一盃供腳軟

鹿

日暖呦呦草際鳴養馴未肯見人驚雲山別却嘶芝
侶來向朱闌花下行舊毛雪白新茸綠曾在宜春苑
中畜幾人逐走向中原輸與吾皇稱疾足

倒掛

綠衣小鳳啼愁羅瘦影翻懸桂枝下芙蓉帳裏篆消
時鮮歛餘香散中夜鐘鼓迫迫鎖禁門宵衣未得奉
明思五更香冷羅浮月想憶梅花應斷寬

思夫山

江上曾看望夫石湖中望見憶夫山夫君好采山中
藥獨得長生竟不還不似蕭郎與秦女乘鸞同去彩
雲間

題陶生燕寄周記室

馬頭交語臨長陌我手持杯君揖策官槐風起咽秋
蟬日暮偏傷遠行客故鄉故人離別多過江相見問
如何軍中莫咲書生怯還有能當曳落河

萊遺為余唐卿賦

桂桐里中君始歸萊花滿園黃蜂飛枯槔倚樹長不
用江南雨多山土肥方畦獨遶看新綠晚食何須尚
思肉翠縷登盤春薤香金釵出奩冬葅熟我家亦在
草菰鄉秋風便應疑共嘗潮州司馬成何事回首空
愁足萬羊

詠花中秦吉了

不獨能言異凡鳥最愛佳名呼吉了雕籠幾度學雞鳴驚起煙花六宮曉　駕來别院未知迎先聽遥呼萬歲聲願把春風一杯酒從今莫聽上林鶯

苦寒書江上主人壁間

慘節欲盡郊原空北風五日吹沙蓬客子東遊骨肉遠主人賴有江邊翁青燈白酒同傾瀉醉擁布衾茅屋下中宵不敢愁苦寒猶有窮年遠行者

聽南康陳協律彈楚歌

我聞楚客彈楚聲初絃一揮邊馬驚嗚咽哀音動寒

月正如歌發漢軍營營中一曲還漸理想見彷徨帳中起美人掩泣壯士悲寶劍無光雞秋水凄凉委弄惜欲終應憐歸騎阻江東盖世英雄竟如此遺調空留感人耳四座相逢今夜聽霜風忽來庭樹零無言有愁俱酒醒

送張進士會試

國家文治今百年多士禹貢皆知天南宫坐試二三策能使海内無遺賢院門晨開宫燭爛白袍鵠立入三千上談禮樂祖姬孔下議制度輕訾玄臨軒曾看宰相賀雲瑞盡見當臚傳簪花或騎大僕馬錫宴每給司農錢登朝出牧知幾輩冠佩劒舄紛相聯邇来國運屬中圮争慕死節羞生全潯陽老守韻汙赤山東大將竄沉淵遁知儒術王政本至此尚賴扶傾顛諸生區區抱遺籍草菜竄亡亦可憐南方上公境獨治鹿鳴更欲興賓筵入場叉手萬言就衆目一葉驚先穿嚴裝又隨計吏發京城遠贈北斗連秋風吹雲别酒冷枯腸淺水閶門邊君行勿亟我有語落日正在車衡縣竊聞天子正側席此去爲拜彤庭前揮毫休奏醴泉頌給札莫賦凌雲篇但當開口論世事號令次第宜何先坐令王綱復大正乾樞共仰天中旋

我今有志未能往矯首萬里雲茫然

明月舟秦郵吕彦行題所寓室曰明月舟盖取甓社湖中有明月之句也

明月非月舟非舟問君乗之何所遊風多浪高徧處處日莫欲渡令人愁此鄉偶侣淮南住醉客每来歌白苧夜深天黑蛟神光幾箇驚鳥落高樹君才照國不照車何用尚隱江湖居嗟予未識青藜杖頗惜舟中卧讀書

京師苦寒

北風忽發浮雲昏積陰慘慘愁乾坤龍蛇蟄泥歛入

穴怪石凍裂生皴瘢臨滄觀下飛雪滿橫江渡口驚
濤奔空山萬木盡立死未覺陽氣回深根茅簷老父
坐無褐舉首但望開朝暾苦寒如此豈宜客嗟我歲
晚飄羈寓尋常在舍信可樂床頭每有松醪存山中
炭賤地爐暖兒女環坐忘卑尊鳥飛亦斷況來友十
日不敢開衡門竭來　京師每晨出強逐車馬朝
天闕歸時顏色黧如土破屋瞑作飢鳶蹲陌頭酒價
雖苦貴一斗三百誰能論急呼取醉徑高臥布被絮
薄終難溫却思健兒戍西北千里積雪連崑崙河冰
踏碎馬蹄熱夜斫堅壘收羌渾書生只解弄口頰無

力可報
朝廷恩不如早上乞身疏一簑歸釣江南村
曉出城東門聞櫓聲
城門朝開路臨水人語煙中近魚市誰搖飛櫓入蒼
茫帶夢驚鳧掠邊起過處寒波動柏沙遠聞嘔軋復
咿啞征夫車轉山頭阪工女機鳴竹外家我身本是
江湖客偶隨黃塵曉行役此聲空憶舊曾聽舟中酒
醒東方白
始歸江上夜聞吳生歌因憶前歲別時
前年月夜聞君唱秋滿蘆花此江上一聲離思水茫
然雲遠孤帆共搖颺驚魚噴浪棲鶻飛木葉散落風
吹衣蓮歌盡欸松陵浦漁笛還沉笠澤磯停杯數到
臨終拍露下無聲斜漢白滿船相送盡悽然況我當
為遠行客解綫今年別　禁宸歸舟江上又逢君一
尊重聽當年曲相對渾疑夢裏聞東方欲曙餘聲絶
悲喜盈襟竟誰說頓長把酒聽君歌從此天涯少離
別
夏珪風雪歸庄圖
江雲粘波晚模糊青山忽失如亡逋乾坤瑩淨冰作
壺春意散入千林枯野橋古渡行人無清響瑟索鳴

殘蘆江天萬里一老夫短蓑如蝟舟如鳧魚寒入泥
不上罛歸來遠識漁村孤柴門夜叩聞犬呼逕竹壓
折誰相扶山妻自炊稚子沽不羨炙肉圍紅爐嗟予
客遊歲屢徂詩囊隨驢走鬚奴長安何處覓酒徒飛
花撲頭帽不鳥旅舍無憂還江湖懃對風雪歸庄圖
南州野人爲吳邑曾令賦
南州沃壤非泥塗清泉流渠歲不枯著人抱來斬水
上始志自比躬耕徒奉逢
堯舜可在野起綰墨綬來東吳一鞭不驅雨後犢兩
爲邑化空中兔郭西春朝布谷語柔桑綠雲連太湖

下車殷勤告父老勸耕爲汝犂先扶我本野人偶叨
祿向汝未忍施鞭蒲五風十雨和氣應勿遺寸土生
蒿萊太平村落雞犬靜社飲自足歡妻孥但當相率
丁官務莫勞縣吏来催租民言此令善教我斗酒相
壽歌嗚嗚共問野人竟誰是堂中鳴琴賢大夫

欲訪李孝廉至婁江遇風而回

船頭曉日浮江面東望青山是婁縣尋君此去變潮
平出浦那知風色變煙雲翕忽波浪湧咫尺漁村已
難見高樹巢傾鸛鶴愁深潭窟陟黿龍戦舟師捩柂
若無力帆勢如蓬幾飄轉中沍不進卻歸来握手何

由蓬初顛人生會合應有時天意茫茫吾敢怨

夜泛湖至東舍

漁卸港頭初月上鵝鴨不收菰菼響隔湖煙寺遠鐘
来居人盡歸吾獨往寒風蕭蕭寒浪生舟中欠載酒
壺行東家来宿如相待黃葉青燈檝杅鳴

約諸君遊范園看杏花

去年春色近清明萬匝煙花夾曉城西苑相逢車馬
問何人不是踏春行今年人述去年道風雨不来花
自掃僧寺庭空半紫苔侯家宅廢皆青草縱然無主
一株存憔悴塵沙不可論野外日斜啼鳥散消愁無

處卻消磈魏公園林芳塢下聞有柔枝正堪把休言
亂後少花看得到花前人亦寡明日尋君君莫違共
隨遊蝶弄晴暉閑門夢斷江南晚忍見迢迢春自歸

鷗捕魚

秋江水冷無人渡群鷗忍飢愁日暮白頭来往似漁
翁心思捕魚江水中眼明見魚深出水復恐魚驚隱
蘆葦須臾銜得上平沙鱗鬣半吞猶見尾江魚食盡
身不肥平生求飽苦多饑卻猜人少忘機者海上相
逢不飛下

泉南兩義士歌

泉南兩士陳與孫少小相約為弟昆合婖成戚契誼
重異木纏結如同根升堂握手出肺腑交拜二母開
壘搏具舟期賈海外域袄度夷䑸窮昆侖滄溟東望
浸天爛颶風怒攪波濤渾天吳怳惚出怖客掀舞鮫
鰐飛鵬鯤孫言陳宗惟子在遠涉巨險吾宜奔汝親
頭白倚門切慎勿輕去遠晨昏相讓不得乃更往桂
席遥指扶桑暾望山行覓島中國弁服通譯侏儷言
尋煙莫投薜荔屋趣墟晝集枕榔村喻年還家喜得
寶木難火齊并瑤琨探囊用取兩不較肩肩彼我誰
後論急難相援誓終始歲時燕慶烹羔豚義風久已

動殊俗推結相見知欽尊我闈同氣有爭利闘墻往往隳家門又看結交許歲晚盟盤未歃渝情思管鮑居貧乃共濟餘耳得勢終相吞若茲二子古亦少簡牘可使他年存竹歌爲繼王子傳薄俗視此應堪教

節婦吟

城頭黑雲如破屋車走爭門折千軸姚家新婦亦東逃舅姑驚惶兒女啅自知數口難俱免欲渡前溪舟尚遠囑夫棄妾當奉親獨赴清流不變身此日誰能問南史如婦曾書幾人死

立秋前三日過周南欽雷雨大作醉後走筆書壁間

周郎乃是同鄉友亂後相逢驚老醜日斜邀我詁舊游爲喚金陵白門酒一盃乍觧羈旅顔兩盃漸沃粘吟口三盃不覺已陶然此身竟到無何有青天俄忽震霹靂白浪翻江怒蛟吼急雨爭鳴池上荷狂風已折門前柳醉中相對正坐忘匕箸何須驚落手家人喧呼水入户顛倒屋茅隨地走床床避漏且莫歎旱氣方除賀田叟暮收預到三日前淨掃炎氛去如帚黃昏泥潦歸未得呼燭相留卧東牖夜深酒醒起獨行雲散城頭見星斗乃知天變只須臾人在艱難豈

云久

送張倅之雲間

鱸鄉亭前楓葉稀讀書堆下征鴈飛孤城迢遞秋色裏作官自好休思歸扁舟晚待潮東去琴鶴由來是家具别意方留江上盃離心已掛雲間樹如此風流一使君文章政事更何云絶憐退食兼榮養不向

望白雲

送王孝廉遊　京歸錢塘

江南草長胡蝶飛玉缸碧酒流春輝相逢上客同買醉白馬新自燕山歸燕山歸来不堪説易水寒風蕭門雪朝郎空隨使者車帝閽不受書生謁笳聲香眇歌苦辛短衣笑拂京華塵不留東閣觀奇士還覓西湖别故人此行莫嘆知音寡曾到黄金舊臺下荒遺址今已平更有何人致賢者

愛竹軒爲陳維寅賦

匡山老客何清真自繞園屋栽蒼筠年来無肉雖苦瘦家有萬玉誰言貧一竿護惜不忍剪何以持釣横江鱗僮来掃葉自可喜客至踏笋長遭嗔軥輈啼鴈結遠夢碧雲忽墮湘南春涼陰翛翛潤琴硯落翠冉冉沾衣巾詩成時向節下寫醉墨點破煙痕新風来

清嘯與相答看聽金奏怡我神知無顏色媚兒女自古相愛惟幽人洛陽陌上花易過歌鍾競賞勞車輪何如此君最耐久歲晚結托同情親亂聲朝送蕭外雨疎影夜拂牕前塵我嘗種此欲免俗亂後伐盡惟荆榛故園咫尺未能去移家幸得為子隣往來倘許如二仲敲門借看毋嫌頻

望月臺

臺前夜半鳥啼時起望明月彈商絲月來照見臺上影松桂滿山風露冷

釣雪灘

江流欲凘魚不起一蓑揹釣寒蘆裏漁村茫茫煙火微雪滿晚逢人獨歸

幻住精舍尋梅

郭西雪後尋僧院短竹穿沙水如練梅花有待我來催十日春寒未開遍忽思前日渡江水夜辭征帆宿山縣偶逢一樹在官廨為寫新詩冰滿硯閩山夢別今五年縞袂誰家月中見自慚衰亂尚飄泊淚眼如看故人面黃昏酒醒逐寒影繞樹千回意無倦南枝北枝亂如雪未許東風吹一片名園桃李盡荆榛空谷獨開君莫怨重来者視兩何如惆悵歸時有餘戀

北郭秋夜書徐卿遠來燕南遊

東海徐君我同里日共周旋接冠履斯人自是真可人不見心憂見之喜豈容遠別間山岳兩歲僅收書一紙煩聞微祿不自養霧雨南方疫時起誰能忽送千里来應有飛鴻渡江水虫聲今夜空館涼秉燭相看疑夢裏嗟我何以失舊色客路風塵亦勞矣我今不鮮出門行病眼流眵肉生髀與奪得喪未足較惟有一貧聊復爾暫來即去何使然撫琴東西覓知已當時結交豈不多下車相揖今無幾願君窮達存此心勿使千年笑餘耳

次韵答朱冠君遊城西之作

前年城西作冶遊柳條拂蓋花迷舟笑看明月問狂客我舉太白君當浮去年城西複偶住酒伴家家邀即去東隣寺裏花正開半醉半醒遊幾度今年有花愁獨尋閉門三日卧春陰將軍小隊遊何處日暮空聽車馬音皐橋秦娘珠窈窕為我喚来歌水調客愁草草不易除世事茫茫本難料玉壺一雙秋露傾唯此可以忘吾情醉歸共臥草中石笑彎弓絃霹靂鳴

題朱澤民荆南舊業圖

睢陽醉磨一斗墨夢落荆南寫秋色大陰垂雨尚淋

濤哀壑回風更蕭瑟楓林思入煙霧清湖水愁翻浪波白漢上初逢野老航山中遠見先生宅秋田半頃達芋區茅屋三間倚蘿薜僧來看竹乘小輿客去尋茶借高屐任公臺下石可生周侯廟前路曾識虎迹時留蒼苔紫蛟氣或化秋雲黑城郭當年別已久風塵此日歸下得落日書齋半壁明畫盡卧對空相憶

贈步鍊師禱雨

白頭道士騎一鶴手把青蓮下寒廟人間又見海田枯十丈黃塵淺城郭昔年服事茅長君能役鬼神呼風雲下為群生掃旱沴雨工驅起如羊群陰雷填填

天欲怒靈飈吹旗祭壇暮書入重關虎豹開辟況古井蛟龍護須臾甘澍何滂沱十日不雨應無禾祠官空為大雩舞覡女羞作迎神歌明朝師歸定何許雲裏懸珠大如黍更煩夜起把天瓢翻作東南洗兵雨

月支王頭飲器歌

磧中萬騎驕嘶靈頭掛金鞍斂杓城歸來漆作太白杯胡酒寒凝色如血故國無塋歸夢迷朽骨飲恨空如泥琵琶聲中鬼語樵酥燈照夜風淒淒崑崙倒瀉黃河入袍污淋漓疑淚瀑部落誰酹國士恩尊前一夜無聲泣烏縣降王猶疾首起奉單于千萬壽

海石為張紀室賦

大星墮水聲若吼祖龍夜叱神羊走誰將五色補天餘屹障狂瀾歲時久空憐山頭精衛鳥身墮風波銜不了媧皇去後幾桑田鰲背靈峰一拳小

張中丞廟

延秋門上烏啼霜羯奴曉登天子床江頭老臣淚暗滴萬乘西去關山長公卿相率作降虜草間拜泣如群羊當時不識顏平原豈復知有張睢陽孤城落日百戰後瘦馬食尾人羸瘠男兒竟為忠義死碧血滿地嗟誰藏賀蘭不斬上方劍英雄有恨何時忘千年

海上見祠廟古苔蘿木秋風荒塵掌畫壁塵網裏勇氣燁燁虬鬚張巫歌大招客酌酒忠魂或能來故鄉

高太史大全集卷之十一

吳郡高啓季迪著
南州徐庸用理編

長短句體

青丘子歌

江上有青丘予徙家其南因自號青丘子閒居無事終日苦吟間作青丘子歌言其意以解詩之嘲

青丘子臞而清本是五雲閣下之仙卿何年降謫在世間向人不道姓與名躡屩厭遠遊荷鉏懶躬耕有

劍任銹澁有書任縱横不肯折腰爲五斗米不肯掉舌下七十城但好覓詩句自吟自酬賡田間曳杖復帶索傍人不識笑且輕謂是魯迂儒楚狂生青丘子聞之不分意吟聲出吻不絶咿咿鳴朝吟忘其飢暮吟散不平當其苦吟時兀兀如被酲頭髮不暇櫛家事不及營兒啼不知憐客至不果迎不憂回也空不慕猗氏盈不慙被寛褐不羨垂華纓不問龍虎苦戰闘不管烏兎忙奔傾向水際獨坐林中獨行斲元氣搜元精造化萬物難隱情冥茫八極遊心兵坐令無象作有聲微如破懸蝨壯若屠長鯨清同吸沆瀣險

比排崢嶸露晴雲披軋軋凍草萌高攀天根探月窟犀照牛渚萬怪呈妙意俄同鬼神會佳景每與江山爭星虹助光氣煙露滋華英聽音諧韶樂咀味得大羹世間無物爲我娛自出金石相轟鏗江邊茅屋風雨晴閉門睡足詩初成叩壺自高歌不顧俗耳驚欲呼君山老父攜諸仙所弄之長笛和我此歌吹月明但愁歘忽波浪起鳥獸駭叫山搖崩天帝聞之怒下遣白鶴迎不容在世作狡獪復結飛珮還瑶京

登陽山絶頂

我登此山巔不知此山高但覺群山總在下坐撫其

頂同兒曹又見太湖動我前洶湧三十萬頃煙波濤長風吹人度層嶂不用仙翁赤城杖峰迴秋礙海鶴飛日出夜聽天鷄唱中有一泉長不枯乃是蜿蜒神物之所都老藤陰森洞府黑樹上不敢留棲鳥常年禱雨車來此投金符靈旗風轉白日晦馬鬣一滴霑三吳岩峦蒼蒼境多異樵子尋常不曾至探幽歴險未得歸忽聽鐘來澗西寺此時望青冥脫略塵世情白雲冉冉足下起如欲載我昇天行古來名賢摠何有只有此山長不朽欲呼明月海上來照把長生一瓢酒浮丘醉挽肱洪崖笑口開秋風吹落浩歌聲地

上行人盡回首

張節婦詞

靈壽張明府嫡母早寡守志

誰言妾有夫中路棄妾身先殂誰言妾無子側室生兒與夫似兒讀書妾辟纑空房夜夜聞啼烏兒能成名妾不嫁良人瞑目黄泉下

與客飲西園花下

一壺酒正滿一樹花仍新傾壺對花樹日暮西園春不愛枝上花愛此花下人相逢莫學花無賴明日分飛隨路塵

吳中逢王才隨朝京使赴燕南歸

江南草長蝴蝶飛白馬新自燕山歸燕山歸不堪説易水寒風薊門雪朝卿空隨使者車禁闈不受書生謁一杯勸君歌莫哀歸時應過黄金臺不見荒基秋來土花蝕伯烏已歇昭王死千載無人延國士

白雲泉

白雲不爲雨散在清泉流泉氣復成雲山中同一秋岩前石竇幽寒處雲自長浮泉自注潛龍未起出深泓渴烏時來下高樹雲應無心飛上天泉亦不肯隨奔川老僧愛此不復下山去卧雲飲泉終歲年

戎王追兎畫

前騎脱兎奔後騎驚鴻急大燒秋草獵場空一兎窮追勢難及大小當户左右賢單于勇鋭閼支妍雕戈白羽謾爭發衆中得雋知誰先君不見天驕猶負天子馳一馬燒四豕

茅山陳道士卧雲所

不逐雲渡海寧隨雲出山但邀雲共宿日夕三峰間絪緼枕席洞聽鶴夢攏間聽松閣前風滿耳吹盡白雲應驕起

贈醉樵

川釣已遠獵野耕終改畜不如山中樵醉卧誰得呼采山不采松松花可爲酒酒熟誰共斟木客爲我友木客已去空石牀舉杯向月邀吳剛借汝快斧斫大桂要令四海增清光林風吹髮寒擁耳獨枕空尊碧岩裏此時忘却負薪歸猛虎一聲驚不起世間萬事如浮煙看棊何必逢神仙青松化石鶴未返酒醒又是三千年

雷雨護嬰畜爲包山徐庭蘭賦

兒衣寒母衣濕風雨蒼黄歸意急雷忽鳴兒勿驚抱兒與兒同死生樹聲吹迴水聲注田家尚遠無避處

看盡誰念亂離人白日青天棄兒去

南園

君不見平樂館古城何處寒雲滿君不見奉誠園荒臺無跡秋草繁白日沉山水歸海寒暑頻催陵谷改皇天大運有推移富貴於人豈長在請看當年廣陵王雙娃六蠢何輝光幸逢中國久多故一家割據誇雄強園中歡遊恐遲暮美人能歌客能賦車馬春風日日來楊花吹滿城南路疊石為山引泉為池辟疆舊園何足奇經營三十年欲令子孫來保之不知回首今幾時繁華掃地無復遺門掩愁鴟嘯風雨種菜老翁來作主空餘怪石卧池邊欲問興亡不能語春已去人不來一樹兩樹桃花開射堂蹴圓俱青苔何須雍門琴但今對此便可哀人生不飲胡為哉人生不飲胡為哉

醉贈宋卿

勸君歸來休莫作瀟蕩遊黃雲已蔽燕國晚白露正滿梁園秋千石酒萬户侯請君論此誰當優吳門日出花滿樓小婦喚客不解羞君留綠綺琴我脫紫綺裘今朝春好能飲否東風吹散江南愁

滿隱君月樓歌

樓高高月皓皓客月多得月早朝看西墮江夕見東生鳥我歌鳥飛向穹昊樓中之人須醉倒入長開月長好月中藥成人不老

滄浪亭

滄浪平無風波之驚滄浪廣有風月之賞吳興長史舊遷謫買得此水自號滄浪客乘釣在北渚楊船臨西洲白鷗不來往遺興誰同遊發清歌弄清景醉入荷花夢魂吟天念儒臣去國寬故與無塵水雲境斯人去已遠我來空復情滄浪水雖在不似昔年清躊躇獨過亭前路蹤蕭寒煙沙鳥鳴

約諸君看范園杏花不果後偶獨遊而杏已盡落惟桃數樹盛開感而有賦因寄諸君

久欲與君往那期成獨來參差二月暮過却杏花開杏花雖好今無在只有桃花候相待杏白桃紅何淺深春還不負看花心看花心君更劇莫為不來空歎息世間萬事盡如花着意相尋應不得

石射堋

石射堋張石城石鼓響或發石騎勢欲行彷彿古戰場上有愁雲生飢鴟嘯寒風者若箭鏑鳴何人作此留山中鳥獸欲過膽盡驚疑是神禹治水時來教鬼

射降妖精至今風雨夕猶聽人馬聲嘗聞父老言皷鳴則有兵方今瘡痍民脫命見太平我願碎其皷壞其棚人安四海清自此萬年無戰爭

畫人按帳圖

懸箭張韜我弓按帳何徒揄林東顧語勿驅日暮中野兒未十歲不能騎馬

夜聞謝太史誦李杜詩

前歌蜀道難後歌偪仄行商聲激烈出破屋林烏夜起隣人驚我愁寂寞正欲眠聽此起坐心茫然高詩隣舍與相和雙淚迸落青燈前李供奉杜拾遺當時流落俱堪悲嚴公欲殺力士怒白首江海長憂飢二子高才且如此君今爲我將何爲

走狗塘

春堤長春草淺此地吳王曾走犬獵場四面圖畫旗紅炬照輦還宮還割鮮夕宴誰共食臺上西子非樊姬春苑年來草仍綠韓盧已去多麋鹿君不見漢皇縱狗殊有功逐兎直到烏江東

贈金華隱者

我聞名山洞府三十六一一靈踪紀真籙金華秀出向東南遠勝陽明與勾曲樓臺縹緲開煙霞天帝賜與神仙家靈源有路不可入但見幾片流出雲中花子房之師赤松子三千年前亦居此飛行恍惚誰能尋謾說至今猶不死松花酒熟何處遊瑤草自綠春岩幽群羊卧地散如石老鹿耕田馴似牛聞有隱君子乃是學仙者自從入山中不曾到山下世人莫知其姓名以山呼之不敢輕樵夫忽見若未識只疑便是黃初平嗟我胡爲在塵網遠望高峰若天壤茯苓夜煑倘許飡鍊杖來敲石門響

春初來

春初來柳條欲舒花未開曉日窻前鳥聲喜似報春來喚人起東風吹暖入煙痕綠遍江南幾千里去年春去愧愁人倏忽今年又見春但欲逢春醉盃酒不管相思成白首

題大黃癡天池石壁圖

黃大癡滑稽玩世人不知疑似阿毋傍再謫偷桃兒平生好飲復好畫醉後洒墨秋淋漓嘗爲弟子李少翁貌得華山絕頂之天池乃知別有縮地術坐移勝景來書帷身騎黃鵠去來遠縞素飄落流塵緇潁川公子欣得之手持示我請賦詩我聞此中可度難玉

枕秘記傳自青牛師池生碧蓮花千葉光陸離服食可騰化迸空駕雲螭奈何靈跡久閟藏荒竹滿野啼狸狸尋真羽客不肯一相顧却借釋子營茅茨我昔來遊早春時雪殘衆壑鎖寒姿磴滑不敢騎馬上青鞋自策枕節枝上有煙蘿披拂之翠壁下有沙石蕩漾之清漪晴天倒影落明鏡正似玉女曉沐高髻垂飲猿忽下藤梟梟浴鶴乍立風澌澌匡廬有地我未到未省與此誰當奇掃石坐其涯泓洄引流巵醉来自照影俯㕦知為誰落梅撲香滿楼旜暮出東澗鐘鳴邊歸来城郭中復受塵土欺十年勝賞難再得恍

若清夢一斷無由追朝来觀此畫惻愴使我悲當時同遊已少在我今未老形先疲入生擾擾嗟何為不違但為高人嗤漢南已老司馬樹峴首已仆羊公碑惟應學道悟真訣不與陵谷同遷移仙岩洞府孰最好東有地胏西峨嵋高崖鐵鎖不可攀援以逕上仰望白雲樓觀空巍巍共山易上何乃遺使與猿鶴秋相期欲借太乙舟夜卧浩蕩隨風吹洞簫呼起千古月照我白髮涼絲絲傾玉醪薦瑶芝招君来遊慎勿辭無為漫對圖畫日夕遥相思

書夢中

夢行塞下沙無水無蕪莸牧羊人歸霜草短平地鴈羣棲不駿騎馬茫茫入遠煙一行衝起上秋天我夢驚回鴈飛去角聲吹斷江城曙

登金陵雨花臺望大江

大江来從萬山中山勢盡與江流東鍾山如龍獨西上欲破巨浪乘長風江山相雄不相讓形勝争誇天下壯秦皇空此瘞黃金佳氣葱葱至今王我懷鬱塞何由開酒酣走上城南臺坐覺蒼茫萬古意遠自荒烟落日之中来石頭城下濤聲怒武騎千群誰敢渡黃旗入洛竟何祥鐵鎖横江未為固前三國後六朝草生宮闕何蕭蕭英雄來時務割據幾度戰血流寒潮我生幸逢

聖人起南國禍亂初平事休息從今四海永為家不用長江限南北

嫣雉子歌為友王常宗作蓋其號也

嫣雉子乃是軒轅之裔虞鯀之孫混沌既死一萬年獨抱大樸存竊伏在草野冥心究皇墳發蓬三光五岳之氣乍分裂天狼下地舐血流渾渾鹿走秦中原蛇鬭鄭國門俎豆棄草莽干戈欻崩奔嫣雉子便欲東遊渡弱水沐髮滄海朝陽盆又欲西行泝河漢踰

崑崙山橫川阻兩地俱不可以往兮歸來掩戶卧旦
晉蒔黍一區注醪一樽妻給井臼兒收鷄豚不詩曲
以媚俗不偃蹇而凌尊作爲古文詞言高氣醇溫手
提數寸管欲發義理根上探孔孟心下爭屈賈魂其
質耀金石其芳吐蘭蓀叩虛答有響斲險成無痕陸
琛雜水怪變狀弗可論幾年兀兀不肯出坐待真主
應運九五開乾坤鶴書自天來幽隱初見技使者遠
造廬鷄鳴起膏轄典簽金匱編尚書爲給劄奸蠹往
出冢下恐遺誅棱書成一代進紫宸鸞旗羽衛夾陛
陳閶門導謁稱小臣麻衣不脫拜　聖人捧函近前

殺龍頻喜回春物賚內帑之金與綺段其文織作銀
麒麟蒙　恩乞還家以奉白髮親戴古弁垂長紳自
歸山澤之臞與鴉雛子孝除明良時無爲寂默坐老
東海湄青丘有客鈍且癡與汝欲結同襟期左鼓清
瑟右吹鳴簫作歌共祝
天子壽五風十雨萬國赤子同熙熙

贈劉生歌（生善鍛爲米鉢佩製三佛鐵劍樂刀求歌贈之）

君不見歐冶子金鑄魚腸賊吳市君不見徐大夫藥
淬匕首驚函秦奇鋒當年非不利氣奪秋雲愁白帝
怕圖恃此竟無成良冶徒爲殺人器何如劉生獨煉
昆吾鋼大爐夜煉騰虹光神鍼妙刃兩如水提出二
豎皆奔藏利器之功有如此特爲醫仙起人死囊中
長得伴刀圭海上何須劓犀兕我看十年太白西方
明銅山尋鑿兵縱橫幸逢　聖人生干戈戢四海清
願生但制此器勿制兵民無疫癘樂太平

春日客園無花偶感

荒園多青草而無一樹花東風吹春來只向何人家
南池舊日花滿煙美人夜彈蜀國絃亂枝迷眼歸不
得醉帶月露花陰眠無花雖足歎無酒更可悲如今
但得一壺滿何用紛紛紅紫爲

白下送錢判官岳

白門有垂楊復有春酒香此地逢君誰乃是錢少陽
相逢既沽白門酒相送還攀白門柳不向公車更上
書却趁官署初垂綬日落淮水頭送君去悠悠梁王
苑裏花飛盡明日相思過汴州

贈錢文則琴呈良夫

古樂久不聞古器亦殘缺唯有朱絃琴韻與箏琶迥
殊別此夜聽君彈四座寂不喧古人有遺恨似向絃
中言初調乍沖融再弄忽悽惋秋猿春鳥相間啼憂
繞瀟湘碧雲遠愁濤勢出峽鬪石轟雷奔漫流入滄

海悠然去無回銅瓶一墮井汲引不可上離車軋軋曉出關欲行未行苦惆悵夜深庭樹風雨驚恍疑兕神入蒲城須臾響静月照席玉壺凍破氷峥嵘我心正如水萬籟不到耳無端聽此聲雙泪迸落百感生起請且莫彈胡笳文姬思家意咨嗟請莫彈履霜孝子在野愁彷徨願君拂拭登高堂先彈南風後文王美哉大雅聲洋洋使我坐聽憂俱忘

雪齋為述上人賦

君不見韓刺史疲馬度關愁欲死君不見党將軍羙人擁帳飲正酣憔悴豪華兩何有𠮷人徒勞競奔走

雪深三尺坐寒龕誰似西番衲衣叟開門一笑定起遲虛空大地皆春熙松梢一片忽墮響夜静山空人不知此地塵紛無熱惱尋梅莫若尋詩好便穿蠟屐踏瓊瑤曉徑從埋不須掃

燕覆巢

雙燕生五雛怡怡向高屋雛飢母出風雨來新作深巢竟傾覆主人念雛不解飛移之别壘待母歸雛雛得壘燕勿喜相逢主人亦偶爾明年作巢當更好須信安居最難保

五禽言和張水部

濕滑滑啼空山行人愁道路難高天浮雲自多雨人不知還空愁汝

提胡盧趣沽酒杏花村中媪家有君如不飲過却春此鳥枝頭應笑人

郭公郭公天寒水空朝飛暮棲蒹葭中蒹葭中啼不息千載䰟應怨亡國

婆餅焦婆去餉孫田壟邊隴頭小麥穗已挫但願好收食自饒爾莫憂婆餅焦

脫却破袴脫却破袴淺深無船須涉漊亦思脫舊復換新春機已空愁殺人

清冷閣

臨清池敞華閣明月入綺疏微風沾羅幙白波連遠洲竹冷夫容愁客聽秋聲起魚驚星影流氷絃彈羅鵾鷄曲天河墮水涼宵徂試問西園閣上遊何如南浦舟中宿

約王孝廉看梅

君莫憶東閣吟我莫憶西湖見兩地年來信不通塵埃正滿春風面不知山中三日雪掩高檐竹斜倚愁娉婷讀書屋空滿梁月夢斷冷落留餘馨相尋定有迎船鶴煙霧籠寒縞衣薄一尊好共撥花䰟明日關

山苗中落

題滕用衡所藏山水畫

滕君與在煙霞間遠遊十年今始還畫圖示我有曾障竟似何處之名山君言我初適東越酒船橫渡鏡湖月醉味謫仙天姥吟海光欲曙清猿歇瑶草春巳生便入金華行道逢牧羊兒疑是黃初平從此西遊楚江水大帆如雲掛空裏扡樓酾酒喚長風一日看山一千里不聞東林鐘但見香爐峰彼迷洞庭闊樹隔瀟湘重白沙翠壁經過好就中幾度曾幽討麻姑壇上掃落花堯女祠前薦芳藻曉客湖南逢鴈回登

臨長上寃王臺天從朱鳥峰頭轉江自黃牛峽外來蒐奇歷險今應倦默坐舊遊空數遍時向明窗看此畫好山一一皆重見我聞君言自嘆嗟身如處女愁離家閉門讀書無半車髀肉漸生空髯華牀前屢土藪雙展何不踏之踐苔石幸逢盛世道路平五岳尋真皆可適便當挂抱綠綺弹松風行盡萬壑千岩中仙書探得金匱空歸來誇君重相逢握手一笑吳門東

烏夜村

荒村烏夜棲忽繞月明啼生得東家女身爲萬乘妻至今種高樹不遣烏飛去居人九幾家愛聽啼啞啞啼啞啞勿驚怪婦開門向烏拜

余未有嗣海雲道人以張仙畫像見贈盖蘇老泉嘗禱而得二子者予感其意因賦詩以謝

我年巳及壯吉夢未叶熊雖有三女兒豈足慰乃公每聞隣家子夜雨誦經史起坐秋燈前顧影長嗟不能止道人念我書無傳畫圖卷贈成都仙云昔蘇夫子建之玉局禱甚虔乃生五色兩鳳鵷和鳴上下遂與夫子相聯翩勸我勤禮之當有明珠出深淵我感

道人意捧觴拜其前君不見東家翁力耕積多田平生辛苦立門户兩兒棄擲如浮煙惡兒亦何須顧得一子賢上以承吾宗下以與我玄仙乎有驗者明年請君更賦懸弧篇

高太史大全集卷之十二

吳郡高啓季迪著
南州徐庸用理編

五言律詩

草堂夜集

山家具雞黍夜與故人期暫喜逢歡會都忘在亂離
火寒移坐密燭盡得詩遲莫聽高城角明朝別又悲

過胡博士郊丞胡善筮

頭白蘭陵客幽居共一村老來吟力退貧去告身存
夕吹鳴梨葉秋泉注稻根時因來問筮獨叩樹間門

送茅矦

欲知離別意孤棹去還停候吏分逶邐離人雜醉醒
城臨秋水渡樹帶夕陽亭後夜看吟燭憐君宿郡廳

孤鴈

衡陽初失伴歸路遠飛單度隴將書怯排空作陣難
呼群雲外急弔影月中殘不共鳧鷖宿蒹葭夜夜寒

曉步園池

髮隨秋葉落心共曉雲舒稍改新題句渾忘舊讀書
林爭移樹鳥池響食萍魚無限悠然意涼天獨步餘

次韻過達平縣

縣雖三户小地僻罷兵防茶市逢山客楓祠祭石郎
雲埋鳴澗斧沙膠度溪航應愛青山好經過駐旅裝

鵲軒

金華朱少府生時有鵲集於庭後樹每歲
生日輒一來其母將死鵲悲鳴久之而去
因以名軒識其思母之意云

神鵲曉鳴枝飛來自有期門前懸矢日堂上捧觴時
詎信填河事寧歌繞樹詩只憐君望斷風木助餘悲

寄杜二進士

花開寄別離花落正相思交誼多年見鄉愁近日知
我方淹上國君豈老明時試問江干闕同登復共誰

雨蓬

楚雨滿汀洲瀟瀟洒客舟夢驚孤枕夜愁捲一蓬秋
草葉寒相戰灘聲暗共流此時湘浦上同聽只沙鷗

聽秋軒

西澗秋聲起涼風助振號數禽翻樹裏萬葉下亭皐
初訝來山雨還疑捲浪濤老僧方入定終夜任蕭騷

杏花飛燕畫

雙飛如鬪捷終日幾西東尾拂花梢露身翻柳絮風
入簾時趁蝶歸壘每銜蟲何處長相見佳人院落中

扇

皎皎復團團何人剪素紈驅螢臨几席撲蝶近闌干似月驚朝見生風變夏寒時移當日棄莫怨綢妻鸞

新荷

如蓋復如鈿初生雨後天葉低浮水上莖弱裊風前乍覆遊魚戲難藏宿鷺眠佳人休便折留蔭採蓮船

鷺

雪羽獨翛翛閑情戀遠洲聲沉煙浦曉影度月灘秋遊梓驚時起窺魚立未休蒹葭同夜宿應只許沙鷗

馬

名駒產渥洼牽出萬人誇逸足輕千里高鬃散五花城南遊紫陌塞上蹈黃沙不受蠻奴策驕嘶向日斜

梧桐

井邊雙玉樹高結自生涼影散秋雲薄聲喧夜雨長疎英飄碧甃亂葉響銀床綠綺誰能斲持持奏鳳凰

圍碁

偶與清閑客圍棋向竹林聲敲驚鶴夢局羅轉桐陰對坐忘言久相攻運意深此間元有樂何用橘中尋

池上晚的

夕陽初雨過團扇送涼過竹裏方歸鳥沙邊尚浴鵝

脫巾懸峭壁流𥁞逐回波六逸當年樂何如此處多

簟

蠻藤巧織成乍展覺涼生紋蹙寒波細光搖夜月明坐令葵扇棄眠穩石床平須信南軒下炎天夢亦清

射柳

風颺畫旗張將軍集射場馬嬌嫌轡急人勇喜弓強但見青條折那知白羽翔三軍歡笑處巧中勝穿楊

流螢

熠燿復青熒流光不自停晴飛如避月遠墮欲隨星穿樹臨幽檻緣莎集小庭莫將羅扇撲囊取照遺經

水殿圖

波影繞闌干清虛似廣寒荷香臨檻挹月色捲簾看夜靜聞清吹涼多卻素紈宴酣思薦鱠銀鏤簇金盤

新蟬

翾翾乍離脫咽咽試初鳴隔葉棲身穩移柯忽意驚亂催窓日墮微喚浦風生何待當秋聽今朝已感情

林間避暑

自愛蠻藤滑閑舒臥石苔松風催暑去竹月送涼來石氣生琴薦泉香入茗杯卻憐行路子愁暍向黃埃

送劉省郎出佐邊郡

将劵前軍重衣冠上客才地圖連異壤星次出中台
暮雨車旌峡秋風扇却埃省中梧樹在鳴鳳會重来

湓浦琵琶圖

秋夜相逢處閨愁襟宦情四絃風共拂兩棹月同明
司馬青衫濕佳人白髮生至今湓浦上楓葉尚哀聲

金人馬圖

名王愛遊獵初試射鵰兮白草秋原曠黄沙晩塞空
琵琶應漢女騣裏是胡駿歸醉葡萄緑穹廬在月中

夜訪[redacted]蟾[redacted]釋子因宿西澗聽琴

清夜獨幽尋岩扉落葉深許携陶令酒来聽穎師琴
人醉月沉閣烏啼風滿林應留西澗水千載寫餘音

錢塘送馬使君之呉中

樟亭離席散逶迤畫幡車飛雉新阡麥啼鷺故苑花
望山登郡閣行水到田家莫道疑香句前人獨可誇

與劉将軍杜文學晩登西城

木落悲南國城高見北辰飄零猶有客經濟豈無人
烏過風生翼龍歸雨在鱗相期倶努力天地正烽塵

和周山人見寄寒夜客懐之作

亂世難為客流年易作翁百憂辛歳暮孤夢怯山空
門掩雲峰裏燈明雪竹中無因乗夜訪相慰一尊同

哭臨川公

身用已時危衰殘況病攻竟成黄犬歎莫遂白鷗期
東閣圖書散西園草露垂無因奠江上應負十年知

一窓秋影

脩竹與疎桐秋陰接桂叢並生金井側同映綺疏中
隱匿纔籠霧交横忽颭風不須懐故館月落併成空

皇太子遊東苑池上呈青坊諸公

銅輦出紆徐春宮晝講餘戟傾郎将衛筒授大夫書
草長園鳴鹿冰開沼躍魚從遊伴商皓忝竊愧何如

題溪山小隱

何處溪山隱衡門對野橋曉風携鶴子春雨種魚苗
小徑斜通竹疎籬曲護蕉人生閑自足不問楚詞招

城西客舎送周著作砥

客中寒食後惆悵送君違花隱歸城旆風吹渡水衣
夜窓炊黍散春苑鬪茶旂誰念西齋雨相思獨掩扉

兵後出郭

俯仰興亡異青山落照中民歸鄰樹在兵去壘煙空
城角猶悲奏江帆始遠通昔年荆棘露又滿闔閭宮

謝[redacted]賜衣

臚呼逢捧賜拜服望蓬萊香帶爐煙下光迎扇月開

奇紋天女織新樣內工裁被澤徒深厚慙無奪錦才

西清對雨

楚臺雲起違漢兆雨來微曉濕宮城旆寒沾陛楯衣
潇中隨葉墮爐畔帶煙飛坐詠西清暇
君王召對稀

夜宿　太廟齋宫

烏散廟堧空清香肅閟宫太常齋禁密
列祖享儀崇井叩銅瓶月犀鳴玉珮風聽鍾候
車駕庭燎已煌煌

送秦主客還侍儀使

蕃客來曾識衣冠上國風承
恩趍北闕羅直出南宫導
駕爐烟裹催班漏點中時清多奏頌還向閤門通

春日退直呈禁署諸公

待詔直東華歸休每日斜職違詞客苑俸入酒胡家
詹網長縈絮庭磚欲過花知君未出院應草侍中麻

送張司勳赴賀慶同知

乍出司勳幙還乘别駕車按圖猶漢地輸布盡蠻家
山熱蛇懸樹江晴鶴浴沙郡樓回首處北斗近京華

寓天界寺

兩過帝城頭香凝佛界幽果園春乳雀花殿午鳴鳩
萬履隨鍾集千燈入鏡流禪居容旅跡不覺久淹留

送前進士夏尚之歸宜春

凄涼庚開府老去復如何故國歸鴻少
新朝振鷺多菊荒應自歎麥秀竟誰歌相送堪愁思
蕭蕭楚水波

早出鍾山門未開立候久之

閽吏收魚鑰趍朝阻向晨忘鳴鷄驩熟倦立馬嘶頻
析靜霜飛堞鍾來月墮津可憐同候者多是未閑人

雪夜宿翰林院呈危宋二院長

偶伴王摩詰寒宵宿禁林院鈴風外靜宫漏雪中沉
絳蠟銷吟燭青綾擁賜衾明朝陪賀瑞銀闕曉光深

自天界寺移寓鍾山里

移寓鍾山里開軒見翠微寺僧違乍遠鄰父識猶稀
愛讀明閑牖防偷固設扉誰言新舍好畢竟未如歸

夜逢故郡賀冬至使胡昔二博士同宿

會宿本無期忻逢兩舊知問年驚別久候曉畏朝遲
寒溢高城漏陽迴上苑枝明朝使事畢歸騎又天涯

至夕夜坐客館

久客漸忘家今宵忽感嗟旅踪猶泊梗陽氣又吹葭

巷屋門封雲鄉關路逸沙閏中想逢節也解憶京華

送鮑翰林遷官陝右

鑾坡初罷直西去惜離群載筆唐供奉褰帷漢史君

濁流河驛兩高樹岳祠雲公暇應懷古登臨賦夕曛

送曾主簿之平樂

路出桂江東鄉音想未通虹飛山苦霧鵬運海多風

木魅長欺客花蠻少學農縣廳何處在椰葉晚陰中

桓簡公廟

荒林條淡中石馬欲嘶風功在山留碣威存廟挂弓

飢鴉迎祭客走鼠駭巫童千載宣城道人憐內史忠

送前國子王助教歸臨川

去國獨依依羈臣淚濕衣夢中燕月冷望裏楚山微

世變人驚老身全詔許歸舟前楓葉落應到故園菲

送滿巡檢之閩中

京師到閩海秋色幾程餘莎栅山兵守搭林島户居

曉衙鷄應皷晚邏騎隨車清世元無盜將軍好讀書

送思上人

名林雖盡廢南去只隨緣野飯晨留鉢城鍾夜到船

虎馴應畏法鳥喚不驚禪屯日期相見高峰舊塔前

宴王將軍第

流水通侯第行雲傍妓臺雨催牙仗散風引羽觴來

曲學移聲按詩隨得韻裁莫令遊宴歇次第過花開

送朱從事之吳興

釋褐方從宦青山故郡隣草深湖帶雨花暗驛藏春

鼓聚祈蚕女舟逢射鴨人幙中應待久徒此惜離夜

和友人過耒石

山暝斷磯頭猿聲兩岸愁椰間娼女酒月下估入舟

擒虎嗟横渡騎鯨憶醉遊停撓正懷古風急葦花秋

詠柳

何恨苦長颦纖姿嫵媚春慣愁行路客羞比舞筵人

亂葉斜斜雨狂花衮衮塵殘蟬來噪日應落漢潭濱

無題

顧影出中堂長眉學內粧本為戚里婦不是挾斜娼

翁撲園中蝶箏彈陌上桑相逢不敢笑只恐斷君腸

京師寓廨三首

誰言舊隱非静里且相依緑樹城通苑青山寺對扉

官閒休直早客入夢還稀是物春來典唯存舊賜衣

又

幾夜頻聽雨經春不見花蘼蕪青渚燕楊柳白門鴉

拙宦危機遠工吟癖性加閒坊車馬少不似住京華

又

寂寞過芳時幽懷只自知抽無投相刺篋有寄僧詩
鼠跡塵凝帳蛙聲雨到池疎慵堪罷散不敢怨名卑

送舒徵士考禮畢歸四明

寄語閽門吏休輕尚布衣妳孫聊應召周黨竟辭歸
赤日京城遠蒼煙海樹微送君還自歎老却故山薇

陪客登陶丘

相逢俱失意此地偶同遊獨樹邀人去斜陽為客留
依村煙景夕近水竹聲秋謾有歸歟歎何山是故丘

王公子宅五月菊

秋英忽夏發宛在阿戎家細認驚初見高吟喜共誇
不依寒竹雨欲映午榴霞我旨甘遲暮尊前有此花

送周復秀才賦行李中一物得鈍翁

不盡乘鸞女應憐素質新霜機驚落早風塵謾揮頻
席上會歌愁窓間或捲嚬何如為君子遠路障埃塵

送流人

漢條應偶觸蠻俗未能諳海近風多颶山昏瘴似嵐
行衝哀甸虎食畏蠱家蚕鄉國何年返縣知老日南

贈張省郎

漢署早為郎長遊鳳沼傍雞知畫水候馬識火城光
每載趍曹筆時熏直省香遙書無一羽冠蓋得翱翔

送瀚公住靈岩

離宮遊路絕名寺道場開我昔題詩去師今說法來
茱萸垂澗戶菡萏發池臺興壞俱空幻登臨不用哀

送宿衛將出守鄧州

中郎身領仗宿衛在承明舊射雙鵰落新乘五馬行
紅雲違魏闕白水近穰城好勸諸年少春來賣劍耕

甘露寺

勝地江山壯名林歲月遷剎藏京口樹鐘送海門潮
月黑龍光發天清蜃氣銷何當尋狠石問坐話前朝

送張羽後夜坐西齋

閒齋聽鐘坐憂緒悵多端鳴雁雨中急離人江上寒
秋燈下木葉夜艇隔風湍別後情蕭索方知舊會歡

徐山人別墅

茶香孤墅發竹色四鄰分掃地侵蟲字開窗散鳥群
樹涼池過雨苔潤石生雲我出無車馬偏宜訪隱君

客舘秋懷

獨卧愁空舘墻陰野豆開暑將潮氣歛秋與竹聲來
身賤多違志時清少棄材慙非張仲蔚門戶有蒿萊

秋夜宿周記室草堂送王才

相別還相戀秋宵暫對牀人情貧後見客况醉中忘
池柳曉含吹江雲薄護霜離舟待明發愁思劇茫茫

江上雨

冥冥衆樹昏浩浩一江渾急有迴風韵輕無入霧痕
鳥啼叢竹瑣人卧落花村門巷春泥滑誰来共酒尊

送賈二進士歸省

年少擢詞華曾看手[redacted]又袠裴歸路雨春酒別蓮花
馬滯雲過嶺人同燕到家嚴官趍覲好不是謫長沙

贈演師

石橋尋禮罷歸住白雲層法悟經慵讀年衰塔倦登

青苔生砌錫黄葉轉龕燈我欲相依老前身恐是僧

送錢氏兩甥度嶺

東送投荒去應歸下瀨營一家十口散萬里兩身行
洞獠欺商市山魈喚客名江邊南望泣不盡渭陽情

送客歸閩省覲

秋城聞暮砧歸思忽盈襟客久依人過親衰念子深
青山分嶺路紅荔到鄉林森水還堪樂何須季子金

圓明佛舍訪呂山人

憐君不出院結夏與僧同陰竹行廊遠香花俺殿空
飯分齋鉢裏書寄藏函中恭宴歸来晚西林一磬風

答宋人廉夜飲王氏池亭見懷

遥聞池上酌涼夜失炎氛酒碧傾當竹衣香坐近蓮
沿波人弄月翻樹鳥鳴烟座上誰相憶唯應是惠連

賦得蟬送別

睞槐細柳中凉占一枝風蛻出形猶弱驚飛響未終
雨来林館靜日下驛門空離管尊前發悽凉調正同

何隱君小墅

移家營別墅一逕竹扉開泉滿疏渠放花多借地栽
壁間田器挂窓裏浦帆来自戀幽居樂誰言是棄材

贈張明府

聞道彈琴處門前柳帶沙海亦通估市湖稅減漁家
暮巷迷荷葉秋田間豆花亂来無與地君政亦堪誇

送唐博士肅發家醉李

楊柳鬖初齊春陰靡苑西故人乘醉別新鳥傍愁啼
舟重全家去詩多一路題杏花閑北郭誰復共招携

贈妓

樂籍小名收庚家舊主謳笑能撩客喜醉肯遂人留
蝶識薰香氣鶯慙度曲喉更怜諳酒令少日住揚州

送顧仲之錢塘

之官即勝遊送別漫多愁草色荒宮燕槐陰遠驛騶

湖通朝汲井潮動夜眠樓早向臨平過荷花已欲秋

荅高廉同飲後見寄

竹林清暑宴客散獨歸時愁記歡餘別醒慙醉後詩蟬催斜景急鳥度廣川遲何事聞鍾處勞君尚遠思

沈徵士鉉野亭

清時猶在野獨卧見高情稱艇聞煙唱鈎簾看雨耕江晴雙鸛下樹晚一牛鳴回首徒相憶柴車不入城

題璧師玉隱君墓表後

孤舟別楚水客鬢已蒼蒼貴賊招寬悲虗傳續命方悲風栢隴小積雨藥園荒生城雖能悟看碑亦感傷

贈朱山人

老來嬾衆[redacted]依澗獨開房積雨苔生術迴風葉滿床學僧持淨律避客錄奇方若問塵中事無聞不是忘

溪上

秋色共溪長遊人笑語凉萍開天倒影蓮墮水流香魚罾和星漉禽罝帶雨張從今檣挂棹不必問瀟湘

次韵楊儀曹雨中

雨中池閣曉清華薦文漪陰恐晴期遠寒疑暑候遲荷高擎欲折柳重舞難攲應阻陪高詠開簾看散絲

寄錢塘諸故人

年少客名都狂遊每共呼荷深箏在舫竹靜矢鳴壺明月潮千里殘陽雨半湖故人能念否歡意近來無

送烏程馮明府

青山若下南一騎入晴嵐縣治琴聲古泉香酒味甘竹欄春護鴨葦箔夏分蠶大小馮君後傳家爾宄堪

喜了上人見過

幾時西澗別忽喜過家園澹泊林間供虗空世外言豆花零曉架瓜蔓絡秋垣莫厭頻相顧衡門久息喧

病目

閉目洗黃連深窓坐兀然未忘聽鳥與暫絕看花緣問女知譬日嗔奴畏竈煙頭因無見處得證定心禪

病目不飲

患目未全明壁教謝麯生暫從彭澤止恐學左丘盲壁下蘭尊捲林間藥竹鳴坐聽連日雨何物慰閒情

賦俘蟹送人之官

吐沫亂珠流無腸豈識愁香宜橙實晚肥過稻花秋出斷來深浦隨燈聚遠洲郡齋朸退食可怕有盤州

江上早發

蒼蒼汀霧起何處望高城游子曉初發居人寒未耕犬鳴林月落魚躍浦風生已有先行者烟中聞棹聲

客舍喜姪庸至

客裏逢人喜相過況阿宜遠遊驚歲晚多難惜門衰帆落江橋近鐘来野店遲一杯燈下語渾似在家時

哭周記室

萬里一覊臣悲歌楚水春湯期重會面竟作永傷神主祭唯孫姪收詩有故人獨揮閑笛淚斜日下西鄰

過永定廢寺

亂後僧何去門閑落葉時晝昏秋蠹老齋斷午禽飢羅說傳心法猶看勝額碑不知興壞理来此豈無悲

楓橋送丁鳳

紅葉寺前橋停君晚去橈醉應忘世難歸不計程遥山隱初沉日風催欲上潮離竟来此處還似灞陵銷

盜發漢侍中許彧墓

古冢竟誰穿虛傳錮寂堅玉魚宵已出石獸曉猶眠長夜俄看月幽臺不掩泉須知摸金者亦到漢陵前

過海昌贈李侯

閑廳晝下簾秋色滿疎髯久戍殘兵老多貧長吏廉陰風潮動郭䁥日地生鹽三老相逢說年来户賸添

送易從事祖飲南渚

疎楊映老荷別處最秋多送客年年路愁人日日波

霞明添醉色風急斷離歌莫爲官程促青山易看過

題張靜居畫

楚客寫荆岑秋雲隔浦陰人家連橘塢水廟暎楓林亂後清遊歇愁邊遠色深相看休向晚怕有峽猿吟

夜懷王校書

燈暗獨吟餘疎桐月滿除蟲寒初入户鼠餓欲侵書河漢三更望江湖兩地居相思無去夢今夜恨何如

答陳則見寄

何由慰遠思獨詠寄来詩行路方難日清秋欲盡時江多驚鴈火樹少宿烏枝早晚如相見應憐有鬢絲

養藥

葉燥井泉清山窓藥在鐺燈前看火候枕上聽潮聲[redacted]吟方就香来病已輕何時釆芝术養得羽翰成

三牧

自誇黄犢健登壠共揮鞭遂美將斜日蓑披欲斷烟歸鴉流水外疎樹舊庄前應笑侯門客騎驢走歲年

送石明府之崑山

茂苑行春罷携琴又向東潮聲數里外山色半城中帆帶桃花雨衣翻栁葉風島夷聞善政爲有舶船通

過城西螢塢

亂前遊宦樂亂後問都迷圃嶔栽花戶林荒栗菊叢
廢泉流園淺斜日下城低唯有烟中鳥迎人似舊啼

送范架閣赴嘉禾兼簡李吏君

陸相祠前發孫舟欲上時空江難晚渺荒郡易秋悲
月送潮生響雲隨鴈去遲槙中知有子太守只題詩

寄晉卿見過江館

非君憐寂寞誰肯顧柴門白短精神路風高大樹村
交呈新著稿同發舊藏尊莫便尋歸棹心懷未盡論

贈隣友

同居一塢中只隔水西東林近書燈露溪迴酒舫通

放兔長合隊移竹每分叢只恐君徵起難期作兩翁

雨中就陳御飲酒醉歸聞丁二臥病客樓酌
慰之

我醉聽歌後君愁臥病中山雲秋郭暗江雨夜樓空
短燭知頻剪清樽恨不同題詩非撚手邪待愈頭風

送醫士宋君之江上

詩歎與藥囊俱去即行裝跡隱名猶在交親意未忘
剔芸緇舊帙嘗草識新方春水孤舟起還來問竹房

屏居

飲水依道者心清無衆喧幽花落半樹蹤起過荒園
看山易云夕尋澗偶窮源欲喻靜中趣屋然忘我言

送董湖州

五馬貴尊城初勞問俗行舟車輕客稅鼓角靜邊聲
曉市烟中集春畬雪後耕箬山與苕水應比使君清

效唐人贈邊將

翩翩越騎將負勇出山西鞍傍諳猿臂封侯賭馬蹄
候烽河外暗伏幟草中低欲雪憑陵恥須禽左谷蠡

送董湖州

五馬貴尊城花無赤綬明吹絲民乍識賦籍吏初呈
山靛輸茶至溪船摘芰行非將苕霅水誰比使君清

晚次西陵館

匹馬倦衝風蕭蕭遂轉蓬地經兵亂後歲盡客愁中
晚渡隨潮急寒山舊驛空可憐今夜月相照宿江東

送顏別駕之邊郡

故人雖盡別相去獨君賒綠路雲千堵臨邊樹一家
渡江船載馬到館嬌驚鴉莫歎孤城廢春來尚有花

送魯恬隨靈隱

遊方應未久柳色變新年在路逢春雪還山訪舊泉
鍾催投寺錫燈照泊江船法意休多問無言即是禪

江上寄王校書行

家落舊歡違江邊獨掩扉陸家聞春留客會試春衣
宿鳥歸山亂行人渡水稀相思比花絮飄日繞城飛

送越將罷鎮

楚客佩吳鴻臨邊最有功讀書圍壁裏賭酒射堂中
旆出莎城雨笳吹柳浦風越人相感意應與暮湖東

送王穉起大都 至正庚子作

王郎歌莫哀且酌姑蘇臺獨客自傷別諸侯誰薦才
關河千里去宮闕五門開春宵輕齊虜新從西土來

送孫奎薄之德清孫善琴

山水匝秋城君行愚也清逢迎吏拜田雜政民太聽

地遠知邊信家貧稱縣名應攜一琴去相和長官鳴

留別李侯

梅發津亭壯春隨使節遲綠多遊子服酒滿故人杯
鍾送橫江雨車盤出峽雷平生感知己臨別更徘徊

寄袁公

禪屋紫關陰欲去問安心野峤隨流曲山門傍樹深
千燈燃雨塔一磬出風林想見跏趺處雲多不可尋

送王才歸鼓塘

南歸循落魄北上已蹉跎草草官亭酒勞勞客路歌
親知今日少山水故鄉多白首空留在酬恩竟若何

送長洲周丞陞吳縣令

青山隣花橋改邑去非遙官食新添俸民傳舊布條
稻花迎午放荷葉待秋凋爲寄長洲路空聞五袴謠

冬至夜喜逢徐七

君來同客館把酒夜相看動是經年別能辭盡夕歡
雪明窗促曙陽復座銷寒世路今如此懸知後會難

送史丞之海門史淮東

黃茅連霧雨此地久荒涼日出嵎夷逐江通渤澥長
改官非謫宦到邑是還鄉海上遙聞說歸人已裹粮

夜雨

砌冷一蛩急空虛諸葉稀蕭條風雨夜幽卧掩床幃
隣杵聽初歇齋燈看尚微愁憂歲暮事聊食故山薇

師山周君客滁上思歸未得因話舊隱圖求
予賦詩

幾年留客舍千里念家山得向圖中見猶勝夢裏還
霜蛙經雨發群壑帶雲閑變奏無窮意相忘賴此閒

微意江館夜作

寒燈坐江館愁遶歲闌珊苦很應催老微痾似息閑
雞前星列屋鴈外月臨灣明日將求藥身猶賴久閑

逢李止水遺之

吹簫月滿卅何處昔頻遊右士瓊花觀仙人黃鶴樓
別來應未老道在復何求相見俄還去江城楓葉秋

冬至後夜雨感懷

節序閑何事徒今百感生升沉當世事存歿故人情
寒在微陽氣風疎繞漏聲他年說今夜聽雨宿南城

過戴居士宅

江邊戴顒宅地好悵幽尋雨樹藏甲屋新篁補舊林
鳥成留客語雲作護花陰不負達淵約重來論夙心

歸鴉

啞啞噪夕輝爭宿不爭飛未逐寒鴻去長先野鶴歸

荒村流水遠古戍淡烟微借問寒林樹何枝最可依

晚坐南齋寓懷二首

雁過南齋暮魂消默坐中賤貧長作客愁病欲成翁
寒酒侵燈雨庭翻走葉風山妻猶解事未遣酒樽空

又

歲景看看暮羇蹤嘆屢遷有身能去俗無術但論天
菊老江城酒床寒客舍氊愁中還一笑兒女滿燈前

廿四日雨中夜坐

不與貧俱後歎每動醉中吟涉難知天意居閑長道心
雁聲隨雨到鬢色與年侵獨想平生事蕭然坐夜深

又

身退惟宜靜謀疎且任真樓空三日雨書亂一床塵
世態多良友江湖獨放臣莫嗟年景暮轉眼是新春

書曹谷才世訓詩後爲其子李常作

綠野高人第清門舊相家篇章存月露翰墨走龍蛇
作戒言惟切詒謀歲已賒過庭雖有訓得與共傳誇

題奎爲僧賦

行負貝多書青山別舊廬亂尋安士避貪借破庵居
吟苦非愁裏禪癯似病餘思歸休看畫來去盡空虛

題華氏瑞檜圖

誰指牛眠處江山地最靈氣鍾孫檜碧祥表五芝青
影動春雲亂香發曉露馨知君家種意曾讀墓前銘

樵

山中朝佩斧遠路入烟蘿伐木驚禽起穿雲畏虎過
石根供憩坐谷口應高歌莫看仙人弈歸來恐爛柯

夜投西寺

江月上秋衣來敲遠寺扉接簷驚客至睡僕訝僧歸
鐘度行廊遠燈留隔院微非無招提館禪榻頓相依

賦得銅人贈醫士

舊鑄明堂像新圖太史書體成金治內穴試石砭餘

摩秋年空老猿仙事亦虛君懷濟人意爲此竟何如

夏景園廬

門掩芸齋晝掩獨坐中峯同趣甫聲偶似灌園翁
魚聞萍淺喻蟬斷柳巷風未須論夙志聊復去樊籠

寄題縈湖學宮吳氷面軒

夜氣虛明際齋聲靜衆喧詠餘風撲髮坐久月當軒
雲盡無留意池清有活源心知此時意欲論竟何言

送秦上人得船字

龍林物結夏東去又飄然殿說笑台塔行參雲竇禪
殘經松下施遠磬月中船不用空悲別師今絕妄緣

中秋琵琶洲宴集得紅字

香霧夕濛濛孤高桂樹東影疎林際月涼近水邊風
重露流杯綠繁星亂燭紅明年江海上高會與誰同

悼女

保養常多間艱難愧我貧悽悽臨歿語的的在生親
遺佩寒江月殘燈夜室塵中郎他日業留付與何人

亂後經妻舊館

此地昔相依重來事已非新年芳草遍舊里熟人稀
遠燕皆巢樹開花自落磯遺蹤竟難覓愁步夕陽歸

悼故顧宜人

避亂應千里悲■復幾年塵埃初嫁鏡雨雪未歸船
有子隨行旋無人與葬錢東■何處吊衰草暮江邊

過劉山人園

欲問幽棲處花蹊逐澗迴夕烟羅幔卷春雨藥房開
野鶴知琴意山蜂給酒材城中少間客誰解引車來

次韻楊禮曹移疾之作

養疾深扉掩還應謝裕交烏多風和語葵晚雨緘苞
印向閒曆鎖鍾聞近寺敲相思愁莫過高樹古城坳

送周履道入郭

離群方感愴況復與君違花隱歸城旆風吹渡水衣

須知喧寂異莫討往來稀今夜空齋雨誰憐獨掩扉

雨齋獨坐寫寄友

動與世相妨端居學坐忘雨來池上樹烟起竹間房
屋向冰晴弄閒花是晚芳尋山期已阻遙望奈蒼蒼

次韻酬西園公

林鶯緣樹飛池響食萍魚月戶雙砧落風亭一簟舒
體便清晏健髮勝早秋疎本自無愁事何煩酒破除

聞鄰家琵琶有感

清唱含琵琶當年碧玉家壽筵催酒急抱重向燈斜
久別愁江樹重聽隔院花淚多思舊事不是客天涯

書王生扇

素質粉藤光滿葵詐可方當懷驚抱月酒面怯沾霜
宜勳驅蝿用羞隨走馬狂遇時甘自棄不悠并梧黄

送胡銓遊會稽

山水獨行徧苕溪仍剡溪衣逢新大城舟泼雜卷述
黄絹尋碑讀紆裾睹墅携蘭亭舊基在觴咏付新題

送陳少府赴嘉定

雨歇桑陰路爭迎絣幰車湖多田水滿城小井烟踈
夜戶猶開犬春濤欲上魚期君布新政去卜海濱居

報恩寺逢將主簿誂送還如皋

貪語酒寒頻新年見故人別時煙寺晚歸路雪江春
造次燈前面蒼茫船上身明朝楚谷發莫歎縣尉貧

贈姚東曹

爐氣拂春衣分曹直省闈相門旋節重郎舍簡書稀
夜直聽鐘度晨朝策馬飛共憐王掾少粉署有光輝

鍾山雲齋圖

山勢識龍蟠香臺擁翠巒草堂猿嘯晚蕙帳鶴驚寒
雲擁梁僧塔苔封宋帝壇昔年遊歷處今向畫中看

立秋日

碧天收夏色節氣變清商暑自今宵伏風從此日凉
金莖初有露玉氣未成霜瞻日弃妻雨潜催草木黄

高太史大全集卷之十三

吳郡高啓季迪著
南州徐庸用理編

五言律詩

送吳縣令遷松陵

山縣彈琴罷江城露冕移夏霖湖更闊朝日市長虛柳下催耕鼓荒間閭恰簞秋風莫思去客館有鱸魚

寄沈校理

風雨清明後春寒未放衣閉門聽鳥語入夢看花稀獨酌愁難去相思夢欲飛艱難宜數見何事却長違

贈呂醫

藥院閒閒朝烟生積蘚燒朮負遊岳過訪病出城遙收穀寧煩僕尋苓或遇樵世方多內熱一匕倘能消

次韻陳留公見貽湖上行色之作

湖陰巡壘罷緩服上仙舟景好看宜晚詩清賦為秋葉應隨鳥散山欲趁波流亦有東遊興空憐未得酬

雨後飲西園偶然亭

晚酌櫻桃下歡來不奈春那知醉後客猶是亂中人雨霽飄還細花寒破未勻江皐舊遊處回首莫沾巾

隣家桃花

春色東家出相窺似有心曲垣遮自短別院閉還深影動疑人折香搖妬蝶尋好風時解意吹片拂羅襟

和王校理夜坐

池暝花如霧簷昏月照閒梁空雙燕棲蕪暗一螢來兵散誰家笛人違此夜杯如何對清景愁思却相催

答陳校書客懷

同患君尤甚時難覺意真愁邊長夜酒夢裏少年春遊遠荒家業交疎困露塵一杯歌短調誰聽不沾巾

酬余左司

門巷接垂楊同隣忘異鄉兒親欣見熟僕去厭言長讀借風床簡炊分雨磑粱亂來成久別能不為情傷

宿道王蘭若

借榻到僧房雖安未是歸暝禽愁雪意夜籟動風威燭盡思然帶衾寒起攬衣不知孤棹去明夕更何依

與詩客七人會飲余司馬園亭居皆在北郭

情與酒無和園亭駐珂家同榆社近人比竹林多好景催長宴醒吟雜醉歌亂離歡易失無厭數相過

登西澗小閣

層檻構雲牢清寒灑客袍石稜添澗險閣勢借峰高風竹驚棲鳥霜藤絕飲猱欲題園境勝不敢易揮毫

江上荅徐卿見贈
煙樹近松陵扁舟晚獨來江黄連渚霧野白滿田水
往事愁人問虛名畏客稱無才任蕭散敢望鶴書徵

除夕客中與家兄守歲
雨雪遶村中猿鳴旅館空守爐銷夜漏停燭待春風
有恨餘催老無文解送窮却憐今夕酒還與弟兄同

南溪晚歸
派水出雲根迢遞通古寺門山深僧少俗人靜市如村
馬渡知長淺魚行見不渾多情溪上月歸路照黄昏

丁孝廉惠冠巾

知誠山人服冠巾遠寄重佳名因于夏禮製學林宗
裹映秋吟鬢欹宜晚醉容朝簪今已辭期上華陽峯

西園閒興二首
看到竹過隣園林獨卧身鳥聲聞似野人意倦知春
殘雨驚池樹斜陽照隙塵如何堂上客不及燕來頻

又
當路闗追攀端居自掩關聽鍾知近寺看畫憶登山
晚櫛風林下宵吟雨閣閒天應憐我懶獨與少年閒

送謝恭
凉風起江海萬樹盡秋聲搖落豈堪別躊躇空復情
帆過京口渡砧響石頭城爲客歸宜早高堂白髮生

步至東皐
斜日平川明幽人每獨行愁懷逢暮慘詩意入秋清
鳥啄枯楊碎蟲懸落葉輕如何得歸後猶似客中情

郊墅雜賦十六首
江水舍西東隣家是釣翁路痕深草沒井脉暗潮通
籬隔疎邊雨門開竹下風不因時賣春何事入城中

其二
此鄉堪避地亂後戶翻增俗美憐欺客年豐愛施僧
帶星耕廢甽照雪紡時燈且作求田計元龍豈我能

其三
幽事向誰誇孫吟對晚沙浣衣江動月繫艇岸垂花
行蟻如知路歸兔自識家一尊茅屋底隨意荅春華

其四
春泥晚下路孫策自扶行身賤知農事心閒見物情
魚鳴風欲起牛飯月初生漸喜無人識何煩易姓名

其五
移家對渚濱沙鳥便相親地僻偏容嬾村荒却稱貧

其六
犬隨春饁女雞喚晚耕人頗得無愁事閒眠老此身

紛紛謝人後霏霏燕吾屋細雨春雪後斜陽社散餘
嬌花飛趁蝶池葉墮驚魚好了公家事休爭更剩廬

其七二

路逕橋斷處閒靜犢眠時孫墅藏群柳諸田灌古陂
僮閑春作少婦懶爭炊邊誰道花源好逃秦太密知

其八一

虛閣近鳴湍應宜把一竿雨傷春麥爛風撲晚蒲乾
抱甕臨江汲携書入寺看自慙何獨柰世難與倫安

其九

亂渚交茭白平蕪漫漫青賣薪沙店遠析穀水祠靈

寄雨侵簑重徵風過網腥江邊多酒伴春去不曾醒

其十

入夜潮侵戶經秋雨壞垣里人淳少訟田父醉多言
稻蟹燈前聚莎蚕機下喧自應耽野趣不是忘鄉園

其十一

欲沽嗟市遠煙火隔江濱客到寒齋少人歸晚渡多
汙書燈燼落驚枕櫓聲過豈敢愁荒僻時危免負戈

其十二

野色迥蒼蒼門門葉滿塘僧來雙屐雨漁卧一船霜
靜裏脩香傳閑中錄酒方平生當世意到此盡成忘

其十三

紅樹南江近青山北郭遥江清目渺渺林吟髮蕭蕭
食鱠知晨釣聽歌識暮樵尋常送歸客不過水西橋

其十四

何處可耕佃林間共水隈夜歸家犬識春臘野禽催
有地唯栽藥無村不見梅興來愁獨飲特喚老農陪

其十五

狂多愛出遊日日聞江頭小草皆春意遥山自曉愁
酒中時有得物外復何求不詠騷人調蘼蕪任滿洲

其十六

屋似臨邛宅耕非鄠杜田已償輸稅米未覓賣文錢
把卷吟長日看花愧少年翛然閉門處楊柳結禪邊

桼香逕

晨妝出來芳零露濕紅裳種從山中品熏傳海外方
抱筐歸叢逕焚鼎薦蘭堂未足娛君寢西施體自香

響屧廊

廊虛應屧鳴響細識腰輕誰道吳強國唯銷舉足傾
音聞識古跡月下歌餘聲此夕入空聽山僧夜履行

臨頓里

其一

閑說橋東地高人舊隱居養生應有道覓舉絕無書
愛散粘絲蛛嗔驚出水魚時尋戴顒宅自駕短轅車

其二

應愛山齋好秋風不捲茅鑿渠侵螘穴移樹帶禽巢
人世真浮梗吾生豈繫匏不逢皮從事誰結歲寒交

其三

載酒攜山榼安琴製石牀鳬眠皆傍母蜂去自從王
穀雨收茶早梅天晒藥忙不扶靈壽杖筋力老能強

其四

自少圖名意誰言世不知僧求開寺記客送買山資
細雨魚生子斜陽燕哺兒平生無事迫心苦為尋詩

其五

斬伐憑攜斧經綸在釣車薄雲還露月小雨不妨花
酒債應多處詩名自一家虛煩時主名懶脫故衣麻

其六

長物元無有何勞犬護扉借看高士傳學製道人衣
窓破容螢入船空載鶴歸定緣幽事繞不是宦情微

其七

澹泊心情在蕭疎鬢影殘引泉規作沼留筍待成竿
自洗沾泥屐誰收掛壁冠毛公新有約月夜禮天壇

其八

沐罷便輕幘消搖詠晚天清風蘇病鶴驟雨集鳴蟬
舊史堆緗素新經録洞玄誰知城郭裏別自有林泉

其九

汩汩泉通圃蕭蕭柳映門折花搖樹影踏藕損蓮根
飢鴨呼歸艦新蠶試浴盆屋前高石在知是贊林孫

其十

茶租催未得菊餌服還能行古時人笑文工造化憎
貧留漁艇載老謝一書徵誰識先生樂依然卧枕肱

春申君廟

封吳開巨壤相楚服強隣名重三公子謀疎一婦人
畫幃留古像珠履絕遺塵簫鼓時迎祭還憐舊邑民

吳女墳

魚燈照豔魄夜冷珠衣薄白玉土中埋紅蘭霜後落
不乘臺上鳳空犇橋邊鶴韓重未歸來泉宮秋寂寞

真娘墓

金釵瘞小墳楊柳寺前村已斷苔間信空歸月下魂
山鶯留曲韻草露帶啼痕車馬逢寒食還來酹酒樽

鱸鄉亭

獨上鱸鄉亭秋風南浦生載送黃花句還思張步兵

天空白水遠日墮赤楓明我亦東歸客一壺宜醉傾

堯峯院

堯帝何年到名猶在此峰岩留千尺井寺廢兩時鐘僧出因尋菌人來爲看松白雲深洞裏聞有聽經龍

慧聚寺次張祜韵

烟歛城初出朝來野欲吞危樵緣磴角倦衲憩松根剎表藏林寺鐘聞隔海村畫龍飛去久空掩殿堂門

石屋

雙崖立幽關一洞閉深宇青嶂近爲隣白雲閑作主不受杜陵風可避河朔暑華棟幾回新渠渠獨千古

贈竹里子

弭楫望遠林閑爲淇澳吟君家不可見但聽煙中禽日落遙雲遠雨餘江水深非同抱清節歲晏後誰尋

送金判官之吳江

送客常苦愁送君愁最劇江爲江上縣近我鄉中宅霜晴橘熟秋水冷楓飄夕難逐去帆東京華坐微役

漁

泛泛蒼波裏全家寄一船曾來留澤畔或到杏壇邊簑帶春江雨榔鳴晚浦烟得魚尋水店換酒不論錢

樵

慣識山中路崎嶇每獨尋穿雲衝過雨伐樹起棲禽斧礪溪邊石衣懸谷口林逢仙休看奕甲子易駸駸

耕

江皐閑布谷荷耜出柴門春暖烏犍快朝晴綠樹繁深耕行別隴侍饁望前村自得龐公計遺安與子孫

牧

一笛去茫茫平郊綠草長但知牛背穩應笑馬蹄忙度隴衝朝雨歸村帶夕陽相逢休挾策回首恐忘羊

夜起觀月

一春夜多雨今宵初月明窗間幽夢覺起憶故園行

露下花微委烟中鳥忽鳴誰同賞清景惆悵倚前楹

贈劉醫師

君有抱朴意高齋長宴如壺中仙姥酒按上神農書蒸术晚烟裏斸苓春雨餘起疾多傳妙慚予才自疎

舟中早行

隱隱津鼓動江火留餘閃人家未起耕近水寒扉掩船開鳧鴨散樹吐烟霏歛東郭去方遙青山見孤點

春日懷諸親舊

楊柳燕差差隣家換火時春寒添客思夜雨減花枝涉世悠悠夢懷人的的思出遊無舊侶空館獨題詩

江上見逃民家

清時無事政何事竟抛家隣叟收飢犬途人折好花
林空烟不起門掩日將斜四海今安在歸來早種麻

晚晴東皐步眺

江明片雨收樹暗一村幽籬落疎麻長田畦曲水流
禽聲初變夏麥氣欲成秋閑步看時物今朝散旅憂

賦得戟門送陳博士

聖廟儼王宮重關盛衛同儒官趨內外武仗列西東
乍啓鳴鍾始將高徹殂終莫言墻九仞還有此能通

櫻桃

客綠映圓紅枝頭的的同熟迎梅實雨落值楊花風
美女名偏稱流鶯啄未空憶曾春薦後捧賜出深宮

金進士葵軒

幽園夏雨歇葵綠乍翻風獨向群芳後閒依萱草叢
數朶午簞側流馥夜窓中應有傾陽意將軍心正同

次倪雲林韵

雲林已白頭猶有晉風流愛寫滄洲趣閑來玄館遊
茶烟秋淡淡竹雨暮脩脩欲向南池水長流清翰舟

登南樓看雨有懷

清曉看江雨獨登江上樓人烟與草樹蕭瑟滿城秋
砧響寒梢急鴻聲哀更流故人隔楚塞西望忽成愁

晚霞獨酌南樓

倦客豈遷客故鄉非異鄉鱸肥蓴菜紫鴈到柳條黃
湖潤已秋雨樓高猶夕陽登臨何必賦把酒據胡床

畊

春郊起東作耒耜出柴荊擲下烏犍健桑間布谷鳴
家人供遠餉刺史勸深耕已卜豐年候朝來好雨晴

追挽恭孝先生二首

關洛遺風在河汾舊業傳書攻藏簡後易究出圖先
晚禁辭持橐寒廳戀坐氈臨危誰復似身與勤俱全

北關書空上東川教自陳可當衰亂日後丧老成人
堂靜懸魚絕墳荒下馬頻傳家欣有子執筆際昌辰

漁

浮生何處好只在水雲鄉榔起鳴秋月綸收向夕陽
箬蓬幽夢熱銅斗醉謌長不是烟波樂那能與世忘

題宋迪晚烟歸舍圖

落日下巖嶺行人逢已稀隔烟望田舍映水掩荊扉
鳥亂夕林暗草多秋逕微家人應候我賣畚郭中歸

贈東菴道者

雙樹夾成戶一溪流繞家掃林留送筍汲水帶浮花

經勸里人讀藥從仙客翛已無喧寂念黙坐對鳴鵶

五言排律

月夜遊太湖

欲尋林屋隱還過洞庭遊遠水初涵夜長天畫作秋湖如青草濶月似白蓮浮萬壑風傳笛三更斗挂舟葉應隨鳥散山欲趁波流浩蕩吾何適鴟夷不可求

詠夏氷

寒收疑凍井曉薦納涼宮挹潔存天貢銷炎奪化工氣蒸金盌潤色映玉盤空弱藻含猶在纖塵隔未通非山寧可倚是水復當融照夜何須月驚秋詎待風

製屏應不穩作珮定難攻客覩清誰並仙肌瑩自同宜涵筠簟素愁逼桂爐紅頓解行人渴分貽道路中

題黃鶴仙人畫

何處畫相同湘南與峽東江來落日外山出抄秋中綠桂驂人宅青蓮釋子宮鐘鳴樵谷暗船散市橋空風樹驚猿落烟蕪去鳥通平生遊楚興對此轉無窮

賦得履送衍上人

穩稱遊方脚新編楚岸蒲滑欺峰頂石危怯岳間途輕曳愁妨蟻高飛笑化凫上堂聲每衆度嶺影還孤著處朝行道抛時夜結趺空山欲相訪落葉去踪無

開畦

何處多啼蛤荒園暑潦天朕跳泥活活形蔽草芊芊野遠呼相應庭深樂自專斜陽漁罩外細雨客燈前莫問官私地聊占水旱年晴思蒲葉渚涼憶稻花田高士聽空愛遷人食未便洒灰誰解去安我夜窓眠

聖壽節早朝

天格
聖圖昌流虹叶夢祥飛龍起江左戰馬放山陽御㧾垂閶闔仙桃熟建章遠人陳貢篚近侍浥爐香金鏡千秋錄瑤池萬歲觴小臣欲拜手堯日正舒長

洪武二年十月卄露降後庭栢樹

上出示侍從臣啓獲預覩嘉瑞因賦詩頌之

和氣融為液中宵墜碧天光溥高栢上瑞發内庭前見日朝還泫經風晚畫堅芳攢蜂蜜滑的皪蚌珠圓厚澤歆難喻沉痾飲易痊願言同

聖德濡沃遍周埏

冬至　車駕南郊

駕動百靈訶齋宫午夜過禮行因日至樂奏合雲和配

祖宗周典祈年陋漢歌璧陳孤月滿燎發衆星羅秩秩咸儀盛穰穰福祉多慶成應預喜四海沐[redacted]

恩波

禁中雪

君王元尚儉臺殿忽瑰瑤環素凝宮沼飛花綴苑條
坊鷄驚曙早伏馬喜寒驕金扇開時看冊墀掃後朝
台司呈賀表樂部奉仙謳須信陽光近都先別處消

封建

親王　賜百官宴

漢運初興日周藩並建年辨方分社土當陛列宮縣
上相傳金冊中官闢綺筵誓期山作礪
恩濤酒如川仙李千枝茂天潢幾派連百僚咸醉喜
拜舞赤墀前

送安南使者杜舜卿還國應[redacted]制

安南初入貢朝廷遣翰林學士張以寧責
詔冊其主爲王及境而薨其世子遣舜卿
來告哀且請命及還　命朝臣賦詩送之

南粵知王化來庭喜最先地書通漢日貢紀入周年
號冊纔臨境容衣忽掩泉使蒙
天語啓嗣許國封傳統　開晴飛鳳炎溪晚墮鳶往
來時物異存歿
聖恩全　詔去開蠻霧帆歸望海天但脩忠順節毋
葉自綿延

送高麗賀正旦使張子溫還國

冊鳳雲中闕玄菟海外城新陽初獻歲遠使盡朝京
卉服充王貢珠旒仰
聖明花飛辭上國日出指歸程車餞都亭曉帆開島
嶼晴莫辭頻入賀寶曆萬年盈

送鮑脩撰出官關中

辭朝西入陝車發動征塵小麥行時熟啼鶯別處頻
關前周故尹灞上漢遺民直院青綾舊臨川赤組新
山運樂遊苑樹繞富平津君去方年少還能論過秦

送恩公還江心寺

上人居寶地勝處似金山樓閣開天界波濤隔世寰
鐘聞孤嶼外刹出亂雲間螺女晨修饌龍君夜叩關
遊方來暫會辭[redacted]闕去難攀舊業菱生沼離城郁暎
灣衣霑爐氣出船載磬聲還施貝來江估持經地島
蠻諸緣除未早半偈悟猶艱安得如康樂登臨此共
閒

喜楊滎陽赴[redacted]召至京過宿寓館

忽作天涯會渾銷歲暮哀高城三鼓動虛館一尊開
隣馬嘶空櫪江鴻過廢臺飲餘寒色退談絕雨聲來

涉患功名倦忘歸故舊猜　關前新應詔須讓子雲才

長洲苑

中國久無伯闔閭思騁功講蒐開別苑訓武出離宮
牢話麋恭来巫臣寔御戎鼓鳴深谷應罝掩廣場空
遠曳揩雲旆高彎射月弓三驅儀已畢七伐步還同
甲騎從輿後蛾眉侍幔中赘胎須紫豹肺掌得玄熊
樂事方難極兵圖忽易窮城迷歌黍客地屬釆薨童
輦道荊秋雨旗門失晚風大亡㝃肆狄人去雉爭雄
草樹迎蕭索湖山罷鬱葱猶疑見獵火寒燒夜深紅

翫花池

桃枝無香枝春色繞宮池正愛紅繁處還憐綠凈時
苍香泛幽沚媚影照清漪垂條看妓折墮蕊見魚吹
盃泛明月瀉舟逐彩霞移水流花落盡君王醉不知

送高麗貢使還國

鳳闕層霄上蕪城積水東
大君方啓運絶域盡朝宗錫命分青土趍班列紫宮
船歸瞻日出帆掛候西風雨露何沾溉華夷已混同
聖心非恍貢惟念遠人忠

韓蘄王

宋室中興日將軍武畧優功宜趍賈鄧名止亞張劉
白馬空南渡黄龍竟北游搶揄諸部種還報兩宮讐
朝使須金冊邊人織錦裘躍戈衝野陣横棹截江流
殘虜亡魂走中原指掌收未終藩閫寄已感廟堂謀
坐散熊羆士茸臣犬豕酋和戎詞易屈復漢志難酬
闕聳吳山峙陵荒罨樹秋麾頗歸未老郭令罷誰留
折檻言徒切藏弓勢可憂俄看星隕壘永使陸沉州
感慨思前代淒凉吊古丘劍苍埋廟氣碑蘚剥螭頭
石騎嘶風雨山僧護檟楸鼓旗何寂寂簡冊謾悠悠
父老悲猶在英雄事已休棲鴉嶺前墓聞說更堪愁

石井泉

清源生石脉泠逼煑茶亭凈映銀床色明開玉鑑形
分秋歸客鼎汲月貯僧瓶樹影沉泓碧苔文漬壁清
甃中嘗可滌醉後欬堪醒品第宜居旮誰羞舊水經

焚香

艾蒳山中品都夷海外芬龍洲傳舊擇燕室試初焚
奩印灰縈字爐呈玉鏤文乍飄猶掩冉將斷更氤氲
薄散春江霧輕飛曉峽雲銷逢憑宿火度遠託微薰
暑物元無跡游空忽有紋天絲垂裊裊池浪動沄沄
異馥来千和祥霏却衆葷嵐光風卷碎花氣日蒸醺

燈灺宵同歇茶烟午共紛褰帷嬌放早引乞記番勤
梧影吟成見鳩聲夢覺聞方傳媚寢法靈著辟邪勲
小閣清秋雨低蘆薄暁曛情懸韓掾染恩記魏王分
宴客留鷄侶招仙降鶴群曾傍朝罷袖尚浥舞時裙
囊稱縫羅佩籌宜覆錦熏畫堂空搗挂素壁漫塗芸
本欲柔童子何須學令君忘言深坐處端此謝塵氛

詠夢

的的緣愁得濛濛與醉和輕隨雲浩蕩暗越嶺嵯峨
夜店嗟偏短春閨想最多關山歸識路江渚去凌波
梁落中宵月樓橫欲曙河隔簾休聲鵲近燭任飛蛾

遊遠穿煩載穿深豈畏訶寒驚搖作障暖戀錦成窩
蝴蝶誰家信鴛鴦別浦歌靜嫌風動竹鬧怯雨鳴荷
穿塵窓隔紙低遶帳攏羅知情唯枕共送恨忽鍾過
縞袂香猶在朱絃字不磨記來還彷彿尋去已蹉跎
宿燼芬餘麝殘粧暈淺螺憂歡情總幻離合事皆訛
池上吟芳草庭前覓舊柯既因思是積復念轉爲魔
易斷俄如此難憑竟若何陽臺莫重問千古笑巫娥

答胡侍士留別二十韻

世緒名臣後聲華俊士前棘場曾中的芹水舊鳴絃
遠道秋風褐空齋夜雨氊倦游驚齒暮多難喜身全
孫客愁王粲諸生老鄭玄未應心戚戚還足腹便便
杜曲無歸業成都有卜錢我方辭
闕下君尚隱江邊久話燈催剪頻過榻解懸擇鄰欣
得地結友愧忘年牧遷依門轉漁梁近渡連舊盟尋
白鳥餘俸買烏犍流水空塘樹疎林破屋烟詎憂窮
作祟但欲醉成仙政爾交歡密俄然別恨牽湖山入
詭路鷄犬載家船離索方堪嘆分攜益可憐殊鄉難
託主薄俗易輕賢寒浦通潮處春城罷雪天梅花未
宜折持送只詩篇

戲嬰篇

芳秦風欄側梧桐露井傍嬌嬰爭晚戲少婦閑春粧
共說珠生蚌還憐玉產岡半扶文錦綵斜佩紫羅囊
額髮蓬鬆短胸肥細膩光庭前王氏子陌上衛家郎
弱草身賦軟芳英手弄香隨人貪作劇避伴學迷藏
莫撲花蝴蝶宜爲燒鳳凰坐添雲母粉浴試水沉湯
麟送徐卿宅蘭生謝傅堂愛均看總好年並比誰長
驥種雖難匹鵷雛已作行欣君得此畫真是夢熊祥

高太史大全集卷之十四

吳郡高啓季迪著
南州徐庸用理編

聯句

舞劒聯句

與會稽張憲夜飲觀銅臺李壯士舞劒而作

晚陌息鳴鑣憲秋成起嚴柝登堂欣有會啓顧座歎
無樂豪賓奉觴壽憲壯士韓箭作韵生飈拂鐔啓文
綴星輝鍔拭土色綫動憲睒火光轉爍寒瀉走澗泉

啓明懸溜簷澤徒誇刀瑩膏憲謾詑匕淬藥腥疑入
血乹啓威攝兇踪鱗雄閒莊子說憲醉想王郎斫聯
翩倏鴻騫啓奮迅仍雀躍來如龍出淵憲去若蛇赴
壑疾驚雷破山啓怒訝風捲漠初馳恍縱張憲忽注
弩弛擴陰陽變開闔啓潮汝隨進却高步赴節同憲
奇形分狀各斜迴象翼掖啓曲踊肖挐攫欻驚西方
帝憲凜怖東海若壓翻影紛綸啓地殺勢揮霍亂思
突騎奔憲低見飢隼掠旁分萬夫斷啓前拉千槍拓
出堪刼齊壇憲立可當蜀閣澤聞蛇嫗啼啓路遇猿
翁搏斬關豁然判憲擊柱鏗尒著陸疑濤涌床啓宵
駭虹闘慕譬捿已翻翻憲墜搞俄索索顛旭會悟書
啓俠軻記爭傳目花歷酒洒憲膚粟似裘薄忠義氣
盡張啓奸邪膽俱落不從玉玦計憲欲定銅臺約未
數大娘強啓終勝處女弱季路袖手欽憲斐旻汗顏
作疾視誰敢當啓不成我慙學勇夫怒生癭憲恐僕
戰成瘡功收刺虎奇啓志感聞鷄惡暫停月徘徊憲
既羅天寂寞崆峒詎必倚啓氣祲行可廓鹹妖正思
今憲斷佞猶慕昨會合固有期啓死生良欲託寧憂
武庫灾憲但俟亾門鑿慷慨勿悲歌啓淋漓且酣酌
憲

劍池聯句

與張憲金起王偶同賦

飛梁上當空憲直壁下插水兩樹交古陰啓孤亭倒
清泚初至意已愜憲再陟神亦靡氣消困龍藏起骨
朽山鬼死蒼崖出仙詩偶金藏閟僧史伯圖渺何在
憲世事倏如此佳遊信難遭啓壯志良未已凭欄瞰
神州起樹羽訝軍壘未覩煙塵清偶且眺林壑美臨
風揮一觥憲戀石脫雙屐鷺啄朱果殘啓蜂抱黃英
委琴咽斜陽蟬憲棋戰欲雨蟻溽暑避松籬啓輕涼
透蘇綺瞑目思黑甜憲潛心翫玄旨籟響破虛寂啓

香飄閑搗旋飯鍾瀉煙来寔棋笛呼月起整轡戒僕
夫晷揖韉謝釋子罷聲吹喧呵𡰪騎影歸遮遅餘戀
尚春然陽重来那復爾明發抗塵容何由繼芳趾

病栢聯句

與青城杜寅郯郡徐賁遊白蓮寺見病栢
而作

抱質雖輪囷託根何坎坷寅死色見已深生意存猶
頗晷老枿焦半身餘葉禿偏髾賁恩謝漢陵春災非
陸渾火寅柯傾痺待扶節濡瘖思衆晷下蜓封蚍蜉
上穴繖𧉮嬴賁風欺聲吿衰雨冒汗憎穎寅蟄空虺

喜容攀脆猿愁墮晷將斷豈中梁欲刳詎宜舸賁蓋
痒缺青蔥梢枯醉猗儺賁之子供爐焚無陰庇栿坐
晷蠹盡啄烏飢巢傾𪆘鶴跛賁臞形慘若𣧑突腹膗
如果寅藤纏偶假粧蘚剝每慙裸晷主惜覩匠顧樵
窺避僧邏賁土瘠力易衰岩危勢難安寅殺懼若霜
仍豎期甘露可晷成器未爲福不材反逃禍賁依林
尚支撑亞石猶磊砢寅閲歲失貞姿承陽愧纖朶晷
採𡠠孔語稱名負杜吟播賁敢要秦樹封孰效禹梅
鎖寅蟠深漫欲踞架重寧堪荷晷氣同生國均數異
測誠叵賁膏乾燃不明骨墮歸還夥寅客怜弔賦悲

童棄培功惰晷終護竟煩誰今看幸遭我賁

風雨聯句

與會稽張憲在報恩佛寺遇風雨而作

盲風歘天興憲凍雨翻海瀉魚蝦落半空晷蛟龍鬭
中野勢吞九河黄憲功潤千里赭怒疑决沙囊晷振
訏摧屋瓦横行天兵馳憲大笑雷毋哆乾坤發生旁
晷道路鴨死寡潦漲濤涌川憲旱去煙滅冶谷號竟
誰嘘晷木摵不自把神靈負悦惚憲造化非苟且祕
占月離畢晷又驗泗浸社必變其聖乎憲弗迷唯舜
也陰岑氣如炊晷高葉聲若打陽烏翰不見憲乾鵲

噤皆啞重翳悔復明晷餘點歇還灑雖悦灌園人憲
應愁渡江者侍王笑楚賦晷及我慙周雅避思泰山
顛憲戰憶昆陽下雄夫乜易失晷吝士蓋難餒既露
想大田憲廣庇思巨廈桔槹向晚停晷紈扇季秋捨
亂號官私蛙憲莫辨来去馬卧驚浪喧耳晷歸恐泥
浚踝勿憂巻茅屋憲且喜慰蘭若民期歲有登晷國
倚天錫嘏沛澤宜載歌憲斬篙試姑寫晷

虎丘聯句

與潯陽張羽太原王行郯郡徐賁遊虎阜
用壁間顏魯公韵作

山遊期屢阻風雨過今春 羽 偶遂林泉賞仍同里閈
親 行 樹重迷京午花盡謝芳辰 啓 事往非前代僧逢
是故人 貞 金精[redacted]虎氣寶藏衛龍神 羽 妖䰟怜埋玉
仙詩看勒[redacted]登厨有供村遠寺無隣 啓 池古寒
泉定林[redacted]新 貞 井名猶記羽棲姓尚題陳 羽 步
[redacted]方循[redacted]迴桃已待津 行 緣雖喧寂異妄本去来均
啓 摩壁追高韵應慙繼後塵

蓮房聯句

與金華宋璲張孟兼作

露冷鏡湖秋 璲 波凉練塘曉盤翻緑雲稠 兼 錦破朱
霞少新苞顆微綻 啓 餘葩莖尚嫋瘦蜜綴寒蠶 璲 尖
喙啄青鳥下惟王龍眠 兼 中有瓊絲裊華重柄欲折
啓 含深睛尚育 璲 瓠懸類覆盂 兼 雙立疑擢表 啓 初
成欣雨滋 兼 漸老怯風掉 啓 多子同根榮 啓 獨婦專
房悄 璲 粧卸失娉婷 啓 歌来逢窈窕 璲 剖心效誅忠
兼 並頭呈瑞兆 啓 馬蹄審竅剜 璲 魚目徵光皎 啓 珠
琲落槃多 啓 璀較貯囊小 璲 空實外莫辨苦中自
了剝殘星滿地采盡香餘沼 啓 雕堤飣戢戢玉爲攢
擾擾迷香出小艇薦書對清醼 兼 新嘗勝江芡遠覓
迷水萊蒸芳想复初 啓 感物傷秋杪聊茲發吳詠 啓

一覽煙水渺 璲

六言律詩

夫差女瓊姬墓

夢别芙蓉殿頭墮釵零落誰收土沓青鏡忘曉月冷
珠襦恨秋麋鹿昔来廢苑牛羊今上荒丘香䰟若怨
亡國莫與西施共遊

甫里即事四首

長橋短橋楊柳前浦後浦荷花人看旗出酒市鵰送
船歸釣家風波欲起不起煙日將斜未斜絶勝苕中
剡曲金蓋玉鱠堪誇

江村樂四首

荷浦張弓射鴨柳塘持燭叉魚天隨子宅同里陶朱
公祠近屋
一犬行隨餉榼群蛾飛繞缲車江邊女去摘芡城裏
人来賣茶
罾掛漁郎舍外船維酒媪橋邊烟波五湖朝渡風雨
孤村晝眠
日斜深塢牛卧潮落平沙蟹行秋社未開緑醞夜炊
初碓紅秔

讀道旁舊家碣

上題曰宋黃濬翁先生之墓

古路斜陽廢城斷碑荒草殘塋莫嗔童豎樵牧不識
先生姓名

楊氏山莊

斜陽流水幾里啼鳥空林一家客去詩題柿葉僧來
供煮藤花

陶秘書廣陵送别圖

暮雨潮生瓜步春山樹繞蕪城惆悵離舟欲發江南
煙寺鐘聲

七言近體

大駕親祀方丘還射齋宫奉次
御製韻

奠璧方壇曉祝鸞豹竿風動從靈祇獻符多士詞昌
運奄蹕諸蕃覩盛儀郊躬貫侯初復古汾祠獲鼎來
云奇山川效靜年多穀神荅
皇心定有期

奉迎
車駕享　太廟還宫

鳴蹕聲中曉仗迴錦裝馴象踏紅埃半空雲影看旗
動滿道天香識駕来漢酎祭餘清廟閑舜衣裳慶紫宫開禮成海內
人皆慶獻頌應慙自之才

晚登南岡望都邑宫闕二首

落日登高望
帝畿龍蟠山下見　龍飛雲霄雙闕開黃道煙樹三
宫接翠微沙苑馬閒秋獵罷　天街車闕晚朝歸明
朝欲獻昇平頌還逐仙班入瑣闈

黍金不厭氣佳哉紫蓋黃旗與日開殘雪已銷鳷鵲
觀浮雲不隱鳳凰臺山如洛下層層出江自巴中渺
渺来六代衣冠揔塵土幸逢

昌運莫興衰

奉天殿進元史

詔預編摩辱
主知布衣亦得拜龍墀書成一代存殷鑒朝列千官
備漢儀漏盡秋城催仗早燭明春殿卷簾遲時清機
務應多暇閣下從容幸一披

九日陪諸閣老食　賜糕次謝授經韻

叨陪講席按詞曹曉禁霜花點素袍院貯畫書西掖
靜雲連宮殿北山高故園莫憶黃花酒　內府初嘗
赤棗糕最愛鳳毛今復見便令池上一揮毫

送沈左司從汪參政分省陝西汪由御史中
丞出

重臣分陝去臺端賓從威儀盡漢官四塞河山歸版
籍百年父老見衣冠函關月落聽鷄度華岳雲開立
馬看知爾西行定回首如今江左是長安

吳僧日章講師赴
召脩蔣山普度佛事既罷東歸送別二首

萬人擁座聽潮音寶刹曾迂
玉篤臨佛法曉敷三藏秘
帝恩春及九原深鍾山坐處花頻雨練浦歸時樹欲
陰擬問楞伽嗳已別楚江飛錫暮沉沉

故鄉未解識清容却在金陵
闕下逢中禁曾分齋鉢飯上方時叩講筵鍾一帆細
雨違違浦半塔斜陽露霧峰相送師歸忽多感飛雲
亦戀舊依松

清明呈館中諸公

新煙著柳禁垣斜杏酪分香俗共誇白下有山皆繞
郭清明無客不思家卞庚墓上迷芳草盧女門前暎
落花喜得故人同待　詔擬沽春酒醉　京華

金陵喜逢董卿併送還武昌

兵後忽忽記別離兩年音問不相知武昌樓下初來
日幞府門前忽見時上國花開同醉少大江潮落獨
歸遲莫嗟握手還分手此會從前豈有期

送易左司分省廣西

朝廷特念遠民深盡省分官出桂林油幕下開依漢
節舟衣時到貢蠻金四時花發山多暖半日嵐開市
尚陰虞帝祠前黃竹裏相思莫聽鷓鴣吟

送王檢校錡赴北平

十年同舍客京華看遍龍河寺裏花纔進史書朝
日下便紓官綬去天涯平蕪遠塞秋驅騎衰柳遺宮

晚噪鴉莫道窮邊成久別待君歸草王堂麻
京師秋興次謝太史韵
柳外秋風起御河京華客子意如何伎同北郭知
應濫倖比東方愧已多梁寺鍾來殘月落漢宮砧斷
早鴻過不材幸得同趍
闕幾度珊珊候曉珂
送祠江瀆使者
源發岷峨萬里通函香逸遞問齋宮神馳白馬靈光
近祝奉玄牲禮秩崇驛下換船潮湧日廟前沉璧水
廻風重煩使者徽多福南國無疵黍稌豐

送葉判官赴高唐時使安南還
銅柱崖前使節過貢隨歸騎入京多一官暫遣陪成
堦片語曾煩下越陀曉拜賜衣辭 絳闕秋催征棹
渡黄河政餘好賦登臨味閒説州人家善歌
衍師見訪鍾山里第
風雨孤舟寄一僧遠煩相覓到金陵青衫愧逐塵中
馬白拂看麈塵上蠅事去南朝猶有恨夢歸北郭已
無憑文章何用虚叨禄只合從師問上乘
寄題安慶城樓
曡構初成百戰終憑高應喜楚氛空山隨粉堞連雲

起江引清淮與海通遠客帆檣秋水外殘兵鼓角夕
陽中時清莫問英雄事四首長煙滅去鴻
送鄭都司赴大將軍行營
上公承[redacted]詔出蓬萊立馬風煙萬里開賜履已分無
棣遠舞戈還見有苗來牙前部曲多收績幙下賓僚
更倚才後夜軍門知子到郎星應是近三台
送朱謝二博士進賀冬至表赴京師聽
宣諭畢還吳
驛騎雙馳捧綠章都門逢舊喜洋洋小儒方幸瞻
天近遠使初來賀日長仗下冊墀晴雪盡朝回禁陌

曉塵香承
宣歸去難留駐乞報平安到故鄉
送丕上人還四明育王寺
解夏還尋舊寺樓滿船黄葉過長溪袈裟影入秋山
遠舍利光懸夜塔低鶴識講時常繞聽猿知定後不
驚啼却慚擾擾塵中客覺路如今去尚迷
送吳生赴汴省其父指揮
都亭挽兩净朝埃彩服逢秋試剪裁定遠未歸雙節
在孝廉初去一船開城依梁苑煙中闊河繞隋堤樹
裏來家慶拜餘尋舊跡夕陽騎馬過繁臺

客舍夜坐

樓角聲殘鎖禁城燈花半落夜寒生啼鴉井上驚風散殘雪窓前助月明清世莫嗟人寂寞中年漸怯歲峥嶸酒盃詩卷吾家物客裏相親倍有情

送鄭山人聽　宣諭後歸東陽

閶門傳　詔山人拜清曉蓬萊望彩霞布褐朝天繞赴闕蒲帆帶雨又還家沈侯詠罷樓沉月發女粧殘廟掩花無限朝廷仁恤意殷勤歸向老農誇

春來

客愁擬向春來减春到愁翻倍舊時走馬已無年少樂聽鶯空有故園思日光晶晶濃熏草風刀颭颭緩墮絲辟歷瀟南酒家路共誰來往問花枝

送賈文學以郡薦赴禮部試畢歸吳

疋馬都門候曉開吳公新薦賈生來郡中方待傳經業闕下先稱射策才寒食杏花江店雨春衣柳絮驛程埃慚予東掖叨陪講難把長干送別盃

休沐日期衍公遊北山不果獨卧齋中

休沐欣逢一日閒擬邀禪客共登山兩筇未許尋蘿逕孤枕應須掩竹關歷歷遠峰塵土外蕭蕭深屋草萊問安眠却勝清遊樂覺看斜陽燕子還

送内兄周誼還江上

憶奉　綸音趣赴朝會煩遠送過楓橋雲山方恨成睽阻雪夜俄來伴寂寥吳苑疎鍾沉晚樹楚江歸雁逐寒潮情親海内如君少敢惜離懷為一銷

夜聞吳女誦經

雲窓月帳散花多閒讀金經夜若何嬌舌乍彈鶯學語芳心已定井銷波尼師曾教青蓮偈女伴徒爲白苧歌聽處若迷空色相應須愁殺病維摩

送趙史君致仕歸別業

久仕江湖白髮長今年得許乞身章吏收封印朝辭郡人賀懸車曉在鄉家齒已添新著綦官衫未歇舊熏香南風別墅初歸處應坐肩輿看種秧

遊南峰寺有支遁放鶴亭

每向人間望碧峰石門今得問幽踪路緣風磴泠泠策寺隔煙蘿杳杳鐘窓下鳥來多墜菓亭前鶴去只高松一龕頭借依香火莫道詩人非戴顒

送隣僧淡雲歸笠澤

往來海上獨離群雅稱身名是濟雲經院葉深秋講散香臺鳥下午齋分坐間山偈曾同說別後隣鐘不

共閑笠澤到時尋舊業菱池漠漠雨紛紛

次韻楊署令雨中卧疾

雙桐分蔭曉池清乍喜新晴覺病輕蛛曳林風吹欲斷鷺經沙雨洗偏明吟多悄怯臨窓寫卧久渾忘出市行不道春歸踰一月起聞歌鳥尚疑鶯

送吕秀才入道

學禮茅君便入山黄冠初著稱清顔杏園不羨龍頭貴蓬島應思鶴背閒窓下棄繁辭婦去壇前受籙拜師還白雲知勝青雲好揮手從今謝世間

送胡簿之陽朔

幾年桂管去人稀白髮憐君獨遠違過海定尋迴佔舶出京纔脱舊儒衣祠羞荔子傳巫語縣閉榕陰放吏歸亦欲居夷嗟未得護看鴻鵠向南飛

謁甫里祠

衣冠寂寞半塵緣想見江湖獨卧時遺跡虚煩明主詔感懷猶賦散人詩釣魚船去雲迷渚鬪鴨闌空草滿池芳藻一杯誰爲奠皷聲只到水神祠

送恩禪師弟子歸開元寺 寺有二石佛自海上浮至

山衲經寒補綻縫白雲高寺適尋登法身已見浮來佛宗旨曾傳化去僧歸過江城誰施飯定依舊院自

懸燈明朝應恨千峰阻欲問楞伽已不能

送何記室遊湖州

暮雨關城獨去遲少年心事劒相知故人當路輕貧賤倦客逢秋惡别離疎柳一旗江上酒亂山孤棹道中詩水嬉散後湖亭廢此去煩君弔牧之

江上寄丁校理昆季

望裏煙生是子家草堂應近眷令沙江汀每恨無舟渡野墅空憐有酒賒半雨暮成風外雪孤梅春動臈中花相思尚備前村遠獨倚柴門數去鴉

送顧軍咨歸梁溪

新柳休攀短短條離愁似雪未能銷春迴麼死還芳草人渡空江正落潮德耀宅前今獨去平津門下舊相招重來莫在花開後擬聽狂歌醉幾朝

白蓮寺次韻杜進士喜予見過話舊之作

不辭鳴棹遠相尋欲向江齋伴旅吟百事未成年已長幾時纔别夏將深螢留倦蝶連池綠樹帶殘鸎滿寺陰爲被老僧嫌滯礙舊遊休說更傷心

期徐七遊雲岩

憶與青山别幾時雲松應恨鶴歸遲少知學道貧非病閑愛談禪偈是詩文浣曉江煙淼淼人行暮苑麥

離離明朝風雨還同往恐負高僧石上期

賦得寒山寺送別

楓橋西望碧山微寺對寒江獨掩扉船裏鐘催行客起塔中燈照遠僧歸漁村寂寂孤煙近官路蕭蕭衆葉稀須記姑蘇城外泊烏啼時節送君違

聞朱將軍戰歿

江浦戈船赤幟稀孤軍落日陷重圍鏡中蛇墮占應驗牙上梟鳴事已非殘卒自隨新將去老親空見舊奴歸閑雞此夜誰同舞西望秋雲淚洒衣

送何明府之秦郵何淮東人也三爲縣令

馬前風葉助離聲楚驛郵荒不計程一令尚淹三縣事幾家曾見十年兵夕陽遠樹煙生戍秋雨殘荷水繞城父老不須重嘆息君來應有故鄉情

過野寺次韻徐廉使玹舊題

使節城東按部迴曾將從吏到香臺秋林數騎蕭蕭去晚澤孤鴻嗷嗷來蘿雨濕衣溪路轉栢風吹燭殿門開當年物色雖留與題壁慙無子美才

送滎陽公行邊

風卷雙旌雪覆鞴遠騎白馬出行邊兵馳空壁三千幟客宴高堂十萬錢屏裏舊圖魚腹陣燈前新註豹韜篇功成他日論諸將只有荀卿最少年

登涵空閣

衮衮波濤漢漢天曲闌高棟此山顛置身直在浮雲上縱目長過去鳥前數杵秋聲荒苑樹一帆暝色太湖船老僧不識興亡恨只向遊人說往年

婁江寓舍書王七隅見過卻送還郭

送君只過孝廉橋不似君來訪我遙路未同歸鴻沓沓門方孤掩竹蕭蕭遠愁忽與鐘聲至殘醉微兼燭燼銷莫道扁舟難重過寒江日日有迴潮

送葉鄉還隴西公幙兼簡周軍咨

落日關城動鼓笳遠遊憐汝尚無涯壯身謾託三公府歸夢難尋萬里家投驛暮山燈照葉待潮秋渡棹粘沙軍中記室如相問只說愁吟對菊花

范文正公祠

開閣陳書對御筵共言天子得時賢才陪上相趨廷內遽撫豪羌出塞邊松栢自依先隴廟稻禾猶滿義莊田古來直道難終合何必深嗟慶曆年

丁令威宅

令威作仙上天去舊宅留在青山阿千年宅廢但遺井何處更聞華表歌南陌黃塵足去客東流碧海絕

廻波鶴歸重覧應惆悵地上丘墳今又多

辭户部後東還出都門有作

詔貳民曹出[illegible]禁林陳辭因得解朝簪巨材自信元

難稱

聖澤誰言尚未深遠水紅花秋艇去長河宮柳曉鐘

沉還鄉何事行猶緩爲有區區戀　闕心

寄余左司

何處吹愁角一聲大江東岸呂蒙營天隨流水茫茫

去月共長庚耿耿明屢意有圖秋暫息客魂無定夜

還驚欲陪酾酒樓船坐借問風潮早晚平

聞家兄謫壽州

別來未省去何投書到方知謫壽州覧俗自堪傷遠

客聽音誰解釋羇憂長淮波浪應愁渡故國江山只

夢遊未有萬回飛性術魂消空望楚雲秋

吳城感舊

城兆秋風蔓草深豪華都向此銷沉越陀空有彌尊

計劉表初無弭亂心半夜危樓俄縱火十年高塢漫

藏金廢興一夢誰能問回首青山落日陰

喜幼文北歸

風塵萬里損光輝舊面相逢却訝非在路定留經處

詠還家猶著去時衣久留遠土虫蛇褥忽解高羅鴈

鵠飛尚念梁園三二客與君同去不同歸

寄錢塘方員外

尋常此別事難同不意音書得再通君病尚留多難

後我吟方向亂愁中殘煙廢郭山猶在落日空城歲

欲窮借問西湖舊梅樹如今還剩幾多叢

秋日江館詠懷

十年世事漸多更自嘆而今豈後生未有佳兒書謾

讀既無俗客酒頻傾煙生遠塢聞鷄唱潮落平沙見

蟹行秋後思歸凡幾度夕陽江上望高城

送宋君南康覲親

長揮客淚楚雲東故國江山一戰中遺櫬十年嗟未

掩歸舟千里喜纔通遠途敢避風濤惡舊隴應知草

樹空料得南岡廬宿處夜深搖鳥泣西風

送王孝廉遊京回錢塘

客遊南北再逢春幾驛煙花一騎塵觀國舊逢朝

闕使還家今作渡江人雪迎酒氣消應早抑送歌聲

發更新此日腰間垂赤組不須猶愧故鄉親

感懷次蔡參軍韵

擊筑無人識漸離客依孤館獨凄其著書未解成新

語把酒聊因覓舊知燕塞風多寒水急梁園雪早凍雲凝年來只念江東去下馬碑陰看色絲

得亡友周記室在繫所詩次韻

擬出罝羅再卜鄰死生俄判兩吟身百年豈料逢今日四海何由見此人吳地有園花已盡楚山無塚草空新一篇幽憤時時讀風雨寒燈夜獨親

荅呂山人見寄

一蓑僧房看竹期行吟何處復相隨煙波遠渚難尋路風雨幽窗忽送詩故舊誰非嗟別者鄉園同是憶歸時莫愁孤館春寥落且向江干避亂離

送殷孝章赴咸陽教諭

獨抱遺經出董帷秋風送騎入關遲用儒幸際千年會造士欣爲一縣師鴻鴈雲低秦壘角牛羊草沒漢陵碑宦遊兼得觀形勝莫向尊前嘆別離

送僧希載赴天界

水郭春寒壓柳絲扁舟遙送道林支日邊金界曾遊地雪後滄江欲渡時座近香爐朝聽法窗傳鉢韵夜談詩龍河舊日棲禪侶想拂雲床正待師

寄求寧丁期府燕簡先生求寧屬洛陽丁近布平盜後渠之功遂君前進士實其邑

政成百里自材優莫厭青袍映白頭盜散山棚城少閉渠通田滄水多流陸渾莊上雞鳴午緱嶺祠前鶴去秋沽酒更須煩縣令洛中時伴玉川遊

江上晚眺圖

一髮青山斷鴈邊渚宮樓閣暮雲連煙波彷彿江南意風柳依稀峽外天釣艇歸時風動葦僧鐘起處日沉煙觀圖忽起滄洲想身墮黃塵又幾年

江上春日遣懷

江上逢春已兩回客中官序苦相催蛛營户網蟲初出雀借簷巢燕未來年少即閑真信拙詩成雖好可言才如今欲向南隣叓旋乞畬楊繞舍栽

別江上故居

家具初移借釣船臨行魚鳥亦悽然城南徙舍惟三里渚北閑居已二年花塹回看春水外草堂留掩夕陽邊多慚父老相留意來去聊隨大化遷

高太史大全集卷之十五

吳郡高啓季迪著
南州徐庸用理編

七言律詩

送人出鎮

家出山西負勇名擁旌方見去專城風生曉帳旌旗動月落寒譙鼓角清麟閣封侯初受任鴈門擒虜舊功成如今四海無征戰雅詠投壺樂太平

送周省郎之海虞判官

黄茅連野邑城荒佐邑初煩舊省郎鴈起海風吹暮角鷄鳴閑月照晨粧讀書臺下逢人少濡墨廳中憶尉狂君到官曹無事日一尊為我酌斜陽

次張子宜園居二首

見山岡下行蒙蘢亂後池塘野水通身影步隨花影日鶯絲吹傍釣絲風已知處世愁無益更覺全生醉有功誰道閑官貧去甚春來未與舊焦桐

又

卑田高步謝　天衢應戀閑園景趣殊養鶴堦除長得伴種魚池沼不輸租官曹自古皆詩客家世當年本釣徒若欲相尋阻泥潦滿林烟雨聽啼鳴

還城南新居

辛苦中年未有廬東西長寄一囊書未能避俗還依俗堪信移居更索居葉滿鄰園烟冪冪竹連僧舍雨踈踈何須許伯長安第此屋脩然已有餘

贈醫師王立方

醫得河間第五傳尋師曾上海門船龍方試後應多驗鶴骨癯來已欲仙渡澗斸苓朝帶雪滿林蒸术午生烟詩人亦有相如渴頼乞丹砂舊井泉

吳縣庠訓導徐君善醫常起人疾求詩贈之

解榻高齋晝日遲坐談周孔雜軒岐仙人方在廳藏秘博士經横每下帷池上採芹風起處階前晒藥雨收時病瘥不使人栽杏只要新題滿卷詩

挽瞿隱君

壯志蹉跎為亂離蒼天不肯見清時樓前鶴去飛雲遠墓上人來宿草衰親老還揮思子淚弟愁長咏哭兄詩兩年頻送交遊死不似夫君寂可悲

次韵靈隱復見心長老見寄兼簡勱禪師

高堂鍾鼓毒龍驚曾布袈裟海上城廬岳禪師傳法印道園學士許詩名幾廻　北闕瞻天近獨坐南屏對月明書到喜聞雙徑老雨華新散滿[illegible]瑤京

稚齋爲陳山人賦

華堂雖存忍獨居愁瞻松栢倚踟蹰夕陽下馬高人墓夜雨烏啼孝子廬地掩衣冠魂去後家留圖籍手編餘元方應有無窮意陌上何年重駕車

追次唐人韵

任俠平生慕灌夫每思鳴劍起伊吾歌調錦瑟初移柱笑擲金盤已作盧買妾競誇燕地女求官不事兗家奴灞陵獵騎歸衝雪笑殺詩人撚凍鬚

喜聞王師下蜀

蜀國兵銷太白紙將軍新拜漢征西浮橋已毀通江鷁進鼓初鳴突水犀不假五丁開道遠俄看萬甲積山齊從今險阻無人恃夷貢南來盡五溪

逢倪徵士

數千里外久相違十八灘頭偶獨歸自說病來辭幞府只因愁絶念庭闈吳歌重把還鄉酒蠻布猶穿過嶺衣話盡三年遊歷事滿庭風雨送斜暉

贈林泉民張慶辰代張貞居史韵

雨船幾度載狂客詩卷平生隨老翁林下自成麋鹿友世間相去馬牛風晚窓炊熟露葵紫秋寺寫殘霜葉紅他日誰脩耆舊傳著君應在隱淪中

倚樓二首

館樓前見鴈行桂花初白柳枝黃凭欄有客迎秋思捲箔誰家出曉粧未放離魂尋楚雨已看歸鬢點吳霜自憐對酒還惆悵不及分司御史狂

又

漠漠疎烟冊樹開火經城苑滅樓臺雨初過處千山出人正愁時一鴈來秋色自隨砧杵動夕陽又被鼓鍾催詩成未盡登臨意獨向蒼茫首重回

闔閭墓

水銀爲海接黃泉一穴曾勞萬卒穿謾說深機防盜賊難令朽骨化神仙空山肅去秋風後廢樹烏啼夜月邊地下應知無敵國何須深瘞劍三千

西塢

空山啄木聲敲鏗花落水流縱復橫松風吹壁鶴翎墮梅雨過溪魚子生尚有人家機杼遠更無塵土衣裳輕斜陽已沒月未出樵子歸時吾獨行

過海雲院贈及長老

衲擁寒雲老一丘遊方無處轉悠悠茶香吹過前林晚菜葉流來別澗秋舊拂講餘懸壁上殘經定後落牀頭紫藤塢裏歸逢雪猥芋曾煩慰客愁

送錢塘守

繁華異數異昇平到郡初頒露冕行幔下吏書催署字湖中妓舫歌聲潮來雨渡皆侵岓日落諸山半入城休沐南屏頃一到松間尋我舊題名

張山人見訪留宿草堂

夕陽欲泛靜沙墟喜子能來慰索居生事蕭條慚客裏交情契闊歎兵餘買魚急喚臨江艇炊黍深開瞑竹廚屈指故人能幾在真辭同醉卧田廬

陪臨川公遊天池

騎馬尋幽度嶺遲老僧不識使君誰門開紅葉林間

寺泉浸青山石上池殘果已收猿食少枯松欲折鶴巢危壁間不用題名字無限蒼苔沒舊碑

客舍歲暮

空江寒雨送淒涼離舍無多即異鄉井旧尚勤懸德雕音書未至憶平陽心輕別歲憑年少憂喜還家及夜長自笑病來詞賦拙懶從枚叟客遊梁

江上晚眺懷王著作

渡頭西望足離情晚水寒山雪後清鷗立斷冰流漸遠鴉隨殘照去還明漁人笛過風生浦估客帆迴樹隔城范蠡祠前春意動思君欲放酒船行

答徐七記室病中作

空齋欹枕積書間清瘦憐君變舊顏累少亦憂今日亂病多應賴此身閑朝辭隣友看花去晚候家僮買藥還知是苦吟猶未發水邊深樹掩柴關

遊雲岩值雨

深殿幽廊暝竹開鳥聲忽斷雨聲催蘚生偏上題詩壁花落還臨說法臺林下聞鐘諸客散磵邊汲水一僧來晚晴更好看山色西閣憑闌獨未迴

送張徵君南遊

故人多去不堪留況復看君更遠遊流落正逢搖落

景亂離還值別離愁夕陽亭上匆匆酒寒雨江邊渺渺舟此後衡門應獨掩詩篇寂寞有誰酬

宿張氏江館

極浦荒雲一棹行遠投江館駐宵程客中得酒銜悲喜亂後逢人說死生木葉未空寒鳥聚海潮欲上曙雞鳴政憐此地無驚擾歸夢如何又入城

再遊南峯

放鶴亭前落葉重吟身獨上夕陽峯遠村近浦分諸樹後嶺前山應一鐘高閣倚殘歸鳥過空林行盡老僧逢支公駿馬嗟何處石上莓苔沒舊蹤

送李使君鎮海昌州有雙廟

海風千里捲雙旌按轡初聞屬部清入雜島夷爭午饁潮隨山雨入秋城鳴孤不近睢陽廟突騎猶爭廣利營肯掃帳中容我醉夜深燃燭卧談兵

賦得惠山泉送客遊越

雲液流甘漱石牙潤通錫麓樹增華汲來曉冷和山雨飲處春香帶澗花合契老僧煩每護修經幽客記曾誇送行一斛還堪贈往試雲門日注茶

寄題張著作菁山隱居

霞映青山似赤城歸棲聞已謝時名半湖殘雨收虹影幾樹斜陽帶鳥聲竹下逢僧扶杖揖蘿間候客抱琴行平生應笑王夷甫末路方言少宦情

送胡孝廉布東遊

春色偏傷楚客心日斜芳草鷓鴣吟山遮故國千重影雲度長江一片陰少婦自挑燈下錦諸侯誰贈橐中金送行只恨華觴淺不似同袍別意深

夜雨不寐

雨窓燭盡漏迢迢秋滿床帷酒易消蟋蟀催寒輸絡緯梧桐鬧雨勝芭蕉漸知老去非前日豈信愁來是此宵莫聽曉鐘聊穩睡久居閑退罷趨朝

煑雪齋爲貢文學賦禁言茶

自掃瓊瑤試曉烹石爐松火兩同清旋渦尚作飛花舞沸響還疑灑竹鳴不信秦山經歲積俄驚蜀浪向春生一甌細啜真天味却笑中泠妄得名

香晚軒

不畏風霜向晚欺獨開衆卉已凋時地荒老圃苔三徑節過重陽雨一籬秋色蒼茫人醉少寒香落漠蝶先知山翁獨念同衰晚坐對幽軒每賦詩

次韵倪雲林見寄

老來詩陣尚堂堂過宿曾留讓大床病驥可堪迷遠道孤松只合在高岡蕭蕭塵鬢驚寒色渺渺雲山歛夕光莫道欲歸無好處便尋勾漏與華陽

再用韵

草滿當年食客堂一身投老寄僧床秋風吟怨衰蘭浦暮雨行愁若竹岡任廣豈能諧薄俗養和且爲駐頹光酒錢十萬今誰送獨嗅黃花對夕陽

荅韓長司同韵見贈并柬滕用衡

昔年載橐侍　明堂每見論邊近　御床入幕乍參飛騎將還家新卜卧龍岡泰山暮隔閑雲遠吳樹秋涵海日光共語東西宦遊事里中今喜有南陽

答張文伯用韵見贈

早年説法已作堂夜雨長連聽雨床拜筆便堪超禁省振衣何必上重岡半簾藥氣疎烟退滿屋書聲落月光愧我飄零荒舊學酒徒相逐醉高陽

喜逢賀叔膺送還錢塘

暫來還去獨翩翩賀監清狂已欲遷三日小樓逢解榻幾人還浦送回船鴈呼舊侶披雲外梅試初花在臺前歸去西湖鄉邊宅定娛鶴髮慶新年

子祖授生

他日愚賢未可知眼前聊復慰衰遲人間豚犬應誰子天上麒麟豈我兒夢兆先占神媪送啼聲還得使君奇樂天從此休長嘆已有人傳柏圓詩

喜張太常謁告歸途見訪雨中留宿話舊

長嗟遠別望京城忽喜相逢駐驛程問舍求田慙我鄙還家上冢羨君榮寒爐聯句圍爐坐晚陌趨朝垂轡行舊事重談真若夢江湖夜雨一明燈

御溝

春含禁柳綠相和縈貫天津若絳河派出宮墻流葉斷源通靈沼躍魚多曲迂月下龍舟轉清照雲間雉扇過行客何須問深淺長流不盡似恩波

雲岩訪翰公值雨留宿次周記室壁間韵

日暮松間雨後過懶殘不出近如何鍾聞下界歸人少燈照空林落葉多別後有思還是妄定中無想不成魔山靈盡意相留客暗雨斜風滿薜蘿

送伊兵曹赴邊

少年恥著惠文冠幞下時時把劍看宮燭未銷雞送曉軍笳忽動馬嘶寒關連雲樹征途迥塞接霜燕戰地寬見説長平門下客奇材唯有一任安

吳下聞梁賓客子天爵復送還會稽

識君京國暫相從別去堪憐此再逢共把一盃官市酒初聞半夜客船鐘吳洲鴈落潮痕淺越嶠猿啼樹影重會作尋翁舊儔屬臨分離恨倍人濃

次韵俞士平見寄

一棹滄浪兩鬢絲孫章老客苦相思作歌幾日空招隱載酒何人為問奇吳苑舊遊山色在楚江歸夢月明知莫言別後音塵絶長倚東樓憶紫芝

登天界寺鐘樓望京邑

朝罷登樓賞晚晴三山二水總分明人間地湧黃金界天上雲開白玉城宮樹遠連江樹色寺鐘微答禁

鍾聲憑高空此觀形勝深愧無才賦
帝京

十二月十九日雪中

舟絶寒江凍不潮縈沙拂柳影倚倚疏從漁浦磯邊
積還向樵村竹外飄撲馬憶從年少樂點袍曾逐侍
臣朝如今獨坐吟詩句茅屋茶烟冷未消

過僧舍訪呂敏

幾欲相尋與願違今朝始得過禪扉磬聲穿竹山房
遠展齒粘苔石徑微幽鳥每同馴鴿下高人閑與老
僧依談詩說偈俱堪喜坐覺茶香上薜衣

新篁

南池雨後見新篁裊裊烟梢漸出墻風度亂翻交碎
響露垂微挹粉痕香簾前嫩色初含暝琴畔疎陰已
送凉野飯休燒林下笋留添碧玉嫩竿長

初夏江村

輕衣軟履步江沙樹暗前村定幾家水滿乳鳧翻藕
葉風疎飛燕拂桐花纔頭正見橫漁艇林外時聞響
緯車最是黃梅時節近雨餘歸路有鳴蛙

江村

南園薰風吹葛衣汀花未露岸花稀水神廟下莎侵
路江叟門前柳映磯積臥已知耕耒歇鷗鷺長見釣
船歸天隨宅畔吾曾住留得閑看掛夕暉

田園書事

西園春去綠陰成已覺南窗枕簟清簾捲斜陽歸燕
入池生芳草亂蛙鳴葉過穀雨花猶在衣近梅天潤
易生獨坐正知閑晝永吟餘消盡篆烟輕

梅雨

江南烟雨苦冥濛梅實黃時正滿空洒竹暗連湘女
廟隨雲遠渡楚王宮窗寒頓使拋紈扇衣濕頻催換
火籠幾度欲晴還復暝簾前不放夕陽紅

送衍師還相川

江樹湖波繞相川南風巾錫去翩翩村中乞米晨留
鉢城外聞鐘夜泊船昔向名林曾說法今歸舊院定
安禪道心深悟俱浮幻不奈詩名滿世傳

萱草

幽華獨殿衆芳紅臨砌亭亭發幾叢亂葉離披經宿
雨纖莖窈窕擢薰風佳人作佩頻朝採倦蝶尋香幾
處通寂愛看來憂盡解不須更釀酒多功

雨過舟中看山

風雨山前晴靄濃滿蓬凉思入滄波沙鳴正厭秋聲

急峰出還恰景趣多漢上雲收開遠樹田中水滿發新禾舟人不用催歸速卧看青峦次第過

齊雲樓

境臨烟樹萬家迷勢壓樓臺衆寺低斗柄正垂高棟北山形都聚曲欄西半空曾落佳人唱千載猶傳醉守題刦火重經化平地野烏飛上女垣啼

靈岩寺

閑上香臺望下方漁村樵塢盡蒼蒼傾城人遠苔生逕歸寺僧稀葉滿廊雲散池邊留塔影雨來閣外失湖光廢興皆幻何須問獨自吟詩送夕陽

孤園寺

欲問南朝常侍宅已爲西域化人宮山僧帰帶漁舟雨湖鳥來聞粥鼓風搖柚垂簷秋殿暗波濤驚座夜堂空給孤長者誰曾見應在烟雲杳靄中

開元寺石鉢

寶石當年琢帶青浮波不異木杯輕傳靈已歷乾陀國乞食曾來舍衛城漁父得時初洗獻法王在日毎擎行寺僧見客休頻出恐有藏龍此內驚

垂虹橋

行人脚底響波濤驅石神鞭是孰操影落蛟龍朝窟暗形垂蝃蝀暮天高烟中去憶鴟夷遠月下吟誇長史豪幾度憑欄賞秋色鱸魚新買繫歸舠

問潮州遷客消息

瀧吏相迎渡惡難到時應是幾旬間猿啼嶺下梅花白鱷去祠前荔子班名姓未看兵籍落音書忽附估船還莫言久作炎荒客會逐陽和返故山

秋日江居寫懷七首

每看搖落即成悲况在漂零與別離爲客偶當鱸美處思兄正值鴈來時天邊瞑爲秋陰早江上寒因歲閏遲莫把丰姿比楊柳愁多蕭颯恐先衰

又

菱荍連秋渺渺長歸舟猶歎滯江鄉客衣欲冷隣機急農事初成野飯香千里斷雲隨鴈鶩半村殘照送牛羊有愁不解登高賦空使頻回宋玉腸

又

舌在休誇術未窮且將蹤跡託漁翁芙蓉澤國秋漫雨禾黍田禾掩冉風身計未成先業廢心懷欲說舊交空楚雲吳樹無窮恨都在蕭條隱几中

又

風塵零落舊衣冠獨客江邊自少歡門巷有人催稅

到隣家無處借書看野鳥催響天將夕離豆垂花雨
稍寒終卧此鄉應不憾只憂飄泊尚難安

又

弃字翁家坎近居人烟沙竹自成墟移門欲就山當
榻補屋唯防雨濕書貧爲湖田長半没拙因世事本
多疎當時亦有求名意自喜年来漸已除

又

喪亂將家幸得全客中長耻受人憐妻能守道同王
霸婢不知詩異鄭玄借得種蔬傍舍地分來灌菊别
池泉却欣遠跡無相問一棹秋風笠澤邊

又

秋塘門掩竹穿沙爲客隣酤未易賒閑裏壯年懸白
日愁中佳節負黄花漁村靄靄緑江暗農逕蕭蕭入
圃斜薄俗相輕吾敢恣魯人猶自笑東家

漫成二首

柴門築浦小江邊早得閑居是偶然兩岸晚風黄鳥
樹一陂春水白鷗天悠悠往事空書卷碌碌浮生只
釣船猶記[illegible]京華爲客日幾回聽雨憶歸田

又

已分棲遲不自疑江邊林下儘幽期病惟好懶寧須

藥心未忘機偶對朱闌館雨聲花落夜深塘草色燕
飛時春来頗喜囊中富添得新成幾首詩

喜徐山人與浩師見過

遠煩安許問棲遲正是山家橘熟時爲更得閑非是
隱學禪有解只能詩潮聲驚客江三里秋色留人菊
一枝莫怪相逢意偏喜碧雲紅樹久相思

端陽寫懷

去歲端陽直禁闈新題帖子進彤扉太官供饌分蒲
醑中使傳宣賜葛衣黄繖回廊朝旭淡玉爐當殿午
薰微今朝寂寞江邊卧閑看遊船競渡歸

寄倪隱君元鎮

名落人間四十年緑蓑細雨自江天寒池蕉雪詩人
畫午榻茶烟病叟禪四面荒山高閣外兩株踈柳舊
莊前相思不及鷗飛去空恨風波滯酒船

與杜進士貢登白蓮閣對雨

遠愁高樹共離離風送潮聲上浦遲海客市中烟起
處江僧閣外雨來時船歸香露唯聞櫓店隱蒼茫不
見旗回首南朝今幾寺可堪重詠牧之詩

喜宋山人見過

携琴遠趂渡江船煩覓幽踪浦樹邊别久忽看梅又

發話長應讓鴈先眠一冬多暖天無雪半夜初寒月有烟回首舊遊君莫念歸來好共種吳田

與姪常遊東庵

水樹園庵綠幾層陰中敲戶晝登登十年重到猶為客半日終閑且訪僧舊榻塵生趺後席亂幡風颭供餘燈高齋對作忘言坐此事堪憐汝亦能

謝周四秀才送酒

不忍醒愁只欲眠幾日花發自江邊欲沽百錢未易得忽送一壺真可憐抓頭好鳥語窗下洗盞流水到門前今朝得醉已無恨不使春光空一年

上巳有懷

春寒渾未減征衣愁對佳辰坐掩扉江上琴書留滯久水邊車馬祓除稀閒園細雨梅花落廢苑平蕪燕子飛欲覓涼亭會中友幾人遷謫未能歸

徐記室賁北歸見訪南渚復送還城

初辭楚澤到吳村訪舊嗟君古道存欲洽悤悤歸後計難留欸欸坐中論雪遲似讓梅先白月早如愁樹已昏此別終非前別遠孤舟江上莫銷魂

被召將京師留別親友

長送遊人作遠行今朝還自別鄉城北山恐起移文誚東觀慙叨論議名路去幾程天欲近春來十日水初生只愁使者頻催發不盡江頭話別情

過故將第

甲第如雲紫陌東當年得意負邊功美人笑客登樓上假子將兵衛閣中深計謾誇三窟固遊魂難返九原空門前車馬今誰到零落槐花向晚風

雨中寄劉沈二別駕

漠漠春寒水繞城誰家可作看花行一杯不得三人共二月都能幾日晴夢逐鶯聲風外斷愁兼草色雨中生畫船載妓南湖上不似年時放浪情

丁校書見招晚酌

正坐羈愁不自聊遠煩舟檝暮相邀江懸落日猶三尺風折垂楊定幾條流水入花村杳杳幽人對酒屋脩脩此鄉不得君同客應是春來更寂寥

杜二年四十鬚已多白戲作是詩

覽鏡憐君感歎深年來頷下忽霜侵未衰自許方強仕早白應緣只苦吟雖失家中嬌婢喜還招座上遠朋欽到頭此物須當見好染塵消買藥金

愛姬祠

錦雲陣陣落紅衣波冷雙蓮慘夕暉故國草侵金輦

跡荒祠塵掩畫羅幃共哀艷質軍前殞誰見香魂月下歸惆悵無人來酹酒綠楊惟有暮鴉飛

雲山樓閣圖爲朱守愚賦

白雲窈窕楚天陰半露樓臺出遠林簾幙捲時秋雨歇鼓鐘鳴處夕陽沉鶴從遼海天邊下猿傍巴山樹裏吟爲問仙家在何處欲穿謝屐一登臨

夏夜

銀河欲轉漏聲稀坐詠閑齋夜掩扉鵲影頻翻窗竹起螢光每拂逕莎飛風生靳扦齋紈覇露下猶沾楚葛衣自據胡床相待月爲憐池上夜凉微

池亭晝卧

曲闌庭幔映滄浪長日宜眠夢蝶床波影細搖侵簟影荷香遠遞襍爐香不知道路方愁暑只愛池亭可納凉何處鳴蟬驚睡起高槐陰外未斜陽

姑蘇懷古

麋鹿來過客過稀消沉伯業在斜暉遊帆自向湖邊落鳴櫓誰聞月下歸烏啄計成稻栅至娥眉舞罷綺羅非如今始悔牽衣諫荊棘遺宮淚滿衣

宿山寺

遠宦偕榻喜凉生疑到天台近赤城風度回廊秋欲

動河窺高閣曙初明泉聲正與松聲合僧夢頻同鶴夢驚最喜山宵無熱惱莫教月落又鐘鳴

泛舟西湖觀荷

雨晴南浦錦雲稠曉待湖平蕩槳遊狂客興多惟載酒小娃歌遠不驚鷗半湖月色偏宜夜十里荷香已欲秋爲愛前沙好凉景滿身風露未回舟

馬璘畫

燕脂簾前夜未添羅衣應怯嫩寒侵風傳漏拟還堪數月混梨花不易尋翠館紅樓猶裊裊華燈綉閣正沉沉畫中一片春宵景寫出閨人悵望心

曉凉

驕陽未出曉凉生滿𢽾春風細髮輕荷上露華翻曲沼樹頭河影落高城自舒清簟臨牕坐又聽疎鐘滿寺鳴却喜閑身無事役不須早逐市人行

蘆花蕪

葵葦織出緯蕭機未許蝦鬚獨衒奇寒雪照庭晴不捲白雲當戶晝長垂恍疑柳絮風穿早不管梨花月到遲自是楚江秋一片後來不使白鷗知

雨中

二月冰長折磯頭茅屋恐隨江夜流雨聲鳴瀨稍欲

歇雲氣出峽未能收鷗鷺鵜鶘晚争喜楊柳杏花春自愁幾日隣家斷来往出門應恨無扁舟

王徵士東里草堂

久客因爲東里人年来移竹有僧隣時名頗悉緣詩得野性惟知向酒新林下煙生門掩夕園中雲罷鳥鳴春相期歳晩爲同社隣壁謌呼定不嗔

客舍寒食次周著作見寄韵

寒食江頭客未還獨臨流水見愁顔故園芳草斜陽外空館蹊華細雨閒亂世求田雖自笑少年當蹈竟誰攀主人莫折門前柳多病無書倦入関

新春次余左司韵

雪晴稍稍見苍枝書閣朝眠日影移酒到好懷傾輒盡詩逢高韵和應遲今朝閒豈尋春得前夜愁因送客知走馬南園芳草緑憑君莫問少年時

次韵楊禮曹秋日見贈

殘雨翛翛映彩虹憐君獨詠楚臺風遠江帆影秋燕外故花砧聲曉樹中壮歳漸如辞幙燕閑身猶作蠹書魚雅音自古無能好莫向人誇琹最工

次韵西園公咏梅二首

如何天與出塵姿不得芳名入楚辞春後春前曾獨探江南江北每相思微雲淡月迷千樹流水空山見一枝擬折贈君供寂寞東風無那欲殘時

又

雪中無伴只孤芳倚竹元非翠袖粧馬上忽逢臨水驛鶴邊忽見向山房春愁寂寞天應老夜色朦朧月亦香此地一尊聊自戀楊州回首已凄凉

過吳淞江風雨不可渡晩覓漁舟抵松陵官館

風雨方知客路難飛鴻相逐渡江湍港收漁市舟歸晩門掩官廳燭對寒此地昔年曾遠宿何人今夕共清歡枕邊不爲江聲急夢寐憂時未得安

次韵酬張院長見貽太湖中秋翫月之作

洞簫聞處似黄州月色惟過一半秋兎闕何年丹桂種龍宫今夜白蓮浮露沾席上縦横醉天落舟前浩蕩遊若上洞庭看玉鏡兩山應是勝三洲

暫宿行營舟中

無篋霜露冷侵船落鴈驚烏總未眠戍卒獨明高栅火居人同宿廢村烟醉中遠夢欺長夜亂裏窮愁折壮年莫問身閒何到此久思提劍學防邊

又

角聲未起大星低夜靜寒宮獨馬嘶樹葉蕭蕭霜後
堞河流汨汨露中堤一軍瞌枕誰能穩數里歸舟自
欲迷起望此時憂更切邊烽不隔遠峰西

首春感懷

初春風日自妍華客意登臨只感嗟陌上驚塵隨去
馬城邊遺柳斷棲鴉亂來未覓無兵地愁在空思有
酒家咫尺苑西誰解問早梅還發去年花

次韻楊禮曹雨中臥疾二首

堦前驟樂雨來收寒似人情戀故裘杜歲間閑元屬
命荒城蕭索不因秋憶君我最相憐病問客誰能獨
免愁清坐自能消舊結古方休向篋中求

又

門前問疾幾人車曲巷深深樹影斜每愛積書緣有
子不愁聽雨爲無苔亂來官俸猶支粟睡起僧書忽
寄茶何事一春頻謁告只應來辨酒中蛇

次韻王孝廉過澄照寺

汝向山中住十日題詩幾度見經過彈琴只向寺前
石放棹每遊湖上波空林雨過鹿跡大古屋雲生龍
氣多山僧好客未容去落日更聽樵牧歌

次韻王七仙與

不從道士覓鵞群薰沐清朝謁老君龍氣雙騰舍景
劍蠹魚三食內篇文山中石髓青如鐵海上琪蒼白
似雲知子從來有仙骨吹笙擬共接飛裾

岳王墓

大樹無枝向北風千年遺恨泣英雄班師詔已來三
殿躲虜書猶說兩宮每憶上方誰請劍空嗟高廟自
藏弓棲鴉嶺上今回首不見諸陵白霧中

早春寄王行

江水江苔只自春不知客易解愁人山川寂寞衣冠
淚今古銷沉簡冊塵草草逢人空識面匆匆爲客莫
容身十年憂患誰相慰賴得君家是近鄰

次韻僧懷德見貽

風雨無愁過盡春愧煩問訊社中人床頭瓶與青山
舊門外車隨白日新說法空林三竺士誦詩清夜五
臺賓相思雖覺鐘聲近猶隔城東十丈塵

寄海昌李使君

海上波濤夜不驚使君雖老尚能兵荒烟白鹵家家
竈落日黃岡處處營人雜島夷爭小市潮隨山雨入
孤城明朝硤石山頭路我欲停車聽頌聲

次韻金文學送弟往海上

小陸賢如大陸賢亂離爲客最堪憐橫金海上知虛席打皷津頭看發船麥氣曉晴田雉鬬樣香春暖野鶯眠明朝夢斷生芳草風雨孤舟過練川

過海昌贈使君李燕鎮禦

海上觀書送使車將軍雙廟有遺墟已看田父迎苗鬼未遣溪人射鵝魚日出塩生沙地白潮來波動縣城虛故人相識登樓意不是懷歸畏簡書

送黄僧毋入道

江夏千年有故家至今喬木哺慈鴉里閭賢子初名憲世說仙姑舊姓麻壽酒淋漓傾墜露舞衣零亂拂飛霞不須三釜稱榮食自有金盤棗似瓜

答蓟丘聶才子

聞道詩狂復酒狂少年鞍馬鬬輕粧百金已醉名姬館一劍還登俠士堂鳥起夜啼吳苑月鴈來秋帶[redacted]門霜亂餘零落無人識[redacted]相逢向路傍

廉上人水竹居

水西分土一袈裟柱杖[redacted]竹滿家掃石安禪無落葉過溪送客有浮槎龍吟夜應潮生海鳥過寒驚月在沙林下本采參玉板不須更煑趙州茶

梅花九首

瓊姿只合在瑤臺誰向江南處處栽雪滿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來寒依疎影蕭蕭竹春掩殘香漠漠苔自去何郎無好興東風愁寂幾回開

又

縞袂相逢半是仙平生水竹有深緣將疎尚密微經雨似暗還明遠在烟薄暝山家松樹下嫩寒江店杏花前秦人若解當時種不引漁郎入洞天

又

翠羽驚飛別樹頭冷香狼藉倩誰收騎驢客醉風吹帽放鶴人歸雪滿舟淡月微雲皆似夢空山流水獨成愁幾看孤影低徊處只道花神夜出遊

又

淡淡霜華濕粉痕誰施綃帳護香溫詩隨十里尋春路愁在三更掛月村飛去只憂雲作伴銷來肯信玉爲竟一尊欲放羅浮客落葉空山正掩門

又

雲霧爲屏雪作宮塵埃無路可能通春風未動枝先覺夜月初來樹欲空翠袖佳人依竹下白衣宰相住山中寂寥此地君休怨回首名園盡棘叢

又

夢斷揚州閣掩塵幽期猶自屬詩人立殘孤影長[redacted]夜香到餘芳不是春雲暎空山栽玉樹月寒添滿沚珠頻拭蓬圖裏當時見鑄變横斜卻未真

又

獨開無那只依依肯爲愁多減玉輝簾外鐘來初月上燈前角斷忽霜飛行人水驛春全早啼鳥山墻晚半稀愧我素衣今已化相逢遠自洛陽歸

又

寂變寒多寂得陽仙遊長在白雲鄉春愁落實天應老夜色朦朧月亦香楚客不吟江路寂吳王已醉苑臺荒枝頭誰見花驚處嫋嫋微風秋秋霜

又

斷魂只有月明知無限春愁在一枝不共人言唯獨笑忽疑君到正相思歌殘別院燒燈夜粧罷深宮覽鏡時舊夢已隨流水遠山窗聊復作題詩

歸吳至楓橋 昔有橋今廢

遥看城角尚疑非不見青山舊塔微官秩加身應謬得鄉音到耳是真歸夕陽寺掩啼烏在秋水橋空乳鴨飛寄語里閭休復羨錦衣今已作荷衣

送徐山人還蜀山兼寄張靜居

我因鮮族遠辭 京君爲脩琴暫入城偶爾相逢春酒熟飄然忽去暮烟生山頭學嘯猶聞響世上留詩不寫名西礀頻詢張靜者年來註易幾爻成

丫髻峰

雙綰雲鬟作髻鬟小姑當日嫁誰家雲滋細草頭梳髮風動奇芳鬢插花鸞鏡夜憑松掛月鳳釵春待[redacted]生芽竹入莫起陽臺念雲雨無情路更賒

石牛

一拳怪石老山巔頭角崢嶸幾百年毛長紫苔春夜雨身藏青草夕陽天中宵望月何曾喘盡日看雲自在眠搖撥牧童呼不起數聲長笛思悠然

飲陳山人園次能翁韻

桃花梨花已狼籍躑躅花開如火炎時過上巳和而暢人比杜陵清且癖園中雨流水遶砌林下鳥鳴風清蕭把酒亦知君意好醉多謬語莫相嫌

寄題内弟周思敬野人居

野人何處是幽棲閒在天隨舊宅西半屋圖書春落盡一村花柳晝鳴雞分泉自給烹茶水待雨惟耕種藥畦日暮扁舟欲相訪恐驚鷗鳥過前溪

吊伍子胥

地老天荒伯業空曾於青史見遺功鞭屍楚墓生前孝抉目吳門死後忠魂壓怒濤翻白浪劍埋寃血起腥風我來無限傷心事盡在越山烟雨中

吊七姬冢

壘玉連珠棄草根仙遊應逐馬嵬魂孤墳掩夜香初冷幾帳留春被尚溫佳麗總傷身薄命艱危未負主多恩爭妍無復呈歌舞蘼蕪蒼苔鎖院門

郡治上梁

郡治新遷舊觀雄文梁高舉跨晴空南山久養干雲器東海初生貫日紅欲與龍庭宣化遠還開燕寢賦詩工大材今作黃堂用民庶都歸廣庇中

萬木堂爲毘陵卞公禮賦

林隱高堂萬木青森然玉立勢亭亭春風送暖花連砌秋雨生涼葉滿庭坐愛繁陰簾半捲卧聽靈籟戶深扃斧斤未許來摧採要養長材獻　大廷

詠梅次衍師韻

水郭山村路半交春

委漢女遊歸玉

梢梢人間何

壓枝何處斷

色蝶遲那識靈中

素裳此地一尊聊自慰

又

海天寒征玉人衣寄雨疎烟晚漸披春後春前曾獨看江南江北每相思猿啼古驛征帆宿馬立荒郊酒帘垂擬折一枝供寂寞東風無那欲殘時

又

招得清魂句自工長州春到雪波融未逢人寄千山外忽訝君來一夜中縱隱荒榛猶的皪春穿深竹更玲瓏酒空客去愁多處蔌蔌繁霜獵獵風

又

莫學新粧入漢宮春風多處易枝空遠尋尚憶僧房裏忽見偏憐客路中淡月微雲應萬樹荒山流水只孤叢夢回一笑僊人遠碧海青天沒斷鴻

鶴瓢二首

產自靈苗勝羽胎何須去作鳳匏來壺公本解飛騰術丁令寧爲獲落材直上青天身恐繫倒傾碧海眼初開生成自是神仙器肯逐纍纍向草萊

又

遠隨仙客下青城瘦骨肥来見畫鷺藜杖夜懸翻露影竹樽春瀉飲泉聲園中幾歳形容變海上何時羽翼成醉聽樹頭風歷歷還疑秋傍九皐鳴

次楊禮曹雨中養痾

午晴書閣暫令開又聽鳴鳩竹外催身到遠山屏乍展手持明月扇初裁綠芳消砌風前蕙朱果封泥雨後梅曲巷掩關人寂寂今朝問疾有誰来

高太史大全集卷之十六

吳郡高啓季迪著
南州徐庸用理編

五言絶句

觀軍装十詠

冑

黄金冑帀頭乍免走豪酋還有從容處綸巾按壘遊

鎧

絲貫鏤文銀高城日照鱗擐来曾攬陣一鏃不傷身

纛

髪亂野牛驚神專大將營師行當禡祭壇下戮酋生

刀

大食購千金妖精泣太陰燈前開匣看無限許君心

弓

燕角歸良材樓煩擘未開秋風懸臂出何處一鶚来

箭

流星逐飛羽鏃利觧穿札三發定邊歸韜中休濫揷

麾

彩帛曳長虹悠悠卷塞風三軍齊陷陣應在一揮中

矛

畫幹似紈長誰論半段繪日斜親關嚴高宴皁沙場

袍

雕錦剪花團三邊總認看尋常不肯著風雲念兵寒

馬

羅帕覆春風連鞍賜有功蹄高騎得称身出萬軍中

師子林十二詠

獅子峯

風生百獸低欲吼空山夜疑是天目岩飛來此山下

含暉峯

演漾弄清暉江山秋欲霏我吟康樂句日暮澹忘歸

吐月峯

四更棲鳥驚山白初上月起開東閣看正在雲峯缺

立雪堂

堂前參來遲立到雪深時一夜山中冷無人秖自知

卧雲室

夕卧白雲合朝起白雲開惟有心長在不隨雲去来

問梅閣

問春何處来春来在何許月墮花不言幽禽自相語

指栢軒

清陰護燕几中有忘言客人来問不應笑指庭前栢

王鑑池

一鏡寒光定微風吹不波更除荷芰影放取月明多

冰壺井

圓甃夏生氷光涵數星冷窗有定中僧休牽轆轤綆

脩竹谷

翠雨落經床林鳩午鳴後笋出恐人来編籬遮谷口

小飛虹

初看卧波影應恐雨崇朝過澗尋師去端如度石橋

大石屋

渾沌復輪囷全無斧鑿紋門臨五湖水坐納四山雲

題雜畫十二首

其一

空山萬株木靄靄秋多晦屋在白雲中人歸白雲外

其二

欲尋江寺僧渡口孤帆發落日浦風生不畏春潮濶

其三

菰蒲亂石間水急魚難罩欲去尚殘陽看山一停棹

其四

風急楚江波佳人罷釆荷離舟孤宿處決少夜猿多

其五

孤柳影娑娑路入秋溪暮誰家繫榜来應待歸人渡

其六

驢影夕陽催空山不見梅愁腸如客跕一日幾縈迴

其七

夕陽數峯遠靄靄江南思烟外有鍾聲山僧獨歸寺

其八

橋邊緑水斜春樹隔雲霞隱處誰云淺千峯只一家

其九

日出溪霧黄風迴不成雨何處趁墟人侏儒垂沙語

其十

遠岫淡烟光斜陽在釣航衆漁歸已盡獨自過寒塘

其十一

柳葉散空塘菊花明廢苑日暮問㘭南舟行何近遠

其十二

山禽欲定棲竹風苦難静殘雪墮驚梢脩脩一窓冷

和楊禮曹刺客三詠

錐

袖藏出屠市一揮報公子誰言上将雄不異孤豚死

七首

購自徐夫人欲揕秦皇帝銅柱火光飛奇鋒非不利

筑

主醉不知音亭前筑聲起勿輕無目人能爲有心鬼

得家兄在遠消息四首

其一

家将遠人信復報遠人知世亂書難得開緘勝見時

其二

幾日看回鴈今朝尺素開應知在天末亦望弟書来

其三

歳晩各離家怜兄去路賖書来約歸近同看故園花

其四

江上有歸舟傳兄在石頭安知雖暫喜念遠更成愁

爲外舅周隱君題雜畫五首

其一

斜陽掛釣船秋色滿江天彷彿吾家近沙村落鴈邊

其二

白鶴忽飛還松杉靄然暝明月出溪橋照見支筇影

其三

風雨過蒼嶠秋色渺江海白鷗期不来沙上人相待

其四

落葉帶回吹荒蘚冒幽石池上鳥鳴時閑齋掩秋夕

其五

山深嵐氣寒高齋掩窓坐林間踏葉聲知有樵人過

效陰常侍

滿江烟水綠幾里到巴州音書不堪寄一寄一沉浮

歎墻下草

青青墻下草經霜未枯槁雖是見春遲還免逢秋早

草堂梵僧

禮塔老沓僧唐言已漸能夜無還國夢石室坐懸燈

新月

纖纖掛柳西斜影低窺閣黃昏難久看栁生是將落

尋胡隱君

渡水復渡水看花還看花春風江上路不覺到君家

西寺晚帰

遠寺別僧帰隨鍾出烟嶺犬吠竹林間斜陽見人影

淵源堂夜飲

懸燈照清夜棄落堂下雨客醉已無言秋蛩自相語

和陳左司夜泊桐江

月出釣臺樹長灘秋更喧渾如宿巫峽唯少一聲猿

過師子林

雨餘鳥語凍斜陽竹深見頻來非看花借讀高僧傳

薔薇露與手

鸞佑海帆廻銀甕玉永開與餘香滿手恰似折蒼來

西陂

芳草水東西春風路欲迷歸時不覺晚山與夕陽低

園中梨花唯開一枝

闌外見春遲朝來雪一枝不知初發處誤到已殘時

江上酒家

門戶瞑垂楊春槽酒聲瀉幾度望高帘帰帆雨中下

過舊送別處

前時送畫船西港柳株邊別處愁猶在鴛鴦不肯眠

懷陳寅山人時居西山聪明寺

聞看西澗月秋閣與僧開正是相思夜鍾聲君處來

略上人房竹

幽篠半椸横山空颾月明上人禪定久不怕有秋聲

聞鴈

江寒月黑夜定宿蒹葭裏叫叫過燈前却是誰驚起

晚坐水竹

渾島去何深斜陽樹半陰偶來臨水坐非有羡魚心

聞謝恭夜詠詩

我非李太白君是謝楊兒夜半江樓雨高眠聞詠詩

題馬遠畫二首

酴醾

池冷晝閑幽夫容伴晩愁金盤承露重彷彿漢宮秋

黄葵

春晩獨餘芳風㽞帶酒香羡人偏愛看因似御衣裳

余客雲陳山人居西山相望因有懷寄一首

深竹晝鳴鳩微涼滿寺秋老僧雖不在風雨自相留

睡足

風雨落梅村鳩啼正掩門今朝無事後睡足亦君恩

題雲林小景

歸人渡水少空林掩烟舍獨立望秋山鍾鳴夕陽下

題芭蕉

髼蕉倚孤石緑映閒庭宇客意不驚秋蕭蕭任鳴雨

春溪獨釣圖

春水鱖魚肥垂綸坐斷磯羊裘人易識好看舊簑衣

池亭

虚檻枕池波閒凭看浴鵝秋荷知幾葉添得雨聲多

聞鍾

日暮遠鍾鳴山窓宿鳥驚楓橋孤泊處曾聽到船聲

桂花

風露浥清香清陰別院涼誰能呼白鳳花下舞霓裳

鴈

秋到別胡沙樓頭度影斜江南秋月好隨意宿蘆葭

紅葉

霜染滿林紅蕭疎夕照中曾供寫秋怨流出未央宮

秋雨

瑟瑟復蕭蕭燈前滴此宵秋聲自難聽況復近芭蕉

月夜飲酒

月照緑樽深清歌挂影陰嫦娥留伴我莫向畫樓沉

遊山

自看林間鶴來聽石上琴老僧留客久西嶺日將沉

聞笛

横吹發哀聲江樓月正明伊州不堪聽都是故園情

秋聲

砧韵雜鳴蛩梧邉雨帶風千聲秋作意都入夜牕空

秋夜宿僧院

竹動鵲頻驚秋河閣外横談禪貪坐久莫遣曙雞鳴

登樓望虎丘

秋霽倚層樓孤峰是虎丘香臺紅樹裏佳處記曾遊

謝吏部齋竹

秋思與秋聲閑齋助久清幽人夢回處烟鳥月中鳴

宰真道舘夜觀茆隱君畫

看山如見君君家在山下仙舘憶君時明燈對畫畫

竹林高士畫

竹深斜日在獨鶴見扉開誰顧閑居者惟應二仲来

咏水邊桃花

一片欲隨流殘粧照影愁誰来唱桃葉風雨送離舟

芭蕉美人畫

琴罷咏春朝餘醒吸露銷詩成無落葉聊爲寫芭蕉

王主簿小園

夏藥風苗長秋瓜雨蔓新誰言趨府客却似灌園人

曉琴呂山人

小艇載琴行松花落晚晴君家最可認隔樹有書聲

黄氏近綠軒

葱葱深樹暗靡靡江蕪濕雨過曉開簾一時放春入

喜從兄遠歸

聞汝歸舟到相迎只恐遲方當見時喜還憶別時悲

送人遊湘中

離恨挂帆墻隨君遠入湘飛花蕩春影江水不勝長

訪丁校書不至

獨坐無與語出門聊訪君空回轉惆悵芳草日將曛

答陳山人

賣畚君當返脩琴君已歸無爲嫌寂寞世事意多違

杏園

春紅雨後繁孤墅啼鶯曉開道曲江園遊人近来少

瓜圃

傷瓜莫傷蔓傷蔓子生稀留待驚霜露盈筐採得歸

菊蹊

獨行林下路望望南山暮無酒掇英嘗寒香已零露

梅塢

春暗雲如雪難招落漠魂空林酒醒處月墮客敲門

題許獨伯畫

望秋倚高閣隔江望疊巘不見度僧歸烟聲暮鍾遠

除夕客中憶女

別家非頗久回看已徂年今夜寒齋雪何人聽折絃

歲暮

已嗟求道晚復省濟時難碌碌成何事天涯又歲闌

題携琴訪友畫

孤騎復孤琴披嵐入澗陰遠尋君莫訝城市少知音

鴛鴦

兩兩蓮池上看如在錦機應知越女妒不敢近船飛

題張校理畫

寒色初疑野秋聲忽在林遙山不能見秖爲晚烟深

題方壺小畫

夕陽數峯遠藹藹江南思烟外有鐘聲山僧獨歸寺

題翁土竹枝

寒梢雖數葉高節傲霜風寧肯隨團扇秋來怨篋中

題李迪畫犬

護兒偏吠客花下卧晴莎莫出東方獵春來先乳多

天平山五丈石

勢危撐月直影瘦倚雲平彷彿峯頭井蓮花一半生

別呂隱君

孤舟晚溪口欲去重回首不忍別青山況此山中友

林下

樹涼山意秋雲澹川光夕林下不逢人山芳共誰摘

不寐懷徐記室

齋寒掩孤燭城遠沉雙杵憶尔忽長吟驚散床頭鼠

雪中自雲岩晚歸西村客舍二首

乍與諸僧別還依一叟隣柴門閉風雪誰候暮歸人

又

隔浦烟墟遠侵沙雪樹稀竹人緣底事不及鳥先歸

立春前十日寄會稽周軍咨

的的玧秀樹依依懷遠人千山雖隔郡十日共逢春

柳燕圖

柳上銜泥去春風似有情和枝吹裊裊方覺爾身輕

隔簾聞歌

華逐散聲飛湘雲隔妓衣誰能偷卷看認是小蠻非

訪張司馬不值書園亭壁

亭午鶴鳴雨果園花已稀偶來因忘去非待主人歸

壺中插緋碧桃花既而碧桃先落

白嫩倚紅嬌朝看訝獨飄應緣霞氣暖烘得雪先銷

優人李州偈乞米二首

曾稱富貴客粉墨藁前面憔悴立窮途渾非舊時見

又

戲場鼓笛靜人無太平樂爾莫愁饑寒梨園亦零落

綵索

臂頭長命縷百結更雙蟠怕有痕生肉教依王釧寬

斂符

靈篆貯紗囊薰風綠巽傍從今能鎮膽不怯睡空房

燒筍

幽人嗜燒筍出土不容長林下孫烟起風吹似竹香

江寺雨中訪杜二

幾日纔歸舟同君野寺遊舊懷言未盡不是雨相留

寒夜與家人坐語憶客中時

茶屋夜燈青竹庭寒雪白不對室中人依然去年客

題楞伽山寺壁

惆悵空山裏寒梅應自開雲中何處覓須待雪晴來

贈僧本空

了性本來空遊方不復東月明秋澗靜趺坐一山中

聞霰

初訝驚沙過復疑疎葉落寒霰夜聞時窓空人寂寞

江上漫成

春色到江濱江花樹樹新行吟憔悴客誰道亦逢春

雨中過玉遮山二首

松頭急風回飛雨不到面何處谿清愁千山一人見

又

尋鐘入蒼苑一澗復一崦落葉去方深山扉雨中掩

畫花

語倦立還欹花垂裊裊枝美人粧閣靜斜日下簾時

種瓜

緜緜花蔓縈颯颯風烟濕秋來子正多不似黃臺下

摘瓠

輪囷卧霜露秋曉摘初歸自笑詩人骨何由似爾肥

懷蜀山人

靄靄衆山瞑秋禽鳴澗竹知君高咏餘聽鍾掩窓宿

諸君會宿鶴谿山房題畫賦詩予將赴

名不得預明日補題其上

偶趁蘭省名不預竹林歡山水圖中景明朝走路看

山中夜行

登隴日已沉出谷月初上夜行畏虎聞無柰車聲響

赴京道中逢鄉友

我去君却歸相逢立途次欲寄故鄉言先詢上京事

泐禪師室中晚坐

綠陰欲滿寺禽鳴春雨餘聊因簡牘暇窓下閱僧書

白葵花

素彩發庭陰涼滋玉露深誰憐白衣者亦有向陽心

馬氏東軒

陽和受最多爽氣看陰少晞髮此窓前雞鳴海天曉

得家書

未讀書中語憂懷已覺寬燈前看封篋題字有平安

期陳則不至聞宿清隱蘭若
幽禽雨中響門掩春塘綠思君暮不來應伴山僧宿

碧筩飲
綠觴卷高葉醉吸清香度酒瀉正何如風傾曉盤露

曉發山驛
風殘杏花曉馬上聞啼鳥茅店未開門山多住人少

焚香
斜霏動遠吹晴馥留微火心事共成灰窗間一翁坐

榴花
日炙戀常熏香生若自焚夜來端午宴淡却美人裙

階前苔
莫掃雨餘綠任滿閑堦路留藉落來花春泥免相汚

僧舍訪呂隱君為學上人題墨竹
山房竹雨過簷影露春雲得與幽人會何殊見此君

題孫卿家小畫二首
高頻見層巖疎林返殘照何處覓孫登雲間聽長嘯

又
前林遠杵歇別院疎鐘起行人與歸人同在秋雲裏

題榮悴竹圖
嫩葉與殘枝相依暮雨時莫將榮悴看節在不曾移

萩竹畫贈內弟周思敬就題
窈窕猨家寵千山萬竹中幽人夜驚起秋爾共秋風

題張來儀畫贈張伯驥
風起澗聲亂景寒雲氣深山人歸臥晚詩意滿秋林

次韵及禪師懷王水曹二首
千峯一寺遠雲滿跏趺處無客伴孤禪懸燈照深樹

又
鐘動雲壑冷鶴歸人不歸應思躡金策同向海天飛

夜聞雨
窗燭照殘夜聞蛩更聞雨秋館總多愁猶勝在羈旅

大癡小畫
溪水雖多曲舟行不憚賒山山秋樹赤猶復似桃花

吳仲圭枯木竹石
叢篠倚喬柯秋陰雨尚多風霜莫搖落留蔭石邊莎

題倪雲林畫贈因師
舍畔峯下路樹石盡善藤欲認蒔苔迹相尋行追僧

題徐山人畫贈內弟周思恭
複澗蒸重嶺雲嵐處處生君家還可認為有讀書聲

訪因師而師適詣余兩不相值
我去尋幽院師來訪小園休言不相見相見本無言

題畫贈別

扁舟暮歸去別路江南樹愁指楚山遠明朝望君處

龍門飛來峯

風吹峨嵋雲東依此山住我來不敢登只恐還飛去

待渡

渡子未迴舟立傍沙頭樹天寒雪欲來莫滯人歸去

西澗訪衎上人

日暮冒餘雪望烟西澗陰不因師住遠何事到山深

蔡村田家

田中乘聲歌烟火西林起獨立候歸人柴門夕陽裏

麥中作

悠悠衆擾去寂寂孤吟歇雨過滿窓涼高林上明月

要離墓

弱夫殺壯士誰敢嬰餘怒今日古城邊畊人肆侵墓

顏野王墓

南朝舊碑倒墓近樵蘇道應與讀書堆離離總秋草

五塢山五首

飛泉塢

山空響更遠雨過流還急餘沫洒迴風一林紅樹濕

脩竹塢

色映溪沉沉秋雲生夕陰無限楚山意鶴鳴風滿林

丹霞塢

遙聞丹霞塢中有飡霞者綷彩發朝朝還同赤城下

白雲塢

雲開見山家雲合失山路聞語知有人欲尋已迷誤

芳桂塢

欲攀淮南樹人去山寂寞嫋嫋涼風生疎花月中落

卓筆峯

雲來初似墨鴈過還成字千載只書空山靈恨何事

硯池

山骨誰鑿破一泓自添黙醉後欲濡毫蜿蜒見蝌蚪

千人石

池上無陁石千人列坐曾如今跌夜月唯有一山僧

中秋

此夕月華流應分一半秋誰能尋庾亮吹笛上南樓

九日

携壺還來菊惆悵獨登高憶在詞林日華筵食賜餻

題畫贈許潤伯

泠泠風中絃渺渺雲間鴻秋懷不可寫日暮青山空

病酒

日高頭未節困卧對山苍暂謝高陽侶窓間獨飲茶

題湘南兩意畫

南禽暮啼起門掩湘祠裏脉脉半江陰春雲與春水

高太史大全集卷之十七

吳郡高啓季迪著
南州徐庸用理編

七言絶句

馬周見太宗圖

封事朝聞夕拜官新豐無復客衣寒書生未有鸞肩相只說君臣際會難

聞舊教坊人歌

渭城歌罷獨悽然不及新聲世共憐今日岐王賓客盡江南誰識李龜年

山中別寗公歸西塢

一上香臺看落暉沙村孤樹暁依依老僧不出青山寺只有鍾聲送客歸

秋柳

欲挽長條已不堪都門無復舊毿毿此時愁殺桓司馬暮雨秋風滿漢南

送曹八麟歸江上

别淚紛紛逐斷猿貧交無贈只多言離愁正似靡蕪草一路隨君到故園

秋夜同周著作宿婁浦

小廨寒依竹浦雲酒闌相對説離群一聲新鴈誰先
聽今夜江南我共君

方匡師畫

畫畠忽見白雲峰茶屋香臺樹幾重身若在師行道
處晚來唯許不聞鍾

送陳秀才歸沙上看墓

滿衣血淚與塵埃亂後還鄉亦可哀風雨梨花寒食
過幾家墳上子孫來

送呂卿

遠汀斜日思悠悠花拂離觴柳拂舟江北江南芳草
遍送君併得送春愁

荅陳校理尋春已落之作

君來春去不相期空有新愁繞舊枝總得花看能幾
日寂難留惜是芳時

與諸君飲吳別駕園

春來幾度醉無涯不似今朝向汝家四海弟兄俱在
座好風吹出棣棠花

舟中聞歌

水柵孤燈照客舟江南誰解唱甘州尋常醉賞尊前
曲何似今朝聽得愁

題雨竹

巫峽雲連湘水低行人路滑畏深泥不見朝陽鳴鳳
至春陰日日鷓鴣啼

挽楊隱君

[redacted]隱又招鬼故老于今有幾存他日我來應下
拜寒山流水竹間墳

春思

愁無楊柳一絲絲客舍江南暮雨時自入春來才思
減杏花開過不題詩

入郭過南湖望報恩浮屠

雨過春波柳浪香布帆歸緩怕斜陽漁人為指江城
近一塔船頭看漸長

廢宅芳藥

昔年花發要人催今日無人花自開猶有園丁𢡖國
色時容閑客借看來

登江閣遠懷徐記室與杜進士同賦

憑闌雨客悠斜照此日同吟只欠君江閣雖高猶不
見幾重山水幾重雲

夏夜宿西園酒醒聞雨二首

飛蟲繞燭夢迴遲荷葉齊鳴雨一池不為素紈猶在

手定疑秋夜乍寒時

又

人睡蕭蕭院落空未秋愁已怯梧桐夜長猶幸西軒雨一半聽時在醉中

靈岩琴臺

美人玉琴何處遊遺譜寫入風泉秋落葉無人登舊榭滿山明月鳥啼夜

聞笛

橫吹綠聽淚已流寒燈照雨宿江頭憑君莫作關山曲亂世人人易得愁

慰周箸作悼亡

笑披紗扇憶當年只有卿卿寂得憐今日料應花不住夜燃相伴室中禪

山寺冒雨還西廊

栗葉翻翻滿寺秋出門風雨未全收自慙騎馬非閒客可是山僧不解留

蘇李泣別圖

丁零海上節毛稀幾望南鴻近塞飛江盡白頭相別淚少卿留虜子卿歸

江上偶見

阿姬不畏晚寒多綠舫紅衣柳下過滿浦秋荷已零落如何猶唱采蓮歌

過保聖寺

隔江寒霧隱樓臺遠逐鐘聲放艇來亂後不知僧已去幾堆紅葉寺門開

王七招飲余遊紫藤塢值雪失期

孤舟山水雪晴時看到梅花一萬枝東崦題詩西崦醉等閒忘卻故人期

江上送客

春風江上蕩舟過垂柳垂楊拂浪波惆悵今年頻送客長條欲折已無多

期諸友看范園杏花風雨不果

欲尋春去怕春休又值春陰不得遊寂寞西園風雨裏杏花比客更多愁

宮女圖

文奴扶醉踏蒼苔明月西園侍宴迴小大隨花空吹影夜深宮禁有誰來

逢張架閣

花落江南酒市春逢君歸騎帶京塵一杯相屬成知已何必平生是故人

山中春曉聽鳥聲

子規啼罷百舌鳴東窻卧聽無數聲山空人靜響更
切月落杳茫天未明

與親舊飲散出抵城西客舍賦寄

吳王廢苑草青青一騎今朝發野亭誰道別君行路
遠去時人醉到時醒

過山家

流水聲中響緯車板橋春暗樹無花風前何處香來
近隔崦人家午焙茶

雲山樓閣圖

碧樹香臺錦繡連畫師應見亂離前如今風景那堪
寫廢寺空山鎖暮烟

始自西山移寓江渚夜聞雨有作

客身移宿浦雲東孤館殘燈與舊同夜靜空江無落
葉雨聲驚不似山中

晚過浦

春水何長春日短沙鴨交眠綠莎暖晚過橋西不見
人野梅零落江梅斷

歎庭樹

偶移弱質傍庭臯風露雖離已便高翻笑園中栽樹
者十年猶未長蓬蒿

雨中春望時在園中

郡樓高望見江頭油壁行春事已休落盡棠梨寒食
雨只應啼鳥不知愁

夜齋見螢火

拂竹緣莎復點苔夜窻無月見飛來舊書亂後都拋
却懶就微光更展開

湖上見月憶家兄

望月思兄意轉迷孤帆應宿楚雲西夜深愁向湖邊
立爲有寒鴻相並棲

逢吳秀才復送歸江上

江上停舟問客蹤亂前相別亂餘逢暫時握手還分
手暮雨南陵水寺鐘

送劉將軍

朔風吹沙復吹雪笑解吳鉤物欲別酒酣擊筑和悲
歌將軍出關車騎多

十宮詞

吳宮

芙蓉水殿屧廊東白苧秋來不耐風教得君王長夜
醉月明歌舞在舟中

楚宮

雨去雲来十二峯渚宮樓閣碁重重細腰無限空相妬不覺瑤姬夢裏逢

秦宮

宮閉驪山靜管絃翠華巡狩去經年掖庭無用恩難報頭上蓬萊采藥船

漢宮

酒醒金屋曙河流頓賜銅盤一滴秋他日君王作仙去瑤池猶幸得同遊

魏宮

翡翠明珠入貢頻承恩長占鄴宮春至尊莫信陳王賦那得人間有洛神

晉宮

盡日南風永巷開羊車去後玉堦苔誰知天上無人地亦有城南小史来

齊宮

帖地黃金襯襪羅苑中市罷合笙歌有人解誦西京賦添得樓臺火後多

隋宮

五斛青螺一日銷迷樓深貯萬妖娆衆中誰解留車駕風浪如山莫渡遼

唐宮

玉笛聲殘禁漏長雲屏月帳醉焚香五王宴罷皆歸院大被空閑一夜凉

次韵春日謾興四首奉酬外舅達翁

老去風情似樂天恨無張態抹朱絃一春酒病稀遊賞啼鳥鶯花共悵然

又

水邊簾幙遶籠花遊女時時出浣紗記得横塘沽酒處畫船明月載琵琶

又

雨多池舘草毿毿酒色寒銷替舞衫燕子似憐苍落地殷勤長帶軟泥啣

又

菖蒲葉老芷花新地暖鴛鴦護水紋不上高樓無遠恨江南春盡草如雲

回文

風簾一燭對殘花薄霧寒籠翠袖紗空院别愁驚破夢東闌井樹夜啼鴉

春日懷江上

一川流水半村花舊屋南隣是釣家長記歸蓬載春
醉雲蘸殘照雨鳴沙

又

新蒲正緑乳鳧鳴水没魚梁宿雨晴看近清明沉種
日野人何事不帰耕

醉仙畫

酒滴長生爨木瓢花開仙舘宴春宵飛瓊何事堅辭
飲應恐清都誤早朝

觀奕畫

錯向山中立看棋家人日暮待薪炊如何一局成千
載應是仙翁下子遲

江村即事

野岸江村雨熟梅水平風軟燕飛回小舟送餉荷包
飯遠旆招沽竹醖醅

偶睡

竹間門掩似僧居白荳花開片雨餘一榻茶烟成偶
睡覺來猶把讀殘書

舟歸江上過斜塘

漫漫村塘水没沙清明初過已無花春寒欲雨歸心
急嬾住扁舟問酒家

西齋庭前海棠

寂寞銀燭與金盤蹣足簾前怯曉寒不是詩人賞幽
興雨中深院有誰看

次張仲和春日漫興

蘇小墳前柳似烟秋千人静夕陽天獨騎欵段尋詩
去嬾逐看花衆少年

與内弟周思敬晩過鴈蕩僧舍

同過溪橋日欲晡遠林殘葉似栖烏照公院裏堪留
宿已有梅花有酒無

白傅湓浦畫

相逢淪落總天涯舟泊湓江近荻花逐客青衫自多
淚傷心不用怨琵琶

陶穀驛亭畫

酒闌使騎趣歸時羞殺江南一曲詞借問驛亭相見
者風流何似党家兒

客夜聞女病 時在錢塘

歳盡歸期尚杳然不知汝病復誰憐隣兒女燈前
笑客舍愁中正獨眠

秋江晩渡圖

鷗鳩飛盡一洲蘋帆帶秋雲度遠津底事愁看畫中

景昨朝曾送渡江人

夜中有感二首

少壯無歡似老時身窮寧坐苦吟詩卧思三十年来
事一半間関在亂離

又

倦僕厨中睡已安以燈呼起冒霜寒酒醒無限悲歌
意不覓書看覓劍看

徐記室謫鍾離歸後同登東丘亭

同上高亭一賦詩喜逢君是謫歸時不然此日登臨
處應望天涯有遠思

將赴金陵始出閶門夜泊二首

烏啼霜月夜寥寥回首離城尚未遥正是思家起頭
夜遠鍾孤棹宿楓橋

又

烟月籠沙客未眠歌聲燈火酒家前如何纔出閶門
外已似秦淮夜泊船

舟次丹陽驛

沽酒来尋水驛門隣船燈火語黃昏今朝始覺離鄉
遠身在丹陽郭外村

正月十六日夜至　京師觀燈

天街争唱落梅歌[redacted]絳闕珠燈萬樹羅莫笑遊人来
較晩春風還似昨宵多

夜聞雨聲憶故園花

帝城春雨送春殘兩夜愁聽客枕寒莫入鄉園使花
落一枝留待我歸看

早至　闕下候朝

月明立傍御溝橋半啓宫門未放朝騎吏忽傳丞相
至火城如晝曉寒銷

春日寄張祠部

烏衣巷口燕来時楊柳風多颭酒旗遠客金陵遊伴
少看花懲比去年遲

左掖作

小殿珠簾散柳絲[redacted]東宮初退講筵時不材未敢修
封事把筆[redacted]題應教詩

雨中登天界西閣

青山樓閣楚江東身在蒼茫晩色中故國自遥難望
見不関春樹雨濛濛

呉中親舊遠寄新酒

雙壺遠寄碧香新酒内情多易醉人上國豈無千日
釀獨憐此是故鄉春

又

爲念春來客思悲欲教一醉對花枝那知飲量新來
減不似江亭看妓時

宿圓明寺早起

客起燈前夢尚迷滿樓殘月曉峯西應知野寺非山
店只聽鐘聲不聽鷄

送郭省郎東歸

金陵兒女踏春陽金陵客子正思鄉一盃況復送春
去目斷飛花江水長

又

桃葉渡頭聞唱歌孤帆欲發柰愁何君歸是我來時
路山水無多離思多

四月朔日休沐雨中

送春風雨苦潺潺得告今朝免綴班卧聽鳩啼花落
盡此身如在故園間

送哲明府之新淦

花落春衫試剪裁石頭城下楚帆開憑誰爲報清江
吏麦雉鳴時縣令來

逆旅逢鄉人

客中皆念客中身唯汝相逢意更親不向登前聽吳
語何由知是故鄉人

寄丁二侃

江頭斜日草初薰目斷歸鴻隔楚雲舊宅因君相近
住每思家處獨思君

題虞文靖公書所賦鶴巢詩後

玉堂嚴直鬢如絲華蓋岡頭戴笠時丁令去來滄海
變人間零落鶴巢詩

戴叔鸞入夏江山畬

歸隱初辭薦辟章西風黄葉滿車箱青牛只識山中
路不是無心向洛陽

客中憶二女

每憶門前兩候歸客中長夜夢魂飛料應此際猶依
母燈下看縫寄我衣

晚晴遠眺

楚天無物不堪詩登眺唯愁動遠思秋樹江山人別
後夕陽樓閣雨晴時

寄徐記室 徐久客京師予至已東還

惆悵江東日暮雲我來君去苦離群不知此日君思
我還似當時我憶君

寄家書 時寓延城

底事鄉書累自脩路長唯恐有沉浮還憂得到家添
憶不敢多言客裏愁

聞人唱吳歌

楚人不解聽吳歌我獨燈前感慨多記得通波亭下
路畫船歸去雨鳴荷

雨中過山

春雲腌靄澗奔渾風雨行人過一村不似家山深竹
裏乳鳩啼午未開門

讀史

晏嬰

一裘身着久經年祿米分炊幾戶烟盡說大夫能養
士却於尼叟惜封田

商鞅

徒誇闢戰衛華軒渭水何能洗衆冤想到出亡無舍
日應思不用趙良言

儀秦

二子全操七國權朝談從合暮衡連天知早爲生民
計各與城南二頃田

藺相如

危計雖成五步間置君廝口幸全還世人莫笑三閭
懦不勸懷王會武關

平原君

朝歌長夜館娃春總爲妖姬戮諫臣何事邯鄲貴公
子能因躄者殺佳人

范睢

紛紛傾奪苦多謀得勢還懷失勢憂丞相不須嗔蔡
澤此時當問老穰侯

范增

不識興王自有真尊前示玦謾勞神當時誰道翁多
智不及王家老婦人

張子房

不握兵權只坐籌苦辭萬戶乞封留縱令不早尋仙
去天子終無賜醢謀

賈誼

凶吉何由鵩鳥知才高暫謫未須悲秋風不洒梁園
淚宣室寧無再見時

董仲舒

[redacted]奏文章直殿廬茂陵還復訪遺書寂寥猶抱春秋
傳誰問江都老仲舒

李廣

揉臂將軍本自賢灞陵醉尉竟難全不聞當日王孫貴重到淮陰賞少年

田千秋

功名何必任才謀遇合逢時便可收高寢即官頭已白一言悟主即封侯

王章

外家勢重直言稀京兆書陳謟禍機合浦老妻須莫怨絶勝卧病死牛衣

楊雄

執戟三朝老從臣從來無意揚通津如何晚把玄經筆却爲新都著劇秦

馬援

浪泊歸時憶少遊炎蒸終復困壺頭漢庭豈少英年將衰老南征苦自求

袁安

洛下人家嬾去干閉門僵卧雪漫漫立朝不附薰天勢應爲平生耐得寒

荀彧

晚惜彤弓勢已難空期魏武作齊桓猶緣死沮奸雄意竊鼎遷延到五官

二喬觀兵書圖

共憑花几倚新粧王女陰符讀幾行銅雀那能鎖春色鮮將奇策教周郎

期袁卿見過因出失值寄詩謝之

非關遠出負幽期自是江邊枉棹遲誰道空迴君恨切未應如我到家時

宿贊公房

一禽不鳴深樹烟明月下照高僧禪獨關西閣咏清夜秋河欲墮山蒼然

陌上見梅

陌頭一樹帶風沙零落寒香日欲斜車馬紛紛誰暇看當年只合種山家

東歸至楓橋

故人當日送登譏此地停舟醉落暉慙愧臨河舊攀柳尚留青眼看人歸

江行

家家漁網映迴橋春水初生沒樹腰客路江南烟雨裏綠蕪芳草恨迢迢

戲和徐七見寄卧聞隣槽酒聲之作

春瀉隣槽入夜聞遠疑泉響隔松雲題詩爲問醒眠

客幾滴還能醉得君

見燕至

初來如報社前春好宿茅簷伴客身莫入江南舊庭院杏花風雨總無人

背面美人圖

欲呼回首不知名背立東風幾許情莫道畫師元不見傾城雖見畫難成

對梨花

素香寂寞野亭空不似鞦千院落中卧對一枝愁病酒清明今日雨無風

和楊余諸君在謫中憶往年西園聽歌

花落名園罷醉遊故人無復舊風流吳鄉莫歎無詩聽君使聞詩意更愁

重過南寺尋悟公不值

我是鈞天夢覺人憶來松下似前身老僧何去袈裟在落葉斜陽滿室塵

過流通院二首

僧懶開門見客遲空林流水日斜時欲留詩句知曾過我後來看竟是誰

又

橘柚林中薜荔垣幽尋幾度入秋園雖然老衲無關見猶勝相逢俗客言

風雨早朝

漏屋雞鳴起濕烟淒驢難借強朝天却思春水江南岸閒聽蓬聲卧釣船

孔明

莫恨流星墮渭濱出師未捷巳沾巾天應留取生司馬歸作他年取魏人

張昭

長史難忘昔受遺塞門投老苦憂時孝廉猶有當年意不遣真從介子推

王猛

軍門被褐異塗中抱策歸秦竟事戎猶喜遺言真有識不教留馬向江東

謝安

談笑新亭鼎不移坐籌強虜在枰棋平生事業從容得莫道無心屐折遲

韓子

自古南荒竄逐過佞臣元少直臣多官來瀧吏休相誚天要潮人識孟軻

題宋徽廟畫有百合圖

百合無殘六合塵汴宮啼鳥怨無人不知風雪龍沙地還有畫中此樣春

題湘君洛神二圖

祠前脩竹楚山青風珮時来過洞庭月夜莫彈瑶瑟怨夫君不見有誰聽

又

晚步方洲拾翠歸不愁風浪濕仙衣彩雲一散無尋處應逐陳王去馬飛

雨中晚卧

井桁烏啼破曙烟輕寒薄被落花天閒人晴日猶無事風雨今朝正合眠

又

香斷林幃冷未開雨窗寥落滿檻苔休輕一枕江邊睡抛卻腰金喚得来

久雨

水長已到折磯頭江天雨来殊未休鸂鶒鵁鶄曉爭喜楊柳杏花春自愁

閏三月

不須愁寫送春詩花比常年落最遲添得一分春色在天應憐我惜芳時

晚立西浦渡

鬢絲微映釣絲輕水葉驚風細浪生誰見晚涼人立處數株楊柳一蟬鳴

題孟浩然騎驢吟雪圖

西風驢上倚吟寬只到龐公舊隱村何事能詩杜陵老也頻騎叩富兒門

江上雨中

江漲隨潮欲到門濕雲依樹易黄昏幽居常日無来客何况瀟瀟雨滿村

客館夜見虎師畫上有余呂二山人詩

上人飴盡故人詩相見燈前夜雨時無限雲山與烟樹總含秋色是相思

海上逢王常宗雨夜同宿陳氏西軒

故人散盡獨君存風雨相逢海上村尊酒飲闌言不盡更留餘燭照黄昏

過北莊訪友

淺水平沙煉鴨眠秋聲和過石橋邊尋君無得尋詩興野樹江雲欲雪天

題畫

落日青山影在沙鏡湖波淨過荷叅雲間樹底參差
屋借問誰家是賀家

得故人書知未入[illegible]京因寄

曾約春深到鳳臺君今不到只書來滿緘離恨床頭
放一度相思一展開

題王翰林所藏畫蘭

春到懷王舊渚宮沙棠舟去木蘭空孫叢不有幽香
發應泣江邊百草中

不見花

看花無計作閒身塵土餘杭積廢春不見花歸莫惆
悵花飛還得免愁人

錦帆涇

水繞荒城柳半枯錦帆去後故宮蕪窮奢畢竟輸
交長保秋風一幅蒲

楓橋

畫橋三百映江城詩裏楓橋獨有名幾度經過憶張
繼烏啼月落又鐘聲

烏鵲橋

烏鵲何飛月自明恨通銀漢水盈盈夜來橋上吳娃
過只道天邊織女行

兩妓

李娟張態兩嬌姿傳得香名在白詩當日錢前湧歌
舞使君家自有楊枝

短簿祠

下馬空林問廟存衣冠寂寞掩塵幃不能復使桓公
怒負帷年來祭客稀

聞王翰林使蕃

碎葉城邊積雪明彈箏峽水遠人行已聞贊普知臣
順不似前朝作舅甥

高太史大全集卷之十八

吴郡高啓季迪著
南州徐庸用理編

七言絶句

京師同宿左掖朱普約至江上見訪

風雪京華憶舊遊候朝同聽鳳樓鐘還鄉何事翻離阻春樹春雲隔九峯

又

曾期訪舊到江沙惆悵參差過落花大樹村中休重問野人求食已移家

宣和所題畫

御輪親題賞畫工棘枝野鳥怨秋風那知回首宣和殿物色淒凉與畫同

題張太常金華白玉山房圖

石氣春生化白雲滿林瑶草卧羊群太常他日歸来日身老應同萬石君

次韻遜庵春日謾興

春事匆匆過海棠只愁春去欲顛狂離英滿地憑誰拾合作熏爐百和香

送徐山浩師還郢二首

欲共歸舟懶入城再三難判别時情聊題詩卷投君袖相伴秋江此日行

又

客巾僧衲影翩翩同逐秋風上别船賴得江帆無樹隱相望直到暮城邊

和遜菴効香奩體

揚州夢斷十三年底事猶存未了緣不見擁鬟簾下立斷腸騎馬過門前

又

曾看梳頭傍玉臺後堂春曉翠屏開重尋未省雙文去只道羞郎不出来

東丘蘭若見枇杷

落葉空林忽有香疎花吹雪過東墻居僧記取南風後留箇金丸待我嘗

夜雨

不是羇人是木腸怕愁不敢憶思鄉醉来獨滅青燈卧風雨從教滴夜長

題畫

滿壑春陰滿澗苔茶烟起處薜帷開山童頻報敲門客總爲催詩索畫来

紅梅

春暈氷綃倚竹低羅浮却似武陵溪詩人從此來相覓雪滿空山不復迷

瓶梅

竹外相逢見素萼手携數朶喜還家雨窻今夜無明月暫托寒燈照影斜

池亭對竹

秋陰弄色護池亭群玉山横翡翠屏鳴鶴迎風時一唳先生高枕夢初醒

題三香畫

羅浮洛浦與瀟湘三處離䰟一本香夢斷月明秋渺渺縞衣何似翠裙長

西山紀住期看梅花雨雪不果

詩人本似道人閑偶負幽期不出山只有梨花舊時夢夜随明月到林間

又

梅花宜向雪中看屐滑翻愁雪未乾惆悵山房深竹裏一樽誰與破春寒

又

翠竹休啼愁不來滿林風雪滿身苔此花不是繁華種只合空山獨自開

題桂花美人

桂花庭院月紛紛按罷霓裳酒半醺折得一枝携滿袖羅衣今夜不須熏

雪中喜劉户曹見過

滿城春雪禁花開愁對寒窻大酒杯喜子遠能來慰我扁舟不肯過門回

春暮西園

綠池芳草滿晴波春色都從雨裏過知是人家花落盡菜畦今日蝶來多

雨中閑卧

床隱屏風竹几斜卧看新燕到貧家閑吾心上渾無事聽雨唯憂損杏花

又

青毡素榻小窻空憨㨪安眠感歎窮多少人愁泥滑滑曉衝風雨客途中

晚陪張水部過西橋陽城望見諸山

晚上西橋送客行隔城遥見衆山晴望山還恐山相笑坐守書帷不出城

送李丞之婦安

苕花微雨落秋汀一路青山棹樊亭預喜峨詩無俗
吏雨松相對縣丞廳

春日憶江上

郴下春潮沒舊磯草堂猶在掩荆扉如今歸夢休爲
蝶化作輕鷗度水飛

金進士宿江舘阻雨連夕

落花風急野無舟喜爲茅齋幾日留却愧江邊春酒
薄不能慰子客中愁

又

莫辭同宿掩書幃兵後蕭條故舊稀預恐明朝風雨
歇滿江春水送君歸

江舘夜雨

尋常夜雨聽冥冥底事今宵只自醒一枕蕭騷孤獨
暗此聲元在客中聽

田舍夜春

新婦春粮獨聽遲夜寒茅屋雨來時燈前每囑兒休
哭明日行人要早炊

畫犬

獨兒初長尾茸茸行響金鈴細草中莫向瑤階吠人
影羊車半夜出深宮

登白蓮閣貽幻文

思君曾此望西州誰信歸來得共遊只是當時舊山
水如何重看不勝愁

讀周記室荆南集

生别猶疑不再逢楚天雲樹隔重重愁來讀盡荆南
藁風雨空齋掩暮鍾

贈真上人

花下携琴見此僧自言開法在金陵十年江海遊應
遍老去空山對一燈

寄沈庚乞猫

許贈猫奴白雪毛花陰循卧日初高將軍內閣元無
用自有床頭却鼠刀

青城先生戴笠圖

暫脫朝冠白髮輕南村群犬莫相驚行吟不覺逢山
雨但聽瀟瀟葉上聲

夢歸

何事頻頻夢裏歸只緣未慣客天涯覺來不見家人
面恰似前朝始別時

又

忽夢還家上楚船來時舊路只依然家人不識關山

遠有夢何因到我邊

蜀山書舍畫

山月蒼蒼照烟樹碧浪湖頭放船去隔林夜半見孤燈知是幽人讀書處

寒夜逢徐七

松下柴門客雪封故人驚喜夜相逢明朝歸棹還當別莫聽楓橋寺裏鍾

題文靖公墨蹟後

清朝文雅孰称雄我巳生年後此公今日亂離江海上獨看遺墨涕秋風

虎丘

望月登樓海氣昏劍池無夜鎮雲根老僧只恐山移去日落先教鎖寺門

逢故人子

道傍忽見爲躊躇流落飢寒喪亂餘久客無人鮮相念傷心思廣絶交書

題道上人墨梅

箇裏寒梢盡自開幾年風雨不生苔山窓夜半禪初定應喜無香觸鼻來

衍師以懷幼文詩見寄因次其韵

題詩爲我謝湯休莫作人間遠客愁爲報歸期須記取松陵江上鱠鱸秋

題遜菴墨菊

獨留鐵面傲霜遲秋蝶来尋莫自疑須信陶翁醉歸後西風塵土滿東籬

丁孝廉約中秋泛舟予過婁東竟留飲孫卿池上

擬向江潭夜放舟却成騎馬習池遊但逢有酒皆堪醉月色初無兩様秋

春日次北郭故人寄韵

風多舟小滯歸人飛絮茫茫暗晚津酒滿壚頭花滿店今年不見洛陽春

讀半山絶句有感因效其作

寺裏園中總倦行閑眠看得燕巢成豈無酒伴同騎馬落日風吹花滿城

立春試筆

九十日春今日始春盤春勝巧同新從今日日尋春去似我閒人有幾人

薔薇花

黄葉林中綠蕊開窮陰不道艷陽回空房雨裏看如

笑應喜今朝有客來

元夕聞城中放燈寄諸友

江邊殘雪閉柴扉坐戀梅花未解衣却憶今宵滿城
月看燈人醉踏歌歸

次金二彦正韻

孤愣道邊欲入城柳風莎雨暗江程煩君别後殷勤
記莫更逢人道我名

得袁卿書知赴湖廣

聞君去歲客昇州近得書來却倍愁自說去程今又
遠望卿應上武昌樓

過保聖寺贈陰上人

湯公寺手陸公隣把菊畦荒夜雨頻莫訝相過偏不
厭白頭禪客是詩人

讀徐七北郭集

一卷忻看故友詩詩留人去喜還悲西窓夜雨燈前
讀不似連床對咏時

題理髮美人圖

桐風朝動內園枝吹亂花前髮幾絲石後理撩羞未
出怕人猜是倦粧時

林下晚步

荒徑空林落葉聲尋常唯有野人行如何投簡梁園
客詩句時來此處成

託流人寄書家兄

不遇流徒謫戍邊家書那得去人傳今朝信發何時
到路隔鴒原有幾千

和婁秀才看梅

聞將瘦影伴吟身水際黃昏竹外春莫訝此翁偏賞
戀愛梅自古屬幽人

行樂

冠觸花梢露濕衣曉因行樂到南圻日高霧散春江
曲綠滿平田雙雉飛

寒食逢杜賢良飲

楊柳無烟江水長隣家風雨杏餳香逢君共把金陵
酒忘却今朝在異鄉

晚過清溪　史言隋人張麗華於此

王謝池臺兩岸空水禽爭語夕陽中麗華妖血流難
盡化作荷花别樣紅

黃荃子母兔

陽坡日暖眼迷離芳草春眠對兩兒誰遣嫦娥曾作
伴廣寒孤宿已多時

吳別駕宅聞老妓陳氏歌

白髮相邀出後廳莫辭爲唱雨霖鈴如今人盡憐年少誰肯同來特地聽

出郭舟行避雨樹下

一片春雲雨滿川漁簑欲借苦無緣多情水廟門前柳遮我孤舟半日眠

過湖舟中望寺

出浦平波忽遠開隔湖烟樹有樓臺歸舟未得尋僧去空聽鍾聲寺裏來

江上晚歸

渺渺雙鳧落晚沙一江秋色艷明霞逢人不用停舟問大樹村中即我家

題瀑布泉

千山雲頂一泉飛仰面時驚雨濕衣彷彿香爐峰下看滿溪紅葉訪僧歸

美人畫

秋千庭院閑青春背立誰曾見得真莫道不言思憶事欲言還說與何人

春暮

春寒樓上下簾齊鵜鴂偏臨客耳啼淡月殘燈天欲曉故園歸路夢中迷

深院

風細桐花落井欄池荷新長大如盤閑門無客搖鈴索半落閑書讀易殘

春睡畫

粧殘嬌睡帶餘酲鸚鵡當窓不敢鶯誰信上陽宮內女一春愁絶夢難成

題芭蕉士女

秋宮睡起試生羅閑向芭蕉石畔過怪底早涼欺匣扇夜來蕉上雨聲多

題董卿畫

花落吳王故苑西客亭風雨聽鶯啼今年又負付春約畫裏看山不忍題

題趙魏公馬畫

校尉當年執策迎千金遠購貳師城一嘶天廐嗟空老立仗元來用不鳴

題妓像

不見秋娘今幾年楚雲湘雨思悠然月明樓外天如水猶憶梁州第二篇

和王畊雲與愚菴倡和詩

灌花移石不辭勤苔潤流泉雨後新一塢綠楊雞犬
靜老來欣作太平人

又

欲望城西禮白雲數峰蒼翠晚鄰鄰誰知邂逅東皋
客亦是香山社裏人

夢余唐卿

路隔城皋萬里關何由得見故人還燈前夢裏匆匆
見株叫楓林月在山

離江館一月有感

憶得離家一月期天邊明月半圓時遙知此夜閨中
望比着他宵分外悲

過湖南舟中卧作

野客分携水店前浪平舟穩稱酣眠午雞啼處前村
近過盡平湖幾曲天

疎竹三禽圖

棘枝疎瘦竹枝低三鳥寒多每並棲月落山空秋夢
斷不知誰箇最先啼

見花憶故園

春色先從天上來花枝盡發鳳凰臺不知別後鄉園
樹寂寞書窗開未開

贈杜進士兒埽二首

骨琢清冰目剪波生兒若此豈須多杜郎還作真男
手愧我無才為作歌

又

不貪梨栗自相親識是君家舊友人更待十年應長
大功名當見太平春

城南謾興二首

春吟園林未到鶯初晴稍稍綻山櫻懶夫不負東風
意也起尋芳入寺行

又

錢塑韓園處處池盡多芳草少花枝賬看新第皆無
淺何況將軍出許時

送張雲門畫竹

臨池書罷換鵝文餘墨猶堪寫此君一段湘娥廟前
意淋漓秋雨共秋雲

題松雪翁臨祐陵草蟲

宣和遺墨畫雖工唯有王孫筆意同莫問吳宮與梁
花一般草露覆秋蟲

巨然小景

隔溪山閣映秋關坐久鍾聲度水來邊指石橋村樹

秒一僧歸處是中峇

中秋無月無酒

桂樹香寒掩畫樓江雲黯淡蔽中秋道人莫嘆姮娥出照見空擲卻轉愁

茆翁畫雙竹

不學篔簹滿谷栽兩竿斜拂楚烟開應緣茆叟吹横玉嗔得雙飛碧鳳来

卧病夜聞隣兒讀書

月淡梧桐雨後天伊吾聲在北窓前誰知隣舘無兒客病裏聽来轉不眠

題紅拂妓

花枝不鎖後堂春夜半長安旅邸貧素去老奴從此客可怜小妓亦知人

柳塘飛燕

身輕不柰晚多風春晝迴塘落絮空楊柳陰迷三十里畫樓何處捲簾櫳

滚塵馬圖

千里歸来苜蓿春五花和汗衮香塵青絲暫解從天性多謝黄門老圉人

仙山樓觀圖

霧閣宵關脉望飛月明露重濕珠衣仙人莫入芙蓉館花暗迷人不得歸

春陰

風雨将殘雪又来春陰二月未能開紅花白蕊都妨却只有青青一院苔

送僧霽赴京省師

孤雲飛傍五雲邊　京國尋師興去饒明日春寒江上路雪花應雜雨花飄

題徐熙三蟲圖

雌蝶雄蜂各洽心逐香窺艷競相尋南園雨過紅芳歇輪與鳴蜩占緑陰

題荔枝練帶

雨後蠻枝錦果肥華清貢騎驛塵稀山禽自繞枝頭啄疑是宮中舊雪衣

題陸椽

風送書聲出晚林始知隱士在雲深抱琴入谷那辭遠欲覓幽人一賞音

題許瀾伯三蟲圖

寒蜱未滿報街頻蠹化初成傳粉新誰道爭春群隊裏長吟還有獨清人

閶門舟中逢白范
十載長嗟故舊分半帰黃土半青雲扁舟此日楓橋
畔一褐秋風忽見君
田家慶壽圖
花滿茅堂映綵衣開門曉放鶴雛飛隣翁壽畢共扶
醉恰似春來社飲帰
題山水
一塢茶烟隱翠微漁樵來慣客來稀溪頭樹暗飛花
盡祗聽人家響杼機
十二月十七日夜偶成
一床詩思繞梅花月墮西窓欲起鴉可是年來無遠
志夢魂中夜不離家
聞諸遊城北女冠院看杏花
聞踏春晴覓彩霞鳳笙吹徹女仙家劉郎醉後殷勤
看不是玄都觀裏花
雨後偶讀王侍制詩
客窓踈竹雨凄凄把卷燈前讀舊題此日殷勤如會
面不知君在夜郎西
池上納涼
畫欄斜度水螢光荷葉荷花各有香團扇不搖風露

下秋應先借一宵涼
客舍春暮
酒醒聞鶯送春詩細雨殘花尚一[redacted]莫向天涯望芳
草客愁多似去年時
閏三月有感
非關騎馬踏塵埃病眼昏昏自懶開江上酒徒應共
笑經春不作看花來
又
綠樹殘鶯偶一鳴聽來方辭憶山行今年不是逢餘
閏已過春光半日程
癸卯九日
酒熟如何菊未開小園荒徑獨徘徊不隨賓客登高
去只恐愁因望遠來
題畫送人帰覲
相望益遠益傷神落葉浮雲暗度津底事過江柔櫓
急故鄉知有倚門人
樓上
古寺開窓映竹開兩聲初斷鳥聲來春風似念無花
看遠送飛紅到硯臺
醉後贈張架閣帰自　京帰

山雪洒帽皮鞲萬里歸来動隔年莫說中原
事相逢且共酒家眠

管夫人墨竹

晨開妝鏡有青鸞寫得當年舜影看零落彩雲何處
覓鷗波亭上正春寒

答王仲槃

我遊山寺山能迎君卧圜廬不肯来惆悵欽冬花樹
下一樽今日共誰開

四皓圖

高山深谷事悠哉何事猶思太子来擬向秋風歌一
曲紫芝黄鵠總堪哀

題湘君圖

悵望南巡竟不還淚和湘雨暮班班須知竹死愁方
盡莫恨秦人便赭山

倪元鎮墨竹

倪君好畫復耽詩瘦骨秋来似竹枝前夜夢回如得
見紙窓斜影月低時

王架閣家畫馬

草草髯奴緋綠衣王家好馬詫新肥鮮鞍閙立斜陽
裏應是城南賭射歸

己亥初度時年三十四

風雨空齋誦蓼莪今年初度客中過人生七十尋常
壽未過還憐一半多

過北塘道中四首

未得看春愁不禁此日聊復試幽尋行人入村花宼
宼吠犬隔水樹深深

又

春水瀰田如一湖入田放艇看鸞雛女郎祠下野花
雜老子門前沙樹孤

又

若欲看春春色稀亂後何處有芳菲曉鶯啼歇野宼
宼雙樹家邊人獨歸

又

渺渺一逕兩陂間楊柳初發水潺湲鷺魚忽散人影
近啼鳥時来春意閒

夜雨江舘寫懷二首

愁觧寄人不得辭小窓疎竹雨来時江湖今夜全家
客猶勝飄零兩處思

又

漠漠春寒水繞村有愁無酒不開門青燈畫角黄昏

兩客共梅花併斷硯

讀常蘇州詩

掃閣焚香晝卷帷綠搖踈雨夏初時客邊何物能消
遣一帙蘇州刺史詩

送丁孝廉之錢塘就簡張著作方員外

江邊同客亂離餘遠別那堪近歲除若見故人詢旅
況知君鮮說不煩書

金徵士玫雨中見過留宿一首

夜窻同聽雨中徠風物凄凉異故園舊事堪愁今懶
說相看不是解忘言

東皋林下

荒逕空林落葉平尋常唯有野人行如何披簡梁園
客詩句時來此處成

遊幻住精舍

寒扉斜向竹間推此日重來是幾迴行遍空林僧不
見慰人憐有一株梅

效香奩二首

青瑣初空別恨長綉帷留得嚙痕香薰前月出無人
拜只有秋千影過墻

又

閒過東窻百葉枇琶塵滿縷金槽欲呼小字敲粧
閣誰出相迎放剪刀

江上逢舊妓李氏見過四首

玉箏紅燭艷春羅慣向高堂聽汝歌今夕相逢爲重
唱孤舟江冷月明多

又

多謝停舟共一卮石州詞罷各低眉南園舊日同聽
客零落如今剩有誰

又

誰識能哥舊散聲愁中聽處尚分明玲瓏酒罷休催
去月落江潮尚未平

又

平常歌舞不能閒多在青春甲第間借問年來還到
否朱門風雨幾家閑

九月八日對菊

預向籬邊把一杯黃花多意已能開不憂風雨明朝
阻懶逐時人聞折來

舟行晚過張林

望山幾欲去尋幽此日雖來不暇遊一棹黃昏過山
下踈燈絡繹滿林秋

送葉山人

歲晩麻衣冐雪寒高歌欲去醉長安山縣行負知何

有半是詩乞半藥乞

冬盡無雪連日大風寒、

拈柰鳴曉北風乾舊曆闌珊欲罷看幾日凍眠猶望

雪野人憂麦敢憂寒

慰徐參軍喪子

天上麒麟去莫竊千年亭上夕風悲勸君不用情鍾

甚即是當年未有時

看梅漫成三首

江草初生江水流便覺春色惱人愁雪晴家家叩門

去不見梅花應不休

又

江邊寺裏一梅樹幾度勞人相候開無情今日未肯

發有興明朝還看來

又

野人不省愛梅好棄在荒蘺剥棘邊細雨東風欲零

落我來相見一潸然

夜至陽城田家

東津渡頭初月輝南陵寺裏遠鍾微主人入夜門未

掩蒲響滿塘鵞鴨歸

陳宮

春風叅閤綉參差狎客爭陳璧月詞幾度醉濃嬌不

起景陽樓上曉鍾時

贈醫師徐亨甫

録得龍君舊献方杏花春雨閉山房病家幾度來相

覔抹下逢聞煮术香

杏園圖爲沈日新先生題

絳雪紛紛滿翠條扣門都是病家邀如今不用施方

藥閒得苍香疾自消

慰人悼亡

朱字壁篠委綱塵月明不見理絲人鏡臺窓下櫻桃

樹應是當時折剩春

耆山無爲天師峴泉集六卷

（明）張宇初撰

明崇禎刻本

峴泉集四卷 江西巡撫採進本

明張宇初撰。宇初字子璿、貴溪人。張道陵四十三世孫。洪武十年襲掌道教。永樂八年卒。明史方技傳附見其父正常傳中。稱其建文時嘗坐不法奪印誥、成祖即位復之。又稱其嘗受道法於長春眞人劉淵然、後與淵然不協、互相詆訐。其人品頗不純粹。然其文章乃斐然可觀。其中若太極釋先天圖論河圖原辨荀子辨陰符經諸篇、皆有合於儒者之言。問神一篇、悉本程朱之理、未嘗以雲師風伯荒怪之說張大其教。以視誦周孔之書而混淆儒墨之界者、實轉爲勝之。韓愈送浮屠文暢序、稱人有儒名而墨行者、問其名則是、校其行則非。有墨名而儒行者、問其名則非、校其行則是。然則若宇初者、其言既合於理、寧可以異端之故併斥其文乎、朱彝尊明詩綜稱其集二十卷、詩居其半、王紳爲之序。此本皆所作雜文、惟末附歌行數十首。卷首雖載紳序、而二十卷之舊已不復存。蓋又掇拾重編之本矣。

峴泉集序

三教之興其來遠矣以治世者為儒以出世者為釋惟道家之說處於治世出世之間然玄虛要眇歷代以來秉其教者秦漢而降若元魏謙之趙宋靈素尤最著焉而究無所契

於夫道至我

昭代壹以道法歸於張氏封為真人秩中一品世世勿絕遂與尼山之裔並同帶礪而蕙嶺宗派莫之與京於乎盛矣予竊嘗聆之謂洙泗統系自唐虞

聖帝遞相傳襲至尼山始集其大成以至于今凡為君為臣處國處家繇其道則治悖其道則亂信如日月麗天江河行地食德報功世極人爵固其宜爾迺張氏獨能參而兩之宗

門家灋稍去世味彝榮割愛躭空守寂以求證悟即函關五千虛極靜篤玄牝衆妙厥功匪易而茲張天師者不頓修證不廢人事自漢迄今統緒

秩愈彌遠彌光履尊處厚衲
袍玉帶寶笈瑤函稱山中宰
相洞裏神仙自
天子以至齊民咸致欽崇靡有
玩忽斯道何術哉比予輶軒
所歷一過其地山水靈奇氣

候凝結是宜有異人宏宅其
中閱其譜系研精至道嘿證
玄真者代不乏人而峴泉集六
卷出著山無為者於微妙玄
通之理內聖外王之學無極太
始之宗陰陽動靜之機以至

五行五氣養烝羲神無不包
舉無不淹貫發為文章暢為
詩歌又抵詞人騷客之致則
所謂道沖而用之不盈淵乎萬
物之宗者也繼往開來希賛
有術豈無繇哉集以峴泉名

則無為精舍在焉令真人九功
與其嗣若羽宸予皆有傾蓋
之誼九功蔚然鸞停鵠峙羽
宸瓌琚瑤瑀翩翩蘊藉皆深
於道術緯有文款餘緒無為
之風者也蓋余曩登僊巖自

詎善載之渴肉朽骨者乎〻

後序晛泉集而穎楮間且備

潤霧深習〻乎附儷蹤而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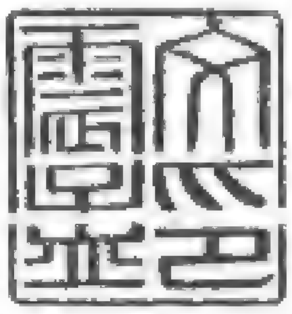
御風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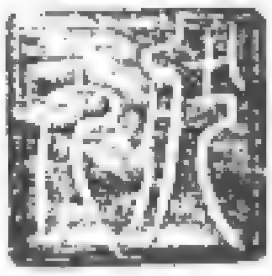
旨

崇禎四年仲冬長至吉

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院侍講

掌司經局事文震孟譔





者山無為天師晛泉集序

天地間至精至微者道也至明至著者文也道非文不明文非道不立析而言之雖為二要而歸其實一也乾坤之所以覆載陰陽之所以變化寒暑之所以代謝日月之所以往來山川之所以流峙草木之所以榮悴無非道也無非文也其可離而二哉又可以強而合哉故聖人者作因其自然之道著為自然之文未嘗以一毫己意加之也是故因其變化之理而成易因其訓詁之體而成書因其治化之蹟而成詩

因其褒貶之法而成春秋因其節文之實而成禮因其和暢之用而成樂此六經之文所以終天地亘古今而不易者以其出於自然也後之言文者曾是何適焉自周之衰王道熄而百家興競以私意臆說騁辭立辯以相高求弗戾於道者百不一二焉於時有若老子者其言以清靜無為為道著書五千餘言後世嘗有以之為治而治者矣其庶幾於道者乎闡教真人張公無為自其家世宗老子之教至公凡四十三傳公天資穎敏器識卓邁於瑯函藥笈金科玉訣

之文旣無不博覽而該貫葢於六經子史百氏之書
大肆其窮索至於辭章翰墨各極其精𫆏是以歷職
天朝皆以問學之懿深蒙　眷宁凡殊褒前席之榮
歲賚有加而王公貴卿縉紳之士亦莫不禮貌焉葢
江右文宗多吳文正公虞文靖公之遺緒而公能克
軼之也其所造詣豈苟然哉間出其詩文若干卷屬
序焉其詩之沖邃而幽遠文之敷腴而典雅讀之使
人健羨不暇視世之佔畢訓詁拘拘以才藝自足者
爲何如哉矧公領宗門之重任專以化人誘善輔

國翊祚爲心其見於此者特其緒餘耳雖然予嘗考
公德業旣本於無爲是能遊心太初與道爲一而且
沈酣於六藝之文蒐獵於百氏之說於是發於文辭
理與意會有不期工而自工者矣其有補於老莊之
道者又豈神誕之誇者比哉公以紳有世契相與極
論斯事必撫掌劇譚而後已故爲序其曰峴泉者因
精舍之稱云國子博士金華王紳序

峴泉集者嗣漢四十三代天師張真人之所作也真
人學行淵邃資識超穎貫綜三氏融爲一塗旁及諸
子百家之言靡不暢曉故其發爲文辭論議雄邁俊
傑讀之令人擊節不已予嘗愛其文如行空之雲昀
回絢煥變化莫測頃刻萬狀曄乎其成章也又如入
秋之水膏渟黛蓄微風興波萬頃一碧湛乎其泓澄
也詞賦詩歌又各極其婉麗清新得天趣自然之𫆏
可謂兼勝具美矣且聞龍虎名山霛氣所聚鍾英毓
秀挺生列真以道德相傳其來遠矣若道腴内充華
藻外振以文雄一代者乃今獨於真人見之洪惟我
朝　太祖高皇帝混一寰寓光啟氣全天運之興文

明三十餘年矣　今上皇帝纘祚以來氣益昌而運
益盛雖遐陬僻壤莫不呈材獻藝摛文掞藻以自見
于時况在文獻之邦神明之冑優游乎德澤涵泳乎
詩書大肆厥辭鋪張盛美以黼黻太平之治不亦宜
乎雖然此特其餘事耳至於真人超然獨得之𫆏蘊
道之士又當於詩文之外求之㫖
永樂五年秋七月吉日遼王拜手謹識

嘗聞有其道者必有其文也日月星辰天之文也山
川花木地之文也禮樂制度人之文也葢道爲體文

為用儒先謂文章為貫道之器不其然乎龍虎嗣漢四十三代天師無為張真人神明之胄也天資超卓學問淵源本諸中者有道德之崇著於外者有文章之懿嘗銓次其平日所作詩文凡若干卷目曰峴泉集英華煥發照耀簡編以言乎詩則託物寓情優游不迫得詩人情性之正以言乎文則雄奇汪濊鋪敘有法得古人述作之體是以海內文人碩士傳頌而稱羨者比比焉自非真人學通百氏道貫三才體用兼該精詣獨得安能發而為此耶及觀集中所著沖

道慎本太極河圖原性諸篇義理之玄微研究之精極議論之閎肆其於天地造化山川人物禮樂制度靡不該貫雖專門擅業皓首窮經之士有不能及者非惟有功於玄教其於世教亦有裨焉將見斯集流傳於天下後世與峴泉相為悠久而無窮也必矣且真人嘗為通著尚義堂記俾先祖父之志行亦得託於不朽斂襟三復深有感焉因書此于卷末以致其私意云

永樂五年秋七月甲子新安程通謹識

[illegible]天師峴泉集目錄

卷之一

襍著

沖道 慎本
玄問 太極釋
先天圖論 河圖原
廣原性 問神
觀植 讀觀物篇
讀董仲舒傳 書文章正宗後

辨荀子 辨陰符經

卷之二

序

混元實錄序 龍虎山志序
漢天師世家序 張氏宗系後序
虛靖語錄序 悠然閣集序
丹纂要序 生神章註序
武夷山志序 白鶴觀志序
張嘉定集序 宗濂稾序

雲谿詩集序　許氏族譜序
贈御風子序　送朱琴士序
遊仙巖序　還真集序
記
蚊睫窩記　靜復山房記
資深堂記　倪氏東園記
安素齋記　玅雲觀記
正一玄壇題名記　順菴堂記
福慶觀記　翠微觀記

義渡記　詒善亭記
企雲樓記　靈谷山隱真觀記
毓正齋記　桃溪丹室記
歸明軒記　歲寒亭記
著御堂記　澄清堂記
尚義堂記　三峰堂記
端本堂記　金船峰雷壇記
易書齋記　杏竹軒記
玉清景雲觀記　稽古齋記

存有齋記　思植軒記
武當行宮記
卷之三
墓誌
樂丘王公墓誌　朋山張公墓誌
經歷周公墓誌　矩菴胡公墓誌
原宗傅先生墓誌　了菴李公墓誌
絅菴龔先生墓誌　光岳南公墓誌
學正倪公墓誌　同虛傅公墓誌

說
太素說　純一子說
志學說
傳
紫虛元君傳　金野菴傳
趙原陽傳
書
通殷先生書　通蘇編修書
通徐教授書　通吳待制書

答程訓導書　通倪教諭書
通王博士書　與倪孟冲書
答張司業書　回吳宅求親書
回吳宅定聘書
頌
華陽吳公壽頌　黍珠龕頌
箴
藏修箴
銘
書室銘　古琴銘
黙[illegible]齋銘　九光丹室銘
古硯銘　養性齋銘
晦息齋銘
贊
月崗真人像贊　瓢笠像贊
孔子問禮圖贊　伯夷林齋像贊
重陽王真君像贊　樂真唐真人像贊
希夷陳真人像贊　侍宸王真君像贊

雷淵黃真人像贊　衍素勞真人像贊
貞白周先生像贊　穎濱蘇先生像贊
耆山羽服像贊
賦
滄溟賦　[illegible]谷賦
騷
停雲辭　假鞠歌
操
耆山操　歸樵操
佩蘭操
詞
沁園春　水龍吟
風入松　無俗念
水調歌頭　滿庭芳
蘇武慢　滿江紅
酹江月　望梅花
解紅　風入松
卷之四

題跋

潘默成書跋　應化錄跋

李霽峰墓銘跋　薛處士墓銘跋

九龍卷跋　跋劉真空傳後

檜堂奏稾跋　王達善梅花詩跋

何滄洲竹譜跋　李氏族譜跋

定武蘭亭跋　趙文敏千文跋

題俞烈婦傳後　艸堂八詠卷跋

張長史帖跋　書蘇文忠公書跋

俞紫芝艸千文跋　楊氏族譜跋

部典籍詩文跋

祭文

祭胡祖妣還葬文　祭周經歷文

祭龔紹菴文　祭曹道錄文

祭胡贊教文　祭傅仙官文

青詞

酬醮宿啓青詞　張明宇薦父青詞

酬醮早朝青詞　正醮青詞

宮殿慶成謝醮詞　巘紫微臺青詞

巘臺早朝青詞　普度酧醮滿散青詞

普度薦拔青詞

齋意

巳巳酬醮齋意　本府年經齋意

圜臺酬醮齋意　建普度齋意

普度酬醮齋意　[illegible]室建醮誠意

梁文

三清殿上梁文　勑建祖師殿上梁文

三門上梁文　正堂上梁文

後堂樓上梁文

普說

三元傳度普說　靈寶鍊度普說

授法普說

疏

演法觀修造疏　靖通菴題緣疏

上清市修路疏　上清五通廟題緣疏

寶應寺題緣疏　虎溪東林寺題緣疏

梓雲巖長明燈疏　圓明寺佛殿像堂疏
資國寺題緣疏

歌行

槖籥子歌　題秋烟平遠圖歌
題象山高節墨竹　題雪霽江行圖歌
題湖山春翠圖歌　題琵琶雲烝圖歌
題溪山積雪圖歌　題寒林重汀圖歌
好靜軒歌　題奇峰雪霽圖歌
賞牡丹歌　送別王仲縉歌

題寶晉雲烟圖歌　題方壺墨竹歌
題松陰授道圖歌　古硯歌
題秋江待渡圖歌　題華山仙掌圖歌
豫章秀才歌　野舟歌
題淇篆堂竹歌　懷友行
孝節行　題青岩隱居圖歌
謝賜百枘歌　題吳慶淵山水歌
雪蓬歌　題讀書松桂林圖歌
題清真軒歌　次姚少師茶歌
送鄭琳度之蜀歌　題趙魏公蘭石歌
題五龍圖歌　題巾山草堂歌
題積雪觀梅圖歌　題翠濤亭歌
題雪江獨釣圖歌

卷之五

五言古詩

述懷八首　擬古七首
感興五首　擬感遇十五首
擬遊仙三首　擬招隱三首

擬昔興　擬覽古
擬感舊　擬形贈影
擬影畣形　擬古意
襍詩七首　秋興五首
次韻寓興二首　次韻襍詩六首
次韻詠古四首　次韻詠懷二首
擬神釋　題嶧山神秀圖
題崆峒石房圖　西堂讀書奉教作
題學古軒　題承恩堂

題清白軒　題冋極堂
題四世堂　題靜學齋
題修省齋　題繼志齋
題釣雪圖　題黄侍講瑞菊
題黄茅菴圖　題南山霧隱圖
獨酌二首　九日登樵坡自遣
養疾四首　課耕二首
課樵　夕懷
夜坐紀興　琴堂爲官行甫作

山居偶興　和楊孟瑱韻
題山林幽居圖　山居晚興
冬日山居三首　暮春述懷
雨中翫菊　冬日山居小酌
春雨　水檻遣懷
夜宿佑聖觀　負暄二首
野眺二首　宿句容青原觀
三月三日山行　雪霽遣懷
登象山祠故址　癸亥元日

晚霽　仲春喜晴
旅懷三首　元夕登靜通庵
觀朝雨　題夢鶴軒
觀鑿泉　寒雨
題繼善堂　題泠風臺圖
荅周奉常敘懷　題陳東堂清都真館
東園　寒坐遣懷
題歲寒清節墨竹　京口曉發題雲卧卷
春曉　登夏艸堂墓

登方壺真人玄室　雨中懷吴徵士至德
漫興　曉懷
秋懷　登華蓋山
遊西山玉隆宫　題徐孺人節婦卷
春雨述懷　冬曉言懷
題思誠齋　晚興
蘭皐　冬日還峴泉
川行雨懷　山居雨懷
晚宴仙岩　觀雨偶興

題致齋　晚興偶成
山雨　夏雨池亭遣疾
步南澗作　九日登樵坡自遣
雪後早還　初秋山居雨懷
挽王助教仲縉　賀李了菴八十
次遊仙岩韻　挽了菴李東堂
挽紹菴龔先生　挽傅仙官同虛
挽曹道録希鳴　雪行紀懷
挽王博士仲縉　別京懷諸同契

姑蘇遣懷　寄鄭教授恭度
信河曉發　雪晴夜月
幽居自適　題夏山過雨圖
題方壺墨竹　題友竹軒
題夏山過雨圖　題澹味軒
同胡叅伯遊仙岩　曉行遣懷
泊湖夜坐　近饒城雨坐
題樗木生卷　山間雨懷

五言律詩

春晚　[illegible]疾
曉行二首　喜晴
山居曉起　輝山道中
霜夜聞鐘　晚
月下　過錢塘
對酒　有感
宿馬祖巖　遊馬祖寺二首
晚遊新興寺　夜坐懷舊
望吳山　晚泊

遊虎丘寺　別會江
京口月夜　遣興
辛未元日　題枯木龍湫圖
坐演法觀　夏夜
輝山登舟　臘月望夜
山行晚眺　書感
莫春遣疾　藍社
峴泉夜坐　愛天棘長
過吳江　過富陽驛

丙申過太湖　懷菊
歲晏自遣　聽雪
春雨漫遣　人日舟過采石
張南宮遣予餞別　江行晚眺
元夕夜泊　暮春還峴泉
曉起　水仙花
題隱居求志圖　夢與友人論文
山縣曉行　夜雨
錢塘　晚泊江上

菊節庭月　客居自遣
洞江晚眺　冬日曉行
夜坐　負暄
趣繼軒翫月　菴居冬夜
偶興　七夕
野眺　雪夜
遠眺　晚興
秋雨　種蓮
對雨　月下自遣二首

寓目　夏雨遣興
春暮自遣　桐江即事二首
吳中晚眺　春寒
題瓚林秋色　夏雨偶書
夜月　晚坐桂香中
午飲村舍　冬夜
霜夜二首　喜雨
題秋山幽隱圖　秋日
秋日山舍　對雨書懷

秋雨偶成　遣懷
別京寄張司業　旅夜
遣興　客居除夕二首
月下庭行　冬晴
晚過釣臺　早冬晚行
常山道中　雨行二首
我愛山居好八首　題汪原八詠
次葛維貞謝畫韻　漫興
採薇　苦雨

驟雨　屏跡
入錢塘　蘭江驟漲
錢塘對雨　江上遣懷
五言排律
遊璧魯洞天　賀辛子容秩滿
和吳彥直韻　陪王仲縉遊仙岩
普度醮慶成　賀彥衡弟新居
夏日楊雲溪過訪
卷之六

七言律詩
聖壽日賜宴　坐治亭蒙　名
聖諭周神仙進樂　立春日早朝
太廟陪祀　元旦早朝
長至早朝侍宴　九日賜宴華蓋殿
上旨賜衣　十月九日蒙頒賜
頒賜法衣　齋宿朝天宮
蜀府五雲西　蜀王之國餞別
湘府賜衣　湘府賜書
湘府賜酒饌　安府賜茶
湘府賜巾　蜀府頒賜內饌
遼府頒賜　安府賜詩奉次
遼府賜色段　遼府賜棕扇
題萬壑雲煙圖　秋仲黃伯儀席賦
中秋飲湛碧軒　嘉興湖中夜月
九日紀懷　桐江晚思
克復別速有懷　觀溪石懷舊藏靈壁
題雲山秋思圖　莫春雨中

吳彥直別久寄懷　聞曺道錄病安志喜
讀張嘉定集　題倪孟冲醫卷
題高深海嶽圖　讀楊鐵崖集
遊昭真宮　江行
題柳穀圖　遊南山湖上
壽絲菴龔先生　題三茅山卷
夢故友　題清白軒
題茅齋圖　題湖山小景
答黃仲文清惠　題白雲軒

[illegible]經軒　題湛清軒
遊[illegible]宴集　山人獻紫芝二本
題房大年馬　寄王博士汝玉
春暮　晏歲自釋
九日　菊節後復雨
遊水簾洞　謝惠白牡丹
採瓊林閬碧桃　賦石鍾乳杯
題赤壁圖　題葛考功遺像
題清輝軒　遊西湖

謁鄂武穆王墓　和王景開賞牡丹韻
立秋日雨　題萼華軒
題春山圖　冬日
立春日　題孟浩然踏雪圖
次山人獻石韻　初秋夜坐
至日　楮帳
爐炭　閏重九日
秋夜　中秋日自遣
題洞玄子卷　訪朋山楡原真館

題白雲茅屋圖　贈茅山王直方
題武當太和山　夜行
雨中偶成　三月十日遊桃源
遊馬祖岩　繁禧觀訪王樂丘
題臨董元夏山圖　過丹徒謁留侯廟
遊雷壇　遊靈芝岩
題湖光山色亭　題周貞白像
題天瑞白雲圖　題君子作霖竹
遊神龜岡　度章江望滕王閣

用韻荅諸同遊　題遠遊圖
冬夜對月　寄周經歷孟啓
夜坐　雪中盆梅盛開
題江上圖　題崆峒高節墨竹
峴泉得勝地　題龍湫話別圖
題山輝海潤圖　題夷山歸隱圖
郊行　植菊
得曹演法書　冶亭秋宴
題覽翠樓　遣興

題瓊林春雨圖　懷峴泉
壽曹演法六十　初度遣懷
謝惠牡丹　芝雲亭觀泉
謝惠芍藥　挽朋山張東堂
題何滄洲畫　舟次寄蘇素菴
早冬開軒曝日　寄張彥弘
雪中曹道録席賦　題秋風茅屋圖
歲暮丘鳳岡清話　候家音不至
葉玄理惠墨　春雪寒夜書懷

奉旨還山　雪中紀興
舟中有懷　薛禮部惠書言別
沐陳彥謙遠送　山菴池蓮盛開
周克復遊山菴　冬日山居
山居述懷　暮春夜坐
尋渾侖菴故址　山樓對月
題蘧廬圖　夏夜
曉霽　霜夜翫月
望金野天瑞遺跡　花晨官行甫過訪

山閣即景　雪中還峴泉
月夜望雪　丙子初度
夏庭書感　山居夜雨
隱居　永日
山居九日　感舊
雨後對月　謝惠鸚武杯
夏雨即興　露坐
中秋夜月　暮秋
懷滕用衡　懷楊孟頊

對雨　驟雨
題玄覽堂　夜宿玄都觀
宿金谿東嶽觀　宿章山寺
遊石仙峰　宿神龜岡妙靈觀
遊麻姑山　遊丹霞洞天
溪人獻菊　對菊獨酌
舟中望匡廬　月下觀白菊
遊何源　新秋過峴泉偶興
元夕建醮喜晴　命葛維禎賀醮成韻

和沈秋淵見寄　月下懷王仲縉
夏日遊貞白真館　賀建玄潤生
寄曹希鳴　贈周子堅
壽楊雲溪　寄梁建中
觀用衡遺滄洲書　秋日遊演法觀
遊萬壽峰　遊太平寺
禾坪道中　歲晏
挽倪晉明　題蕭史鳳臺
題飛仙　題雲出山腰圖

偶成　過王汝玉山庄
訪王汝玉　題東郭艸堂
過錢塘　夜泊
夜過姑蘇　姑蘇懷古
錢塘懷古　立春日書遇
次郜原性見貽　題觀海圖
題三峽圖　次畬菴大祀詩韻
登三茅山三首　贈白雲沈講師
元夕留白雲觀　遊華陽洞天
題春暉樓　讀王文鄭追謚
寄張司業　挽李欽明
題南陽高卧圖　過安慶吊俞忠宣公
歲暮懷鄉　庚辰元日
題清意軒　庚辰初度
鄭禮部遺畫　危承旨諸孫假書
原常宗遠寄書墨　江上
遂渕　夜宿延真觀
桐江偶興　寄王助教達善

次吳修撰孟勤　早冬曉行
宿武當別峰　貽吳貳令子瑄
長至信州道中　辛巳初度
題雲林泉石　題周鶴林禱雨卷
謝張司業惠羽扇　題山水便面
挽吳華陽　題芳所
秋雨遊峴泉　次何滄洲見寄
夜宿武林　浙上有感
嘉興道中　吳至德來訪飲賦

山居七夕　李東堂餽茶
挽傅元宗　楊孟頊過訪山居
冬夜　春社雨
題溪居幽趣圖　贈蕭子昱
題徂徠秀色松　題自像
題趙松雪竹　題越上溪山圖
閒闕　寄周太守公琰
坐雨偶成　春雨寄楊孟頊
挽何滄洲　壬午中秋

賀周仙官禱雪　初春遊天禧寺
次獨菴見寄韻　次葛維禎賀賜服韻
次董仲璣賀章韻　會王景山見慶
吳孟啓謝牡丹　題俞氏春暉堂
題環溪堂　送丘子碩還荆南
題鈞齋　題龍虎山圖
題凌江清隱圖　題望雲閣
題孫康映雪圖　登大華山
登擬峴臺　客中病懷

到錢塘　遊天禧寺
會圓菴長老　出京有懷
次黄編修見寄　錢塘觀潮
聞霜鐘　題洞霄宫
和何伯度謝芍藥　題聽秋軒
遊回鷗亭　登河圖仙壇
清熈亭成自遣
七言絶句
題方壺神仙意　題方壺真人墨竹

題梅　聞杜鵑
歸途　題西宇真人枯木
晚立　題折枝翎毛
題懸崕竹　感舊偶成
題欽廟画便面　入京口
題幽深無間圖　題望滁亭卷
出武林　泊小河
回山縣　即興
病懷　暮雨

晚立偶成　舟中坐雨
觀芍藥　春曉
忽雨　初夏雨中
題方壺樛木蔦蘿　題何滄洲墨竹
聞溪聲　偶興
題春風翁稚竹　題聚米山川
題臨坡幽雅　題胡廷輝卧暑圖
題倪元振雲卧圖　題薩天錫小景
題吳思孟雲卧字　過雲陽驛

春寒　雨中湯興
曉立　寒食
晚興　題雲壑幽居圖
題五雲漁舍　題江山殊觀圖
題何滄洲墨竹　題方壺墨竹
題秋林平遠圖　題鼓城一派竹
題仙岩竹葉　南豐舟中
望仙亭　考鬼壇
下棋峰　洗目池
鍊丹岩　雷洞
龍潭　學士閣
禮斗壇　玉庭館
摘星閣　張公寨
對白梔子花　到錢塘
過姑蘇　自遣
題黄仲文臨竹　送春
獨立　晚立湯成
題枯木竹石　月下遣懷

題空山偃蹇　題桂枝單枝
題方壺木石　和楊廉夫四絶
題方壺竹　書帷自遣四首
過錢塘江　題秋景便面
題仙都小景　除夕
有感　紀興
故園自適　社日雨
春寒　聞鶯
赴演法觀視斷碑　過蓮霞渡

觀渡口古松　望擬峴臺
過武陽驛　竹泉亭遇楊州道
題春江同泛便面　題和靖觀梅便面
題方壺作華石峰　過錢塘江
題觀奕圖　題江海遠遊
晚思　湖渚間芙蓉盛開
題倒披金莖竹　臘梅
雪月　寒坐
霜夜　野眺

晚　題解性初觀泉圖
和宋无盈閒居　除夕卧疾自遣
晚興　到雲錦
望靈山　觀漁者
題雲山蘊藉　題臨清亭
題出獵圖　題月中桂
題雪梅　題水仙梅蘭便面
題雲壑虛舟　題雲中別意卷
題凌雲氣墨竹　觀淵阿新竹
夜坐偶成　觀雪後梅竹
題雲野圖　池上觀梅
閒步

目錄終

五十一代嗣孫顯庸重較

襍著

冲道

至虛之中坱圠無根而萬有實之實居於虛之中寥漠無際一氣虛之非虛則物不能變化周流若無所容以神其機而實者有詘信聚散存焉非實則氣之絪緼闔闢若無所憑以蔵其用而虛者有升降消息繫焉夫天地之大以太虛為體而萬物生生化化於

兩間而不息者一陰一陽動靜往来而已矣凡寒暑之變晝夜之殊天之運而不息者昭而日星威而雷霆潤而風雨霜露地之運而不息者峙而山嶽流而江海蕃而草木鳥獸若洪纎高下之衆肖翹蠉動之微一皆囿於至虛之中而不可測其幽微神妙者所謂道也理也非道之大理之精其能宰乎至神至妙之機也乎是所以範圍天地發育萬物以盡夫參賛之道者焉故知道者不覩於物而觀乎心也蓋心者性情而理具於心氣囿於形皆天命流行而賦焉

虛靈曰太極曰中曰一皆心之本然也是曰心為太極也物物皆具是性焉凡物之形色紛錯音聲鏗戞皆有無混融之不齊而品物流行者特氣之糟粕煨燼也人與萬物同居於虛者也然以方寸之微而能充乎宇宙之大萬物之衆與天地並行而不違者心虛則萬有皆備於是矣何喜怒欣戚哀樂得喪足以窒吾之虛塞吾之通哉庶乎虛則其用不勤矣吾老子曰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淵乎似萬物之宗冲猶虛也莊子曰惟道集虛列子曰虛也得其居矣惟虛足

以容也道集則神凝神凝則氣化氣化則與太虛同體天地同流而二氣五行周流六虛往来不息者倂擾交馳同其用矣苟虛心凈慮守之以一則中虛而不盈外徹而不涸若淵之深若鑑之瑩則吾固有之性與天德同符豈不為萬物之宗哉是故養其體也去芬華忘物我絶氛垢以盡致虛守靜之工則復命歸根也深根固蔕也滌除玄覽也抱一守中也則谷神長存思凈欲寡虛極靜篤復歸於無極則虛寂明通物不吾役而物吾役矣充其用也墮肢體黜聰明

以本為精以物為粗以深為根以約為紀則未有以見夫天地之先氣形質之始曰太初太始太素者混沌之昆侖也及判清濁分精出耀布度物施生精曰三光曜曰五行行生情情生汁中汁中生神明神明生道德道德生文章陽不動無以生其教陰不静無以成其化以之治國以之愛民託於天下而天下清静而正也是皆以清静無為為宗以謙約不爭為本其所謂內聖外王之道也欻然塞乎無形無極之間者皆天道之用乎是有相盪相生相傾相形相倚相

伏之不可窮不可測也其神之無方易之無體者乎而天地之機事物之數可以前知可以秘藏由虛則靈而神運其中發其知也雖有萬變萬化由斯出焉惟以誠事天以和養生以慈利物則上天之載感通無間矣非有甚高難行之事非常可喜之論也尚何譎誕神怪之謂也矧特沖氣以和順物自然而已矣昔之用而驗者廣成之授軒轅曹參之舍蓋公黃石之訓留侯漢以清静而治是也或謂竊是以濟其術而自利不知有害夫義也殆亦過歟而史稱黃老刑名處士橫議雜糅老莊於管晏以申韓田慎騶孫商呂晁淳尸叩之徒出於是焉流而為蘇張甘蔡縱橫之術因以其為害憯矣固不能以虛無寂滅病之蓋由魏晉劉阮王何高談妄肆倫理顛喪而韓愈氏謂甚於楊墨而以老莊亡者也柰何學之之徒溺於偏而失於放卒所以致傾敗之患亦宜衆何其不取世之觝排訾斥也矧殆有甚於刑名橫議者矣雖然必審之精求之約也然後知老莊之道大且慱焉噫道一也微妙玄通之體神應幾微之妙豈岐而二哉且

窈冥有精恍惚有象吾中黃之扃內虛外融暢於四體合乎百靈則五氣凝布而與天地健順之德合矣乎其要也一其性養其氣遊乎萬物之所始終而得夫純氣之守焉耳矣抑司馬公曰萬物皆祖於虛生於氣氣以成體體以受性性以辨名名以立行行以俟命故虛者物之府也彼之謂虛也虛之為行始於五行一六置後二七置前三八置左四九置右通以五十五行所謂虛以准玄也是亦術數之一端歟惟虛其中則窮神知化原始返終之道得矣若夫劇鍊

形魄超空御氣乘天地之正御六氣之辯神遊八極後天而終以盡返復無窮之世變而游心於澹合氣於漠以超乎胚腪馮翼之杪溟涬鴻濛之表洞視萬古猶一息也死生猶旦暮也若蟬之蛻若息之吹前乎天地之始後乎天地之終皆吾虛之運乎又豈狗生執有物而不化者比焉苟徒竊名微譽於時其蔽於誠陷於淫孳孳汲汲與塵垢粃糠者殆何異焉其亦尸名盜誇之徒也嗚呼知致虛則明明則淨淨則通通則神神則不疾而速不行而至無不應無不達

矣否是則豈善學吾老氏哉其可與語至虛也乎

愼本

學必有本焉經世出世之謂也故學非所當務則不足志矣其所當務者經世之學則聖賢之道焉聖賢之道者何道德性命仁義之謂也三代之始道在唐虞後之言道者必曰是焉蓋道明者三皇德著者五帝法備者三王以堯舜禹湯文武之為君盡君道也臯陶伊傅周召之為臣盡臣道也孔子顏曾思孟之為師盡師道也千萬世之所法者未之有改也聖賢遠矣夫其道具在者六經焉夫易以著陰陽權造化之變通也詩以道性情別風雅之正變也書以紀帝事序號令之因革也春秋以示賞罰明尊王抑霸之統也禮以謹節文明上下等殺之分也樂以致氣和達天地之和也凡聖賢傳心授道之要於是乎具蔑有加矣然六經之精微幽妙悉具夫吾心昭晰明著何莫由夫是故自堯舜相傳惟曰執中持敬宅心而已耳孔子之謂仁子思之謂誠大學之謂敬孟子之謂心中庸之謂中其歸一也能造乎天人一致之工

則致中和存誠明窮事物之理盡人物之性然後位天地育萬物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是以智周乎萬物而道濟乎天下也此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建諸天地質諸鬼神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大而為天地立極生民立命維持綱常扶持世教孜孜焉矻矻焉守之為大經行之為大法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故不可一日而廢焉須臾而離也必致戒謹恐懼之工於愼獨之頃操舍之際而後體立而用行矣始則止而後定定而後靜靜而後

安安而後慮慮而後得得久則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
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莫不得諸已者其
惟盡性致命矣乎居仁由義矣乎斂之則退藏於密
施之則小而為天下國家用大而用天下國家者也
下逮荀揚董韓周程邵張朱呂之言皆所以載道足
以羽翼六經者歟左氏屈賈班馬李柳歐蘇曾王之
文皆屬辭言道而作非載夫道雖工無取焉是故蘊
之為德行發而為文章皆得夫道之正也抑自秦漢
以下有記誦之學詞章之學智術之學於是有别焉

舉無以逮夫聖賢之學也其立言將以澤萬世垂不
泯也窮天地之大不知其智焉合陰陽之和不知其
信焉極鬼神之幽不知其祕焉又豈徒藻繪雕琢剽
獵緣飾以驚世衒俗之為是哉茍不求夫真知實踐
則何出處語默惟義之從哉此孔孟閒關列國將以
行其道焉道不行則退而獨善以全其進退於用舍
之間而已矣故高舉遠引之士將欲超脱幻化凌厲
氛垢必求夫出世之道焉則吾老莊之謂是也老子
始為周柱下史已而遷藏室史其註道德上下篇所

謂内聖外王之道也其同老子者鬻子之授文王關
尹之為令亢倉之居畏壘莊子之居漆園列子之居
鄭圃猶巢由之高夷齊之潔商皓之隱皆特節不屈
其視名者實之賓乃寄處汚瀆而恥為文犧也曰抱
甕荷篠以自得誠貴富貧賤欣戚得喪一毫不足累
其中焉斯其一志心齋以得乎環中而應無窮也乎
是能官天地府萬物以天地為大爐造化為人冶宇
宙不足喻其廣風霆不足喻其神江海不足喻其深
山嶽不足喻其高鬼神不足喻其幽乃蹩躠為仁踶

跂為義澶漫為樂摘僻為禮足以一死生齊物我達
窮達獨立特行而不改者也由是三才以之一也萬
物以之齊也物理以之制也形器以之寓也治天下
猶土苴也無為也則用天下而有餘有為也則為天
下用而不足者焉故以生為附贅縣疣死為決疣潰
癰外生外物而同於無欲者耶則固多寓言雄論放
誕不羈而宏且博焉然而靜則聖動則王靜而與陰
同德動而與陽同波其動也天其靜也地則命物之
化而守其宗凡囿乎形氣之内者一不能介其中焉

其外也同乎天和合乎天樂休以天鈞和以天倪而委順萬化獨遊乎天也是其天守全乎非體盡無窮而遊無朕與天為徒而能若是執其視膠轕攖寧於軒輊之途聲利之域亦複何預焉是非矜偽以惑世斬行以迷衆欲為矯傲怪誕之資也其道固若是乎後之學者不求道德之歸性命之本而欲以卑陋謬妄之習而將窺夫太初混芒之始吾見其不可得矣剡有聞者食藜藿栖蓬翟戚其容薄其養饑餓其體膚壞爛其裳衣使人視之始有不堪者焉所居也樵

牧鹿豕所樂也煙雲魚鳥其心固若死灰形固若槁木其自處也高其自視也遠其自待也重豈外物紛華毫髮之可動哉是雖結駟懷金不能至焉苟強至之倏忽去來不凝其跡不滞其形道合則留道離則去惟安其素有者焉又豈華美之奉雕繪之居權勢之位是以羈馬縻束之哉此所謂高世之士也其接輿荷篠之徒也歟或假是要世者則不然其退也妄其進也銳是將釣名沽譽於時一旦起於草莱之間欻然遭遇即移所守淫所習華其服甘其食驕其氣誇其辭充斥其騶御侈美其居處所與遊也煊赫顯貴左右奔走趍為儔侶睢盱嘽咺更相號於衆曰彼道也德也學之精也術之神也孰得而不尊且大焉求其所以奔走競逐者勢也利也尚何道德之云哉噫假名以飾實者若之何不取世之觝排擯斥也耶是欺欺世悦時而作也孰知縱敵一時之惑卒無辯之者其能信夫天下後世哉此固有道者所不為也吾懼夫頹風陋俗流而不返挽而不止日益滋熾皆不知慎夫本而然也抑亦君子之於出處語默一失

於義乖於道何謬且戾之甚乎可不慎歟知慎所本則會通於一矣舍是則吾未知其謂學也已矣

玄問

或問曰道家者流其謂玄者何也曰玄天也即道之大原出於天也曰其亦始乎老子玄之又玄之謂乎曰然吾聞諸史氏曰道家者流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澹足萬物其為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徙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小而功多至於大道之要去健

羨黜聰明釋此而任術則無所取焉又曰道家無爲而無不爲其實易行其辭難知其術以虛无爲本以因循爲用無成勢無常形故能究萬物之情不爲物先後能爲萬物主此太史氏之先黄老而後六經者也老子生周末甞爲柱下史周衰述上下經而隱其徒則關尹亢倉莊列是也其言一本於修道德全性命而已内而修之抱一守中所以全生也外而施之不爭無爲所以利物也惟處乎大順動合自然慎内閑外而純粹不襍靜一不變澹然無極動以天行乃

合乎天德者也雖用於世以慈儉謙約爲用不過固守退藏不爲物忤一返乎虛无平易清靜無爲柔弱素樸是以天下之物本以謙則無累舍以虛則無礙行以易則無難變以權則無窒使民自化自樸自正焉耳矣蓋將全物之本然而復乎一初也乎故不拘乎仁義忠信政教俗化之絲紛棋布也非以是爲不可用於世也矧周衰俗薄亦將拯弊救危以還乎純古者焉其采儒墨之善也孔子甞問禮焉其言曰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譏議人者也博辯閎遠而危其身好發人之惡者也此孔子之謂博古知今而閎諸老聃云楊子之爲我遇老子而舍者爭席墨子之尚同明鬼殆若類焉而莊列之書且襍其說名家者則治國用兵尚賢愛民近之縱衡家者則翕張強弱與奪似之而傳世之久爲道之宗莫過精神專一澹足萬物去健羨黜聰明爲要是以虛無爲本也若無欲而樸不言而信其挫銳解紛和光同塵後其身而先焉外其身而存焉故曲全枉直知盈守窪知新守敝則明而若昧進而若退辯而若訥巧而若拙直而

若屈不割其方不穢其廉雖直而不肆雖光而不耀以全其用也若其操以誠行以簡待以恕應以默蓋以事物爲粗跡以空虛爲妙用故儒以其寓言放說皆荒唐繆悠之辭不切於世用雖然抑亦不出乎通三才之理序萬物之性違死生之常外事物之跡而爲言也固有以見夫天地之外六合之先斂萬有於一息散一息於萬有者歟是曰凝寂曰遠深曰澄澈曰空同曰晦冥信所以渾乎洋乎遊太初乎且天地之運輕清上浮者積氣也重濁下沉者積塊也周流

六虛往来無窮而詘伸消長剛柔進退通乎晝夜代乎四時其風霆流形庶品露生自生自化自形自色自消自息萬物相渾淪而未離其烝形質具皆天地含精而化生是故常生常化之不已其晦明禅續無一息之異也所以外天地遺萬物庶出乎理氣之圓而造化無極無朕之先非聲臭之可測象數之可求也溟涬芒昧超乎萬物而為萬物根本豈不至玄至微也哉楊雄之謂玄也以數准易設方州部家踦贏之用其亦曆著之一端歟非吾所謂玄也史遷曰世之學老子者則絀儒學儒學亦絀老子亦何互相譏議之甚哉然而虛玄之長也後之宗之者舛誕偏繆而至也豈皆老莊之失使然哉善學者故必求夫虛無之本也是之謂玄

或問予之言玄也若本諸實而經籍之謂皆先天地而畢宇宙陋霸夷而尊王道其所貴者返求諸身脩已以厚生超形以遺幻然後神化莫測後天而終與夫老莊之言何若異哉曰道一而已豈有無虛實之殊也哉予稽諸載籍信不誣也特老子之傳以道德

上下篇為本後之人不失之襍則失之誕其謂內聖外王之說也非無若人南面之術焉特用之不同耳其於修鍊則曰谷神玄牝致虛守靜守中抱一守一處和而已後之倡其說者則有真偽邪正之辨焉若陰符之言兼修身治世則與道德合矣若龍虎上經之文則與石壁叅同合矣然學老子者舍仙道尚何從焉其曰內丹莫不以神炁為本外丹莫不以鉛汞為宗金液與天地造化同途蓋神室為丹之樞鈕日魂月魄為真鉛汞也陽升陰降不離子午之方日往月來必居卯酉二位陽火自子而升至巳為陽極而陰生於午也陰符自午而降至亥為陰極而陽復生於子也神室中虛運寸圓高中起以混三才即吾中扃也出陰入陽以生真汞內鍊玄精則火自坎生水自离降是以坎离以南北為經砂汞乃其異名雖水火為乾坤之用即金土二用也其曰三五與一天地至精順三一而得其理則三五相守金火乃相運持丹砂生於真鉛之中金火即真鉛也故經曰鉛者金精水者道樞也叅同亦曰乾坤位乎上下而坎离升

降於中坎戊月精离已日光五行為經以坎雄金精离雌火光也皆居中宮土德自震而起至乾而滿歷巽而消至坤而盡抑有無相制白者金精也黑者水基也金為水母母隱子胎水為金子子藏母腹金歸性初乃水金還性也盖丹砂乃木之精得金乃并金水既合則木火為侶金木相縈水土相配而成丹矣其曰藥物也乾陽生坤坤陰包乾乾金生坤土象乾之中爻居坤之内是乃金水同宗象坤之中爻居乾之内乃木火同位乾坤寄體坎离之中而坎离乃為

乾坤之用火之成數七返歸東震為七返金之成數九反居北坎為九還故火鍊於土金入於水包裹飛凝開闔靈戶也然必得火鍊鉛而成丹也其曰火候也斗樞鍾律之運本九一之數合二六三九之數終則復始含元抱真播精於子寅申為陰陽之極策數之法盖月以十二卦分之卦得二日有半各以本卦之爻行本卦之策自八月觀卦以後至正月泰卦陽用少二十八策陰用老二十四策自四月大壯以後至七月否卦陽用老三十六策陰用少二十二策十

二卦周即為一月之功十二月周即為一歲之遷返復循環無有餘欠此與邵子先天圖周始具同皆伏羲易象位次也是故天根月窟之妙陽始於復極於乾陰生於姤極於坤循環六十四卦無毫髮異焉此其陶冶萬類終始無形合乎大通混冥也乎故深閎廣大不可為外析毫剖芒不可為内抑亦弗畔於道矣其納甲之說乾納甲壬坤納乙癸震納庚巽納辛艮納丙兊納丁皆定位也而坎納戊离納己初无定位也且六卦之陰陽即坎离中爻之周流升降也朱

子謂始借此以寓其進退之候是也則火記之作其有本哉後之人因砂汞假喻之說遂有内外丹砂之别各託文以詫世然以人靈於物又豈全假艸木金石而後能造神化之機也哉參同所謂託號諸石覆冒衆文是矣然雖諸子之所罕言而即性命神炁之謂耳若夫窮陰陽之至理奪造化之至神丹道其盡矣乎故丹之喻特假象耳又何爐鼎火藥鉛汞龍虎嬰姹牝牡之謂也若關尹有曰嬰兒蘂女金樓絳宮青蛟白虎寶鼎紅爐誦此土偶之類老子之時無之

或謂僞書者亦也苟執象泥文舍源求流姑好爲神
怪譎誕以誇世眩俗皆方伎怪迂之言少君欒大文
成五利公孫之流是也若抱樸子黄白變化之事類
之務以左道惑衆僥倖一時其肆妄稔惡烏有不敗
亡者哉噫嘻善言仙者止曰無視無聽抱神以靜是
以忘形以養氣忘氣以養神忘神以養虛而已矣故
執道者德全德全者形全形全者氣全我未之能易
也抑虛極則靈明靈明則神化乃與天爲徒遊物之
初矣輕清之氣上浮則至陽之質與之俱升或曰聖

人不師仙是豈果誣世也耶而求之之道其惟守中
乎

或問丹者守中而已矣何數之設衆法異術之紛紜
乎是果亦守中之可盡乎而必外資術數而然哉曰
道豈岐而二乎天也者積氣也上帝則天之主宰也
由溟涬未判之初三炁化生即梵清景玄元始也妙
无者性之始妙有者炁之始由三炁而生九炁即九
霄也虛無之界無窮輕清之氣無體而宰制之神亦
無方也以宰之有所隸焉是降經籙以訓之符法以
闡之以是法立焉而其傳布著者漢天師茅真君許
旌陽葛仙翁丘真君也曰三洞四輔清微靈寶神霄
酆岳者洞輔之品經籙是也清微始於元始而宗主
真元隱之次而南岳魏君陵郡祖君祖宏四派之緒
倡其宗者朱洞元李少微南畢道黄雷淵李虛極
張許葉熊而下派益衍矣靈寶始於玉宸本之度人
經法而玄一三真人闡之次而太虛徐君朱陽鄭君
簡寂陸君倡其宗者田紫極甯洞微杜達真項德謙
王清簡金允中高紫元杜光庭寇謙之鄒冲靖而繼

林白陳而下派益衍矣是有東華南昌之異焉神霄
則雷霆諸派始於玉清真王而火師汪真君闡之次
而侍宸王君虛靜真君西河薩君伏魔李君樞相
君倡其宗者林靈素徐神翁劉混康雷默菴萬五
方貧樂鄧鐵崖而上官徐譚楊陳唐莫而下派益衍
矣酆岳則朱熙明鄭知微盧養浩葉法善倡其宗者
左鄭潘李而派益衍矣然究其要也俱不出乎三炁
五行之妙焉經曰三五與一天地至精即河圖三五
之數也是以雷霆合九一之數陽雷陰霆雷生霆殺

樞府之陽晉易覺惡皆藏乎太極之中求諸身則中扃雷垣也五炁五雷也心為靈府五官之主宰也以已之靈合三炁五行之妙可以燭幽破暗者以至陽而煉至陰以至明而燭至暗也南斗陶魂六水數也北斗鑄魄七火數也以煉已之工煉魂聚其昏散之氣超其沉着之念而化生陽明之界以脫陰晦之境矣可以繼開陰陽者會二五之精凝九一之氣養之內曰丹施之外曰法以五氣激剝而成聲雨暘之用備於呼吸之頃以已之神役彼之神則寂然之中此

感彼應矣所以發天地之煞機合陰陽之制化皆已之靈與之合德通神者也若驅劾邪魅禦除栽癘則猶末事耳且古者籲天禴祭之設流而為禱祠禜禬者自漢武以來有之傳曰薦之上帝齋戒沐浴以祀上帝皆所以達其誠也雖蘋蘩潤沚之微亦可事也特寫其誠焉故曰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務修德音以享鬼神苟誠怠德虧惟假外飾文繡纂組綴華繪綺縱衡交錯務極耳目之衒以誇世駭俗厥所事也果鍾鼓玉帛云乎哉翊道之設象皆數夫天真地祇盻布森列之儀是有科範儀典之制焉皆致敬竭誠之端耳使瞻禮之皈斯有格也後之人則不然惟聲利是趍藻繳是尚皆棄本逐末舍真競偽又何異夫巫祝貪佞之徒以僥口體貨財之為計哉且高其閫奧異其蹊徑祕其機緘以惑衆鼓類使嗣之者習為儔侶不究諸內惟眩諸外豈不去道遠矣尚何異感通之謂也哉噫雖授之之異而殊途同歸無二道也善嗣之者必博綜而約守以辨疑解惑而已非徒號多驚異之謂至也法不云乎真

中有神誠外無法由是觀之果符咒罡訣之云哉抑古之謂師德者草而衣木而食飢餓其體膚摧礪其身心澡滌其氣慮物欲情垢無一毫足以汩其中制其外也則混乎天人一致之工神明與居心與天一吾心即天也故以天合天不可彼天此非天彼玄此非玄也則感應之機其致一也豈有一髮之間哉所謂純素之道惟神是守守而勿失與神為一一之精通合於天倫不亦宜乎舍是而汩於塵垢流於聲擢嶶於紛華而更相師友若蟻慕蜂聚而曰我仙也哉

室也非羽則晏矣豈莊子之謂大宗師者哉嗟夫然所述也微彭魏則幾淪於方伎矣法所秘也微王白則流於巫祝矣然官天地府萬物與鬼神合其吉凶尚於乎言廓而求之所謂致命通玄也將可默識矣

太極釋

太極者道之全體也渾然無所偏倚廓然無得形似也其性命之本歟性稟於命理具於性心統之之謂道道之體曰極五居九疇之中曰皇極易曰會其有極詩曰莫匪爾極以是求之即心也道也中也周子

曰中焉止矣程子曰太極者道也邵子曰心為太極朱子曰太極者理也陸子曰中者天下之大本即極也理一而已合而言之道也夫五行陰陽陰陽太極五殊二實二本則一二實者天以陽生萬物地以陰成萬物動而陽靜而陰陽變陰合而生五氣由五氣而生萬物故曰五殊也五殊本於陰陽互為其根也兩儀生而陽交於陰陰交於陽而生四象四象分而生八卦八卦錯而萬物生焉是曰一動一靜天地之至妙也歟是以五氣布四時行萬物生生而無窮互

[illegible]一本陰之陰陽一太極之太極散而為萬物則萬物各一其性各具一太極渾然全體而靜者常為主焉兼有無全體用涵動靜為萬化之源萬有之本者妙合二五之精焉朱子謂太極理也動靜氣也太極乃本然之妙動靜乃所乘之機機動則氣行而陰陽運焉理有不著者乎蓋氣負理生理由氣形性為之主而陰陽五行經緯錯綜合言之萬物統體一太極也分言之一物各具一太極也且鴻濛溟涬之初則元氣為萬物根本其體謂之理其陰陽流行不息者

氣也是故未分之前道為太極已形之後皆具是理則心為太極沖漠無朕萬理畢具陰陽既形則理氣分矣太極判而始生一奇一耦由奇耦而生生無窮則一分為二二分為四四分為八八分為十六十六分為三十二三十二分為六十四是也聖人無以發之伏羲始畫以一象乾一象坤體吾心之太極也一奇一耦以象變重之而為卦析之而為爻皆一陰一陽至著至明之幾也是畫也至廣至幽至精至微非氣質形似之可見非聲色狀貌之可求昭昭焉熙熙

焉虛而靈明而妙散之為萬殊斂之為一本無須臾之間毫髮之異循環無端浩渺無窮若天地之運行風雨之潤雷霆之威霜雪之肅山川之流峙草木之榮悴飛潛之微動植之衆舉不違乎天命之流行而同所賦受也所謂有極以理言無極以形言也抑理之至極本無形似而言無則不能為萬化根本矣邵子之曰無極曰有象有則言其本之實體無即無聲無臭形而上者是也其見夫道體者固不可以無加於有矣若老子之謂無極者無形無窮也莊子之謂

道在太極之先是也若河洛之數先天之象雖有詘信進退盈虛消息行乎其中皆以虛中為極也紙虛其中則太極本然之妙得矣尚何晦明通塞之異哉故易曰心學萬事萬化皆本諸心心所具者天地萬物不違之至理也程子謂有理而後有象有象而後有數人道之始於陽成於陰本於靜流於動與萬物同也然陽復本於陰靜復根於動一動一静皆天地同流惟主乎静則性立性立則中正仁義定矣是以體用一源顯微無間矣是圖朱子謂周子得之穆伯長長得之於种放种得之於陳摶以陳摶學老氏故陸氏譏朱子以無極出於老氏也而易曰有極未嘗言無周子通書亦止言陰陽太極明矣然朱子以無形訓之亦弗畔於道矣且玫之潘誌以為周子自作無疑或又謂周子與胡宿邵古同事閩州一浮屠而傳焉然其說豈浮屠所知也且先儒以周邵之學先天太極二圖其理一也其傳未必二焉其體至大而無不包其用至神而無不存也故曰自天地幽明至於昆蟲草木微細無不合也將以順性命之理盡變

化之道焉萬古聖賢之心同也非返求諸已有以見夫遠而六合之外近而一身之中暫於瞬息微於動靜豈言辭口耳之足知天也抑必致夫會歸之工探索之奧則吾靈明靜虛之體充乎六虛宰乎萬變久則誠精故明神應故妙幾微故幽其立象畫意剖析精微無不備於是焉性命之道死生之說原始返終於是盡矣其銖視軒冕塵視金玉亦孰得而易之敢為疑者釋焉

先天圖論

先天圖伏羲作也其卦爻次位皆本之始畫非文王後天次五比也夫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乃陽上交於陰陰下交於陽生天之四象剛交於柔柔交於剛生地之四象八卦相錯而萬物生焉其位則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四象交而成十六事八卦相盪為六十四卦此先天之象也邵子所謂一分為二二分為四四分為八自乾至坤皆得未生之卦若逆推四時也傳曰易逆數是也其位則乾南坤北離東坎西震東北兌東

南巽西南艮西北自震至乾為順自巽至坤為逆陰為陽之母陽為陰之父母孕長男而為復父生長女而為姤是以陽始於復陰始於姤也傳曰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明交相錯而為六十四也數往者順左旋皆已生之卦知來者逆右轉皆未生之卦也其六十四卦之序即八卦成列因而重之也故下三畫即前圖之八卦上三畫則各以其序重之而下卦因亦各衍而為八也若逐爻相生則邵子所謂八分為十

六十六分為三十二三十二分為六十四者皆法象自然之妙也此則四圖所謂先天之學也陽之類圓成形則方陰之類方成象則圓圓布者乾盡午中坤盡子中離盡卯中坎盡酉中陽生於子中極於午中陰生於午中極於子中其陽在南其陰在北方[illegible]乾始於西北坤盡於東南其陽在北其陰在南[illegible]者陰陽對待之數自坤之息歷艮兌而極於乾[illegible]而消歷巽艮而極於坤震始交陰而陽生乃震[illegible]接巽始消陽而陰生乃巽乾之接圖圖陰陽消長[illegible]

第震一陽離兌二陽乾三陽巽一陰坎艮二陰坤三陰皆自然之理其數自一而二自二而四自四而八以為八卦圖於外者為陽方於中者為陰圖者動而為天方者靜而為地方圖之象雖異而其布卦次序皆四圖所同也故曰始自伏羲非邵子所作也藉令邵子自作亦本諸伏羲而成也乎且先天之謂即先天而天不違也餘則文王周孔之所不言也或曰先天即河圖也河圖之數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illegible]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illegible]

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聖人則之而畫卦或曰八卦即河圖非也況先天之卦與河圖次序同異相半也且河圖乾坤繼而六子橫為數之祖先天不可以數言也其次位皆八卦之生數也陽一而陰二故陽之生陰二而六之為十二陰之生陽三而十之為三十是以乾始於一而兌為十二離則十二而三十為三百六十震則十二而為四千三百二十自巽而坤皆奇耦之生數也釐之為六十四卦則以所生之數而乘之此總數也

其自子中至午中為陽初四爻為陽中前二爻皆陰後二爻皆陽上一爻為陰二爻為陽自午中至子中為初四爻皆陰中前二爻為陽後二爻為陰上一爻為陽二爻為陰三爻為陽四爻為陰在陽中上二爻則先陰而後陽陽生於陰也在陰中上二爻則先陽而後陰陽生於陽也其序始震終坤者以陰陽消息為數也此蔡氏之謂皇極經世者皆本先天也蓋數皆起於一其周旋六十四卦相生之數若日月星辰水火土石暑寒晝夜飛走艸木分隸於八卦符生生之數皆以感而變者之善著其晝夜性情形體走飛草木色聲氣味也應而化者之善雨風露雷走飛艸木性情形體目耳鼻口皆先天之數也在經世則天有陰陽曰太陽太陰少陽少陰也地有柔剛曰少剛少柔太剛太柔易所謂八卦也是故陰陽畫而四時成焉剛柔畫而四維成焉天奇地耦之畫陽九陰六之數皆起於四數朱子所謂視萬物為四片也則日月星辰之類皆由八卦之變也天地之變有元會運世人事之變有皇帝王霸元會運世有春夏秋冬為

生長收藏皇帝王霸有易詩書春秋為道德功力各相因而為十六十六者四象相因之數也凡天地之變化萬物之感應古今之因革損益皆不出乎十六十六而天地之道畢矣邵子所謂一動一靜之間天地人之至妙者歟是曰先天之學心後天之學跡也是以圖皆自中起萬化萬事生乎心也又曰先天圖者環中也圖雖無文吾終日言未嘗離乎是蓋天地萬物之理盡在其中矣且圖者河圖之數方者洛書之文也弄丸者以先天之圓象言也皆順陰陽消長

之往來而已矣冬至居子之半陽之始於復也月窟乃乾遇巽也天根乃坤逢震也即自復至乾陽也自姤至坤陰也陽主人陰主物然乾至巽五卦也即姤為月窟坤至震五卦也即復為天根而其三十六宮者積乾一至坤八之數天根於時為冬至為夜半所謂天地心也左方自震之初為冬至離兌之中為春分乾末為夏至右方自巽之初為夏至坎艮之中為秋分至坤之末交冬至循環無窮所謂一月一日一時靡不有是理焉其循環不息者自姤至坤陰含陽

也自復至乾陽分陰也坤復之間乃無極自坤逐姤則無極之前也自乾棲復則有象之後也乾坤交而為泰坎離交而為既濟乾生於子坤生於午坎終於寅離終於申以應天時其陰陽生於兩傍中虛即太極也自冬至至夏至為順自夏至至冬至為逆和悉周流於一環之中則皆春矣宋子謂易中二十八卦翻覆成五十六卦惟乾坤坎離大過頤小過中孚八卦反覆止本卦以二十八卦湊八卦是曰三十六宮也此皆天根月窟來往循環之妙焉是以先天乃伏

羲本圖雖不假言辭而所該甚廣凡易中一字一義無不出於是者論其格局則太極不若先天大而詳論其義理則先天不若太極精而約而太極終在先天範圍之內而物理本同象數無二致也自初未畫說至六畫滿者所謂先天之學也卦成之後各因一義推說所謂後天之學也邵子所謂先天者伏羲所畫之易也後天者文王所演之易也伏羲之易初無文止一圖以寓其象數而天地萬物之理陰陽始終之變具焉文王八卦之序離南坎北震東兌西乾西

北坤西南艮東北巽東南乃入用之位後天之學也孔子雖因文王之易而作傳而十翼之中如八卦成列因而重之太極兩儀四象八卦而天地山澤雷風水火之類皆本伏羲畫卦之意不以文王所演之易即為伏羲始畫之易也或謂是圖邵子得之李挺之李得之穆伯長穆得之陳摶者故與丹道同也若曰自復至乾為陽自姤至坤為陰即乾坤定上下之位離坎列左右之門天地之所闔闢日月之所出入冬至之後為呼夏至之後為吸此天地一歲之呼吸也

冬至之月所行如夏至之日夏至之月所行如冬至之日春夏子至辰巳秋冬午訖戌亥其四正諸乾坤坎離也叅同曰牝牡四卦以為槖籥坎離之數一二以南北為經道以坎離為真水火為六卦之主而六卦為坎離之用是也陰陽二炁皆從子午為發生之終始坎藏六戊為月之精居於北象水中生金虎也離藏六己為日之光居於南象火中生汞龍也自震而起至乾而滿歷巽而消至坤而盡象乾之中爻者居坤之內乃金水同宗象坤之中爻者居乾之內乃

木火同位以乾生三女而居東上巽中離下兌兩陽生一陰也坤生三男而居西上震中坎下艮兩陰生一陽坎胎居於午離胎居於子酉假金之元東假木之祖乾退位寄居於坎坤退位寄居於離納甲之法乾為望坤為晦坎離升降於中即乾納甲壬坤納乙癸離納己坎納戊巽納辛震納庚兌納丁艮納丙皆與之合也坤初變震為生明月出於庚再變為兌為上弦月出於丁乾初變為巽為生魄月現於辛再損成艮為下弦其曰晦至朔旦則震受符復卦肇始震受庚於西方其象如震卦之納庚也八日則兌卦納丁十五則乾體純陽而乾卦納甲十五則巽卦納辛二十三日則艮卦納丙三十日則坤卦納乙是以壬癸配甲乙乾坤括始終也此與火候同也而朱子則以先天八卦為一節不論月炁先後且與納甲相應謂天地定位否泰相類者是也故謂伯陽叅同恐希夷之學出其源流蓋其卦位布置皆與叅同默符其陽始於復極於乾陰始於復極於坤則十二月一月三十日一日十二時各行一周天而六十四卦三百

八十四爻為一周天之數以一爻直一日俱與易準世以叅同倣易而作孰知陰陽之妙不求合而默合也或以先天太極圖同時而出周邵二子不相聞則二圖亦不相通其曰大而天地之始終小而人物之生死遠而古今之世變皆不外乎消息盈虛之理也此邵子之獨見乎恍惚氤氲變化回旋之始朱子所謂向上根源者也且謂但當日諸儒既失其傳而方外之流陰相付受以為丹竈之術至希夷康節乃返於陽其說始明信不誣矣則其尊信是圖豈小補哉

經是信非若楊子雲太玄倣易方州部家皆自三[illegible]推之關子明洞極列二十七象司馬溫公潛虛用五之數五十五行皆補湊成書而已非得夫道之全者也善探陰陽之賾造化之機者自太極觀天地則天地亦物也是知天地作於易而易非出於天地也人能盡太極之妙先天之用則範圍天地曲成萬物而造化在我矣則先天一且亦無尚何容言哉

河圖原

易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即易繫曰天一地二

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孔子以河圖之數而言所以成變化行鬼神也即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地二生火天七成之天三生木地八成之地四生金天九成之天五生土地十成之之數也顧命曰河圖在東序河圖八卦伏羲氏王天下龍馬出河遂則其文以畫八卦禮記曰河出馬圖龍馬負圖而出也論語曰河不出圖孔云河圖八卦是也則伏羲之則圖以畫卦明矣豈得誣曰妄哉是圖蓋出於書契未形之先天地自然之理也包括造化之妙無窮萬事萬物象數之源也鄭康成曰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吐地符河圖九篇洛書六篇劉歆曰伏羲氏繼天而王受河圖則而畫之八卦是也河圖洛書相為經緯八卦九章相為表裏王肅曰河圖八卦也王充亦曰河圖從河水中出易卦是也關子明曰河圖之文七前六後八左九右劉牧曰河圖數四十五陳四象而不言五行大戴記曰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傳云九寶法

龜文又曰秦以前文也歐陽脩曰圖者八卦之文也神馬負之自河而出以授伏羲八卦非人所為天所降也然則八卦者人之所為河圖不與焉若河圖之說信乎生於神馬負八卦出於水中乃天地自然之文爾何假伏羲氏始作之也王安石曰圖以示天道書以示人道也蓋通於天者以象言也中於地者以法言也蔡沈曰自孔安國劉向父子班固皆以河圖授羲洛書錫禹關子明邵康節皆以十為河圖九為洛書惟劉牧意見以九為河圖十為洛書託言出於

希夷與諸儒之說不合又曰伏羲但據河圖以作易則不必預見洛書而已逆與之合矣大禹但據洛書以作範則亦不必追考河圖而已與之符矣而河圖數偶偶者靜靜以動為用故河圖之行合皆奇一合六二合七三合八四合九五合十河圖體圓而用方聖人以之而畫卦程子曰聖人見河圖洛書而畫八卦古之聖人只取神物之至著者爾如畫八卦因見河圖洛書果無圖書八卦亦須作河圖洛書之中數皆五衍之而各極其數以至於十則合於五十矣河

圖積數五十五其五十者皆因五而後得獨五為五十所因而自無所因故虛之則但為五十又五十五五中其曰十者分為陰陽老少之數而其五十者無所為則又以五乘十以十乘五而亦皆為五十矣邵子曰圖者星也曆紀之數其兆於此乎方者土也畫州井地之法其倣於此乎蓋圖者河圖之數方者洛書之文故羲文同之以造易禹箕序之而作範也朱子曰河圖與易之天一至地十者合而載天地五十有五之數則皆易之所自出天地之間陰陽之氣雖

各有象初未嘗有數也至於河洛之初然後五十有五之數奇耦生成粲然可見河圖之位一與六同宗而居北二與七為朋而居南三與八同道而居東四與五為友而居西五與十相守而居中不過一陰一陽一奇一耦兩其五行而已河圖以五生數統五成數而同處其方蓋揭其全以示人而道其常數之體也河圖以生數為主而十數者因五得數以附於生數積五奇而為二十五積五耦而為三十合是二者而為五十有五河圖主全故極於十而奇耦之位均

河圖之虛五與十者太極也奇數二十耦數二十者兩儀也以一二三四為六七八九者四象也吳澄曰河圖者羲皇畫卦之前河有龍馬背毛有此數也其數後一六前二七左三八右四九中五十五奇五偶相配羲皇觀於天地人物無非陽奇陰偶兩相對待見河圖之數而有契焉於是作一奇畫以象陽作一偶畫以象陰加而倍之以成八卦又倍而加之以成六十四卦所謂伏羲因河圖而畫八卦者此也河圖之數亦五位合於天星五宮之圖一六居北二七居

南三八居東四九居西五十居中河圖之位五每位各有一奇一偶數雖十而位止五周之時河圖與天球寶玉同藏於王府陳埴曰二圖五為正變主河圖而言則河圖為正洛書為變主洛書而言則洛書為正而河圖為變二圖雖縱衡變動皆參互呈見此所謂相為經緯也翁泳曰河圖陰陽之位生數為主而成數配之東北陽方則主之以奇而與合者偶西南陰方則主之以偶而與合者奇也胡瑗曰河圖以生成分陰陽以五生數之陽統五成數之陰而同處其

方陽內陰外生成相合交泰之義也河圖數十七者對待以立其體故為常胡一桂曰書之中視河圖惟有五而無十然一九二八三七四六之合環而向之未嘗無十焉此先儒深究陰陽造化之理探幽索微已極河圖之妙矣然而同異之辨不能無焉劉牧曰一六居北二七居南三八居左四九居右五十居中洛書也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為肩六八為足者河圖也是以九為河圖十為洛書張文饒精於邵學亦以九為圖十為書而邵子止言圖方而不言數之

九十亦以十為河圖九為洛書與夫箕子之言合或謂邵傳於穆脩劉傳於种放皆得之陳摶朱子謂陳摶以先天圖授种放放授穆脩脩授李之才之才授邵子放又以河圖洛書授李溉溉授許堅堅授范諤昌諤昌授劉牧穆脩以太極圖傳周敦頤敦頤授程顥程亦本劉氏及朱子力詆其非此萬世不易之論也魏氏復詆朱子謂始以九圖十書為劉長民作託之陳摶靖士蔣山復以先天為河圖五行生成數為洛書戴九為太乙下行數羅端良嘗謂受河圖於

蔡季通得於蜀隱者其象如車輪白黑交錯而八分之以為八卦白者純陽象乾黑者純陰象坤黑白以漸殺之而為餘卦謝方謂嘗傳河圖於異人其狀傚八卦為體坎離中畫而相交類於丹道坎離之術張平子乾鑿度中九宮數即太乙圖劉牧以為河圖或曰九十二圖皆河圖也又豈紛紜至若是之餚襍也或朱子謂以河圖洛書為不足信自歐陽公以來有是說然顧命繫辭論語皆有之諸儒所傳二圖之數雖有交互而無乖戾順數逆推縱橫曲直皆有明法

其亦至矣歐陽公惟不見本圖特承用註說直以圖書為無并疑繫辭非孔子作何不思之甚哉圖書所具皆包括萬物造化之機孰有違乎是者且聖人實因圖以畫卦可即謂河圖為八卦乎而其所與洛書合也洛書與洪範之初一至次九者合而具九疇之數固與於洪範而洛書以五奇數統四偶數是以奇數為主二四六八各因其類以附于一三七九之側洛書之縱橫十五而七八九亦迭為消長虛五分十而一含九二含八三含七四含六參伍錯綜無不點

合此變化無窮之妙矣是故河圖洛書之數皆五衍之以至於十則合於五十矣洛書積數四十五散布於外而分陰陽老少惟五居中則亦自含五數而并為五十矣洛書主變故極於九而其位與實皆奇贏而偶乏陰陽之數均於二十雖陰陽之數異然五居中太陽得五成六少陰得五成七少陽得五成八太陰得五成九則與河圖陰陽相錯而為生成之數無異也洛書之奇偶相對即河圖之散數未合河圖之生成相配即洛書之數合而有屬也故先儒以河圖

洛書相為經緯八卦九章相為表裏者此也若大衍之數五十者亦五數衍而成之各極其十則合為五十亦六無焉且河圖洛書皆虛其中即太極也奇偶各居二十即兩儀也縱橫十五而互為七八九六即四象也以乾坤坎離為四正以震兌巽艮為四偏即八卦也先天圖之圓布者乾畫午中坤畫子中離畫卯中坎畫酉中陽生於子中極於午中陰生於午中極於子中其陽在南其陰在北方布者乾始於西北坤盡於東南其陽在北其陰在南未始不與河圖奇

耦錯綜同也此先天之為丹道之祖也而河圖者陽之生數五五行之本也陰之成數十萬化之根也一九四六各合為十金水同宗二八三七各合為十木火同體總為五十有五分為五方一六居北二七居南四九居西三八居東五十居中以生數除之五方各除本數乃五行之源也又以成數除五方之本數乃五行之本也除外五方各剩五數共二十有五為五行之根象戊土之體復除五行之本則北一南二東三西四中五則北剩四數象金金本生水而金反

自水而生如鉛自銀而有即金虎也金產水中乃虎向水生也而南剩三數象木木本生火木反自火而有如汞成鉛而結即木龍也木生火中即龍從火出也東剩二數象火火生於木砂中抽汞乃木汞藏於離母隱于胎曰七返也西剩一數象水水生於金一氣還元乃金鉛藏乎坎于歸母腹曰九還也虛中以象太極四象相合而成十乃真陰已土之玅理是皆天地陰陽顛倒生化之機至神莫測之玅用存焉又豈太乙曆緯星數方伎之所竊取可同日語哉然或

謂傳自希夷者圖書皆作圖故謂三代以後圖書隱晦千有餘年幸方伎家藏之至宋復出而方伎之所取用不過以其數之多寡以奇偶消長配之刑德生殺此特曆緯術數所本而已先儒以參同為不足道殆亦過歟嗚呼傳有之河出圖聖人則之是倣之以畫八卦也故不可以八卦即河圖也且河圖出於伏羲之世其間羣聖人未嘗言至孔子固嘗言矣而不明言其圖孔子而下自關氏劉氏以來又紛紜參持其見而卒無所指歸焉然朱子之以十為圖九為書足以盡之其或以先天為河圖或謂如車輪白黑交錯或依倣八卦以為體或以九十二圖皆河圖也是皆無一定之見使後世將孰從之而繫辭之本文自天一至地十其中五為衍母次十為衍子自一至十五皆本文自然之定位也十五點之如星象故謂之圖也亦何涉於怪妄也歟亦復何疑焉噫程子之言曰有理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數得其義則象數在其中矣自圖書始止於畫上見義其中反復往來上下消息自天地幽明飛潛動植微細無不該合則易之

順性命之理盡變化之道皆託象以明理而已矣或溺於象數而謂專為卜筮設不推義以求理去道遠矣所謂郭璞管輅之學者也其所謂極其數以定天下之象著其象以定天下之吉凶者得之於精神之運心術之動特其一端耳卒本是以求易文又豈能盡夫體用一源顯微無間以造死生之說幽明之故而彌綸天地之大也哉以是而欲求諸聖人之端緒固余之所未之信焉

一廣原性

性命之道一也學者求道而已苟求諸道於性命之源其有弗見者焉蓋求之未力則見者鮮矣韓愈氏之原夫性也發乎未見以繼聖然理有未明將以廣之古今之言性者多矣得其本者復幾人焉若夫堯舜性之湯武身之得性之本然也故其命舜曰道心惟微是也足以發王道之本焉周衰孔子生足以繼矣其曰性與天道成之者性也各正性命知性則知天矣道之源莫切著於是孔子思之謂天命之謂性天之命於人者爲性知率其性則謂之道孟子之謂性善是也人心統乎性情本無不善所謂天命之性

也其具仁義禮智不假爲而能也即繼之者善也蓋天之命於物爲性善所固有其惡也所謂氣質之性也即性相近也由感於物動於欲蔽於習而然是有上智下愚之分焉則其善也猶鑑之垢水之昏直不過太空之浮翳也若垢淨而明固存昏澄而清固澈其本有之善孰得而易故於聖賢不能加於愚不肖不能損焉惟能盡其性則物不能感欲不能動習不能蔽則其至虛而靈至清而明者猶太空之昭昭也

又豈善惡可得而混焉是以靜專而動直誠立而明通明察生矣是爲五官之統宰百體之所從令四端之所傑七情之所制其大無外性命之正死生之理幽明之故具焉其小無内洪纖之體含類之情形色之質係焉充之爲周孔悖之爲桀跖行之爲伊傅潔之爲夷齊安之爲顏閔皆特立於明善之効也其澤夫一世垂之無窮也和之爲禮樂治之爲法制率之爲綱常繩之爲典則凡得乎天秩天序者非天理之公用哉且夫楊子之謂善惡混特情習氣質之偏而

已豈天之正命也告子以生之謂性是情之所欲所爲皆性也荀子之謂性惡以其善者僞也又情習氣質之固於性之正則相去遠矣韓子謂之品三其爲性者五情之品有三而其所以爲情者七則天之所命與者何紛紛之多也將奚自而立焉凡出乎性者皆情也又豈三品之拘而又加五性焉是蓋皆氣質之偏耳後之論者特以其秦漢以來鮮言之而愈獨發之也歐陽子謂性非學者之所急而聖人之所罕言也又何大本之未明哉董子曰命者天之令也性

者生之質也情者人之欲也道者所由適於治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王子曰性者五常之太極而五常不可謂之性庶幾近道焉而或有別於孟氏之言而以荀韓為似是何謬妄也哉其亦未之辨焉耳獨周子曰性焉安焉之謂聖程子曰天所賦為命物所受為性性即理也可謂著明矣是足以繼孟氏者周程而已矣其度越諸子縣可見矣然而老釋之謂異者何老曰性即神也元初不壞之靈也釋曰性即覺也全其本來之虛靈也必絕事物去嗜欲庶幾

無所染著以澂真澄以立其動則靈明之積神化著焉是則以天地為幻凡有形氣者皆虛空幻妄也故虛無空寂而失理氣之實也歟若其究夫死生獨善者又豈與申韓楊墨之徒共轍哉抑亦天人之道一故道之至精至粹理之至幽至微人之不能與天地並行而不違者不能離夫天理人欲之一間耳是以不能盡聖賢之心也能盡其心則盡性致命之道得矣

問神

或問曰道家者流以鬼神為務是果有乎曰孰謂之無有也特辨之不精而或疑焉夫天積氣也地亦氣之厚者形而上者是也烝行形之內即天命之流行也以其流行不息必有宰之者焉程子曰主宰謂之帝妙用謂之鬼神又曰鬼神者造化之跡二氣之良能盡陰陽之運跡不可見而理可推焉理之顯微有不可窺測而神居焉故雖聖人未始言其無也特不敢言之而已若孔子之曰禱爾于上下神祇鬼神之道敬而遠之鬼神之為德其至矣乎非果無有也特

子不語怪力亂神恐溺於誕焉耳易曰陰陽不測之謂神與鬼神合其吉凶是也夫心存則道明而理著焉其為陰陽之機出入往來非外乎吾心也其吉凶故與鬼神同鬼神非是則不能存又何吉凶之云哉惟顯道神德行者有以合之以通神明之德則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所謂妙萬物而為神也窮神知化之道於斯盡矣此聖人體乎天地之妙用合天人一致之極功然後不知其神而所以神也故曰事天明事地察惟誠其心以感天天感則發

乎其機也以不可見不可知者則曰神存其間也雖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而感於此應於彼未嘗間也是以雖有惡人齋戒沐浴可以事上帝鬼神享於克誠惟知誠其心則足以事天矣其祀之禮燔燎羶薌見以蕭光以報氣也黍稷肝肺加以鬱鬯以報魄也是皆氣感而至焉若明之為神也鼓以雷霆潤以風雨滋以霜露其晦明變化倏忽萬狀是非至神其孰能哉為之乎鬼也不可得而跡求之焄蒿悽愴之集或聲或狀或烝感或處至高而無形卑而有物其滯

而不化屈而不伸者是也所謂精氣為物遊魂為變乃囿於陰陽屈伸而然也此陽精陰魄所以為鬼神之情狀也惟觀夫造化之跡則見其有無之端矣聞者曰有之理信矣或見世之疾患者輒曰某鬼神之害也必血食禱之則免禱之應則爭相告曰神驗矣或不應一旦有夭壽之變則怨忿而謂曰某鬼之侵神為之助矣求其禱則果非天地社稷所宜祀之神而皆淫祀者有焉謂之神且不足稱焉又豈能助夫鬼以賊人之天命乎是豈非至愚也哉曰是非一朝一夕而然也蓋井巷之習庸夫愚婦惑於流俗之言以驚世駭俗因而成風矣苟知乎生者氣之伸死者氣之屈伸者為神屈者為鬼魂氣本乎天體魄本乎地則豈淫僻之足惑哉能存吾心精誠靈粹與天地合其用者若魯陽返戈止日烈婦哭而降霜韓子之開衡山之雲驅鱷魚之暴可見矣先儒亦曰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神何存焉道之曰役諸鬼神者發吾之靈明精一之神合天地變化之神而已童子之謂緩諸陽閉諸陰者是也侍宸不曰先天之氣真皇

正法也吾心之神雷吏岳伯也殆是之謂歟或未之詳而病其為方外之說是豈果知神化之機鬼神之變者哉

觀植

芒芴子行山澤間見木之喬者偃蹇低者蕃茂曲者拳揉直者森欝大者數尺圍而小者不盈一指豐暢薈鬱乎山崕澗谷間雲煙與之上下禽鳥托之和鳴予顧而笑曰吾嘗愛物之藹然生意津津者莫植物若也彼翼而飛鱗而潛足而走者非不皆賦物之性

而植之理最可見而可喜也乎若四時之代謝一花一草或紅或紫或白或黄不違其時不奪其色而寒暑應節萌孽兆焉若其眩彩競妍綺繡粉黛所不能狀而春者不待而使其華於冬夏者不得而使其茂於秋節之踰者不可促其急時之來者不可強其緩雖居之堂室培之盆甕曲其枝體以取容和其性質以就養雖若不能順其天害其性亦莫知其傷於曲且隘而不能遂其自然之質卒死矣亦同時循節而華且茂焉是果孰使之然哉此其宰造化者之工也

至微至妙者於是可見焉而物各賦物而各一其性所謂物物各具一太極者乎然而資於培養者或時之所至而使然也故不耗其實不抑其長理有不足植焉今夫山澤間也糞壤之所不及灌溉之所不至若雨露之所濡霜雪之所凌燥溼不時寒暑不均無美惡叢薈之異一資於風雨之潤土石之固而已耳而其高者低者曲者直者大者小者各遂其自然之性而蕃衍碩茂無所不至也其得乎賦物之性之全者雖山葩野卉爭芬並秀亦不讓盆甕間者又非一花一艸之比也故松柏楩楠足以為棟梁栟櫚檜梓足以為榱桷其明者可以為膏為漆其橘者可以為器為薪實之甘者可食本之佳者可藥悉之瑞者可紀且各適其材而未始以其無所可用而產於深山窮林以全其本也其各一其性得天者全皆誠之不可揜也如斯之廣且神哉道之在天下猶水行乎地中無所往而不至焉豈草木可謂之無情無知而能若然哉余乃今知夫萬殊一本之理古今之所同然塞乎宇宙而不可易也不知其樂之極矣有笑於後

者曰子何樂乎是觀也曰非爾所知也吾觀夫植物之性足以盡吾之性故不知其樂歟笑者曰子之所觀者特子之所遊息而目歷者也尚孰知乎木之豐暢蓊蔚者閱歷盛衰與時消息豈一日而然哉使非居乎山陵之險僻一旦爭取群盜之羅斧斤之禍無老稚曲直堅脆大小之擇摧風霜殞冰雪不舍晝夜而撓之剡而為舟楫而為耨琢而為廬斲而為車摧而為薪不可勝紀皆明之為害質之為仇也則木之性毀矣尚何生意之足觀哉直不過莊子所謂山木

之支離擁腫足以全其天年者或存焉若所謂樗與椿之乆且大也則吾未之見矣子不憚而去乃顧之曰孟子之謂牛山之木嘗美矣奈何旦旦而伐之木之性傷猶巳之性伐而不知存者也豈特木之謂歟劉郎子常遠夫數也雖木石瓦礫各有一定之理存焉余復何悲抑亦賦物之性固不得而傷也其所適於用則有幸不幸者係焉是則其有定在者也若才之美者宜為琴瑟簠簋則薦之清廟質之劲者宜為盤盂几席則處之堂室下者置之卑陋朽者棄之埃

壤各信所遭者何如耳於其本之全乎天者孰得而毀絕之也於此之謂盡性笑者曰然

讀觀物篇

孔孟之書出而其道明遠其道晦則王化弊非書之不傳言道者之不明也列國而下漢唐之盛稱知行者寡矣宋興而道著周子暢太極未明[illegible]緼於前邵子發先天無窮之理於後由是而義文[illegible]孔之旨繼絕學者莫是若也聖人之道本乎心易心[illegible]也知[illegible]之言曰心為太極為學養心先天之學心也[illegible]

至矣其論理明矣暨圖方圓以盡易之妙雖天地之大陰陽之微鬼神之幽象數之奥有無之變物之至廣理之至神皆出乎太極復歸於無極者斂之於一心而已充而宇宙散而毫忽其潔靜精微淵深幽眇可謂詳矣客矣此其所謂觀之以心而觀之以理又曰不以心觀物不以我觀物不以物觀物也若堯舜禹湯之禪有德功放殺之與周秦漢楚運祚之脩短擇乎善惡而已是知治亂由義利之所尚邪正由言行之所致凡三皇五帝三王五伯之事若水鑑之燭

毫髮不能隱則其反觀者所謂聖人能一萬物之情於是為窮理盡性至命之道也大而化之則天地陰陽之數以無體之一以況自然不用之一以況道也用之者三以況天地人也故曰無極之前陰含陽也有象之後陽分陰也則天根月窟之往來存乎無極之間矣與周子之言豈不合歟自有易以來後之驟議者千百其人而造聖人之旨者幾何能達夫朱書之先乎然世之慕者徒求之幽閑逸樂之餘於其道則未知有關焉韓子讀荀取其近孔子者後以雄亦

聖人之徒歟若太玄之於易方之邵子之謂先天之學心也後天之學跡也出入有無死生者道也若用智數由逕而求之是屈天理而徇人欲也其見豈不相去遠矣是足以知其見至廣其聞至遠其論至高其樂至大能為至廣至遠至高至大之事而中無一焉豈非至神至聖者乎其一信不誣矣孰得善養心者與之言心學也乎嗚呼或曰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若邵子者可謂窮神知化矣復有謂之聖人所不論者歟

讀董仲舒傳

予觀三代之下周衰而王道息秦承戰國之習氣濤去悖火詩書於灰燼道之傳遂竟泯泯無聞矣漢興而天下大治而其腐儒曲士循循故習不能彰先王之教於既絕之餘者皆然文帝號稱賢主有一賈生而不能用千載之下讀其言尤有悲情者焉況有非賈生比者哉若董仲舒下帷講誦三年不窺園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武帝舉賢良文學而仲舒對策焉當是時君臣遇會又豈秦所敢望哉其言足以發周衰之弊得王道之正者仁義禮樂為之本也性命情質之辨著陰陽刑德之論切由是觀之天人相與之際禮節修於身善惡感乎天堯舜禹湯之相傳不已者守一道而無究弊之政也是豈秦漢庸庸之徒所能至哉以武帝之英果卒三策而不能略行之乃出為江都相亦豈不為當時惜哉有如公孫弘希世用事以治經得侯乃嫉正論而遷之膠西仲舒雖不獲倡其道正身以率下兩事驕王而皆尊禮之卒以脩學著書終於家是非能全乎進退之道

也哉其言曰正其議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逮宋二程子出而後述明之始足為後世法蓋當是時已非班賈劉楊之足倫儗況其後也哉太史公以為劉向稱仲舒之才伊呂無以加管晏殆不及也為之過是向子歆之言誤矣使仲舒遇其君行其道亦豈不伊呂之勳哉又何管晏之足方歟何也以管晏特霸者之佐所能行者霸者之事也又豈王道之大者若乎且以其師友淵源所漸猶未及乎游夏則周宋公繼絕學於不傳倡道於宋至今學者皆宗之道未

始亡也又豈淵源之為戾哉使太史公其見乃爾矧後之不足知仲舒者乎而或知其槩者欲禮之於廟配祀孔子以不忘乎推明孔氏抑出百家之明而卒莫之行豈不惜哉然以仲舒之道之言故不係乎祀否也抑亦何其遇知之難也歷百代而同焉夫以漢武之智尤舍而弗用矧下乎是者哉其亦不足感也矣

書文章正宗後

三光五岳之氣發而為文文所以載道也文者而後

道明而必本諸氣焉元氣行乎天地而道所以立矣古之有德者必有言蓋其和順積中英華發乎外也非道充義明其能見於言哉是以真文忠公集文章正宗以得源流之正者曰正宗也其編次之目凡四其體本乎古其指原乎經否是辭雖工不錄焉首曰辭命次曰議論次曰敘事次曰詩賦惟虞夏列國西漢及唐杪之文本於左氏繼而可則者班馬韓柳續以歐蘇曾王皆焉餘所不載其立法爾制嚴矣蓋以道德為之基理義為之主而發乎詞章者必得性情之正而後合乎是也由是觀之則雖古人之言尤合者亦幾希矣矧後之未達乎此而妄謂之文欲求名家合轍者其可得乎然亦惟道未之著氣未之充焉耳夫學也所以窮理以致用必本乎道養乎氣知所養則氣充而道立文有不工者乎余志於文凡二十餘年間探其要六經而下若漢唐諸家盡味之將上溯三代之言以究與經為之表裏者焉所愧學力駑怠未之博洽貫通深所自懼及究是編而後明徹廓達而信之益篤得之益大矣或所適未正所養未至

而不足預是者亦瞭然可辨矣嗟夫世之鮮知此者惟藻繪雕飾纖碎委靡視此不啻千里之遠萬仞之危孰知其行之未至亦必由其方而後達也哉其或知探源流之緒於菁華抹截者求之無斁其於文忠之餘意孰無所得哉且獲忝繼其末者得不自幸歟

辨荀子

荀子書三十三篇其始於勸學脩身本諸仲尼而言儒效君道臣道王霸禮樂次之似知王道之端矣而富國強兵之辨雜焉乃明言性惡之不可治皆得之

不然而僞堯舜賢愚孟是所以成李斯之亡秦戰國縱衡之習可得而逃哉斯師於卿斯之亡卿之道可見矣當是時孟軻與之時上下曾不聞萬章之徒所記軻之言果何如哉使軻之言性善首對梁惠王曰亦有仁義而已矣其或不足法之當時以及千萬世則卿之言其患去楊墨豈遠哉韓愈氏以爲倡道於不傳之餘乃曰語焉而不詳是果不暇辨夫性惡之悮而亦有未明者焉其必以卿視軻之言未必曰非特信有未及乎柳齋襄時卿以老師大儒見重豈無

一人能與論王霸之興而皆宗師之是非以衷公孝問之説以誇講之乎蓋以營巫祝信機祥之術然哉此其後世惟知其言之善而鮮辨矣

辨陰符經

史稱黄老者以黄老之道同也而黄帝之言未之見焉若予列子之謂黄帝書曰者大率與老同而世傳惟陰符一經爲黄帝書其文質而雅深而要非有道者其能是乎昔唐李筌得之嵩山云魏大武中寇謙之所藏筌之言曰百言演道百言演法百言演術者神仙抱一法者富國安民術者強兵戰勝而其旨義三者未嘗不備邵子以爲戰國時書程子以爲非商末則周末終秦之先有是文也蓋以其先王之時聖道旣明人不敢爲異説及周衰道晦才智之士鮮知所擬故各以私智窺測而立言又曰正言者或駁不純此獨用反言而合於正其必有取夫大要以至無爲宗以天地文理爲數謂天下之故皆自無而生有人能自有以返無則善矣而朱子謂或曰此書即筌之所爲也又於筌本非深於道者也則筌之不能

至疏遠矣程邵以其必商周之文非秦之先則唐固所未逮矣豈非儒者諱言仙而必以其非黄帝作也然朱子之駁正以其詞支而晦吾恐人見其支而不見其一也且夫觀天之道執天之行能若是者與天地同體則道在我矣此爲一經之本天性人心其理一而見乎機者二焉立天之道以定其機過動者變化反覆存焉則天人合發矣惟能立道以定之則萬化定基矣動靜自得其常矣雖脩鍊之道亦可知矣若五賊九竅三要生殺克制皆盜夫機者使然其盜

既宜則三才安矣惟君子則知固窮而不敢妄作小人則輕命而致患矣蓋其莫能見莫能知其非不知不神之所以神哉故聖功由是而生神明由是而出矣是以三返晝夜以復其初也絕利以守其源則通晝夜一死生矣以其瞽善聽聾善視則其心專一而用師十倍矣故天之大恩生於無恩至公其存於至私生死恩害適無不然皆理之自然也惟至樂至靜者能合三返之道可以動靜而復見矣其所見者天地之文理人見其為聖也而我之時物文理未嘗不

同乎天地所以謂之哲也此愚人之所以以愚虞聖以奇其聖而我獨以不愚虞聖以不奇其聖也是以自然之道靜而天地萬物生天地之道浸故陰陽勝則相推而變化順矣且天地以至靜生萬物其道浸漸而長則剛柔勝而陰陽相推變化無窮矣此其至靜之中自然之道萬物生生之不息以天地乃奇器也雖律曆卦爻所不能測故神機鬼藏也八卦甲子即邵子納甲之說皆陰陽相勝之術是可以造乎卦象者也其始末文理未始不貫通也然世傳楮氏蔡氏本皆止於時物文理哲而下有二十一句乃朱子所深取者則楮氏張氏本為正也推是而言之三章之分雖曰各具一事然明體達用以至體立而用行其非明乎動靜之機死生之說者所能至哉非黃帝之書亦必商周隱君子所作也信矣孰可偏於道偏於法術語也哉

五十一代嗣孫顯庸重較

序

太上混元實錄序

道之立教先天地為之始而後天地不知其終也其始於太上世惟傳黃帝時號廣成子帝嘗往問道崆峒山後乃鑄鼎成丹而上升矣及考之傳記見之地書皆曰生於殷為周柱下史後轉為守藏史積八十餘年太史公謂二百餘年時稱隱君子謚曰聃孔子

至周嘗問禮焉周衰去而之秦過函谷關關令尹喜候氣而迎之強為著書乃述道德上下篇以傳世云按氏族之書或謂周氏李乾娶于益壽氏女嬰敷生子耳字伯陽又謂李氏出高陽氏子庭堅為堯大理以官命氏為理氏其後李徵妻挈和氏逃罪於紂食木子得全遂改曰李又謂李靈飛得道妻尹氏生老子諱弘元字曜靈或曰伯陽或曰老萊子或曰太史儋其說非一若黃帝之先自三皇開闢之初已有之而抑傳歷代應化神變動百千劫而不息是實錄之作也其必有考焉夫神之無方可先後可有無其跡千百載猶一息故不可以形測以跡求也是故以不可言謂之道以無名觀天地之始以無欲觀其妙故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以不爭不盜而使民無知無欲此周衰將以厚俗拯化以還乎素朴而已矣使當是時俗流化薄而復訓以有名有欲有為有言之道又焉知乎曲所以全枉所以直窪所以盈弊所以新也哉以是乃鎮之以無名之朴不知孰為道孰為仁義則復古矣故其言行於秦虐之餘漢興以清靜

濟之猶水之解炎也此先黃老而後六經也乎蓋以一時之尚而言之其謂老子所貴道虛無因應變化於無為故著書辭稱微妙難識良有以焉後之君天下者代師而用之見之其緒餘者秘之為天經洞錄發之為靈書隱訣脩之於身可以登真躡景施之於人可以濟世利物是乃兼乎內聖外王之道焉若枸夫鴻生碩士之說一以莊列若散道德放論要亦歸之自然因雜之申韓刑名之流直有不可者也矧甚則以浮誕空寂病之乎然實錄之所紀載詳備若此

豈得一出於私府尊大以取惑於世而能傳之之久者是哉今　皇上以天授仁聖自有寰宇首註道德上下篇是資以清静之治矣吾道之幸孰有加焉洪武十五年設道錄司吾山曹君希鳴實職焉希鳴以道行誠篤日承寵光度越前代是豈非有以贊清静無為之化而然哉暇日考訂是錄壽梓以廣其傳間屬叙其端顧某忝竊是懼豈容述其首然而神化玄通之道六合之外聖人存而勿論於斯見矣謹為之序

龍虎山志序

道之潛於至微而顯於至著也天地之大陰陽周始而理著焉事物之衆盛衰循環而文著焉此其至微之機潛於至著之間人不可得而見矣殆夫歷千百載之下而不泯絶者而後知也道之謂虚無玄默者原夫天也杳冥恍惚之内而精粹朕兆存焉是不可見而可知也歟吾太上之教自軒皇文景之下率嘗用其清静無為之說驗於世矣或方之申韓刑名或闢之方術怪誕盖將有不得而毀斥為異端者乎故太史遷以其動合無形澹足萬物指約而易操道家者流則古有之也必矣是以關尹莊列之言有以發其未盡而柔弱謙退之言有足以拯周衰之弊而範世軌俗焉得以幽玄視之且神道設教豈將誣後世以取惑哉迨列國而下秦之茅君漢之我祖天師吴之許葛皆其尤著者焉天師鍾不世出之姿親受于太上由是三洞經籙符法之傳秘於九霄十極者靈詮奥旨盡降於世乃遊蜀之吴而鍊丹龍虎山山之名於天下者居福地之一而與三茅閤皂並稱焉我

張氏留侯而下四十八世矣有非二山之足擬也歷魏晉唐宋代有褒崇典秩具備若山川之勝宮宇之麗人物之繁仙跡之異道行之神爵望之顯代之慕擬歆豔者或美之於詩文垂之金石相傳逮二千餘載而嗣之者愈久而愈昌栖之者彌遠而彌廣孰非上世之濟物利生禦災捍患其玄德綿遠有以陰祐生民上裨王化而能傳之不息若是之久且著哉抑亦山靈川后有以呵護資毓而然也乎是山志之不可無述也元皇慶一年春玄教嗣師吴公集為三卷

進於朝詔詞臣元文清公程文憲公實序之而予曾大父留公大父太玄公遺際寵光烜赫當世獲紀之典籍榮亦至矣我朝先公冲虛公在　先皇之始元累覲　天顏眷渥猶至而予之鄙陋早襲教章上承殊遇宮宇易新已而今　上嗣位首承　召命蒙恩兩朝慱厚之仁鴻庬之澤莫得而盡紀也間病舊志多疎淺凡近竊有慨焉或謂值茲盛世非加以稽古索隱以成一山之盛典豈不使奇芬偉蹟湮鬱涣漫若珠玉之蔽於淵藪其質可珍而忽不收襲亦豈

不自棄也哉予雖篤志而學有未逮焉謂師李唐真清修篤厚乃命搜訪其遺缺而仲氏宇清志銳而才敏力贊成之遂析為十卷將完而善士某願壽諸梓能無一言以志之哉惟道之在天下與天地並行而不違其存於人者昌大之而已矣能志是而弗替則善承其已著而垂裕於將來宜與山川同其悠永其有已哉然世遠代異或不能盡其紀載而後之慕其餘風遺烈者未必不有取於是焉敬僭序于首

漢天師世家序

易曰顯道神德行是故可與酬酢可與祐神矣盈天地間古今不息者道也能顯明於道則妙用之神具見而合乎德者故可與應萬變而贊祐於神矣是所謂參贊天地之化育者也太史遷曰道家無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贍足萬物而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良有以哉太上生於殷為周藏室史後遷柱下史以神化莫測之跡代降於世為玄教宗我祖漢天師裔留侯遺澤嘗親受道於太上由是仙經洞籙秘劫不傳者悉降於世繼以降治妖魔服

煉神丹功成冲舉以劍印傳於奕代者今垂千五百年雖運移物改繼承不替其非以清靜無為之數功用之神有合乎天德而足以贊化育者歟迨今凡名山輿區靈跡具存此其子孫派芳之遠榮逵之久信有以陰翊王度慱施生民者蓋可見矣漢末而下居龍虎山者巖栖谷隱脩煉以自壽宋初漸以道行稱於時暨大觀崇寧間虛靖真君出焉其神功妙應一發於御風錬形之實而後益振有足方駕於前矣其下莫顯於曾大父薇山公大父太玄公也凡其榮渥

禱祈之著遺際寵渥之極當是時奇徵茂蹟難縷縷
縉紳之士莫不禮敬之視前或有所未逮焉及我
朝先君冲虛公光際　聖朝混一海宇其崇資偉望
昭赫一時榮被終始又豈昔之可備儗者哉其為神
明之胄必若是乎某以匪材庸質仰紹先烈惟忝竊
是懼代家　聖恩稠深戰慄間以世家顛末未白於
世懼有遺缺昔侍先君手舊編一帙授傳高道同虛
謁東太史纂序其首而未暇整緝以行然舊文辭意
冗腐僭用刪校增次以廣諸梓庶以成先志也嗚呼

物理之有藏家也思所以承先啓後者為難哉未降
以來奕葉簪纓華競於勢利者衆矣苟不能造詣其學
譚先其德以光厥宗可得謂之克繩前人之緒乎是
豈足知夫昔之教於太上者德行之隆勲烈之大其
相傳之無窮也果何使之然哉抑神而明之存乎其
人後世來者尚必自勵其有以章述纘緒斯為不墜
其緒矣其曰世家則本諸史云

張氏宗系後序

古者受姓命氏莫非聖賢之後或以國為氏國滅子
氏存其世遠族湮者固常有之譜牒之製史設局以
掌之及局廢而學士大夫家自為譜所以敘昭穆辨
親疏使凡為人後僭者知存尊祖敬宗之心是乃君
子所務之大者也張氏姬姓系出軒轅子青陽氏第
五子揮為弓正始造弓矢張羅以取禽獸主祀弧星
世掌其職因賜姓張氏殷張穆子虞堯時張果皆以
仙名遠周宣王時張仲為卿士其後張侯為晉大夫
至三卿分晉張氏五世相韓太史公以為張本韓公
族也韓滅留侯良以擊秦始皇執仇遂更姓焉舊譜

始侯為初祖上無所載焉嘗觀其略因探索以備遺
缺侯本沛之豐邑人佐漢高有天下遂封侯起家世
七世多以功烈著傳暨唐列為安定范陽太原南陽
燉煌脩武上谷沛國梁國滎陽平原京兆等四十一
望族中出宰相凡十七人封侯者八人至十世而三
漢天師丈桐栢真人自沛遷杭嘗過鎮江之丹徒縣
有留侯廟而常州仙跡亦名張公洞意必德其惠而
祠焉其後因居浙矣漢天師生杭之天目山是為玄
教之宗嘗以脩煉神丹及劾治魔鬼道吳遊蜀遂家

信之龍虎山其傳緒悠遠盛倍於前史弗之察以謂留侯再世國除即意其嗣絕殊弗知流裔南北若是之繁也自漢天師十世而下丘壟之完系序之存凡居龍虎山者三十八世計侯之上遠不可知者通爲五十餘世矣其支屬之殊同出處之顯晦則無所稽焉或傳聞之石笋信之上饒其張氏皆族也間見其子孫故老猶能道說舊故而求其世次則亦無從考質焉若夫江東西之間世稱穹爵令望而國朝崇尚不息者鮮與之倫其非列祖之神功玄化德被四方

而能若斯之昌且久哉抑嘗慨夫世之好誇譽者每爲譜以自眩其間攀慕貴顯旁引曲證者多矣其於孝敬之心果何在哉而我張氏以神明之胄迄今千有餘載論者徒以繼爵虛玄之宗而已又焉知夫重珪疊組蟬聯而不替者代有之特或文獻之有不足者歟然其未能大白於世者前之人於求本之志有缺故當時鴻生碩士無一言以及之是亦甚可愧惜者也矧今宗裔視昔則十不一二其消長盛衰猶深有足感嘆者焉可復失於整輯也哉顧駑劣無似弗克負荷常懼駸尋墜絕使後之人曷從而知源流之自思亢其宗慎其本哉或謂作譜之法親者宜詳疎者宜略爲子孫者各詳所親則略者亦可互見後之人當體夫祖宗德澤之重篤志樹立使其流風餘澤無至顛墜庶克繼其善也昔韓魏公之言譜家牒而不忘乎先塋者學之大也可不警勉焉則古之譜牒之製所以敦本之道爲不虛設矣茲述其槩於編末以紀其所自其發揚潛耀尚有俟於當世大手筆焉

三十代天師虛靖真君語錄後序

宇宙之間鍾光嶽靈淑之氣者惟人而人脩乎身也有諸內必形諸外固凡蘊蓄之素者其能已於言乎雖老莊氏之學墮肢體黜聰明凡役乎外者一切斥絕務一返乎內而至於垂世立教之道亦必因言而後達且著焉由是觀之遊方之外者豈以言爲無所用也哉蓋其於言也若太虛行雲澄淵微瀾隨其動止而成文不可以跡求之也歟與儒之於言也達則雄邁放逸之情肆窮則羈旅感慨之語發者異矣雖然其道隆神化之久與天爲徒又豈必以言之有無

而後謂之仙哉三十代祖虛靖真君以靈悟宿植遺熙洽之朝在崇寧靖康間徽廟崇道尤甚而其仙輩出與真君上下一時者若徐神翁王文卿林靈素也凡袪禁妖祟平潮孽祠禁禬往往有異徵既而國運雖否預達灾眹及致風霆暘雨特指顧間其道神行有誠足以羽儀　天朝澤被含品矣雖相去數百載至令人猶道慕之豈務誇一時而後竟泯無聞者比代舊傳應化録載述勳行詳矣凡真君流示世教之訓陶冶性靈之篇又皆足以警迷啓蔽非遊神於胚

腪块軋之初蟬蛻於轇轕塵滓之表無毫忽足以介其中者其造詣能若是哉四方傳誦顧見者惜不得其全往嘗刊布久亦遺缺間求之名山重鋟梓以廣其傳庶俾冠褐之士慕嚮之流探索於言外意表以悟火符之秘窮鉛汞之妙有餘師矣以是而進乎道德之域若所謂廣漠之野虛無之濱當層峰喬木之間風清月霽之夕哦咏其空歌靈韻林倡泉荅又焉知其霓旌霞珮之不来降也哉其可不與老莊氏之言而並傳也乎宇初忝嗣匪材豈足以盡其贊頌揚美審恐有所遺墜姑序其槩以俟諸大手筆焉

悠然閣集序

夫物之衆自萌茁兆露而生生之意具焉以及繁長盛大而人鮮知也其所可見者越寒暑冬夏敷榮凋悴之色而已盖未得乎其物也物且然況已之心尤莫之察也乎人性之善知覺既形莫不有悠然存乎中者與物同而物欲情慮蔽甚私猶寒暑冬夏之榮悴有不免焉而能察其蔽釋欲盡則悠然之善本存故為學之道由仁義標禮節所以持其中復其初則

已心之悠然者若寶之有仁於吾無間然也士之立身顯親非求夫是而後達不足謂之學也番陽甲江西他郡以產殖貲貿之富民廣其利五季間賢士巨室爭出而周為盛迨元集賢司直南翁公以學閑居湖田間山明水秀覽而閱之遂搆悠然閣其上或有取夫晉陶處士詩語也未幾入　朝時大夫士咸有述始南翁洎左丞伯溫公皆顯宦族姓且繁而郎中公克復伯仲守世澤不墜元季兵興閣毀而克復處仕途既還若上世手澤皆收襲具存予辱與克復契

厚間出所藏屬以言是編辭藻增耀有三晃南翁遭際隆盛而悠然乃未達之日所名其諸賦咏皆一時名卿碩士美之於既達之日雖眷眷桑梓闕湖山之勝與晉處士所適固異求之世澤之愈久其得乎一心之悠然與景物之托興者又有不同者矣雖然景物之代謝常係於榮悴且物俱囿於理氣積厚者源深若家世之遠近亦由積之之厚薄也當元盛時四方士人簪擁雲合與周氏同輩者視今能幾人哉克復之善繼其業且護重編帙以示將來是使知夫悠

然其中有若是耶抑余祖太玄公於南翁伯溫有世契而余於克復凡辱知三世矣言可拒乎惟其後僶尚善珍之則悠然之澤非榮悴之足拘必由至仁之著於無窮者焉予因致其望於是并敘序以復請

丹纂要序

黃老之書出而吾道與史載帝嘗問道廣成子於崆峒山其言非神異深奧而簡明要切易知易行者也至周穆王作草樓延逸久而後相尊信之若關尹莊列諸子生戰國間以時上下而言亦與同然或[illegible][illegible]之源一也蓋其本則三洞九霄諸經品道藏者其用世之說則內聖外王之道蓋公曹參以清靜而治是也其要也使有歸於無實返於虛順元氣之流行而深根固蒂返本還元則性命混融守其一真復超乎無而已矣迨秦皇漢武取惑方術而其說淆襍後之所謂金液大丹者始金碧龍虎經大上石壁歌至漢魏伯陽本金碧經作參同契假易以明丹述五行八卦陰陽經緯之說詳火藥消長生化之機或引金石艸木之類以證體用或託嬰姹龍虎之說以隱玄微

而踵其後者全以木石比喻之言溺其要義以惑世誘俗不惟內外丹之傳由是迷逸而未知探訪者一槩以藥石為丹舍身心之實性命之理因謬為奇言譎語以權衡學者非特鼓惑一時且流弊後世者有之蓋外丹之傳采五金八石之精粹按火候陰符而烹鍊與內丹升降進退之道無異故內外之運用一也夫人之形骸屬陰皆由精氣凝化必資金石之英雲日之華以化鍊之則靈化之妙可輕舉飄浮矣故名山川間丹爐藥竈皆有遺跡若吾祖漢天師許太

史葛仙公之流世傳尤著故舍二者之傳則皆妄也元季閒有險薄之徒爭倡邪說為採戰之術盜習成書假先德之言以相引證誑惑當世富豪大賈之人且多從之以延年縱慾必喪身亡命而後已其始作俑者業識之報當何如哉予嘗欲抵斥之患未能廣耳又或持草木雲霞按摩導引之文以為入遷之資雖可養生延壽求其成工亦緣木求魚負薪救火尤居乎邪說暴行而已矣所謂南北二派其全真所宗在王重陽氏南派則張紫陽氏張之書多文而隱王

之書皆直而約張氏之傳必內外合而後成王氏則修內而已矣然其授受之奧必學者力究焉有非書之可盡也予自襲教蒙 皇上眷念隆渥嘗勉以精進道宗之學今凡十餘載嘗討論叅訪於四方之士不敢少怠第以質下聞寡無以上副 國恩以光宗教是錄平昔所覽經論詩訣上自帝真師匠沿流而止採考異同擇其精要足為學門軌範者題曰丹叅要不惟便於玩覽實將發性命之理神氣之要一貫而萬殊可因誦心會不惑於謬戾之病亦無取於經世兼善者之訕譏其於黃老莊列之傳亦庶幾不失其緒焉使傳之廣且久則蒙吾道之澤有自矣況栖遁山林日積月累進之不已豈登真躡景之不可繼哉然尤在夫善根上器之士有以自證者也是序于卷首

生神章註序

易曰神者妙萬物而為言也成變化而行鬼神至細無方聖而不可知之謂神易之言神至矣蓋萬物自一氣生氣分而太極判兩儀四象五行各位乎氣之

中由五行之氣布而萬彙生生之無窮其五行之運陽極於九陰極於六二五九一之道又備乎五行之中一為萬數之根而氣為萬有之母氣之流行統宰於神然後變化出焉天以積氣而成帝以統神而名若一氣生二氣三氣生九氣九氣生之無窮彌滿六虛皆氣之化生是謂之諸天也諸天歸之於虛無言其不可以象求也是以吾教之設本乎虛無自然其虛無自然者神氣也知養夫神氣則性命之道修矣而脩之之方雖或同異其原夫三洞九霄之旨則一

矣蓋三境梵氣結篆成文非人世演說模倣塵言之類也九天生神章經道貫義明其分章揞句皆至賾之奧每各府命元而有一天其修煉之經畫矣內而鍊已外而度魂故誦之九轉七誦皆按數之妙可以坐致自然白日登宸蓋非讀誦使然十乃成數天地之造化係焉人身備天地之造化豈登真應化之道有不可得哉況按金液返還之旨九乃陽數也夫元始之演妙神王之進請其究劫種之訓至矣自赤明開皇以來仙曹之判選若階而升其不修善行不求

至道者豈不於是深所感畏哉其能修者不惟度劫成真乃上證條權非由養氣鍊神回九氣於萬靈混三界於一氣而然乎所謂知其神之神不知不神之所以神也抑於死生之說則鍊已之神可以度幽離闡太上之慈恩亦由修已之功莫大矣故是經與度人大洞救苦之義表裏混融其善習誦者因文解義於道之奧回有所悟入矣清源董圭山註釋明達實幽明之津筏者也暇日某命工鋟梓以廣其傳其存心惠澤至矣聞書請序其首予何足以開倡其旨使人人知所皈向況幽顯之大者乎然遵是而脩之久乃神靈柔化躡浮駕空返已之天於虛無之上則高虛清明之景是所遊焉

武夷山志序

世之謂方輿職方郡志之書率於名山大川靈蹤遐躅莫之盡詳焉蓋非載籍之遺缺而代之鴻生碩士多病以虛誕而諱言之然古之仙真其神靈所寓無往不在凡禦灾捍患之異有禱輒應豈不足以陰翊皇度者乎抑豈無參贊之功於世也哉而或史之弗

書述之弗詳則千百載之下竟遂泯泯無傳焉是亦習教者之所宜盡心致力也歟建寧之武夷為昇真玄化洞天按傳記晉陸鴻漸謂昔有神人受帝命統錄地仙嘗降于山顛自稱武夷君山因以名而白紫清傳列仙則謂秦人籛鏗嘗隱於是焉携二子長曰武次曰夷其亦莫得而辯也漢郊祀志武帝嘗祠武夷君于建命祠官領之山有漢祀壇遺址載曰秦始皇二年八月十有五日上帝同太姥元君魏真君子騫設會幔亭峰之頂虹橋接空魚貫而上者千百人

呼鄉人為曾孫享以酒核皆彩室綵施供帳華盛靈樂迭奏已而風雨且作竟失所在于騫始學道於山從張湛孫綽等十三人過控鶴仙人受道皆仙去下而唐宋迄元得仙者常輩出冲祐觀始創於唐天寶間迨南唐寶大八年李公輔於道有得遂遷今址賜額曰會仙宋初凡殿宇廊廡更新之太宗寵以御札祥符二年賜田若干熙寧初秩二千石者領之暨紹聖元符端平嘉熙紹定間禱雨輒應復加封號錫田蠲稅之恩累降元天曆亦寵賚如前而貞人介士代不乏焉以是名於天下與三山相後先也蓋建之曰

丹山碧水者奇峰麗岫層見疊出于一水縈紆之間而巖姿屏色趨抱拱挹凡洞穴壇壝不可枚紀每皆勝絕孰不有仙真異人居之是故若朱文公蔡文節公劉文簡公一時名賢鉅儒亦皆讀書講學其間則九曲之勝聞于四方者亦豈偶然也哉予嘗與夫三茅山揚許二長史之會于華陽洞天麻姑之會蔡經方平於仙壇也稽之傳記若劉向漢稱博極羣書其言未必誣也以是知幔亭之集必不妄矣其可無所紀述也哉而山志考載且詳識之傳遠矣余嘗欲一遊而未遂主觀者某間請序其首余固不獲以淺陋辭而亦尚圖詢諸道老殘文以補其未備云

白鶴觀志序

自黃帝獲丹學仙丹成而上升繼則周穆王作草樓召仙而其說始殷逮秦漢求仙之盛而方士迭出謬以神異誇誕取惑好慕之君淆襍虛玄之授格時訕議者亦宜然豈無真仙者潛遯窮僻遺名棄跡以脩之故其丹爐藥臼靈書奧訣或秘諸巖洞或留世隱

顯雖其跡不同自古相傳代有之矣江西豐城之白鶴觀在陳大建間其地真仙甘君之靈跡也甘君幼篤孝以行聞於鄉里學道有年聞旌陽許君善往師之許君與偕往師丹陽女仙諶母得秘授法行日著乃從許君積功江漢間若其圖松櫟椎斬蛟蜃祛蛇孽以三尺劍致功可益萬世其名跡與之無窮必然矣況其功烈尤有不能具錄者乎而許君嘗有淨明忠孝之法行世其說皆本大中至正之理非他符訣咒步比也甘君以孝行之著成仙躡空其功與道崇

不得之忠孝尤多剏仙之為超脫凡俗之逕未嘗去人道而必獨善也此甘君道既成事毋終而脫去則可謂兩全矣抑凡仙真區宅必山川雄勝而豐城之佳秀宜有以毓其質焉而然也予今春謁西山玉隆宫還經白鶴觀雖風雨之夕探採遺逸尤有足起慕焉其地雖處闤闠間景物幽麗詢其兩楹乃吾祖虛靖真君窪盈方丈其前龍潭真君飛幻處也道會鄔某孝士熊某主觀事且出甘君所為丹經洎觀志及真君與任首座書言尤足以有發而事畢名存寧不

重為感惜者焉越夏某来山中以觀志請序余幼嗜名山水間以窮幽索勝嘗歎古今名跡不獲遍覽若甘仙之神德優著乃獲讀其言履其境敘不可辭剏尤吾祖之遺聲逸跡間可以詳夫紀載者𢦏然某克盡其職且編次成書欵壽諸梓可謂善究其本矣使他日真仙之靈蹤異化與是錄同其弗泯於吾道豈不甚盛事𢦏繼者勉之

張嘉定集序

澹漢先生張公詩集若干卷吾友大椿編次屬序於予其不獲辭也記髫亂時嘗侍公於先君子之[illegible]請益焉當是時稱鄉先生盧公伯良夏公伯承為[illegible]門師友而學業又皆齊驅並駕而莫知其孰先後[illegible]公為吾里著姓自宋元簪組相屬多以文鳴公幼岐嶷才贍氣銳暨長博學善記誦猶長於詩元季隣邑以詩名者若張公仲舉黃公君瑞危公大樸皆嘗頡頏其間而李先生仲公祝先生蕃遠猶所師也間挾所蘊走燕趙間卒無所遇合道吳楚而還居無何天下雲擾豪俊並起一時借竊之徒間闢而聘之竟潛

退不屈而其流離忠憤皆見乎詩而雄放之氣毅如也我朝　國初奄有海宇首以遺逸徵公赴闕授知嘉定州秩滿以老賜還乃泝吳越淮湘而歸晚築畊林壑杜門家授於詩益工州之民嘗有以誣禍搆逮逮數十人公直其事獲全迨今人猶德之公之詩其體裁風致本乎風雅而浸淫乎漢魏六朝若盛唐初元而下所不道也蓋其氣所雖偉美姿奏故吐辭運思捷若神助宿搆不假窮索苦思而成其雄渾淵永若穹峰之雲長江之瀾不可涯測而跡求者是所以

淺陋庸隘者所不能造也此其知名王公學士大夫間信不虛得矣惜其平素撰述中罹兵燹散軼者多盧公嘗拾襲其千百圖永於梓未完而歿槀後逸不存間愛而不能棄者手錄其十一校大椿所錄居多惜予無似嘗承教於公而不能副其訓育其敢妄序之乎然公之學優辭敏不惟駢華競秀於一時而其盛德偉望已嘗見於事功其遺聲潛曜豈竟泯泯澌墜者哉娳吾大椿力學好義將繼盧公之志為不難矣又豈不樂為斯文道哉公諱率字孟脩號澹漢門

弟丁以澹漢先生稱云

宗濂槀序

予友倪君子正少從學先師夏先生栢承而授陸氏本心之說於彭先生孟悅其踐履篤實推信於鄉里者雖庸夫愚婦皆知其為君子也窮居陋巷貧窶自守慎交寡言於師友請益不怠而動容常若不足間若疾辭為文辭或強綴作必稽諸經一出於純正余嘗聞性理之說於彭公其琢磨討論皆君之益凡交遊十餘年猶一日也某年以薦辟除新建教諭間兩還鄉里獲與之研究古先賢哲前言往行陶冶于棘林荒橺軒燈池月間其意味醇趣求之古人不多讓也洪武十七年春服缺赴京示微疾終于悲不膩嘗勉其子衢勿墜其手澤後四年衢持文若干篇曰宗濂槀請曰先君居新建時縣庠乃光江丞相宗濂書院也故槀以是名先君託知之深莫公若也願序其端予不獲辭讀之再而感曰夫士之為學求足於人者多求足於身者寡矣君育天地之和山川之秀蒙先世之澤質淳氣清性行端潔自非庸儒俗生所能

至內既足於身而外亦無待乎人者也故其言論風旨一本諸簡易之理精微之得道不待究而自明識不俟立而自著是所以得之本心也歟宜其施諸事為訓諸講解舉不淪於口耳之習言辭之辨一存乎端本誠身而已矣本端身誠則聖人之道經世之法具矣尚何俟其繁贅也哉其策問講義序說皆發乎正大之要存養之方陸門之楊錢殆不是過也其詩歌篇什得乎性情之實而韋孟之閑雅陶柳之沖澹有焉惜未之大用無以發其和粹之蘊豈聖代之可

[illegible]人[illegible]論建學徒在當時嘗聞其言者尤[illegible]
[illegible]是豈其涵濡操勵之工為少哉惜其學本諸[illegible]
[illegible]之寂[illegible]或有不與焉是故其特立不惑宜世[illegible]
鮮知也已然究其會同其言可得而竟泯泯者乎[illegible]
其傳之不替豈不羽翼乎周程朱陸之言必矣墓[illegible]
友人吳君伯宗為之銘惜予無足以發之姑以義[illegible]
辭序其槩焉

雲溪詩集序

孟子之言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
夫詩豈易言哉自三百篇古賦之下漢之蘇李魏之
曹劉王應去風雅未遠始有以變之晉初既陸潘左
之徒尤未湮墜逮六朝鮑謝顔張出而音韻柔嫚體
格綺麗則風雅之淳日漓矣暨唐初宋杜陳劉盛唐
韋柳王孟作而氣度音節雄逸壯邁度越於前者也
而集大成者必曰少陵杜氏杜氏在當時如高李岑賈亦
莫之等焉則杜氏之於窮達欣戚發乎聲歌者有合
乎風雅而足為楷法矣唐末風俗侈靡宋之稱善者
蘇子瞻梅聖俞石延年王介甫歐蘇朱楊而已及元
范楊虞揭華倡遺音於絕響之餘直追盛唐一時埜
林之儒生四方之士人莫不宗師之凡江東西之間
言能詩者尤盛蓋得乎己者高而宇宙山川之大近
而卉木禽蟲之微無鉅細姸醜之辨接於目者會於
心其操辭運思若江海之奔而不可遏矣故代之辭
人墨客以是名者駢華競秀櫛比鱗次及求之大章
全帙可以躋古而式後者復幾何人哉然則三百篇
之刪取雖出於庸人愚婦之言者其風刺美怨皆足
以薦之郊廟裨之政化而王澤具存焉其曰詩既亡

而以春秋續之則為詩者必欲繼其亡者焉是以後
之學者苟不操源遡流發乎性靜之正資養之實務
趨於揆測雕飾竊古人之餘膏剩馥惟將和鉛咒墨
剽獵織辭騁駕於蘭茗月露之頃以誇時自足是豈
足與言詩也哉余友楊君孟頊世以詩鳴余卅歲嘗
讀其伯父顯民詩惜不盡見今春延孟頊授業余甥
采其言論風旨恨得之晚且出其平素詩若干篇獲
盡讀之及和其家世其先自伯起者漢為名儒世稱
關西夫子逮隋唐多顯宦有名某者官江西某處因

遷居進賢縣之水北里實高宗麟德元年也至宋有諱仲博者舉進士第擢長沙令轉江西漕運使而終又諱龍偉者亦舉進士為番陽簿仲父季子元為中書檢校遷禮部侍郎終贈本部尚書以是族日益蕃令凡居水北者二十有九世矣其學則祖菊能師宋監胄生見心危先生季輔顯民季子皆學於叔能幸以家教相承季輔志識閑雅冲澹晚節亦慕道家緩閑之說延名師篤教諸子孟頊德充而學贍其襟度辭韻清麗宗達法於杜而備衆體者也蓋世為簪纓家其淵源之懿研泳之習有素矣予固知其不以顯晦榮悴累其中而向使列之英俊之林又安知其不可續清廟之音以鋪張盛世之述作也哉此亦其志夫國風雅頌之大者焉抑余無似退卧乎窮山密林曠意風月寂寥之濱其淺陋良有以麗澤之又豈能盡知孟頊哉然感夫世之知詩者知孟頊且鮮況信能凌厲前古而與造物者爭衡也乎聞屬敘於予情不獲辭矧侯於異日豈惟是哉

許氏族譜序

嘗詳周官書其小史之職奠世系辨昭穆以定邦國之制雖古無譜牒而嚴大宗小宗之法自宗法不修而尚門地由是而有譜牒之識焉斯所以昭穆不紊疏戚有別也然代之譜其宗者率欲先其振其後凡得同姓而顯著者必將攀援附竊而成書雖自欺以取誇於一時而其尊祖明宗之法胥失之矣又何代夫為之後者此學士大夫之所不取也蓋遡而上之莫得而詳焉是或有所誣也歟或不求門地之素風俗之淳而徒資產之厚孳利之殖則以巨室名閥尊尚之其於古之人久近之别賜姓命氏之原尚何自而考證之哉高陽許氏春秋之謂齊侯許男後也春秋之後無復國其後以封為姓按譜漢許氏侯者七人王莽敗始失侯東漢循吏許荊者其下為汝南人各有閥許靖為蜀太傅許褚事魏封侯晉許孜徵孝廉不起其後稱高陽為盛許部爵唐安陸郡公欽宗為龍翔相孫曰遠天寶之亂以義死宋祥符間許遂為將作監主簿許怡元為江淮荊湖兩浙制置使其後族大且蕃累仕于朝至某者由某官遷撫之宜

於閭家焉是為江右著姓某於譜為世戚外兄碧淵嘗以其譜牒屬序焉予嘗感夫盛衰榮悴之理驟駭于無窮者一何甚哉幼閱故家遺俗莫盛於元蓋以享國之久恩惠寬厚貨殖蕃碩凡其有休聲餘澤者靡不思以振復興起者焉故不惟奢靡豪縱之習而詩書之澤孝友之風猶彬彬間有之者矣迨今凡三十餘年運去物改一旦鞠為榛莽者有矣其亦消長之數信有定在也耶矧以學行世其家者非假譜牒之存以詳其支派之遠嬋嫣之自則祖宗之嘉猷盛

烈曷有不顛隮者哉而能存其譜者亦鮮矣其若許氏之能善寶其存所推本者皆穿爵令望之士可謂敦本知自者焉惜乎未識用衡而於碧淵之言可徵矣是不辭而為之序

贈御風子序

世之具形氣者有生於無而無復歸於有故形載乎氣而氣御乎形也元氣運天地而陰陽行焉天之覆地之載日月之明四時之序晝夜之續鬼神之變萬物之衆其運行而不息者皆有無自相生化者也古之善訓人者惟使趨乎道而已知趨乎道則達有無生化之機矣然世之謂學者苟聲務華飾外忘內其於生化之有無又豈能潛求默識也哉予居者山中間遊鶴松下值一道者蓬藟脩髯揖而言曰吾遊江海間久矣嘗和異人以金液還丹之道信夫列禦寇指尻輪神馬之說而有御風之神化者也吾雖未知能也其然乎其不然乎頗有以發之曰風之為物也聲而不形蒙莊氏謂之大塊噫氣是焉其御也果有憑乎所憑者虛則何致福之數數然也所憑者非虛

又何福之可致耶況數數也哉是故雖免乎猶有所待者也既若無所御而行是無待於外矣故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辨以遊乎無窮者彼且惡乎待哉彼列禦寇之御乎尻輪神馬者乃一氣之往來無窮是託乎御風也果何待哉故其遊之不息非以邊涯可得而測焉況旬有五日而後返耶有息而後返返而未嘗不息矣特有之所以乘無無之所以御有也及乎非有非無而生生化化之機盡矣予之於學也必求夫天地之正六氣之辨脩之於已日積月至而

後形神忽化亦御乎尻輪神馬之無窮列風不待御而行也其視致福乃吾無所用者哉舍是而欲之雖倚天厯列缺侍乎飇車霆轍駕乎雲道星衢尚何能御哉雖然凡造乎道者必去浮幻絶識㮚形如槁木心若死灰視世之貴者爲埃壤身之重者若土苴則以自待也輕舉天下無毫髮之足累其中猶馮虛而行不假於御而莫知止也雖天地之外不可以跡限之也列子以剛勁之質參究之學使洞視有無之表而游乎逍遥之墟廣漠之野若萬竅之怒號衆竅之爲虛翏翏乎之不聞刁刁乎之不見又何衆竅之謂地籟比竹之謂人籟吹萬之謂天籟也乎惟聽於無聲視於無形則有無之間皆一吹焉也斯求造物者之所焉哉而吾獨不得而至焉乎其勉之道者因請以自號并録其言而別

送琴士朱宗銘序

樂之所以致和也極乎天而蟠乎地行乎陰陽而通乎鬼神是故大樂與天地同和其感於物而動乃形於聲聲成文謂之音音之發有喜怒哀樂欣戚邪正存焉此君子之於琴瑟斯須不可去也故曰琴樂之主統也君子所當御也蓋凡接於耳目具於四體必禮以節之而琴是以閑邪滌非怡心養性是得乎性情之正焉其與夫鸞和珮玉雅頌之音無故不徹也宜矣其由義農虞舜文王孔子而下伯牙屈宋之作也或感於憂思形於悲嘆放於悦懌始而淵泫沓淹劃然若怒終而颯爽激烈淒然若悲其急也風雨震而崕石裂焉其緩也波濤作而蛟龍興焉其大也騏驥驟而千戚舉焉其微也泉溜滴而蛩螿語焉此其千態萬狀不可得而盡也信能與陰陽相摩天地相蕩也矣在夫得之心而應之手也非習之有素不亦難乎且必得乎性情之正而後不失乎聖賢之餘韻也豈徒悦乎流俗之觀聽也歟昔之稱師襄師曠師文者其去遠矣其下損益者雍門周司馬相如蔡邕孫登嵇康桓譚楊收之徒各擅其説近代之以是名者惟曉山徐氏子方袁氏敏仲毛氏伯振楊氏學於徐袁而鳴一時者起敬冷氏是有江淛二操之辨後皆徐袁爲宗焉予少嗜其學聞於通都大邑遇鳴於是

者必叩焉其曰制學者皆然而從誇多競靡而已求其音節雄逸興度幽遠者亦甚鮮矣閩士朱宗銘氏師於袁令其友也今春來遊吾山相與掃石鼓于覡泉之上其曲也調也皆清深雅淡雄逸飄緲信非誇多競靡者比也采其論說必以得性情之正為要少遊四方多所賓訪於朝　國初嘗以薦赴京力辭獲還凡閩之巨室大姓更相延致之而其齒髮向暮乃得乎音之妙者宜非一日也然昔人謂之高山流水者獲與之陶情寓意於風林月磵中矣其別去也豈

不夢寐乎吾天籟雲濤之聽也乎而亦果何為黃鍾白雪之音也特恐均不能忘乎耳哉於其行遂抱琴鼓之溪之滸再鼓而不知其有離聲也乃序其槩以為贈

遊仙巖詩序

予嘗觀夫世人靜躁勞逸之異也其出處語默必見乎性情之趨好焉是豈得強而至哉苟強而至又豈造夫趣之真也夫吾山仙巖凡居二十有四闢於四方久矣由漢天師鍊丹茲山而龍虎現巖因益名由是天下士人無貴賤老壯凡偶經特訪者靡不願一遊焉以是遊帆曳棹而往者歲無虛月矣洪武丙子季秋六日予偕館賓楊君孟頊仲氏湛碧吳甥汝緒侍遊者王景山吳處淵袁止安也命舟溪滸崇酒榼餚而發焉縱波衡渚而下不踰時而達是夕息巖之左曰演法觀乃漢天師祠也危臺傑閣高出天際水簾斗壇丹竈芝巖交列左右相與偃息踰夕明旦艤舟萬人指顧下上應接睇眄之不暇而泝島洲渚之間怪石異木幽葩奇卉縲緤重馥皆騁芳獨秀之可

喜也頃而旋汀歷嶔若坳窪抵岈之觸側竇隱隙之險惟鳥栖猱攀而人跡莫能即焉或依乎深林豁谷者漁舍隱焉或蔽乎荒榛野灌者樵徑紆焉是殆與武陵桃源不異也已而闢罇啜茗溯流而下顛崕絕壁突怒而起者蛟騰豹躍龍驤虎踞俯首而伏者屏列障闢雲奔霧湧千態萬狀層見疊出而穴其嵌空鑱眦者庖庾罌牖機杼梁堵畢具其間使人仰視慕羨心融神釋信不知其有人間世矣下視澄潭一碧靈籟四起而其干霄麗日排空而上者岌嶪巍嶪惟

巖峙谷礐巃嵸綺錯而已遠而狂瀾淺渚淼泫渟瀯
餘不知其有窮也久之即巖下摳衣而上懸石萬仞
若嶽蓋覆宇可坐數十許人遂陳觴羅俎而飲於是
吟者歌焉琴者絃焉繪者圖焉盡一日之懽移夕乃
已時天風西來恍若欲躡雲駕浮而興不可遏遂命
舟訪巖之右曰明誠觀者吴大宗師河圖仙壇也天
且暮乃明火趨宿主祠者曰吴從善氏善日者術延
談竟夕明日乃還所賦詩若干不覺盈袖成卷矣孟
頊乃次第成帙而告曰人生行樂耳今夫名山大川

為仙真之窟宅吾聞有年矣不啻蓬萊閬風方壺圓
嶠之勝也世之願一遊而不可得者多矣或聞而以
為恠誕之誇而未之信焉今也幸遂一覽若安期羨
門飛仙狡獪之適盡在目睫間矣豈不自幸也歟頎
序諸作之首以紀一時之勝集而遺之無窮也余不
辭而歎曰夫闢闔以來天地位而山川有焉兹巖也
屹立曠劫曷有傾圮前乎千萬載莫知其間廢興消
長之幾何也其能同此樂者已幾何人矣後乎千萬
載孰知夫能同今日之樂者幾何人哉然則羈馬軒

冕汲溺氛垢或風雨之晦冥人事之欣戚不可勝紀
而不能從兹遊者其相去豈不霄壤之間哉矧是遊
也且有詞章絃詠之樂視昔之赤壁剡溪之興亦未
必多讓也其能已於言乎抑世之躁者思静勞者慕
逸其有得夫天趣之真否乎遂樂其請而序之

還真集序

仙道自古尚矣由黄帝問道廣成子世稱黄老蓋廣
成即老子也仙之說始焉若唐之籛鏗夏之嘯父商
之宛丘周之王喬三代則固有之而周穆建艸樓以

延士其說始著殆秦皇漢武惑方士藥石之術雖有
王次仲東方朔之徒而不知師而其邪說滋蔓淆襍
卒以殞身則世之鴻生碩士並起而訾斥之亦宜矣
若漢魏伯陽倣易撰參同契本古文龍虎經而充越
之於是丹道倡明不溺於金石艸木雲霞補導之術
一明乎身心神炁自然之理假卦爻象刻以則之靡
不合乎奇耦象數也厥後由鍾離雲房授唐呂巖則
祖述其說而歌辭論辯庶得乎指歸之正代亦不乏
其人焉若宋之張紫陽石杏林陳泥丸白紫清李玉

溪李清庵皆一時傑出凡其辭旨亦不下伯陽而至
有深造默會者焉夫相去千百歲之間何言之若合
符節者不期然而然哉此無他千百世之理同也心
同也其所以淆異者必邪妄詭誕之說非取誇於時
必數數於後其能果合於身心神氣自然之道乎此
古之人必得人而授而道不虛行也抑亦非師之秘
玄蘊奧不妄啓示而學之者不累功積行之實徒飾
虛文僞與馳聲揚耀者無異尚何足語道哉其能見
諸言哉南昌臨江混然子以故姓博學嘗遇異人得

秘授猶動於論著予讀其言久矣間會於客邸匆遽
未遑盡究今春吾徒表文逸自吳還持其所述還真
集請一言予味之再信達乎金液返還之旨其顯微
數暢可以明體會用矣使由是而修之雖上溯紫陽
清庵亦未知孰後先也矧予嘗憫夫世之膚陋狂僻
之習駁潰滋久有莫得而盡絕者猶喜其言足以振
發末季之弊也庶或志士貞人有碔砆美玉之辨焉
則游神胚腪馮翼之初煉氣混茫溟涬之表爲不難
矣是所以盡乎原始返終窮神知化也歟尚容抱黃
鶴凌空而下相與共論乎湘濱岳渚之間未晚也是
書于編首以俟

記

蚊睫窩記

吾里象山之麓綿亘數十里起伏百折隨其淺深遠
近皆秀結烝融而幽室玄館必踞其會篠嶺最幽而
深近由嶺南行數十步至榆原茂林曲磵聲潺湲若
璟瑀泉石幽僻而愈勝行不半里爲朋山山之耆德
士張君如愚棲息所也以樂其勝與朋友共因以名

焉洪武辛酉薙榛莽築草廬數楹環堵一室左右竹
樹交蔭磵鳴鏘然丁卯秋予與如愚登龍井象山還
即其廬指而告曰此吾蚊睫窩也予少讀列禦寇書
聞老商氏之道其言曰焦螟羣飛而集於蚊睫棲宿
去來蚊弗覺也螟至小而栖於蚊之睫蚊非大而可
容況其凝乎吾少志瀛渤視湘海不啻掬水山嶽不
啻拳土直欲遊乎無形達乎無偶栩栩而快蘧蘧而
覺不知天壤間果何生何化而時其來順其去而已
矣今[illegible]哉以老其放藪澤逃榛萊所樂也衣[illegible]

谷茂蕣庇蓬室視昔[illegible]小其大者若
此況其至微者歟吾居[illegible]中不知其幾年矣忘形忘
物不知有短褐之衣茂蕣之味蓬室之覆但存乎一
息之微亦不知其居蚊之睫也亦不知蚊之睫果能
容乎果不能容也耶予謂然若不知所止與之徜徉
樗櫟之下坐臃腫之栂執支離之頸而歎曰予聞之
損一毫以利天下去一毛以濟一世士弗為也予非
不以一毫利物舍國而隱者歟畊者物之以其利而
有焉故不以一毫為小也剝損我一毫無益於世世

亦何用於濟此非朐尹禹翟所以異而不為也乎蚊
之睫以一毛微於肌膚蜹栖而弗覺此其忘於一毫
之容也尚何損益之累亦無所用其覺耶然蚊之睫
且望之不見聽之不聞惟心死形廢以神視以氣聽
然後見之若崇山之阿聞之若雷霆之聲其能以一
毫利天下濟一世乎始之不可聞不可見而卒無不
聞無不見也其無形之與有跡之相去也豈不甚遠
矣哉遂兩俱默然莫知其孰為湘海仙嶽之大而蚊
睫之小也亦不知卧於樗櫟之蔭也惟栩栩[illegible]蘧
亦忘其何所從來復何所止也返而命其弟子執箚
書以為記

靜復山房記

吾山上清宮之洞玄院居宮之奧地僻而林水最幽
東則象山嶺巖其支隆然特起院據其會西則瓊林
臺鬱然前則雷壇丹井在焉其重屋奧室皆畊隱劉
真人元盛時所建也其徒吳尚絅闢堂之奧室以靜
曰復命之旨扁曰靜復山房一日請以記昔其祖張
貴德氏職教慕閒延登覽焉凡庭宇軒戶皆佳山美

林不知去纏會而幽僻者也天光四明幽趣互發信
足以凝神澹慮日造乎道矣而尚絅居是也不寓於
水木園池之好不洽於塵垢凡易之見而獨志乎靜
復可謂善矣夫學必靜而能復復所以靜也止者動
之君闔者闢之根易之復也動初之體陰剝而陽復
道之復也靜極之真夫物芸芸各歸其根若冬之藏
氣所以培若夜之息動所以寧物之復也人不能復
乎靜也萬變汩其靈府旦暮作息之頃意慮交擾機
欲紛鬬動者流闢者散矣其體天地之運行順陰陽

之消長潛於寂感之前發於顯微之際惟能審乎動靜賓主之辨外物不能窒其虛外欲不能蔽其明則洞達融徹周子之謂無欲故靜也若循天地之盈虛齊萬物之生化流行不息推符候以乘其進退抱寘寂以絕其染奪然後若太虛之瑩而不翳止水之凈而不波此守靜之篤也然儒之謂誠之復也道之謂命之復也豈至幽至微而與天地參矣故非造天人一致之工未足盡事物本然之性也若翱飛跂行不能離乎靜躁趨軼憑不能舍乎動大而風霆之變江

海之奔龍蛟之陡始寂而忽喧方往而倏返其來莫測其止無跡惟能養其至者所以備其神也乎抑余聞吳為撫之望族世以儒顯尚絅少穎秀質純而氣清余近職以文史力從山中及江海高人異士究性命風霆之說其志篤於自修視古之超逸者其將輝揚先德有不惟吾之所謂也豈徒使人歆豔誇譽之為是哉且學之至養之素久則神獲其知妙著其用視天壤猶一息六氣輪轍八荒庭除不知遊乎溟涬胚腪之初觀乎冲漠虛寥之表非動非靜而與天為徒是豈一室之足居我哉尚絅勉之因記其槩以俟焉

資深堂記

吾里為天下名山川故士生其間必多出類之才而吾於黃君翀寅見之翀寅少穎敏有志習進士業值元季弗利乃止遂鋭意詞章而尤業醫時嚴胡稱精于醫皆師問焉是名一時余識之巳年七袠與縉紳之士遊老且弗倦觀其論議譚諧常若無慮於世者其非有得乎學哉故其嗣孟律亦以學聞有司薦擢永平推官轉長州丞而叟其孫伯儀幼從良師學業

克習嘗請曰其遷今之居也廬湖琵琶峯其前華臺之山俯其後東為古象西則雲錦若夫澄溪激湍層岑秀麓朝安夕態舉在乎目睫間矣閒蒔花卉沿畦圃或閱詩書之腴或佇林泉之幽適足以自娛而尤有慕夫為學之道以資深名吾堂願有以發焉乃復之曰儒之宗也孔孟孟氏之謂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其旨大矣蓋君子之學必造乎道乃所自得也非自得者皆外務末趨豈能造道也哉其自得也故居處之

安區深籍之深遠則日用之間無往而不值其本逢其原矣夫乾之資始坤之資生此萬物之所藉也生生之不息係焉是心也乾坤之體同吾所資也深遠而乾坤始生之道存焉則安愈固而深愈遠是所以不息無窮也伯儀之斐英騰茂已譽於人尚充所聞擴所知則仁義之趣誠明之則根乎心而備諸身全養其生生不息之仁推其餘以濟之醫則得乎内者博外之可娛者皆所自悅哉抑世之所患者曠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弗由故其所謂得者特簪組之榮

絺綺之華實金玉而違粟帛燕穹廣而陋畢隘其盛衰欣戚有不免焉其得之豈常也歟惟得乎已者可終身焉或不惟終其身將以遺其後而不失者有焉顧所持循之慎否乎矧古之人所以過乎人者非後之人異焉在乎守之篤行之著也伯儀其勉之則茲堂也蒙祖澤之遠據山川之美思有以光其所付焉則亦命扁之志歟予既交其祖若父尤與伯儀善豈不樂道之勵其進也遂為之記

倪氏東園記

江西為郡與閩浙並雄於四方故名宗大氏多出焉吾里倪氏始唐為鄉之大姓凡隣境邑代推其盛子姓皆簪纓相續非他宗所及也先輩倪君晉明甫博學有智略少從鴻生碩士遊元季兵革嘗謀以寧鄉里衆戴其安曁　天朝平一海内君誓以有年遂即所居之東園闢畦圃蒔花卉建齋曰慎獨齋之東象山雲臺巋然而特立南則麐湖琵琶卓然而隆起臺山華顛秀其後澄溪激湍帶其前奇峰偉岫之覽佳花異木之娛圖書之列詩酒之樂靡不畢具蘿菊牡

丹之殊品者時則遺親友以花餘乃貯之穹簷廣庭烜爛若綺繡年八袠餘尤培撫不倦暇日徜徉其間擷幽芳而蔭喬木聽遠籟而挹層岑信忘其居乎麐闠也余家於倪為世戚去東園相望不數十步若其幽勝雅麗嘗或濡其故家文物之流風矣間相謂曰余樂茲有年可無一言以紀之乎夫時之代謝物之盛衰今古若夜旦然若夫金張陶綺之徒誇侈於一時使後之慕者求其雕甍綺閣之華絲竹聲容之美相去不數十載遠而百餘歲皆為深榛餘礫荒煙白

露之墟其能竟保其乂哉是惟世德之厚猶本植而末茂乃繁衍碩大之無窮也俛之系相傳數百載可謂悠遠盛大矣而東園之勝雖遭時變遷而率宥其存豈苟然哉況君以高年耆德與乎喬松鬱柏齊其堅貞於嚴霜畏雪之表為其後胤者宜思以不墜其先業克昌其家他日客有過東園者則指而告曰凡其蔚然蒼者益固燁然鮮者益繁皆其祖之手植也可不愼護之哉則視昔人之特為耳目之悅兵賢豈不遠矣惜余不足以發夫將來之志也遂書其所樂

者以為東園記

安素齋記

西原汪氏為吾邑故姓其上世九膴仕學仙者有之以德澤之厚族蕃而子孫多才也大椿氏循秀雅飾知嗜學猶為穎敏者間偕吾友龔君克紹請於予曰鄉里雖原野之僻而山水最秀若雲臺鬼谷逍遙峰諸葛嶺皆由面環抱清流曲澗抱其前層巒疊嶂擁其後腴田沃壤深池茂圃錯列左右其世居其地而近復增廣之事親之堂曰嘉樂堂之西屋數楹間凡山霏林靄朝姿夕態畢集於几席間而其篤學之久亦知素乎安適不事進取幸有以扁而記之余曰子知素乎安適豈非能安於素歟宜以安素名齋夫物生天地間自形自色皆稟其素有之質而榮落聚散乃若安於自然也人靈萬物而乃不能素其所有而皆有所役焉何也傳曰素其位而行素富貴行乎富貴素患難行乎患難是以先儒致戒謹防閑之工必操踐存養以底于成立者得夫素有則能安而行之安而行之則庖鮮飲醇不足甘其味裳綺衣縠不足

麗其服居華燕廣不足悅其處金玉不足謂之富爵祿不足謂之貴則驕吝奢僻之習無自而入惟學之趍之為貴也是乃不汨於利欲不溺於嗜好所志者無非得性情之正其視內重而外愈輕矣故處富貴福澤之常遭貧賤憂戚之變須臾不能動其心盖一視得喪不易於常變而然哉抑其係乎天者具夫吾心同也其休祥否泰在己有以致之而後至焉苟能持於儉約謙虛心與天一是存其素有者得矣必克之以弗怠無俟乎外非安於素而能哉若然者家益

固德益厚學益充其光先裕後者又可量哉不徒已之安適而已耳大椿未知以余言然否乎彙姻且契情有不得而辭焉他日尚容登其堂觀其規制搩其言論必不惟耳目之娛以自足者哉矧克紹得館授之賢足以資所未逮因幸質之余言也遂爲之記

妙靈觀記

天下名山川古今真仙之名蹟在在有焉而大江之東西猶爲仙真窟宅晉許旌陽興於豫章以地靈而法闡既祛蛟孽遺五陵八佰地仙之讖嘗遊郡之建

昌道過南豐州望軍峰之秀曰異日當産一地行仙也迨宋王侍宸以道著則其人矣按行實侍宸姓王氏名文卿字予道號沖和子世爲撫之臨川人後徙居建昌之南豐今爲縣神龜岡去縣五里而近大溪南環軍峰北峙支阜蜿蜒而氣集者嘗産異龜地因以名母夢赤蛇蟠於庭紫雲覆上因矚其首蛇奮起化黑雲騰空而去覺而有娠生宋元祐癸酉二月五日也幼卓異不凡事親以孝聞嘗爲詩告其父有方外志父綏辭母遠遊將度楊子江行野澤中雨暝失途微見若燈明前就之有一老嫗若爲逆旅者得書數卷篝火燭之乃致雷電役鬼神之説因録之紙盡繼以木葉雨止天且明乃息大樹下也及渡江遇異人舟中神宇超逸遂前禮之叩其姓名荅曰吾乃王府火師也今治華陽洞天子既得法當佐君詔民以應玄微他日俟子於神霄玉清之天復出絳囊秘文以授之竟失所在已而還軍峰寥倚大洞迴風合景之道飛神玉京遇徽宗駕於帝所顧目之進曰臣昔爲三天都史掌文吏陶伯威降世爲王文卿乃臣也

會上夢亦然名侍宸林靈素訊之對曰臣向所奏王文卿是也即詔求之時方以法稱驗名聞江湖間累召莫可得聞遊高郵軍皇叔祖廉訪廻歷淮南且卧疾有請疾徐愈遂聞於朝詔真州守臣賈公望以禮聘之力辭不赴復詔道録董沖元同監司守臣厚禮之乃行時天子崇尚道教入見以肖前夢問對大稱旨拜玉府右極仙卿寵賚益厚每固辭不受時宫人疾詔劾崇禁中俄雷震擊白龜一上飲之酒拜太素大夫凝神殿校籍父肇贈承事郎母江氏贈宜人京

師有狐為妖率祠祀之又黑鯉為妖奏詔劾之即築壇墠置鈇鑕雷震狐鯉皆磔死奏建司命府於壇上未幾乞還上命脩鍊度齋於內廷若有現於前者上神之是年冬將有事於明堂雨命禱之立霽有詔獎諭拜金門羽客由校籍升侍宸賜號沖虛通妙先生加贈父曰承議郎母曰宜人淮南北以無雪來奏上憂麥以命侍宸遂雪麥且熟賜金帛辭不受盜起山東徒黨號巨萬累遣師不利上名見便殿以為言對曰請醮於內廷命神力助討他日獻捷者言交戰之

頃天大雷電賊乃潰上遂歸功侍宸轉沖虛大夫獎賚有差揚州守臣以旱告上以命侍宸對曰下民積罪凡川澤帝命悉禁惟黃河水可借三尺乃仗劍從之數日揚州奏得雨皆泥潦上悅侍宸知天運有變數以青犬之兆為奏請脩政鍊兵不聽遂請歸時三十代天師虛靖先生林侍宸靈素劉宗師混康會于京侍宸嘗請於虛靖先生甲庚混合之道深獎語之復力請還上繪其像親為之贊會金虜犯京師欽宗受禪靖康元年賜還山將上道京師有於元夕為妖

婦馮者來告亟與符遂愈暨還惟怡神山水間郡有妖怪皆頓息高宗都江南聞侍宸猶存累徵弗起紹興二十三年癸酉八月二十三日為酒食召鄉里飲別命弟子視雲起西北俄雷震書頌而化既殮遂塟神龜岡舉棺甚輕蓋尸解云後或遇於龍虎川蜀其神化常莫測凡經籙科法秘典之文傳於世嗣其法系者若上官氏而下靡不顯異侍宸歿數百載凡水旱疾癘禱之輒應是能福其一鄉而澤乎無窮者也元至順三年夏同知南豐州事蒲汲霖禱雨應上其

事於朝時臨川道士唐樂真以法術承應內廷亦禱雨應復聞于朝加贈靈惠真君在元歲法大闡由樂真發之也洪武二十三年庚午予謁神龜岡時祠基榛穢弗治遂命建昌之嗣法者章俠彥弘募宮重構葺之彥弘志惟謹余仲氏彥璣克贊其成以洪武甲戌某月某日始工而是年某月某日落成凡殿宇門廡像設之具皆畢備仍題曰妙靈觀舊址在城之南久益廢曰更名是祠云其明年伐石請記其槩惟仙真靈化之跡所以相傳弗泯者蓋其至神與天地並

行而不息焉侍宸之功行是也代祠於其鄉以昭其惠宜矣今幸易弊以新之孰知其神之不格降乎烟霞空漠之表歟異時一鄉之人將千百世蒙其靈貺神休之被又豈前之顯著而已哉主祠者必慎其操秉善保其廢興以相承而弗墜也則其悠久尚何啻璚宮琳館之無窮期哉是不獲以蕪陋辭為之記

正一玄壇題名記

道書所載洞天三十有六福地七十有二而吾龍虎山居福地之一也山川雄秀風氣融會有非他山比

者是以名聞天下為道門之洙泗東漢之季我祖天師以豐功神德親受太上之傳肇業伊始而子孫世繼之今凡千有餘載自宋崇寧間遷真儀觀為上清宮厥後莫盛於元而上世之傳以正月七月十月三元日建齋於宮以傳經籙願授持而有請禱者居其首焉凡其澤幽濟顯則隨所請而從於首者禱之此其代傳不息四方皈仰之衆愈久而愈著焉余不敏襲教以來上際　熙朝　聖神撫運凡故家巨室願有請者歲無虛或聯驅並進不期千里而同者有之是按前製為之建齋三日而其齋明盛服通誠　天帝羽節霓旌星裾霞珮敷闡玄範於陟降之間格盡其敬務竭孝感若雨而雨月霽晦而日麗嚴烈而風和絞亢而露潤所謂祥鸞瑞鶴飛繞乎上下祥風慶雲升騰乎遠邇時若有之而形乎夢寐見乎薰蒿皆精神之所感其祥祉之集禬祈之感有兆焉是蓋由乎神而通之其實合非可以法術徵測之也然而所藉者　國朝之鴻禧祖宗之宏烈山川之神霧有以默符潛運而至是又豈余之行能足以致焉因恐其歲

月之久姓名無所紀載日至迷墜是倣古官署題名之製刻石于亭其氏名歲月之先後用昭一代之盛典非歆矜己之私以取譽於後世也抑其默運玄機陰翊　皇祚因以識之亦抑惟恐有弗逮焉間詢之故老曩嘗立石而後廢於兵燹逸不復舉矣亦甚有足概者焉而四方之善士其睹夫是也尚必思夫吾名山之重天下在在聞之欲一叩而莫遂者有焉剏獲紀名於無窮也哉然其彰善之澤宜有以同躋乎不泯者焉

頤萱堂記

頤萱堂者九江衛指揮僉事孫君奉親之堂也堂成之明年以書介其甥彥璣屬記於予曰世為鳳陽著姓上世多顯宦元季兵興我先君以丁酉於楊州歸附　上度江之初守禦嚴州戊戌正月克婺源再克嚴州以是偽吳張士誠寇盡平已亥克衢州庚子克和州討浦城策兵以應諸暨復應衢州攻紹興壬寅遷守金華再轉諸暨應建昌取龍游復還金華甲辰取温州五月以功除守禦正千戶乙巳克桐廬富陽

餘杭杭州悉平吳元年改除安慶衛正千戶洪武改元戊申討建寧延平遂涉海道克蘭秀山捕松溪寇塞悉寧復守金華二年己酉授流官四年辛亥贈大父某某官祖妣某某夫人九年丙辰遷建昌千戶十一年戊午誥授世襲武節將軍建昌守禦千戶所正千戶十七年甲子以疾辭某遂襲前爵二十年丁卯討贛州賴寨卜山盜平是年復廣東程鄉興寧長樂義化諸寨二十七年甲戌　制下是年復以年深起赴　闕擢九江衛指揮僉事二十八年復討廣西盜

[illegible]而時以女歸彥璣予觀昔之興於一時故皆雄特英銳之姿必有王佐之才以成之若漢高起而其將皆産豐沛光武興而其才皆出南陽是豈苟然也哉　皇上混一海宇一時大將皆鳳陽故姓若千戶公以雄才大略佐有疆土是其天將降大任於至治必假命世之資而後成其股肱心膂之托者焉若摧堅破銳儁功茂烈雖廉李衛霍殆莫是過也此其家益大而裔益盛天之報施亦有在焉僉事君驍勇善騎射尤温篤嗜學如弗稱廩祿養親以孝友聞三

十五年克五開以　天子嗣位賞賚有加擢河南僉事則千戶公之善尤可知矣母夫人頤甘旨於高堂之上視子若孫累紫　眷知簪組相望世之至樂曷有逮此者也昔曾子之仕也三釜而心樂後三千而心悲蓋以頤養而親不待也今君以厚祿穹爵以怡壽康之親而九江為地雄勝匡廬彭蠡森聳奇秀冠于江左朝姿夕態交映乎几席之間承歡膝下他日悠永又豈時之所多得也哉予以仲氏某於君有通家之好而雅相善惜未能登君之堂而徒欲誦其榮

道之至者焉爲其後者尚克謹其承世濟厥美□□
隧詩曰焉得諼草言樹之背惟公以之是猶無媿乎
忠節之大也矣

福慶觀記

吾道之謂洞天福地者皆據東南山水之奇勝故非人跡所宜栖息而必仙真之奧區也信之玉山又曰輝山蓋嘗產玉而有輝因以名焉舊之宮宇益廢黄谷山始於道會李顏則也洪武十五年壬戌 皇上聿興玄教詔天下府州縣皆設司以隸從道者吾山

祐聖院李顏則以法術稱於人有司檄至命趍 闕授縣之道會以董治之所未宜十九年丙寅秋予入覲問指示之曰溪南之峰特秀整下宜居必往擇焉道會遂旋登之遇樵者因問諸樵曰此黄谷山昔謂大王峰也其地去縣二里許崇亢聳拔高可數十步山之半折還而上有泉出石竇中布石爲井曰氷壺徑左一石洞去洞數步有石若鑼鼓狀擊皆有聲石前近溪爲大黄潭溪之濱曰功曹山山之下爲龍洞唐相國閻公立本宅其東禪師貫休寺其西東嶽祠創寺之右即懷玉山也寺之北爲三清山峰秀若筆立吳葛仙公玄壇德興李尚書其修鍊其間宋端明殿學士汪澤亦居其下青鰲峰拱列其北二十年丁卯道會乃剪蕪芟穢中建三清殿後爲法堂堂之東曰紫雲軒若廊廡庖庾皆畢備翳以杉松竹柏風磴雲梯迂回隱約軒之前下俯鄱邑闤闠近接祗席閒而其平洲遠水奇巒秀巘皆層見疊出於雲煙出沒之際惟身與太空爲鄰不知其有塵世信所謂仙真之境也余趍京還輒登而樂其成道會請以舊額合

而命曰福慶觀觀乃宋侍郎韓公其創于鄉廢且久因復以名云玉山之東嶽祠也山水雄麗甲他郡由懷玉山之金砂玉龍洞爲江東發水之源閩水逆出其東而風氣會焉故世稱其祠爲泰山之貳余嘗謂其下必低徊不能舍去而黄谷山近在目睫間其爽塏幽勝不亞外祠是豈非宇宙清淑之氣蓄而爲山川也待其人而後興焉刻道會光際 天朝優眷非昔倫比其統隸乎一邑也必發揚吾道之玄德靈休上翊 皇祚於億萬年則山谷相與無窮期也使吾

徒涵泳乎鴻廬之間雖居閬風玄圃殆不是過也後之繼者亦必是志乎則黃谷之謂豈非吾老子谷神之旨也歟道會名顏則字自勖為番陽令族其秋還山狀其實請記因嘉山水之勝是不能無以紀之

翠微觀記

撫之翠微觀道士嚴與敔氏間持揭文安公所撰翠微觀記其修創之顛末謁余文余未遑執筆今春謁南豐侍宸王真君祠道過翠微其膏田沃壤溪山迴揖皆層青疊翠蜿蜒十餘里而周阜支麓起伏不已

信風氣所會之佳處也按文安公記應真之山在盱汝之交是為金谿之南都唐天寶元年有道士結廬其下扁曰谷林宋宣和元年賜額翠微觀元泰定二年住持周君應悌復撤而新之是為之述焉歲久弊陋元季已為榛莽之墟我朝　國初金谿后車何氏以資力雄鄉里嘗延盱之南城延禧觀道士羅則銘住持延壽觀其徒則熊孟謙嚴與敔也與敔於洪武六年請部牒度為道士七年禮部起充太常樂舞生未幾丁母憂還八年起服仍就樂舞員十二年以故

[illegible]居[illegible]州齋府十七年道會瑯延主翠微觀事二十二年則銘解化與敔厚葬之遂率徒黃用素李用光領延壽翠微二觀事凡殿堂廊廡多繕葺之三十年秋構亭山之顛松竹蒼蔚顏曰翠濤且得文安公記於里之李尹誠所抑符其增創之志因重有請焉余聞古之仙真靈跡率據山川之雄秀所謂地因人勝者信矣吾郡山水豐麗莫過盱撫而翠微始於唐而興於宋元豈非地勝而人傑也哉矧獲託不泯於當世知名之士有如文安公者可謂盛矣

而與敔以俊敏之姿善鼓琹繪畫其興創改作必左有修於今日也則主觀事為得人矣余豈不樂道其成而記之其山川觀宇之規制已備前記茲不復贅

義渡記

南豐之為州今為盱之上縣山水崇秀人物繁夥而商帆賈舶常往還為市其道則上通南臨袁贛下達盱撫閩廣而義渡適當其要衝舟不可不設也溪去縣五里而近溪上重岡疊嶂引映若環帶北面軍峰之秀是為神龜岡也宋崇寧間侍宸王真君以道行

之著受知徽廟[illegible]之徽益名邑之
賢良有鄒鐵壁者嘗受法[illegible]氏上官侍宸裼也
已而復遇侍宸親授其奥而道亦顯時有知南豐州
事王質嘗師事鐵壁及付受之頃忽雷震壇上鄒曰
吾將度矣王驚喜遂傾資奉之鄒謝曰吾雲水徒也
用此奚為王乃請以廣妙靈觀以祠事侍宸故舊觀
在他里乃遷而新之以是凡旱澇疾疫者居民禱之
必應懇謁者日至而渡猶病涉有不惟利趁之弗宜
也是設舟於渡而亭其上因有以憩息之地焉元季

兵興亭廢而舟亦毀洪武庚午春予嘗謁真君祠時
妙靈蕪穢弗治是命盱之嗣法章恢募力新之工既
畢歲乙亥復新候仙之亭設舟以為義渡且施水田
若干畝以贍舟師而備易舟之費其為悠遠之計亦
至矣而惻隱病涉之仁具存矣敷徵文以記之夫義
者事之宜也舟之象渙以濟不通此聖人於物取象
之宜也雖凡溪渚不通者皆得設而濟之矧南豐為
之上縣而神龜乃仙真之遺跡流澤在焉使無商賈
往還之劇舟故不可廢也今彥弘推其慕道之心博

於仁愛其亦功用之勤且篤矣尤將[illegible]義其為
悠遠孰大焉蓋義之所在會衆心而一於久者也衆
必持乎義以成彥弘克紹之志尚何廢興云哉然嗣
其守者必公是心以慎其出納則雖久而勿墜必資
弊者可集守失者可易豈不仁人之惠無窮也哉豈
徒便於趁謁之一而已耳予闕而樂其成也遂為之記

詒善亭記

吾山上清宮之寮院凡三十有六其源同而支異故
毀而後興者有先後焉至正辛卯宮災越數年延焰

而毀者更新之紫微李君仲冶作曠逸堂於丁巳冬
己巳歲復構亭堂之南友人周君孟彥為顏曰詒善
仲冶揭扁於上請記于予曰吾鼻祖都監洪公始得
於澗之紫微閣因號曰微叟宋天聖間入道於吾山
嘉祐間知上清觀事度弟子王太素等時徽廟崇道
益篤太素嘗侍天師虛靖君領祠事於朝寵賚有加
及易觀為宮賜田畝蠲賦稅築圃結通庵成而院亦
籍因曰紫微者示不忘也派久益盛五傳為沖[illegible]緇
公道著孝友寧里閭宮賴以顯重元戊戌壬戌[illegible]災

二隱居史公偈[illegible]有先於院宜揭號於堂致存愿焉言夫號所發[illegible]與興先師汪君伯清遷安山堂同草創故址闢方[illegible]治命也而祖覺庵朱公嘗建玄淵齋以訓其後亭之建尤不忘金史二公慮迪之意亦將若覺庵之有所資焉故孟啓謂雖君之祖詒謀之善而君亦善繼之宜賓是扁歟非賴一言以警勉吾後可乎亭成余聞而善之仲冶具告其志此受托於其先者之盛心能無言乎抑心為身之靈府善吾所固有其或欲蔽物

奪而有弗善焉苟能克己自反制諸外無移其內則善固存矣雖然仲冶學吾道者其以禍福之戒之為善則與孔孟荀楊施之事為者異焉然發乎心而復反乎心理一也是必抗節勵行汲汲於自修則蘊諸心而存諸躬者無不善焉則福不待希而集禍復何自而至哉然人人之宗祖期於將來拯於已廢者莫不欲善而福而後來以不善而禍古今何紛紛也故凡為人後者視其先詒謀之善豈不甚可畏哉非慎持而敬守其可謂之能嗣乎矧仲冶敏厚而文於孟啓雅文厚是扁深有契夫望於其後也其必求諸實積深而培遠則不徒繼乃祖之訓亦以副孟啓之命於余言豈不重有勉焉是為記

企雲樓記

元運方興天地渾龐之氣鍾其餘於山川者一時鴻生碩士並起迭出黼黻皇猷以成一代之盛典而遺澤流芳不世而益永者何其偉歟盱為江西大郡山川之雄秀人士之宏雅風俗之淳美他所不若也是時程文憲公以儒而登顯要光際累朝文章德業之

懿寔爵令望炫赫當世有如趙文敏公揭文安公胡僉事公皆一時以學行名者悉出公之門凡懷才抱藝紆朱曳紫之流多所薦拔者焉其言論文旨雄毅贍蔚具見于忠節集晚以高年退老猶時錫存問宜其鴻聲峻耀垂之汗簡光昭於無窮也哉公之子若孫簪組蟬聯代官翰苑故以名家顯宦冠於盱焉曾孫彥錫生於燕暨長侍提舉公南還少穎敏有文蓄先世手澤具存以元季避兵遷嘉禾因家焉得西南與壇之地卜居之已而親老去盱猶數舍身不克侍養

而興旦暮之思焉別構重屋數楹日以企望之因顏曰企雲蓋取夫狄梁公之義也軍峰峙其北神龜聳其南大江環於前崇麓負其後而麻姑芙蓉諸峰遠近映帶乃引流為池植木為林而亭其上若嘉禾之勝舉集於目睫間矣洪武丁丑春予因謁侍宸王君祠獲登其堂而故家餘俗藹然具存予之祖妣而下世戚非一日矣然而姻舊凋落豈不重予之感且喜焉間延覽于斯樓也屬以記于廖姻婭不獲辭夫人之營居室也率嘗娛山水之秀城郭之麗瀕田疇之

養植蓄之奉此特苟一身之資而已耳則託之得所用之有餘其志為足矣若斯樓也山烟水靄之出沒商帆賈舶之往來魚鳥之適花竹之玩皆足以悅乎心目發乎詠歌者也而彥錫眷眷不忘其親一舉目之頃猶侍親側可謂知孝之大倫而賢於庸衆人遠矣是循見夫詩書之澤所有庭訓其所企慕之切有不惟梁公之望矣哉且提舉公嘗迎養于該其奉甘旨篤溫凊必踰年而後還得不謂之盡孝矣乎暨公捐館且斯須不忘時有松楸之慨焉抑上世之休德嘉猷垂裕於無窮期也而彥錫之企慕亦與無窮也哉後之嗣人尚克厥承異日或復登斯樓其聲華之著殆不惟是而已哉是為記

霊谷山隱真觀記

洪之曰名山福地仙真霊跡之奥區者莫甲於盱撫而撫之奇勝必華盖三真君居焉按傳記真君爲泰人即古浮丘公也王郭其弟子焉往從之遊已而俱升真矣世謂三仙云霊谷山在撫之臨川三峰峭拔去郡邑三十里而近高峻雄峙冠於他山山顛東有

古牛石南則漉酒泉西為石門闕退心石瀑布泉北連文印峰山之半有南北二井水清冽不竭井傍立駐雲亭棋枰石霊鶴常集其下西南第二峰為謝霊運洗墨池盱江之水縈廻於前西若龍虎之麈湖琵琶雲林諸峰暨巴陵華蓋芙蓉軍山麻姑羊角諸山皆環峙互拱於目睫間其層見疊出一舉而皆仙都真境也宋大觀己丑冬十月山人丘祜樵于山巘遇星冠霞服者三人奕於地遺祜以桃奕畢叱祜歸後莫之見祜及家越三載矣祜復往奕所掘地得陶燈

器三香爐一衆異之於是為龕像三仙祀之疑奕者即三真君云正和丁酉道士易安寧始建觀其上請於朝賜額隱真凡民之旱澇疾疫禱之輒應元盛亦顯著累毀於兵旋復修創我 朝衆日益繁而舉廢為多觀之張大順氏洪武十五年壬戌授府之道紀葉良貴氏二十七年甲戌授山川壇署丞咸謂皆山靈之陰有祐焉而皆以法術名聞請記於余余方退偃林壑有高蹈遠引之志凡仙真靈異之跡豈不願遊而樂道之故不辭然余嘗觀堪輿家之言凡山川

風氣所會皆合乎天之星曜地之精英聚焉是故扶輿清淑之氣所鍾亦豈苟然哉若靈谷之勝雖相去不數舍開而未即而三仙之靈休偉既在在有之其著於是也宜必與山川之壯同其無窮期矣士産其間亦豈非宿修預植而然哉良貴温實爽靖知其必能大先業矣尚當挾冷風擲飛舄一覽其上或將有與遇焉乃記其槩以俟

凝正齋記

凝正齋者從兄用弱名其燕居之室也其言曰昔元盛時我宗弟宅之壯雄峙於閭里皆彫楹彩柱干霄麗日而東南莫之能儗也自燬於兵而向之穹廣者率為灰燼矣是構居故址之側丘園林麓環其中溪壑洲渚周其外其峰之卓然而秀者山廻之地之偃然而紆者逕縈之雖接闤闠而幽深自宜吾於是樂夫古之人謂小隱者亦未絕乎市朝也歟乃環吾居植以佳花美竹通以虛簷敞牖蔚然而翳菶然而滋舉是以娱目適懷乃闢一室凝思怡神以致力乎道家繼閉之工因顏曰凝正蓋有取夫易之鼎也吾嘗

大父三十七代天師希微公視先留公為之伯仲則某於予宜親且密矣幸有以發之予聞易以道陰陽聖人所以極開物成務微顯闡幽者深矣大矣是豈易言哉夫五行根乎太極也陰陽判而為一奇一耦而六十四卦由之以變易焉鼎居二陰二陽而兆體於臨遁次革而受震鼎之象吉亨以木火從飪而足以享上帝養賢也以柔進而得中宜致亨矣君子之所以正位凝命者觀鼎之象端以正位止以凝命則正其所居之位而凝重其明命也必矣若物之顛趾

三之耳單四之折足皆能無咎終吉蓋知極所之也其二之有實五之黃耳六之玉鉉以剛柔節而無不利矣豈非命凝位正而獲吉若是哉是故天之明命自降衷而具夫人可不克修以致夫吉亨之道乎柰之何悖而趨乎凶者衆矣抑易之道有以見天地之至賾非惟爲然哉六十四卦吉凶進退靡不然也是以聖賢必正心而後意誠正德而後道凝道既凝矣其所以參天地贊化育成變化而行鬼神也者亦未始與吾道異焉從兄嘗以文學見稱而猶篤於致雨

暘劾鬼物之說求之於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鼓以雷霆潤以風雨剛柔相摩八卦相盪之機尚必資於易以充乎道也則其探幽致遠以盡乎窮神知化之工將學益深而德益茂使予之慨乎族姓凋落者宜必有以振大之抑予之志乎退藏於密者久矣尚當洗心以聽餘論或必有以啓之是記其言以竢

桃溪丹室記

凡山水之雄秀名天下者莫吳若也其地廣人繁最名者錢塘姑蘇江右則會稽上虞予嘗慨不能遍探力覽以盡其勝而昔幸托知於時彥或從而詢訪江湖之故跡闤闠之餘俗文物之遺風猶足以少慰凋落之感相去不十餘載舊交殆盡予亦退卧山谷志與世遺問涉乎經行目歷之地惟歔欷慨慕而已此亦古今代謝人情所寓之常也乎蘇之吳江有桃溪焉去太湖三十里而近東西洞庭二山不數十步聯屬其上大河繞其前四面膏田沃壤南連沈漲湖東通驛河西接茗溪而桃溪縈帶左右長堤小蕩僅通舠艇而入吳氏世家溪上凡上世隴地具據其會丹

室則文剛氏所叙也嘗以記請于予曰世爲汴人鼻祖諱克宋神宗朝入相其下數世皆顯宦六世祖諱思賢以護駕高宗至臨安蒙錫田宅於蘇之松陵因占籍焉以是簪組代著而文剛雅不樂世味自髫稚慕道篤學嘗棄生業留志雷法鍼砭之術窮探博究東書千萬言猶孜孜參問不怠乃别居溪滸之幽日與清湍脩竹奇峰遠渚爲之賓友可謂超逸絕塵者也夫士之窮達或出或處惟義之從初未嘗容心於其間哉然而存心養性之地必山幽木腴則雩若嵲

若茂若林麓坻島埡伏汀渚迴合是乃崇其居環其
室而栖焉則户庭之間檻牖之外有泉縈焉有池湛
焉有卉華焉若山之高溪之深皆爭妍獻伎於目睫
之頃是乃心融神釋内虛而外暢足以潛心進道於
寂寥閑曠之濱其視轇轕塵垢汩溺紛華者爲何如
也雖然文剛生貴富間一旦能舍長返真棄末求本
抑亦賢於流輩遠矣獨未知其曰丹室者果神氣之
變化風霆之鼓盪水火之運行而亦金石雲霞之謂
也耶然其得乎溪山之適心虛慮澄發而爲法養而

爲丹何莫由斯道也他日浙水之西能以符藥已人
疾疢者大其功用非文剛而誰哉因其志之是嘉也
是書以俟充其未逮者歟

歸明軒記

凡士之處顯晦榮悴其窮達常相代也此古今之必
然其少也血氣之剛心志之銳凡耳目之嗜好事物
之酬措櫛比綺錯於前莫非聲色勢利之競情慮交
擾旦夕無須臾之息其能少寧乎中哉及夫血氣之
定心志之一其視向之膠擾乎耳目事物者如脫氣
垢去桎梏所謂聲色勢利競乎情慮之間者雖燕趙
之麗鄭衛之音綺縠藻繡之華旌旄車馬之盛舉不
足以動其心則拳拳乎反身修已是務直欲絕紛華
棄峻銳懲忿欲而日趨乎高明正大之域其有不造
乎充實光輝者歟雖然求能一旦舍舊習故染而思
志乎是者亦甚鮮其終身溺而忘返者衆矣饒之安
仁籍嶺張氏爲邑著姓其先皆以儒仕籍思禮之
曾大父伯遠元以能詩與黃公均瑞張公仲舉並名
當時大父子東嘗從遊趙文敏公善真行書父琳達

值元季兵興以驍勇授職千户琳達以老辭家子某
襲未幾不祿姪某繼不踰年陞廣東指揮遂家于番
之雙溪日有林麓魚鳥之樂詩酒足以自娛若忘乎
富貴榮達者也雙溪據湖山之勝湖水周環數里丘
樊墟浦把其涯洹島洲渚抱其中其山之巋然而秀
者湖迴之岸之穹然而高者水帶之浦之窈然而深
者阜縈之若夫烟雲起滅鳧鶩浮沉與波光雲影上
下隱顯朝夕姿態舉集於几席間堂既成乃蔭以松
筠脩竹被以菱芡蒹葦以魚蝦雁鶩望之蔚然而

幽邃之邈然而邃凡遊觀藏息之美悉專於是矣思
禮乃闢一室以薦慕吾老莊氏之言曰致力於虛極
靜篤之工今夏過吾里與之道宿昔敘契濶聞請顏
其軒予告之曰吾老子之言曰用其光復歸其明子
嘗從聞乎緩閑之說夫以簪組之裔撫事有道是用
其光也而能操乎操存之要是能歸其明也斯足以
顏之夫老子之謂知子守母塞兌閉門者道為萬物
母也得其母是子萬物也故知其子復守其母即返
其本還其源也能返其本還其源必致塞兌閉門之

工焉則終其身而不殆矣苟開其兌濟其事不知返
求其母則危而不救矣是以其所見者大小而盡其
微豈不明哉所守者剛柔而去其銳豈不強哉以其
能見小守柔是以善用其光也故善用其光則必復
歸其明用而不知歸乃遺身之殃矣此所以歸其明
則造夫天地之始矣抑亦一陰一陽為之闔闢動靜
往來周流不息內而守之曰道外而施之曰法何莫
非斯也尚何緩閑雨暘祛劾鬼物云乎哉其有見乎
是者必重內而輕外一毫不足以累其中矣翔思禮

生豪右之門長奢靡之日能無浮侈驕逸之習乃知
求乎返還之道也可謂賢於流俗遠矣斯軒也湖山
之幽脉若有待焉而嘉子之志知樂夫靜逸也歟思
禮勉之他日或道過湖上尚當相從於煙波雲水間
叩其所願講者未知滄浪釣徒能與語是否乎

歲寒亭記

洪武三十二年春吾邑長吏林君子行來佐邑事未
幾有善政或謂其世業儒誠方正士也暨冬予朝京
師獲會焉目其言論容止知其磬信矣頃以督務過

吾里且告曰世為閩人年未冠為邑庠生甫四載居
母憂服闋以薦貳教延平之順昌洪武二十五年謫
告居閫憲府辟郡從事不受送京師達天官以故役
淮西二十九年謫戍威虜其年以薦來佐邑事其之
居塞垣蹈桎梏被艱涉險非一日也無異歲寒後凋
之木雖罹霜病雪靡不磨礪而幸不至摧圮今復蒙
國恩食三釜之祿猶履顛危而後坦道也異日將以
歲寒顏吾亭以識是焉請為記蓋士之處窮達得喪
也必以其心志之不移行操之不改為難能也然

為士之道則固當然哉若夫平素居富貴處安[illegible]物之頃無不適其志意則雖抱道懷義之士猶未之見也一旦不幸遭困阨罹險阻事物之變無不拂其心神而能凝心正慮以居而處之若平素無悲戚憐悴之色視去就得喪初無容心于其間者復幾何人哉若吾子行先後凡經危難得喪匪一而能攻苦食淡不改其志操而乃晚然若去榛棘而步康莊之衢遽爾際　恩命於休明之世斯亦宜矣是所謂不遇盤根錯節不足以別利器也歟此其謂歲寒也不徒

若世之士人有取夫友于松梅柏竹以契其孤高迥絕而已矣雖然柳亦同夫四者之堅貞也當凝寒沍凍天地晦暝之際與烟雲水石相吞吐隱見於寂寥浩漠之濱惟氷霜並潔亦何異夫居洪濛之表也哉是所以盡其固窮守約之操益確而益固然後能蟬蛻人欲之私而春融天理之妙也然而陰極而陽生剝極而復至故易曰厲艱貞乃所以用晦而明也碩果不食君子之道不可消也此其致命遂志之道而能終身也乎子行以學行之懿宜知之素而行之篤矣來佐吾邑也獨尚志節不為庸衆人之歸而澤夫人者已悅於民矣苟持其志之不怠異日之光大顯赫必若松柏之凌厲霄漢傲睨風霜之不可[illegible]又豈暇顧競桃李之紛華也哉予方高蹈乎窮山密林以銷聲閟華為務亦若志乎歲寒者矣惜予無似不能有以發其未逮焉若亭之規制景趣以俟諸後記者

孝節堂記

番陽周氏世為宦族而在元尤多顯仕攻篆籀書名四方者伯温父也公歷仕于朝暨出蒞江東海右其

家嗣克復公未嘗去侍側元季兵興克復之官山東道過廣德值盜起妻子奔竄有女甫八歲背母失所向天下既定亦聲跡不聞洪武間番商人往來於濡者告曰公女曩以兵革流濡幸故契張元弼氏為妻許明道生子三人光弼且訓以孝傳女則克家有成立甫長知求父矣公驚駭悲惻久之己卯秋二甥彥升某竟走番迎養焉公且愕且喜詢其母年已四十有七明道早卒以節自勵明日鄉里姻故交賀焉公益少自慰已而與偕往焉父子相去數十年有死生

之隔感慨留連道說故舊聞者莫不異而悲越踰年還番今年秋來遊吾山且告其顛末而復感愴焉曰子知我厚幸記之予不獲辭夫孝節所以勵風俗厚彝倫也予嘗觀劉向傳烈女自三代而下兩漢多善俗美教而貞順孝淑者代有之然能若曹娥朱女其孝行卓卓可稱道者亦鮮矣今克復之家世承簪組詞章之後其流風餘澤之薰陶宜有自矣使居庸下之質亦將有以覺焉矧其聞習之有素者哉其所難能也值時多難奔竄流離之餘猶能習詩書亟求父

所在而苦節自持可不謂之賢矣乎且兵興以來若此者豈勝道哉而公幸以耆年而存生死一見則尤世所稀矣而克復亦可謂篤於友義矣可無一言記之乎是書為孝節堂記

澄清堂記

江西僉憲林君子潤清漳右族以胄監生授職憲臺敭歷清要而有是命焉蓋由　皇上御極以來勵精為治猶以憲綱為重以糾百司為要必遴選天下英俊之才任之此　朝廷所以澄源濬流之盛典也子潤以成均令器遭際昭明足以展其涵蓄之素矣聞道過吾里予獲承顏論挹其辭氣之溫動容之粹不大聲色而人知其為寬厚君子也今年秋介書來曰吾以澄清扁官舍之堂以警夫朝夕澄心清慮之志也子知我厚幸記之不獲以蕪謬辭惟君之志夫澄清者大矣予幸目濡而耳接矣其養夫內者若水之淨若鑑之瑩淵乎澄潭之不激浩乎長江之不竭不以泥滓而涸也不以炎涼而動也不以垢穢而昏也湛焉廓焉其清明昭晰之體莫非全天理之公而人

欲之私不能蔽焉其見夫外者若陽春之溢凝冰之潔不以矯亢為能不以苛察為明而凡郡縣聞風慕誼而見之者莫不畏愛之也是以所歷之治必振風紀勵俗化而事無不舉無不敷也此其不踰　聖君慎簡之盛心而抑亦善澄其源流無不徹之驗也歟然而天之清者氣也翳之則晦地之清者水也汩之則昏人之清者質也蔽之則昧物之清者性也誘之則喪所以聖賢之講學也致戒謹存者之功惟養心寡欲之為難也子潤以克粹之質窮經好古之學已

經明行修矣非發乎至清至明之[illegible]而能哉尚必濬流激濁誅強鋤梗而民必阜物必育矣則以子潤之才之賢施之　廊廟去瘝瘵之色回中和之醇其所澄者又豈一郡而止澄之天下宜無不清也亦豈昔之人之謂澄清者乎且堂之構俯大江臨雄藩鑑之於水滌之於心其所涵泳宜何如哉吾莊氏曰水淨猶明而況精神水淨則明燭鬚眉吾子潤可謂得矣則斯堂也他日豈不重吾民之思乎是有以知君之善不可以不記

尚義堂記

徽爲文公朱子之闕里朱子繼孔孟不傳之學大倡濂洛之緒天下後世莫不宗之固其流風遺澤猶耿耿在人耳目而不泯者徽若閩猶最著焉是以其民俗士風習厚而義篤皆詩書之澤有所致焉亦宜矣程君彥亨忠壯公裔也爲徽右族世業儒大父德父以誠暨彥亨三世以義顯其言曰大父德正以坐事徙邊年且邁彥亨上書陳情　高帝憫之即詔所隸釋德正還始其[illegible]邊時坐鄉人與俱一日舍道傍鄉人夜飲酒家暴雨水大至行橐盡沒鄉人責償德正償如數未幾至徙所病且死德正拮以塟之鄉人子来省中道聞死狀亟返越四年不至德正介彥亨負骸歸子復不至彥亨致骸其家人稱爲長者從父以忠洪武間尹瀾之程鄉幾絶音以誠趣其子往省不行以誠冒瘴險視之以道病卒于吉安時彥亨居太學員請扶柩還哀毀盡禮鄉里賢之彥亨官　遼府長史博學強記有文聲王嘉其賢大書尚義二字以旌其堂使来以記屬予不獲辭夫世之於義者不代

見之何程氏之訓其敦厚至若是歟自德正逮彥能周其鄉人以誠復命負骸歸竟以視弟卒皆人所難能也彥亨獲生還其祖而後終父喪濟顯仕豈非天有以祐之而彥亨之食報也驗矣他日程氏之昌大又豈惟是哉蓋君子之所尚者莫先乎仁義之歸莫急乎義利之辨也觀其所尚則知所趨矣彥亨生朱子之邦其尊仁安義行之素矣翊以是三者徵之槩可見矣茲以經明行修以佐藩屛凡厥操履惟義是適是以受知賢王德契志符其爲一國之模楷非彥亨

其譜系王也錄壽源出一□柯之樹闕而樂道之彥
尊尚之以是為子孫訓則伊洛之慶其不在徽矣乎

三峰堂記

撫之金谿吳氏為邑著姓自五季而下世業儒往往擢高科躋膴仕簪組蟬聯非他姓所及迨今才儁有文必曰吳氏其居曰吳塘新田曰吉原雖疎戚遠近之異而皆自吳塘支分而派衍也其地多據山水之秀或謂風氣之會而然歟予嘗辱交元厚伯宗藉其譜牒凡書翰文辭皆當時元夫碩士珠暉玉瑩焕

耀凡冊閒信近所鮮見而吳氏何獨得此哉孟啓之居吉原也膏田沃壤去吳塘不半舍三峰卓然而起峻拔若筆立岡隴林麓環抱映帶中寬而外固溪流畦圃增瀦益植回視雲林吳塘層岑疊巘數十里皆黛蓄膏渟獻奇發秀若不可過孟啓築堂其間修篁嘉卉植焉泓池曲澗鑿焉良疇廣陌闢焉久之山幽木腴豐暢蓊蔚日葛巾野服枕藉芳縟相羊乎喬林曠渚之濱惟岩霏谷靄朝夕應接于目睫間不知其有與覓之足動乎中而納謦之足介乎外也以[illegible][illegible]授鄉里有司薦弗就今年春從子徙之遊始識之端厚謹愿言動不苟一日以記屬予予獲託知數世矣而孟啓且埶客也言能已乎抑予聞古昔之以文鳴且顯者非不多也而其名鄉巨夫求其胄胤之遠克紹先緒之不替者幾何人哉是非必夫辭墨之學而於聖賢之謂返諸身心者求之鮮焉其能遠且大乎江右之學宗象山陸氏而求合乎考亭朱子者也吳氏世稱行修其於誠立明通見諸身淑諸人也久矣宜乎詩書之澤不徒衍適于子姓而其淳風厚俗有

以被其鄉里是以益久而益著豈不與山川之勝同其悠永也哉易曰履道坦坦幽人貞吉予於孟啓之素履見矣尚亦以是訓諸將來則後之登是堂者猶遡乎朱陸之閫奧又豈聲利之足盡吳氏之賢也夫

端本堂記

饒之番陽守禦千戶高君旭瞻來守饒嘗顏所居之堂曰端本階予弟彥衡屬記於予其言曰世為句容望族洪武初　高帝有海宇父某以武勳授撫之所百戶未幾旭瞻襲爵廿有八年以功擢饒旭瞻質溫

而氣和少嗜學一無介胄習予識而愛之宜彥衡相
與雅淳也饒為魚鹽之地通江倚湖其河山之雄曠
物產之豐庶城府之壯麗自昔甲於他州是乃闤闠
輻湊錐洲島洄渚之間畢瀕隘陋而屋尨鱗集商帆
賈舶簝盍襟擁此塵氛轇轕之不足恃也而其長江
巨湖千里一碧波濤之衝激雲煙之吐吞梟鷺之出
沒與湖光山色下上聚散於天塹之表協遠瀨而凝
巖朝姿夕態應接不暇舉集於几席閒皆足以怡
心說目而與造物者客與蕭閒乎埃壒之外宜非予

矣狗馬之好所能過也而旭瞻乃於是亦無所嗜焉
獨有取夫周元公之謂端本者也可謂知務學之方
矣元公繼孔孟不傳之緒於千載之下其立言垂世實
秦漢諸儒所未造而濂洛獨得之而天之所賦若固
有者萬世人心之所同然也其曰治天下有本本必
端盡端本誠心皆切諸身之謂也由家而達之天下
在夫身修而已矣身脩則本必端而心必誠矣豈曰
齊之難而治之不易也哉刻本端者末必茂使致於
治其有不足者歟則上而溯之聖人之道入乎耳存
乎心以誠為之本元亨之通利貞之復皆誠之所以
具夫五行之性也雖天地之大萬物之衆不能越乎
是焉又豈齊治之効而已哉旭瞻於學優矣以纓弁
之胄際熙洽之朝其有得夫本者信矣尚力行而不
怠必以賢聖為之模準楷式則將見其大而忠君顯
親以充廠宗小而捍禦疆土克盡智略其不媿廉孝
之才必矣異日爵望之重可勝量哉凡其亂胄尚當
以旭瞻是則焉予因其志之足嘉也是不辭為之記

新城縣金船峰甘露雷壇記

江右真仙霽跡之勝莫著於盱若南城之麻姑仙壇
南豐之神龜岡新城則金船峰甘露雷壇居其一也
峰高踰百仞蜿蜒支阜數十里許去縣十里而近日
峯削其前香山挹其後峰之顛為三濟禪師壇元至
正甲申有為白蓮師者虞覺海闍闍之杉關載其延
武夷山月闊汪真人禜檜有奇驗遂迎居焉真人姓
汪氏諱道一字朝道世為信之龍虎人父文富真人
生有異徵暨長超悟不羈丙子秋武當山張真人守
清來遊龍虎耆旅文富家一見異之謂曰是兒非庸

質辛侍我後當爲令器遂挾入武當守清授以金丹
雷霆祕訣一語有省復往武夷禮蓬頭金公埜蓉李
其業元季兵興閩多疾疫光澤杉關爲甚蕆某黃某
聞其賢首致之皆驗一日登高歎曰盱之新城山水
差秀麗吾當往焉未幾覺海果延居之所治鄉神邑
大姓若范張王劉者皆禮之于家以是凡兩暘疾魅
叩之皆驗一歲三月不雨士民遍禱弗應縣令苗侯
命釋道禱復不應時達魯花赤貼木赤獨延真人禱
于靈山寺真人穴地而坐烟松葉爲雲須臾雨大注

士民爭迎之閭乘竹輿從數十童歌呼而行雨隨至
禱畢即火磚撫身自謂假以補真陽云縣北石硤龍
潭深靚莫測一日褰衣躍入竟日乃出衣不濡袂或
問故語皆神誕厥後言輒隱異人莫之悟迨辛卯民
擢兵變言皆驗或復叩之默不復語壬辰兵燹識覺
海延真人居三際壇登山右低徊久之見山勢奇絕
曰此勝地也宜居之因藉茅栖焉其徒陳覺堅從欸
募衆充大之真人咲曰焉用是爲異日自有成者是
豈久耶翌日果灾隨復新之山泉不泉或詰之曰但

居無幾真人一日酒酣蹋山陰巨石[illegible][illegible]云下曰是當
有甘泉也旋命工起石泉當出且甘冽雖旱弗竭因
題曰甘露雷壇云已而或數日不食或一日輒累食
人莫能測癸巳二月久不食惟飲薊汁數斗仍火磚
撫身起謝衆曰吾從此逝矣乃端坐而化二月二十
有六日也世壽五十有三衆瘞于山側其徒盧濟川
居焉逮我　朝洪武癸丑秋盱江李大顛同邑人黃
德繼裒略庀材度工剏正殿兩廡未畢工邑人裒可
大募尼石完之大顛從子道弘克紹先志禮衆爲師

力修飾之甲子建飛天法輪于堂後凡殿廡像設皆
邑人江輿翁李黃琛成之且甃路百丈以便往來復
置水田若干畝以給衆戊午秋衆起葳塑飾事之像
儼若生今年秋道弘走謁余文將伐石刻之余嘗聞
於閩人曰真人居武夷時民有女疾瘵叩之諾命闢
密室抵足卧塌上女號甚踰頃蟲出於口疾隨愈時
有爲邪所馮亦叩之召健兒數十人以稚交擊真人
欣咲若常馮者旋愈其怪誕神縱多若此惜未能盡
述也予讀馬湘傳觀湘彼徵奇誕若授深淵踰日乃

出自謂項羽名飲而酒氣猶逐人來之盡信今觀真人窮悟曠邁之跡不異於湘始知其言之不誣也嗚呼吾道之士一志於超脫幻化必外形骸絕氛垢其視埃壒紛華若蟻蟈蚋腐乃一切屏斥卓然高舉遠引而遊乎物初是以饑寒顛困不足動其中日與太虛溟涬為徒所適者惟恍惚寥廓而無一髮之可拘也故乃雲馭風行而乘天地之正御六氣之辨而超乎無窮與後天而終者其亦灝氣之專而然歟其真人之謂乎宜其委形若蟬蛻初不繫乎跡之存亡也

茲雷壇之建葺飾彌備豈不使真人若遊神閬風玄圃間而或來歸也哉此予聞而樂道之後之人尚克謹其承使悠遠弗墜乃經始者之志焉

易書齋記

上登大寶之改元監察御史蔡公分按江西郡邑之間開風嚮仰其摧奸剔穢不勞力而畏懾而乃濟以寬厚詳審以是民德之是年冬道吾里余適蹈晦林壑獲挹其儀度貌溫而氣和宜有得乎儒先君子而然也且告曰吾家廬之舒城為邑右族嘗受易於芸君子而學書於芸先生以是一者揭於齋居以勵志於學焉予幸有以發之予不獲辭乃作而言曰儒之謂學也莫大乎六經而經之所載凡道德性命仁義禮樂刑政制度學術是非治亂隱微鉅細靡不具焉而潔淨精微莫妙於易疏通知遠莫盡乎書而易之本也順性命之理通幽明之故盡事物之情聖人將以憂患後世而作焉故其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辭動者尚變器者尚象筮者尚占所以觀象玩辭觀變玩占者皆備乎吉凶消長進退存亡之辭也於

是乎推驗陰陽奇耦之變化有以彌綸天地之隱賾者焉其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孰有外乎是心之太極也哉必審乎先後天之謂也伏羲之畫而無文此易之本其精微奧密必深玩力究而後知未畫之妙也庶有以合乎文立而理備者乎書之三墳言大道也五典言常道也其精一執中世為帝王相授之心法故二帝三王其治本於道其道本於心純其心以事天謹其心以治民其為訓模教令典章文物皆存亡治亂之具也必得乎心則危微之機可見矣雖

易之傳跡自商瞿受於孔子五傳至於田何若漢之楊施孟梁丘賀焦贛高氏京房之徒後漢之陳鄭晉唐之韓孔率皆卜筮名數之説迨宋陳摶种放邵雍者出而後明夫理致於王弼之説焉而莫備於程朱則理象兩明矣然後四聖之心法足以開物成務者一旦昭晰乎體用一源顯微無間之極矣曁孔子刪書斷自唐虞以下秦火之餘孔鮒伏勝僅存於屋壁漢伏生得其殘缺作傳授之鼂錯張生張授之歐陽生至歐陽夏侯而劉向亦爲傳後漢賈逵馬融鄭玄

隋之王通晉唐之陳孔皆續焉而未盡夫道也逮宋蔡沈以朱子之授始發乎堯舜傳心精微之本經世廣大之用非徒記誦訓詁穿鑿模擬之謂也其體立用行必一本諸心焉噫三才萬物之理二氣五行之妙凡備於河洛範疇之秘者未有過乎是二經者焉苟有得乎是也雖官兩儀裕萬物以極參贊之功爲不難矣豈特用之家國天下也哉今公以積學之懿由庶均而登憲臺上際　聖明之運獻替補納將必盡其職矣至於本植而末茂綱舉而目張其振風紀宏憲度者皆已見諸平素所操而適於今日之用矣予也方退卧窮僻山益高而林益深其孤陋荒槁尚何以塞公之命乎然公之揚芳邁烈方志於是他日之所造就尚可量哉抑何俟予之勉也歟姑以致予之願求正於公者以後焉且因自勵云

杏竹軒記

松爲浙之右府且多佳山水士生其間皆有文聲余友江西左參議胡公爲松右族世業儒公博學有文洪武間有司以能名擢春官居無何官署東偏杏數

本竹十箇益繁且茂公暇則適乎生意之悦焉　上登大寶篤於爲治以史事爲先務首詔京之儒臣以行能稱者纘輯焉公預首選今年夏史成進奏閲上悦寵賚有加陞今官予廓知雅厚聞而喜且幸未奬會於吾山且屬記曰吾曩居春官杏竹之悦予所知也其肯靳一言乎予方幸公之佐吾郡也豈不樂道之惟杏也孔子嘗壇而植之竹也淇澳之詩嘗以美衛公矣則之二物者豈不有取夫聖人也歟豈他植物者比哉蓋杏之質文而表華君子從以比言以

暢其辭竹之中虛外直是以比德以厤其操然杏之繁也當春陽既敷群芳競麗力與穠艷郁縟爭妍奪媚於和風煦日之際風雨不搖其姿其所悅者且皆遊士賞姬相與誇多競美於粉黛間也似與竹之靜也值歲律冬徂霜雪沍凍百木零謝而獨挺拔森蔚凝蒼卓秀於寒煙肅露之表寒燠不改其色不逐浮脆摧靡其所契者又皆幽人介士相與抱道守節於清苦間也則與杏之濃淡喧寂將大有不侔者矣雖然而其材也杏可為棟梁為欂櫨竹可為管籥為簨

簴則皆清廟之器也皆適於用也其植于斯也知幾何年矣何晦於昔而顯於今也其亦若有所待焉故竹與杏京畿之廣何地無之而獨有取于公形之詠歌可謂托根得所矣今公上際　皇明撫運豐亨豫大之時以風德雅望見推於名公卿間則前日杏竹之榮豈非今日之休徵也乎抑公也學聖人之道經明而行修其舒翹振華已名垂金匱又可謂托不泯於千載矣而公不假聲色焉於撫綏康濟使斯民濡公之德化日躋於太和之域猶植物之有春陽而不知其盤根勁節之敷茂雖淩厲霄漢莫之可禦矣又豈區區佳葩美竹之悅而已乎而予之望於公者亦豈是若哉請記之槩以俟

崇仁縣玉清景雲觀記

撫之崇仁以山水穹秀道家所謂洞天福地者多居焉凡邑里皆浮丘王郭三真君顯化之地不啻數十區輙據風氣之會而獲悠永者也景雲觀居縣之西不數里而近巴山屹其前浮黎峰聳其後由峯之隴蜿蜒數十步觀建其支也其南則澄溪激湍北則方

池涵碧平衍虛曠林木四翳雖居闤闠猶處山林之幽寂也觀創于唐景雲間因以是名既成額未之書忽一道士夜至篝燈大書而去筆光煥動急追之顧曰吾蕭子雲也其識之因珍飾以為門扁後危太傅全誠為州將奪寘黃田寨乃逸去蓋以子雲嘗為梁黃門侍郎以善書名後於玉笥山仙去而異焉舊懸大鐘一夕遯去漁者或覩溪潭間取竟弗起後鳴者開元二十七年物也殿設大爐上題旌陽許真君名相傳皆以為異云昔之穹樓廣宇自黃巢之變蕩為

灰燼顯德間彭城劉元載尹兹邑乃延道士蔣道玄闢而新之道玄善科典祈禬乃復振焉遂謁前進士樂史記之皆開寶九年江南李氏未附時作也暨宋復興迨元道士黃養素力新之未仍舊觀其徒傳自成克相之洪武初以樂舞員召赴 闕居祠宮者三十年辛巳春始獲請老還復新其未備者授教徽某法師采遺文以記來請予嘗謁三真君兩過其地今年秋復叩焉則刪雜榛莽建立殿廡暈之狐兔霜露之墟一旦豁然高出烟霞之表是亦靈蹤奇跡晦於

昔而著於今也殆亦有定在矣其非自成才能幹濟將亦終為荆棘埃壤也矣尚能使山之秀者益明水之麗者益瑩艸木之蕪薉者益挺拔矣乎致自成嘗受法於仙官傅公同虛究靈寶雷霆之奧猶以道術稱焉則他日之纉承先業者能不失其所託矣後之人尚必是志焉則其悠遠弗墜也必矣又孰知其虛寥宜漢之際不有若浮丘公者擲飛珮御泠風自華蓋巴湘之山飄然而來下也而其玄休霧覩其有涯哉可無以紀之也歟是次其實以記

稽古齋記

聖人於易則曰探賾索隱鈎深致遠以其精微[illegible]也於書則曰稽古師古學古以其微危精一也皆[illegible]以致力於學焉聖賢相授其曰博學切問慎思明辨蓋非稽諸古以盡其幽微蘊奧豈足謂之學哉是雖孔子之聖猶曰祖述憲章而於夏殷之禮為不足徵也當是時已典籍散亡而況下逮秦熖之餘也乎故六經火於秦後多漢儒穿鑿附會失聖人之遺意者多矣其非稽探考索之能至哉余徒子懋孚穎敏嗜

學問請鄉先生楊君孟頊顏其讀書之齋曰稽古謁一言記之予雖志乎古其能以已之不逮而淋諸人乎然予聞羲農而下二帝三王為世至古為道至尊稽諸開闢之先鴻濛溟涬邃古之初六合之外不可得而盡知也自結繩書契以來墳典而下鳥跡蟲書孔孟之所述惟黃帝堯舜始太史所錄其稽諸載籍未之先焉柰何世之嗜古厭常之士鮮知求夫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謂道也徒知實夫三代秦漢之器若神農之耒耜黃帝之裳衣允之戈和之弓垂之矢

軒轅之鼎陶唐之鬲有虞之敦夏后之璜殷之爵彝丁之卣伯乙之罍楚姬之寶盤仲之詰義母之匜崇磬離釜渴盤孔鼎桓碑眾刻岐陽之鼓鄒嶧之碣均所謂至古者也人得其一則緘縢庋置扃鐍祕藏若有神護而不敢忽極其嗜好者且求之故家大宅山崖墟莽仙蹤鬼塚竭其才力而取之不倦將以怪奇佛麗有足誇一世之雄而然也故雖湮淪磨滅破壞之餘愈弊而愈貴之也亦宜惜不能以是心求諸六經皆上古聖賢為道之要得之弗遠搆之弗艱返身

而誠皆吾固有也古之賢哲是以孜孜屹屹不遑朝夕合英茹華研精繇粹於訓詁詞章史氏之未若鬻呂楊墨荀楊管晏莊列申韓騶慎之述屈宋班馬董賈商孫燕丹淮南之言靡不蒐羅纂拾攟拾離合該博參互以充其識博其趣焉庶將有以極其探索考輯之工也雖然而其汗漫浩瀚雖皓首不能窮者有焉夫聖賢之謂開物成物也者將以彌綸天地之道輔相萬物之宜凡形諸六藝大而參贊化育立民命建人紀皆由得諸心而措諸躬也必求濂洛關閩之緒非徒事編簡惟操觚秉翰於佔畢之末以爭妍取憐於雕繪剽竊之謂已也則不徒志稽古乎哉抑予家上膺祖澤世載厥美甚知求乎古而不流乎貴富之習驕逸之趨則其度越庸衆人之歸也必矣尚必旁搜遠紹涵泳膏腴浸漬穠馥然後明體適用真知力行以觀厥成也則其所造詣又豈讓桓榮專美於前哉此予之望於將來也惜齒髮向暮日就荒落因嘉其知所趨也姑以是勉其進焉

存有齋記

浙東為文獻淵藪以發為首稱其風習多尚節義知詩書是皆東萊呂成公之遺澤也故宋元以來鴻生鉅夫每產焉豈非山川穹秀鍾清淑之氣獨厚而士生其間必英銳卓絕之姿皆沐其流風亦豈偶然哉其篤夫義者世稱鄭氏由五代迄今數十世矣一門之間藹然三代之風凡其鄉邦里閈皆目濡耳染其化焉馬君全初世簪纓家居諸暨去發為隣邑溫粹有文嗜古博雅曩官廣東僉憲改佐江右都司所至有能聲道過吾山且告曰其鄉曰雲泉山曰冠山山

厓石五彩其下為龍井旱禱之輒應岡隴延袤數百里自東海迤邐不絶越之句踐嘗居焉東為陶朱山范蠡嚴島爽井西則婺之東明芙蓉諸峰近在目睫誾宜隱君子之所居也且於胡文定公為世姻而得究學於諸孫聞吾師南郭黄先生為顔齋曰存有以勉焉頋屬記予弗獲辭且存有之命大矣而世所鮮言者豈予之足知也哉然儒學自宋季以來多剽獵膏馥惟希利祿是趍其不知究濂洛關閩之緒者皆然此世之所謂學也全初獨知求夫聖賢之道是亦

成公遺澤之所薰䱽然哉抑孔孟之謂存性存誠存心其揆一也吾之所受於天者吾固有之特知志夫操者之工則存矣茍失乎存則放舍而亡矣是以返身而誠不遠而復時有以致戒謹恐懼於慎獨明善之頃則塞吾體者充乎宇宙矣又豈若珠璣象犀金寶珪璧之為世所貴者惟有力者所可有也其好而不能有者雖歆艷嗟慕卒不能至焉彼能有者亦必窮力竭智得於艱危摧困之餘而吾之所固有者惟制物欲之蔽絶膠轕之溺則靜虛而動直至正而明達不勞形苦慮而無不存也矣抑惟持敬矣乎予不敏頋學而未逮其樂與全初講蓋有必習之著行之力則其所造詣當何如哉豈徒舒翹揚英角藝於仕進之途而已矣因以期於全初者記之并以自警云

思植軒記

儒之以世德聞者予行四方久未之見焉其亦何鮮乎[illegible]若是哉蓋君子之於學也德為之基文以華之而已苟德弗之脩雖誇於文辭無取焉撫之金谿吳氏世為衣冠家族大且蕃重珪疊組蟬聯不絶者數

十年矣而子姓皆以文鳴非鄰邑他姓所可比儗斯非世德之厚而孰使之然哉率正氏居吉原之奥由吳塘而支分焉問致書者山中曰其家吉原數世矣其山之穹者泉泓焉谷之幽者木蒨焉池之湛者瀾廻焉故凡軒牖庭檻之間林巒隴阜之遠篁木蔓藥之茂暨雁魚鹿之稠皆足以棲遲蔵修以自娛適者也是不忘其先德所致而然歟而旦夕之思為人之後者敢不求以承先啓後也哉然其所以克厥承者非植德於將來復何遠焉乃顔吾軒曰思植非徒佳

花美竹之玩叢芳異卉之悅而已耳乃所以永吾孝思也幸為記予尋知吴氏頗詳其能辭一言為夫人之於居處也含閑闕而宅幽勝多志夫隱約潛退而後樂之亦或非脫略榮權而畢於無所用於世也乎是故其居也必窮經廣業以擴其體其出也無不濟其用矣豈皆曰忘情斯世而然耶且吴氏之居皆山舒水抱而其臨清挹秀也宜矣而率正乃不訪於外適而切於惟德是植豈不賢矣乎且德之積於先也施于後者可見矣後後思以植之孰不若木之根培

者枝必偃矣未有本植而末萎者也是以植之力則已繁者愈茂而未孽者日滋矣待夫春陽既數其豐暢蒼蔚雖干霄聳壑有不可遏者矣一或弛於培失於植一旦霜露殞悴其摧折圮腐㢢何其不為荒榛穢壤也我學苟怠焉必德隳業毀孰異夫是我率正少警敏從鄉先達遊克志通經學古閑試其所用也嘗尹湖之武康居二考以能聞于　朝擢山西太原守未幾請疾還教授鄉里學者無遠近皆從之遊而率正怡情閑曠學益充而德益懋未嘗無山水之適而獨懼夫德之未植無以訓將來雖昔人孝思之感追不是過矣為其後者必斯志是繼焉則其追遠之思無窮其克紹先德也必亦無窮期矣是樂為吴氏勉焉而為之記

建昌府武當行宮記

盱為江右郡治之首稱且多名山川若麻姑之著於唐王侍宸丘河南之名于宋皆他所莫倫假其亦仙真之奥區也歟武當行宮在府之南去步而近始南唐昇平間以陰陽家拘忌或謂不利午水之衝因以

祀　玄天上帝而鎮之且傳帝嘗降武當太和山示創於盱若有默符云已而有司請于朝賜今額逮宋咸淳五年安撫使西鄂程公飛卿命郡之延禧觀道士宋養浩主祠祀而朱冲虛繼之已而宋社既屋廢興亦靡常元至正元年辛巳翰林程文獻公鉅夫有聲于朝宮賴以振予姊毋公之四世孫也施水田若干畝以祀其先大夫敬甫公而衆藉以安至我朝
高帝有海宇凡郡治釋老之宮總轄者咸新之時嗣領者則張太古危本初危大有利洞玄皆以行能稱

於人洪武九年大有權其創始之艱泯而弗舉命其徒王思微具顛末請文刻諸石思微善科典崇禮克志葺治凡像設法器靡不繕飾之增贍水田若干予少遊盱嘗即其地雖處闤闠而爽塏可棲息故仙真顯著之久其亦宜矣然盱之繁麗甞甲於江右自宋元之更紊冐兵燹雖昔所謂大姓巨室掬為灰燼者有之其亦造物者消息盈虛之常理也而宮廼巋然獨存廢興相續則　上帝靈麻神貺信有自也若叔母昭祀之孝其不有所感而至焉今茲增益之備循先志也後之繼者守而勿墜時能格神明闡矣澤以盱其陟降則儼然雲旌霞旆凌厲乎埃壒之表霄漢之閒若盱之人必皆蒙其休矣則其宏久之規又豈亞於麻姑諸峰也哉

二卷終

耆山無為天師峴泉集卷之三

五十一代嗣孫顯庸重較

墓誌

故上清宮提點樂丘王公墓誌

予友王君樂丘卒之二月其猶子無逸狀君事行泣以請銘予辱知君厚義不辭君諱某字亦顯福州長樂人也王氏世為閩衣冠家君自兒時無凡俗志年十九以兄是事親請從道父命擇師龍虎山遂禮崇禧院李公見山性敦厚警敏公甚器之暨公營繕禧觀於溪濵未完而殁畢工而增大者君力也時予先大父太玄公遭際元盛任才慎許可以君淳謹命為侍職若吳大宗師之門南野毛真人盤中李真人皆聲擢特著俱勉進之晚謁翰林虞文靖公揭文安公於臨川皆美以詩文無何運移兵興壬辰閧四方[illegible]擾以君善保持觀賴以存洪武初以租賦繁劇累以頓困嘗傾私帑力扶樹之尤汲汲以葺衰廢度嗣人為志故殿廡益拯徒不下數人他所莫及先君沖虛公嘗嘉其善欲擢用之君以宮才能讓一志闡曠閒

尙徉溪南壓湖琵琶諸峰間得勝地編茅爲舍引泉
爲池植竹樹闢田圃日陶寫自得素不妄與人交鄉
先生張公孟循周公白士獨相契善間過之必樂飮
而告曰樂哉斯丘真予所居也有詩若干篇因名其
居并自號焉十四年春予舉爲宮任持公謹不少怠
以修治爲已任僅二年辭老肆意山谷延名師訓育
子弟營蛻藏于菴北暮歲雖貧寠棲賓客濟貧困閑
義樂爲其敦厚每若此少通經史大義尤以古賢德
性行爲慕或爲古詩以自見蓋嘗徙山之有道者金

公楚菴何公心月崔時有聞焉晚則偘君子正周君
孟啓皆雅相厚二十二年春予蒙　上眷許新上清
宮以蕆事非君不可是年冬致書千餘言強起之君
倡義復出今年春有以觀役誣之者如京事明以疾
卒於朝天宮九月某日享年七十有五無逸扶柩還
訃聞悲悼不能已已或謂舊塋不宜遷兆於其左以
是年十月某日葬焉嗚呼予齠齔知君爲溫厚君
子及辱交垂十年出輔教樞端謹自居處憂患進退
猶一日也矧受知予家已三世其所推重宜有在焉

惜乎既逸而出未久遽止竟以是而弗終于家乎然
得其壽有其善是故不足揜也已其潛德信不可泯
況有請焉遂不辭而銘曰
世遠道晦言益墜美質溫粹焉標獨風齊盛隆沐先
惠克昌厥猶愼終衛晚蹈林泉絕氛翳玄樞振綱肅
浮逝邈焉天遊廓無際刻銘幽宮昭百世

故上清宮提點朋山張公墓誌

有篤厚君子曰張公如愚諱迪哲福州長樂邑三溪
里人也其先翀祖見獨公爲教門講師會元盛輔翼

居多公夙質慕道年十六以親命入龍虎山師事山
外孫公于崇禧院越數年孫歿哭盡哀治祠墓且其
時院徒尤衆公以廉謹稱有命俾董院事不踰年蓄
廩有加衆悅服歲壬辰兵興上清宮燬院亦燬時各
散處公嘆曰人生若夢泡父主師訓曷能忘耶請還
省親墓且悲不能舍去雖奔走閩未嘗棄書其里有
觀曰朝元公先世所塋祠張氏系時兵勢浸隔固葬
舊構廣門廡樹墉植木闢岩洞得深谷曰歸愚洞鈞
鰲石泓古泉曰與文士觴詠其間時清碧杜公棨甫

貢公來閩交益厚適歲旱邑請禱公嘿坐一室雨三日官庶神之居六年迺還先宮之推名者玄鄉薛公蘭雪周公客翰林昜石揭公詩士均瑞黃公公固師禮之由是詩文篆隸書俱精循究儒釋家言若丹旨法與祕篆洞文亦極探討至正間山之有道者埜菴金公心月何公嘗衆叩之故其平素涵泳自得處得來未嘗改容而學且不輟洪武十七年予擢為宮住持僅四年請疾居榆原菴常瓢笠杖屨曠意林壑間雖樵豎值之皆疑為仙間暑流而入得僻奧地樂之

結茅其麓以與朋共曰朋山庵室曰蚊睫窩因以終焉廿二年。春予蒙　上眷許募力新上清宮及還以公端厚宜謁顯貴者秋八月如京寓朝天宮請命有次辭翰猶動一時　上嘗優問焉久之謂弟子董仲璣曰吾志報公家恐日衰不能見宮新汝宜促還瑆日就途及抵山不踰日寢疾予往視之語對如平常越二日疾且愈言別側卧而化閏月某日也生延祐乙卯享年七十有六以是年十二月某日奉柩瘞于外石坎其弟子上官某等録其實告曰知公厚素厚之其言行不可以不銘願有請予愴其辭且感焉閩世為詩書之邦公生世胄溫厚博學予辱交有年不惟克輔教樞而講習居多惟其德操之純無賢愚皆慨悼之可不彰其潛曜也我是為銘曰

張氏著姓族蕃于閩公禀天質學優行純被藉際盛
佐猶溫文戩用玄造雨布霆奔師古克粹譽顯志敦
出勤報功門下　明君適還而逝厥真常存遐仰靈
躅歸神峽原銘石斯立庶貽後昆

故後軍府經歷周公墓誌

洪武十四年七月某日後軍都督府經歷周公孟脩卒于官予適留京為經紀其襄事命其甥某負柩還越四月其昆弟將卜葬甥蔡孺敏狀其實泣以請銘予辱交厚誼不辭且其歿嘗告焉予悲不勝尚忍銘我按公諱某字某姓周氏世為閩大族自祖某由三山分處信之貴溪遂家焉大父某以信行鄉稱長者父某隱德有文母倪氏某書院山長某女公幼穎敏年十二三通書史能屬文有聲於鄉里讀書夜至漏盡祖母愛止之亦不怠時縣之北鄉聶先生義方以

進士業授徒於家往師焉業成元季兵興弗利乃止
鄉先生彭君孟悅明陸氏學為時所宗公師之久之
於性理有得先生益奇之某年盜掠鄉邑伯齡遇寇
死野曠罕人跡公冒鋒刃遍求得尸慟哭日夕哀不
已聞者悲之倪氏先幾年卒繼倪氏有男其甫五歲
羅兵荒貲産喪盡迺教授鄉里給衣食養母撫弟鄉
里賢之居無幾 皇朝混一海寓郡邑累已才聘獲
韓洪武十三年 上遣胄監生持 勑符求士縣以
公薦入試內廷以文學授太常司賛禮郎公恭謹嚴

祀事侍 天子親祀引賛升降必盡敬及祀 陵廟
亦然處官舍甘澹泊罕與人接雖尊官顯人欲交李
辟十五年壬戌以父喪未葬請歸得給驛還太常博
士薛公為銘其墓暨入朝 上命建湘府社稷壇壝
其府衛官以朝使務盛饌以禮公公止不納惟掄材
木善闘冶以勸懲之衆皆悅服工畢還朝御史驗裝
於道惟書衾服陛見聞 上嘉其廉謹賜衣一襲十
八年乙丑仍代祀 皇陵居太常凡八年寮屬皆以
敬慎推二十年丁卯蜀王守中都奉命佐王祀 皇

陵孝慈王嘉其誠篤命謨詩文進迺製詩以寵其還
二十一年戊辰丁母憂營葬哀盡禮服除入朝未幾
授後軍都督府經歷秩奉訓大夫階五品居官竭忠
盡慮朝夕無少怠常懼耳聵多忘恐失職二十四年
二月弟其甥某偕往省其歸勉留侍七月二十日奏
給某官糧誤批 上旨後奏改正近侍給以坐侵欺
公歎曰吾耳聵誤聽何侵欺耶及夜食洛就寢凡夜
必戒僕隷報更漏五鼓則入朝率為常是夜隷報四
鼓弗對駭呼勉急明燈視乃自縊死遺文置几上別

同位及旦都督木公以聞 上悯悼之命具棺以葬
九月柩抵家權厝享年五十有七以十二月庚申葬
其所子二人皆夭死以弟其之子為嗣女一人適劉
娶吳氏其詩文若干在朝曰容臺稾曰詠萊稾有軒
曰詠萊素庵蘇公實記之故皆尊稱曰詠萊先生公
少嘗從遊鄉之張先生孟循夏先生柏承學古詩文
以才見稱及仕受知博士薛公文舉僉事謝公原功
儒士戴公紵能皆雄於文故學亦贍予及樂丘王公
子正倪公文景厚嘗圖林泉結托素庵題其意云嗚

呼公生詩書家少貧篤學晚際　明主歷職清要日承寵光榮亦至矣蓋其性度淵雅於文辭精麗不苟雖夢寐有得必起燈以書兩還鄉里遂諭友好所盃多矣惜再任將幕雖抱忠篤不克顯用而竟以懼終聞者莫不愴然矧予託交之久者乎强為之銘亦以致無窮之悲焉銘曰

維學也篤以昭其身維仕也慎以竭其淳維歸也誠以潔其屯遺德有渾聲業斯振孰啓嗣人銘示弗泯

故上清宮提舉矩菴胡公墓誌

世生大有為之君其承運而際者多出類拔萃之才故協賛其成者亦必雄鳴瀞躍之士豈非時符氣合而然歟先君沖虛天師國初受知　皇上凡宮之稱才者皆佐以行而祐聖院胡公爵直拔艱竭智之功居多暨予襲教允協傳有年此天之所以啓玄教之隆而必產是以輝大之也代固不乏其人而豈不足方之其先者歟洪武二十六年冬以疾卒於京明年冬將營葬其諸孫李某狀其實以請銘嗚呼予若先君皆公輔成焉先君既往賴公以夙勳元舊足以傳焉方喜其康健豈遽衰者未幾竟逝矣惟哀之無窮尚忍銘歟按公姓胡氏諱某字某號矩菴始祖諱某自南唐從紛避地饒之樂平梅浦因家焉世業儒為昔衣冠家暨宋擢進士第者相望高宗賜里曰梅府淳祐間昆弟四人同登甲科是建聯登書舍鄉里榮之因以訓礪其族人公十五世孫也曾祖某祖某皆隱德弗仕父某元皇慶間歷宣徽院使公仲子也幼穎敏嗜學即有出塵志年十五辭親入龍虎山上清宮佑聖院禮煥文朱公為師年十八度為道士爵冠

卓立有聲允究儒玄百氏之言善歌詩駢麗為時所稱若先輩李先生仲公前博士胡公士恭前翰林危公太樸鄉先生張公孟循盧公伯良夏公柏承宮之能文者董君蘭深柯君天樂張君鐵鏞皆所師友焉歲己亥先君始襲教公披艸昧每身任之無難色凡道家經籙科典皆綴飾之因命掌焉洪武元年戊申詔先君入　覲公侍行越踰年又召凡禱祠禁禬間鬼神之事皆贊襄之禮部給符任教門掌書謹靜有謀先君深契厚之十二年新本院十三年予蒙召告

相行承寵錫如舊與十四年升玄貞充肅淵靜法師教門贊教法籙局都提點十六年　皇太后崩有召予及道錄建黃籙國醮於京之紫金山公職監齋糾劾有文衆咸傳伏十七年教跡升上清宮提舉其柔道籙最常度越人二十三年予入　覲又侍行奏建上清宮　上嘉納之二十四年道錄司承　旨召赴闕清理道教公復相馬奏擬符籙賜銅印示六品命公事之廿五年秋以宮事如京十月十又三日示微疾終于寓舍生延祐己未九月二十四日享年七十有

四其孫朱某侍側負柩還公職教幾三十餘年侍行幾十餘　覲及新宮守其協謀宣畫靡不致力焉若天師世家族氏譜系及宮之仙籍皆考訂詳盡其里之聯登書舍經典畫燬出己帑新之擇族之良子祀焉又求當世名士大夫文以誌之予數擢以本宮提點力讓未遑詩文若干篇名某集以廿六年癸酉十二月十又三日奉冠劍瘞里之壽春觀祖隴之次嗚呼予觀古之人身達而業舉是以托不朽也豈虛玄之教獨不然哉若公之遺歷前後於數世有勳勞

固大彩尤足著其績偉與豈世之多得者哉是次其實而爲之銘曰

維胡之宗文德是基公挺玄胄克贊明時被榮際耀實天人師嗣爵既襲曰傳曰持金科寶訣鵠旆鸞儀領袖名山溫言淵姿誣吝孰翳遊神天倪空歌靈音雲霞輿馳潛德弗泯貽于銘辭

故原宗傅先生墓誌

撫之金谿在宋季已稱士鄉予友傅君原宗生故姓家與予有文章交相聞十餘年凡兩接談必極傾倒

文成必命從子棠以示焉方惜同輩凋落賴君未衰冀有以麗澤焉間爲序予棠恨不盡以正其可否而有召赴　闕未幾殁于京訃聞哀且慟何天奪斯文之甚耶越二年冬將瘞其從子某以狀請銘予知君爲深義弗辭然豈忍銘哉按君諱匯字原宗永和白塍里人也曾大父某太父某父某世業儒皆隱德不仕傅氏之先自五常侍公某由上幕鎮之五岡徙居是焉實唐文宗太和四年也以學顯者五百餘年而猶著於宋建炎間天下靡寧有諱安潛者集鄉丁伏

義士里之鄧氏團結保障衆賴以寧五世祖字子雲號栞山為象山陸文安公高弟某年登進士第授從仕郎建寧府甌寧縣主簿學者皆師事之尊稱曰栞山先生云君温厚明敏七歲入小學舉動異群兒長習進士業從鄉先生葛公元哲遊先生目其文首曰簡潔不雜諸生莫傳名也學成值兵興然研幾析微未嘗少輟元至正丙辰與從弟元藻同中江西鄉試時南北道梗不獲赴廷選乃止自是杜門克志古學從遊者益衆講說五經論辨剖晰時其里朱公元會

師授吳文正公以文稱於時君獲卒業焉是以文鳴洪武初　天朝一海宇首崇學校有司舉為儒學司訓居七年砥礪有成歲無虛凡自撫之選者必曰傳先生徒也以是鄉試必禮君總之學者得一言皆矜式焉遠邇推重每若此廿七年夏有　旨翰林名儒士校書經孟子君預舉列七月朝臣馳驛起之即日赴京師燕諭者再退而注釋經傳凡客二旬餘君力居多某月某日以疾終于官舍執政者聞於朝　上嗟悼久之賜衣冠以徵後　御製文勑禮部遣官吊

祭有司命下孫某載柩還歙之士入聞者靡不歎嗟之君生元至治癸亥享年七十有一自號西堂小隱初娶劉繼室倪俱先卒男二人長某次某先十九年卒女二人長某亦先卒次某適黃某孫男一人某經義詩文凡五十卷以十月某日葬里之南山嗚呼古今以文鳴代者不一二人非學之者寡焉其在乎踐之之力授受之明也然君以經行修明措之言辭視不難矣然居庠序養育才儁足以充時之用晚節操慕有以副　朝廷之眷其終也　上寵悼之以文君

為不死矣其潛德幽光可無以發之乎銘曰

維古之學兮粹乎聖經斯吾造之兮既裕而明有是而施兮是以訓後宜達於朝兮蔚乎巳榮卓彼南山兮林谷茂情啓茲後人兮昭于厥銘

故上清宮提點了菴李公墓誌

有學道而文之士曰李公仲治諱弘範號了菴其先世居成紀唐為著姓李衛公靖之後也建中兵亂上世南遷新安有諱某者避黃巢於黃墩仲子諱德鸞因還婺源之嚴田南唐散騎常侍之後諱仕言宋京

[illegible]之墓[illegible]遂隸番江書院儒戶十一代
孫也曾祖諱夢奇咸淳貢元祖諱又新元縣教諭父
諱雷啓隱德不仕公少穎敏年十三請於親從外兄
金君蘭石學道於上清宮之紫微院受業史公隱居
至元乙亥得部牒度爲道士會鄉先生祝直清父剏
陸文安公祠于里之象山因從之遊仲丁與舍菜禮
以是徧究儒道家言其秋偕宮之方壺方君外祚吳
君拜金公野菴于聖井山復從瀘先生西州遊于兜
谷山謁益朱公覺庵戊寅冬謁李先生仲公父䟦板

橋阡表因命萬源祖祠曰思堂是師事之吳待制養
浩實記之己卯春覺菴授玄學嘗遊金谿之祈仙觀
會黄先生殷士偕儒彥講學半山池上公極談陸氏
本心之說或異之指曰此小鵞湖也至正辛巳奔祖母
喪適母疾且亟公奉湯藥惟謹未幾母卒喪祭如禮
庚寅太乙天師張公命掌符籙辛卯上清宮災公奉
祖命新其院立紫微西院法派其秋歸葬父于板橋
壬辰兵興建築宮之者儁舉義保障丙申避兵于閩
㝨副鄧元帥吳按台不花咨閫東華天師保充延平
路玄妙觀主領壬寅族議以元中仲子爲公嗣甲辰
以師命買田若干立儒道二書院時先公沖虛天師
命掌宮之文籍丁未還安山舊居於院之故址洪武
戊申復買田附祀宗遠乙卯陞副知宮事屬院有出
祖隴者公爭於有司逾年明復入於宮丙辰作肇堂
於琵琶山陽翼以文潤齋以祀親丁巳易隣院基以
新舊講并建玄潤齋於西承　旨宋學士濂實記之
詒善亭則予記也戊午預卜兆成復以白金構水田
市屋入宮以祀木主癸亥嘗嘉號玄文真士甲子譜

序成携孫姪拜萬源祖墓會族而還辛未陞宮之住
持提點時　朝廷以清理給印視六品護宮公掌之
越三年以疾辭乙亥十二月某日公無疾適自外還
徒且出既還嘆曰吾待久矣爾還斯往矣遂端坐而
逝生延祐丙辰享年八十惟公少有大志有文尚義
累從名師考德問業而端厚篤實爲時推慕故於出
處不易其操予雅交厚非忠謹之言不相告也其匡
贊之益不少矣丁丑六月某日葬里之山田諸孫狀
其實請銘焉予知公爲深義不辭是宜銘曰

李盛於唐番為令族公質純明問學惟篤早味玄言
嘉訓彌敦莅職公敏拯毁復存廣業勤本以紹以葺
克大儀刑耆耇罔及默探道腴不疾而遺允式後裔
永昭銘辭

故紹庵龔先生墓誌

予友龔君諱繼祖字克紹信之貴溪治南裏源人也
君之學行修於身聞於鄉里信於士君子益久矣家
世業儒唐宋多顯宦而君温厚篤實有古隱君子風
凡士之知言者皆推其性行純潔其上世受業予家

君是踵之因獲託交焉若其言論造詣愈叩而不竭
而似不能言嗚呼可謂成德篤行君子也曾祖霆松
諱某元漢陽府教授博學能文嘗輯朱陸二氏書為
會同為時所推重及受知曾大父留公割地若干築
室鑿池以居之遂還吾里若道門玄典增輯之故漢
陽勅皆留公力焉今藏于家世稱艮所先生其自號
也祖某某州學録父某隱德弗仕君少端謹嗜學甫
長從鄉先生彭公孟悦究陸文安公本心之學盡通
經傳大旨涵泳精粹而猶切於躬行力踐也元季兵
興遁跡山谷抱遺經蓁莽間諷誦自得潔身無事於
時人亦莫知也少孤鞠於祖母克孝既殁每言必涕
下猶篤於友弟一門敦睦非他姓所及家素貧常教
授里中洪武庚午始賓予家其訓育務篤懃闢為古
詩文簡而嚴無何予以誣咎趍京君日禱之既還憂
乃釋質素多疾丙子正月甲子以疾卒享年六十有
六其疾亟也予往視之泣以别殁則偕諸弟弔哭賻
紀其喪妻張氏先某年卒繼周氏皆里故姓子一人
某孫二人紹武是年某月某日壟里之城門學者共

稱曰紹菴而余與友生私謚曰純德先生惟君之善
學也去華反實視古今之言學夫聖賢者惟爭妍競
麗之務而戾於行義之實也其賢亦遠矣故其隱顯
出處志操不易舉不違乎本心之明也哉是以君子
不哀其貧窶而樂道其德業之固也夫友之輔仁不
慎乎擇而能為身之益哉若於予世契而交篤所謂
仁輔而益友也能不思以盡夫道乎其仲氏克誠請
銘于墓予方悲夫失輔也尚忍銘哉銘曰
道遁晦經弗媚履懿貞克純謹志韜藏德彌隱銘于

宮昭不泯

故道錄司演法朝天宮提點曹公墓誌

道錄司右演法曹公以洪武三十年十一月十五日卒于京其徒吳某奔訃與柩還明年十二月某日將壟焉乃狀其實請銘於予予於公雅相善義弗辭且公之持安扶危友誼最篤吾道日就凋落方賴公有克匡輔者焉曩予免朝還期必再會遽爾遐棄遂不一面寧不深抱無窮之戚尚忍銘哉按公諱某字希鳴號冲陽子別號光岳道人世爲番之餘干人大父巨川元以儒學授本州學正父慶善隱德弗耀家世業儒爲鄱之右族猶明陰陽家言公幼穎特不偶塵習貌奇古不常父異之命學道龍虎山師事仙隱院太虛薛公凡道家仙經洞籙玄奧靡不精究勑鄉先生孟循張公伯成夏公皆師友之尤善詩歌時讚之紫陽觀元陽趙公以道行聞公事之謹盡究諸法品益名於時洪武十年秋　上有祀於岳瀆北岳遣公代之明年復代爲皆有異徵十五年設道錄司　命下掄材赴選　上目之知爲純謹者授司之右演法兼正一員欽公掌司事并授朝天宮提點公性素純篤尤慎于焚誦雖寒暑不少怠衆遵服之故於禁禬之頃無不應　上益嘉之二十五年公以宮之玉皇殿弗如製請於　上勑官新之未幾復廣三清殿廊廡三門畢具二十七年春賜洪鐘一二十八年賜壽星像凡若干軸其年八祀　命分獻天下神祇廿九年分獻南岳三十年　獻歷代帝王歲如式是年春宮中有勑育兒夜輟啼勑内侍索符夜即止　上嘉其應每齋于朝廿八年以科典試天下道士悉度以文未習者命再至人皆德之居職凡十五年世累一不繫其中凡道家内文祕授若太上實錄玄史皆捐貲廣其傳四方聞者尤歆慕焉蓋日潛心虛寂處已斂約有高視遠引之志云故於易畫動靜亦善知來也多寢疾自視若常卒之前三日會賓僚酌酒極歡語若有達世意衆異之未幾示微疾終十六日左至靈吳葆和聞於朝　上嗟悼久之即御製文遣禮官祭於宮遂殯焉執紼者以千數時人榮之是年冬吳某達京至靈亦聞之　上悼之如初賜楮若干爲道里

賁生元辛未十有一月十八日享年六十有七塟里
之通真橋其山嗚呼公生詩書家是於玄學之有聞
也洎官于　朝遭際　寵榮雖一時之寄赫者之所
弗至而王公貴卿皆以敬厚禮之其終始暉耀若此
亦宜矣及柩還而　上眷不已賚以內金當是時能
蒙　恭遐之厚迨此後幾何人哉吾道孰不光焉是
宜銘銘曰
有文之裔克志虛玄洞篆天章志純學淵風被殊遐
昭祀名岳旋佐道樞孟乾先覺於　皇聖神寵錫駢

臻繒衣紈綢嘉譽如綸奥論宏旨廣探窈曆霓蓋雲
珂式降繁祉巍巍貝宮厥跡孔隆　帝曰俞哉鎮以
金鏞榮煥其逝神應斯契刻銘幽扃永昭百世

故岳州學正倪公墓誌

吾里大姓世稱倪氏為右族其紆朱曳紫者蟬聯櫛
比他所莫及也非徒簪組之誇詩書之澤亦不怠焉
故於予家為姻戚而先輩儀刑猶於默菴公見焉公
諱曰新字晉明號默菴其先真定槀城人唐尚書右
丞若水之曾孫康民避兵南徙保歙之祁門官兵部
尚書贈魏國公子匡義為常之無錫令子亞昭宗時
為信之雄石鎮鎮遏使鎮令為貴溪縣累官至銀青
光祿大夫御史中丞贈奉化郡王家鎮西之仙源鄉
即龍虎山也歿塟其地久之族大以蕃以是名倪王
里迨公十七世高祖應雲宋沿海制置司參議曾祖
南杰得朱陸會同之說元授徽州路紫陽書院山長
祖以忠舉遺逸徵弗就父志文善易學授饒州路初
菴書院山長擢鎮江路儒學教授母張氏黃岩知州
張公與韶女也公幼穎敏始就學不伍庸兒即岐嶷

如成人徵士公每鍾愛之建家塾曰溪山書塾延鄉
貢進士祝先生蕃遠甫修明理學公從之遊日益有
得作堂於後以奉親學且有聲湖廣參政蘇公伯修
舉以茂材異等授岳州路儒學正以養親辭未幾祖
若父俱歿始有仕志值壬辰盜起衆推公招義保障
鄉賴以安雖奔竄山谷凡先世手澤必負與俱甲午
歲大歉周貧困以粟丙申秋江浙行省以偉迹聞授
武略將軍浙東宣尉司僉都元帥同知慶元路總管
府事檄下公曰天已厭元用是奚為遂不赴　皇明

有海宇公年日益高乃屏跡弗耀即所居之東植花竹闢園池顏燕息之所曰慎獨列古書名畫彝鼎之類風日和美每倘徉自得尤善博雅素不妄接人若井巷浮薄者妄慢之終不屈翰林危公素鄉先生張公率盧公貞夏公衍皆師友之賓至清談竟日一言不及世慮皆尊稱曰默菴先生云洪武二十八年乙亥十一月二十又二日寢疾終生宋延祐辛亥九月二十又三日享年八十有五娶金谿周氏先公四十年卒子男五人長易以賢良舉授高州府茂名縣丞

調湖州府知事階將仕郎幼厚授慶州府達縣尹階承事郎皆有能聲次時冨昱必皆先公卒女一人適劉素孫男七人昂旦昴景愷晁隆昂為縣庠生俊敏有學孫女七人曾孫男五人政理信憲德曾孫女一人以戊寅冬十二月庚申葬里之長湖山先塋之側持其族姝祖彥敬所狀請銘於予予於公厚知厚義弗辭曩公嘗告曰吾老且病異日吾墓非子誰為銘予謹諾矧諸孫之有請焉而里閈凋謝莫斯為甚求公之孤風遠操他莫之倫九原不可作矣誠可悲也夫是銘曰

繄倪受姓郳武子稾城儒宗蕃左史析圭僭爵曜珩玘維公淵靜而山峙披艱摧兇保閭里夷猶丹木誓弗起厖眉鶴軀安足止于裕孫謀才穫杞清白爾模慎無弛確懷雅操概流馭刻銘幽宮著千禩

故神樂觀仙官傅公墓誌

龍虎之稱福地也為道家之奧區凡學道者皆名宗美質斯是以翊輔教樞者焉神樂觀提點住持傅公諱其字若霖號同虛子撫之金谿人傅氏五季為縣

著姓大父文二元學錄父艮齋廣東路教授公幼穎敏有出塵志甫九歲艮齋命入山之崇玄院師仁齋馮公習道業既長通經史猶嗜符法凡玄科真典靡不該究年十五嗣洞玄法於性安吳公事之敬謹盡按其要元年卯旱公默坐閤若有神命其出乃登雷壇召役天雨已而有禱輒應復嗣天章靈寶法於復齋戴公公以夢號為驗徐得之久復得黃裳二字復齋異其符遂悉授之是年職宮之玄壇書記凡科典能繇者咸正之丙申冬本院災公之祖與齡祝公窩

居東山家益貧公養之盡志既祀殁公以高道留京
閣訃還塋祭盡禮庚子夏復旱禱亦應教授教門
掌書記法籙局書記兼靖通菴焚修乙巳秋捐已貲
新本院錄諸徒相先君冲虛公入 覲燕賚皆預之
洪武五年壬子先君入 覲有 旨選高道侍祠以
張鐵鏞黄象南留京六年癸丑公亦應是選居朝天
宮數召對錫燕者再嘗應 制賦詩講道德經修較
道門齋科行於世教授且授教門講師禱雨雪復應
凡侍祠八年 寵眷有加十三年庚申冬請老還十

五年壬戌詔設道錄司復召赴 闕以老辭是秋
孝慈皇后崩召于建黄籙大醮于紫金山皆公贊協
之十七年甲子教翫授洞玄文素貞靖法師教門高
士龍虎山大上清正一萬壽宮提舉知宮十八年乙
丑有 旨於龍虎三茅閤皁三山選道行之士充神
樂觀提點僉推公應名赴京 上悅授格神郎五音
都提點正一仙官領神樂觀事 勅禮部鑄印如六
品命掌之仍依階給俸公固辭乃已十九年丙寅正
月三日大祀南郊公導駕趨前 上顧曰卿年幾何

公對曰臣年六十有五又曰卿出家年幾何曰時甫
年十一 上笑曰誠老山人也每歲來與大祀輙遵
拜于前 上必呼曰老仙官及還日送者久之是夏
六月有 旨免朝二十六年癸酉教翫陞充本宮住
持提點二十八年乙亥 上致齋別宮趨名仆地
上憫其老賜還越五日頒誥奬之暨辭闕 上眷餞
之居神樂者凡十年蒙眷如一八月及山始任本宮
提點逾年謝退恬養自適捐已帑新鐘臺樓作歸來
軒於院南己卯夏六月公遍謁謝語諸徒曰爾等善

自立吾將返吾真矣未幾示微疾端坐而逝七月二
十有一日也生元至治壬戌閏五月八日享年七十
有八嘗於石硤原築藏蛻所建祠曰老山人庵前翰
林編修蘇公伯衡實記之故凡當世名卿碩儒若翰
林宋公濂中書朱公孟辯皆相善咸美以詩文公能
詩鼓琴有覯光等集若干卷其徒李唐真以明年某
月某日葬焉狀其實請銘於予唐真篤厚善繼其志
嗚呼若公也贊輔我先君暨予二世矣其嘉猷善蹟
居多敢不諾而銘諸 抑公遭際 寵榮發揚道典始

終之　寡弗㬪及以老而歸夷猶泉石樂天而終豈
世之所多見也惜公之逝予方卧疾不能問弔之豈
不慊然而悲乎銘曰
撫在五季傳為令宗公生盛元道器是充早受玄旨
揮叱暘雨克裨教模累祠　皇祇　宸眷益曦祕宮
巒巍啓與演範樂音禮儀匪曰優耄　殊恩彌造言
旋故丘鸞躍鶴導再宏祖庭金奏孔鳴高逝悠邈永
昭斯銘

說

太素說

子列子之言曰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太易
未見氣太初氣之始太始形之始太素質之始氣形
質具而未相離故曰渾淪渾淪者萬物相渾淪而未
相離也夫氣形質之始陰陽未分而體渾淪分則竅
鑿而混沌死渾淪者離矣然三者常包括終始環互
棲伏外若離而須臾不離於消息閒者去渾淪未嘗
遠也蓋氣行乎天地者為風雨霜露山谷谿谷具乎
人與物為四體百骸雖飛潛動植一本萬殊皆囿於
形質者也未見氣之始固莫得而測其備於質者可
得而窮焉天之蒼蒼太虛澄澈其正色也而晦冥變
化起於倏忽蒼蒼之色遂翳然非晦冥變化不能盡
其在天者矣人稟氣質之正其情熾欲濫則剛柔善
惡著是漓其淳樸其粹涅其潔若質之素則駸駸乎
混矣然非剛柔善惡亦不能盡其在人者矣物皆然
動靜往復均不齊焉故物之質者非文飾不華味之
真者非鹽蘗不調音之濇者非律呂不和此物性之
必然也人之所以必懲欲復初而後淳者不漓粹者

不襍潔者不涅其清明之體昭昭焉具矣是足以見
吾剛柔善惡猶天之晦冥倏忽其本質之素未始有
動靜者焉雖然世或持其說以自修特養素而未能
遊乎太素非遊乎太素其能見質之始乎抑質者常
華者弊質者汩人華者悅人志夫道者必去華以返
質能返乎質則應精神明表裏貞白萬物渾淪而不
離是非見其始哉君州武當山五龍宮高士練君太
素學博而行端居吾山二十餘年持踐克篤常靜處
一室不與世接昔先君常禮之及予襲教凡吾道家

言多所資究焉是豈不能遊乎太素而獨若然哉今秋欲還予固留不可因謂曰古今名山川必仙真所居皆所栖息亦何限乎是歸也然予聞是山奇秀冠天下豈無若安期羨門者潛逸其間太素其將徵會焉以廓其渾淪而返乎溟涬之初外乎形氣之圓尚何求乎質之始歟於其行并合其說君喜請書以識別

純一子說

盱江張彥弘氏家世著德望予去春謁西山華蓋道

盱而還始識之愛其姿純篤因語焉知求吾道言尤切嘗以純一子自號值還未暇論也今春來遊吾山予同弟彥璣與之遊龍井觀麈湖琵琶雲臺藐姑諸峰之秀濯征瀾坐磐石若與天遊莫知其入間世也彥弘因請曰嘗告以純一子之號今獲侍玆遊敢請發其義予指水而與之言曰水靜物也深源窮壑泓澄一掬及發其窾怒騰躍百折下走不知其幾千百里大而江海小而溪谷觸石則怒激風則鳴雖遇棘而塞遭穢而濁魚龍宅其深林木翳其幽風雨晦其淵無能禦滯之晝夜不息須臾莫可遏者其勢之所遇然也於其體之淨明非棘能塞非穢能濁無不容而無不燭者元氣行之道之所謂法者本諸氣水行天地間獨氣行乎身動靜往來一呼吸之頃盈虛消息具焉人心制乎氣本淨且明其虛靈昭晳若泓澄焉惟其徇欲而蔽感物而動稍不加持治之功其役於外者顛仆交錯猶水之窾怒騰躍勢不可禦其氣散而為思慮情欲若塞而濁者宜矣是故聖賢訓之防閑其心正以覺其誤徼其流使求猶水之所遭者

使然其淨明未嘗涸焉而昭昭者存而謂之道行而謂之法則周流六虛與天地並行而不違者發而為風雨雷霆若固有之何哉蓋河洛二五之數與雷霆三五之道萬有生息一是本焉是以養之為至和施之為至神孚以盪磨通以誠慤則妙用之契若返掌矣特有幽明鬼神之異彼所解言吾兼用之也夫是必純而後能一一則性命之道備矣尚何法云哉故觀物之性則知己之性能盡己之性則知天矣知夫天則在我之天即彼天也感通之道孰得而二焉故

内修之士多佯狂使酒談咲怒駡皆可徑風致雷頋豈易然哉彦弘既備究法典純一之功熟習而嘗驗者也尚何言乎且予聞其上世有聞道而超脫者其好尚之篤豈非宿習也哉彦弘勉之盱為侍宸王君之邑里尚振其遺傳以啓将来是所望焉因請志之遂筆於彌上

志學說

學之大本存乎性命道德而已矣夫心統性情而性稟天命之所賦也四時五行庶類萬化莫不出乎命

四端五典萬物萬事莫不具乎性然而萬殊一本其理未嘗不一焉是以率之之謂道脩之之謂教而必學而後知也其始乎孝悌忠信成乎升降酬酢無時而不學也經之謂學肇於説命曰學於古訓乃有獲念終始典於學此聖之學也聖賢知全乎天理之公則清明純粹之體具愚不肖惟溺夫人欲之私晦濁邪僻之偏固學之者求去其蔽而復乎本有之善而已耳故必究夫盡性致命明善誠身之道焉是以禮義為之品節防範以言行為之涵養省察然必隆師親友而後得則持敬以居之由義以行之久之入乎耳著乎心無入而不自得焉今夫造父善御羿善射師曠之律倕之弓奚仲之車杜之乘雖工伎之小且猶志毅而後中焉致學也聖賢之事乎夫子既聖矣而不自聖猶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當是時以及千萬世豈有過聖矣乎而猶志乎學哉其說也在唐虞曰成均殷曰太學又曰瞽宗周之太學為東郊小學為虞庠此漢唐所以發之也而唐虞之君皆聖矣亦未始不師焉若堯學於君疇舜學於務成昭禹學於

西王國湯學於成子伯文王學於時子思武王學於郭叔此性之身之亦有發焉夫子亦嘗問禮於老氏訪樂於萇弘問氏於郯子而孟軻學於子思之門荀卿學於鄒衍此儒之所相傳也倡之為董韓繼之為濂洛卒求乎中正仁義之歸而確乎其返身之謂也得乎六經之膏腴者粹中閎外足以參贊化育而形諸至和者著而為之文經緯錯綜託以載夫道焉是故衡璜琚瑀之儀彛鼎簠簋之制有不待飾而知其為請廟之器也豈徒若懷竊鼓鑄之流誇浮文僞粧

雕蟲刻縷以爭奇取悅之是效也苟不能達乎正大高明之域徒競於齋宇蝸頂之趨若之何而謂之學哉必造其指而底於成也視向之得夫師友者不啻言之於櫽括陶之於埏埴不勞力而有矣蓋得諸己者道之精微學之淵密充實光輝而日益其視錦繡纂組不足謂之華茵毳圭綬不足謂之榮是雖絲縷蔬粟之薄簞瓢杯水之陋不改其樂也乎抑亦一毫以足累其中而然哉然而騏驥一躍不能十步駑馬十駕功在不舍然其所至雖有疾徐之異在乎息與

不息哉斯其聖人志而不厭也歟予猶子某䌷敏嗜學嘗以伯氏某扁其進修之所曰志學請一言申其義予之於學也探賾而未入於閫者也其能有以啓之乎其尚勉之使其習之至行之著予將見其所成立詎可量哉是為說以俟

傳

紫虛元君傳

元君姓魏氏諱華存字賢安任城人晉司徒舒之女也魏齊王嘉平三年辛未生天質卓異少讀老莊

即慕道嗜閑居獨處年二十有四父母強適南陽劉文字幼彥生子二璞遐幼彥為汲郡修武令二子粗立乃齋心別栖絕飲食反修葯服太康九年戊申十二月十又六日夜半感太極真人青童道君扶桑暘谷神王景林真人清虛真人來降謂元君曰聞子密緯真氣太帝君勅我授子神真之道遂出太上寶文八素隱書太洞真經高仙羽玄等書三十一卷授元君曰是書昔受之西域總真君今以付子且語以存思指歸之訣乃去元君時年三十有七咸和九年甲

午清虛青童君復降與藥二劑使旋服之赴期會洛陽宮是月七日夜半太乙遣飈車來迎元君用藏景之道託形神劍而化享年八十有三遂往陽洛山明日青童君太極四真人清虛王君再降會元君於隱洞雲臺衆真各標至訓三日而去元君積誦玉書顏如少女於是西王母南極元君來迎晨詣上清宮玉闕玉宸大道君太微天帝金闕後聖君各致命授以玉札金文位為紫虛元君領南嶽上真司命秩比仙公使治天台大霍山洞臺之中主下教學仙者次司

命神仙請隷屬南嶽諸真乃與元君俱詣天台大霍山洞臺通過句曲金壇茅君掛冊燕會二日夕乃共適霍山矣興定二年乙丑六月二十三日元君與衆真降句曲金壇楊羲家華陽之傳始此是為上清第一代宗師宋元祐間進封高元宸照紫虛至道元君云

金野菴傳

金蓬頭永嘉人也名志陽號野菴因蓬首中作一髻世呼蓬頭云生故姓家鄉井德之幼果敢有大志不

羈丱長知慕道棄世慮遂師全真李月溪月溪白紫清徒也一見器之命遊燕趙齊楚求正焉及叅先德李真常益有省行經袁州遇守城校尉顛軍子狀貌偉素曰不與世接夜宿神祠閒蓬頭異而師之既久語益有得時紫山鄒廷佐慕道建長春觀禮之秦幾命其徒劉志玄典觀事乃遊武夷龍虎二山時龍虎主先天觀者傅師正館于蓬萊菴菴據微君聖井巍詰詔峰之會蓬頭攀陟崕壑侶鹿豕藉雲霧視以為常閒夜坐磐石蛇虎值於前輒愕而遁去因得遊曠

地命其徒李全正趙真純築秀瑞菴于峰頂時四方聞其道者無遠近有疾患輒叩之以所供果服之無不驗由是禮者日集嘗天旱叩龍井召龍出語龍出聽踰時漸小躍入袖中乃警以偈龍騰奮入水未頃天雨元統癸酉復隱武夷山居紫清之止止菴淵東元師李太平聞而禮之謂曰命嚴則君治心清則慮寡李益敬歎及叛賊李志甫寇漳州國朝以其地同知吳公知寇道命為先鋒平之其子仲良願師事之不許隨果吏滅衆神服或倦請謁者衆謀藥死之即

預知命徒鑿竅地中果服出之今名吐丹井云至元正月一日同輩桂心淵世稱桂風子坐解于廬山旋聞之於四月千日命徒書偈坐逝越十三日面頰若栗肢體溫軟猶生其徒瘞于菴側之古梅下生前至元丙子五月四日高弟則勞衍素郁處常李西來殷破衲方方壺皆以道法聞世云若筠子曰古之烈夫義士必苦行潔身以成其志故其視裂肌膚摧筋力若所固然是以其卓絕特立足以垂示千載若金蓬頭是也然欲立名於世且必是而後可況其超脫幻

化者哉求能若紙而於道無成焉未有也惜能是者
代亦幾人哉

趙原陽傳

趙原陽名宜真吉之安福人也其先家浚儀宋燕王德昭十三世孫某仕元為安福令因家焉原陽幼穎敏知讀書即善習誦博通經史百家言長習進士業未舉試于言以病不果殆久不愈夜夢神人曰汝吾家人何望世貴父遂命從道已而萬嗜恬惔學益進初師郡之有道者曰曾塵外嗣諸法要間有缺文必

考述盡詳復師吉之泰宇觀張天全別號鎮玄張師龍虎山金野菴得金液內外丹訣後復師南昌李玄一玄一薦之師繡衣馮先生馮亦師野菴云嘗遊白鶴山永興觀乃西晉匡仙故跡遂居焉間以所授致雷雨度精爽皆有異感聞者越千里走從之會壬辰兵興挾弟子西遊吳蜀暨還遊武當謁龍虎訪漢天師遺跡時天師冲虛公深嘉禮之欲留不可宮之學者多師焉還至贛之雩都紫陽觀因居焉凡道門旨奧皆綴輯成書或為詩詞以自警猶以醫濟人且絕交處寡言笑聞者願禮不獲其高行偉操為時所推慕從遊者益衆歲壬戌正月朔謝衆曰吾將逝矣自今日始鑰靜關慎無有干追四月三日夏至啓關祝弟子善自立漱浴更衣趺坐適縣導詔至樂鳴即書偈擲筆而化雷電驟作白晝晦冥明日官庶瞻敬者倍至門人表德淵輩請以棺殮肢體若生既畢汗出周浹越三日瘞觀後之鳳岡久之艸淨鳥不巢其徒則曾希鳴劉若淵猶入室焉有詩詞若干篇已行世凡與客言論則見諸法要云

贊曰玄門之書千萬言內聖外王之道既備其神仙長生語特曰虛靜恬惔寂寞無為可謂易知易行矣故代之出世拔俗者必苦行峻節以自持信非志見卓異所不能造又孰可一以眇漠病之也乎若原陽言足範世道足啓後曷可無以紀歟然其昭昭不可泯者亦何俟信乎是耶

書

通彭先生書

去春獲詢動履之詳莫不推先生純篤自守為學明

正不為事物所移變素以古道自任此其之願見之急也弟念志力駑鈍讀書究理未知趨進之方雖欲致鑽仰之工不可得也況日羈塵俗跡與心違負愧萬萬雖嘗欲絕交獨處以守道自期庶幾有乏繼乎古人之遺轍者也猶恐世殊時異動招訶議惟坐歎其不可追也然能不力致心其間乎蓋今之言學也鮮與古先聖賢真履實踐有所契合者非道不同學之不同也今之所異也誠不過循習腐朽之說以意見臆測未明謂之明未得謂之得即輙自盈足不惟

以古人為不足追及或以為不已若者有之及求之奇言卓行則甚相懸絕又豈得以是責夫世哉矧濟以究濂洛之緒會朱陸之異則猶親師取友之難而同異邪正不得不辯也古之謂學也先儒碩德之徒言不可泯行不可揜此無他皆由操踐之實也豈苟且循習之可儗似也哉既知所趨矣必底乎是而後可非是則不足師友矣子正兄嘗辱不棄每相指明其啓發琢礪多矣若俗學淺陋之弊故嘗粗知鑒燭而日有得矣別後凡過山間者皆未足以真實研究

人情薄惡不怪以迂必非以僻豈果盡知所從哉竊惟古之人以道德性命垂之萬世具之經史子氏者億千萬言充塞煥耀流之無窮而與日月並明天地並久者非積諸中者至大至幽而發乎外也能若是哉其繼承末緒何代不有之而卒若牛毛之於麟角又何若是之難哉抑道之明晦亦時之係焉況文墨之小道義之大也乎故知言力行之士特立獨行其所造詣必異乎流俗者也雖未足抗行古人其無愧乎道則亦庶幾矣士之所以擔簦躡屩雖祈寒隆暑

驅馳道途所以汲汲不自安席者誠亦已分所當究而已矣先生相去不數舍嘉言善行聞之於耳見之於目苟不知所從焉是舍近而求諸遠也豈不甚愧乎千里之行也哉異日專圖躬侍講席面究歆言惟左右以先德接引晚學為心萬有以終惠之也幸甚

通蘇編修書

某不奉起居候已一載前冬處城人回貢書想達續於杭城領發下陋像辱賜賛語顧其塵容俗狀何敢煩瀆且蒙與拔之至惟增愧赧後數尋便奉書問旆

從赴召晉府遂乃不果及秋京還闢已回至鳳陽甚欲於杭候謁復以人事窘究而度留王門必未即返駕遂不獲一視顏論此某之分薄心違相去聲闡不遠而不遂一見何賢士君子面提耳教之不易得者若是哉迨今徒深悒怏往來中每蒙葢記及孟脩還獲誦大文并承命錄塗卷此又所過望也某向之冒昧達賤姓名貢二三書於座下蒙不鄙棄而教之然某之有請者非世俗徼譽於明公之門也古今之道同託言以顯道是不可無也抑亦健而不息明而不

昧塞乎天地與日月並明四時同序雖川流山峙鱗躍翼翔靡不同乎是者所謂理性命也惟誠明中正以脩之皆相傳不易之說雖立言或殊究其實幾無以越此者也凡修之於身必行於當時澤及後世苟行無所立必託言以自見此文之得之心而所以載道也故先世師匠觀其有德業文章者皆然且三代列國有文矣兩漢唐宋之文不愧於古雖吾道若闕文莊列者皆善於言是於道勝者文不難而自至也某之志者非欲眩俗誇時記姓名而已思有以造乎

道焉往歲蒙賜書闡性命之道發經史之旨為學為文之方盡矣此某之至幸而至感者也嘗研心編冊雖未知有得必待磨光濯潤以揚其光澤闢窒去瘢以發其蓄蘊此非惟一鄉之狹陋不足以自廣求之四方亦鮮所契合非有望於明公之門而復何俟焉况此學者之所當盡心也乎茲僭删訂平昔所作一二帙秋間躬謁庭下以求所願惟高明幸不斥棄先尋便下舟抵戚郡納之以進鎔其蕪質發其言辭拔其沉溺使淺陋者深廣之卑隘者闊大之一返乎高

明宏遠之域若道德之源文章之授必不待加驅策而盡得之則其不能廿與艸木同腐者一旦可託之千載之上非先生而誰之賜耶非不親謁括庠以職所拘諒不見咎于冒清崇伏祈寬宥以冀終惠不具

通徐教授書

某久慕高風無由瞻謁曩者不愧庸陋以仰慕之切妄以堂名干大文非惟賴傳永久實候有以開發之旋蒙不鄙允以譔至惟增悚恐今歲秋京還遂獲承顏接論以及古文述作之訓惟高明已不固靳與之

以進教之以方第其深愧率然輕瀆乃沐過愛奬納
甚至諒其晚學無聞何以得此於明公也迨今徒
益感愧遺教日久遠惟文候起居康裕為慰其自祗
山塵俗紛冗幸以平素聞師友警策之言不為事物
所羇每求索於編冊雖未能有進足以優泳於內及
發乎筆作終爾蹇鈍自撿養之未至求之未達若古
人之所積蘊未能混融故也或居山菴去塵濁安寐
靜旦夕克擴所志者或有以自慰惜去執事日遠音
問日疎不獲證是否於宗匠碩師之門為歎耳且今

鄉邑間求講學明道之益卒所未見況文辭之大者
乎或往還郡邑者特汲汲於口體之累尚何足與論
古人身心之事哉近常以古先聖賢格言至訓開其
隱奥寢食欣快私竊慶幸惟執事既以允請必不中
棄幸推擬師匠之法經史之訓賜之裁成與之修潤
其雖志力駑困不足以光斯文顯傳緒得無愧乎今
追乎古義之所在豈不感於中而思以報也執事實
以道誼與之故言不能已矣是乃悉敷其情萬乞鑒
察心腑何幸如之茲便翔謹布區區以致萬一之謝
過便無靳賜教不勝至望臨楮無任瞻慕伏冀愛重
以株斯道不具

通吳待制書

某少有文好嘗慕登先生長者之門討索古文探研
經史發其所蘊蓄以奉業焉初承鄉先生方壺朗亭
艸堂諸師與之以進開廸其說未樂師友淪謝漸益
荒怠深抱感惜於是數年遂銳志求之京師及四方
先達之士且亦罕遇豈果無其人哉實未之遇也蓋
以賤蹤往還迂遍不能詳求力叩故也往歲獲侍顔

論以羈修拘暇不獲請益繼而嘗於闕下瞻覿儀采
亦不果盡其所請迨今惟增慚歉曩聞車從賜還田
里實深欣羨以執事文獻名家厥有端緒是欲顧見
之切也嘗過蘭江念欲趍謁間值令似直閣相過必
言療疾鄉戚間相去稍遠又弗果一聽誨益諒非高
明欲固鄙棄而然何以緣羇分薄一至是耶然昔人
之翹慕平生或合復離蓋其所願見也欲究古明道
而已道同言侔則若合轍同席互有資益其未遠也
必有以啓激之非徒若世俗之謂學求口耳之辭藻

光之誇合則就不合則去而已且嘗求之四方鮮能有以激發頹靡振卓況俗者正此也某嘗取六經百家之言求其會歸游泳晨夕若知所趨又嘗慕為古文章第未聞繩說而求之浙東西間或得一二庶幾有入蓋非欲勉強於言以希名眩俗而已維道之在必託言以傳遠固非學貫天人所不能也況其空虛窮陋所慕若此亦豈不深不自量也哉尚冀有萬一之遇故舟便間累欲往見蓋有請於是焉惟賢士君子必有以成人之美宜不固靳也後容叩謁勿誶其愚銘感萬萬

答程訓導書

僕自未冠有志於學若鄉先輩靡不師以求之來之有得而思之反復求亦愈切及長親歿襲爵鮮肄力吾道家言而誠身脩己之道自見必求諸濂洛關閩為備遂易所習而力求之卒無所逮久久先輩頓盡淪棄四顧凋索雖志夫特立獨行豈其才質學行所能至哉況日以塵累之纏憂患之逼乍作復輟始明復晦求向之所得已日廢而吾能日進焉及奔走京師上而館閣下而所歷州邑凡知名之士莫不親益以達於成而其尤之言辭昧於事為務誇一時以取利祿者往往皆然其誠能以周程朱張之謂學者擴其所聞大其所養以致君澤民為己任竊未之遇焉翔文章家有諸內而形乎言此其立言君子遇之尤難也乃退而反求諸己以自省思為自昭之工復每為虛譽所牽不能躬踐明公之訓多矣雖然豈能舍近而取遠以名自足而不知求正於友朋哉閣下以家世之舊學業之素於僕雖未之面交而觀其求諸遠

者若是蓋有可驗者矣況每往還吾邑其往也以致君之心不敢少怠莫能延滯而還也又以桑梓在望別去之久其情益切故所以不能少從容几杖間以承誨論此素所慕而有歉者寧不間於執事文字間興愧焉夏間忽辱臨顧得遂欵言昌滕慰浣使平昔有所顧講者沃洽於一旦寧不私竊自喜焉別去音問少疎而常於往來者詢動履之祥益增慰快夏末以名赴　闕羈留連月麋跡粗安回過溪上甚欲晉會又以級迫不果旋蒙惠書辭義周至獎掖過情自

非以家學之厚其見趣言論豈能至是第愧僕疎陋無似不足以副所許假者銘刻何已即欲奉答以乍回麗務所稽茲敢此以復緩惕之咎首希寛抑辭不盡意尚圖别究所論朱進士文就此叢上錄畢幸即擲還辰中乍寒餘惟珍愛以益斯文不具

通倪教諭書

遏歲承别後稍久不知音問伏想抵京動定履端百福區區卧瘡日甚雖杖屨相從而惡俗交沸排遣之餘徒增感惜而已臨行蒙發至陸門論太極往復諸

書及諸先哲狀銘抱疾研究深所警發區區力篤志下其獲聞先儒之遺緒皆託友愛之切鄉里之重故也銘刻高誼豈能少忘嘗欲克其見聞雖修竣未至常若洞徹清快於事物間少所忤累矣自聞先覺之訓與世推移言寡合而行不倖往返山舍託興丘壑間俯仰陳跡切所自奮惟加省察耳雖不能表裏混融較之汩沒愈下者或庶幾焉此皆吾兄切磨之益也奈何今之學者率難以實理相究縱有體認橫測之工守之不固執之不確其淪溺廢墜特返掌間耳此世之通患而流蕩忘返者莫之知也其亦斯文凋喪之極師友授受之不明也歟此正吾儕自持於識察之間無所愧怍所以不求知於人而亦不倖之大端也古之人於經世出世之道豈視之兩途故其出處有在焉雖嘗致力求之又豈能心符志合者歟亦必惟超出獨立邈與世絶庶幾於己有得無咎於人也書至幸詳箴教是所望焉左右去就想日見次第有便萬即見示茲便敬布區區臨楮不勝拳拳■問萬冀以時自重為斯道砥柱不具

通王博士書

竊聞道之在天下無乎不寓焉雖天地之大萬有之衆舉不能違乎是也何哉蓋理無不存焉由理無不存其間而後知道之大也無不著矣求道之有於己者知率其性則道之在我也若固有之知存其固有也則能立其本以齊其末本既立則末不治而齊矣然率性之道莫先乎窮理理窮而後能盡性此周孔思孟之謂學也其大中至正之謂歟及夫致命之工焉舍理而言氣不兼乎理氣而專乎天命流行者害

之此老莊關列之謂學也是以自二帝三王之道熄秦漢以來楊墨之言塞而孔孟之道晦下而襍為申韓刑名若前之荀揚後之韓歐以孟氏功不在禹下以其闢楊墨云耳或謂韓愈氏足以配孟氏以其闢佛老之功亦大矣此無他非吾老子之言有以取先儒君子之觝斥也蓋學之者不善師其道焉若夫內而丹砂方術禜禬祠祭之說外而刑明兵數權謀挾符之用老莊之言似是而非也周衰之時天下靡爛直欲以是言拯時匡俗以拔溺救焚于已弊壞之頃也豈必立其說以歛當世而取譏于後世也哉故其立教初無神誕譎僞之詞不為怪奇可喜之論其於窮神知化之機六合之外不論也後之為其徒者務蔽庸俗之所嗜好而一旦舍源求流耽為衒繪詭異之習飾華背實蜂集蝟附號呼而起其趨世競利猶有甚乎弁冠縫掖之士於守中抱一之道歸根復命之說果何在哉是亦何游乎不取訾毀於當世也哉柰何千萬載之下豈無卓識獨行之士或有見夫是也一以清靜無為陰翊王化之言為任也哉亦豈無

於千古之罪哉亦豈無老莊關列之謂道哉甚也質愚且陋今生四十有三年矣少從鄉先生遊所習者辭章翰墨而已其於濂洛關閩諸儒先道德性命之說壯而後有聞於是致力乎性理動靜交養之功其於天人一致之理或若微有入焉而後一棄舊習之所為辭章凡六經二史而下若夫孟荀揚韓之宏深左馬班賈之精雅柳歐蘇曾之雄博皆嘗研精覃思於佔畢之末而未之有得焉然後於守中抱一之道蓋有以見夫內聖外王之實也是以常歎乎其不足者願求正乎朝之公卿縉紳殆夫湖海闢堂之士有若宋潛溪吳蘭江蘇素菴徐林叟高晉菴皆獲師友焉獨以未謁執事為歎也曩歲幸于姑蘇請益山莊一見之頃歡如平生挹其言論風旨自恨識荊之晚也未幾執事以名入朝往還京師幸托一日之雅又獲承誨於客邸雖匆遽不能少傾別緒而一面之懸何可言諭去秋復聞承　恩寵擢有加此固執事名實之效遭際之盛積之有素而發之以時故也豈不於詞林交友之輩預有光矣間嘗不揆微陋以精舍

碑文為請實以示雅奐之厚知學業之詳必不固靳
也而閔時且久未蒙付下切恐玉堂應　制事繁未
暇故耳諒不為世俗貴賤之棄也且恭之願託于當
世名筆煥耀泉石者非有勳業之盛譽望之假特所
以記其歲月述其出處而已矣又豈將藉是以誇世
駭俗以誣將來也耶矧其雖素庸鄙承乏祖烈其所
深愧者不能以盖公之道上佐明盛而其歷事兩朝
每沐　隆眷徒竊譽無補此其寢食負赧不能少效
涓埃之報為大咎矣又豈能汙合流俗以鼓惑誆衆

苟徼一時之趣而取譏於後世也是以恭默自守隱
約自固毀譽不足動其中抑亦薰蕕之不相入也因
皆短之曰彼學孔孟者也是舍其本矣亦宜而又熟
知其之學夫老子者與彼異歟其躭玩泉石若將高
蹈遠引超脫幻化託空言於千載而將亦視其無所
用於世也非託執事知之益深愛之益篤言不及是
且昔人云士為知己用女為悅己容以執事豈非知
己也乎孰不有以啓而勵之也乎深愧縷縷煩瀆惟
執事裁而教之幸甚

與倪孟冲欽師論火候書

日者承過訪山舍高論竟日足洗枯寂鄙野之懷甚
慰甚慰念欲少淹一宿山雨夜話亦見林泉真味何
御風長邁飄飄然不可追及耶遽增怏怏耳繼辱示
高製洗心玩味涵泳之久誠有默識心通者矣吾友
之學可謂博贍宏遠矣又豈僕之足盡窺盡闡也哉
然而正欲探賾幽微攢礪隱奧者適者罹不測之禍
諧謔浸長俛僞競起一時傾危覆奪之勢若火之焚
水之溺莫可得而避也惟容之以默委之以愚引咎

自責而已尚復何辯哉當是時求能卓然不改以禮
節相扶未之見一人焉何薄於道義趨於流俗者皆
然抑世豈無若馮驩朱勃之才者亦固鈐口結舌熟
視而不發一言乎乃為濡足之故不救溺人可乎幸
賴高明在上藉祖宗之遺澤獲全而歸而臥疾且久
人情世態雷動川湧何一變至有若是之甚其亦可
歎也已是以處變困之中將以省心克己戒謹恐懼
修德以俟天命此古人之處榮辱得喪安於所遇而
已雖愛者戚戚而悲憎者欣欣而喜舉不足動其心

于其守也故其居屯艱險阻逈所以驗進道之力也
是以文王因而作易宣聖厄而修春秋下而學業文
章未有若班馬楊賈韓柳歐蘇者亦常困於放逐貶
竄而其學不廢而德愈脩者所謂不遇盤根錯節不
足以别利器者此也豈款文其過以欺後世哉敍僕
以慎而取咎思患而預防之乃所以致患也此非命
與數而何然而傳曰惟彼譖人投之豺虎豺虎不食
投之有北有北不受投之有昊今斯見之矣其獨無
愧乎中者雖屈於今未必不伸於後也幸復苟安泉

石日與木石居樵牧遊其去野人幾希適得肆志於
性命道德之言視彼碌碌炎涼之輩奸回譎詐肩摩
足躡若蠅聚蟻附之逐羶腥然群議黨計朝遑夕違
亦獨何心哉又孰知處進退存亡之道者惟義是從
耳雖死生窮達之所不論尚何奔競悅媚之下者哉
且人受命於天者必有定在焉豈以一人之私可得
而拒哉此固非世之所能知而亦古今之通患也而
僕之潛心力究於吾友之言深有取焉而學之未遂
切有疑者獨火候之傳凡參討數十載往來方外之

士靡不訪論謹言要者其言之荒唐謬悠者悉歸於
虛則以卦爻參玄之設特其規式耳循而不必泥也
其言之幽深微密者悉詳於實則以符後斤兩之數
皆其法則也守而不可違也則二者孰善焉若夫乾
坤坎離金精木液火龍水虎水中之金火中之木汞
還顛倒之鈔鼎爐藥物之諭皆嘗聞其槩矣獨百
立基十月胎圓脫胎神化之機火符下手之工夫
之決其疑也而坎離之真陰真陽升降往來周流
[illegible]即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也由太極而生四象

四象生八卦八卦演而為六十四卦六十四卦演而
為三百八十四爻循環無端往來無窮雖天地之大
萬物之衆有不能逃焉此人身一息之呼吸而與天
地之道合而人所以能盜天地之機也以是觀之則
一年十二月一月三十日一日百刻也一月總計三
千刻十月總計三萬刻三萬刻之中以奪天之三萬
年之數一刻之工夫自有一年之節候所以三萬刻
可奪三萬年之數故一年十二月總有三萬六千之
數是以三萬刻刻刻要調和或有一刻差違則[illegible]

消耗火候虧缺火數盛則燥水銖多則濫尸之爍乘
之濫不可不調勻是故攢年歸月攢日歸時十二時
中只一時也其間晦朔弦望沐浴刑德盈虛進退不
可不知也有曰南北宗源翻卦象最昏火候合天樞
隨日隨時則斤兩毫髮差殊不作丹由來庚甲申明
令以時易日法神功其大候之有記而聖人傳藥不
傳火之言信矣而又曰冬至不在子大藥不記斤真
人本無候卯酉時虛比箇中得意休求象若究摩爻
滯徒情則符候之謂信虛言哉此必始於有為終無

為也若天地一年一周日月星辰一月一周人身大
藥一晝夜一周一日之内陽生於子極於巳陰生於
午極於亥陽始於復陰始於姤一月之内朔始於屯
蒙晦終於既未自巽至坤皆未生之卦故知來者逆
自震至乾皆已生之卦故數往者順則一年二十四
氣七十二候所謂一月一還為一轉一年九轉九還
同仙師之言詳且至矣考亭朱子則謂火候之法乃
以三百八十四爻為一周天之數以一爻直一日五
爻多日少則去其乾坤坎離四卦凡二十四爻以應

二十四氣氣至而漸加焉况一日之間已周三百六
十之數而其一氣所加僅得一爻重輕不相權準其
策數之法蓋月以十二卦分之卦得二日有半各以
本卦之爻行本卦之策其策多少陽即注意運行陰
即放意寘寐十二卦周即為一月之王十二月周即
為一歲之運反復循環無有餘欠是則大易之妙豈
不與大丹允合也哉以此抽添進退必有消息增減
之異豈若沉空滯寐之偏即禪宗所謂黑山下鬼窟
者蓋以默坐於陰趣故也殊與吾命宗之旨大有逕

庭矣惟吾友皓首窮研遍歷湖海必索會玄微幸有
以啓之使僕齒日向暮苟獲有尺寸之進以俟其成
其能忘所自哉此非山林契合之久鶉衣惡食與世
相絕者共論之豈誇耀當世苟媚聲利之輩之足語
是哉然亦察非其人言不及是庶不失於知言也高
文謹用返璧拱竢一發駑鈍幸甚幸甚

荅張司業書

去冬留京獲承枉顧客邸傾慰渴懷誠如執熱而濯
清風也第以人事匆究弗克少盡欸洽臨行又不獲

告別迨今愧慊何可言喻及還急欲貢書首謝又以
世道之艱不敢造進以此廢禮負咎知萬萬矣諒閣
下以姻契之舊必不譴及其如自愧甚若芒背何近
使間附繆句至達善先生處亦嘗附寄未審一達聽
否益深怏怏耳不面者幾不知梧楓之又秋矣方欲
貢狀遽承惠問且沐鶴鑵之賜揮沐仁風感怍不已
從諗履既康裕甚慰甚慰某也碌碌無似叨襲宗緒
自揆德之不修學之不遠惟忝竊是懼少從問學數
年以來幸獲從縉紳縫掖之士遊篤於窮經學古之

志而道德仁義之說或有聞矣而學不加進悠悠駒
景復何成焉比者以恐墮覆轍之戒實出愚暗盍以
山林樗朽之資不意獲咎乃爾幸蒙苟全誠出望罚
自知運數蹇晦學力荒陋一至是耶惟困卧泉石期
以自勵奈何志慮頹違宗嗣無託每一興懷寢食不
遑少寧惟痛心疾首益增悵惘而已晨夕切念遭
際兩朝　國恩未報雖攄所抱已度無所用於世矣
徒憂患日至疾疚日侵撫視少之所志忙然若夢幻
耳雖欲綴輯一二所見託空言於千載固不足擬諸
作者而才思荒鄙竟莫能就俯仰愧歎惟不能自棄
而已復何聞達之求哉此固古昔之人處困亨晦
之常也特未知於天人一致之工宜何如哉自非託
知非一日言不及是尚惟閣下憫而誨之不咎僭率
直可也詞林諸宗公巨伯幸念平素之誼明有以教
之植之亦仁人君子之篤於交處者也昔人云士屈
於不知已而伸於知已閣下非知已何哉抑亦士君
子扶植斯道之盛心也裁荅薦懷首祈寬宥臨楮不
勝馳情秋熱自愛

回吳文正公宅求親書

伏以陽回冬序候應秋成恭審某人尊親家叔翁家
承天爵望重儒宗台候起居神相百福某伏領華緘
深慚瓊報尚祈曲鑒庶廸淵衷某落牘馳誠循彝致
敬尚期瞻謁茲獲敘言即辰葭綰暄風梅含霽旭敢
冀善調茵鼎樂御琴尊茂介休禎容敷悃愊某敬惟
先學士文正公道德淵源文章模範實當時之師表
垂奕世之輝光簪組相承芝蘭並秀以紫電清霜之
威略秉烏臺柏府之權衡世之所稱古且未有恭惟

其人尊親家妹翁珠玉襟懷丘山仰止盛德冠名門之長斯文紹家學之宗宛蒙葑菲之勿遺自愧葭莩之有忝幸聯姻好敢拒親盟攀附無辭舍宏有賴其玄樞末緒學域疎才纂登四行之門忝繼三傑之裔昨以執柯之善諭擬諧擇德之良緣謂令姪孫祕謨風資英粹才不下於馬融而長小女粗習儀容託必慎乎杜衍蓋所尚者先儒道腴德博之尊豈乃墮乎世俗銖較寸量之陋特承雅命欣挹嘉猷猶俟吉占先圖治復其借易恭問貴門淋春高第賢宗伏冀慶

衍鴻熙福資燕祉引恍聲謝不及別緘或有委裁拱候條目

回吳宅定聘書

㩦辰臘霽松簧春融梅萼恭惟其人尊親家妹翁學專詩禮志適丘園盛德日新嘉祥咸集其采露華於仙掌濡月穎於墨池庸復非辭式于籤史其仰惟源分世胄百八十載之名家自愧派系仙傳千五百年之流裔當衰宇雍熙之日並風雲步武之姿祈茂著於芳猷是克彰於慶緒其再惟廣經史而昌文獻與揆景仰於東周叶帷籌而衍宗風道德益綿於西漢幸荷儒玄之重復諧劉范之盟感挹蘭金慙依葭玉其伏承高誼以令姪孫祕謨與其長小女爲姻對者言念王帛徵賢之後衣冠侍帝之宗起華蓋之卧龍旋青城之鳴鶴惟此江南之閥閱久齊海内之聲光以先聖之甥得大賢之嗣令姪孫才倫氷雪長小女志謹閨闈吳罕駕並於張喬劉向言符於賈誼期諜斯遠結托猶長不揆其愚弃有少請俾室家之好既翕而絲蘿之附維新爰表一忱次脩六禮尚祈嘉納允副崇瞻其敘問怡悅桑榆雍和琴瑟珠璧華索之彥雲霞裳被之儔列致興居咸膺景福其才雖疎鈍

敢效役令有事於斯請問其目

頌

華陽吳先生壽頌 有序

余友華陽先生吳君至德篤文行而年益高歲六裹有四歲十有一月六日其壽辰也世家饒之安仁爲邑大姓近遷吾里幼知嗜學凡其鄉先生名李公仲公張公子東黃公均瑞而吾里張公孟循盧公伯良

夏公伯成皆從之遊其友則周君孟啓龔君克紹也故凡翰墨詞章之學靡不精究而性敏克為斯文所推重暨授業於西塾凡五六載於吾昆弟相與研偲之助居多今年冬壽將屆乎孟弟彥璣特觴而告曰吳君學力而行修為吾從子師歲且有成效講習之益尤至焉於其壽願得一言以頌美之予喜而嘆曰斯文凋謝莫甚於斯若前之所師友者不可作矣而旦暮所資迪者賴君耳宜其獨年抑經曰仁者壽智者樂凡君之怡情乎林壑之幽閒文籍之淵雅莫非

存乎仁則養於其心者益充而益壽矣然微吾彥璣嘉斯文之好友誼之厚其獎勵輝揚能若是耶予雖鮮文敢不思一辭以永其壽焉頌曰

斯文之宗蔚乎山嶽粹德淵光龍翔蚪躍凡我鄉邑耳薰目濡君為時彥涵澤茹腴曰經曰史聖訓是緝遊藝其餘緜羲斯習漢跡魏模晉唐實工蜼鐫石刻遺紛曷從悅懌無斁日造其蘊微言大章雲行霓暎暨授我賓惟貞惟純式範有猷介壽斯仁既康且祉毓匪天厚偃茲丘園采豐植茂崇酒於觴福履攸綏歲冠博裳百祿是宜惟我友朋允資麗澤撫凋感殘永爾碩德貽厥孫謀是則是承仰止先哲協于嘉頌

黍珠龕頌有序

晉王殿下既膺　祖訓光嗣大業留神聖學有取於存養之言質諸方外臣若芴生曰予形如槁木心若死灰類以道自樂而不偶於世乃鶉其衣鵠其冠與荷蓧抱甕之徒相忘乎大林丘山之間所栖者鷦鷯一枝尚何異夫居一黍之小乎子之所樂而世之所悲也其若是歟然吾志造夫誠明之學會夫虛靜之

工嘗有取夫老莊氏黍珠之言暇豫之頃趺坐一龕廓然虛中心與天一予祇進一黍之得以告于我不亦善乎若芴生起而歎曰夫物有生於無實形於虛者皆然心為形之宰形為神之宅非中虛則神窒而不通心晦而不明是以學夫栖神鍊氣之道者虛玄關之規中若浮遊之潛深淵也始則固鼎爐調火符採鉛制汞以鍊之已而金精木液坎戊離己不頃刻而會乎中黃之宮一炁五行周流六虛化為黃芽白雪若粒黍之微而後返乎黍珠之中陰滓盡而陽質

成乃所以為仙矣即釋之謂真如圓覺者以其圓通周遍大千之界凡所有相盡入無際光明藏中皆此珠也其質雖元始說經之前空懸去地衆真交會而入莊周求之罔象皆所以盡變化之神有無之幻也以是亦不知珠之為中而中之為珠也則有無虛實之辯後歸於胚腪馮翼之初尚何究於言哉抑守道之極惟玄惟默惟慌惟忽生亦莫能造其極焉莫能言其至焉乃稽首而獻頌曰

帝青混茫閟奧靈編浩漢中扃一黍空懸博大真人

鍊質大淵凝妙紫虛養珠幽玄闢乾闔坤虎伏龍纏茹和金宮百霧翼翻黃輿流液玉芝產田嘯咏九辰動煕靜專宾栖欝藍駕景雲驕廓落遊初青宾倏旋梵樞洞陽髙視八綖溟涬赤明瓊文内研佇膺寶書浩劫綿綿

箴

藏修箴

方寸之心宰乎一元所以配乾坤而同體為三才而並立者曷由而具焉夫必曰理以為之主極以為之淵非理不立非極不全不立無以制諸内不全無以合諸天藏以自晦修以自率庶不為塗人而已其無昧於虛靈者孰愆是以靜一以固其本健順以濬其源充之以仁義裕之以辭篇返而求已用則以兼善當世之責舍則以守吾之玄此之謂適世而無閎居敬而守中古之學者孰越於是吾何敢怠於希賢雖然究老莊之道探周邵之言固吾之自礪而不偏惟斯言之確踐必日夕以拳拳

銘

書室銘 有序

予年未冠知嗜學有志儒先君子之言凡詩書六藝之文悉嘗記誦之甫長自揆於文章家未之盡究凡通都大邑以學行著於時謂之先生長者又從之遊於是經史子氏之書逮老釋之文度置日衆然後會其指歸反身而誠乃知皆備於我也於道德性命之說自孔孟而下周程張邵朱呂焉文辭篇章之習左氏而下班馬韓柳歐蘇焉越周程諸子而言學則不足謂之學違班馬諸儒而言文則不足謂之文是以

非載道之文雖工不取焉古之謂學也為巳豈岐而二哉由是而充之上泝墳典經傳不遠矣其不探本索源而足謂之學哉豈徒慕組䌫藻之習以為取利祿之具而已耳所以克己誠身乃希聖希賢之大端也致養諸中者厚發諸外也和大而天地位萬物育幽足以承變化而行鬼神明足以修禮樂而贊化育豈惟致君澤民者哉所謂經綸大經者也然而出世之道必資於老關莊列之言又豈申韓刑名處士橫議者可同途共轍哉若釋氏之特立獨行明心見性

抑亦出世之一助也其邪說戾行則有不能無可嘗序者焉烏可一以虛無空寂病之哉下逮術數禨祥之文則所不暇究也所愧質性駑劣不足善繼其志嘗闢室以儲藏之因銘于屋壁以自警且貽諸將來以勗厥志其無忽諸銘曰

繄自書契稽于典墳爰秩由序道義之門惟帝降衷皇建有極天命流行必順其則純粹誠明是復厥初形役物化孰潛吾虛惟聖惟賢昭示謨訓慎思篤行滌滓融蘊體立用行動靜克持含英咀華發見乎辭[illegible]紓性情百慮一致廣秩崇編大音醇味燭妄[illegible]探微造玄氛垢洞釋不違乎天聚辯而居孰貴圭組永言珍之尚友千古

古琴銘有序

蘇塊生家藏古琴一或謂雷氏所斲也生嗜琴尤切嘗告芒芴生曰予生也後道不能窺聖賢之域志無閒達之期其託跡於丘林者惟鼓太古之音與林風石泉相酬荅若之何而非羲農閒人也予雖非伯牙之善鼓也而子之善聽豈獨非子期之所謂高山流

水者哉是宜為我銘銘曰

質潤而清于以發吾鳴體圓而方于以持吾莊

恭默齋銘有序

芒芴子短褐弊裘遊于鳳臺之顛客有咲而告曰子學夫蒙莊氏者也其所知惟淵默之道乎其亦知夫吾儒之謂恭默也乎芒芴子避而趨客曰子何懼歟是果不顧乎其外也耶吾王賢而愛士自胙土於安非道德仁義之說未嘗入乎耳存乎中也是以夕學篤行而不怠揭恭默二字於坐隅蓋將以自警且過

子厚宣與一言以進之固辭不獲因作而告曰夫[illegible]
之於物也雖天地之大萬彙之衆無古今之殊晝夜
之異極其微妙窮其精粗盡其消長詘信通其往來
變化舉不違乎寸心之微可以配天地之至大萬有
之至衆陰陽動靜循乎無始無端者雖萬殊之紛[illegible]
而實具乎一本而已耳操之要執之固則無存舍[illegible]
失而融會乎天理本然之實也苟息乎操把乎執[illegible]
人欲之蔽何狂瀾逸驥頃刻千里之不若也哉然[illegible]
執之工其惟恭默之謂乎恭近於禮也允恭以成其

德靖恭以守其位克恭以致其節是以禮盡乎恭而
後安也默近於道也守之以慎默思之以恭默養之
以淵默而後極乎道之工也若默識默容默契不假
力而至矣雖然其亦必有以致乎其中也庶無過而
不及者哉故行不過乎恭默不違乎隱則其恭也盡
乎禮之不可不恭其默也存乎心之不能不默也則
其動靜語默皆主乎一矣非外欲之足汩吾中也設
宜恭而失乎殆宜默而失乎操是不足以盡隱微之
至也矣所以恭則無息默則無欲無息則一無欲[illegible]

靜一則足以制紛靜則足以御動若是之雖極夫存
心養性以全己之天亦莫是過也其遊乎冲漠之初
乎又豈雷聲之轟乎幽默者獨何異哉今賢王之有
國社即知考德問業虔恭慎靖孳孳焉以藩輔　帝
室為心其問學之端厥有源委上際　聖明在位友
愛彌篤猗歟盛哉敢系以銘銘曰
於昭上帝降衷在兹凡厥懿質斯具秉彝卓哉賢王
允矣自持克一克存罔敢勿隳于莊于敬曰志緝熙
既恭既默曷或殆違寔齋言言令訓巍巍不邇華靡

高明是資守之勿斁執之足熹益佐藩屏益廣德基
世際厥美　皇眷赫曦茂翼千祀永貽鴻釐

九光丹室銘有序

京口侯錬師公勉學道馬跡山世傳太上嘗降馬遺
馬跡而升居福地之一也性敦厚嗜岐黃書以求養
生焉洪武初以選侍神樂宮者有年法術亦著于時
今　皇上嗣位授遼府典樂善訓育受知賢王非一
日也暇日大書九光丹室寵之公勉居關元關室無
處揭扁其上以昭寶翰之重王德之隆也走書黃箬

山中以言屬予乃躍然而喜曰吾道之榮幸也
至歟公勉尚以昔所聞於其師者修之篤行之習將
見蓬壺中虛黄輿蓮周金液内凝玉華流輝則其神
光燁熠上衝凝霄溢紫極而與三辰爭耀於雲漢矣
異日挾羽翰凌倒景尚當䁤然一笑相從乎塵垢之
外廓落之墟也乎遂為之銘以為後之徵歟銘曰
乾坤為樞闔虛室泰宇發光注金液神丹九芒兆無
質火龍飛奔水虎逸坎離媾精凝太乙有夫義冠珮
鏘鏘　寶書垂輝耀星日風行雲馳駕軿軿

古硯銘小序

蘇塊生少嗜書藏古硯一紫質而白章或謂端溪歙
者疑若是矣聞請銘於石以示諸將來云銘曰
質之澤因以靜為德章之素因以黑而固惟其容斯
以書不窮

養性齋銘

虛靈湛然淵澄鑑淨毫髮涸濁狂瀾垢鏡秋宇涵空
寒江月瑩孰持無機靜而後定

晦息齋銘

萬有一源洞然至理操存以誠端本克己汩昏敵妄
念慮紛起動靜交養從斯敬止勗哉士徒聖言是啓
向晦而息惟仁吾體凜焉廣居慎求厥履

贊

月岡莫真人像贊

心遊乎太初跡超乎空漠施之則彌六虛斂之不盈
一握是乃佯狂於麴蘖亦或曠譚於糟粕其餘事也
可涓滴以寓靈即霆奔而川愕世孰睹其身外之身
奚可得而描貌

瓢笠像贊

猗予之生玄冑少趍學問之門長有圖史之癖謂其
為顯也則易嘗析纓衣組謂其非晦也乃已嘗枕流
而漱石是豈不羈窮達之所移也必矣惟其脫落於
世故凜乎若孤鶴之唳清霜冏乎若澄淵之湛寒碧
夫又孰庸其博聞殫識也爾寄抑將寓其高潔聊託
單瓢而自適者耶

孔子問禮圖贊

孔李殊途道本同源禮吾所履持敬克存天地經法

商周典墳大音希聲余欲無言
伯夷升齋像贊
商弊周隆運移身遁道在彝倫確乎仁義曷存曷亡
孰鑿孰瞭言采其薇高風百世
重陽王真君像贊
道著元興運移金陸樸覲終南蓮芳衍系虬龍之姿
風霆之烈廓然天遊仙風奕世
欒真唐真人像贊
繼開玄造者振真宗肖形象外合景規中妙運風霆

心光帝則寂蒼赫曦湛然淵默
希夷陳真人像贊
華山白雲惟意所適曠謝浮榮默守玄極至人無夢
乃蹬真息控鶴扶搖象存太易
侍宸王真君像贊
宿資霧質道契真傳囊括暘雨超乎象先光贊宸猷
淵澤之會木葉遺傳啓我蒙昧
雷淵黃真人像贊
博大之資清明之烈混融萬殊了徹無際玄經至道
[illegible]鈞微言俯仰今古具乎一元
衍慶勞真人像贊
江海之器山澤之臞發揮妙用莫測有無秋空林籟
石室囊書洞視遐邈風霆卷舒
貞白周先生像贊
於維皇元顯達斯盛德義之容仁淳之令有大厥宗
昭文斯永平湖靜淵冰雪齊勁
穎濱蘇先生像贊
雲日之姿芝蘭之烈忠肝萬言文采百世眉山蒼空

穎水天際千載遺風肅瞻光霽
耆山羽服像贊
山林羽服江海清衿冰雪其操春陽乃心翔鶴扁舟
飛鴻素琴匪象可圖寥寥大音
賦
澹漠賦
粤太初之沖漠兮紛萬彙之資生爰混沌之始鑿兮
列儀象以為經根動靜而始畫兮迭奇耦以五行曰
圖書之是則兮立三極以權衡時爵卿於浩眇兮互

淸養乎生成維二五之訬合兮宛歷環樞而內凝緼
緼以坱圠兮煌燿而恍惚漠虛靜而恬逸兮求玄珠
於象罔湛一黍之空懸兮儼雲蒸而霓朗抱規中以
潛淵兮廓浮游以泂瀁旋乾坤之復姤兮協降升以
轅輞濯暘谷而適皇兮棄扶搖兮沆瀣榮茝旆聯蕙
纕兮謁靈君於輝晃燕玉液與桂漿兮翳綝纚之鬱
泱乃授而曰惟混茫兮超澹漠乎寥閴是庸滌此泱
忽兮返玄精於蘊質駕黓鬣之騣騹兮御六炁之豐
蔚貫離明以實坎晦兮乃弭節而運一息何周始之

無端兮曰涫瀯而有淪期羨得而遐舉兮由乃味乎
醇真鬆喬矯而壽考兮冥椿柏之與隣彼豈信儉生
兮潛崖谷之鞲辛志冰霜之高節兮眇幻有若漏歷
豈紛華之謂美兮溺靡穢何由論慨予生之蹇鈍兮
徒留志乎昔芬湯先訓之紛糾兮悒余中之莫伸怡
惝怳樂大化兮蘋蘅槁而隱綸棄訑謾而釋菜兮叩
龐鴻乎問津絕桀溺之蛩嚼兮大音浩乎若聞胡康
匏之見寶兮又何顧乎商敦慨枘鑿之鉏鋙兮若異
質於蕕薰何可春爟熠兮每希榮而歎悴孰不圖予
之操兮仰老列之猶貴伊楊雄之守玄兮且美根而
容闕刻屈子之遠遊兮亦中存其灝炁澹沉濁以虛
待兮聊潄鑿而循隳遠婷嫋觀隅隈兮宜殉潔以蟬
蛻惟賈誼之哀鵩兮了死生以真虛孰若御飈泠風
兮造列缺之何繫外薾躬之附贅兮豈為物之蟊蠋
薄晨星之寥落兮徒餘光之炯燭悲埃壒之陋隨兮
獨惶惶而憯惻紉蘭佩而欲遁兮褰薜蘿以蹇釋睇
芳躅之敧追兮邈高騫而非將繁露華於菊英兮感
質蠱而形瘠彝物我於穢累兮贖窮遠而冥極仰感

鳳之高翔兮易德輝之愔嫕思踆黨之駐躕兮騁騰
轉而靡軾將求之以叩丹丘兮詎知無言之玄默

求志賦

緊予生之抱志兮惟慎獨以自持託衡門以偃息兮
情卓犖而不羈廓予心之芒昧兮仰千古之同躅曷
乾坤之汝隘兮眇莫知其所為嗟垢氛之攖觸兮託
棄甕而潛遁斯求志於隱居兮爰栖遲以沉鬱絕流
俗之便佞兮躭素履以貞吉莽榛棘之塞途兮涉宕
寘其蕩潏衡嶮巇之阨隘兮號封狐之跳軼猵獺虐

之哀人兮疾驅馳且徒怵慄仰嶠崢以浩歌兮[illegible]
旋以箕滕奚矯翮之霄峥兮尚嚌群而墜矰弋彼饕餮
之肆摧抑兮懽梟鶚之是儔羌搆類以結族兮曾蟻
蛭之遑羞扶奸媮而骯髒兮竄巢穴之探撩幸高蹈
於沍涸兮蘚鷞鷁以為橐慨往轍之縣邈兮歔悲風
之飀飁頫源泉之不舍兮攡摻縶夫崇丘曠杳眇其
遐覽兮仰明德以慎修合絪縕於[illegible]惚兮庶一氣之
周流守中扃而寂默兮又[illegible]猶徒組緌之蟬聯
兮愧中赤之莫投孟軻之[illegible]兮猶歎魯之弗遇董

子之正義兮卒江都而弃彼蓬麻之鮮儷兮徒拳
拳而結緒播蒼蠅之簧鼓兮感白珪而易睇聖且有
是阨困兮刖予茲之名寄何窮達之累中兮曰巇人
之遐遯激頹波之顛仆兮徒鬱悒乎奚語侶漁樵之
閒逸兮林壑閟其靚深踞潺湲之曲澗兮臨絕壁之
嶔崟傲箕頴以容與兮汤淵潛之靡禁恥雖盱其[illegible]
媚兮快名趨乎浸淫睹下泉之清洌兮蔚芳[illegible]
陰豈膏肓之忘返兮柰網縶之我侵是[illegible]
兮志又奚能以斯任冠章甫而縫掖兮[illegible]

岑哀道之行廢兮惟明命之莫諶駕言勖此貞素兮
庸孰契夫我心

騷

停雲辭 有引

晉處士陶潛嘗尹彭澤不能為五斗米折腰遂賦歸
去來辭謝官歸耕以詩酒自適其亦寓憤世嫉邪之
感而然也歟其曰停雲者思親友而作以序其園田
之樂朋游之思也後之慕夫閒雅靜退者率慕其為
人雖然或遭時不同用舍之異而其沉溺乎寂寞枯

槁之濱固安於恬逸而寧無親友之懷也乎予卧疾
黃箬山中寄跡於高蹈遠引者久矣暇日用廣其意
以識其思焉辭曰

停雲之思兮思不能已只予[illegible]斯棲有山有林有園
有田只山嶐卓拔居轇轕只林木蔽芾時雨濛霧
只丘樊衍沃味所茹蓄只田疇樵燒食以菑畬只仰
瞻扶輿宇宙隨所寓只來今往古焉有窮只予兮斯
栖優吾廣居只仰止昔人返吾誠只道以為逕由遵
趍只德以為宅直而方止[illegible]仁為防遵義為範只大

中至和心之醇只闡文鉅章道所載只持敬弗忽主
厥一只溥博其淵慎盜獨只制以御轍為德輿只操
其猶衛增澡礪只執中無偶神无方只心君湛然淨
以虚只聖哲同皈永矢蹈只傳雲而思遠遡游只靈
澤其辭胡盍簪只浣風頹波四澤宕只孰偕寤言中
心樂只平陸修阻慨邈悠只舟車莫從奚促席只詷
視千古莠須臾伐木以歌悵吾悲只

儗鞠歌

鞠歌奚儗兮感斯道之莫信情鬱悒兮無語兮歎黜

黜鳥慨將乎自珍棄騏驥兮罷駑駘蝎蹷兮惟敎
修以書紳託空言以述古兮或庶幾乎芳澤肥遯為
心兮乃循循其以明德軼駕兮軾曷憑數千百載兮
邈乎靡朕道宜實萎兮則予孰得纘緒末馨

操

耆山操

山之顛兮莫瞻龜魯山之木兮莫中斤斧山之幽兮
祇以栖遯志之遺兮世獨予忤皇物有作兮蹇予焉
覯

歸樵操

我巢於林孰覿其憂伊我遯慕曷敢不縶懷古之人
惟守我常樵斯我採胡使我傷彼牛有蔚我往曷鋌
世莫予心奚悲我音

佩蘭操

蘭之芳兮其質漪漪我將佩兮孰覿我思溯其遠兮
霜雪靡澌陟其邇兮榛棘維滋我植而晦兮悲其潛
斯潛兮潛兮無揚爾馨兮充華爾姿

詞

沁園春　登真

溟涬鴻濛肇自先天无極之初暨陰陽分判乾坤定
位循環動靜真宰中居一點露明輝天朗地亘古圓
融無智愚塵緣斷看碧潭鏡淨月瑩心珠　八荒洞
照毋偶中宵永氷壺玉液酥正真鉛投汞坎離交姤
火龍水虎橐籥吹噓白雪凝與黃芽滿鼎雷震崑崙
徹太虛功成後俟胎圓神化同赴天衢

水龍吟　法海

先天無象始父母未生前一真獨露光明亘古著雲

源緩閉陰陽內運顛倒五行攢簇浩炁養三田發用
殺機處雷電震无遑　既非心又非法亦非禪幽微
真妙千金不與世人傳莫認符塗咒訣直悟玄關宗
祖將在自神全尾礫兼莎艸濟世自超然

風入松　問學

十年燈影夜相親寒暑迭催頻短窗幾度停犀管殘
編盡知味何人簾外雪深風緊梅花偏旺詩神　千
經萬史足經綸學業志彌倫天根月窟問今古文章
事多少迷津收斂虛靈瑩徹杖藜隨處陽春

無俗念　參究

摩湖峰下結雲松巢子動忘昏曉浮世衰榮无限事
一咲浪漚萍蓼翠竹黃蒼水聲山色此味知多少湛
然瑩徹色空俱自明了　天光雲影徘徊寓長空色
一鏡澄清沼春去秋來心自在付與野情魚鳥海濶
江平月明風細清籟傳音杳便須飛步滄溟朗吟天
表

水調歌頭　內工

至道无言說寂默守規中杳冥恍惚周流一氣運尤
宮採取金精木液真土內擒鉛汞頃刻顯神功　泗
爻符鳴蕭翁震雷風坎離顛倒火飛碧海煉真空大
乙含真有象玉鼎流珠凝結神化合玄通歸去蓬瀛
路曠劫玩鴻濛

滿庭芳　山居

折御鳥藤便尋茅屋誰知剩水殘山鑿池種樹梅竹
任縈環芳艸閑花覆地煙霞裏薜徑柴關毋人到春
風秋月松菊伴幽潺　簞瓢隨分過無榮無辱樵路
漁灣與林猿谷鳥暮樂朝歡掃淨情塵業垢披衣坐
真息養還丹優游處孤琴隻鶴霜露不凋顏

蘇武慢　消閑

怡幻尋真參求幾載自誓頓超生滅風抄雪纂夜讀
朝吟探究古今賢哲道妙禪宗萬殊一本勘破庭須
分則這堂堂無礙真空非與太陰圓缺　堪咲處竹
椅蒲團松窗柱牖返步便同高潔塵世相違水雲為
伴高卧故園風雪駿馬貂裘翠袖紅螺過目浮華閑
說速回頭是峫簾幃光透性天心月

滿江紅　闡世

憶昔少年行樂處都非舊景聽海添潮落綺繡四城
春永歌舞樓頭憎日暮管絃席裏嗔酣省看目前榮
悴幾光陰愁難整　夢魂醒塵慮并湯堪嗟空自警
慨蘭橈荻閣水寒煙冷無分江湖中緒斷天心月到
澄潭影念浮生識破悲歡川波静

酹江月　江湖

曾隨釣艇弄秋波見盡江湖浩漠两岸白蘋洲渚外
露冷荻花楓落半夜潮聲中天月色更轉梅花角推
蓬試問故人隨處蕭索　發棹妝浦漁村夕陽城畔

歸鴈鳴偏數綠酒黃花煙雨際幾夢故園林壑壞塔
風高海門山小春盡垂楊郭歸来林下振衣高視寥
廓

望梅花　絶交

浮世無邊塵累勘破幻緣能幾億劫冤親千生契識
薄似片雲情義空自愧奸巧機關逞英雄後增業翳
用盡深謀詭計奔競是非名利造物尤私靈臺自
昧苦海沉津如熾淨抛棄野水疎林絶行蹤月明風
細

解紅　了悟

本来真性體虛空遍界圓明現情塵撥翳心珠暗溺
重淵靈光不昧一點輝煌元非遠掃浮雲萬象毋遮
礙天心見野花啼鳥閒中舒卷看滄海桒田幾清淺
衰榮代謝常消息盡愁山苦海流浪難轉　猛省来
乾坤總妙玄松筠畔寂寞細玩真源曹溪路口無陰
樹非法非禪直待一陽生坎光騰如波捲誰會取静
飲刀圭浮慮遣視無形聽无聲言毋辨這落魄逍遥
真可羨白雲堆裏客癡慵共寒泉枯木高隱壺天

風入松　和虞學士韻

江城淹病酒難酣疎鬓訝朝簪暑消已覺秋光遍紅
塵遠斜日回驂蕙帳累留殘宿青霜猶濕春衫　秦
淮潮定碧如藍歸燕息呢喃白雲幃幔寒偏早更誰
問鴈字魚緘早晚棹聲歸也黃花白酒村南

三卷終

五十一代嗣孫顯庸重較

題跋

潘默成先生書跋

宋稱道學最明凡業儒者皆有踐履之實雖片言一字使後世歆慕不已而況[illegible]者豈泛然也哉今觀默成先生[illegible]帖首戒廉謹不苟為上俯仰[illegible]然無欲之心為至大至[illegible]後學誠古君子之用[illegible]感愧而興起耶然讀[illegible]墜是者為何如哉宜考[illegible]天子文獻黃公待制柳公皆推仰若此其非嘉言善行有足為千載模範而至是也夫措世之知之者鮮矣予留京獲觀喜而敬題于後

應化錄跋

右三十代祖虛靖真君應化錄止堂易真人所述天樂柯謙師論讚者也真君生有異徵長而敏悟以髫亂髮歙而遺際徽廟崇道之至若治蛟解水馘祟内庭暨禱祈所禁之神已非有道者所不能而其忠君愛國之實且見形于辭數驗於兆使徽廟具造道之見度禍於未萌亦豈不于宋朝運祚有所裨益者乎而乃使耳聞而觀之言率成虛遇豈不深可感哉然真君之道行卓卓無之後世不泯非國之存亡可得而繫焉况世運既否一旦示化若脫懸解久之復顯幻川蜀間或謂仙之説虛誕是可謂之誣哉此吾道之盛由真君而特著也凡世家所載率或遺略惟是書為詳抑止堂非有見聞苟失譔次遂亦缺墜而天

樂富於問學不加賛述以傳之久永復何稽焉然歲久罕存其忝膺宗緒仰止無補因校遺文壽梓以廣其傳非足以盡報於其先也而四方知識者顧聞之若即所見則真君之神功妙行亦庶幾不泯也乎

李霽峰先生墓誌銘跋

右霽峰李先生墓誌及文集序各一通皆黃文獻公所譔也予嘗讀公集至先生墓誌文序深加景慕恨生晚不獲趨下風以瞻餘光焉而尤歆求之文憲將遍觀其文章意尤親其人也嗚呼斯文日就凋落而

惜乎既逸而出未久遽止竟以是而弗終于家乎然
得其壽有其善是故不足揜也已其潛德信不可泯
况有請焉遂不辭而銘曰
世遠道晦言盈墜美質溫粹篤操礪夙擧盛隆沐先
惠克昌厥猶慎終衛晩蹈林泉絕氣翳玄樞振綱肅
浮逝遯焉天遊廓無際刻銘幽宮昭百世

故上清宮提點朋山張公墓誌

有萬厚君子曰張公如愚諱廸哲福州長樂邑三溪
里人也其先忭祖見獨公爲教門講師會元盛輔翼
居多公夙質慕道年十六以親命入龍虎山師事山
外孫公于崇禧院越數年孫殁哭盡哀治祠墓且其
時院徒尤衆公以廉謹稱有命俾董院事不踰年蓄
廩有加衆悅服歲壬辰兵興上清宮裁院亦燬時各
散處公嘆曰人生若夢泡父生師訓曷能忘耶請還
省親墓且悲不能舍去雖奔走閒未嘗棄書其里有
觀曰朝元公先世所塋祠張氏系時兵勢浸隔因葺
舊構廣門廡樹墉植木闢岩洞得深谷曰歸愚洞釣
鼇石汲古泉日與文士觴詠其間時清碧杜公泰甫
貢公來閩交益厚適歲旱邑請禱公嘿坐一室雨三
日官庶神之居六年迺還先宮之推名者玄卿薛公
蘭雪周公客翰林舅石揭公詩士均瑞黃公公因師
禮之由是詩文篆隸書俱精猶究儒釋家言若丹旨
法興祕篆洞文亦極探討至正閒山之有道者埜菴
金公心月何公嘗叅叩之故其平素涵泳自得處得
喪未嘗改容而學且不輟洪武十七年予擢爲宮住
持僅四年請疾居榆原菴常瓢笠杖屨曠意林壑閒
雖樵豎值之皆疑爲仙閒尋流而入得僻奥地樂之

結茅其麓以與朋共曰朋山庵室曰蚊睫窩因以終
焉廿二年春予蒙　上眷許募力新上清宮及還以
公端厚宜謁顯貴者秋八月如京寓朝天宮請命有
次辭翰猶動一時　上嘗優問焉久之謂弟子董仲
璣曰吾志報公家恐日衰不能見宮新汝宜促還矍
日就途及抵山不踰日寢疾予往視之語對如平常
越二日疾且愈言别側卧而化閏月某日也生延祐
乙卯享年七十有六以是年十二月某日奉柩塟于
外石峽其弟子上官某等錄其實告曰知公厚素厚

以丹砂名其於火龍水虎之說所得者又豈特此而已哉其徒郭仲亨氏持以請言於翰林危公識諸題述之備不俟予贊矣為其後昆者尚善寶之則不徒傳永也觀是圖以求集虛之德豈宜有是齊焉是為題其後

書劉真空傳後

吾道之傳多晦於誕逸史以老莊流於申韓代稱黃老刑名百氏之書則混曰方術者有之於道之實凜然有不可揜者其高節苦行雖縉紳之辨介胄之勇

所不能逮而卒無所紀焉豈不深足慨哉夫內蓄者真外固者術積於已而德於人故不可以槩言之自秦漢而下以道行名者其養形命以自全必資於術而卓立固守於窮岩峻谷間汲汲以了死生自期尚可以術欺之也歟丹之說有二其謂內外者體一而用二故有不資于術者惟以修性命之真焉而名山州或有禹竈遺跡是資於所養而因可德於世也是以吾道操識之士不志乎是不能無責焉吾山真空劉公有道行以丹世其業其愈 世祖之疾而所問對非有道者不能且出入禁闥寵以寶玉一毫不足累其心此世之謂尤難能矣及獲歸結八卦庵修鍊而終宋太史為之傳若真空行術之備託史氏傳之永久可謂幸矣然予嘗即其菴之故址久益蕪廢而荒煙野水猶可想見乎斯人也故樂有是託而悼彼不紀於世者因并致焉其徒黃君集虛亦以丹稱年八十餘純謹有先輩風豈不得於是傳也乎而為厥後者猶宜無墜也是為識

檜堂奏槀跋

古今國之賢良鄉閭之才士山林之英傑皆稟一代

運興而生自非氣質庸下力學所能至也吾家自漢相傳迄今二千載凡國運更立主教者必有過人之資山中翼副之士皆器識魁特舉措必異於常故玄德克修家聲無墜蓋有自矣元初高祖蘭齋天師赴召時君臣遭際皆英偉卓絕而相成者又多通道能文其顯赫一時光耀前後宜矣崇禧院檜堂黃尊師時侍行凡箋表供醮之文皆所撰述辭意溫雅志行純篤非惟姑存典實以備後日觀覽讀其言亦足見

考所以益尊隆之至使後之人知所祖述者也如思
張公暇日出以示焉獲睹先世之盛烈豈不有所興
發者乎然山林凋悴日甚觀此尤重感惜而已元遂
今已百載其遺宗故老若蘭雪如愚皆篤實有文故
能珍襲彌久視彼文獻故家多片墨不保存者為何
如哉後之繼者尚無墜其志庶副所託焉

王達善先生梅花詩䟦

右錫山名儒王君達善和中峰禪師所賡馮翰林梅
花詩百首予趍京道過其地出求予言夫詩之賦情

詠景各由所得而成如馮居苑閣遭時貴顯乃獨意
於梅或其處家山故林興味有所不忘而感發然也
中峰融造禪妙才氣縱逸走筆成賦故不難矣二公
相去今百年間罕續其後達善以學業之富必有契
夫孤高迥絕者宜其詩思有不能自已而韻度清贍
宜成章之麗也然古今尚梅者衆矣必求夫操行之
潔有所自同則不徒嗜其清標而已矣予亦愛梅者
遂為之題

何滄洲竹譜䟦

予嘗稽諸畫法竹之始於唐及五代皆飾物設色法
也故崔趙輩襍以花鳥擅名特不過殘坡野渚間鳳
枝雨葉曲盡妍態而已求之高林奇芳老嫩晴雨之
狀交錯互映而汀煙水霧幽思畢具大而恠崖顛壑
清冽怒號層見疊出使俯仰屋壁若行其間者絕未
之見也唐末李頗始作墨竹至南唐後主李煜為盧
遠宋文同倡其神悟而蘇黃繼之墨竹之大成集矣
善學者代不一二間惟得渾濁之烝纖媚之姿自成
壯弱之筆者皆然遼金惟黃華父子頗飄逸出群元

初高房山趙松雪李息齋柯丹丘一時競出各擅所
長其名耀一代豈偶然哉息齋竹譜傳世已備刻本
學者必由而入先師壺公天挺奇資寫竹尤工其高
弟何君伯度少與予同門師焉克造三昧善繼絕學
者也暇日為仲氏湛碧圖是譜雖枝葉榦節皆同息
齋尤稍增益之而雄逸過焉所謂高林奇芳怪崖顛
壑者舉備諸體使吾湛碧穎敏之資力進而擴充之
有不惟是而已哉裝池就索題其末而先師之學
家承而人習之豈不私自喜快焉遂為識

李氏族譜跋

予嘗觀古今士人之家盛衰存亡固係乎德積工業著之若何哉而文獻之後乃多淪珥無聞豈必德善有不足焉然其秀鍾粹叢頓長則驟息理不可測者抑近世雖通都大邑趨馳凡千百里求故家大姓之足徵者不徒叩其風俗之美子孫之盛而於學行之歸亦甚鮮矣此非氣習有使然哉番陽李氏為饒之著姓吾山李君仲治敦厚而文於族為長急於究其氏姓之源嘗示徽饒會譜之略按其始唐德宗建中

間因盜叛乃南遷於新安遠傳宗廣明間黃巢叛故避地黃迁有諱仲皋者則肅宗時李衛公靖後也仲皋生三子初遷徽之新門嘗卜以從田為吉故一居新門之敷田一居浮梁之界田一居婺源之嚴田皆代至顯官在宋元為尤盛而詩禮之風藹然可尚者今且猶然其諱仕言者宋嘉定間自浮梁遷番陽為萬源始祖仲治其十一代孫也觀其源流之衍不啻宗家望族之盛其非有德善之素而然哉予雖不及盡識而仲治篤於木本惟恐有所顛墜其志之賢可槩知矣豈不使嗣之者有所興勉焉因其請遂感而為書其末

定武蘭亭跋

予觀晉永嘉義熙之末時距一二載興衰相續朝同而夕異皆一時卑於禮度誼烈之風習於狂放其視國之重器身之大節猶空浮土苴故移其廟廊宇社之心一置諸嘉山美流而弗之顧豈時之不可為而遂勿為也哉故傳之久因有賴於標韻者宜矣王右軍禊帖為書法本傳之著而愈重雖視王陶温謝勳

跡有殊而於書之久亦過於泯然堙腐者為世傳數體有梅花定武諸辨而求之遠古者絕所少見若時遷代異多唐宋模搨於石者故各相淆襍雖豐瘠逸伏亦始離而間合代之蓄者非善辨不能也予友吳君志德博雅嗜書搆此本於姻生王氏家王仕于元凡翰墨多所藏襲宜為搨之佳者以予尤嗜之篤欒池畢屬識其故校予所藏奎章虞公所跋本則甚類矣使志德之書既善尤潛味於此其所得之不已尚乎所可及哉幸世珍之

趙文敏真書千文跋

魏國文敏公爲宋宗裔以書擅于元雖時之相去上下世莫不本之予嘗讀公狀銘其得肆志於翰墨凡晉唐諸名迹每臨摹不下千百次是使其故王孫宗室餘神末度傳之不泯者亦豈非元之寛平隆盛有以養其氣習者然哉凡目所歷或家藏而人襲者真書爲最少見而其可刻石者尤爲書之最難予友吴君志德藏此有年體畫楷細毫髮無不至是所以人之爭愛而每之宜久也然或謂公書始法李邕雖後

力入鍾王而終有類邕者閒亦參之邕書公大有過焉抑善學者由是而入之黃庭方朔閒若履階而升必達於閫奥豈可若恃强肆者一弁之庸腐而不暇論哉此厭常嗜古之士不得不辨焉志德既習之久善充其所造詣者矣因示之遂爲識其末

書俞烈婦傳後

予嘗觀劉向傳列女遺事深足扶綱厚俗爲百世法而於節行峻卓者讀之使人髮立神悚果豈易得哉蓋爲女婦之持節也於貧賤顛沛者爲難而遭時喪亂冒兵刃無辱者尤難以資方自全者固不足取矣矧以貴富而遄失持者哉抑由天質之素剛勁不折者有之而或歸於世家大姓聞詩書之化能着立者有之及其以一婦人凛凛然有烈丈夫志與清冰烈日比潔並明傳之不泯豈不偉哉嚴陵烈婦俞童士淵妻也值元季兵亂與連弄竄閒官軍剽掠以身翼姑與子且累逼汙之雖折肱皮面義不辱身繼以無辱告其夫而卒其不媿所天者果何如哉此古之爲難也況世降俗薄而能自持不屈如是哉是必由天

質之素而又蒙俞氏詩書之化孝姑事夫已見之平時而一旦從容就義視不難矣然詩書之教惟行義是先若俞氏世以文學相授受而有是烈婦適足以彰其學業之實於俞之光有不惟是而已矣宜流馨史冊於無窮也其子英才來試邑弋陽爲吾郡之有聲者嘗以徐太史傳請題予誦之啟歎者再能無一言哉是所以爲不泯者慶焉

艸堂八詠卷跋

右草堂八詠先師栢承夏先生所蓄當時賢俊題詠

之作也先生少從鄉先生長者遊皆一時知名者是以其問學淵粹文行端純有非他所可同日語也其先英公遺裔始家番陽後遷安仁元季兵興後還吾里因家焉艸堂作於乙巳歲先生受知先君子冲虛公予伯仲皆從之遊凡道德詞章之學莫不切聞而篤訓也惜予駑下無似不足以副其琢礪未足見其有成也而其銘心感德豈能少忘也哉無何先生以壽終家予亦繼往此予深抱無窮之悲也其於始終道義得不有愧感者焉孫護嘗請字於予予雖歉撫

而成之使其克立以昌大其後未知異日何如也暇日因識此卷不能不重予之悲焉因念見時侍先生之側凡優於詞翰者畢具於此及予長或師或友之豈不私切自幸焉今相去不二十年十無一存者是尤增予之悲也護也尚珍藏之凡一展玩其手澤乃心祖訓以志顯揚則予之望於先生之後者可竢矣故識于卷末

張長史帖跋

右張長史旭艸書十七字迺唐人硬黄搨本也世稱顛素為草聖蓋其筆勢翩翩險怪莫測霆鼓雲馳蛟騰豹躍之勢非心手融放所不能至也信不誣矣或者不求風神變化之妙而特以飄逸之過為嫌又豈真知書者哉予學書三十餘年嘗臨摹千文墨刻愧不能造其三昧雖間探其遺意雄度尚何足以名家傳遠也哉因觀是書并識其感夫世鮮知者而愧已學之弗逮也彥孟素嗜博雅不妄示人其亦知書者乎宜珍之至矣

姚少師書蘇文忠公書跋

右蘇文忠公遺寶覺佛印二禪師書少師姚公書以贈金山滴中禪伯者也文忠公以文翰雄一時數百載之下猶仰之若岳峻川奔其乘之不泯也亦宜致於禪悅法喜之好尤深當是時禪林巨擘有若寶覺佛印者豈不與之默識心通也哉而我少師公今以雄才博學光際　皇上龍飛之日寵眷彌厚又以元勳宿德贊輔青宮其穹爵令望又豈彼二禪師者可比擬哉使獲與文忠公聾同堂共席之論其款豔禮敬尚當何如也且少師公書札精妙與文忠公之辭

珠聯璧合照耀先後其以遺適中也猶足以見其下賢導後之篤固非以貴富自重者豈能若是耶予也山林疎朽嘗辱知於公獲一披玩歎羨無已適中其世珍之豈不爲禅門之一盛典也哉是識于左方

俞紫芝草書千文跋

予齒及冠而少三齡時嘗侍先子遊錢塘紫芝先生俞公趙魏公高弟也於晉唐諸書體悉通凡所臨贗去古人毫髮無異遂名浙右予獲執筆從公遊時年將八旬而康健其風度標格玉堂餘韻藹如也凡書

蹟之妙幸盡究之而得公之書居多久稍逸去未幾公捐館矣數年往來京師間或見一二令人愛不釋手艸書千文一卷其里褚文煥氏所藏尤爲佳者雖臨倣之工而出入諸體中若鸞停鳳翥之粹風馳電耀之神靡不備矣昔人謂如淮陰出師多多亦善者此也考公書時去予從遊特四載耳轉眄之頃凡二十餘年矣而錢塘凋謝故友迨盡撫卷不勝悲慨公不可作矣文煥尚善珍之因爲書之右而并致予之感焉

楊氏族譜跋

予嘗讀史觀三代世表十二諸侯年表皆歷譜牒而後詳焉自殷以前諸侯不可得而譜周以來乃始可著孔子因史文治春秋序尚書則紀元年集世紀五帝三代以來終始五德之傳尤可考也及讀蘇子古史則譏太史公之失亦不少矣蓋代遠事湮有不完焉故譜牒之製而後帝王世序乃明春秋之後興壞不常至漢法古之製尤存凡學士大夫家乃人各爲譜而官設局以掌者廢益久矣以是大宗故姓莫知

有考者多矣華陽楊氏在漢赤泉侯喜太尉震始見傳記楊氏之顯者率宗焉歷唐尤盛遂分華陰蜀浙閩四派皆世顯宦由華陰而居醴陵仕唐宰于高安除臨江刺史遂居新淦者六樓翁也三子俱仕仲子諱正唐景雲元年來守撫州開元初寓臨川小郡里宋開禧丁卯六世孫浩復還金谿之印山由是分爲上下派莫善於印山也譜皆可考證焉予少讀顯民詩知楊氏世以儒名及交孟頊其家學源委從可知矣近世稱著姓者子孫弗克繼其業使故家遺俗一

亘顛墜不舉者常有矣如楊氏以穹爵令望萃于代
其後又克大之豈苟然哉宜當世之士具有稱述者
因為題其後以勉諸來者

邵典籍詩文跋

國子典籍邵公原性□□□特士也曩遊吾山杷其
言論味其詞章卓然以卓犖自尚恨見之晚於是定
交焉厚公不鄙而公適闊闊道途而顛倒之戚悟不
形于辭色相去凡八九載每惜江海舊遊求如公者
絕未之見也前秋忽會于京文益奇而氣益壯相與

抵掌旅邸懽如平生已而幸會之數而麗澤之益有
焉閱秩其詩文若干篇示焉伏而讀之若夫蛟騰豹
躍之氣霆奔川邁之音珠明玉瑩之質鏗鍧炳煥照
耀文林間不可得而形似者淵泫浩蕩動千萬言皆
足以植世教翼經史者也其非發乎悲憤感慕而然
哉宜乎一時元夫碩士莫不推許之而每以剛介不
偶於時迨晚方受知　明主此故縉紳縫掖之士所
深惜而公亦邈無介焉昔韓子謂非三代兩漢之書
不觀故蘇文忠公以為文起八代之衰韓子法於千

□之也直欲方駕孟荀而董賈未足多也而公氣誼雄
深使其才驅氣駕亦將繼武者耶斯其一以古學自
任而舉世少所契許也哉予也山林荒落何足以知
之厚公雅厚能無言乎然世不求猖介蹇愕之士則
已如苟求之非公而誰歟是書以□之

祭文

先祖妣胡氏元君遷葬祭文

□□□英敏秀令門物必有所歸賴焉嗚呼天錫
□□□□之後配我神明家其處躬柔惠莅衆寬

□□□婦則持□克篤遵元盛教興爵位穹赫飾華
□□□他莫與倫而內則相助教樞協承寵渥樹植鄉
黨凡廿又八年內外戴之其若舉獘益嗇濟困扶傾
一時皆德之至於嗣生晚器食德之報實陰有自焉
無何羅變位移撫鞠弱孤匡家畢葬時羣黨爭銳危
甚一髮卒以和順將成保時固本仁愛結心嚴介立
節遂歸者復衆晚值兵興且募義保障遠邇賴寧不
數載位返教崇先君光際　天朝均被顯榮安享耆
壽於甲第已而綸言荐降榮者朝野非德博智明是

以回天覽鑒尚克是弐比還居三載而壽告終福備
德全足慰後人之心落當時之羨斯亦至矣不謂爾
兆弗宜厝柩壽藏之側不逾數年而先君仲父繼逝
若婦若孫仰藉祖宗休靈襲武無墜剏以多故不獲
隨構佳城愧罪曷旹兹卜地南山先隴相望幽宅信
吉靈輿將以舉道哀不自勝追思遺德厚恩言孰能
喻謹陳觴以告惟至神昭赫垂鑒于兹尚相我後人
嗚呼尚享

祭周經歷文

維某年某月某朔日友人張某謹以清酌之奠致祭
于亡友後軍都督府經歷周公之靈而言曰惟公之
生同里而學同門予在未冠其相切磋也猶馳於駿
奔及以薦辟而仕雖始不忍別後遂會以究論當兩
告歸以憂若實喜溢於誨諄果懸平生若研泳古道
於斯文該出入班馬韓歐浸灌陶謝韋柳豈非以其
所長又厭沃於縉紳蓋當世之凋謝若我同輩猶晨
星之麗秋旻宜其志趣之合非簪帙之間則雲水之
濱況卿其所職者廓然益見乎寸心其居職也能溫
篤自持以格於聖神而蒞事之謹又能不屈於移論
繼不勝於旅擢也實繁夥之必親雖恐慮之莫計意
必籌練於熟循豈謂終乃長逝值予會以具陳予之
處朋友之分而情親義篤寧不力勉於自新曷期二
旬之聚忽死生之要一付其屈伸世雖謂或不得其
正而公自視者足以守道而全身然遠邇知識皆惜
公才學之懿以若用之弗宜是曠視於歸真愧予不
足以盡其訖而忍銘之以文惟抱耿耿乎中者徒愴
慨於塵氣期彰公之宏文麗藻足示永以弗湮兹乃

封寵以訣別其永違於九原惟靈昭昭之弗昧千載
尚泯于斯言此慟予之嗟感惟吾道之孰存是潔誠
於一觴其來鑑乎吾聞尚享

祭絃菴龔先生文

嗚呼先生竟遂已乎其生也有質名冑授業良模在
昔平盛方駕坦途問學該貫味道之腴允紹遺光世
賓我塾於昔先猷貞純淵穆是畫是持維矜維勗克
廣玄休實裨化育人惟求舊足副厥資醇篤其訓溫
粹其辭凡我女侄令善由基方期久齡豈曰遽衰雖

苦疾疢或作或愈伊此刲懷傾我中緒繼茲壽康遠
欣且慰旋聞困痾驚惻罔喻亟趣以奔湯液具陳日
企夕望莫療其源既以面訣尤懷必存終殞斯疾嫂
義靡敦曙星麗天昌翳其明芳蘭在谷昌捹其馨斯
文凋謝甚若支傾剏復云亡傷哉斯情世豈無友孰
厚且仁再更晨昏靈䄉兹舉惟我伯仲曷忘素誼醉
此一觴泣涕如雨清明孔昭來格其至嗚呼先生哀
慟何已嗚呼尚享

祭曹道錄文

惟公篤生令宗才識純裕儒玄具師探索淵邃恢度
益閎辭華豐銳從禩　帝庭衡嶽穹峙玄教聿興百
司佐隷宏妙闡微誠感神至剏贊以文猶落冥戾克
大琳宮珠輝玉麗百工告成金奏旋儛廣錄宣儀幽
遠咸類　帝曰爾誠優眷彌譽雖其寅寮寵遲靡預
予忝襲宗匡翊實美篤厚友情淳誠道義被藉際榮
忻躍恐懼凡厥巨微忠深愛屢世謂膠漆炎凉莫諭
違別五載馳情益累詞札往還疇滌懷睇且期晤言
詠晦是傳曷云歲阻驚聞哀訃摧慟寢興形神罔頓
吾道何萎遽失儀羽不亡者存千齡非駐　皇[illegible]
渠寵際特御山林被光度越前世柰此凋謝孰庸倚
鑄仙靈孔昭千里歸祔祖道歆獻悲感交注再瞻神
容明德沖豫永垂休聲以繇佩祚嗚呼哀哉

祭胡贊教文

嗚呼代之輔吾教者必才能卓立足以翼贊其成也
惟公生於名胄挺秀玄門早輔我先君克成教爵其
遭際　天朝而陳綱振紀凡經籙科典靡不竭力相
衛為歷職玄幕累遷再擢故其元勲茂跡在一時同

輩未可倫儗暨先君示化予即襲教其力於協持視
往弗怠故予事之猶邦家之元老未嘗一有惕易而
衆益加尊信為曩貳丈席溫靜不苟未幾　朝廷精
異符籙護以銅章首命掌之豈非其恭默有以孚焉
夏累升首席力讓未遑而亡何誣構橫至竟殞於行
是豈天之吝全其終耶而生化之機囿於運數而然
耶嗚呼使予聞訃顛沛摧慟哀無所容何奪之太速
而禍之遽甚也哉然公夙探玄與超曠之言其無累
乎中視生滅乃返真之遊又豈足傷其明哉矧其佳

言麗藻宜與寅鴻遼鶴騰神廓寥之境是乃不死者存尚何悲歔玆歸神幽宮永隔千載是一觴决別以致其哀惟靈其鑒之

祭傅仙官文

嗚呼方外之學超逸是尚翊教之得才必名宗而貞亮當亡元之運否慨山林之凋喪我先子之聿興值皇明之大暢首推慕於玄風競雲從而川向際 真主之龍興客清光於天仗敷辭藻於文林著霧躍於四照早侍祠以顯庸校玄科而綱紉暨予襲乎教樞

乃匡持而協相煥黄籙之標儀振瓊音於篚豐累遭際以錫還澹寅猶於峰嶂主丈席以儀刑屹耆英之是仰敵宏構之清輝鬱仙壇之穹壯俄微疾以愆和遽返真乎鯨上甚名山之頹靡空撫感而悒怏兹靈輀之介道陳一觴以別餉神其鑒之情辭益愴

青詞

己巳年酬醮宿啓青詞

伏以 天壽超朝仰效國恩之報教宗負任惟依帝造之宏況奏陳悰禎惠之憂而禍咎有攢貽之繼夙攄醮禱允藉終全潔芹藻之一誠畣 聖真之鴻澤俯膺中惕寡徹丹忱伏願聰鑒昭明睿慈溥博釋愆瑕於既往咸錫陶鎔集安裕於邇來悉垂涵育冀歆言之上格資靈既以潜敷敷脈延禧協春和而日茂 皇圖介福回陽候以時雍

張宇明薦父青詞

自天降質情有禱于玄穹由父生身恩敢忘於幽壤攄忱請命惕過陳詞伏念先考某生際時昌歿逢家難襁褓綺綉早罹先怙之哀步陟荆榛粗遂賁園之

託屆誕之辰適追云亡之日乃先親違終養之嗟而桑有溺淵之恨累歉陳於醮拔竟連阻於塵羈爰致薦修俾諧超悟伏願丹書釋罪青簡垂慈性地朗明悉洗無涯之沉滯泉扃洞照普資已往之迷淪凡屬含靈均齊解脫

酬醮早朝青詞

乾道統天爲凡世民彝之主宰皇中建極啓玄科請禱之梯航秉叩風符陳情昭謝伏念臣某傳宗未冠襲職孔艱災非偶沸之屢貽繼嗣淵臨之數見志實

乘於脩滌躬有賴以祈禳時歷困循圜寶臺之萬遍
恩垂罔極之命 睿澤於一誠仰懷高厚之慈尤冀回
旋之造朝儀曉肅盟欵是酧伏願釋宥無方矜容有
在仙曹錄命早育秀於春陽玄教增輝日齊明於景
曜洪禧誕布巨澤咸濡

正醮青詞

乾坤覆載時候屆於誕辰科範昭宣齋弁酧於素欵
仰希靈貺恭致謝言伏念臣某嗣職年踰撫躬夕惕
駈馳非訟幸身衆之復安昭事宗祧感繼承之未遂

晨夕之懷憂甚切省修之勵已維新薦醮禱於冲科
竭忠誠於宸鑒伏願 皇猷鼎固教脈珍符回壽曰
康介萱席春暉之永宜家宜室開蘭闈晝日之長是
慶衍於仙基至恩臨於悃愊年齡益茂髫稚咸寧

本宮大殿慶成正醮謝恩青詞

伏以易昭大壯是宮室之由興道煥重離喜殿廷之
遂構仰依覆造恭致謝忱伏念臣某嗣職有年省躬
無補上承 帝渥幸錫賚之寵頒周率衆誠賴施金
之感集歲月之稽察良久斧斤之經始惟艱穫棟宇

於落成磬衷盟於醮悃伏願 皇圖天廣教範春輝
宜民宜人介萬姓壽康之祉爰清爰靜安一山寧謐
之基及慶衍於宗傳至恩覃於鼎固百靈拱衛五福
攸同

醮紫微臺青詞

伏以壯極拱辰宰乾坤之生育中天御政司人世之
權衡恭叩真科冷陳衷悃伏念某忝承宗緒仰拜
綸恩千里趍朝國社適逢於繼統一心祀 帝醮修
有命於薦先䂓川途驅役之藉多星運遲留之慮是

欵寶臺之虔禱幸符金籙之圓成庸致懺忱并伸酬
謝伏願 紫微昭煥潛回吉曜之暉黃道開明茂衍
遐齡之慶教模增顯春序咸寧

懺臺早朝青詞

維皇上帝總司主宰之機欽若昊天式重權衡之任
懼究衷之罔測沓懇禱以預禳禮諧周圓攄誠懺謝
伏念臣某嗣承越歲之歷多艱頋罪業之彌深致變
危之疊見照臨有赫庸敷首過之祈降鑒無違是磬
朝元之典馳撓綠奏含欵玄穹伏願 皇極昭回帝

心關在教範光而家道泰壽考益寧萱闈永以春緣
昌宗祧協慶愆尤氷釋福祉春融

甲申普度酧醮滿散青詞

伏以維皇建極幸歷事於三朝　上帝降衷愧未脩
於一德攄誠吝歎首過陳情伏念某早嗣仙宗累逢
昌運愆尤山積致貽災否之屯疾疢日深猶切室家
之難請禱之忱兩叩安寧之喜再生符關雎正始之
期協中饋閑家之望庸敢酬於素欵并追拔於先靈
爰潔蘋蘩上祈藻鑒伏願　帝臨有赫天聽孔昭丹
簡標名回禎祥於否曜玉符度命起沉滯於幽扃教
範安隆春緣寧逸

普度早朝薦拔青詞

天高地厚惟德澤之難忘日往月來倏古今之代謝
攄誠請命竭已陳情伏念臣某襲爵懷慚省躬悔過
追報幸資於遠邇傷悼彌深超遷仰及於幽冥謝酧
敢後所懼愆尤之莫首必祈懺滌以均消爰潔清朝
并周素欵伏願九幽拔罪五苦停酸保命生根咸登
逍遙之果登真樂界全函發育之春教範光亨春緣
協吉

齋意

己巳酬醮齋意

宿慶幸基早嗣宗傳之爵　國恩是荷歲逢　聖壽
之朝慮接對之孔艱念風濤之涉遠仰祈醮禱已沐
玄庥昨陳外累之除實藉終全之祐忽罹横撓旋遂
安還嘗殫禳叩之皈并畣資扶之造伏願　帝臨在
上靈降有嚴鑒人歎之衷誠宥積愆之瑕垢　皇圖
昌盛日增教統之光家祉春融克協宗風之振門庭
彌永寧謐咸孚

本府年經齋意

歲曆云周幸叨安於四序教樞是荷惟能畣以一誠
况云為多積於悔尤而修進常踈於惕勵否災非土
木之干并人事疾病之逼每陳皈叩屢沐保全庸遵
餞臈之規敢致酬恩之悃伏念某均依祖澤仰戴
國恩缺温凊於晨昏念憂勞於寒暑匪資懺釋曷遂
首禳伏願忱悃上通康寧荐錫　聖域咸春至化克
揚於宗教福基開泰祥符允協於家庭凡與未來之

祐悉希大造之仁壽永護華榮齋棠棣

圓臺酬醮齋意 洪武二十五年降香華蓋山

帝君寵臨為儲君而請福微躬疾困賴慈母以祈安
况官非誣横之干有遠涉風波之慮省巳宜於恐懼
希恩必以祈禳神祐默扶醮盟是竣伏願 天錫洪
庥星輝景緯家慶日增於遠大仁壽同躋邦基時協
於隆平 睿慈克廣萱闈椿永棣鄂蘭馨

建普度齋意

伏念某早嗣仙宗累承 帝渥祖宗功德愧未報於

初心言行愆尤慨莫修於寸善各從傾逝罔測升沉
兼酧祈懇之誠益重勲勞之念庸資薦拔并遂首禳
惟大德之好生實不言而善應伏願東極垂慈南夾
受煉玉符金簡即開五戶之明丹界朱陵洞焕九幽
之燭恩覃有造澤被無窮

甲申普度酬醮齋意

伏念某忝承仙緒叨歷 聖朝極懺罪業之深莫遂
愆瑕之滌頑病痾之久困致家室之靡寧叩兩疑以
攄誠幸一忱之有格恭陳菲醮上荅宸庥伏願 聖

造昭回 帝心簡在悔尤蠲釋旋否癘之亨通幽壤
開明蓮慈悲而超悟教風覃固家慶蕃昌凡在甄陶
均祈生育

圓臺建醮誠意

日照月臨皆機衡之所囿陽消陰長恐憂患之靡寧
仰期潛回厄運之屯敬致上籲 昊天之禱禮詰懼
禱於四載始生特會於一誠報欵愆期酬 恩俟
命伏願 皇覽昭明 帝慈溥博教統永隆於山嶽
五福咸臻宗風益茂於蘅蓀百祥駢集災非冰釋嘉

慶春融

梁文

三清殿上梁文

伏以三境神洲珠黍現虛無之上界五陵福地宗壇
開龍虎之名山昨逢塵劫之推移俊覩龍虎之壯觀
帝恩罔極道化無方欽惟 皇帝陛下乾坤同大日
月並明經綸正始於萬方文軌會歸於四海豐功盛
德大成至治之基 聖子神孫益廣 皇猷丕承玄
門椎重華構維新仰惟 三清三境天尊虛無至真

上帝位三界之元尊爲萬天之主宰玄元始成文而有象梵清景結氣於無窮紫檢丹書闡十極九霄之内典金科玉律行乜經八緯之文章是龍文鳳篆之彰致虎衛鸞驂之會象貝闕琳宫之邈仰聳旋臺藥闕之雄瞻不日而成於斯爲盛再惟神樂觀仙官本宫住持提點傳　蓬閬仙姿煙霞儀表振青瑣紫宸之步領雲門大護之音多貴達之經營實山林之柱石再惟道錄司主領提點左演法尊師書　黼黻文章宰玄綱之樞轄噓呵風雨握祕笈之機衡日永

寵錫之繁深竭謀爲之力又惟住山提舉李　玉韞山輝珠藏淵潤探玄科於法海輔教席於清都暨總務之群才及施金之多士佳聲後望嘗光霽於明時美譽芳馨共清揚於化日斯神道之設教而風霆以流形煥然綢柱雕甍凌空耀日偉矣彩楹綺戸擁霧迴風高明合景於始青空洞混真於大赤奇峰雲岫儼蛟騰鳳翥之儀疊轂高幢聳霞繞雲蒸之勢宜爲霱之環拱實千載之宏規爰舉脩梁敬陳善頌

梁之東　五雲瑞氣靄空濛日華姮耀金銀闕山嶽交輝　萬壽崇

梁之南　千峰萬壑翠堆藍霓旌羽節浮空下一黍高懸北面參

梁之西　瓊林瑤艸白雲齊靈岩列秀青城表萬劫丹光接太微

梁之北　象麓圓高天一色漢壇玉局萬霧尊福著皇藿朝萬國

梁之上　霧輦霞車鸞鵠仗玉京縹緲太清家神明區奧非無象

梁之下　洞訣神經邃妙化虚皇壇上月華圓靈璈四擁真仙駕

伏願上梁之後　皇圖益廣玄教增輝四宇八荒均被涵濡之澤羣黎萬姓咸資清靜之風道域無窮仙宗有永

勅建祖師殿上梁文

伏以炎漢教興龍虎乃神仙之官府留侯系出主章爲世冑之典儀風崇天道之歸寧拒劫塵之換人謀協久　帝力維新欽惟　皇帝陛下九五開圖一元

正統宏謨巨閣立　皇極以建中盛德豐功總天
而揆舜湯武之濶業蓋振漢唐之茂績斯彰懷禹晉
以來庭集虞韶而制禮而備器正元良之望兼親
隆國社之安宜華夷咸樂於雍熙而道域特沾於世
渥謀猷日廣柱石天開恭惟　祖師正一沖玄神化
靜應顯佑真君道尊玄省教闡清都神氣風霆實冠
冕三山之重簪裾劒佩著源流奕世之宗累斂福於
邦民是培芳於嗣亂剏際　天朝之優眷頓宏神宇
之雄瞻千載洪規一時壯觀再惟將相良才闡垣英

質及四方之碩德同一代之休光斯道其有在焉至
神而無方也六合天經而地緯五城日烜以雲從雲
驅龍吏以運偉材旋捧鶴書而求碧瓦奇木既成於
月府南金時至於雲庭紫府十二天幻成蓬閬瑤京
三萬戶移自方瀛宛然貝闕丹臺廓矣慈階瓊殿鳳
麟洲渚春融三島而回鸞鵠旌幢樂徹九清而下驂
虹駕霧躍電摩霄非山川壯麗無以表師相之尊由
地位高明是冠人天之仰故靈祇拱衛風雷長扶於
仙都而珠璧鮮張星漢上通於帝所瓊書琳札惟許

禹之可考豐碑金埜或茅丘之是擬當被承四十三
傳後建立千五百世雖神運之有孚亦地靈之所至
因時而就不日而成六偉敬陳雙梁用舉
梁之東　氣分光嶽道猶龍春回曆象朝暾麗盡在
　春風長養中
梁之南　廬湖高與華衡參雲旌霧節排空翠日護
　長生白玉函
梁之西　仙臺岩岫與雲齊碧池瓊樹煙霞表時有
　天書降紫泥

梁之北　道祖飛神超莫測絳衣魚氣儼層霄漢家
　自古神明宅
梁之上　列帝高居千仞廣霧璈時詔太清遊玉府
　極樸傳世掌
梁之下　廊衛龍翔羅鳳駕玉書光照五雲中億劫
　空同非晝夜
伏願上梁之後　聖壽天長　皇圖昌盛輔　東儲
之光大濟寰宇之謐寧勳名期將相於蕭曹家業冀
士民於楊郭福瀰川海玄風克振於丕基德著璿璣

教脈益隆於震嚣宗壇有永道化無方

三門上梁文

伏以龍虎名山著清虚之福地鳳麟別島闡廣大之法門昨經禽熖之災是復鼎新之建道摸克顯神化用昭仰惟　三境高尊十方列聖祖師正一冲玄神化静應顯祐真君啓正一之宗風闡玄元之玅化得山峙川流之形勝孫天經地緯之規繩實訣瓊文衍千五百年之祉冑珠宮貝闕崇二十四治之神功門通日月之往来戶象乾坤之闔闢奐輪斯美陟降是

臨再惟住特提點神樂觀仙官傳　北闕歸来領烟霞之舊席東山燕息衣兩露之殊恩嘉煥號之顯榮實玄門之儀表再惟住山提舉尊師　玉質金聲上謁龍章之黼黻明珠完璧儼居鶴署之經綸其贊畫於大成尚謀猷於有永又惟道録提點尊師左演法曹　文史清襟風霆偉度寵錫金鏞之重恩覃寶閣之尊充匡贊於山林是相成於棟宇暨神寶之職司及良工之才轄豐功偉迹宜光輔於玄樞美擢佳聲拱大庸於清選惟入有物而有則益神無體以無方

[illegible][illegible]楹雕楹排雲擁霧倚爾璇題鮮繪飛電騰空璇璣協駕於霓旌閶道降靈於羽節琳峰琪樹鵠龍翔豹躍之姿雲珮霞裾儼鶴佇鸞翹之步斯百靈之拱衛乃萬姓之瞻依快舉雙虹特陳六律

梁之東　日華朝聳海暾紅靈壇儼有風雷護紫氣浮闗曙彩中

梁之南　丹輿絳節下鸞驂明庭遠錫天香降　帝闕綸音耀寶緘

梁之西　瓊林奐氣藹岩罪瑤壇夜燭丹光徹金井

霧泉曦紫微

梁之北　慈殿朱楹開瑞色虛皇真境聳中天琅函遍度羣靈格

梁之上　雲漢昭回来彩仗玉京縹緲五雲浮邦國鴻釐符有象

梁之下　羽佩朝珂須丞駕玄風四海啓民瞻五福咸歆均　聖化

伏願上梁之後　皇猷天廣玄德春輝百福千祥均戴陶鎔之澤五風十雨悉被覆育之中道化丕[illegible][illegible]

風盈振

正堂上梁文

伏以周穆建艸樓仙品位尊於上爵漢髙賜大第邑
封顯著於列侯由大教之始彰得茲山之最勝代思
偉觀繼作維新耆山髙士早振玄綱荐蒙　天眷演
濟世神明之化襲傳家静謐之宗紫禁楓宸累際
天顏之優渥瓊函蕊笈嘗披祕典之精微宿志有符
髙風是挹脫穎謂出羣之驥處錐猶履薄於氷念報
國之在躬職勤頌禱頤匡家之是任意必恢弘涵泳

滄溟究性命本源之學蓄龠淵海探古今子史之言
千燈無處非禪一塵忘言是道鍊已得丹中符火康
時由掌上風霆悅古多金石之文詞資學每縉紳之
言論丹青特胸中丘壑毫墨乃筆下蚪龍居客盈門
家蔵充棟因悚王侯之愛敬莫辭朝野之聲華詞林
錯比於鄭虔冊府敢追於張烈富貴蓋源流相續謀
謨在胷宇所鍾得失與時而盈虛剛柔視易之終始
此非矚視於髙明是乃怡情於閑雅言蒔兵宇寧無
穹篠廣厦之足居有悅乎心別愛翠水丹崕之可鞠

信可樂也其有待焉况為留國之故基永賴川雲之
默相幸成侖奐喜就謀謨仰惟　聖主洪恩王庭大
德内緘之寵錫歲承再惟玄門上寧烈祖休光殊澤
之滋腴日至惟壓湖峰若帝座尊其華山麓如雲屏
秀執壓千生之慶允祈百世之昌清恬有契於輞川
錦繡何慚于金谷游岩歸隱寧期髙帝之招于頓山
居不吝戴苻之價汀梅雪霽覽重洲遠渚之衡湘蒼
桂秋髙對絕巘層巒之嵩華月露清華雲烟吞吐總
是詩情文思波瀾起伏水木蒼森都存道味天樸送

飛鴻格黃鵠寫懷聊遂於氷絲鏘羽佩度瑤笙洗耳
間閑於靈籟髙䝉追周柱下史敢自謂羲皇上人孰
不云賢配之助多其勿訝後昆之訑晚山川用回佳
運歲月允協良辰且美且完爰居爰處必效南華經
肆寄言而道大須如鶡冠子栖深谷以書成嘉猷遠
播於流芳先範有光於前徽且桓榮藉稽古之力故
陸贄有克家之稱為我嗣焉必吾志也今則立柱迎
霄擧梁耀日衆陳六偉之章敢布一言自述助為之
唱以發郢歡

梁之東　象山精舍日華中岫心瑩徹[illegible]
無傳妙理同
梁之南　鏖湖高聳碧堆藍翠峯萬疊爭朝拱奕世
簪纓與並參
梁之西　圖書萬卷照青藜方瀛只許仙家住一曲
川流即剡溪
梁之北　上界星河繞樞極爐燻朝夕耿丹心百代
清芬戴君德
梁之上　幻出仙都非罔象雲宮天闕望非遙吾道

虛空與同量
梁之下　絃誦雍熙美朝夜紫芝瑤艸遍崆峒巢書
自足娛清暇
伏願上梁之後　皇圖昌盛萱壽春榮慶衍宗祧福
祉所綏之有永壽綿家室禎祥懋集之天來[illegible]華茂
蘭玉之芳神構冠宇寰之仰東書雲塢其樂只於玄
珠校訓雪庭尚資崇於文憲道隆川嶽德著璠璵

後堂樓上梁文

伏以地位清高留圖著仙家之第宅天基廣厚溪壇
闡道統之謀謨偶崇樓閣之瞻適壯山川之觀　皇
思罔極祖澤彌深耆山逸士師友淵源琴書興味屋
霓蒸脈抱一極於黃中海嶽矜情擅一丘於方內許
葛之玄蹤莫繼班楊之儒雅益勤懷帝握於寬閒仰
先猷於靜謐爰輯輿論之美構式符燕處之良辰馮
[illegible]宅來棟宇於瀛洲徐鉉盡獻易林丘於玄圃訓
子尚容於晚節館甥允協於明時言優序王何招議
於郗超義重千金曷足慚於襄楷松栢色輝於辟府
椒楠煥彩於丹丘宛然芝館薇垣宜此雀屏鷹幣花

臨綺席陽田鶴圖之春菊綻瑤堦雨霽鶩池之月飛
雲擁霧麗日干霄非溪山勝概無以盡登覽之[illegible]
圖籍駢繁是足極探研之用故衣翩鶴氅招楊許於
三神而曲度鸞笙候佺期於八表無偏無黨庶王道
之可遵有德有言其斯文之是重高興豈倫於庾亮
宏襟尚美於陳蕃多懿範之匡維亦忠誠之賛書遂
吾託矣不日成之快舉雙虹用陳六偉
梁之東　日華烜彩五雲中春田川岳和風動佳氣
從今長鬱葱

梁之南　溪山列秀翠於藍地彌拱衛雄令古鳳翥
蛟騰降旆驂
梁之西　蓬島瑤華接太微天祿圖書開壁府神光
五夜照青藜
梁之北　山瞻蘅薇戴留國琪花瓊樹四時春氣勢
何須孟秋色
梁之上　烈祖休光垂上相雲霞星漢接空賓孫枝
世世居蓬閬
梁之下　奎壁文章光照夜繼承端在振家聲清白

應珠珠玉價
伏願上梁之後　睿算天齊萱齡日永家室遂燕安
之樂宗枝蕃嘉慶之祥真風益振於熙朝盛業遠垂
於名代箕裘奕世福祉千春

普說

三元傳度普說

太虛沖漠玄範幽微至極難言妙亦難思夫無聲無
臭無形無名溟涬大梵寥廓毋光當爾之時文字未
立不可思議莫可度量自赤明開圖生天生地爰有
果具百千萬重道炁結為雲篆發為靈文然後萬範
開張五篇數落保制劫運與天長存真聖相傳為道
則一蓋自　元始說經於黍珠空懸之景衆真監度
以授玉晨道君大範始張開皇之後復授靈寶太乘
之道紫微飛天十部之書實元始洞玄靈寶赤書玉
篇混洞太无靈文元始鍊之於洞陽之館冶之於流
火之庭乃元始靈寶之玄根空洞自然之真文生天
立極開化神明施鎮五嶽安國康民是以　太上演
說玉局霧文敷布而我漢祖天師降生應化昔於上

皇元年正月十五日無極大道太上老君修注上化
八治無極元年七月十五日修注中化八治無極二
年十月十五日修注下化八治漢安二年正月十五
夜朝金闕後聖玄元道君降而蜀鶴鳴山授正一盟
威都功修真延生飛化祕籙肘後經訣是年七月十
五日修立二十四治以付嗣師又於十月十五日建
西治以應二十八宿故治有二十四氣炁有二十四
職男官女官二十四官男職女職二千四職受任之
後依按科格領戶化民其有好道樂法心專志一者

度厄延年攝邪歸正除害去妖濟生度死大可以癸
神霽景度品登真役三五之教永劫無窮正一之風
派傳不息是以授受之者對治度神臨壇分券以表
盟誓之重也蓋聞道君曰吾昔降蜀都其二十四治
皆二十八宿之獄謂之陰景黑簿之司乃開紫陽南
宮玉宸正一內籙籙正一盟威都功秘籙遂得籙中
爻乾履斗之道三步九跡之要嘗告祖師真君曰正
一之道生於混沌一炁玄黃未形純素尚結至太樸
將散澆風日侵吾憂道民為邪所亂一氣混襍鬼魔

相纏災害橫生不得道真夭年不竟而為中傷吾所
降盟威諸籙盟誓外邪內正一炁故號正一即者觀
之不失一源之道故吾此法為衆法之門上清靈寶
十變九化大丹隱書三九素語也祖師真君亦嘗授
王真人曰混元之炁本一一生二二生三謂之三元
三生四四生五是謂五行此三元五氣者經綸天地
變化萬物是故正一之法本一炁而生動化於五故
號三五法也奉其法者帝君三元靜位五行守理日
月貞明陰陽順序雷霆无非震風雲无妄興萬物滋

榮于下無征伐之勞人民無疾疫之苦則奉正一之
法大感也真君始居嵩陽遂歷江東名山洽流巨壑
乃入蜀戰鬼降魔分幽獄為二十四福庭降鬼帥為
二十四陰官遂遇玄元道君復授以正一盟威之道
三八飛仙延生之訣拜真君為泰玄都正一真人攝
玄元後聖之位為玄中大法師封泰玄都正一平炁
宮主者由是六天魔鬼平治俱息修煉功成三天命
下遂白日上昇位賓九清矣故二十四品秘籙之傳
皆攝邪皈正大興靈化以福萬民降二十八宿之炁

循二十四炁之治佩法籙之符章役治炁之將吏功
滿德備三官保舉刻書玉名尸解變遷位登真人七
祖父母超升福堂由是三洞四輔經籙之傳宏衍秘
妙普度无窮止所以保鎮　國祚與天長存下則福
利存亡普天稱慶其於紫陽內宮玉晨正一秘典開
闡玄微良有以也迄今四十三傳仰賞　聖眷流演
宗壇兹遇上元令節天官校録之辰都壇首弟子某
齋会劾信祈降玄恩十方系佩之士雲集宗壇是以
法海高朋講延清衆洗滌身心欲聞至道嘗聞經曰

虚无自然道所從出真一不二體性湛然圓明自足不墮諸見遠離塵垢學無所學修無所脩於中了然不去不住無死無生是真解悟豈不深切著明也哉内而脩之乃金液返還三五之道外而施之即靈寶十回真一之妙演之為紫極飛梵之文赤書霧圖之錄普度天人其功無量是以太上諸品經籙之傳出自是者其感通應化之道於茲備矣盖知造化之津可以化吾之民若天降地升環之以日月發之以雷霆准測機械之運行不言可以利羣生是知具夫人

者非至愚之可加損在乎反求諸已則本有之善念念皈真純一不二而後抱玄守一復樸全真則盡性致命之道具矣是以萬殊一本與天地並行而不違也故虛無恬惔寂寞无為乃吾道之本而修之家國施之天人无適不可其感應無間皆自真文靈篆有以回祥弭患誠有自也夫若是則不徒福利存亡而已沐我太上涵濡之惠信無窮也茲夕陞此法座上帝高真為作證盟六凡四聖咸所聽聞略為敷揚頌臻玄悟一切善信人民凡在有情均躋仁壽無邊幽滯道岸同登久立珍重

靈寶鍊度普說

伏聞洞真妙戒靈寶玉符上保　國祚於萬年下超苦爽於浩劫威禁至重神力難思今對道前依科傳度尚慮亡靈宿違真道甘受輪廻先當普宣法乳開明真性俾令解悟出離冥途原夫无極之始大梵冲漠溟滓無朕由是而大樸始散陰陽始分生天立極發育萬物三才並立人居其中陽變陰合而五行混凝二炁周布萬物與天地並生均禀一炁而有形形

生而性具乃天命之流行若三光並明五岳分峙雷霆之威霜露之教無洪纖巨細皆有生知之全無一物不具此太極也神道設教度世化人者惟此而已故曰天地之道其為物不二在孔孟曰仁義在釋迦曰圓覺在莊列曰虛无在荀楊曰權衡在班馬曰文辭流而為千工百藝不離寸心特殊途同歸萬殊一本也奈何天地與萬有俱屬形炁困于生滅聚散榮枯成壞者皆然人之有生知覺一動晝夜頃刻交擾紛紜無一息之寧耳聽目視口味心思莫非欲蔽情

纏境奪物誘蓋性源為情情熾為念念積為慮慮久為識故七情六慾五蘊三毒凡貪嗔憎愛欣怨橫逆纏縛互至愈深愈固遂溺於根塵縛於執想甚至恩愛情慾或生有所負致結冤仇遂為眷屬一切眷屬妄認冤親冤親相纏互相報復乃緣隨境起境逐心生凡一切逆順好惡境緣動成障礙物之有形自一念之萌逐妄迷想百千萬劫流轉不已東升西沒頭出頭入雖木石無情亦嘗感化皆由一念之差遂種千生之苦使己之靈昏沉漂蕩散亂顛倒無有出期

物則受想行識率入成住敗空是有天堂地獄之報皆由心造而然罔知地水火風四大假合一切聲色盡屬空花一切有相皆是幻妄自從曠大劫來一毀無相圓明永劫自昧九幽長夜苦惱无邊由是太上有好生之德開方便門起大慈悲接引一切使之捨妄皈真均證無上道果獲福无量永出沉迷謹按元始天尊在始青天中懸一寶珠登引千真說經演妙以授玉宸靈寶道君而靈寶三品之道遂出次傳五老上帝妙行真人又命玉清真王開朱陵火府出發[illegible]獄符命青華大帝開青華左府出九龍符命韓君丈人開朱陵右府出拔幽魂符命三佐真人開黃籙院出黃籙真符由是上古三師以黍珠經法演成煉度玄文超度死魂澤及羣品靈寶天尊傳之太清道德天尊次傳之大羅元極神公鬱羅翹真定光三真人流演以及徐葛鄭三真人大振其教而飛天十部玉字隱書由是發其微奧源源相授至漢我祖天師授太上正一之傳其文猶闡朔龍漢之初混洞赤文梵炁彌羅天真皇人按筆所書皆洞章靈符上

以保制劫運度厄消災下則死魂受煉生身受度普告三界無極神鄉社都泉曲疾除罪簿落滅惡根然後魔王保舉地祇送迎拔出地戶登真度命惟此无量妙旨昨自世降俗薄靈文奧典祕於天府信乎玄科四萬劫一傳自非宿植靈根常培善果少能契遇實以玄襟至重豈渙慢之能造其微妙哉然靈寶之妙出於度人度人之功備於靈寶嘗聞仙師曰靈寶即金丹金丹即靈寶若木金間隔水火潛飛安得娃命混融還元返本必立乾坤之鼎器煉坎離之藥物

爲兩曜之烏兎會二炁之龍虎採先天真一之炁爲根基取陰陽運行之機爲法象動則起於陽九靜則循於陰六按六十四卦爲周天之火候體三百八十四爻爲升降之符節顛倒之妙逆順之機毋隱子胎砂中取汞雖億千萬言不能載故毫髮差殊不能成妙在三五歸一之道啓攝月運天根循黃道行周天取西四之金於北一之水而制東三之木於南二之火復歸五土之中追二炁於黃道會三性於元宮然後陰剝陽純脫胎神化玄珠成象太乙皈真矣昔元

上元君得九五之道而五雷君得三一之道與此無殊盡河洛二圖所闡實天地生成之本也其謂之靈寶也神凝爲霧炁聚爲寶亦必採混元杳冥之炁煉日魂月魄之精歷南箕涉東井動至陽之真火降太陰之黃華使坎戊月精離己日光會融五氣周天一匝無質生質遷上朱陵是乃普受開度死魂生身魂度朱陵受煉更生即虛一以象太極復皈於无也故至人修之以煉己推之以度人實乃天地之真陽點化陰魄時刻升遷矣是知靈寶亦金丹之異名也汝

等沉魂苦趣歷劫有年今以會首某修建無上大齋千生慶會得沐　道慈頓令開度如上妙義一歷耳根永爲聖種惟汝自性法身本無垢濁無生死自緣染着幻妄无有解悟經曰三界衆生本無輪轉真一道炁本無生滅苦海无邊回頭是岸故曰了即業障本來空未了應須還宿債如智者或有聞見惡知惡覺亦須掃除愚者全毋趨向昧性冥行猶須猛省居富貴者念念纏縛處貧賤者念念攀緣造此業因豈逃輪轉是故前代師德休去歇去如寒灰死火枯木

頑石只爲息此一念方能照了諸妄不着一塵况來無其始去无其終生本無生死本无死一靈妙有亘古長存盡由結愛爲根積想成業故有種種受生種種償報千生輪轉萬劫苦惱轉轉不息罔自覺知座下四衆受度亡魂我以非言言汝以非心聽向非言非聽處猛烈悟來畢竟不落萬緣超出萬幻則三業六根一時淨盡回頭頓省向來一切苦樂纏縛了不可得於此直下體認昔本無生今未嘗死求向繫縛尚不可得况一切有无亂想尚何有哉不可認生前

且此死後已無不問出刼至刧舍身入身汝應無壞
但汝自昧若了明自性觀汝妙汝明心昭昭靈靈底
不落語默動靜不着有無際畔如垢盡鑑明波澄月
現不空之空真空無念之念正念頭頭動徹念念圓
通真所謂千江有水千江月萬里無雲萬里天若不
打破藩籬終存窩臼直須覿面承當更莫當場蹉過
自千法門无量妙義盡向一棙會悟從此一念不生
萬緣俱寂塵沙罪業亦遂滅除惟此本来面目便是
真仙佛祖尚何地獄惡道苦輪不息之繫哉究竟至

此畢竟萬幻俱空一真獨露太空無相乃汝實相大
衆闡此法音頓然解悟識自本真絕輪回道慎無退
轉常自護持則廓然圓明了無罣礙視彼色相竟獲
何有是乃超凌三界逍遥上清矣其或下界沉滯之
魂於此尚未洞契真常故宜傳以戒法免致淪墜敬
以九真妙戒遂一宣傳是用先皈依三寶庶有依憑
咨示衆魂各宜遵奉

○○○授法普說

原夫太極之初溟涬始判陰陽由是而分天地位而
萬物育五行兆而萬化生以是而生生化化無窮焉
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以天命之流行而賦
與萬物爲之性性萌而理具乎中理著而情見乎外
皆由乎陰陽之生殺五行之升降所以水火相激雷
霆相博剛柔相摩八卦相盪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
雨而行乎陰陽二炁者神主之宰乎萬物之消長者
帝主之然而動靜無端陰陽无始在人心則曰主宰
謂之帝妙用謂之鬼神天地之大陰陽隸焉孰毋以
主宰之乎是謂帝者此也吾道玄元之宗由元始天

王於開皇之後以靈寶大乘之道紫微飛天十部之
書授玉宸大道君暨神霄九宸上帝後降峨眉山授
天真皇人是出鍊度之法龍漢之初九陽自然之炁
元始命天真皇人按筆成文祕之於洞陽之館及開
朱陵火府遂以起死回生之文付之是以黍珠經法
演成煉度之文又於龍漢劫中授道君以清微妙玄
之道授老君以玄杨應運內法以是靈寶天尊授妙
化天帝清微通玄至式太上授之吾祖漢天師口口
相傳是爲清微正宗及元上侍宸一輝祖元君然後

合之是曰清微靈寶道德正一是也太極徐真人修
真成道奉太上命授靈寶十部妙經徐真人授之三
佐真人凡濟度之事悉隷焉三佐真人授之太極左
宮仙公由是靈寶之派派芳演派倡其說者若杜陸
甯張最為大盛而流之後世者莫詳於林白二宗師
焉是曰洞真出書度人強名元始洞玄嗣教易曰靈
寶洞神演教名曰道德三者雖殊其實一致昔元始
天尊命玉清真王開朱陵火府命青華大帝開青華
左府韓君丈人開朱陵右府三佐真人開黃籙院出

玉清破地獄等符若三簡五符之文凡行持鍊度告
下幽關莫不闢悟是曰神霄自清微而下皆其文也
故高上神霄玉清真王長生大帝專制九霄三十六
天三十六天尊惟大帝統領元象主握陰陽以故雷
霆之政咸隷焉昔无上玄君得九五之道是以經曰
得九五之道者而帝雷霆也五雷君乃得三一雷霆
之道三乃東之祖數一乃壯之生數仙師曰太一元
君泄玄真顯宣三五度凡人在靈寶言之天地之大
日魂月魄升降陰陽而不息其所以死魂受鍊生身

受度之道以我陽神鍊彼陰魂然後交姤陰陽而歸
太極混合性情而返真元故曰凝神為靈聚炁為寶
神即性也氣即命也盖空洞降靈太虛生神空氣全
胎真中之真故藏神炁於三田五藏之中取在天三
光五行之炁直不過攝情還性攝性歸根水火既濟
性命之道備矣是以道取自身之日月法取水火之
法象以已陽明之性覺彼陰靈之魄假九霄九陽之
炁煉質蕩形乘上帝之慈光開九泉之幽暗然後罪
滅神全而化生矣夫東三之木合南二之火是龍反

生於火也西四之金合北一之水虎反生於水也戊
己乃中意之土三五合一之妙正所謂坎離既濟悉
歸中到此方知三五功其於符篆簡咒科法儀文則
法門之品格所以為入道之梯航求真之逕路而已
苟不求諸已其能以度已之功度人也哉稽之至理
未始不一夫五雷君得三一之道乃二斗之妙用即
河圖之數故三一無殊於九五盖樞陰機陽雷善霆
惡陽雷陰霆總攝雷霆七十二司故魁罡為撤雷召
霆之司以雷霆者得天地之中氣甲庚為雷霆之號

令印九五之用士為雷霆之局丙為雷霆之會子為
雷霆之宗故子為雷局卯為雷門戊癸為雷火之司
所以雷霆之威榮枯萬物生藏四時皆由合乎九五
之妙也由火師汪真君侍宸王真君得雷姥之傳而
盡泄矣人稟一靈並天地而為三才一身之造化陰
陽與天地並行而不違也我之一點靈明輝天朗地
亘古亘今了毋人識儒曰虛靈不昧釋曰妙淨明心
直下悟取非心非法非道非禪覿面相逢煞機在我
經曰天發煞機龍蛇起陸人發煞機天地反覆天人

合發萬變定基其所謂天人合發者豈非樞陰機陽
也哉人之合乎天者沖炁以為和鬼神者二炁之良
能以我縱閑之機役之則此感彼應始乎大梵沖漠
混洞赤文之先然後五篇敷落為範開張則五文開
廓晉植神靈故無文不度无文不生也大可以保鎮
國祚證道成真小可以保已寧家濟人利物皆一炁
之往来五行之生尅以我曠劫之元神役虛无之神
神靈炁合氣至將靈故不離當處常湛然覔則知君
不可見其為法門之設曰神霄者若掌心之包果陰

陽斬勘之發號施令使者之斗激天河雷門之交運
水火洞玄之開合陰陽社令之策役神祇蕭煞之冲
激星耀下而酆岳之文一炁一訣皆出身中妙用非
徒命上之文故曰萬法一法也萬神一神也蓋道乃
法之體法乃道之用故法行先天大道將用自已元
神充之則彌滿六虛斂之則不盈一握豈不一神動
而萬神隨發仙師曰法法皆心法心通法一通能通
乎心則知夫收為胎息用為竅此是法中真要妙故
叅學者必須先究夫玄關妙用水火真源歸根復命

之妙則可會萬于一百慮而一致矣苟不內明性天
道法心地雷霆其能靜則金丹動則霹靂乎然必戒
行為之志節精勤為之蹊闢師曰真中有神誠外无
法是以存誠養炁之為體洞妙握機之為用果能抱
元守一御炁凝神六識淨消一真獨露我即雷霆大
法王尚何符咒罡訣云乎哉雖上賓三境超出萬幻
亦不難矣其為濟利之功泥丸叢艸皆可寓炁通神
是故譚笑風霆特吾餘事耳然而授受之典符文之
秘皆雲篆天書金科玉冊必自盟天而傳庶無始勤

[illegible]寶授劫以傳實天真元降科
[illegible]靈今壇下弟子千生慶幸獲陟仙階今者
上聞高厚依科付度是用宣演靈詮使知源舍流求
本棄末則反求諸已有餘師矣必毋致輕泄漏慢有
違禁條惟宜精修戒行探究玄微久而進工不逮物
我俱忘神明合一得不躡景登真與太虛同體矣畢
竟天地未分之前從何下筆萬法皈一一歸何處爾
各勉旃佩受毋忽

疏

演法觀修造疏

本觀始於漢季創自唐初暨元盛改刱以來歲久
凋弊已靈雘霧功力浩繁敢叩賢門幸思補報以
成勝事

伏以祖天師以魖星降世肇孕瑞於衡薇雲錦山乃
梁楚之鍾靈固儲祥於龍虎嗣宇始崇於漢之殿庭纂
建於唐朝歷今千二百年真風益振由昔二十四治
道脈獨尊禁風雨之震零豈靡廡之頹圮雖教統所
當修葺亦真徒之合結緣筆下生春會見王長桃再

眾目前頓力指看趙朗昂重輝幻成貝闕珠宮不異
丹臺紫府名著長生籙等露福慶之綿綿功顯大有
書成觀祥禎之秩秩玄風有永　國祚無疆

靖通庵題緣疏

靖通庵者三十代天師虛靜真君修煉處也真君
生宋熙洽之時嘗結園山頂功行既著迨崇寧間
徽廟崇道猶篤同王侍宸文卿林侍宸靈素遭際
特甚構祠禁檜皆有異徵未幾宋社既遷而真君
皆先後坐脫凡其趾辭茂蹟具載紀述而菴之建

於宋元者歷經兵燹劫灰更剏非一刱以歲久日
遠不無傾圮雖本山之修葺宜先而力之弗逮必
假眾緣是持短疏遍干好施長者揮金以成勝事
庶幾真君靈既同垂不泯云

伏以道尊漢室正三十代之仙傳教闡宋朝悟五千
言之秘奧屬徽廟尊隆之日協侍宸顯著之功立勇
將于殿庭揭妖蛟於潮汐蒼龍白虎猶翠竹而碧梧
赤馬紅羊仍青緗而紫閣既飾皈崇之道地敢忘葺
舉之勤爰躍圖新必干眾助鶴歸遼海還瞻寶籙

飛馬化泗州喜見瑤臺傑出共資宸貺均被靈休

本山上清市修路疏

伏以上清勝槩肇迹社于東吳龍虎名區儲祥始自西漢屬聖治昭明之日當玄風盛大之時襟冠盖于通衢壯閭閻於廣市綿延巨路正俘渚以臨溪浩蕩洪濤乃傾圯而嶙峋匪葺飄陵之暴幻成久遠之規爰舉正工必于樂助鄭渾治道後看砥柱一新管仲失途共喜街達四闢尚資善力同積福田

上清市五通廟題緣疏

伏以五顯霧官嘗著靈於徽婺三山勝境獨占勝於仙都昔由元運之興遂纏唐祠之建晨鐘暮鼓壯福地於東隅春祀秋祈鎮名山於西序道尊龍虎景著鳳麟昨因風雨之震零兼以劫灰之變幻致茲摧弊必仗一新自非遍叩於賢豪豈獲成工於土木施泉貨擲金聲慶衍源源之祉種善因揮兎穎福增步步之高安樂公何須托跡於王瑜道鎔師從此顯靈史卞即覩棟梁之煥爛竚看金碧之輝煌　國有禎祥民臻康泰

臨川寶應寺題緣修造疏

伏以臨川絕境名推擬峴之溪山寶應禪林法演華峰之勝槩蜀僧伽如尚在晉浮圖已何存徒聞真卿有說戒碑謾記靈運遺繙經石劫緣所遇修葺隨時華下目前便是見世來世中布種人間天上要於即心非心處悟求无量福因河沙功德

南唐虎溪東林寺題緣疏

本寺始自虎溪一脉相傳故名東林古稱大刹昨毁於兵燹已後從新剏建道場塑立佛像緣功力未圓莊嚴靡備必資喜捨果願同圓

伏以龍樹佛現自在身如滿月輪无相實相虎溪寺得衆衆地若大千界不空亦空本南竺之心宗實東林之勝跡彙因業海揚塵也作劫中飛燼幸資一念已結衆緣但百丈金身尚資陪於妙色更千年寶藏未照耀於河沙然廣殿唱梵音悟在一彈指次升高堂演大乘證於三繞座間大檀檝生信向瀌寶心諸菩提報布施功德念求之往古之善因種此現前之良果即看寸筆春生便使長河注酪福無至願恩當

滋禧謹疏

神霄雷閣長明燈疏

伏以无上玉清王持九天炁六院宰神霄雷祖帝爲羣生父萬霧師位爲貞明大聖相贊雷師皓翁藥閣宏開即鬱蕭彌羅之館蘭膏普照乃紫極曲密之旁燈燈相續於無窮月月可隨而有禱一點之光不昧千生之業俱空主一府總四司實由需風鞭雷霆司五雷臨三界斯其統攝聖嶽將盡種現前善果便揮筆下春風实袖不萌吉福來華興居協慶晝夜長明謹疏

南城縣南山圓明寺佛殿像堂疏

伏以南山勝地禪林昔創於唐朝東土法門佛脈俱流於漢代惟此圓明之巨擘獨遺盱水之霧縣殿宇震陵幻相亦空於劫川源壯觀真如必顯於明時大檀那共成歡喜緣小衲子同種慈悲果指廩捐金於華彩結緣建業於福田即看丈六金身輝天朗地便見百千寶閣麗日干霄修方便因獲无量福

資國寺題緣修造疏

伏以徽君山雄秀冠於吳楚資國寺高深始自宋唐國文安之遺簡尚存儼馬祖之靈蹤猶著奈殿堂之傾圮念風雨之震零古木寒藤雖躋攀之可歷頹蒼壞砌定栖息之難容既承信向之勤敢後葺修之舉必干衆力願遂良緣大檀那點額春生兔顏小衲子安單穩坐烏巢佇看翠竹黃花即幻珠宮寶地廣修善果均證福田謹疏

歌行

橐籥子歌

太虛无垠浩磅礴孰使陰陽兆開鑿皇皇真宰執化樞鼓蕩吹噓橐中籥由來萬有同一源玉撿瑤編祕經略玄元聖祖啓妙機百萬微言示冲漠廓然范昧天地先無名無象皆自然百鍊精金返真液龍虎烏兎相縈纏古來至士亦罕遇至人珍祕億劫傳祝融之孫得異說垢足麻衣叩雷穴自言繼閉司雨暘霹靂鞭驅隨奮烈少曾飛步金馬門聖嗣勳卿盡　結翩然不受籌佩羈直駕風霆走吳越是時金鑾一英豪崖意風塵頻愁絕鄙華紛眼總灰燼傲睨旁尋肆

談閬歸来且識真主顏仙岩鬼谷思盤桓掃花釣水弄清嘯塵世俗慮毋毫干洞龍向来去就不足數登我石磴之上洗耳聽潺湲聊言忽憶桑梓里天冠之壇久蕪廢雕甍畫棟勞經營越歲前圖復雄峙削空兩壁峨帝宮石室雲床蓄雷雨我亦尋山築茅屋琵琶諸峰美如玉嘗聞大藥宜早營煉就丹光遍空燭洞庭彭蠡波滄溟黃鶴一去安飛行乘鉛顛倒豈細事為我剖决乾坤精誰云洞天别有書洞中之天惟虛无既非皇人所筆廣丈餘又非元始所說空懸珠

頌君鼓橐訊然否請括溟涬大塊歸元初

題郭熙秋煙平遠圖歌

畫中五代俱匠師荆關董李稱絕竒河陽昔居秘閣內神宗眷遇重一時手圖屏障遍宮府古来籤軸不足數金壺玉椀留墨香湘雲華岳生毫楮是時館中千百卷越世相傳不多見劫灰一息江海空彩素因之眛高遠丹丘自是藕米徒此筆妙絕當時无風煙黯淡秋樹晚短橋斜屋行人孤遠黛晴嵐隔壚里山村路暗寒鐘起僧舍人歸别水津鳧鷺殼散漁歌裏河陽時在圭壁間意態落筆涯溪山使人對畫歎絕世閑情倦思懷蹐攀我思昔人今有年放曠日已俱拋捐北苑薊丘獲模寫猶好鍾陵僧巨然世傳粉繪競妍麗游冶神情蘊瓊玖歲寒枯淡見蒼森指顧風標凌不朽滄洲玄圃事莫期蔬飡茅棟臨東菑霜林石磵之櫥遙買公寧有氷鑑知晴囱展圖為之惜落寞淳名在緗籍賞心歎憶雲林翁皓首從誰覔空碧

題何滄洲象山高節墨竹歌

唐家畫法竹最多鮮葉每貴施青螺崔徐唐趙襍花鳥五代變更初李頗闇梁諸作皆妙絕獨許蘇文成一窠元盛先稱趙李筆房山京兆俱名代當時聲耀動林府脫穎壺仙猶狡獪壺仙昔自燕吳歸氣吞雲夢先陸離三湘七澤隘胸宇尺壁寸珠安药施滄洲老人探骨髓腕臂一掃秋風隨遂令毫楮盈四座快飲肆意令人嗟昨為黃郎寫高節緣追卓勁猶奇絕六經百史意莫傳津安青田事明滅幽繁但託充棟辭寐寞秋潭寫空月况此趨塵浑渭空斷崖絕壁春雨聚黃州嶰谷今幾種落筆獨我先推雄雲犨風根

象麓鉏蟆扁擔鞋僕蠶蟲夏山百疊水千尺夜雨蕭騷太陰黑展卷挑燈歙我題尚恐風雷驚四壁勿謂長竿无釣綸滄洲白頭猶我惜

題王右丞雪霽江行圖歌為陳無垢作

希奐之孫類若仙臥雲不出動十年揮毫自比荊李驥舊藏卷軸皆精傳王維此圖更幽絕湯空積雪歷雲天鄧屋誰家舊籬落前山後渚相縈礴表安屋舍風正寒老木蕭條餘盤錯放舟應有曉行者竹梅亞地溪嚴惡煙霏漠漠漁網靜亂絮飛花夜鳴薄尺圖

景物興難盡小鵠橋通足深隱絕類君家象麓居龍湫石磴蛟蛇影瓊林柯葉氷欵解飛瀑顛崕兩峰頂客來掃雪關畫門凍葉滑屨蓬篨溫坐懷方薛試春茗故舊凋謝今誰存黃塵沸熱未清冷何事酒罏燒竹根白頭偃臥意未倦會須共筆山南村

題湖山春翠圖歌為倪晉明作

春江漲流夜喧作霖雨如膏滯山郭新圖坐閱類經行金彩湖山肆遊樂誰家門巷柳烟叢別渚舟帆花霧幕清都阡陌酒罏春絲管相催鶯燕頻小船風送發首曲月拂歌懶齋蕭灑須黃金買笑輕鄉土白髮朱顏改秋水櫂筵宜厭梵臺鐘晚市何憎荻花雨當時珠辟爛京華湖水荷香今幾家古來消長靈鷲目莫惟寒潮悲暮笳自緣粉黛擅蒼翠心跡燻酣動忘歲記我林逋鶴隊行江聲海色歸帆尾浦樹汀雲送暝鴻閑情盡付嚴灘句漢家倪掾帶經鋤故業尤存圖與書多君白首素賢高臥松筠號自娛要知揚鄭等榛礫清白傳芳看有無

題琵琶雲氣圖歌為張彥弘作

岱輿之山走窮骨化作劫外千奇峯此峯立我茅舍北潑墨許我滄洲雄滄洲酒酣辟揮掃章達高情尤絕倒浮雲浩蕩隨有无期爾來采拾瑤艸蒼煙積兩龍惟居雲屏石磴相縈紆碧澗亡泉恍疑似夢遊尚記仙人都況是清修久閒適燕景空濛漱瓊液坐來黃葉墜西風對此令人重相憶

題宋復古溪山積雪圖歌

空山積雪動千尺太白嵯峨遠今昔墨圖尤倪輞川莊價重南金世珍惜袁安高臥慣深扃孟嘉獨寒餘

空欸歸棹寧忘亦辭爐[illegible]襢共識雲岩夕荒亭落木
正凝寒礀道冰流墅橋通巢屋老居固陰崕破求飛
泉洒銀壁我亦滄浪把釣徒曠睨乾坤微一息怡情
皓素欲誰侔靜裏春陽帷內溢披圖渾覺滌纖埃霽
黛何妨幻空碧只今毫墨謝衰遲詩情湧逐冰絲滴

題吴至霊葆和蔵董元寒林重汀圖歌

曾讀屈騷語悵然懷遠遊空山高卧日慵起對此宛
歷江湖秋重汀回抱別淑隱洞庭木落湘妃愁不將
巧趣混天真寒林杳靄迷煙氛梟鷺散亂已冥邀漁

舍两三知幾春江南此景與莫比霜冷蒹葭長新水
長松影落空籟鳴小艇殘陽歸鴈尾吴綱近著風霆
脉雲笈深蔵窺莫得野渚平川憶故園林原入夢經
年隔顧我曾追老畫師層巒疊嶂探幽奇荆門雅澹
推董李隋珠定價今誰知明日京華理歸槳空潤神
情夢中想月際潮生晚思多菰蒲過雨寒風響

好静軒歌奉教賦

太始混開闢玄黄數判初人文兆三極乾蓋包坤輿
宇宙循環渺无間萬有吹息周盈虛聖人調元視浩

[illegible]生[illegible]靜根於動動復靜至理[illegible]附[illegible]
卓徽[illegible]三富積萬巻書漢獻才優獨修潔夙探好静
道之基清静正民民乃悦高軒不貴飾紛華岷峨為
嶂芬瑤花儼持藩屏輔親國忠孝誠明惟帝家執中
之妙皆静力舜禹相傳由建極聖賢確示仁義逐諶
徹虛明豈沉寂道存編帙千萬辭方寸斂之無別歧
氷壺秋月皎中夜渥洼緑耳停奔馳壁水為鑑霊臺
是居黄輿廓象玉液流酥天根来往自晝夜赤水象
罔浮玄珠坐燕鴻濛遊太古仁壽有躬滋樂土曷誇

泛海覓佺期羲農至治驚談塵俯愧微臣林野儔累
蒙宸眷被鴻庥敢辭蕪陋為軒祝黍竊遺宗邉内修
蒼崕曲礀卧秋水谷烏巖泉第盈耳寂然真宰貯一
源風葉雲蘿老煙雨仰懐廷闕五雲栖鸞鵠翔驂霞
琳𤩽獨慚攀附渺何及寐算日騰天與齊綸章飛墜
瓊林曲洞吏天姝環拱肅奇英靡藻爛群芳夢繞鈞
天夜光燭餘光烜耀動九垓寂寞幽滞頓爾心顔開
顧髮璿臺翠岫千萬丈一洗朽腐之凡才謁侍軒居
圖史側六合凝虛畫生白道之樞帝之則浩漠玄機

啓淵默鶂鵬神化歸毫芒埏埴甄陶聊一息坐来橐
括溟滓會一元千古　皇圖光簡冊

題方壺真人奇峰雪霽圖歌

岷峨太古雪萬刼崑崙巔壺仙灑墨總氷玉劍閣巑
岏西極天層峰浪湧何奇絕暖動魚龍湘水裂霽色
訪分款段橋松濤夜度峨眉月滄江老屋山之幽極
浦陰嵯廻凍流袁安門巷三尺白古木煥爛珊瑚鈎
笑我支離卧丘壑瓊樹瑤芳翳溟漠大澤重衆霧霰
深春風漸轉梅花角衰倦謝毫端披圖意忻愕輞川

遺興邈復追靜對孤光隱寥廓

清熈亭同諸玄幕賞紫牡丹即席賦歌

洛陽花品傳芳秩姚魏名卷皆異植刼換塵氛見每
稀譜英辨質探遺籍清都自是有天根萬片晴霞飄
國色積雨園林麗日和艷先桃李東風逼虛亭湯是
少娛春真賞欣諧總玄職韡蕚聯翩况共權文彩猶
多老賓客枝擎翡翠瀉銀河色蕩玻瓈泛金液育秀
全資造化功流輝不讓天孫織陳觴稍面亟楹間列
席傍依彩擔側悦鳥分明度哢歌好山高下融衿臆

饌香蘭馥錦雲披杯面蓮垂珠露滴却怬妍心慕研
程寧期眩俗追何石怡安尚異並芳叢歲歲看花醉
今夕如此韶華奈興何賓筵為樂情无極

送別王仲縉先生歌

為學貴師友斯文追大宗江湖近凋落王子欣相逢
昨我髫童慕儒業尊君卓起推文雄先子嘗從謁
明主文光萬丈騰奎府國宜英嗣繼休聲雲夢滄溟
隘吞吐華川鍾秀山岳奇辭源自昔專吴楚一朝輝
彩動賢王九苞鳳羽鳴朝陽鶯行倚馬千萬語班賈

曹劉焉足方我聞王書積萬卷探索朝夕髙虞唐珠
璣金玉非嗜好　聖訓皇謨世為寶自縁天縱皆宿
成况此賢才臻輔導漢唐藩屏知學稀千古鴻名亘
穹昊却愧山林庸鈍資累蒙恩眷徒心馳逢君備語
仁寂德孰報未能歡欲趨空山積雨交夏綠懸壁獨
宵過茆茨濕雲到地繞原隰啼鳥深林晝陰寂翠荷
斜帶碧篁妍殘花低亞清泉急蒲葉傾尊五月凉離
情綫逐長淮入錦囊春帙探遺言禁苑驪珠光四懸
極譚精蘊深啟沃述作幸紀名山川名山川世間久

枯木寒泉氷雪情千金難遇論杯酒玉堂金馬虛賡
方待賢直覲高騫動星斗品藻衡加樵牧音大雅寧
遶鳳麟藪岷峨蒼翠仙者都莫惜因風慰鶩朽

題方壺寶晉雲煙圖歌　一

昔夢秉常筆丹青躭妙年披圖且覽句撫慨心茫然
壺仙胸宇丹青府燕趙歸來隘吳楚襄陽逸法許荆
關海岳風流雄萬古自緣宿契海岳情雲烟浩蕩窮
滄溟山浮羣樹清瀨遠雨洗半峰孤塢明濕嵐餘靄
紛夏綠壁渚輕風散鳧鷺移家頓卜水雲坳長竿獨

倚清溪曲秉常高弟俊彥流洋水橫經今幾秋鶩湖
秀色賦真賞對此宛臥滄江幽畫意非苟精神情會
應少落月秋空江海思浪擬浮槎度林杪壯海高風
須力追清衿氣味雲煙姿曹劉沈謝興莫比濱觥一
躍凌天池

題方壺為人墨竹歌

方壺之山倚空勢陰壑長竿動千歲壺子衿情海鶴
閒墨華綴寫雲烟趣遂令倍價重南金怒髮揚眉鮮
輕輿只今寥落歎驪珠太息鯨濤渺仙逝我昔瓊臺

立雪時每許餘光蔭騏驥廿年弄翰興莫追春籟秋
筠覺蒼翠雲臥丹丘不記年短笻幾頓滄波棄儼猶
六逸卜芳隣曠芳浮緣衰懶至坐閱孤標共歲寒氷
霜豈折凌霄焉登慕還丹煉汞鉛靜探雅操消塵繫
東書須叩劉長生怡悅何如澹中味

題松陰授道圖歌為王景山賦

緱嶺仙人結屋瓊林東巢雲道者為寫百尺之長松
見山堂前蔭高蓋根盤鐵石枝虬龍自言泥丸古仙
子昔者授道瓊山翁有如靈壇燕白石長蘿秋籟吟

天風上摩九霄錯落之雲漢下接三山渺漠之星虹
泥丸之道視曠劫直與偃蹇蒼翠窺鴻濛緱仙昔躋
嶺頭鶴闕海吹笙訪名岳故人喜是仲丈尊回鷗溪
枕梅花閣嘉定雄詞百煉兵細語情深古方朔道山
文彩嗟寂寥振翮超騰足鯨角憶過溪上停歸船灑
酒松陰溪月圓綴橫鱗影落空翠杳靄竿敧迴溟川
喬木竦篁不堪寫撫今感昔心茫然畢宏韋偃稱絕
筆獸許壺仙踵芳蹟雲孫宜更追令名碉水林峰慕
寒碧後凋之木梁棟材陰護霜雪應赫擇笑我放歌

蘭蕙蘂歆剪松花釀春液舉首共招陳白二老仙醉

卧雲濤弄秋色

古硯歌答解性初高士贈寶晉齋硯而作

空峒山人居嶰谷擁翠成軒種群玉生平好古陋流俗垂釣楊江岍山曲昔嘗授道袁安門立雪瑶臺書萬來珍圖異玩皆絶奇雲錦為囊善收蓄時來桂館聞釣天握手論交踰十年相知不啻有清癖每贈毛穎兼陳玄石鄉雅制來即墨蘊質含章冗礪堅銘詞重是寶晉物枝蔓瓜瓞相連綿南塘硯品毎無價龍

尾洮溪未容詫端歙猶推西北岩青逼琅玕紫如赭襄陽本是南宮仙自許蘇黄堪並駕海嶽菴前錢甕城愛石應須拜其下驚駘過謂追名驪封題遠寄滄江頭磨礲僉鈍鄙精鋭體方用静心與俘窮經朝夕謗彼寫臨池一掃春雲浮梧竹軒囱共清夜氷綃雲霧騰蛟虯京華苦惜久離别痼疾翻成卧松雪秦淮春漲繪思吴京口秋高潮梦越支離晚契松喬蹤價忝楊休賦應劣頑子空峒壽與齊綏調笙鶴梅花月

題董北苑秋江待渡圖歌為汪大棣賦

山幽幽水悠悠喬林落落依崇丘夕陽在地鳧鷺散二三歸客呼行舟清霜被野晚風急白露帶袂寒江流蒹葭遠渚飄葉赤浦潋荒橋亂山碧廻汀迷岈巢漁家霜月遥天兩飛翼古来畫法惟荆關北苑猶推李郭間不粧巧趣合天造雲煙澹漠江南山汪子方華出羣驥文墨有成探畫意珍藏此幅動十年肆華鮫綃每手勢愧我少年游越吴壺仙潑墨傾金壺風潮雨瀨盈尺素易畫稍窺龍馬圖久遺毫墨藉雲卧喬木重是青珊瑚雲中山天際水昔款壯遊今倦矣

錦城春色繡圍空畫閣晴光香霧洗湘水間情蘭蕙叢剡溪逸興林巒許愛子芳年咲我衰琴書満座娱清譚青雲高步矯馳翮煥耀家聲光陸離得失幾何紛代謝遺墨蕭條動无價塵世驅馳待渡人谷靄川霏競高下嚴灘釣艇一葉微繪鱸得味輕王霸

題華山仙掌圖歌

太華峯古名嶽元氣扶輿兆磅礴根盤西極嵩岱尊萬丈蒼崖倚寥廓斜傾半月指掌明側挂銀河碧空落摩霄岋嶫張峻屏培塿羣山從良霍天子巡方幾

臨荒祠古宇凌千尋斷橋遠帶墟渚靜老木低亞
川源深浮雲似隔鐘鼓暮鐵索高懸渺烟霧中有仙
人王子喬虎豹爲閽石爲戸我朝望秋當隆平遍遣
羽上通精誠遙壇瞻謁莫敢登歸後金門馳聖情雄
鏤紗刻照千古秦漢徒誇禪梁父山霍川后降禎祥
宗社安隆固天府巨靈劈石通川流明星玉女柄丹
丘黄河盤渦出天際白帝金精熒彩周車箱簫捂道
天路我歌因之與天語儗招馬銜駕鹿升翠崖丹谷
知何許手攜九節杖咲拍洪崖肩饑食落雁霞渴飲

玉井蓮紫衣朱鬢或相遇借我茅龍飛復旋壺仙白
首鷲畫絶巔巖遺蹤豈磨滅冷風一息九萬程庭須
醉向峨嵋月

豫章秀才歌

豐城古劍氣化作豫章木上摩牛斗墟下蔭湖湘曲
吳劉鍾秀山嶽英入地深根抜蒼玉緑髮窮經會化
機博究儒玄盡膏馥中羅兵革涉艱危花鳥春深林
谷非故園無處覓歸棹栞寓幽尋鄉水涯授業黌宮
譪佳譽一朝薦剡光彤墀東書秘閣環　帝冑藩府
發皇賢王知晉祠雄峙太行北燕樹秦峰護今昔哉
王嗣位煥文明鴻寶珍圖羅貢職　聖主深愉孝友
情　宸衷歲注駢繁錫苍蔓相輝古所稀多君輔導
聯圭璧誰誇袁棨梁棟材獨許王儉如珉瓌儒冠早
際盛明世紫泥赤紱來　天階幾遂東還覓桑梓太
行古雪飄飛崖山家夜對紫蘿月斑剝石磴歌庭槐
袖出賢王珍翰美豫章翩風悉莫比詞源百斛槃驪
珠　先帝恩濃寵綸語盤根孕秀煙霧深直幹凌空
走雷起遺芳快覩千里駒塞漠尤期甲兵洗別緒渾

添渭北思翻疑夢繞西山雨西山之高峰羣仙挾飛
珮歘攬南浦雲神交躡吳涯張華預識劍津龍夜光
直射銀濤碎氷雪高標傲歲寒清都儘許尋鱸鱠約
秋玄瀾拂白雲庭須釣海尋鼇背君不見孔明老柏
高倚天柯葉翠蔓垂千年芳名頡與懸宇宙故人應
寄歸來篇

野舟行

翩翩一葉舟蕩蕩廣漠野大幻視八紘煙波爲六馬
始從振翮沅湘間荊門聲動爭揮誥試黌宮未有

千[illegible]王公前岷峨覽轡入巴蜀劍閣崔嵬高
掃天一朝令譽達明主美政推賢著天府精忠浩蕩
三峽源俊德輝光百川武錢塘潮落海門秋豸冠驄
馬來南服澆風鄙俗頓除滁湖光萬頃煙氛收自謂
天心眷吳越調官復補洪都缺花覆烏臺劍氣寒冰
凝鐵柱凌高節昨過瓊林風雪隈和風暖日姿顏開
歡呼倒屣即知己醽醁細傾歌落梅浮生總類轉蓬
急櫓棹帆檣樂張翁縱柁長江白練寬雄吞七澤湘
妃泣我亦滄洲把釣徒輕浮一葦窮天吳渭川嚴灘

儻相值握手一笑哦蘇蒲知君南浦多魴鯉不會空
山卧煙雨紫閣青雲俟遠期白頭共釣瀟湘水

題方壺真人淇菉堂墨竹行

方壺子仙之徒烟霞氣度氷雪膚青年適志走燕趙
胸吞雲夢隘八區手調玄黃仙掌露華岳崑濱肆吞
吐貝闕金門汗漫期照耀奎章渺三顧振衣便作江
南歸江雨潮雲春濡衣鶴髮仙翁愛蓬首丹光久與
雲龍飛絕崖一笑天地驚顛倒銀河横玉繩狂瀾浩
蕩作霖雨碧玉萬疊冷風生人間謂竹總形似太陰

黑入淵龍怒滄海揚塵塹劫空此幅自是風雷護方
壺子天與遊琅玕忽墮免仙斧鐵網珊瑚銀漢秋平
津劍躍尤神變夢斷釣天日華遠吳楚湖山阮謝情
貧蕃翠黛平湖淺淇菉高堂意綿邈溪露林霏濕空
潤夜闌天籟繞舍鳴惱我囊琴與鯨角浮生轉燭江
海空荒岡野渚喧寒蛩赤縣滄洲不可圖坐聽落葉
聲悲雄欲假長竿釣秋水獨漱寒泉時洗耳浩歌漫
有千古思高卧空山紫蘿雨

懷友行寄水北楊雲溪

昔喜館西清今嗟乏東易鍾陵楊君文獻家奕世詩
書貫胸臆宮亭湖口春漲號水北溪頭晚峰碧日卧
柴扃人跡稀秋轂坐繞寒蛩夕憶昨論交僕有年下
榻賓帷絕塵役蒼蠅白壁寧足嗤天藻雲葩爛珠璧
貳室館甥儒雅流從君立雪春雲敞五經六藝富探
討風雅百氏追源悠詠雩經史益鑽仰迎刃窺光知
解牛聖哲遺言猶菽粟味澹涵和飫梁肉風長細語
玉尌前月夜高歌翠微麓一別更秋日興期切思麗
澤盈膏馥浥快離情渺去鴻寒千薄世羈縶辱歡幾

知患敵愼闕豈意迂踈隨府壓鵷媒易足達衷誠對
懇揚嗔肆夷腰妖氛翳空晻暗明贊故潛期務藩屬
東歸臥疾松桂襲脫徙浮塵課樵牧悵懷屈賈亦何
悲用舍隨時恒自足雲溪子儒之徒藏器乃肥遁含
章謝馳驅頓從氷壑侶漁釣奚復君門獻子虛

孝節行為黃貞婦賦

黃門有令婦孝節今古稀未嫁知事親既嬪猶在閨
家承忠烈素儒裔女則閫儀知所持姑嫜訓毓善容
上侍養晨昏具甘美繼宗聘婦遠失天絲帛訓兒欣

卓節孀居自抱氷柏貞指日不改攄精誠孰云隆井
須往易翼刃保孤終有承危存兩世甚毒縱橫逆艱
罹困餘喘高堂白髮屆稀年食報寧嗟信幽遠賢仍
當學趍神都榮翰累載名中書清光密邇侍　明主
文彩煥爛青藍如我來忽遇輦轂下帶月從星詣官
含簪紱雲蒸曉珮鳴卷籤務搆春窗暇示我旌公金
玉篇凜然行義超重泉綱常識足敦薄俗青史必紀
芳名傳嗚呼柔蘗之事柏舟皆宜共母劉光百世

題青巖隱居圖歌

青巖之峰幾千尺中有隱居山別翼龍門高插勢穹
窿宛與齊山並蒼碧淵南淵北環兩溪沃壤平原美
泉石翠蒲瑤艸鬱芬芳屹立雙楹面森戟徵君素非
隱者徒涵泳膏腴富千億華川名胄世儒宗師友函
源重今昔文章光焰煥驪珠詞藻敷華爛和璧偶欣
林壑寄閑情豈比煙霞滯飛舄　皇明真主聿龍興
卓起幡然應先庠佐州裁吏冠文林寵渥聯蕃照淪
蹟遠使邊夷執節傾精忠耿耿明胸臆漢家馬援誓
軍尸爲愧荒榛秋露滴佳嗣超騰早曳裾永繼文献

光史籍　天朝繼統際仁明太學高遷宜處陟最過
空山索我圖爲寫潺湲勉相憶夢追清瀨聽猿啼落
月高懸當絕壁萬里岷峨別四春京華忽喜離情滌
爛漫雄文應墨新不斷班馬傳芳蹟繼志寧忘梓澤
情白頭終許從安遂瀟灑　皇猷正邇期坐對青岩
猶目歷

謝蜀府賜口衲歌

岷峨高峰幾千丈西蜀雄藩勢尤壯賢王久著忠孝
名巫峽川流屹相向始當茅土立儒玄沐恩麻解衣

每下士道義北塵仵嗟予踈野曷侍遊渺漢萬里何
乃遠惠五彩之重裘京華拜領增拾襲片片雲霞相
蕩浮自慚樗散為時棄久託林泉卧榛翳五銖不嘗
芰荷輕王門敢擬長裾曳盛服俄驚降大庭鶴禁封
題遠緘至凝寒陋質變春和沍凍空山消顥氣華陽
之仙人文德並前烈拯濟群黎求饑除厲社安隆仰
明哲遂令恭渥及山人亦被輝光起迂劣暑嬰衣被
十載忘范牀號寒一朝撤凝營大藥寬洪厖正爾宜
瀕雪羽雲姿裳行穿蘚澗陟晴雪坐倚林巒□秋霜

千金裘世稀有宮錦袍仰君壽李白狂歌詩百篇□應
澆丹砂駐衰朽蕭條山谷絕世期緬想青城勞夢思
扁舟倘遂消滴報拭目相從天一涯

題吴虞淵畫山水歌

我有江海思倦為江海遊空山久高卧塩雜疑丹丘
詩神道士家在塵垢外家有雲巢衆峰侖白衣蒼狗
嗟浮還乃倚西晉仙人舊松檜方壺外史昔授李郭
之疔青拂袂便作江湖行湘漢盡探山水秀盈尺繪
函歷歷窺蓬瀛停策瓊林袖話別二十四岩紛纖辟

馭風鼓轟駕飛蓬雲濤萬頃浮空雪曉泛宮亭十里
湖夜醉潯陽萬艘月黃鶴磯頭江渺茫岳陽城東臺
閣張千波萬波帆葉赤十點九點山微蒼江陵墟景
四隣集赤壁扁舟漲流急雲雨昏冥十二峰洞庭梧
暗湘妃泣嵯峨陽臺山積雪天際白□滇倒瀉巫峽
來巴蜀層峰削秋色篤師努纜攀泝□星□苔磯亂
川側曹劉功異失吞吳楊馬才優混□□賢王藩屏
近所都殊恩尤眷山澤臞儒玄端坐劇□笑雲珮幅
巾聯曳裾青羊瓊館深煙霧露顆米漿出□樹濯錦

江邊赤履飛蛾眉月裏瑤笙度我祖霸蹈最漢中曹
驅魑魅昭神功青城化跡千萬丈幾復夢遊安爾從
歸來且展圖為語川途興一覽何須汗漫遊應嗟海
船誇雄膝人生去住俱浮雲浄掃舊巢呼鶴羣盈虛
洞了人間世天池一息南溟鵾鍊真祇擬棲蓬閬霧
驕風飄隨放曠脫羅寧懷闠達期幽尋寫向松蘿障

雪蓬歌為與筠部原性作

雪蓬先生紫綺裘曠視八極輕王侯發研經史博探
索雲夢煙霞相蕩浮華川之高峰秀色壓盧霍中有

嶽碩生文光等川岳世探淵藪時繼作盛代多君振
淵落艱途萍梗付虛舟浩焉盈衿恥悲愕昔過空山
瓊樹隈論交泉石傾尊罍雄詞讜論驚滿座玉麈揮
雪行雲開閶闔江漢樊經涉授業房門早草萊一朝
嚴譽動　明主萬卷英華馳儁才成均富高堂東書
雪蓬側夢寐江湖興不忘吳樹秦淮送秋色日招坐
客總尋梧禹舫煙波照編冊晚風蒲葦紛鳴凍露
論纂巨濱北渭川嚴灘傲世後羊裘熊夢知數
曷亨技溉蓄急長竿湧倚遊鱗竦白銅鞮歌歲金

巨羅為君起玄陰大澤闕春和松柏堅貞歲寒美我
本清湘理釣緡直欲憑虛與天語　闕下相逢後有
期共醉梅花雪蓬裏

題讀書松桂林圖歌

高夫子儒之英妙年卓犖馳俊聲結巢松桂究經史
研思探穨皆鴻生一朝聞望光祖武盛代高擢列簪
組　聖朝嗣位擢詞林八澤三湘隘吞吐愧我山林
韋布姿幸從金馬聆風儀南金和璧不待價盡推高
適今昌黎復向憲臺協贊祀肅陳典禮名當時尺圖
雅淡珍嚴文詞藻聯翩粲瓊玖幽馨滿卷繞屏維濕
翠盈緗到囱牖寥寥古往聖賢心眯目塵情歲寒守
多君自是董賈流夙承文獻嘉謨猷長林落雪驚舞
鶴遠瀨迎空回素鷗掃花席月足涵泳豈比皓首徒
探撩高夫子美襟度幽栖勿念松桂佳廊廟方期佐
明主經綸不在鐘鼎貴風月寸懷隨出處謝別還山
理釣綸頓企文光照千古

題清真軒歌

右軍昔得清真趣蘭樹留芳總賢裔君侯振起自

天朝恩重椒房寵穹貴華軒正面松筠開玉作簷楹
金作臺松風墮雪響晴菌筠霧迎春侵曉梅琴書插
架牙籤束斜月闌干醉絲竹珠履球纓滿席珍不嗔
玉漏催醍醐五侯七貴雄當時飛甍傑閣凌光輝披
露彤墀聽鳴感簪星紫禁閶朝雞輦轂新承臨甲第
玳筵綺食繁歌吹千金寶帶五雲裘一朝須寵傳丹
陛世德由來忠孝家相傳簪組俱才華　聖朝累代
蕃寵錫許史金張奚足誇丰姿溫雅信奎璧鳳翥鸞
章煥今昔頻收功成萬戶侯顧尊　聖王隆勳蹟愧

我山澤臞濤眞愜幽邃山陰羽客未能舊掃素何由
寫空碧嘗謁高軒翠樹叢落花細雨回青驄廣庭瀟
洒塵不到春色繞簾啼鳥風只今藹暮慚衰槁刷羽
高騫羨青昊貴胄恒看奕葉繁醉向鸞池卧芳艸

次姚少師茶歌韻

昔我雲卧惟丹丘鶡冠旣弊嗟狐裘聿來京國際
眞主綺食瓊筵歡眷留當時故舊鮮知遇客邸養痾
空息喉王蒙素謂有茶癖累載憶别方從遊夙聞我
師諮幃幄六龍御極乘槎流中官持節詔趣辟象教

頓使叢林稠金張接武肆清賞茗椀細滌鶯花柔龍
團洗翠逐風　蟬翼凝芬和露柚片甲分香碩渚外
酪奴衣彩灑湖頭囊收餘瀝傾玉兎乳面一掃浮雲
妝陸羽嘗為竟陵弟上公況與聯鳴球揮錢寧效李
卿鄙盧世豈獨高巢由頗擬樵青芟荻葉應憐陶穀
羞銀籌松風落雪響清籟竹雨潛煙吹薜飀誰誇何
石萬錢費肯比卜相儲金甌乳窟蒙陽盡眞味著書
自足消窮愁王公犄角每英傑何侯庖丁窺觧牛應
副華款忽黄閣倫宜胄壽令瓊樓輦轂時倍玉堂賜

恩榮卓冠瑜神州鍾毓白首竟中輔賓囷青眉宜列
侯京畿異跡富靈液况汲揚江千丈湫愧我嘗追後
塵末天葩麗藻知難酬標格清雄豈阮謝詞華逸邁
過揚劉累承爱遇甚投轄矧被清光多運籌東歸拂
石稽林壑感仰湧使枯腸搜碩戴　皇圖廣惠澤髙
騫奕世蒙　天休

送鄭教授𬘭度之蜀歌

東風破曉楊苍寮夜雨翻春漲流急鄭樸肩輿畫叩
扃朝簪猶帶宸光濕我昔知歆孝義門聚廬合食皆

温醇良金粹玉美昆仲文獻流風欣討論闕下相逢
謫離色東朝恩冠春坊德景慕踰深託素知王門况
値賢賓客嘉異東南猶昔時丹楹彩筆張高楣鍾鳴
鼎食彔千指内識外訓嚴規儀五百餘齡同一日應
慚劉李爭矛戟巨碣豐碑金石文豈誇張柳相雄軼
仙華山秀澍水東文藪詞源為代宗仁毅義澤世薰
漬偉望豈亞青芙蓉多君令譽遭明主曳裾莪軔趍
藩府朝鳳鳴陽絶後塵逸駒脫轡鳴前武巴蜀巑岏
秀插天繩橋劍閣相鈎連我王祚土建藩屏孰讓漢

猷每才賢君行職敎過桓馬絳帳銀燈論壁堂浣花飛遍錦官城灩瀕雲澌半空灑玉門富積書萬籤不壹珪璧光淵潛琮淙玉葉重當世紬繹萬古窺洪纖戕慚荒陋叨寵錫報德何由致涓滴空羨高騫勢莫攀日方萬杜偕心跡僕眷栖遲山澤臒為言藹慕徒迂竦祖道陽關悵離緒柳條綰帶增躊躇蘭金交義知應共雖棹匆匆泛江水顧挹清芬並昔賢蒼蒼泰華橫秋宇

題趙魏蘭石歌

吳興妙年氷雪姿鷗波水暖清漣漪醉揮免穎畫書法密竹幽蘭蒼玉枝湘濱楚畹烟霧濕我欲佩之將何適千載孤芳烈士風一調朱絃對寒碧

題五龍圖歌

至陽之精善神化倏忽雲雷動驚詫波濤洶湧萬里奔變態百狀雲為駕九五其位居　至尊尚書賢偉宜攀鱗蒼生正資作霖澤拂拭此圖裨　聖仁

題中山艸堂歌

鴈蕩萬峰連石橋草堂別構凌山楙赤城霞氣浮五彩奇峰疊嶂爭岧嶤盧遨芳躅素儒尚富積詩書矻明治哦松月夕動遐思官舍清風落空翠

題積雪觀梅圖歌

王猷才志凌氷雪貞白高居抱孤潔梅卉中含天地心重陰不受風霜烈芳縟羞同艷冶姿淺盧畫暖春陽熙久知陶謝每同調靜對曲囱千古思

題翠濤亭歌

翠微之山美如玉面山築亭傍溪曲長風吹下萬松聲百頃雲濤恍心目手揮五絃歌紫芝兩耳天籟凌

空飛人間衆竅不足和羊裘雪滿遲來歸

題雪江獨釣圖歌

衰柳蕭條斷流急短簑釣雪風煙濕大江渺漠去不還萬頃瑤光浸寒碧林麓重是三山莫烏臺久共氷蘗貞俯仰乾坤練毛骨巨鰲一撇凌空行

四卷終

五十一代嗣孫顯庸重[illegible]

五言古詩

述懷八首

沌沌穹壤間一氣互磅礴宇宙充八紘虛靈湛真覺
紛葩苟蝡聚橫戾競奔鱷爭論桀跖竜以必孔顏樂
瀸求暘霜履熾焰撫薪愕跳達衡運機聯從潛遭泊
誠道洞一初精微以綿邈秋空徹靚淵霽月瑩潛壑
千古奚與同休焉守中漠

寥吾渺推遷今古更代謝健行運不息圓方賁高下雨
露孰非教風霆備生化至理宰烝機栽成範陶冶大哉
體誠明道養緝純緞立命斯建本憲章足資藉以令斧
藻乖懲癘乏甄暇淇澳漢餘聲玄功漫悲洒
孔墨素殊道孟荀良異功閩關紹術曾王道終誰從淳
于志不屈堅白歸孫龍齊頌詩[illegible]澳美新概揚雄玄言
晦嚮老關鷃知求中莊列極雄崎嶄到師談空立言始
周弊誕謠將爲窮善時苟不利聽達歸無終
至道妙三極人文著皇衷仁義本天性賦質何智蒙
主敬乃純一操持慎厥躬中和宰衡軌發育居神功
鑽仰思繼緒危微惟篤躬昧彼夸毗子罔趍濂洛風
繼貞抱遐慕鄒郭將奚從樂只魚鳥性契茲泉石蹤
寥寥太古調俛嘿還羲農
抱真悟玄解齊物棌吾玄偃月兆鄞鄂規中契潛淵
虛明罔樞極妙契交廻旋陽火溢真候陰水解寒泉
黃中通與徹一息還周天瓊液運靈根玉華爛芝田
神化匪言測微圖浩寘詮風味玄命祕乘風格偓佺
太初在蓀合椌駕凌高騫

坐忘燕踵息薄俗紛馳鶩苟知達生理洞徹性命情
樞提縣游刃犧繪信天刑禍福相倚伏存亡宜自明
贅疣盡土苴貍辨奚足徵申公竟返轍轅固終途存
巢許愧清流斯時號賢卿浩歌採苓吟豈復羅櫻寧
羈步誠跛鱉寵辱何足驚
盜名鄙田吏醯蚋奚足悲禽犢乃身羨蒙鳩匪苕危
仲尼返鳴犢虞公去之奇僑負豈蒲葦寒淋空驂驪
卓犖拓遠風千齡羨同歸吁嗟魏莊子胡獨嗟嘆為
棗尉行且歌永赴山林棲

天地亦形器陶[illegible]家吹萬紛錯行枘鑿焉能違

糈芽奐沉溺騶撥奚獨同素蔑貴貞固含章視文中

御缺藉咞饈蘧瑗潔有容弦韋謝魚乘沈猶絕羊縱

尺蠖變蒼黃誹譽戒木公衛風慨柏舟川逝何匆匆

林類默無言拾蕙歌幽叢

擬古七首

朝陽生東樹微月流西岑鳴河澌急瀾衆鳥亦交吟春

反氣候殊涼燠自駁尋遐慕期永託斯人蕙蘭襟邈然

與世隔空睇瑤華音騫修爲言感慨投吾簪

靈陰晦陽彩清風入床帷梁燕巢舊壘濱鴻起高飛庭

木鬱南榮川流迅東歸枳棘塞道途躊躇竟何之陟彼

嵩高苞蕭四紛披去去勿復言緇塵易沾衣

逍遥東山行逶迤西北蘭佩之歎何歸烈風吹暮寒凝

氛日冱凍霜露涉愈艱所惜氛馨質恐貽蕪穢殘泉流

聲悲咽玄蟬號空山隰苓宜欲采俟俟奚獨安

東山高且夷溪流急何深翔鳥奮高飛浮雲結重陰芬

芳茂百卉悲風蕩陽林榮悴等朝暮老大徒駸駸富貴

焉苟[illegible]要空恥千金商山紫芝秀園綺終何心

驅車出西城城野多芳樹霏霧沾裳襦繁陰蔽庭户

寒日下長河迢迢南征路念我久離居行行重回顧

人生百年内憂歡知幾度明月照崇岡衆星繞四五

悵望欲何之淒淒秋風暮

冬入寒氣至北風吹楊園落木號淒聲夕景照西軒

不知夜未央星彩明且繁秣馬涉堅冰遊子嗟路難

念我平生懷接跡難爲言冰絲抽妙音餘響流雲端

矯首千古思轉燭復歲寒

東北有嘉樹日暮微風涼霖潦益載途浮翳猶飛揚

夕照下西嶺餘光燭幽房白露盈階除明河低復昂披

衣起徘徊胡爲多内傷但恐志願違握髮俟已蒼

感興五首

元氣運不息養真還太和内凝金木精勿使陰陽頗真

性湛靈域澄神以研磨致命周復始絪緼妙盈科蠡彼

鈆汞語因該病偏訛復斯天地心水月明秋波誰探後

凋木椿松鬱高柯寥寥象帝先無極將云何

大儀運璇璣四御相鱗次天命恒周流物情凜昭露變

合周六虚五炁交順布聚散固靡常降升歷衡度炯焉

夜烝存養心抱貞固乾坤備生始易簡信昭著蹟彼靡
滓流得喪特朝暮斯道天不違居易竟何竢
四時候代謝寒暑互成歲有極運化源消長在分至天
均紗莫測玄訓曷該祕否泰周循環晦明育榮悴竊探
萬彙初曠視了真趣曷窺參贊功幽潛寡寞契執茲衡
氣機善體孰吾棄玄默會生化健行廓无際
君子探厥初問學貴端本乾坤體健順確隤乃躋閫至
理具含章顯微匪昭隱慎德猶執御誠身曷格損元貞
閑通復位育斯獨謹物欲燭照明神幾戒懲忿鳶魚異

大淵珠玉藏宾混大經孰與論敦艮以肥遯
人生等朝露萬有紛聚散榮悴惜春芳死生悲夜旦奔
暝衆形役馳騖流光換虞蔡擅機智金張極芬榮春秋
悲蟪蛄朝菌曷楨幹欲蔽昧天機安危疾魚貫爝火豈
炎輝堅氷結陰渙修踐貴自昭金石等浮玩

擬感遇十五首

先王居至德安危在循驕禹功嗣少康箕簋皆銘詞云
胡蒼梧泣南巢竟傾靡成湯身帝則阿衡昭訓辭齊賚
符說築鹿臺卒顛覆西伯繼武成尚父獲渭師周公告
逸丹書戒甦獵頌齊寢幽厲雅降東周移天王失下
入朝聘殆日衰奈何筆削嚴千古有餘悲
三五均尚賢尚親異功力桓文踐盟會杞宋樵奔激楚
莊挈功利齊閔召危極天人信表裏探索貫文質污漫
知五阻信義當謹擇遺孽蔽溝瞀突盜紛委積焉知治
亂機至仁觀刑德萬世同一道觀心契皇極
三霸匪異術亢經勞述徵威烈抱遺制莊襄竟淪傾
隱桓肇魯史王春書特精七雄擅機略五霸互吞并
秦繆棄三良齊桓說群生會盟逐邪衛辨詐流縱橫

大哉先王訓德智孰重輕善惡著名分循道乃安榮
聖門戒靡道梟亂斯內懲
易畫示消長二五觀同幾名公戒旅獒楚狂歌接輿
飯牛得甯戚贖穀至里奚道合乏周濟義乖乃中違
儀秦擅捭闔申韓握傾危苟位猶拾芥身禍非人為
文豹晦山藪翔鳶漢天飛積持擇注錯安貽衛畏譏
鬱鬱天地閉俛仰空漣洏
周衰暴列國王章日陵遲嗟哉九鼎震趙魏紛淪喪
交政盟翟泉空慨萇弘悲繆公知悔誓句踐推薪穡

鵠羽集芭棘豈能避焚誅
嬴秦霸孝公王室潛窺覦衛鞅變法令徙木信收拏
終焉冐怨黷車裂愁商於穰侯弁周赧搤吭來范雎
始皇滅六國嫪毒彰不韋驅馳萬金閒貸齊竟丘墟
咸陽侈鍾鐻渠泰峨穹碑藻仙釆靈藥阿房蔽天隅
奸斯肆兇暴灰燼焚詩書星隕祖龍死腐鮑哀輼車
胡亥亡指鹿陳吴起督魚降嬰伏灞上劉項爭博盧
茫茫驪山木誰作亡羊吁
漢高失兩生終祚乏文制炓孫始綿蕝陸賈善探紀

秦弊英芰滌賈生惜空淹代文守玄默刑措謝更置良
平竭智謀絳灌式安慮慨彼芝房歌柏梁失經費持危
仰金霍操險極賢禹劉輔嗟鬼薪王綱憫中棄新莽卒
搆危牝晨幾顛墜差弑赤帝冑感憤荅芭繫
劉縯起南陽漢光聲銅馬鄧寇首廷覽伏侯典文雅
髙鄧傲嚴周禮賢尅崔賈山陽咸麟瑞燕然崇碣嗚梁
竇挾閹竪袁任黨滿鏁楊震飲賜亭周燮謝纁蝦左雄
諫襄邑李固竟趙謝尸諫感餘哀埋輪慨空灑八顧終
黨錮五侯爭倚藉徒成卓操謀深悲卧龍者

擬遊仙三首

蒼蒼山北芝英英崇岡木芳縟晨夕艷柯葉自蕃[illegible]
瑯期天遊絶世倫高逸翹跡青谿外曠視濯淵潏冀[illegible]
浮丘翁永嘯駕輕颸卓犖窺峻島翩翔控回霄遠引[illegible]
六合豈貴徐韓術浩歌企宾轍漠然藉幽容
閭閻聲利宅丘山潛遯區駟車奚欲營何事返蓬廬
樊林陟崇岡援臯俯清渠層岑乏低佪焉復被長裾
崆峒隱柱史鄭圃卧一朧達則奮鴻擧超能肆淵魚
宾𢡖煙霞表浩嘯窺元初

靈峰髙萬仞中有學仙子霧凝嵯谷顛雲蔽泉源溪
孰測彼何斯闢乃葛洪氏抗跡泝羅浮神丹貲久視
軒蓋東壯還珠林佇鸞趾瓊姬逝我往冷然奮輕羽
霧均辭曷通曠首竟何俟

擬招隱三首

步僑事栖隱幽蹊歷迴迂林託匪雲構榛蓬藉荒隅幽
蘭被棠垠餘芳翳環居遙岑列崎嶔喬林亦葳蕤榛藉
耕與牧嘻畝已菑畬胡爾役羈馬峻谷乃吾娛商洛潛
東園髙丘懸長沮躍回曷彼彤城歆歎鞍輿

偃息中林阿木杪日敷榮下有清池曲呈以游麈縵耋
蔚芬森中松桂勁且貞叢薄蔓蔦莽寒泉瑩孤潔縕綴
罕無善退遯可獨膺荷篠跡荒途棄由絕紛縈至人非
前陁大化聯斯乘悵望將孰契踟躇挹餘馨
風慕中未荷行庭空徙倚徙倚竟誰從斯人卧衡葦
晨陟西嶺阜暮返東皐址崇岡屹高屏繁木森茂扆
企越慨風篁懷陽晞露卉林薄奚亭亭流雲被層峙
峇采薄輕條靈蔭藉幽守蹇拙寧有俟聊欲慰寄斐
雕刻之居貞振祉安所止

擬昔興

茫茫堪輿間汨汨今古逝得喪猶轉丸盛衰若投器
周文志克修史伯窮檢議仲尼鄙桓文陳軫弱韓魏
太和貫古今王化視當世自非夔契賢大業幾淪墜
須賈擅霸秦咻時蔦遵誼類風迅揚波侈習競爭戾
落木鳴凄風悲鴻響嘹唳撫心視八紘悒怏發遐睇
素無根柢容久藉巖藪憩疊翟靡自施罷恭夲中蠹
鋒舌利鑠金明珠惜投異振衣絕塵氛抗節懷砥礪
頗諳寥廓士曠跡千載視

擬覽古

隋侯寶明珠價重和氏璧不惟照乘貴意擬夜光惜
當時苟利徒奮奪動危國燕惠惑隙誣樂毅投魏跡
楚襄丞聞過莊辛遂遷軾未鼓郢忌音空嗟隰朋惜
良才豈易圖至寶竟何益身危羽蹈火事變卵投石
譖愬夲摘抒奸諛甚張戟至辨德朕妖安危勢莫測
云何白珪玷遠異鵲巢僻財輕死宜重反棄呂毛腋
杜伯殞賢徽越種竟身辟得喪各有幾枇械等矛賊
崇卑若繫轅千載俱浪跡孰窺參贊功精一貫金石

蹈躋思曠懷僶俛事張的善執哀公問聖訓著經籍

擬感舊

乾坤肅形器萬有互消息人生慎出處得喪何欣戚
四序代成功衰榮等朝夕寸心視操舍敬怠眛焚溺
憂患信有幾內懲戒淪辟始羅浮翳蒙終討清水釋
豺兕肆雄吞蜂蠆益充斥匪瞻离明輝曷免困藜棘
悒怏馮驩義吁嗟弘寧值微生眇何繫寵辱委心跡
玄渾孰茫昧禍福猶反覆貝錦搆珪玷蒼蠅爭蕩蝕
蘮鈹劉蓫言戕牙呂濤逼丞放概除悲其貞肅戕鵰

丘山訐長往高舉遐矰弋肥遯匪傲世安危貴潛識
喬林夏綠繁紆澗朝芳集起席理故書臨流玩殘易
焉知形骸外轍軔若形役致命安固窮聊將視蒼碧

擬形贈影

萬物同一本盈虛乃其常天地亦形器流行藉柔剛
健順恒不息太和胡内傷浮生等幻有靈明昭否臧
窮達妄蜷蝟志違難合張趍馳苟汚濁汲溺為身殃
自昭耿不昧明德誠無方夕惕慎吾履乖違甚氷霜
願言紳斯語庶以善自彊

擬影荅形

寓跡俱朝露殘形貴彌肖乾坤等烝機陰陽易窺徼
萬有羅紛紜趍馳競喧耀昏冥日昧淪汩溺甚汚醮
放癖恣猖濁何由返明照至哉聖哲徒箴誨聿弘要
跬涉猶履氷敬持乃熙紹誠身愼厥脩毋墮百齡誚
大化同一歸澄虛以觀妙

擬古意

養心見天則動靜環無端義命本一致降衷實幽番
皇皇辟聖言服膺惟肺肝盡性斯固執操存匪頑鄙

危微在主一居敬回奔湍馳騖當寡欲爽凝生爝
乾健宜不息化機運循環誠身乃立極歸會良非難
哀哉曲藝徒覆嗜紛外干蟫蛸金史華蟪蛄秦趙權
緬默謝浮趍憤悱增浩歎云胡鴻碩生自昔含悲酸
仰止千古期窮神斯大觀

襍詩七首

晨陰收陽彩風雨東北林節更物候變列樹增繁陰偃
息庭宇靜園禽流好音仰止先民懷寓坐抱虛心高蹈
慕原憲于貢嗟貧侵霸域安寐照箴寤將自任崇情協

逸尚慨獨散沖襟拖履歌黍離曠跡惟川岑
曙星耀餘輝園景豔秀木達旦陰蛩吟清霜澹叢菊
遵渚鳴飛鴻汀葭翳繁綠美人隔秋水矯跡阻崚谷
王霸邈遺風衷安偉芳躅歲晏欲相從整駕聊躑躅
遠淹朝陽輝倏已在林曲
旦夕氣候變林園散餘清飄花委返照向暮蜻蛚鳴
昔夏暑未炎芳艸交池生息倦步微月涼颸白露盈
栖遲慕周變偃蹇懷管寧高視悲幻化顯藏在人弘
用捨泉石名脫屣絕浮縈

孟夏多涼風炎暑尚未周芳樹葉雲布晨鳥喧相求
幽芳被叢薄莚草亦滋柔日入欣有託荆榛翳叢丘
人生等過隙縈縶俱蜿蜿賦芋惑群狙外身固無尤
玩道循醯雞何復百世憂
生無涉世意舉俗非吾知身幻每朝露哀樂常相隨
天地觀大全一烝聚散之安貧覺富勞守賤忘貴危
班彪素嗜古周黨良屈奇委和去紛鋭禍福非所貽
世毋黔婁士斯言當告誰
寒冬無停運四野交重陰日暮浮雲馳悲風響疎林棲

鳥鳴故條懷春發幽吟膏車昧徃轍控翮稀翔音遐託
祕玄搭牖遊謝塵簪景光馳飛電曷由契筠心遠鵩憩
陽岡孤騫渺嶔崟浩觀漠萬化誰足攄吾襟
旦氣忽舒和清明烱無翳流觀洞八垠長養萌萬彙膏
雨鳴穆端春陽藹涵煦晨風動高林浩蕩長川逝梳鶄
忭辯編虛中廸先志塵羈弭迅奔情垢息炎熾曷歸寵
萌搭奚援薜方契慨彼遂末徒冢天昭象帝

秋興五首

颯風鳴高樹悵然知有秋晨光變川谷日夕天雲浮
積雨解炎候繁陰急鳴蜩延佇感代謝披襟獨綢繆
浮生並蛟蚋吹息同蜩啾含慨尹生作緬懷閔夫仲
委蛇中林托慘慄曷少瘳貪餧競鉤餌伲擾焉自由
玄聖欲無言誰當解吾憂
苦雨漲寒潦愁飈終夜鳴悲蛩響庭戶野渚荒煙橫
艸木益黃落撫膺群慮增明燈起床棐理韻難成聲
邈矣黃唐化慍愉徒內盈凝陰肆淫溢坎壈隨晦明
達旦耿無寐徒兹悔吝生湮淪慨自昔竭歷焉遐征
泛觀等一瞬聊復釋餘情

耀靈旋辟收秋氣日蕭瑟霜露漸憀悽蟋蟀鳴四壁晨
霏翳穹林翔雁息幽澤樠椮被餘姿撫感動悽惻流俗
競瑣羅先猷鮮繩墨陰氣蔽交衢蠛蠓逐榛塞宋玉慨
遺悲靈修仰貞則濁醪餐落英軼駕企休德九畹蕙華
滋凋林菊初白聊從濟容與疇能冒時責
朱曦淨炎威商候變金素晨林揚迅飈庭艸盈白露落
木被繖陽莎雞鳴近戶通波泛平川鳧鶩鳴遵渚潛居
靚杪秋代序曷停佇煩憊千古思高騫邈遐慓徒增憂
陳歲崖春茨仁叢黍結黔聊鳴軒翟櫻歎何赴栖遲丘園

樂佚何藉幽㵎怡悵樵采蹤浩歌溪中路
謝拙契林卧養痾群慮消重陰翳蕭烈漢滌灑崇朝嘉
木淨飄脫幽蘭長芳茁索居信虛澹中谷何淒寥寥
已巾整費貽宜轍遥埃風熾慓狡感惕煩中焦匪藉足
磬憩胡能絕喧囂偃息任寒燠操觚賦樵嶢寒泉足自
瑩一滌心神超放情歌谷風榖榮義農揖

次韻蘇素菴先生寓興二首

形質俱幻有陽剛貌貞堅乾坤倘健順至理盈中捐久
勝山澤游春深長芳艸悠悠懷故人千古同斯道

鷇也遁世紛言慕巢居子披榛事幽栖道在孰吾否落
落山谷趣偃蹇卧中林潛居守淵默千載惟寸心

次韻蘇素菴先生襍詩六首

積雨晦餘春幽禽語芳樹飄花委夕風寒流盡東去
節候逝驚湍浮榮渺馳騖澄觀了萬化形色自新故
晦息斯内持操存自朝暮述古欲无言刈苗長餘地
貞幹凌歲寒松柏豆凋悴培養宜及時耘除淨榛穢
洞視萬古朔明德匪行至
微月出東樊明河澹疎星露華集羅木寒蛩吟蟋鳴燐
襟坐長夜撫慨想餘情萬有等埃塵云胡勞死生悲懽
偶大夢歲月徒荏苒感此奚足嘆百年同醉醒
物性具至理此質稟賢愚利害相糾合殉溺非智夫
哲人達天德生化絲㲉枯貴富恥貧賤降衷初本如
衡茅謝形役養拙安吾居
蒙莊悟在宥遺幻以休休鄭列語天瑞矯抗絕時流
寓言條萬世鮮為經濟謀功業付埃壒身名了無求
惠子識大瓠從此忘春秋
明鏡燭妍醜精光匪鑄同止水見鬚眉老少非外容鑠

鋤銑剽利杙伎均屠龍慨此千載士琢礪須良工

次韻素菴詠古四首

春秋百王法仲尼哀狩麟周亡雅頌熄誰獨窺至仁五
霸至吞滅鬭閧狼虎群至道危一髮軻言百世珍
齊桓霸小國相賢知所敢管仲合諸侯戰因歷危難述
言貴禮節遺齊若蘭蓀輕重在權衡歸政猶奔湍雖云
乏仁義令名宜世存朴牙善鑒士悵望潁陽山
漢興乘秦弊仁暴烏所知仲舒起韋布策言炳重離
麟經究一元王道精研推述作匡正義誼雖同所歸

邈然儒素風洙泗賴持危
蜀先志復漢屈身知下士卓犮臥龍君功烈昭文史
圖略過孫曹桑田足資巳凜凜出師言忠貞見生死

次韻蘇素菴詠懷二首

物生具一本根委宜相因孩提稟靈覺靡不知所親
降質善與善明晦猶朝昏先訓嵸深蔽荒遺貴精勤
至矣寒宇宙膏味非足珍昭德在躬發嘉猷必誠身
積[illegible]安歎逝川月披浮雲
旋[illegible]被朝旭臨和欣自得疎竹鳴輕飈荒苔鮮行跡

[illegible]居樂靜恬浮務寡馳逌薄俗安流趍權本昌滋植
恐睢日膠盤念之耿深惕熾濫宜異勢凝道斯至德
經訓藉遺轍內損乃吾益慎𢦏勗矜志操省自晨夕

擬神釋

天貺邈難窺萬彙紛徃復至理融大鈞一本生化育
虛靈寧妙樞无機運亭毒消長互詘伸玄渾體羣屬
昭晰亘一抄垢氣昌驅東天壽豈二途短[illegible]龜鶴但
松喬古仙人騁駕逸飈躅矯首顧從之孤騫眇𢓜遷
委順竢盡中[illegible]寧去污瀆尚彭[illegible]睨儒林更究[illegible]
曠視寓六骸[illegible]疵[illegible]見獨潛真絕町畦淵澈淨無[illegible]
誰云昧喜懼旦夕[illegible]觸廓然外天地吹息猶轉[illegible]
千齡垂耿光至神永昭煜

題嶧山神秀圖

王道弊幽厲仲尼正麟經闡闡事衛魯疇將齊晦明
未繼屬鄒軻卓言暉日星禹功等明善大本斯彰宏
靈[illegible]着千載醇漓裝虛盈[illegible]書集雅訓禮樂稽餘聲
舜[illegible]嶧山秀不殊今古青昔聞司空裔來尹推賢貞
壺子貌神繪藩懷見趨庭玄珠墮象罔投契猶蒼精

肯休友仙秩儒玄贊文成高風慕徃喆攬秀開軒楹
予[illegible]素散拙操持愧無成託響概枯桐遺音眇青冥
[illegible]滋毫端睎萬古昭元霧

題崆峒石房圖

神媧煉粹瑛把叟化靈石惟此天地根琳房執鑰闢
崆峒世名岳紗冠軒黃籍飈宇曠天游抱真慕遐跡
宜茲真寐士遠託契空碧露菌益椿齡霜松資服食
靈籤寶玉書大藥訪金液雅好在清暉幽詮窺太易
楊江夢洲瀨韶綃憩歸焉不有壺中仙玄黃圖一息

雲含空洞居月窩金波夕陰壑秀瓊芳流湍注𢌞劇
栖神廣漠間浩蕩方瀛逾稽首廣成君澄虛守玄極

西堂讀書奉敎作

唐虞始元化典墳基聖猷繼襲履遺則格言斯聿脩
皇明奮龍起至治康宸旒宥質挺宏傑英舉藹文脩
分茅巴蜀郡適駕中都畱圖史積高堂探研時內求
鴻生之紬論采索古今周春雲靄朝雨夕露生微秋
域閬峨煥麗山川壯雄州偉茲磐石固執非仁澤優
艸野被恩眷丘林慚報酬碩資群經紗維藩賛光悠

日聽丕圖盛千載躋鴻休

奉敎題學古軒

至理浩一源陰陽肇生闢端倪運化機圓方奠樞極
動靜眇無端位育備潛植盈虛迭古今幽奧具墳籍
舜禹貴執中伊傅司啓迪師古庶有獲學專凜奚適
賢哲會一初明訓資模式周孔發人文思軻殆匡飭
遺經泯秦燹荀揚踵衰蠹敷陳賴董賈班馬擅褒斥
濂洛繼餘芬隆緒等毫息寸心乃大本鑽仰斯敬惕
賢王體仁醇　聖代忠藩翊華構玩篤明德性契銘

晳操存鄙埃蔓道味重珪璧思辨盡研論儒英逾紬繹
林野愧迂疏淵衷念衰殘盍躋光大途忠貞賛熙績中
和紗體用神化靡窮力泰宇歛萬殊環中怡大易

題承恩堂

乾坤運元化盛世馬偶符至治啓仁聖　皇明聿嘉謨
天朝繼大統寰宇皆懽愉奸慝快懲勵忠貞超擢殊君
侯秉志操温粹滋璠璵艱難歷昏暴坦履躋康衢眷賚
蕃寵渥華棣列豐廬承恩揭雄扁庶以光鴻撫綺沼宛
環辟彩楹深絡珠錦鱗耀萍藻文羽鳴椿梧素尚弛于

馬高情託琴書探研萬下士標格過黃藴毀茗竭泉溜
傾詞鏘琊琚　聖主美匡翊謀猷復　皇儲棣房矧親
愛金霍烏之徒豈貴耀穹赫塵氛昧驚呼徑遊問老釋
猶念山澤臞欣覩被隆盛純誠期日孚派芳藹蘭樹庠
澤宜昌腴補獻亮奇勳千載昭　皇圖

題清白軒

堪輿運元化萬有備貞一至理含紗機澄虛耿無息秉
忠本明善汩蔽競膠軼上公知體仁端本貴操率圖史
盈坐隅軒窗啟林苑丹墀崇構明芳馨蔓苍蔚超陪總

孝彥講貫每編帙　帝戚貳重藩持忠贊寧謚秋霜濬
淵潔寒月皎川逸曠視塵垢徒浮榮等昏室飄鵬眇天
池振翮靡回遹簪紱揚世勳榮名仰穹巒碩安宗社隆
千載著熙容

題罔極堂

明命衷昊天萬彙囿生植稟形兆遺體恩報誠罔極至
孝篤事親養志率朝夕聖賢著明訓終慕愴胸臆祿養
嗟弗逮顏扁示無斁情深陟岵悲中切蓼莪戚多君美
醇厚靜學足儀式藩戚佐持衡　宸廷懋超迪誠身信
有擢薄俗凛追激黃猷素顏資由茲覩光碩

題四世堂

崇嶽始纖壤灝淵自涓流世德被來裔善源資內修
廬陵有一士積慶資良猷皓首等耆耋承家信貽謀
斑戲已曾玄晙茂畀清流繁宗盛里閈厚俗偕醇優
司訓有嘉彥若聲簪組儔王門美顯擢文彩明琳球
輔贊乃殊舉騫騰覩蔚稠堂楣詔令譽歆豔相交酬
至德代培藝輝光宜遠悠芳質秀潘岳耆順倫楚丘
榮名綿奕葉永視蒙天庥

題靜學齋

太易兆胚腪陰陽運无始虛靈妙莫測動靜該至理
萬彙同一初殊分先端紀人文判義畫賢哲範衡軌
聖學斯主靜卧龍乃潛啓天人罕一致理欲爭紛靡
外溺壓奔騑中移疾張矢澄淵既汩溷綱素亦蒙傷
斂復若回轅鶩馳忽恬弛寸心苟明定霜月皎秋水
維揚一故胄溫篤志前軌習利稽化源霧樞究玄指
詩期飽謝工操慕闕閭寢邁養際時雍顯庸見雄美
汎觀鄙世流頹悖竟何已敏求貴勿怠持敬此安止

題修省齋

虛靈宰五官四體囿衡氣至理具寸心天人斯一致
脂韋情慮紛物欲肆交蔽放僻生隱微顛危寓內制
凝淵昧淪溺焦火泪炎熾典謨具聖哲濂洛啟幽閟
斂復匪途邇迅躬若紬棄操存在持敬逸驥安六轡
動靜時厥中戒慎奚必意襄江有俊彥久造歧黃祕
問學鄙庸流儒先篤高志潛修致震耳內省惟恐懈
夕惕若履冰休光乃蕃貴克研邅養工日益將圖既
體仁宜博施食報豈遐替寀盛紗吳寬鏡齒競狂戾

頤言肅薄夫門者兵孫處

題繼志齋

乾坤運無息斯道具六経君子繼先志廓焉觀厥成宇宙毓精粹翔資川嶽靈婺郡卓文胄奕世峨簪纓詞林振高步聖域揚休聲文節茂家訓終難欣嗣英幽潜奮舉翮雅譽躋王庭賢屏著令德錫言周睿情王君揭華扁至澤惟忠貞砥礪藉朋習涵濡資內瑩積中發妙蘊麗藻紛瓊瑛仰止光祖烈崇編垂令名昔賢貫金石千載歸誠明

題釣雪圖

東吴重藩鎮偉士司化淳明德佐仁主三朝煥絲綸謀猷在元老遼邈聊江濱積雪奮胥濤剛風凜凌緡烟蓑偶一憩動駭南濱鱗倚望屬耆年曷由資隱淪徵范江海間伊呂同千春

題黄侍講瑞菊

大造毓至仁萬彙資蕃碩玅機運無停長養見群植形色昭化工落蘤與繁璘風霜肆凋落柔艷靡同摭神農次藥品甄覈擷芳析甘谷美滋馨騷擥藉容滌致茲幽貞士潜契謝徵辟高節廉遠引遺榮媚恬適曷儔青瑣賢金閨久通籍　皇眷戴宸猷詞垣竦翹直祺祥被德基岐彩烜權席鄘穎爛朝霞杞菪倫慕汐岑吟耆彥崇陛賦文英繹薄露集庭秋迅飇動帷夕雅麗越班揚豪奢恥何石匪膺　聖德隆臻瑞寧琮璧盛世宣治音天葩著蒼碧曰予林壑姿膠誼託三益探擷期歲寒謀謨賴矜飭離懷悵切思怡壽與騂錫頳覩補袞榮含生樂熈績

題黄茅庵圖

扶輿奠高厚萬化兆濱漠玅道潜至和陰陽蘊磅礴名山抱環樞遐視凌海嶽一炁旋規中三花孕鄞鄂外施神靈役內固風霆握環堵藉黄茅孫節步丹壑伊昔濟旱枯江流奮鯨鱷瓊葩祕洞笈蹤嗣紛超卓嘉譽益神州玄衆喜雄角再瞻壺子閫運墨契精撲淵默寂無斁翔飈睇寥廓

題南山霧隱圖

至道邈榛塞地張安預謀玉川歛遐慕究託林塘幽岩木被膏雨風泉響崇岦玄姿煥文豹隱跡嘉南陬

澹泊息驚趣微范江漢流適詠藉肥遯焉迷機辟籌伊
呂不世偶含章終見求蒙莊善達患蔚爾觀蔵修

獨酌二首

躡雨阡餘春新流注深谷幽居絕世氛微月澹叢竹翹
藥非素耽聊從寓情曲吹萬苦勞生胡能競奔觸
薄露集虛庭憑池暫怡偃蛙喧倏四盈墟里閴春遠暝
色度林鍾殘霏淨孤巘孰探肥遯情幽趣聊獨遣

九日登樵坡自遣

朝旭解微陰侵晨步幽谷丘園邈遠託世網何局促千

峰聳瑤昆孤泉漱鳴玉衡門藉崇丘虛牖面猗竹物候
感湍駛勞生信羈梏君子慎行蔵得喪奚榮辱譖巧競
危機孚誠愧勾曲抱中守義命肥遯素安足悵懷箕潁
徒瓢棄冐所欲脫屣撫喬松傾醪對叢菊秋苍艷夕姿
聊從適心目長嘯邀空宴達觀恥流俗傲睨雲漢期豈
暇忘鹿逐居虛了無貴委順焉躊躅

養疾四首

懷疴卧宵雨曉雷震南隅養疾向微愈食息稍自如開
顏盼林木艸莽未剪除整書避潛潤新水氾川渠天雲
復西行陰翳交庭蕪感幻慕輕逸澄神以凝虛杜權欲
幾踵慎損良非愚斂視滌塵滓輱軻安足拘
冬風何凝寒鬱晦復淹疾葉落群林鳴百草悴叢茂寒
谷回微陽流雲澹孤逸事藥偶就火親書猶抱膝窓暐
熯然舒然燈月杪出瑪碉無晨氷繁霜熟園橘天壤昌
有灑氣燃疇與逸淵默養太沖何必懷方術
沐髮不整冠寒颷吹薄帷頗疾覺帶緩編蕳生塵姿妍
芳悴數澤蓬蒭餘春菲露下空階明栖鳥巢故枝浮生
等大患藥石豈吾資但愧壺丘子榮悴何足悲

濯足山澗中秋棠暝乃還寒蜩鳴疎樹落日下西山灌
園露已濕偃息衡門閒墟里茨過問趾步愧益鄰宴空
匪苦疾鶉衣畏祁寒寧貽豈期詣齒落無衰顏

課畊二首

耦耕南畝上資植日已茂藝種各及時相知或新舊原
林多豐壤泉谷每深實耘耔已覺勞紡績夜深晝耨耜
侶鄭伊先晨仰周后素懷鮮塵合曠跡依岩岫深扃讀
我書於世復何各貧賤樂乃常蒙莊斯在宥
出市歸多遲在山起常早風霜秋已冬衆榮豈長好覺

葉静寒柯農稷藉深穑躬耕聖且然伊甯達王道
事菑畬窮通可終保群言慨古昔撫已增幽抱勸[illegible]
長沮擾苗惰蔓艸術謝農圃人榛蕪慎除掃

課樵

宿慕山澤格於爲樂肥遯幸適羈帛羅偃蹇窮無悶還
策涉荒途林栖美敦艮衡門翳蔓綠方洽涵清汶穹嶽
聳藍孤飛泉瀉瑤混夕聞樵采音伐性感遐論休貞藉
寒拙澆惡何利鈍紬繹託遺言資生付農畚素諧魚鳥
懽宣泪飽醨㴝養拙知曲全持盈戒滿損抱道達先機

迷常信衡運曷嗟原憲貧獨契閑休困俛仰心志違流
光慨經驛濯足聊委纓狂歌滌幽憤

夕懷

落日未沒山明霞爛西隅疎林俯平野飛烟散輕晃宿
鳥栖復鳴燈火起隣墟明月照東園餘寒襲裳襦啟牖
坐虛庭延泳思莫舒世故感浮情淳風朝夕殊玄天嘿
無語終爾歸空無

山舍夜坐紀興

潛僻辭世圖幽恬足真賞晨裕逸人來遠策緩藜杖敍
別馨春醪園蔬雨餘長延懽喜就宿窗籟風泉響艸露
喧候鼎林星耀虛散芳池寫初月山氣襲膏壤沉寂諧
靜便栖遲愜敦養輕蜩蜕污濁冥鯤絕痾癢久違商皓
遊焉期滌園想然薪盡永夕聊與謝塵鞅

琴堂爲官行甫作

師襄若傲世伯牙類知音一鼓南薰操至理斯聖心崆
峒有耆士抱道棲幽深天籟度微月雲芝蔚喬林冰絲
韻雅調流水瑲球琳曠世寄真賞佳圖見冲襟蒙莊晤
昭氏靜續淵龍吟

乙亥季夏還山居偶興

末夏熾餘暑幽期諧素衿川源蔽繁綠溪渚澄蒼潯田
舍靜雞犬荒蹊抱深林圓淵斂霧構疊嶂羅高岑荷蒸
薄朝露魚波衣重陰披荊遂恬息濯澗清閑心遺世匪
塵傲養真宜自任秋風動早思寫我丘中琴

和孟瑱楊先生韻

衡宇藉雲岑春流集苔逕駕言巢舊林適志鷦鷯並楊
子久吾知先期闃幽賸迴瀾曳棹輕疊礀藏扉靜匏尊
洽永論遠趣發爲詠小有關深方諧湛雙鏡良應庭

訓優探緒起癀敍暫别名經秋来章悚華盛斯文淵謝
餘至理寡希聖資訓覺後流駑趍愧昏瞑固耽嘉遯情
泉石益膏肓病貂續信遺音聊貽風雅聽

題山林幽居圖

素業得幽勝壯遊知早還讀書匪干祿杖策悟丘山卜
築隱原野翛然林水寬礀橋度虛落夕靄滋崇巒怡樂
事畊釣謝徵足投安論交久凋落抱器無外干圖勝得
仙繪高情寓幽潯顧我迂鈍資遺形丘壑間披覽啓中
好說茲期歲寒

山居晚興

孤節入瞑壑秋思滿丘山適此松桂託僊翮宜知還
商飆動淒冽池溜鏘鳴環落木秀陽岡荊扉披泉蘭
趣囿理散帙遠籟徵鍾殘夕露浥叢菊傾罇少怡顏
囷算累咎往夷晦无尤鄙懿德美學孚反躬惟內閑
知天久達命樂止聊吾安大化本漚泡蜉丸邈浮干
清霜藉叢薄流景倏已闌蜩翼匪雲翻何嗟遲暮閒
餘齡付寂寞卧疾窮幽潯

冬日山居三首

嘉遯抱素期樊籠謝高騖殘流響遠谿杖策還幽谷野
雀鳴荒扉方塘滋寒綠迅飆蕩清氛桑葉滑林曲撫感
心志違含情塵網束衡門足栖息豈愧鵠鶴木久藉孫
登悟易煩季主卜養真付餘齡明命孰吾欲宗嗣屬天
倫哀榮愴顛躋誠身愧靡逮崇德念虛薦洞視委順流
浮薪安煩促所悲負夙懷遺響邈轅轂
積霧淨遙岑澄空皎霜月寒流響珊環露下衆星列高
閣凝霧姿嚴風度淒冽反躬在立命居俟志寧輟黃鳥
止丘隅馳騖苦塵轍有斐空谷往玄機夙皎悅昌飫昧

俗趨得喪推鄙節達士固樂天何由太空闊至和妙一
初滌此幽憤結聊欣梅竹芳歲晏卧氷雪
負暄息南榮簷旭靄衡宇滴露響蕭篁氷澌度林水寒
梅簇雪含藉莽並風靡四運盈縮周初陽曠天雨層岑
翳薄靄鳴澗續泠耳偃坐雲木幽澄虛足安止知天孰
匪躬盡性端在已疚往湯祇晦懲初必敦艱易寬无己
機遺迪仰前軌矯首慨彼蒼採芝欲誰語

暮春述懷

曠跡遂恬逸素鯱雲壑幽芳春倏向蘇衡宇斯遲留畝

野始農候㶚源發新流群岑邇夏綠燒木陵荒陬悅此戶庭蔭松筠交蔚調安時謝驅逐違志知何由閱歷慳城府徒增悲感受人生信遭遇泛覽同虛舟咎往資內惕永言規慎修池荷泛錢碧黃鳥聲和柔隨時愛景光此外將焉求

雨中翫菊

殘雨盡餘秋層峰卧深霧素虞人跡稀瞬靄藉樵路旱朦昨靡霖疲氓慨焦土籬菊亦鮮花曠念空朝暮采幹溪瀞來微飈近池與秋芳信靜妍脂黛生簾戶隱逸欲

奚招幽期適授慕泛英少獨酌貞操託情素寧姜霜露欺深慚豔陽顧靈均匪養年彭澤偶農圃歎惋欲奚知除荒之栖步孤懷寐與論閱歲惟培固

冬日王景山吉甫中過山居小酌因贈

物陽暖旭霽靜侶喜聯訪衡宇潛朝暉林泉是清曠偶延雲水娛豈謂魏鑣廣久謝埃壒情禽魚遂閒敞窗恬與道俱潛漠盃天放了靚鷗鷺趁昏晝溺塵網慨慕鄭李招奚能汩飄浪愧予日衰鈍靜退託榛莽何幸協耆英浩歌激蕭爽

春雨

霏雨集崇阜言旋白雲岑嬰塵感浮慮恆靜惟中林水木寄恬逸芳春意彌深遊魚躍圓泡悅鳥鳴叢陰近澗始流長落花荒徑侵愧無先機識空此懷沖襟天道属幽默存誠惟素心愼修匪有俟斯志將誰任

水檻遣懷

好遯棄囂塵端居無外縈方池敞靜構水木含餘清苦雨歇行潦閒寥諧素情園淵足鑑止內炯荷清明風澗驟喧瀑雲岑高隱冥幽篁鮮初籜野卉飄殘英畎谷增

夏綠閒時塵慮盈玄渾有定命少洽鷗鷺盟

夜宿杭之佑聖觀東圃

羇齡忘海嶽未遑研詩書篤慕山澤蹤恬與俗尚辜錢鏄昔曠覽憩此東園廬故友昔綢繆新交協歡娛偃息青桐陰高歌黃鵠辭窗筠解初雨床月來前除橙類正霜圃煙葭長平湖羅樽集盟好開情契高荷一聞離別言漸與心跡疎陽鳥鳴悲風寒潮下蒼蕪逾紀候五載撫事因循餘坐感凋悴久仙真故何拘明發眷遐慕言返田園居王喬笙鸞音獨爾凌虛無

負暄二首

負暄愛日和雲霧薄向舒窮山積寒翳庭樹凋亦踈寸
泉方斯蟄田野聊安居禾黍藉隴畝返刈多空虛感念
曷為整世濁跡亦殊焉知溫煦樂尚及散與樗繁霜悽
百艸幽花襍園途獻君亮何由蕪穢益自除寨寨太古
意涵泳自有餘

挨身寐寞瀕自謂此生足環堵翳蓬蒿清陰覆園綠聊
支風雨凌寧與世緣觸息交輪鞅稀寡慮鮮情束蔬食
不求餘高趺惟弊服結習塵障生虛妄薰陶熟苦濟視
芥視浮縈互趨逐孰探天地和心境湛敦復大執艮始

終損巢契山木

野眺二首

北風吹狂瀾江水濁不澄牛犬行平岡木落山縱橫輕
霧散林渚孤鐘度危城泊舟且無寐長河終夜鳴彝服
勃馳邁積雨將寒生物情異旦暮幻質奚將迎悽悽蔽
莫閒惆悵徒撫膺

天霽風稍息朝雲度寘鴻江草濬微旭蘆洲散行縱言
旅情既舒息倦惟蒿蓬寄形區宇內浮生隨化終窮達

奚足念百感徒煩艸存誠返自然修已惟時中何當謝
塞拙永託巢由風

宿句容之青原觀 乃葛仙翁故宅

道模有微運至人隱靈蹤崇構著名邑昔遊感溪裏鄽
埃絕委巷曲逕縈頹墉池草滋夕露輕飈響高松厰廡
儼穹像凋落嗟餘蹤玄緒契踵習井竈遺西東别館延
倘酌燒燈起旁櫳終宵靜繁慮仰慨瞻遺風涉覽在明
發惕修途勉躬神功匪遐邈萬古昭昏蒙

甲戌三月三日山行

霽雨解前峰幽原榮歸路荒蹊蓦艸春野水平橋度悦
鳥近聲聞耕牛緩犁步豐苕幽磬鳴客竹中園素霧岫
散扉軒剗扉護雲圃新添泥池溢縈翠盈窗户凭塌理
殘書扶筇歷榛磧丘林適所娛始濁豈浮慕虛濬羨遐
蹤顛危惕冥務安由絕世緣木石藉深處倦翮止枝巢
先迷感餘悟聊舒栖遁情生意足農圃

雪晴遣懷

辭鄉苦淫雨旬日喜初霽達曙星漢明嚴霜凜寒氣僕
夫戒晨裝解纜大先識狂飈初向止朝旭悅南至宿靄

散平川逐煙濕孤嶼峰迴積雪白灘險寒流細野艇邀
漁綸商舸浴鳧戲洲渚薄歆傾入烟間迢遞征途值歲
晏行邁希遐齡塵網日疎違危機慨浮世東書謝旅貞
百感胡内黯君恩戴彌厚寒拙愧庸器寵渥踰素期微
禪莫涓致民𧇊国蠹賊管晏竭群睍碩念衰朽侵何由
覲經濟汀梅爛始英崕竹滴空翠少慰幽晦情奚能愜
真契頤言返駕早永託丘園憩

登陸文安公象山祠堂故址

羲堯體乾運王道持倫綱舜禹襲神器精一斯傳彰周

亡雅頌息仲尼語張皇伊說佐受命况軻司振揚偉兹
大經與百世垂輝光陵夷樊更歷明晦違天常濂洛啟
潛閟建中續虞唐青田荆山璞宏丈皎旻蒼寸心宰靈
妙昏塞非違傷動靜該至理惕焉惟内强聖訓炳星日
早操踰氷霜横經宅雄滕古象增渾庬雪館夜燈集風
庭春雨長闃閴覺支蔓吳楚被餘芳駑質愧庸昧師謨
幸遵詳雲岑慕遠謁佛利搽萊蔵探陟訪遺舊荒基屹
崇岡肅衿佩瞻睇天宇澄秋陽翠臺聳前挹曠緲歸毫
芒浮觀勵先躅敢意窺鴻荒湍駛難砥柱太音孰儀凰

八表視環轍千齡仰休光

癸亥元日

初陽啟歲運積雨晨將疎微和先春育雲物薄向舒清
瀨散幽汀佳禽語荆蕪飄梅藉苔遲叢竹横交蹊池萍
斂稚綠客藻含清漪玩理足自悅物情豈無餘年更愧
齒長鈍學終焉如嚮晦惟慎獨紳言良足書

晚霽

夕陽娟春暉浮翳方四展喬木欣向榮陰雪明孤巘踈
篁鳴晚風寒霜晚初逾悅鳥喧漸和新流泛池淺遙煙

澹孄霽雲磴盤幽蘚落日𣗥農談園蔬綠方剪年增感
易深悔吝疇自遣素業慨高懷研心資礪礦玩世適餘
生誰將睎真踐

仲春喜晴

近社喜連晴林風和仲月清露滯秀姿偃卧澹怡悅林
暝鐘畫遲池平草初茁溪嵐散喧瀨浦樹春榮叢淹抱
非世從遐蹤睇高潔陽岡栖白雲偃息孤懷綴幻跡信
萍踪虛衿皎氷雪

旅懷三首

落木號淒風蟋蟀鳴四壁寒燈照蕭幃叢薄林露濟楚帙散未收遺言藉開適更長城鼓遥星月襍行跡餘夢處邈思初霜古楓赤忽兹歲月深轗軻念登歷虛中竟誰論永夕增歎息無寐幽抱盈空林靜寒碧

起早月尚明微風響庭樹遥鍾盡殘河池艸盈白露披衣行空庭孤禽語平曙酬措每踈慵晨光起簷户孰知愁累牽丘壑慕恬素薄俗擅奸危　皇情感深頋歲闌

貧病攄幽憤徒朝暮

夕陽下城西平野荒烟斷淅瀝晚風鳴鳥靜蘆葭亂歸

人行且遲落木踈汀岈滯旅倏秋霜池月來輕惕方嘶嬰世氣晦吝益貞幹羈縶又何堪良猷匪前算聊從適素懷斯道俟潛貫獨有歲寒心松筠契氷渙

元夕後喜晴登靖通庵

春陽藹微和扶疾釋餘怠真館肅虛寥幽尋倏逾載小徑迷積葉雲蘿邈空籟飃梅散輕颸竹柏紛映帶澹寐每清神晴岑列窓黛燈宵襍市喧鵠竹凌空界撫心倍仰止素託抱深賴叢陰支倦還由兹悟懸解

觀朝雨

春陽藹初駐宿雨散晴霧虛室湛沖融研書感崇新流漾薄風寄蘚留閒步園鳥鳴曙柯炊烟澹墟樹風心除玄邈逝景惕川赴俯睨抱深衷馳形愧前務良猷寡志荷中亮徒潛頋飾僞等塵睽頋貞止安素帶輕農圃閒恬逆自隨處化育存至功希言睇先哲

題夢鶴軒

至人造冥會踵息匪形寐物化等魂交貽仙偶靈契神□暇石房嘉子志研磷池月生蘿陰林峰蔚庭翠束書抱玄悟萬有獨衡氣隱几鳴皋音恬愉靜纖慮翩然泠

風行輕舉倏騏驎仰昔軒稷遊蝶蠛漠埃棄解敝屣于睨乘軒空衛懿憂黿感情思死生孰莊叟膠擾紛梏亡凝虛了浮視愧愧軒冕期控翮奮輪翔曠協緱山徒千齡渺遐逝

觀鑿泉

隱者事耕鑿泉源欣灌通汲遠非懼勞得泉可隣同僕夫勸且喜世謂或神功源深流益清石潔潤且豐至化育元海周流浩無窮萬殊具一理原反知始終斂視不盈匀斟彌晝夜工帳彼盾昧徒昜窺有本宗從兹抱幽

素歆激泉由風

寒雨

霄雨積餘寒晨鍾入林阜枯條鳴烈風泉瀨清可漱樵
采返烟扉山禽靜霜柚摅懷含隱憂慮澹無擾閒匠野
日飢虛天和恐傷民孤懷曷與論跬步愧良後撫景感
顏波聯違信誰淳養心在貞素拂袂絕塵垢

題繼善堂

繼經系七出遺　議湮淪至理累榛塞皇衷曷迷湮濂
洛溯素緒由茲見天仁貞良本彝則殘習乃益真昭晰

具一本精微宜珊紳覽古遵聖謨始卒斯明淳敘子纘
家學善承猶素敎山輝藹春澤茂林含夕氣談詠契朋
益規箴良足馴從茲勉劬操先轍宜追闡

題冷風臺圖為子方鄧玄講作

蒙莊悟吹萬達生誰足論俯仰宇宙間衰榮等亮均斯
人慕貞操息此林水濱明月度清瀨空歌入流雲霽
遠莫覩遺曲懷陽春

荅周奉常見寄敘懷二首

玄館諧晤集及茲再春暮言便陵杞別前賜

雨滯寒色官帆披曉風後旋賜繾綣欽話懷從容謬過
久託知殊趨稀素同返旆感　皇眷幽尋樞栖遁屯難
亮持久曷由寓深悰
聖道非晦微殘修貴精一十載抱友義啓琢藉資益宦
遊常睽思所念鄉井隔憂居適旆旋嘗愛賴含抑故廬
甫就治隣圃非舊識晚謁負沉痾矜期見心跡王克俟
研礪郭泰素淵識碩同歲寒心永共保貞白

題無垢陳東堂清都真館

抱真悟恬逸樂茲林壑居象麓雅幽託肥遯皆落會群

修斂几席石澗交盤紆秋雨響鳴瀨春雲濕耕鋤迂橋
步蘚徑窮島通樵漁茂樹懸晚息丘園足栖娛從知絕
塵久內養宜潜虛充德副遠志休光恒與俱我昨謁衡
門曉風黃葉疎傾罇滌遐慕晚别深躊躇淳誨寡俗契
宿膺良匪愚典刑屬者望疇能隨卷舒昔懷已浩邈曠
跡信有餘高齡假松偃玄契爰貞腴碩資清都授示我
瓊函書

東圃為錢塘王景舟作

山真寓寞託覽跡靴浮緣大隱匪塵繫忘形成居鄰

入雅清度解易闢東軒芳圃闢幽祺琳宮謝華鮮璟緒
羅茂植虛庭敞祔遊行柏鬱蒽蒨簾帷陰羣賢秩經黃
房內夢雲紫閣前馭鶴度笙韻潄井通寒泉東吳爻尚
六言德宜推賢昔予曠西遊靈宇諧盤礡萬桐蔽竦牖
文冥宋絃暮角散晨雨秋潮隨月圓湖出巘遲步紛
玄介經者彥藉匡翼虛心遊太玄勿躡羨門指淵覲
先

寒坐遣懷

煙林隱霜月野火闇溪曲遠水度歸鴻淒風響叢竹寒

空翳玄雲夜雨晨未旦微燈坐長宵靡慮耿心目昔人
千載期斯道貴貞獨琢磨非苟然猶傷歲年促霜源了
澄澈曠視寂無歆落落溟渤觀潛真慎吾勗芳馨蔽叢
蕙蘭蕙滋寒綠苔遲梅初花言旋卯樵叙

題自畫歲寒清節墨竹贈王樂丘

至理玅一源化機運無停有形等埃塵高節嘉獨貞冉
冉物假攸寄寥歲寒情王子予素託美竹環溪亭回鷗
鷺忘機山水秀且明不有世外交誰能賦平生幽圖邈
難盡見此千載盟

京口曉發道紀鄭本中來謁題雲卧卷

銜霧發晨舸別江危浪噴寒城帶烟柳秋水涵風蒲微
雨濕林楚凝雲翳汀蕪艤舟會野渚幽扃重披圖靜構
極閣敞白雲在簷際塵藉高卧子真宜谷居遺翰盈
故帙才情感東吳佳興見麗藻遊歷詢殘墟斜霏乍成
冷遍樽言馳驅推蓬邁偶興勗茲足恬虛遠儻識經行
餘潮知有無

春曉

晨風蕩微薰輕翳集嘉木蹯鳥遍園林遙烟澹墟曲林

峰含黛姿薜絡浮鮮綠霽雨滋眾榮殘飈度叢竹芬馨
競花柳澹冶漸膏沐淑景撫微悰時遽增睇矚曠懷等
虛廓泉石藉知足春候彌累人潛心守貞獨

登草堂夏先生墓

承歲服庭訓幸從杖屨遊時危適還止築茅林野隈光
守依舊里踰年始茲留宿居卯農圃樂此林塘幽雄文
繼班馬講授推才優隱曠志探索辭華聿精邃懃勤典
模訓繇嚴儀行修燈殘暮雨夕月滿寒山秋相從近廿
載白首忘倦休高義竭心臆至情藹先猷味道信貞腴

真淳見交酧閭齡育六褎孰意終沉浮弱孤旦繼轍
疾亦弗瘳寘隔今八載荆燕半荒丘凋落慨三徑哀傷
睇松楸爐煙解陰候蕨筍登盤羞觴豆陳所思悲傷遥
同傳潛靈尚斯格餘澤期孫謨

登方壺真人玄室

靈泉產嘉瑞遊仙處琳宮壯志稱卓犖神都謁飛龍論
交丘堂士曠視金馬躍翰墨立倍價還思林野踪金仙
邈[illegible]姿龍井巢高峰祕授旦校轄凝神守環中崎嶇遍
川登早謝塵氛蒙閩越泛秋瀨雲迷燕岱容東歸振[illegible]

逸問學時相從毫楮泝羲旭丹青追號仝章書示漢跡
隸法甲秦封覿質素篤労探研春復冬爐甌坐梅雪潮
舸吟溪風慕藺傾海內知譚著江東踰年粗有得京國
勞趦逢名區賴推重豈貴爵望穹返旆已黄髮頓衰幽
桂叢悲懷切景仰寐寘瓊林空蹬逝倏十載高翔遼鶴
沖朝霧變郊候觴豆趨荆蓬文契共嗟慨神格期潛通

雨中懷吳徵士至德

春霖園膏澤泥潦苦未除扃坐侶緗帙憂懷遽能舒故
人暫適隔講授林塘隅高柳濕霏雨叢篁衣交飛鳴鳩
閑桑園幽蒸藹淵魚村野未陰蔚芳郊正耕鋤遐情謝
高軌俯慨期恬虛由茲寡塵契託交淳德餘偶違亦別
思友義期終礿流風慨往古鄉井猶凋踈庭宇樹煙暝
虛窓展殘書攄辭見中慕貽好在貞腴

湯興

息交寡塵鞅散慮恬冲衿山南增夏綠林煙生暝岑溪
喧遏庭户碧艸池塘深喬木日森蔚礿篁亦清陰物性
各自宜榮謝同寸心高騫慕遐軌馳景徒駿尋銘訓聆
往哲謹獨兢危沉微情寄篇帙說懌稀盍簪妙理具衆

得霧源浩幽尋爲能遂妄跡偃蹇聊空林

曉懷

晨出已流思微風湍喬林殘河耿向曙踈星瀉梧陰墟
曲傷遥渚雞鳴散叢森朝烟藪芳樹宿霧微高岑松瀨
寫群壑獨行歷崎嶔飄衲濕零露蕭爽盈虛衿[illegible]嘗宅
幽勝久倦塵樊侵野步躡闢適焉能役駸騃川原肥遯
姿雲木樵漁心遠託謝氛涉高騫邈華簪流泉響綫寀
賞我丘中琴

秋懷

夕雨變涼候颭風蕩炎威晨光藹秋思雲物方淒違溪
烟潞平樹池艸盈朝輝翦竹蔓寒篠喬林鬱疎枝歸鴻
響遠瀨落葉飄殘荷零露集蛩韻涼飈忽吹衣皐蘭發
幽馨含風衣芳姿歲月倏湍逝俯仰增餘思悵懷將焉
許中抱空睽離寐寘冀休曠曷求當世知

登華蓋山

闔輿奠元運靈跡昭神基卓絶太華頂天真凰宴栖跬
從莘追歷茲覽符先期輿訣啟玄授豐功著淵儀煉形
就金液弛戟凌丹輝崆峒闢崖鑄虛壇席盤棋岩雷隱

空竇泉脈含冷滋化景示雄怪瓌旋耀聯馳遐騁着奕
世川岳爭幽奇晩禍膺風慕攀登遂研趨群山互簪擁
側征縈盤危飛壁駭神睫回巒走蛟螭雲横帶明練水
曲環軒絲谷響度篁籟林芳散蜿霓琳宮記結構翁龐
更茅茨竇含敞幽覽庚寮護寒霏八表盡涯際萬殊斂
希微寰區俯埃壒嵩華何窮畢息劬籍烟霧遐瞻漢天
墀至德亮精禱仙猷副潛希寥廓洞一祕疇能測端倪

遊西山玉隆宮

外世萬暇慕真山闕靈騑雄都峙江漢玄宇羅層峰陽
精孕吳季天秩昭晉末異妖肆民孽尺劍成神功[illegible]樹
領奇秀至神代教崇曰予忝真嗣追覽適所從疊澗瀉
鳴瀨膏田闢疎松飄梅宛村舍曲逕回林鐘穊柏挺餘
蔭枯泉洌微淙荒苔閟舊構故址繁幽叢飈輪寓篆廊
馬在丹華豐黎俗被休澤玄徒卓深衷川陵固旋運鎮
治昭皇穹夜氣肅林館春和洒泠風潛追弃丹砂脫屣
焉後從飭勵仰先轍大觀浩無窮

題徐孺人宋氏節婦卷

崑璵堅弗磨素質抱貞白淋範生令門剄瑩比恒德甫

笄嬪文裔苦節遽中隔䍦稚撫弱孤慈順恭養色義方
授碩師顯大著先澤聖治膺民彝殊旌煥穹赫天常果
食報芳譽表編籍晩胄藹蘭芬端由被純澤綿惟厚俗
敦從一靡他適末棄等流趨冰霜孰推易國風羡柏舟
千載凜遺則碩昭史氏辭永以耀金石

春雨述懷

方雨盈暮春微和殷仲月幽居適靜恬滌此煩憂結營
茑非世才鞅斯固時屢悲條黎元槪曷覩孤憤輟頭協
安期遊遠遂巢由別防閑在立誠肥遯滯所悅永夕悵

膏霖崇朝墜輕颸韶光翕葤梗榮豔第消歇蒻柳閒啼
鶯蕙芳薄鳴鳩丹溪急漲喧夢艸群芳孽宴寐樂虛明
塵綸或餘閡蝗封競朝暮孤唳紛起滅千載一息存沖
衿皓氷雪精廬兮處約念彼情內熱終藉居谷栖捐軀
付高潔

冬曉言懷

幽居被微雨庭樹粹餘暖澄坐足天和沖襟淨埃涗遙
岑帶渚橫衰栁侵櫩短棗烏響寒柯池鱗隱深淵安時
固幽谷味道適窺管劉捹曷虧明夷貞亦增帾高踏愧
箕潁雅調懷中散爰固歲寒姿遺經式探鄭

題思誠齋

圓方運六虛寐感恒不息動靜根一初紗凝洞三極大
哉賢聖心體誠慜無適至訓起鄒軻飾身在中惕慎脩
有儒彥顏居柔兢翼敦養益熈明精微著餘力式觀元
化機爲有互潛植內固斯大本榮衰等埃礫遊氣苟澄
澈寘造耿金石願究通復工健行符大易

晚興

好遯意全愚林峰托真趣纏痍况鮮步湛默久持志遐
眺極崇岑幽妍鬱蒼翠川迸藉宿雨雲木方蔽芾孟夏
苦寒霖清飈寡炎熾孫懐非世侔息勠耶箕踞塵競爭
危機嵩謀孰恬慮道惭羈涸魚學黍附蠅驥方直勵恒
修安深美中裕但竦枳棘縈樂此丘園憩芳植足凉陰
虛庭潄繁翳澄襟寐無悶少傚東軒寄

蘭皐

幽蘭茂崇畹悅此朝陽温彼茁盛鮮姿潛居蔚芳蓀挺
虛皐貞幹麗彩揚清芬託質爰素契豈為嘉祉存敍茲
秀林谷曠寐靡世闊往本襟閟構名葩宿靈根妍酋異

衆卉潔素諧良昆豐植歲方力所資龢奇董輕飈溢華
露容靄凝微煙膏雨潤雍澤圓輝寫叢芸雅操希聖則
遺騷悲屈論曠遊儗積佩涉遠徒塵氛虛室協貞獨剛
遊寡彌敦休徵候風契著遠奚朝昏八表歛玄覽寘時
歸化源

冬日還峴泉

朝涉峴根遲歸沐美林谷郊墟物候和野逕
旋白雲岑烟樹瀁餘綠淺瀨引寒流崇巒披
巳農穫隱構蔵林屋夙託懷靜恬睿辭諧素欲輕屣遊

垢襟微雨滋膏沐息倦釋塵痾危機絶羝觸由來期義挌雅操契貞獨淨染罔縈縻潛真恒自足振衣浩所思勉默依松菊

川行雨懷

夙志壺嶠遊焉能東塵絆旋罹世網嬰朝夕制荊夢委運任所遭行藏日憂患迍踈鮮偶世潛謝靦矜憚湛恩知素懷趍謁敢延緩褰疾愧益深星霜懼羸瘠疲勞慨勸坐罕或川塗覩覯爰念睽離萍逢輕聚散煙帆送朝雨舟楫慮程限莫辨漁釣蹤時同野耕伴崇本積蔼深

寒綠肆紛亂瀅洑浩幽濤杠渚鴻鳴斷馳騖風露披感臥林泉晏寓形若泛流洞悟燭浮幻仰止羣聖言疇茲坐纏綰滎謝囿天爲陛辭期內簡寔修況祖訓外役恐虛誕高騫爽穹峻儀翼慕幽坦遲年暮慨侵滋滌在昏旦晉潮漲秋日陶菊盈露緊節候感遐思徒增逝川歎

山居雨懷

彌旬苦風雨茨舍勸陰濕力疾小向瘳寧能悵衿臆終宵耿無寐檐溜更喧滴起坐蔽重袍中扃了虛寐究宇豈天光林烟昏曙色風鳴萬竅號蛙亂一時窜庭池洞流濁篠筍高企碧人事絶往還泥潦溢源隰凝寒滯積靄野徑真世隔外物慮澌踈況茲媚山澤徐圖悟真際疇與妄緣集

六月廿三日晚宴仙巖有賦

宿雨解秋陰幽尋泛清渚先晨預幽期真賞宜闌暑華蓴秀聯芳耆英善談塵輕流淺抱沙遠瀨潛通浦峭石敞支機澄潭迴鈷鉧蘋鷗點雪華汀鷺浮銀度野蔓晦重陰遙山帶微雨探奇盡窮僻始訪雲岩路靈竇虎龍盤神蹤闢軒戶苔深閟庖庾蘿羣橫櫟杼浩嘯絶氛埃

空歌激煙霧崕懸一室虛列席平沙游膝集豈凡緣諧歡襟觴俎自非契仙調歲閱方瀛府誠謁復古祠牽塵愧遲步丹丘擅雄怪宜此風雷護曠劫睞浮槎沖襟滌千古

觀雨偶興

首夏苦淫雨喬木蔚榛莽溪喧驟漲鳴峰淨餘氛朗茂綠翳檐楹脩篁藉幽敞重扃人事稀泥潦絶輪鞅聊推文墨怡守道在遵養隱德抱淵中由微達深廣敢期沭洄閣獨慨高山仰陰積繼炎威調元愧塵想坐馳黄鳥

音浩浩源泉長

題敬齋

秉彝具恒性聖訓復厥初粹質素良敏儒宗重瑎璵詩
書履先訓百世猶葘畬持敬在克一肅恭遵廣居湖山
儼崇構逸趣平川纑優仕隙清朝成均參典謨溫冲契
玄裼雅度光州閭充蓄異滋茂繼承觀嗣貽

晚興偶成

眀洺湛方諸新流漲嘉澍玄陰度巘雲絕磵飄寒霧人
躍泥潦稀膜色禽蛙暮遠睇感先期叢懷慨危務休潛

遂兹適世慮猶纏至妄跡逐塵生真源妙無所春華人
易年衰蹇增慚慕得失從化機丘園足跬步

山雨

初暑還故廬朱明日增熾卧痾中林下偃息寐無慮風
澗鳴奔流疇蛙響鰲騎魚遊芳藻輕靄靜喬林蔽蔥蒨
挺脩篁虛庭益交茀凝雲忽成霖竟夕驟湍至荷颶度
晨涼捉簪適榛檝煙濤迴塵絕心跡瀉高覗豈謂續蚊
鳴何勞溺禽戲空嗟風志違跼蹐增遐睇憂憤綏莫排
聊玆藉流憩言從肥遯賢永謝人間世

夏雨池亭遣疾

少懷淪跡期夙志守玄漠蒔植構羈網寘栖晚攀託潛
默乃世容迂疎豈時角卧痾返舊林搴晦愈更作艮趾
懼素履騈拇慎終作微雨集橫塘輕飈散叢薄露蓋瀉
高荷雲岑被連幄涼芬遍初夕蟲響互蜩鶯悔吝與年
增憂傷匪淵邈困藟甚[illegible]硊射鮒徒羈樗資謀特孫穡
才智非營樂伊我真濟裔高蹈藉纂藿盈虛久違命貞
遯在丘壑揆景疇逝延虛襟緬充廓何當振策超遺響
溯伊洛

步南澗作

[illegible]契衡茅還節熟登眺丘林滿秋氣澗谷集蔾藿陰
鬱蔚微雲層岑屹孤峭平源過雨滋落木輕風慓嗟予
困蹇運退適匪覲徵卧病日衰遲資藥惭非少由知悔
吝長得失從嗤誚擇執視污隆晌趨媚顰笑蹤淪恥奔
流冗陧慨殊調絲鼊或賸用薄釜難終喙息躬事抱甕
適趣逢荷蓧亭效窮途悲欣洽蘇門嘯降衷屬明命玄
默闕機玅哀哉循狹徒日夕自淪爍萬化會有歸捉簪
藉漁釣枘鑿異所投艱貞昌濡耀譖詖遂成虎矜宥仰

明照

九日登樵坡自遣

朝旭解微陰偃晨步幽谷丘園遂遠託世網何局促千
嶂聳瑤崑孤泉漱鳴玉衡門籍崇丘虛牖面猗竹物候
感湍駛勞生信羈梏君子慎行藏得喪奚榮辱諧巧競
苑樸孚誠愧鈎曲抱中守義命肥遯素安足悵懷箕潁
踪飄棄曷所欲脫屣撫喬松傾醪對叢菊秋花豔夕姿
卿復適心目長嘯邈空宾達觀恥流俗傲睨雲漢期豈
暇意鹿逐居虛了無貴委順焉躊躅

雪後早還

幽人素嘉遯勵節抱貞獨冬候喜久和言旋課樵牧罷
輦頓斯滌沖漠久常足雪巘翳層雲風崕峭孤木初梅
含衆芳澗沼沁寒綠閒軒理遺帙然薪續明燭自悲世
網嬰息勑謝羈束強涉川途艱蒞徑凋松菊幸蒙休明
森徃吝鑒披腹軌志後簪裾惟懷友麋鹿致茲氛祲馳
蟓轄迭搉督志士恥軒蓬污隆豈藩觸頎諧宾寐徒浣
耳臨淵曲非乏解牛硎衛媚亡羊遂席溫勾漏松純循
山陰竹永託歲寒期氷霜靡委馥玄陰未改春流當遵
何速悟幻信夸浮虛中了無欲鄙夫鱣鮪趨鯉腐甘驅
促千載付空言浩歌還浚谷

初秋山居雨懷

暑雨解涼秋微雲滋孤巘尋源訪故廬隴阜人家遠伏
稻籍衡門霧泉簇深峴幽岑空翠明落木崇岡長蛩語
襟嘉禽行蹤靜苔蘚新流繞庭戶羣植日蒽蒨抱此中
林情寧羈俗塵遺支離信大年任拙隨偃蹇豈乏孫登
期猶懷葛洪勉闔世謝萍浮狂瀾曷清浚

挽王助教仲縉

崑璞蘊山輝驪珠澤川媚婺稱素文藪君才藹儒府文
節振鴻聲論交自先世早曳王門裾偶洽林泉懃幸承
璧澤溢傾慕欣即遂夏綠遍丘園澄淵揚別袂至孝發
深衷蒞鼎亟探逝相違候累載北闕重瞻覲寵渥際休
明殊恩美先倘詩情飽謝多道誼桓楊契朔雪步陽岡
飄風席崇嶼雄辭爛藻葩令望深豐裕朝署卓英姿儒
林蔚嘉器競華簪組榮鮮抱真醇味塵埃寡知音千齡
託漆質致茲凋謝餘遺響邈騰翔祠宮時軌別離抱耿
難致歲律倏更初驚聞忽長逝斯文眇如綫哀泗紛交

淂奔臨阻修程馳哀號遂赜輝光邁前列芳史煥宏視
達命固返終悲傷形夢寐清芬覩有永〻共天淵邃潛
德亘無窮緘恍惻中悴

賀了庵李東堂八十

翫劫每遐壽高仙龜鶴齡清都屬耆德大年宜凤曆悟
幻茹和久瓊房燕華精剟貧儒素言存養安吾誠樂止
蓬閬會涼天湛重楹晨飈注時雨夕水澄秋寔志以敭
稚契悅諧籌褐盟雲濤洗瑤席月露盈金莖安貴鳩飾
羡宛逍遙穩行後凋越曦景名嶽須儀刑玄曆乃遲歲

潛真衛群靈由茲永黃髮洞視超神經

次楊孟頊遊仙岩韻

靈嶽冠方蓬秋清氣蕭爽篤言物外遊放棹浩幽賞溪
渚抱縈紆灘瀨透迤上河伯水成宮天機錦為幃仙壇
雄漢基虎嘯發空響瞻謁步瑤宮丹崕列奇狀賀醽醁
盈甌孟機絲在紡探尋興疑謝曠逸情過向大貝聳飛
樓精金赫穹像夕酌盡懽論群才各尋丈曉發澄潭濱
微瀾揚浩蕩靈蹤肆險帷憂患孰痌瘝姜被感情漂陳
膠羡才暢王恭貌愈純吳猛志須廣詞鋭善袁宏譚優

懷郛象島嶼僻花源汀墟蔚相望問津禽俗非幻語曷
浮誑斥鶡莽塵趁文機斷世想坤維渺滨渤天籟靡霄
壤適意豈徠攀忘機信鷗往預諧斟菊英臨眺孰輸囊
逅覽記涯輕遐情矚虛曠榮衰倏古今雅度試豪放自
非金石姿應昧玄珠罔舉首候佺期高風莫能忘

挽了庵李東堂

茫茫吹萬中形焉俱幻有宇宙一往来云胡達在宥至
人達曠視金石靡堅壽虛廓洞至明寧悲劫塵朽多君
早靈悟儒玄確超守竹州啓令謨苗長淨榛莠默識微

緬樸涵濡託林藪新蔸凌垢氛遺翰寶瓊玖紫洞適養
恬瑤函資解紐玄綱屬聿興蘭席擢嘉右旌行修玄文
華亭敲宏構曰予藉潛逸輔德託知友衛宇絕樊籠貽
情每罇卣松柏抱孤貞儀刑敢来後方欣切偲孟洞謝
頽耆耇不會忽全歸冥覩若窺牖返真疾一源浮聽等
滿柳銘述耀貞珉幽光煥遐久含悲達情辭翔飈睇崇
阜

挽紹庵龔先生

聖遠道滋晦碩人履安貞微言啓象蘊水鑑同心明篤

厚蘊天質仮柔琰遺經丘園樂嘉遁孝感恒哀戟文冑
仰先澤賓師世儀刑論交匪外飾氣誼藹蘭馨友好竭
中緒離懷增別情濯泉偶夕月洗竹時班荊多疾念壒
謝衰遷宜益齡哭君值改歲涕泗浩如傾晦杳愧紛長
冥趍愈攖寧潛輝耿㟖昧淺拙莫昭銘大化渺吹息玄
天體惟誠悲歌伐木調千載託餘馨

挽傅仙官同虛

天地宰化機吹萬由一息至人恒大觀遵養窺太易公
生文雅宗弱冠膺道脈江漢逢碩師淵微志探索茹真

儒素流文彩煥圭璧待詔承明廬天漿泛金液衣冠爛
五銖吳楚覽秋色瓊科肅內械玉範啟真式情度闡四
遐妙感動中掖優渥每推誠祠宮著寵錫光賁扃元勳
襟期著今昔曰予忝襲晚疎鈍感匡翊再振韶蘐音重
聯金馬跡氷河雪載輿春館風飄鳥夜語易孤燈晨飡
具珍席別緒藹林泉馳情幾中滋錫還喜晤會恃轄宜
川碩耆德方有賴哀訃詎驚惻環顧默愴悲力疾勞寢
食卜兆禮遺容陳觴見衷臆曠古略一初遊仙眇無跡
幽宮閟神宅川嶽護靈域飛珮凌翔飈矯首長雲碧

挽曹道録希鳴

至人悟懸解今古聊一息大化斯委順形神眇無跡公
生儒雅後味道謝塵役韻語發天葩神丹鍊金液靈泉
閟環樞碩德啟蒙室早詔承明廬恒山祀牲璧旋居玄
綱佐晉接蒼寵錫文彩煥瑤壇宸華秉朱烏簫構天帝
宮宏闡玄都域帝悅鎮巨鏞神歡降穹軾雲珂步琅音
貂紱契通籍玄褐仰令儀冥科志探繹曰予戴祖澤清
閟實降陟勝漆忘有年諆謨賴三益持危見憂患協眷
藹言翊泰宇集黃輿尸居保寧極別緒盈會期馳緘藹

聲音云胡燕洽餘長逝遽言亟　聖念賁皇辭天漿泛
宮溢悲訃愴深中永肅闡月夕寥寥歲華晏四矚慨凋
弃再瞻楊許蹤銘刻煥宅穹矯首睇翔飈光儀宛空碧
浩劫非所終憑虛趍太易

雪行紀懷

苦雨日載途歲闌倦行役祖觴別親故分袂各有適役
林陟崇岡經渡飯古驛夜宿藉衿帷晨趨冒榛櫟驅與
恐莫前鄣亭成少息宿霧晦山昏屯雲障川遙危峰遠
崎嶬側路分岋峴郡邑交候迎泥滌污騎跡卜舟走闔

吏登頓念所歷瞑泊苦祈寒嚴颸過鋒鏑霏微遠樹分
嵑嵑重灘激飛雪白洒襟遙煙濘侵肢市通野屋墟漁
散悲鴻翼啜茗汲水流資觴薄楚炙悵懷離緒盈憤悗
抱中惕祖德懼承之　君思戴蕃錫菽空鷹隼張豺鷄
構充斤疇舐困維縶陰霧四寘積迂黙足時容黎元感
憂惜至仁俟數洽建始貴熙績歲荐久浸淫瘢眠曷蘇
澤悒快契闊情竟夕何由釋微軀眇名寄所託慨疇昔
趍涉益匪前謀謨念藩隙撫愴鮮晤言年光促欣戚孰
騣貂狐裘披豁信胸臆俛仰邈素期川流騁奔溢咨嗟

呂葛懷驂眉泛寒碧

懷王博士仲縉并寄王貳教汝玉

夕照下西隱寒流渺東注歲晏復言旋餘齡感虛負多
君篤交誼客邸重迂顧讜論屬唐虞玄談絕緇素束書
欣見遺賈馬蔚森布適茲紛冗羈匆遽莫延佇中好盈
肺肝頹風愴矛礬敉懷傷翮餘跛鱉曷馳駑所賴膠漆
契資維免顛仆江行日違遠離思溢遐慕鴻響度遙汀
漁烟散幽浦風淒別櫓鳴露下寒城暮中緒浩川波嚴
陵卷霜露堅貞松柏期願託金石固無色謨隱憂芳猷

冀先晤

別京懷詞林諸同契

道喪經術裂斯文幾彰微前修並淪謝繼作爭純漓聖
哲理幽閟辭光燁春暉　聖君篤文治奎館咸英姿組
繡爛葩藻鋪張信洪規曰予踵羽翮春渥漸踈遲夙契
藉蘭金才名感推移忝遂簪紱序攖瞻鸞轄趍祠宮辱
再頒橐轡驚交馳山谷志膚陋曷由繼清徽矧抱乾惕
素金張慎追隨相知厚膠漆遠緒嗟睽離昔抱念履氷
躊躇嗟噬臍黎元在立命經緯迷先幾醇風愴頹圯明
德思捐遺封狐肆噬穴雄虺紛矛機翔翮避繒繳潛鱗

羨淪漪進退視安義趍舍何自悲振策箕穎慕濯纓伊
呂思遙岑被層霭淺渚凝寒霏曠跡鷗鷺盟放情軒冕
期悵然企遐慨撫膺將告誰麗澤方有俟駕言息荊扉

姑蘇遣懷

曉發涉川途歸程幾遷變經行廿載餘榮謝更流轉萦
麗美東吳雄深屬南甸焉知俛仰餘情俗爭乖澳蔦藥
被春和業芳殞冬霰空餘松柏貞曷覩廊廟薦躊躇稍
有期明晦靡終腆孰謂乏蹇修漪蘭樹徒遍拭瞻泉鷁

張陽彩翳中炫抱憤增隱憂何由奮雲翥許由宜棄瓢
季扎循懸劍簪紱愧轍停風埃恥巾墊瀑懷荊璞賞妄
毀白圭玷董賈不時遭藕張欣世眩歸歟實素志山木
循蒕舊湖淨露披藍江寒月澄練飛鴻度遠書鳴鶴嘹
清愁凋瘵愈念摧朋遊感稀見人情冷名秋風候長袷
線溪涸滯彌霖潮空響遲篇逝節改玄冥豐辰祈白戰
慆悵川岳情式微歌且勸矯首箕潁儔彈冠耽吾靚

寄鄭教授抃度并柬顧大訓謹中

聖學日湮微研探貴師友豨齡慕遐躅廿載慨踈徠神

京暨湖江窺索極淵藪王署洽耆英琳宫資訓誘名宗
每文彥禁闥遂趨亡被露立宮花簪星語官柳累懼磬
夙仰藥石啓踈朽班馬致幽微韓歐辯妍醜中棄厄昏
扃懽肬遺解紐夫君敘素歆荊識貢林亂泛瀨響高轅
稠霖話蟲酒方期畫切偲王命爲敢後彭蠡舉帆輕漣
江分朝泚離懷候兩春夢寐隔氛垢峽樹帶雲遙川波
蕩霞瀏栖遲念索居徙倚聯馳首忽喜馬融過華章築
瓊玖清芬鮑謝流麗藻王楊右瑕抱衰拙資携待慊何
有國多膠漆情豈厭盍榛秀顧佞憶昔逢良契託彌厚

接論記容毫驪篇示非苟荏苒廿年踰遐音鮮蒼燕摛
中別緒盈怡悵莫奔駛下邑景經舟荒山鳥覆金樵音
附澌湍越調倚商同歲遠邈浮沉睽違祇深咎曳裾得
兩賢聯璧煥樞斗藩屏輔哲王脈膰戴　元后高風侶
萬杜謀贊允達壽遠紹日華懽時蒙東閣受爲論鼓瑟
徒彈鋏候辰酉嗟予山澤臞感仰懼瘢否思報徒切束
驅馳曷膺叩三巴繫寢食祖澤軏捫揞短翮靡高騫葉
枝空培塿鑽磨尚群言志藉滌紛糾頗起駑陋進玄白
當固守金蘭誼愈篤雅好幸時詠曷由抵掌論醇沃盎

肌肘迷古候雄鳴嘉猷視珪瑯

信河曉發

靈溪及曉發遠趣延江樹野屋帶村居朝烟散寒渚輪
春禚遠瀨浴鳥泛深浦霜露叢薄幽層岑秀巒蒼鄉還
覺自慰別緒論親故久曠希世懷相知耿星曙驅馳固
未久物候倏遲暮黏飲少自如被襟藉零露

雪晴夜月

朔雪霽晨曦群峰峙蒼玉遲回空林眺逸趣浩心目野
艇渺殘流荒煙淡踈屋層柯鬱秀姿叢薄餘寒綠曠世

抱奇懷研心寡塵歆幽居怡適貞繁帙資先哲曠跡眇
遐思孤騫寧鄉獨含章亦尚絅悅古宜內足萬化同焉
機舒陽翕滑蓄無斷尺蠖伸頗蘊藏珠櫝圓月淨霜輝
高情委庭竹

幽居自適

天宇淨春明幽居愜虛敞言從山谷栖意此林泉賞風
磴濕松霏池流增雨長肥燒秀嘉木迂逕隔塵鞅紫壁
閟龍淵蒼岑矯鸞往焉期芝皓隱宛赴松喬想八表會
靈蹤千春躡遐仰貞遯匪長年觀頤足遵養爰資黝笠

嘯適詎樊籠強或詠持竿語閒和負樵唱萬籟各善鳴
聊茲託餘響

題夏山過雨圖

夕雨過凉樹流雲吐層峰橫橋帶綠蘿杖策宜丘中頗
遯意俱滌邈然塵外蹤鍾山豈竟卧清瀨閒高淙

題方壺穎銳物不隔墨竹

感風起高翔潛龍固深宅物靈各安性精粹信天質梧
野泣湘妃蘭瀆悲楚客幽閒分所扠翔彼琅玕色玉露
眩秋芳金莖泛春溢高仙控遐蹤機勤示遺墨室援蔚
奇鋒衶情望中索大鈞隱毫芒至化孰研測匪植川岳
霧瀨氣浴溟塞豪華詎難摸千載見朝夕矯首杜陵詞
穎銳疇茲隔

題友竹軒

山輝蘊和璧淵潤含隋珠偉士產鐔津高科登祕書家
閟嘗種竹蒼翠周蓬廬勁操耿霜露虛中逸軒渠風佩
寫空籟雪弦交蕭疏致茲詩書澤賢嗣懷貞腴廷選擢
清要溫文恩禮殊愧予感眷厚疇獲報璠璵仰此千載
意高風常蔚如

題夏山過雨圖

巒巘熾群候淵龍閟高潛朝霖翳灌木雲壑通平原名
繪見交誼層峰幽翠繁危橋度崇阜新洺增微瀾攬好
動歸懷聯裾托盤根林姿照行茆溪色延芳尊雅志朗
鄰樸餘功資魯連盈虛等漚電膏澤驚誰喧遺響邈天
際虛衿獨忘言

題澹味軒

至和在醇初真味貴悠澹羲文畫太始聃孔論虛湛復
道信匪遙凝貞視宵旦幽恬中林士脫跡謝縻絆雲卧

高茅峰茹芝石華梁松澼雪湍簷蘭佩風鶩檻内圄神
宇完淳營慨觴濫釀酣棄元酒妍關薄精鑑白首混一
元寥天靜陶範

癸未秋同叅伯胡公遊仙巖

天壤有至樂朋情斉會難君侯托素契雅度矜崇班蔚
蔚英妙際循循儀度閤南宮始佐莅藩閫兹維安至治
在匡輔冲襟彌靜寛貽絨首厚春佳傾徐趁懽别緒喜
傾蓋切磨窮大觀明發鼓漁棹仙都肆遊盤艇移舍塵
閒柁遠道名褰曲渚抱孫嶼寒流歘淺灘顛崕避犖确

絶嶂彼嶒屼懸蘿騎渭釣折逕逢陵竿實隙鷹鶻擧滄
浹龍蜃蟠霧淨襟徕嘯風淒鷩豹讙氷絲韻白雪露穎
標金蘭謝殷步沙軟郍蓬維岈開雄吞浩鏨劫眇視岸
倪端野薮侑芹酌山謳来浦湍夕照明綺縠泠飈響琅
玕仰懷軒冕徒何幸同躋攀　聖德被隆渥耕樵忘[illegible]
艱適意者真率榮名付幽遊曠懷孰阮向高繪徒荆[illegible]
秦使妄瀛閬溪槎隨渺漫瞑色入襟袂揚篙廻適瀾[illegible]
燈宿琳宇荆燎鳴鐘殘熾火滌清冷傾尊少怡顔仙獻
蕆祖澤凋謝慚空山王氣墮空籟珠英浴神丹靈瑕名

究降瑯琊停飛鸞遐跡仰期渥垢氣微寘潮炎歲陋僊
傴趦恩哀置猿三益慰箴廸氷霜同肺肝蓄攄擭清夜
陶輿馳薄飡頷苻稷契資盛代喻歐韓繾綣情曷已嬌
首遡東還

曉行遣懷

迤雪滯川渚歸帆揚曉雲遙岑喜晩霽江月生蘆濱遠
渚[illegible]栖鴻違懐念離分勞生信倏忽及里猶闌春風慕
逸懸昇髙情靡幽倫塵羈妄纏集世濁惟炎氛艱厲涉
氷[illegible]撫中倏蘭薫低回藉休澤悚惻嗟時論仰睇慨騫

翥浩浩適虛旻烏傳管樂達且遂巢由真效此松挂託
烟號魚鳥親霜霧感長校止園知曷馴晨風賴遠送永
抱徒云云

泊湖夜坐

月出悲風鳴天寒尚宵永湖光翳雲濛星露横河烱川
濟已忘艱危微獨懷省林踈栖鳥闇水泛潛魚泳春州
媚芳姿清霜滋薄冷逝湍非故流憂抱寧自整無寐成
年違殘燈候騎景

近饒州雨坐

微雨濕平湖長蓑並雙櫓迴瀾引素紋遠嶼泊浮蒲蔽
芙夕蕪荒晃鷺暝烟吐淨涵秋夜河湛漠春雲楚江艦
靜扃鉌魚渠虛網罟經行感候遷野曠寒城暮遐眺獨
含情憂傷慨千古

題樗木生卷

莊周湯齊物衆有等吹萬群植根一體竒言愈雄誕惠
施拙用大廣漠匪涯峙非抱樗散姿支離豈終算淮陽
一偉夫卿帥久膺宦矯蒸畢世流高騫泝鵬翰用拙貴
樗全託情契宵旦步武已李廉馳輝何鄰鄰曰予嗜櫟

社散木與資灌千載或調同塵韞靡憂患犧樽為木災
寄懷以明悅顧追采真遊一息凌汗漫姻緒倘共論排
風逐霄漢

山間雨懷

邊筱春微陽馳湍慨流景凝陰被凍靄苦節抱幽烱存
介知悔亡撫躬惕深省虛軒蔽重牖雨雪翳崇嶺松柏
鬱高陵風烟靄孤影寒冬藉庭阜涸洺湛淵靚憑閣漫
怡閒妍芳忽忝永靜探萬化樸孰爾昧恒性至理曷靡
常頌憂若為整

五言律詩

春曉

久嗜林泉樂春陽隨處生落紅飄露近濕翠着雲輕竹
徑添山色柴門度磵聲塵情多世感只此謝浮榮

卧疾

養疾逢春盡庭除半艸萊亂雲添夜雨驚鳥落殘梅濁
俗增膏火閒心久木灰白頭非所待林卧絕塵埃

曉行一首

倦行偏旅思蔬味喜初開野道堆黃葉人家住白雲烏

啼斜照薄風急暮帆分歸巢猶朣朧徒知厭世氛
苦疾嗟長道舟途總未安晚程逢雁少秋夢到鄉難魚
戲知河落鷗輕信水寬篤師時凍語不敢怪風湍

喜晴

立夏天方霽閒情喜暫舒樹深添雨潤溪落見人踈夕
照斜依竹園花落近書年来惟懶拙殊覺稱幽居

山居曉起

曉霧成秋冷山居覺悶然宿雲黃葉路殘雨白榆天澗
落魚絲靜苔荒屐齒連無由謝塵垢高枕並書眠

輞山道中

溪漲傍舟行離山雨未晴斷橋衡別谷野渡隱荒城屋
静逢人少林深説虎驚相看非故舊徒愧客愁生

霜夜聞鐘

夜半天凝凍霜鐘徹夢惟數聲欹枕聽百事警心知勝
雪湧山後春流入浦時仙壇凋落甚感慨欲何期

晚

塵務成無緒幽閑感歲齡水紋摇岸緑柳色過隣青漸
月生烟浦吟蛩繞露庭向來鷗鷺意續火愧群經

月下

夏初淫雨足清夜坐虚庭雲重山俱白天低樹共青蛩
韻鬧四壁月色透雙楹幽思将誰語聊知抱一經

過錢塘

越上曾遊地年深感寂寥山光隨浦盡海色共天遥古
寺藏秋樹寒江送暮潮故人渾不見愁緒酒難消

對酒

客思渾支倦經行莫盡論順風揚素舸小雨濕連郵鼓
棠漁家路青山驛舍門移情知逝水何意盡芳樽

有感

百世猶今日衰榮總妄緣雲山棲舊地經史讀遺編學
圃方全遁心空久類禪悵懷千載意江海興茫然

宿馬祖巖

鑿石開蘭若栖禪結上方然燈聞佛磬聽雨宿僧房古
樹岩雲合幽花磵瀨長素躭坡谷葦了悟幻中忙

三月七日遊馬祖寺初蕟舟二首

發棹成違約輕塵感勝遊岩阿聯步屧沙際小維舟晚
岫峰峰秀春畬樹樹幽昆朋皆雅度罷世等浮漚

移舟轉溪曲岩嶼皆連空林筍正增雨野航遥受風晴
川樹鳥語落日山花紅即此謝塵務忘情樽俎中

晚遊新興寺

晚過新興寺杖藜野步輕鳥啼春雨足苍落午風晴僧
室連雲住山阿帶霧行武夷歸路近已聽澗松聲

夜坐懷舊

憶舊成嗟感燈窗獨坐時一宵寒雨夢十載故人思樽
俎情無盡山林跡有期孤蹤稀樂地寧復覓新知

望吳山

吳越遊程熟溪平驛路分夕陽回浦樹秋色滿湖雲曲
潋船孤棹淒風雁獨聞浣花茅屋小別思夢紛紛

晚泊

漁坡移小艇盱浦近歸程城樹連雲暗溪橋隔市清春
流兩峡急暮雨一帆輕客思翻多感群山更惱情

遊虎丘寺返舟

梵刹崇丘近閒尋卧虎蹤池烟變磵石霜月半溪松燈
續秋禪席雲生曉唄鐘偶遊知盡興尤羨躡高峰

別會江

別江邊月暮尊酒念離居山色含烟淨潮痕帶雨疎吳
船秋水濶越樹晚寒初又覺逢殘歲才名愧子虛

京口月夜

京口山初遠秦淮水漸寬樹雲遙斂夕江月靜生寒鄉
思疑添夢川情懼涉湍村醪稀雅趣誰與報平安

遣興

天候玄陰積陽和覺漸回雨餘春到樹花影雪經梅餘
臘先除歲凝寒祇助杯閒時增自慨吾抱為誰開

辛未元日

開歲占豐候春光感節分晴簷翻濕溜寒樹暗溪曛世
事渾萍梗生涯半水雲盈虛知有定何事貴多聞

題自畫虯木龍湫圖為倪孟冲作

昔訪先天觀林泉豈世間湫翻天漢雪橋度海槎雲蒼
幹蛟虯勢霜苗雨霧紋白頭看不盡高卧愧龍君

坐演法觀碑亭

野亭林藪合苔逕慨荒凉淳世人情薄空山道味長削
壁崖勢赤蔽日樹陰蒼俯讀殘碑罷神情頓渺茫

夏夜

夜久羣喧靜凉生白苧輕幽篁疎翠濕高木夕陰清雨
歇蒸雲潤溪流帶月鳴祇求無俗慮澄坐候移更

樃山登舟

經行山徑熟霜葉滿歸舟野渚橫疎樹重灘引細流殘
霞驚水鳥寒月白蘆洲鄉邑欣逢舊從兢水木幽

臘月望夜

臘半宜陰凍青陽轉小和江梅春暖動霜月夜寒過霽
雪隨鷗盡朝雲逐雁多衰遲惟磵壑寧意紫芝歌

山行晚眺

網日郊原趣依稀物候新溪寒回返照林暝促歸人山
運松陰雪漁家柳色春盡拋江海興期此坐垂綸

書感

抱書增自感研道重憂思累作傷明戚深求養晦資浮
榮慚世競力學概心知名實須千古寥天昌可涯

暮春遣疾

春暮寒偏甚鳴蘆夜溜長床書翻弊篋瓶藥檢餘囊細
雨楊花亂輕風燕子忙物情狼藉久寧復暫愁傷

藍社

曉策穿嵐浦靈岩引鶴飈春流迷野渚畫雨滑莓橋林
屋輕烟暝漁篝古渡遙坐看蓬島暮片舸滌塵消

硯泉夜坐

飛雲成隱拙神岳信清都一水通雙磵千峰戲兩凫道
山期小史靈塢只潛夫從此栖閑逸浮塵信有無

愛天棘長

引蔓千絲重牽枝百縷長隱青先雪蓺含綠後春芳影
薄侵衣瘦陰濃遍坐涼數榮雨露力天外意茫茫

過吳江

幾經吳越地愁緒遣尤難湖水千家靜江風六月寒踪
疎塵念澗交盡道逾艱極目蒼茫際長流到海寬

過富陽驛

歸思欣風便郊源此別津樹雲蒸濕重江雨送涼新帆
泊知天遠蓬歌過鳥頻自慚山澤質宜與白鷗親

雨中過太湖

乾坤空濶外吾抱昌消憂野渚紅添蓼寒波白度鷗城
低秋樹薄雨足暝川流今古嗟萍梗徒將賦遠遊

懷菊

新冷添衣候長懷野浦前秋殘三徑菊人在五湖船露
悉含風久霜枝着雨偏高情難與並漉酒待餘年

歲晏自遣

鄉心春更切家信杳無憑塵事嗟闌歲浮名繫半生寒
風歸蝶夢殘雨曉雞聲不覺晨鐘發披衣倍客情

聽雷

晴雲翻作凍客思倍淒然臘雪方成聞春風忽報年烏
喧知物候梅蕊近江天塵事渾牢落寧消向酒前

春雨[illegible]

趍含虛巢穴甘霖候半春年華真轉燭身世等浮雲此
跡懷箕嶺纏痾愧許詢遲迴歸獨晚客鬢久塵氛

人日舟過采石

改歲又人日春陰客思關雪橋荒市僻雲樹古城寒帆
腹袙風正江湄漸水寛久懷知可滌呼酒說平安

張南宮還子餞別

留裔同源委儀曹領屬親監梅商禺味道義漢庭珍惠
戣功佳嗣懷恩愧外臣薇堂虛軟軒旦夕仰絲綸

江行晚眺

片帆東南上春流濟亦難晚雲平浪急野屋暮江寛雪
點斜飄濕風聲遠送寒瞑懷應獨悵天際玉峰巒

元夕夜泊有懷

湖淑逢元夜懷鄉泊驛磯霧籠春草翠風館夕燈輝野
水連雲漲江禽拂浪飛廬峰寒削玉愁絕卧煙霏

莫春還峴泉

暮春尋澗谷藜杖野橋過山崦迴蒼玉林坳濕翠螺柳
深黄鳥哢舟静白鷗波勞生聊此寄高興欲如何

沈起

長夏欣多雨新涼滿戶庭池含山影碧竹褋磵陰青啼
鳥雲偏隔荒橋野復經世塵渾不到坳水即滄溟

水仙花

碧水天俱淨仙姿婥妁明㵎雲凝玉潤洞雪點銀輕河
漢杯擎露烟霞蓋引旌芳株偏我愛靈駕候飛瓊

題隱居求志圖

仙繪高堂子幽居隱者徒滌園非傲吏盤谷信潛夫暮
雨倚門犢秋風野艇鱸閒情會吾志千古意何如

次與友人論文

寒雨鳴溪夜論文夢友生孟韓辭意切班馬義華精經
緯通三極波瀾浩四瀛悵懷千古意空籟寂无聲

山縣曉行

興蓋趍山邑寒空露濕衣曉雲行處大霜月夢中雞敗
葉荒村僻殘星埜道迷驅馳懷偃息直恐愧幽棲

夜雨

卽近天應變宵征信僕夫雨聲千浪急燈影一身孤高
枕添秋夢寒蓑競野呼客懷非對棹何地釣松鱸

錢塘

幾經雄勝地轉覺慕愁生河岳浮中極乾坤俯大瀛吳潮秋雨候錢渚夕雲程最憶殘荷浦絃歌櫂棹聲

曉泊江上

煙霧迷行棹圍蓬枕未安樹雲秋更濕江雨夜偏寒遠渚寒潮闊長流接海寬滄溟歸汎覽何許限憂端

菊節夜月

佳節多逢雨晴空澈垢氛棹移波底月鑑拂樹頭雲薄露占秋夕寒蛩響夜分離懷詩自遣匡坐四無聞

客居自遣

赤岸通玄浦秋風改物華芳蘋暄雨濕疎菊夕陽斜鄉思三獻竹江情傳望槎衰遲慚易疾顧許臥烟霞

桐江晚眺

累愛桐江秀群峰晚更妍隔溪紅葉寺就浦白魚船遠嶺妝殘霧寒風送暝煙歸程聊野眺憂緒渺如川

冬日曉行

寒江冬候曉川涉又朝暾村舍渾依樹溪船直到門雁聲秋共盡山色曉逾昏歸策林泉卧應同水竹邨

夜坐

永夜凉逾寂虛庭玉一峰林風傳遠籟山月度餘鐘野逕通隣竹澄淵寫澗松炎埃知盡滌莫負竹州節

負暄

負暄池館上愛日滿庭時綠水迎風到黃花帶露移遊魚趁暖浪啼鳥隔寒枝千古高風在惟懃絕世遲

翾繼軒翫月

幻跡誠翾繼丘山樂素緣晚凉添過雨空翠濕霏烟谷迥嵐傳響池清月送圓奇峰當戶側飛佩欲泠然

菴居冬夜

春回先臘日晏歲臥山居庭竹寒遮逕池梅晚映書泉聲憎吠犬春響躍潛魚萬物生生意虛中樂有餘

偶興

浮世忘天樂山居有底清鳥啼花半落魚靜沼時明山長春來色泉添雨後聲欣成暆谷口曙日滿前榮

七夕

山谷宜清夜秋期暑漸消黃姑遙轉夕烏鵲又乘橋漢羽紅飄舸池痕碧類潮幸同惠施拙何意酒盈甑

野眺

山谷寒應早幽懷絕垢氣白波雙澗雨紅樹半坳[illegible]
鳥欺新冷潛魚傷夕曛寂寥何所慰先哲有遺文

雪夜

雪霽天清絕虛庭月可呼好峰俱並玉新沼淨含珠蒼
翠浮烟靄笙簧度竹梧半生惟澹泊何地覓蓬壺

遠眺

極目郊原趣山行夏木陰暝烟溪樹僻殘照野橋深緩
策經崇阜歸蓑適遠林久貌農圃興浮世幾知心

晚興

日暮涼生早空林坐石磯蒲深青引帶荷靜綠滕衣殘
照蟬鳴露荒煙鳥宿霏幽潛真渴興誰覺此身微

秋雨

秋灑歸策晚小閣喜堂成紅蓼荒池僻黃花野圃榮斷
雲遮樹色細雨長泉聲閑達非吾事幽潛付此生

種蓮

雙鏡留芳沼叢蓮曉借移暖雲浮石潤夜雨長泉遲豈
意紅粧豔偏宜翠玉姿無疑荷蕊者空谷久逶迤

對雨

荒亭宜夏暑霖雨遍滋濡客陣風濤響圓紋漾[illegible]
深斜倚玉荷重側傾珠塵世何膠擾丘園幸早圖

月下自遣二首

久託雲泉興幽深別一源風悲山虎嘯露濕夜蛩喧世
故驚浮語民晏慨極言憂來增悵惘惟分老丘園

幽居延月色匡坐水雲中世遠渾忘歎身危甚轉蓬雨
消魚躍露暑薄菊含風誰是知心侶逍遙日固窮

寓目

幽尋宜澗谷貧樂類知天養晦由居白潛虛已守玄久

忘軒冕棄祗愛水雲偏寄語支離子聊期卜大年

夏雨遣興

夏初宜苦雨雲卧倦西東竹籟墻陰墜林香戶隙通塵
情渾泛梗文藝信雕蟲束髮期探討栖遲謾感忡

春莫自遣

林居休暇日春盡夕陽坡山近青嵐少池平綠艸多瞻
風巢燕定殘雨曉鶯和薄世情緣澹應憐遂逝波

桐江即事二首

忝歸金門步寧違壯歲勞江程催別驛潮信識騷[illegible]

棹同真賞鮑鑄共羽袍斂懷無補愧野服止鳴皐

每愛桐江秀塵衿洗黛螺水流渾不盡山靜看偏多秋樹連雲住漁蓬帶雨過何當無一繫釣瀨老烟波

吴中晚眺

吴越清輝地經行不計程溪流澄鏡徹林葉爛朱明佛塔藏雲僻漁梁過雨輕客心川水淨濯足渺滄瀛

春寒

好遯寧高尚栖遲各去官掃雲期晚霽卧雨惜春寒張說丈辭辯陶潛水木寬故人書少慰塵累了無干

題瓊林秋色

仙岑攢靈構玉樹環青空秋色半黛雨松濤三逕風雲情隱居闕澗韻協襄桐勉志步前烈幽圖披華嵩

夏雨偶書

夏霖宜驟注巨漲泛溪潯伏枕床依竹看書几近林松筠三逕跡經史百年心頓覺煩襟滌雲雷尚太陰

夜月

索居增悄悗夜月喜生凉溪色涵空淨蛩聲帶露長星河交夏木入世有秋霜久作陶潛卧何勞苦内傷

晚坐桂香中偶作

林園還寂寞秋盡桂初黃金粟香浮席冰輪影入觴老衰知分薄世短覺思長何意凌雲步幽棲巳十霜

午飲村舍

停午留村舍秋風樂晝眠屏開雲母障瓜剖水晶薑松籟翻蟳壯池魚躍錦鮮一樽窮晚趣無訝重留連

冬夜

早冬偏冷雨秋旱始陰回世過猶膏火心衰類管灰暖容先病菊寒色總侵梅此外非吾領研窮愧乏才

霜夜二首

霜月明如晝虛庭條轉更年光驚過電塵跡寄浮萍墮葉林霏濕寒梅野露橫感懷空俛嘿猶惜照心旌

友道江湖盡師模歲月長風雲非舊夢松檜足餘芳身計知謀拙時違任志蔵嚴寒增寂寞何待鬢毛蒼

喜雨

苦旱將彌月甘霖息曠陽濕花先淨暑鳴樹頓生凉色侵高枕朝霏入薄裳更嗟民瘼甚豈獻感愁傷

題方壺秋山幽隱圖

壯苑無窮意秋山滿目中短橋通驛路老屋帶霜楓過
雨涼侵夕殘雲靜斂空偶同歸隱處塵跡罕西東

秋日

秋盡傷佳節憂懷秖自知風高紅葉變過雨白魚肥學
業無盡丘園晚可依空餘少年志矯首白雲期

秋日山舍

又踈塵坋累歸卧野塘幽松菊荒三徑風霜又一秋患
身應苦疾悼世豈多憂投老終何計聊惟築水丘

對雨書懷

歲律又逢暮何如增百憂雪殘梅照席雨足水連洲友
道存遺秩君恩感弊裘盈虛應有定知足了無求

秋雨偶成

客裏偏秋思清宵憶故鄉雨痕逢送暑月色靜生凉江
海論交盡丘園感興長何由禪寵渥匡坐獨彷徨

遣懷

話別已千里淹留幸竹宮病知須藥又憂感過時羇客
思驚秋燕鄉心付暝鴻終期雲卧穩歸棹聽西風

別京寄張司業

至後陽生早離懷感故人烟霞尊酒暮星露一燈春白
髮君添鬢青山我惱神寄言張仲舉倍惜語殷勤

旅夜

野荻荒烟渚孤帆落月船霜凝殘樹冷雲淨故城連道
假文詞重身知木石全寒寥欲何待宇宙等飛丸

遣興

倦經他鄉歲欣見故鄉春野樹爐煙合寒流谷霧紛世
情嗟鮑肆身計托漁綸轗軻非謀晚何須愧楚人

客居除夕二首

兩載逢今夕離情感夜闌鄉情殘炬冷羈思薄醪寬鹿
豕忘塵跡松筠託歲寒客居應守歲誰為說平安

浪蕩江聲急風狂雨陣斜春來猶是客歲盡總懷家百
慮憐無緒三生慨有涯明當何所慰極目望京華

月下夜行

宮漏宵征上丹衷切帝畿水寒霜逼枕江靜月侵衣微
火村墟僻殘烟綱罟稀山林衰倦久鷗鷺慣忘機

冬晴

月塱欣冬霽朝暉淨客心官橋通暖水野寺帶霜林曉

雁烟波曉桑麻竹塢陰何當征賦息短棹晚相尋

晚過釣臺

我愛嚴灘久群山抱錦城江湖千里隔軒冕一身輕為客空投轄臨流每濯纓獨餘溪上月猶向釣磯明

叅冬晚行

朔風吹短鬢晏歲忽嚴凝善賦懷潘岳多才愧禰衡斷烟千嶂瞑落日半溪明伏枕渾無寐偏嗔百感生

常山道中

性耽山水秀鄉近笑顏生淺瀨分春軸清流照客纓斷

烟汀含儛落日楚航輕長至看尤到從誰問耦耕

兩行二首

歲晏且行從愁霖值載途雨橋雙澗曲烟墖半峰孤側悄[illegible][illegible]袂寒與冷逼襦春陽逢改運帝渥仰神都

風雨俄成雪川途暮愈艱漲流衝峤急遠樹帶城寒歲月催時運氷霜見肺肝遠懷山谷夜坐擁衲衣寬

我愛山居好八首

我愛山居好無求足養真秋聲七八月山色兩三人跡悔心非悔身窮道豈窮滄溟觀大化蚤晉愧紅塵

我愛山居好蕭條歲月長靜中知道大閑處覺身忙夏雨雲无白秋風菊漸黄何如妝是坐塵慮豈相妨

我愛山居好從知物我同風雲兩車轍天地一環中生化機无盡圓方玅不窮屈伸呼吸裏委順任西東

我愛山居好消閒應接稀靜喧真蟻穴聚散等蛛機情識生人我行藏見是非誰聞蒙叟語獨有此心微

我愛山居好柴門補薜蘿諸峰自賓主遠瀨即絃歌犬靜卾墟慕山深雨霧多夜闌聲動息琅韻獨長哦

我愛山居好年深坐寐寤風霜看勁節氷雪對寒標養

大三宮淨怡神百慮消但無蟬蛻縶放曠即逍遥

我愛山居好妝回萬古心漂流快奔浪澄定見精金世俗觀常變人情識淺深崆峒無別味自許老山林

我愛山居好寒温不記時江湖無舊夢交友寡新知出處隨吾分操違任世疑寓言盈簡帙於此定何期

題汪原八詠為倪明本作

石鷰雲為構真成小有天艸池寒入夢山雨夜鷩眠村轉隣家樹花流礀口泉學仙非傲吏樂此去經年東塢春雲

山澤尋真處翻經石作臺晚烟生古樹春鳥落殘梅羽

佩雲中度霧槎海上回俯觀無際畔何地不塵埃 北榭石臺
南阜山俱秀青藍湍座隅也應看劍飲又合帶經鋤秋
冷多黃葉溪溪間白魚何如留半畝容我共潛虛 南山秀色
月色杪涼痕溪流兩岸清星河斜屋角風露襟泉聲沙
渚留孤舫秋山隱故城漁歌來楚韻東崦路迴縈 西溪秋月
草舍依農圃環庭手植多寧無去官酒也有捲茅歌雪
後行吟晚秋深食養和又探爐藥事隱退近如何 艸堂松菊
種圃兼芝菌耘鋤歲月侵桑麻總生意墟里共繁陰雨
足林塘潤春寒隴畝深夕譚無雜語扙老更知心 老圃桑麻

別井泉清冽泠泠會有源燭容明是鑑無底石為根茶
鼎斟常碧丹瓢汲後溫寧如溟海視留與壽諸孫 玉井清泉
鑿石開新沼方諸十畝青雨深翻鯽浪山氣逐龍腥曲
竇時鳴雪流珠曉蕩星從知得真味早悟太玄經 石池湛碧

次葛維貞鍊師謝畫韻二首

村曲多詩思幽棲勝草亭潛真窺五太養素悟三霧羽
服過林谷仙標謁尸庭耆英凋落甚吾喜髮尤星
南陽文物蔚典寫墨池頭人産鳳凰穴鶴還鸚鵡洲遠
嵐横嶂濕喬木斷雲浮晚有渭川思應垂不餌鈎

浮生

浮生焉可計欣戚動相兼老愧青眸滅愁知白[illegible]
蓮心事異泥滓世途淹誰解窮天問聊惟守退潛

採薇

投隱身逾拙支筇獨采薇晚雲蒲葦笠春雨薜蘿衣谷
[illegible]平山巔牧羸稀勞生何憤惋朝露濕殘霏

春雨

[illegible]積殘春百慮休竹籬山徑僻澗水野塘幽夕
[illegible]煙霞癖甘從鹿豕遊窮寥何所慰真若泛虛舟

驟雨

山田驚暴雨困坐忽池盈積霧千峰潤奔雷萬壑鳴鹿
門宜舊隱鄭谷樂深耕澤物天工密從誰[illegible]此生

屏跡

屏跡渾成癖觀空絕見聞池昏泉[illegible]蘚成紋石
澗喧春雨紫扉掩暮雲素耽樵牧[illegible]塵氛

入錢塘

薄晚停歸棹危橋路幾逢雨聲雁幾陣山影塔雙峰水
漲江籬合雲寒野竹濃向來歌舞地愁殺滿昏鐘

蘭江驟漲

越歲鳴歸棹長途倦垢氛春流彌月雨烟樹半溪雲佛塔汀墟合漁梁野道分舜家增客思濁浪椗時聞

錢塘對雨

吳下多塵跡年逾已覺勞客愁添夜雨鄉夢繞春濤山靄淹晨冷江風怯晝號離情何地遣誰與滌香醪

江上遣懷

湖田迷驟漲野屋暗悲風別恨寒潮外離憂疊嶂中名高知自晦氷薄愧多慵敢後驅馳倦丹心佇養蒙

五言排律

遊辟魯洞天

吾山壁魯洞天乃漢天師得神虎靈丈之所也窟辟雄怪最名於時歲甲戌季秋望日予同弟彥璞雨墅龔君錦菴吳君志德遊焉覽勝窮日信乎仙真之府也不能無一言以紀之寔賦長律三十韻併東諸同遊者探奇索異之餘必能倡和於空青林籟間也

辟魯天真府佳辰足勝遊雅期先九日暇賞屬三秋叢棣聯仙萼名籌協令儔溪潯沿放棹林渚漸經丘村迷延時酌山庖款暝留峻崕懸積錢密樹響鳴球霧引湘簾細星垂藻井幽泉分霜楷臼磵抱露苗疇席月麋蹤豹廚烟犬穠猴曉炊催東袂野簌盡交翳曠日米華淨眠雲練絲周履危拋謝屐步側舍陶舟洞戶騈肩入岩扃並涉求攀援闢窗窮指顧坐絪繆陰壑盤風磴陽岡洗晝霏淒颸宜落帽凝露歆加裘漢跡神藏虎秦封木卧虯魯侯嚴甲衛太乙祕寘搜寶笈虛靈機琳書著羽流貫魚窮險怪庠鴈少夷猶秀探蘇躭橘涼斟王女湫古槎懷博望深谷候巢由枝穩鷺棲鶴身輕愧浪鷗畏途惟仰睇空語遁喧諏先轍追芳躅真盟仰大猷鬱行從別賓磬析俯倚鈞嗣忝神明冑才違簡帙修帝廷嘉

靜謐玄圃遂優游歸策過停鶴全生悟解牛幼名題絕辟曠劫視崇休

賀辛子容秩滿赴　闕歸任

早繼詩書後才名著盛時軒岐探妙術張越貫精辭國典崇周制醫科倣宋儀飛騰榮選達調護素經持桑梓金鰲趣溪山玉麈怡月程增滿秩雲路悚翹墀良佐敷仁政明君廣緝熙試章移上院歸命拜彤墀爵望青鍾舊鄉關錦服馳問音交喜慶知友倍懽慎邑里居相望園田志不違圃多异講習宜亦伏傳奐登覽期陶謝奕

酬冀院稿晚谿光甫盛業頌德重先基

和吴彦直遊峴泉韻

丘園誠好遁仙脉况遺宗韋曲方遷墅盤中偶卜宮
波開月洛玉氣寓蓮峰藏息宜天分經營實化工自然
幽谷退後覽帝畿雄真賞嘉黄憲幽尋謗孔融殘荷谷
谿入曲澗帶泉通石溜空鳴佩荆扉未列墉履聲驚隱
翁蘇彩動眠龍經閣虚凝白書林净落紅采奇知友共
陸翻故人同鶴侶宜遊客鷁行愧上公深期鷗冠子敢
總元度翁姻婭蒹葭託藏延茗核供歸韻疑見竹談契

禾葉松文誼膠投漆詞華律應鍾續遊知興遠前席侍
山滾盛業光先德家猷豈易東

陪仲縉先生遊仙岩分題雲錦石

靈蹤仙真會欣陪勝覽同斯文推世重威代仰儒宗才
挹華川秀遊將錫水通放舟移市浦啜茗下漁蓬石瀨
翻晴雪溪瀾蕩曉風鷺輕洲渚僻鶴静島屏空洞戶容
舠窄川涯貯棹窮蒼崖分禹蹟碧樹閟秦封錦織天機
妙藍浮地軸雄虛明隨架鑿造化孰陶工庾嶺縱横立
擕橋隱約逢鳥巢驚决鬭猿實晦冲融河伯藏幽府馮
夷隱祕宮高風寧郭泰雅度獨王恭酌蟻詩籌遍題岩
筆興供漢祠松檜古明珮水雲豐晚翠延鐘入殘紅掃
席充外光逸爍電劍忝逸騰虹虎豹疑陰藪蛟龍信大
澡琪篁深夏竹瑶艸細春茸聯璧烟霞表懸珠月露中
山醪慚醴釀潭鱠想雲夢下榻苔侵履凭樓澗寫桐乾
坤旋块扎歲月浩洪濛梵放交林籟幽期託桂叢謝程
洸險帷莊語振盲聾樗狙獻永洽箴規惕在躬詞源傾
瀹澥道統企衡嵩王德嘉賢厚臣衿體念忠青城猶袒
澤辟像固神功星漢澄空寥塵氛滌浩沖九要蒙琢璩

三益感磨礱情别情逾切論文義最隆令名追賈馬清
閟記方蓬耀古琳球彩千秋紀製雯

普度醮慶成賀傅仙官同虚

靈嶽儲真乾女科啓孝誠耆英回帝所幽祀會仙盟用
炬光揚燭雲霧豫延情閣儀壇墠肅則象典模[illegible]
通来府瓊章進玉京羽曹聯桂陛宸授繼玄盈觀朝綸
搖燈鬱幢流灐明五銖交炫彩八秘徧和鳴軒衛環千
吏蹤追走六丁坎離資滌鍊後垢返胎嬰紫戶凝宸
黄輿耀錯衡雨消寒食火花粲暮春晴縹帙三千禮[illegible]

函五億名飛潛推化育品彙感敷榮炎閣浮珠黍寘緘
列火城薰蒿昭夢寐烝享備粢盛愴慕矜貧寠贍趦駭
隸氓歡聲䦨市野佳氣兆薇蘅泉壤開重關氷輪徹九
淸陰陽旋要妙天地總裁成道以神爲用年忘寵熟驚
穀樞推宿望領袖重儀刑愧忝蘋蘩瀆欣承惠澤禎從
茲安泰守前烈播休聲

賀彥衛弟新居落成

留國不忝壯仙都傑構雄群峰環厚地泉滙赴高穹川
嶽衛靈域神明著令宗秉資嚴志操慕學善陶功聖澤

源流得玄模景仰崇陶謙居秀表衛玠美淸衷黼黻瞻
天籟簪纓侯寮肅憩闌尊聖善閭助篤賢恭陸賦歡趦
鄰姜綸擬兆熊宏規宜綺錯鴻業信曈曨綵緻明飛電
環材偉集虹編連分碶碱飆纚煥簾櫳豈亞方瀛罷渾
過閒國射珠林通繡閣瓊樹接珠宮東旭來摶彩南薰
動翼中金張推望重潘謝悅時雍矚覽忘埃壒流觀挹
華嵩百緡期頌彥四德愧工戎韡萼華照爽賀虎奏迭
工恭楣騈黝堊冠蓋佇璸琨燕雀欣深視閎氾足茂豐
先圖承慶遂後武紹芳隆凤德由亨威嘉謀總協同寒
躍惭阻賀繢剏壽增窿隆蔭木知孫偓弘文翼馬誺芳時
紛冉冉佳氣鬱葱葱每愧衰遲甚惟希立卓中圖書研
暇日絲竹寫餘風祖德貽山固親年樂貌童嶶猷秉彝
世光譽播無窮

夏日楊雲溪過訪山居

夏暑消林谷巾車喜再過病懷逢澼暑中緒念慈和東
帛乍招隱懸帷遂養痾杜陵重得句王質待留柯吾道
辭章脈高仙木石窩神淸才素逸志遠貌初皤講席推
明經詩郵悅細哦守玄惭用拙遵晦俟盈科魚鳥蘇門

裡雲烟穎曲波靑黎山月際白氈澗流阿鶴度張弉奏
後吟倚秋歌幽談隣徑竹淸肅俯池荷此日諧簪盍窮
年忽別俄松醪春釀薄野蔌曉庖踈野思資顏謝文鋒
迓翦頗遊聯亭擋客學共蔺縞磨玩世謀猷淺持身寵
辱多銜生方假術支儂每糊蘿自固金蘭誼由知玉石
劘頑同耆社託江漢興如何

五卷終

耆山無為天師峴泉集卷之六

五十一代嗣孫顯庸重校

七言律詩

聖壽日賜宴　奉天殿

天開萬壽正秋清百辟瞻趍感　聖情金節擁雲來
輦輅錦袍曈日照階楹禮陳内饌香紘近樂奏宮韶
喜氣明盛典優隆喦奕世顧慚野服際　恩榮

坐治亭蒙　名賜還山賦此以紀　聖德

玄圃新亭王氣浮承宣飛騎謁　宸旒綸音降闕融
熙日天衢臨軒肅素秋野服許安松菊主崇班敢倚
鵷鸞儔　帝恩高厚慚何補瞻戀丹心仰盛猷

欽蒙　聖諭周神仙進藥之異於教有光喜而
賦以紀之

聖皇體道羡玄綱廬嶽名仙荅壽康方朔未專從漢
武廣成端俟授軒黃千春鶴算丹砂妙九陛　龍顏
玉液光　綸語從容欣厚德小臣抃躍誦彌昌

立春日早朝

曉趍天仗拜　王春喜覩陽回　聖德新偶收迎風
分鶴禁彩旗乘露進　楓宸千官佩紱歡聲動萬衛
旌旄淑氣均從此太和臻至治山林疎野仰　絲綸

太廟陪祀　除夕

東闕明禋肅廟堂玉墀仙仗畫輝煌天垂　帝几臨
爇日駐皇輿耀袞裳萬衛旌旄環鳳闕千官儀羽
列鵷行微臣草野欣瞻祀嗣服從茲履百祥

己巳元旦早朝

五夜晨鐘啓禁幃仰瞻　天闕曉雲齊掖垣趍佩杳
輿壯阿閣鳴鑾彩仗西雪色遠臨青瑣闥春光微動
錦韉泥盡祈　帝澤同甘雨河嶽增年感鳳栖

長至日早朝侍宴

日迎長至藹陽春天仗顒瞻禮樂陳輦輅星輝銀燭
曙珮珂雲擁錦韉新花明内饌傳青瑣柳拂宮花侍
紫宸深愧幸陪鵷鷺並共欣　聖德布淳仁

癸酉九日　賜宴華蓋殿

曉城風雨總煙霏令節開筵拜　寵輝玄館濕雲迷
洞路官河疎柳帶　皇畿菊英泛酒宮壺滿薇露飄
旋苑樹稀祖澤沾濡蒙　帝渥鶴袍惟覺愧身微

九月承　上旨賜衣

兩承　恩眷錫宮袍琳館傳宣愧幸叨使出尚衣增羽珮　寵頒阿閣引靈玻香羅日瑩浮蒼琰輕縠風和拂翠濤國祀精誠當竭報　清光時被戴崇高

十月九日蒙　頒賜

優戴　殊恩出建章故山臺閣頓輝煌名聞青瑣傳常侍　詔下黃門授省郎霞彩濃斟步兵酒雪華累食大官羊獨慚野服知何補頑覩黎元濟粃糠

癸未臘廿七日　頒賜法服

內使馳宣降蘂宮金衣烜彩拜　恩濃欝蕭星斗輝三極譽躍風雲面九重　聖澤雨濡沾禹貢　皇猷天廣頌堯封極慚踈陋知何補敢俟圯橋禮赤松

齋宿朝天宮貽王東白鍊師

地接瑤壇秋氣高獨慚山客佀耆髦長蘿匝戶玉鉤鎖密竹過人金錯刀曉雨只躭憑棐几暮寒應愧想綈袍書隣賴有華陽子孤鶴更聞鳴九臯

蜀府五雲西奉教作

天闕西垣駐羽儀大廷趍覲宴朝曦雲垂五彩來青瑣地接三神近赤墀籤簡護行留鳳閣詩章傳使下鵞池深慚草野承殊渥敢効微辭贊德基

蜀王之國餞別應教

蜀國分茅乆錫封西行控駕正秋空川雲頓盡天山雪峽樹遥回劍閣風畫艦鳴霄馳遠騖羽旗分彩散飛鴻熏臣祖餞遲留處感德尤深愧莫同

湘府賜衣賦此以謝

賢王夙質賦天然恩賜鮮衣感德宣蚪錦袍新非獻向雲珂服彩信追仙瑤臺烜日靈玻步絳節蒸霞羽

蓋蓬野服頓消煙霧態虛皇遥禮祝釐年

湘府賜書賦謝

妙典儲英冠蘂宮皇華使節戴恩濃　綸音渙汗過玄晏秘秩幽微愧李邕松籟瀉音驚佇鶴川雲浮彩起潛龍由來殊渥回枯槁山野何慚累際逢

湘府賜酒饌賦謝

內饌天漿豈世聞遠頒林壑挹清芬席披玉鱠浮空雪盃蕩流霞染洞雲自愧盧生惟味淡敢追季降頓成醺良應至德陽和重惠洽鄉閭得共欣

安府賜衣賦謝

羽服惟耽類披縫香羅敢意賜王宮洞雲浮彩疑蓬島山雨流輝過閬風學業才優慚李泌山林跡晦冀盧鴻極知艸野何由報感德遙瞻奕世同

湘府賜巾賦謝

踈巾冠愧幻形烏紗忽喜拜恩榮石泉照影疑隣鶴雲霧飄容稱度笙山簡未須追醉態林宗直歎讓高情塵姿頓長輝光色野步何殊佩玉行

壬午九日蜀府頒賜內饌

客況蕭條逢九日上樽忽喜賜黃封翠濤泛蟻春波滿玉薤迎香雪浥濃巫峽錦帆來暮雨岷峨金節動秋風每慚對菊松醪乏厚德何由報感悰

過彭澤蒙遼府頒賜

客思蕭條趂野航中宮寵賜沐親王龍旗照艦江流急虎衛揚帆石壁蒼彭蠡不沽桑落酒番湖應乏蔗團漿分封頓覲雄藩屏澤被山林頌世康

安府賜詩奉次

抱樸微旨在知雄方寸虛明即藥宮無極涵真一恍惚太初凝妙任污隆流珠復姤玄中白偃月抽添黑裏紅幸悟虛無恬澹處潛淵澄靜養規中

遼府賜色牋賦此以謝

鸞牋五彩競飛雲鶴禁遙頒逈蔡倫綺閣烜霞春色麗琳宮垂藻雪華新謝玄正擬千氷素韋誕空慚勒翠珉何幸王庭深眷渥顒瞻花萼倍絲綸

遼府賜棕扇賦謝

椶櫚織葉勝蒲葵遠挹仁風感素知天籟引空驚暑薄露蕉分影覺秋遲才慚班固空懷賦興託袁宏敢自期感德仰持藩屏重惠濡荊楚總涼颸

題方壺萬壑雲煙圖

絕世壺仙海嶽情慣憑灝氣混滄溟雲岑杳靄凝嵐色煙渚微茫遠瀨聲自擬靈峰覓勾漏誰從塵劫話彌明高風寂寞徒追慨八駿何如汗漫行

八月六日黃伯儀席中賦

黃公往昔著箕裘卜築何如此地幽綺繡園林銀漢露珠璣錦詠碧梧秋雲屏寫月笙停鶴星渚迴瀾浮遊鷗最喜遺編春雪調資深明訓善持修

中秋日同周貞白飲湛碧軒

秋色平分月正圓清論喜共會華筵禺㬆抄書秦斯
法科斗遺文漢篆傳露瀉芬醪凝瀲灔雲濃琪樹譪
嬋娟番湖耆德于今少幸播清芬樂大年

嘉興湖中夜月

夕陽回棹秀城東秋水危橋側岍通湖月波瀾雙羽
佩江蘋風露一漁蓬孟嘉輕帽添餘夢郤泰扁舟任
去蹤酬節豈無鱗酒味鄉懷多在白雲中

九日紀懷

[illegible]空秋色晚鶴情入夢月華涼開心久並雲俱
[illegible]雁翁又黃風格自宜推阮瑀謀維豈獨老
[illegible]撫景添鄉思且護山花勿傲霜

桐江晚思

歸程幾度快浮槎碧嶂清溪日又斜潮浪有痕回野
鶩江流無盡隱汀葭半生託跡身徒患百慮關心鬢
欲華江漢漁樵誰獨念短笻且復對山花

克復周先生自番陽來山中未久而予京行別

速舟中有懷

故家文物獨周瑜白首相過慰久疎釣瀨潮聲黃芸
雁番湖秋色白蘋魚秦文未說岐陽鼓漢刻猶存封
禪書離會極慚匆遽甚采芝尚擬論潛虛

觀溪石因懷舊藏靈璧

玄玉奇峰孕秀靈九天雲霧夜還生燕山丈室仙洙
泗吳渚煙濤海渭涇鶴韻每添書榻潤龍光時近墨
池明山人故擬崆峒壽靜屹天根韞妙精

題方壺倣董元雲山秋思圖

玉立層峰曉翠寒最宜東閣靜相看霜林風露含珠

瀾秋水芙蓉寫練寬折屐正須同野步直鈎誰獨倚
長竿自緣壯苑神情會有分雲山足考槃

暮春雨中

霖雨將旬應倦步春消餘冷尚淒風粉篁解籜瓊飄
粉叢藥流姿玉練紅溪谷雲栖懷阮裕江湖烟棹惜
梁鴻詞華只步凌虛曲枕石林臯足養蒙

吳彥直別久適會而予有京行書此以寄

憶寓鄉閭講益同會須研究別匆匆故朝文獻宗鳴
鶴百世喬章起卧龍秋水林巒清翡翠華峰庭宇碧

芙蓉姻盟尚抱蒹葭愧詩律還兼書思濃

聞曹道錄病安賦以致喜

畏暑驚聞膺小疾懸心千里重馳情籲天知賴劉安妙善藥何煩董奉精旋睹鶴書交喜慰况趁鸞步倍恩榮從兹雲閣增遐壽金奏寥天協九成

雨中讀張嘉定集

張侯妙句奔溟渤氷玉光嘶韻拾遺丘壑到門雲繞空龍蛇在野雪平帷隱期梅福謀非拙學啓桓譚語最奇千古高風凌阮鮑故園梧竹不勝悲

題倪孟沖醫卷

岐黃妙術理通仙雅稱真徒會祝詮句漏早聞尋大藥青城今喜叩重玄春融古雪雲中佩秋滿長空月裏船塵世濟人須善藥靈樞應合養生篇

題方壺高深海嶽圖

海嶽菴居鐵甕城壺仙品格會青冥鯨濤夜吐胥潮白鶩背秋分劍閣青待約琴高凌汗漫尚疑中散走精靈佚飄家住虹光渚氷玉時看滿戶庭

讀楊鐵崖詩

楊雄文彩名當世江海遺珠惜不收南渡湖山多意氣東吳王謝更風流金壺只冷青霞帔玉管雲寒紫綺裘白首苦淹陶令節醉橫鐵笛海門秋

遊昭真宮贈洞天祝鍊師

猶龍之徒鼓索籥石室久與神明居群峰過雨瞑投袂一壑開雲晴理書丹爐光現虎時嘯雷笈風生龍每嘘昨我尋真醉方起寤寐思君長晏如

江行

長河徹夜多蚊蚋夢起倒衣山四更蟋蟀微鳴鈎絲

淨蝦蟆競喧官鼓停曉星在天月已落野犬吠門潮始生南船北棹去復止坐使離懷空待明

題柳毅圖

江濱龍女久緘情琴劍歸來寄客程愁絕渭川波浩蕩淚收湘竹語輕盈寶釵墮鳳嘶無贈翠袖駢箋感獨行禹裏莫窮神異跡霧虛千古記初盟

遊南山湖上

蘭橈桂棹盡幽尋小劫真遊到夕陰雲護鶴飈蓮一葉波搖龍島石千尋奇峰遠盼金銀氣雲鎖時飄紫

翠音脁集幸陪麼外賞山林餘韻託球琳

賀紹菴龔先生壽

風推文質世儐師耆壽高堂足自頤經史傳家深蓄帳溪山樂業舊鶯池林花照酒春浮斝堦柳停驂雨濕颸猶奠考槃愉樂處並堅松柏歲寒期

題三茅山卷

遂古仙壇勾曲東茅君觀閣聳三峰神經藏石追秦刻秘冊傳家侈漢封到席珮聲春隱豹濕衣劍氣夜降龍我曾羨讀登真訣頓住華陽若箇松

夢故友

道存師友重研求存歿堪傷幾夢周箕尾光芒嗟董賈奎躔文彩憶韓歐寒潮洲渚三更月白露江城兩岸秋浪跡孤蓬時感慨西風落葉不勝愁

題清白軒

清白傳芳仰令名高軒覽翠挹川靈空青珮綰留驄馬翡翠簾開展畫屏春滿圖書雲到席晚酣詩酒月移庭由來忠孝梯房重野服空懷睹聚星

題方壺尊師茅齋圖

丘壑茅堂瀉水濵清暉寫入碧嶙峋嚴光釣瀨雲宅韋著書巖石作隣樹色送涼峰斂夕瀑聲飛影谷藏春壺仙飽得幽潯趣寂寞高風屬幾人

題湖山小景

江漢垂綸視八荒丹青宛若見流芳嚴陵未擅羊裘癖呂望寧辭鶴髮長島嶼雲浮秋浩蕩海天潮落晚蒼涼劉侯愛畫多文彩一滌閑情志廟廊

荅黃仲文清惠

寂寞江湖絕士風玉堂遺興獨黃公關山海色寒潮

外閬嶠秋聲落葉中陸羽茶甌煩舊製劉熙石刻感良工耆英合紀儒林傳遐想高標鶴髮同

題白雲軒

侯門別館五雲西林壑清衿擬鶴栖月滿金罍垂柳重風回銀勒落花低鶴衣雲瑩期朝鵠絳幘森明待曉雞高興豈同山野趣皇圖光賛與天齊

題松筠軒

貴戚高門倚繡屏松筠猶喜護長青雲濤繞閣茅峰秀雪色侵門剡水溽朱戶綠纓回晚照錦韉銀燭藏

春星幽懷豈已山家味拂石氷霜澗響泠

題凝清軒

甲第高梧碧樹秋清芬繚繞狀神州花凝烟霧空連
淋風送江波月滿樓黄閣晚題鸚武賦玉臺春暖鸝
緇裘芳名盛喜過潛耀野褐馳情愧狎鷗

南山淵靜軒宴集

瑤池仙闕並方諸真賞何殊卷畫圖繡閣迎風迴芳
綠錦檻披霧帶菰蒲遶閣畫日蒸霞縠臺瞰秋波絡
片珠綠服獨慚疎旨養讌歡豈必讓東吳

山人獻紫芝二本

喬林瑤彩結靈姿野老窮幽解獻持玄霧擎柯瓊化
壁紫雲垂蓋玉生脂清溪道士躭山癖角里先生任
世疑共我風霜老丘壑休貞豈必愧華詞

題房大年馬

天廐龍媒八駿儔拳蝸未朕九花虯海雲蒸雨身千
里漠雪回風氣九秋射虎將軍多膂力落鷂都督擅
才謀驍騰必假奔星步莫向丹青只浪求

寄王博士汝玉

館閣才名屬老成離憂幾幸慰朋情竹宮齋雪金甕
繪瓊署春雲錦帶冀學富鄭玄司華削志慚周燮遯
櫻寧故山金石荒題刻莫惜奎章著舊盟

春莫

蘭皋春色盡園林虚館猶驚歲月深雨露總含生物
意山雷空著養賢心世途鞅掌慚觀鼠紛相支離感
戲禽懶拙惟知全道重流光坐閱歲駸駸

晏歲自釋

卒歲崢嶸兩卒旬悵懷今古幾飄淪豈貪鑪下犢鼻

袴也着山間烏角巾文獻百年同化日丘園三徑復
陽春洪鈞轉候天機在獨坐南榮學養真

九日

累載江程憶故園山居九日遂開尊羌天野趣懷先
澤漢室綸音感帝恩翠轂千峰環疊嶂銀河雙瀾瀉
通源流光莫怪黄花晚秋色嵯峨夕照温

菊節後復兩遣興

閒居適趣嘉重九晚菊寒泉喜獸宜煙雨群峰添漲
後林巢鹿鶴授衣時蒼燕絡緯悄清吹碧水芙蓉護

鈎帷山木喜全樗散壽秋風黃落竟何如

遊水簾洞

幽洞雙關入杳冥瑤林陰壑後先行層崕珠落簾收瀑疊嶂屏開錦列楹擊石尚須期嘯父捫蘿端欲候仇生凋阿藉地林霏暝寫盡絲桐世外情

謝惠白牡丹花

富貴花多粉黛姿素芳高并碧芙蕖玉娥洗露雲屏暖瓊姹凌風月障腴春色湧分氷雪隊花神應讓鳳鸞栖隣園折贈清如許白室遙知坐養虛

採瓊林閒碧桃

桃池自是仙家種絕愛林閒碧海枝弄玉洗粧雲母障飛瓊鼇翰水仙舝鸞風不動塵回劫和露微凝雪滿肌折向山窻深無寐恍疑笙鶴下書帷

飲滿碧軒賦石鍾乳盃

石乳傾醪絜藥卷飛霖九喜注仙家煦衣練白倉窓雨浮臉暈紅迎洞霞自愧酒酣倫度衮宜添文彩屬張華衰容尚借資培力九日何須更問賒

題赤壁圖

雄文豈獨過莊騷千古高情仰素遨夜月扁舟經夏口秋風野屋倚臨皐周郎遺跡成孤鶴葛亮精忠壯巨濤擬似雪堂攜二客丹青有待覓奇髦

題葛考功元德遺像

毓秀文宗仕壯齡儀從物表見儀刑掖庭綸帙宸情密鑑曲湖山羽福輕劫外道存雲片衲松間息定月雙楹高風曾挹龍蟠頂千古遺蹤海鶴盟

題清暉軒

畨水家聲久令宗高堂坐挹景沖融湖光泛曉白浮

靄山色明春席帶風黃鶴磯頭江樹綠碧雞坊裏海暾紅翰林遺澤詩書在會見槐陰過洛中

遊西湖

湧金門外策花驄十里湖光浦漵中芰影拂衣侵幔碧荷香飄席蕩杯紅黃金梵刹樓臺壯白壁歌船粉黛空却憶芙容城裏事不堪惆悵立西風

謁鄂武穆王墓

武穆精忠貫八荒百年遺墓感興王中原社稷江濤白敵虜干戈塞日黃五穀稱賢齊用霸三關抱憤楚

應下章聽喬木蒼森氣空概湖波去渺茫

和王景陽賞牡丹韻

東𡍼雲房冠䕫華名芳不與世人誇席浮晝色迎簾日杯蕩晴光洗藻霞靈質偏濃丘長宅清芬未𢾺鄴侯家深根合並松筠久歲倒壺觴豈惜奢

立秋日雨

長江奔注赴東吳物候應添雨載途天際片帆来遠浦雲中埜屋帶平蕪扁舟幾泛表宏渚羽服猶過范蠡湖帝力頓瞻新化育秋聲卧聽入菰蒲

題筆華軒

中山毛穎重斯文陸氏名軒藝絶倫雪繭掃殘風雨陣龍賔題遍障屏春江淹夢遠情如海徐鍇辭優興逸塵㕘我山池久芳艸喜看遺葉盡江筠

題趙仲穆春山圖

宋室王孫富墨華好山吳越渺川涯江帆風静錦駝鳥浦樹春濃白鼻騧賀監林園分夕露庾侯臺閣掃晴霞漁歌不盡丹青意却[illegible]艫對落花

冬日

苦雨沉寒送晚冬索居岑寂坐高春雪梅吐玉祊涵白霜樹凝脂久謝紅無復鄧颺詢管輅空餘孟昶慕王恭獨嗟百慮徒悽惻庭用浮名類轉蓬

立春日

半生寥落感時催又覩春從鼓吹來造化無端回象緯經綸有在覘雲雷疎林濕霧聞啼鳥野逕陰風踏落梅自愧幽人增懶拙陽和何地候資培

題孟浩然踏雪圖

鹿門高隱卧氷霜踏雪行吟韻思長詩興自應凌鮑謝才名豈獨契王張野橋寒籟偏幃帽山樹驚風逐縹囊猶抱孟亭千古意墨花寥落見微茫

次山人獻石韻

石丈欣移紫洞雲幽人辭綴錦囊紋陰精墮地凝春雨水沫成霞集晝薰蒲牖風長疑鶴化芝房煙煖夢星分山家拾潤寧庸篢雅好深知滌垢氛

初秋夜坐

伏後凉生解鬱蒸夜深庭户足餘情雨聲到樹先秋冷雲影當池更晚清疎曠不羈耽句秀窮愁有述慨

虜卿年華倏忽渾哀思霜露猶驚過雁鳴

至日

舒和至日喜陽生虚室天光四座明臈近梅花時建子春回葭管月移庚丹砂火熟期飛翰幻果漚輕笑浪名傚首書雲遺事遠故園氷雪足餘清

楮帳

雪楮乗箑寫練光方幃連縟稱雲床春氷暖動乾坤大霜月輝澄刻漏長華嶽卧龍從偃蹇漆園蝴蝶任飛揚本来内外俱貞白根蟄嚴冬氣八荒

爐炭

積薪穴火勢迎空霜雪嚴寒衆樂同煉質自堅非性黒敲聲含響愈光紅木金成象明丹候離坎周天奪化工莫使吹嘘煩槖籥天機流動六虚中

閏月重九日

彌旬殘暑曉初涼林鄗幽懷覽衆芳雨態迎寒過白露秋期逢閏再重陽菊蘺黄綻杯難舉山麓青分帽欲狂今古塵情俱蝶夢竹陰呼鶴小焚香

秋夜

莫秋風露葉初黄夜冷侵幃解薜裳雨氣着簾林暎早樹聲接市瀨喧長晝書隨分窮糟粕塵事關心付秕糠安得委身蟬蛻等白雲黄鵠與翱翔

中秋日自遣

九秋煙露中分夕坐遣幽懷水木居緑竹遶簾金流瀲青山滿座玉芙蕖菊叢踈雨妨花月桂樹涼風候晚魚隨散林泉須自慰錦屏罇酒意何如

題洞玄子卷

蚤慕玄虚讀養生久趨天仗住神京太虚本是渾淪

體空洞中含寂默聲雲氣屢乗霞佩遠松陰長護石房清五千言意須融會坐賛　皇猷答聖明

訪朋山如愚尊師榆原真舘

榆晚高堂續構成獨橋雙澗步秋清牽蘺野蔓殘花影遶戶林塘過雨聲種朮圃通黄葉路探芝人老白雲扃累曾約訪朋山主且遂茅茨話拾荆

題宋國子白雲茅屋圖

太學傳經荷主知湯懷山谷媚清暉短簷生白雲藏室老圖凝寒竹掩扉簪珮未應辭禁闥丘園寧俟覓

漁磯詞林信有歸田詔預假藜光照槲衣

贈茅山道士王直方

早住華陽六十春玉音琅韻異常聞白雲庭館鶯巻
淨紅葉林皐月露分鶴背豈須笙作譜龍光直使劍
成文會須石室哦空籟楊許遺蹤絕世氛

題武當太和山

太和磅礴結高峰壯極靈飈望拜中翠壁暖雲丹臼
穗瑤臺珠樹劒光洪澗西梅槲分苔徑天外旌旄護
蕊宮闕下多君蒙 聖眷故山遙對畫圖工

夜行

霜霧侵衣別思長獨憐餘菊尚秋香炊煙墟崦殘鐘
盡漁火蘭苕宿鳥怯夜雨沾醪鄉夢濶冬風墮葉鬢
毛蒼文章事業非吾用瓢笠從嗤覓退藏

雨中偶成

箕踞草堂盤石根春寒故懶爭閑門短簷霧濕雨鳴
竹茂樹風號雲滿村空山獨行憶謝朓蕪室不埽思
陳蕃勿使長懷夢吳越坐來弊席晨猶溫

三月十日遊桃源

山桃春盡遲難尋苔蘚堦庭老屋深崖瀑鎩錚蒼澗
塢石門曲折古藤陰雲中雞犬栖雷室谷口園田帶
虎林曾就丹房留兩宿遍詢陳跡漫追吟

遊馬祖巖

縈紆石徑碧岩深小轉橫樓俯百潯繞澗幽篁分晚
翠遍檐飛瀑送春陰杖頭虎跡真如意鉢底龍湫古
佛心我欲拋塵來結夏六時栖定欲從今

繁禧觀訪王樂丘

溪山勝處絕塵紛路入瀛洲訪隱君門外埜航魚躍

露松陰高閣鶴巢雲青藜曉值穿花入黃粟從看掃
運分不有故人清誼久素懷寥落竟誰聞

題方壺臨董元夏山圖

越絕奇峰趣最高一溪春碧未容舠雲連壺嶠從招
鶴天盡岷峨已漸鰲老屋靜依郁晻靄長林遠帶雨
蕭騷江南遺墨今逢少轉憶方干獨世豪

過丹徒謁留侯廟

昔從列國有封疆黃石三奇授素章韓隙豈論車中
復楚興已定斗分降言回雍齒非仇士說奪淮陰易

假王晚嗣叨光懷祖烈每經祠下意徬徨

遊雷壇

虎踞顛崖聳石壇風雷四望起林端紅塵下視渾埃
壒赤日行空欲羽翰芳樹岩煙猶晻靄琳宮天闕正
高寒坐令頓叱蒼精劍長躡煙霞響鵠鸞

遊靈芝巖

披霧朝尋虎豹蹤倚崖磐石獨嵌空紫芝烟煖靈根
長翠壁雲深野路通古木千齡忘換劫落梅樊樹湯
飆風凋阿蘚磴猶陳跡隔世清遊豈偶同

題湖光山色亭

江右湖山百郡雄近推賢守足高風宮亭水泛天光
裏芝角嵐深月色中皂蓋新謳聞德政玉堂遺澤見
清忠春帆曾繫淹煙雨尚擬雲濤絕賞同

題貞白周先生像

廊廟丰姿海岳情玉堂遺裔世簪纓家承故國詩書
澤學冠當時翰墨聲澗壑松濤多興度衣冠朝典尚
儀刑墨池輿論多資益百代丹青慕老成

題聖井山天瑞白雲圖

金仙昔住龍湫頂萬頃白雲如海濤夜行石澗虎長
嘯晝坐雪堂風怒號太虛一息渺蝸角濁世萬有輕
鴻毛由來瓢笠探道者彭聖彷彿超塵勞

題方壺君子作霖竹

壺子神情廣漠遊獨傳遺墨照千秋石磐踞虎雷翻
蟄竹洒驚濤鳳在丘甘雨作霖回旱劫靈書藏笈秘
玄洲自應宿契凌前古尚使淋漓濕翠流

遊南豐神龜岡

龍翔鳳翥結岡巒玉府神遺馬鬣壇翠削軍峰當北
[illegible]首連鼇嶺氐東盤春藏林谷天光淨袖隱風雷劍
[illegible]寒愧我瓊函嗣真子仰求靈跡重躋攀

渡章江望滕王閣

天際長江白練明江流浩蕩繞危亭春深南浦連洲
綠雲斂西山百疊青官樹依稀含宿雨人煙晻靄帶
微星當時歌舞豪華地花落東風面翠屏

用黃堂觀韻奩諸同遊者

策鶴衝林度板橋仙姬靈館著香茅大岳四野雲雙
髻地濕春空雨半巢翠竹遶簾疑卧虎紫函盈笈逐

潛蛟誰家獨得西山勝借我東遊析炙梢

題遠遊圖

屈平曾賦鴻濛意應共莊周得趣多儗向蒼梧餐玉
蕤須遊赤水聽雲和煙霞雙屐窮瀛海風月單瓢只
澗蘿早許靈書應有語短篷時棹白漚波

冬夜對月

閟寂溪源夜氣清久躭高卧得雲屏池分月色連霜
白山匝嵐光澗樹青桂史既仙居藏室淮南未老變
丹經陽回碩果無窮意苦澹誰從養內靈

寄周經歷孟啟

溪月扁舟懷共載雲山尊酒計同斟寧毋郄穀敦詩
禮合讓周瑜識古今文史固存韜畧用丘園應繫水
雲心忠貞報國知能盡松竹茅堂俟晚尋

夜坐

臘近嚴霜肅夜分歲華看盡感餘存星垂寒野烟幃
暮風送晴鐘雪楮溫時向動袖開地籟還從靜極見
天根寸陰徒惜慚衰倦默守丹扃悟化源

雪中喜盆梅盛開

靈函遺芳得古梅百年楨榦茀封培林迷鶴遠湖烟
冷姑射才仙樹雪開畫閣韶華經換劫晚依幽澹靜
無埃自應枯槁春陽後尚想流風待日來

題僧慧鑑江上圖

江上層巒靜鑑中大癡雄筆見遺風雲中琪樹雙溪
遠天際瓊樓一錫空林屋宛依郊阜綠烟濤疑接海
暾紅桃花洞裏春無賴知似丹青閬處同

題自画崆峒高節墨竹賀三家沭五袠

長竿昔寫崆峒節九月秋風五袠年濕翠淋漓飄紫

磬空青蕭瑟動華筵倚霄鳴籟曾鸞下翔佩遐踪已
鶴翩倚觀當時愴悲思好餘高誼画中傳

峴泉尋山得勝地因賦

仙家匝與屬清都敢卜林丘有分居山色已分龍峯
翠泉聲待致鵠庭書蘇門浩嘯疑聞度句漏丹砂稱
養虛天付白雲安散拙甘隨瓢笠寓屠蘇

題張彥弘龍湫話別圖

麻姑鵬背訪瓊臺共謁龍湫帶雨回天塹河流翻霹
雪潭心光怪起春雷運飄空翠雲根石節滑狂瀾

嵗苔自是勝游成欵別新圖染就記重來

題楊伯源山輝海潤圖

闗山華胄衍遺宗溪上林堂住楚東十畝春雲青嶂裏一庭秋水翠屏中丘園逸興推潘岳綸簡清芬憶馬融枌繪宛疑窮海嶽尚求先澤挹流風

題夷山歸隱圖

早歷豪華紫陌春晚歸鄉井卧松筠管絃宜息江湖夢丘壑還尋水竹隣金馬罷褒論往日布袍韋帶樂閒身夷山羨得臨川勝知向桑榆得趣真

郊行

步棨郊原春渡頭老農相語遲行幽暗泉方度白畧約野樹間闗黄栗留山多不改舊時色世短秖添來日憂支離野服百無繫猿鶴豈容憎其丘

植菊

丘園植菊諧幽賞興在東籬隱逸中綠葉不教傍舊秀黄花先整面抽聚江湖夢斷蒹葭雨山谷頻添薜荔風頗分氷霜同晚操深林大澤自天工

過覌泉得曹演法書

久望京書慰友情雲城忽喜到紫荆十年上國風雲思千里空山鸛鶴盟厦氣已看蓮嶽淨天光自引石流清頋慚慵拙無先悟千古知心獨鮑生

冶亭秋宴為薛道錄賦

聖主開圖駐六龍冶城山嶽勢盤空鶴亭雙立烟霞表鸞路中分檜柏風瓊樹凉添侵袂碧瑤杯新酌臉顏紅酣吟近屬仙都伯共仰殊恩宴蕊宫

題覽翠樓

久住琳宫別搆新壯山當户小藏春月移鱗屋霞蒸綺雲匝龍池月寫銀淮舸得鱸秋雨霽江醪斟菊晚風頻年來國祀遵常典蒼翠臨軒足養神

遣興

客居卧病轉無緒風雨滿窓秋更侵衛鄉雲轍隔塵遠高鳳巻源蔵逕深故山丘壑豈无夢空館藥葵徒累心插遲眠食幾時返倦翮秖思投舊林

題李孫荊蔵方壺瓊林春雨圖

中都文苑舊耆英仙墨含風照客程山雨半含瓊樹遠烟濤千里布帆輕東書連屋生秋籟邀月臨池響

露筌江海論交君白首好堅松柏慰鄉情

懷峴泉

孤峰盤石記閒栖躋蹬風塵夢不違闢野茅簷當夕
泊鋤煙石磴媚寒暉半林花雨春陰薄一塢芝雲瞯
道微奚日秋空更黃落尚疑清夜坐苔磯

壽曹演法六十

永算欣看甲子周養真端稱上京留先春桃熟霞披
袟長至梅芳露滿甌大庭清問過顏駟内典精論擅
趣近別遽成雲漢隔高齡惟頌八千秋

祈度遣懷

壯齡增歲慚虛度凋落塵緣百感頻過目浮華輕一
羽經心學業貴千鈞年光已覺雲山晚生意惟看竹
樹春跡髮衰顏緣學苦獨於光霽任天真

謝倪明齋惠牡丹

名園舊重香車客異種天葩歲滿叢丹火爛凝霞洞
紫砂床濃艷鶴翎紅千齡耆算深培處百畝陽和瑞
彩中單父自緣耽種藝感分春色到鱗東

芝雲亭觀泉

白雲谷裏營巢父為愛山泉類養蒙天窄户庭微痡
蓋地分光獄小盈亏良田際野同諸葛秀菌登畦後
陸通雲畔紫芝時可食不煩人世覓孤風

荅吳至德謝惠芍藥韻

栖遲頻得林園趣叢藥春深亂吐葩藝館曉分經洞
露山人初剪羽衣霞雲煙島嶼分岐品氷雪根株比
射姪文采猶多老賓客清真不媿五侯家

挽朋山張東堂二首

悼矣真人智若愚閒山佳兆產豐腴書藏洞帙窺丹

訣道在中扃握化樞塵劫幾經消大冶神庭高卧鑒
方諸皤然白髮輕懸解一夕迴飈畢道車
晚求先輩少如君學質優純老益親秦邈籀書論注
漆漢邕隸法究鐫珉雲節竹外留山雨雪壓燈前話
澗蘋鶴馭京還成不起高風寂寞慨誰倫

題何滄洲画二首

佛國林巒虎踞峰壺仙珍翰屬餘宗崇岡野屋連雲
僻古木寒流帶霧濃法社春前包頂鉢禪龕秋雨飾
廊鐘此心瑩徹非空色指點丹青記所從

何遜高情粉黛稀醉闌秋色入煙霏興含地籟来瓊樹墨洒天潢濕翠微聽雨雷泓皆法韻譚花虎石更禪機自緣舊是江城客高仰峰前獨錫歸

舟次寄蘇素菴先生

京華欣會倏離程白首相知易別情海内文章珠璧價人間膠漆鶴猿盟曉雲城闕蟠龍勢秋水帆檣過雁聲尚約胥濤共歸棹劇譚尊酒聽潮生

早冬開軒曝日

癸冬礿日幽軒静厭滌風塵懶着冠黄葉薊丘煙水

暮白雲淇渚竹梧寒纘言秪為期班馬閱古何由溉杜韓收喜籬花深慰藉一尊歸對好峰巒

寄張彦弘

蕭夏相違候歲零多君即是古方平麻姑按劫煙霞僻蔦令留丹水石清凝贈雲中蒼玉玦歘招月下紫瓊笙遥知鍊液天邊事莫惜岩阿話鶴盟

雪中宴曹道録席上賦

玄都綺席宴西清晝雪繽紛瑞色明仙醞已春雲寓緑洞梅先臈霧飄瓊凌風皓鷺環鸞署訪竹華簪列鵠楹愧我林緌叨勝集遠期眉壽永恩榮

題方真人秋風茅屋圖

誰家盤石小漁灣潏治林皋戲墨間靈籟濕空招鶴遠募陰遲步共鷗閑秋風老屋楊雄宅流水衡門謝朓山我憶竹寒沙碧處看圖无使夢飛還

歲暮丘鳳岡持茶同解性礿過寓館清話

浮生逼歲徧无緒況我羈栖百慮增窓雨送寒留宿火茶甌傾碧響春水香浮鶴隊梅礿白瀨洗鷺群雪未勝料得空山猶寂寞喜從陸羽視飄騰

居京候家音不至聊書以自適

丘壑節堂念掃除閑消三日候年踰寒梅燈館王獻雪春水林塘賀監魚已覺半生渾是夢豈堪幾歲杳無書家寥萬事俱萍梗此道何當論智愚

雨中答葉玄理惠墨

烝握龍香寄赤城歲寒分贈慰書屏雲迷別治鸞无帖雪滿空山鶴有銘入夢春流池漸碧留情夜簡杖邀青銖衣久脫霞成珮莫遣雲門兩鬢星

正月三日春雪寒夜書懷

春深風雪閉寒扉卧擁青綾意百非光嶽泰和滄海
竭文章元氣曙星微乾坤陽長存生意雨霧陰凝任
化機老木支離伴枯槁靜中消息一披衣

奉　旨還山賦別同虛傳仙官

累月承懽集竹宮　帝恩隆渥詔還東箕躔光動煙
霞表鳧舄音傳月露中霽雪野橋春度雨暖雲歸舸
夕潮風臨觴愈覺離情厚鶴髮龜年冀與同

別道錄曹尊師雪中紀興

雪霽相過載筍輿瑤臺春晝玉堂如秦淮氷泮春潮

長吳樹煙消夜雨疎仙署紫貂雲步障江帆烏帽霧
遮廬別懷半載林泉隔煉液期探錦笈書

舟中有懷曹道錄臨別惠既賦謝

憂患相扶見肺肝百年道誼古應難累邀雲榻陳蕃
舊更惠綈袍范叔寒林谷報瓊慚玉玦艸池寓露想
金盤玄門珎重尊時望遠為幽尋日報安

薛禮部以內艱還惠書言別賦謝

詞林交誼十年餘周宋淪亡契獨予內難已聞歸窆
詔中懷尤切別時書文章稽古探司馬金石遺傳擅

子虛更羨會稽林壑美封題無惜到山居

沐陳彥謙遠送賦此寄謝

殘歲棲遲同是客姻盟累月喜相親赤城霞氣江湖
遠紫殿恩光雨露新張翰歸帆煙渚雪陳琳寄檄霧
簾春旅懷尚惜吾宗慰莫道簪纓解絆身

夏日山菴池蓮盛開賦此自怡

林壑幽居玉幾峰芳蓮爛熳遍池東鶴翎瑩雪香浮
露鷺羽流霞色奪空滄海冰輪凝翠蓋玄珠碧水泛
宋宮翛然靜立風塵外賴與漁溪樂趣同

周克復遊山菴飲中賦贈

貞白先生故國賓幽尋愛我足清芬池涵天影龍鱗
洽谷合秋聲鶴背雲三逕松筠宜謝傳五湖烟水獨
番君浮生離會渾萍聚皓首欣論內景文

冬日山居

愛日暄和曝晝暉空山池角掩荊扉白雲席暖樵分
住紫洞人還犬護歸雪茗湧濤泉乍細松醪炊露客
應稀閑情為促梅花發谷東行看盡翠微

上巳山居述懷

涉世多嘶霞轍跡山居竟日坐松風水添龍
澤林亞鯨濤霧障空池藻漾鉤分近綠岩苔滑屐步
殘紅浮榮咲競真縈繫樽酒怡情豈世同

莫春夜坐

春殘花落幽居寂永夜松巢水石心天牖樹雲来屋
角雪幃山月送池陰蛙喧畝谷嵐光僻瀑洒雲雷雨
氣溪敢擬登真弘景宅自應丘壑少追尋

冬晴尋渾倫菴故址

杖藜窮谷信幽尋絕巘琵琶澗道深田野平原通窈

宛州菜遺址歷岢嶬陽坡日暖氷霜逕風磴雲寒虎
豹林誰會渾侖千古意獨餘松柏歲華心

霜夜山樓對月

霜月澄生皎素華蟾窩深稱老烟霞室添虛白氍毹
暖池抱清光水碧斜姑射芒寒峰削面靈波彩綻菊
留花獨看挂辟支離意照徹空山雪後槎

題方壺蓬廬圖

金壺遺墨混空濛偶幻蓬廬曠劫□了視乾坤形炁
外大觀川嶽有無中霜林豹霧秋聲曉烟渚龍泓海
色通江漢定應何處覓不斷幽谷卧方蓬

夏夜

過雨林皐野逕通巢居清夜足雲松山腰嵐氣蛙千
畝池面天光月一峰翠濕羽衣笙緩鶴涼浮洞戶劍
乘龍衡門自快棲遲癖應愛餘涼坐晚鐘

晚霽

空山晴雪信清都玉立琵琶灝氣孤珠璧亂飄千地
籟境瑤衲散萬天妹龍蛇濬窟全封蟄鶴鶴深巢款
起呼直擬層顛窺八極高風定過敗焦圖

霜夜翫月

永夜喧風振羽翰巖凝山閣幕雲寬月華雙沼銀濤
壯雪色千峰玉樹寒環珮繞空泉度曲魚龍潛壑瀨
鳴湍林巒卻憶經廬阜醉領春風不住看

雪後望金野菴天瑞庵遺跡

金仙奇構躡崑崙天瑞曾窺禦寇文嶽氣融春時洒
霧天光留雪畫成陰劍飛遼海塵揚劫丹護淵龍蟄
絕群千古湧亭風月並霧泉一酌道誰聞

花晨後官行甫過訪賦贈

梢後花晨日正和耆英載酒訪雲蘿鶴巢嵐氣飄簷側龍井松濤接澗阿風入絲桐白雪操池傾尊酒紫芝歌林原歸策行應晚百折琅璈在細哦

山閣即景

少壯幽懷慕隱淪支離山谷愧無閒峰頭殘靄留屏色水面驚風展簟紋郭泰墊巾宜濕雨李侯呼酒也巢雲煙名合紀松風閣儗抱長鑱謁洞文

雪中還峴泉

群山積雪遍溪濱歸策尋源逕絶人瓊樹斷槎横亞

地銀河浮練曲通津風傾巢鶴雲先暮氷洒崕松谷易春虛閣嚴寒高卧處庭須浮世覓嶙峋

月夜望雪

支離久分樂幽栖寒夜偏宜對翠微雪色淨分雲母障氷花輕落水仙衣風經池角雲浮潤春動梅梢月寫輝要掃金波滄海上莫添蓬鬢失紫扉

丙子初度

平生駒隙復初辰林壑春生水木鱗歲改青陽猶建子月書周正再逢寅九皋鶴韻慚孤闋五夜龍光楷

噲綸浪說彭殤俱瞬息白雲蒼巘足天真

夏夜書感

獨栖林谷感凋殘夏暑初炎夜候闌才乏湯窺龍馬祕身輕聊藉鶴猿安江湖夢遠消前慮風月情深起浩歎今古明良多感慨底慚綠髮暮彈冠

山居夜雨

空山却暑頓凉生清夜幽懷付野情殘雨半窗孤燭影亂蛙一塢舊泉聲風煙入鼎蝦鬚茗澗沼供庖馬齒羹須信樂全渾道味豈容欣戚繫塵縈

隱居

久懷栖遁樂幽居今古浮名信有無動視風雲時橐籥靜窺天地偶蘧廬擬招鮑靜遺雙燕倦逐王喬至兩鳧每得大觀形炁外寐然真宰示玄珠

秋日

故園秋色滿林坳虛館池陰覆白茅黃葉澗頭留雨履紫芝谷裏定雲巢山林惟分龐公隱塵世全非鮑焦交誰意續名高士傳餘生浮慮抵全拋

山居九日

佳節重逢興每催晚依林水乏遺安池萍帶雨添秋
冷籬菊含風滯曉寒濁酒不辜陶令醉好山盡屬謝
侯看塵情今古應多感草屩荷衣百慮寬

感舊

靜閱殘編舊感生研心得失漫勞形花明翠黛知毋
分露瀉珠璣愧有情江上秋風尊酴味燈前夜雨候
蛩聲只今愁思添疎鬢惟付當年水石盟

雨後對月

涼庭欣看雨露消月華添興款誰招情便幽谷琴横

席夢餘滄江酒貯瓢十畝松濤飄鵠鷺九清雲露下
纔覺生平自分清如許此外襟期付寐寥

謝惠鸚鵡杯

江漢歸来暑尚微螺杯肯惠五雲姿幽居秖羨鸕鷀
杓仙賞偏宜鸚鵡巵雅稱謝侯華子谷好傾山簡習
家池衰齡正借流霞色應使人嗤倒接籬

夏雨即興

山雨崩奔注碧池晚凉生樹集絺衣瀑雷翻雪龍光
急抹露成雲鶴息微蕙帳遠驚潮入夢筠窓近覩玉
生輝衿情何事多前感秖擬投閒向翠微

露坐

靜滌塵衿舊感生夜凉移坐月當楹芰荷搖綠衣難
剪芝艸含英藥未成山色擁屏輕引霧池光微鏡亂
垂星獨慚蘧子知非晚海内交游浪有聲

中秋夜月

寒峰煙雨晦山扉良夜衿情感事違天柱庭須賒月
色鹿門止許卧林暉金精滿昂明珠樹玉炁凝空擀
翠微却憶上京沾寵宴布袍何復念塵非

暮秋

烁氷澄神半畝清淥園肥遯足窮經霞浮波面芙蓉
障雲染林梢翡翠屏浮世潢汚驚羽福幻緣桎梏侯
松齡每逢節候偏多感空谷寒生月到庭

懷滕孝廉用衡

憶着滕侯兩鬢皤短篷曾共聽秋波画船月冷空黄
鵠錦瑟雲寒幾翠娥每愧桓譚情誼篤久推程邈妙
書多別来苦有山林癖莫惜封題到澗河

懷楊應君孟頊

絶蹤音問過松筠世路尢艱隔幾春民政百年觀化
育王風千古重彝倫渭川白髮雲爲宅緱嶺青山鶴
足隣一别澆塵憎滿目好留孤壑共漁綸

對雨

坐看駒隙慨流光塵世空知感興長久託衡門宜謝
尚不堪蹤鬢類馮唐一峰絶巘烌渾瘦萬箇幽篁雨
頓涼莫識天機玄嘿處野苍流水自徬徨

驟雨

瀑雷奔雨四郊盈林木園田信此生半嶺斷雲留暝

色一燈殘溜送秋聲滂懐幽谷期王鳳空覺多才慨
禰衡今夕烟濤喧槳楫轉添愁思夢江城

題玄覽堂

東塢高堂别一天滌除氛垢味幽玄黄中觀妙知虛
極白裏居貞悟象先巢鶴凌風笙度月溪鷗翻雪棹
分泉蓍師重是金門客早繼家聲並列仙

夜宿玄都觀

廿年塵跡記重來華表仙壇慨劫灰遼鶴夜闌先警
露淵魚春暖已驚雷溪聲猶是桃花水月色仍侵竹

葉杯黍繼遺宗皆祖澤廢興空漢感蒿萊

花晨宿金谿東嶽觀

岱嶽行祠木帝宫佳辰登謁喜春融花明山縣川原
秀地擁神區甲胄雄銀女祠連嗟孝節青烏塚近著
遺功休祥世世司權宰試目流光夜月中

宿章山寺贈僧綱無盡

瞑投溪上梵王宫敲月欣聞故舊逢禪宇掃空輕幻
化佛燈續照悟圓通江聲夜遶雲花月山色春明實
對風愧我應同一宿覺本来曠劫此心宗

遊石仙觀

深入花源百畝春丹崕翠壁畫龍文形歸無象非金
石地聳玄精冠霧雲斜斗光連丹竈火横槎濕護蘚
苔紋喜聯車蓋同真賞總向仙家滌垢氛

宿神龜岡妙靈觀

仙臺盤踞俯江流曲徑幽源喜再遊去鶴遠通霄漢
路靈龜猶著鳳麟洲五城換劫丹光動三島融春玉
氣浮從此玄臺增秀發高風與世廣真猷

遊麻姑山二首

風蹬躋攀百折遙茫亭隨地遠凌霄倚空飛瀑銀河瀉夾道幽篁翠霧飄塵界微茫歸培塿仙都寘漢上岧嶤廿年經覽渾忘却庭用尋真視廓寥

姑射仙標降五城瑤壇紆逕入青冥銖衣帶月来王遠戀鄧排霄候蔡經環珮聲留龍井雪軒楹光動鵲橋星貞珉千載昭芳躅形勝端宜護百靈

遊丹霞洞天

空洞深藏小有天舊遊遺跡感經年山迴鳥道盤雲磴澗抱龍泓瀉石泉蒼蘚殘碑看落日疎林雕閣俯

寒烟遲留疑有飡霞侶不聽瓊簫到席前

溪人獻菊

秋陽苦旱見花稀林卉欣看到竹扉紅奪雁翎霞彩薄綠深鳬頭露華微山間雨霧增侵席溪上氷霜未集衣今夕獨醪相對處掇英偏與澹忘機

對菊獨酌

託志詞章愧未工山林研詠興无窮林逋鶴老秋光澹莊舄魚深晩色空豆莢遠含潯澗雨菊枝微帶度溪風花名隱逸應吾待興盡松醪夜氣中

舟中望匡廬雪色

江渚扁舟得月多匡廬春霽色嵯峨香爐峰裏雲千畝星子灣頭雪幾坡風暗虎溪清籟發雲迷蛟室夜潮過定巢莫雍高峯白割與泉聲煑石窩

月下觀白菊

山花並發向神洲月下貪看滌客愁銀燭霞明雲母隊金莖露洗雪香毬橫江鶴羽頻歸夢清洛鶖翎謝墨儔更愛濂溪名隱逸掇英惟重故園秋

遊何源

山林探勝豈途遥不識將軍第五橋瀑瀉珠璣鳴素練峰迴鸞鵠秀青霄松筠徑委空原野風雨樓高幾市朝過目塵寰消長意欲從溪口話漁樵

新歲五日過峴泉偶興

林壑栖遲忘歲改荊扉始又踏雲来雪消殘靄迷深竹風定寒泉送落梅鹿豕分隣春易到魚龍起蟄暖先回好須安逸毋忘累川逝源光任自催

元夕建醮上清宮喜晴

雨沫青陽祕乾宣忽晴元夕月重圓鶴山春滿崆峒

扂鼇極風清碧落蓬蓮朶流輝金蹴踘天蒼浮彩玉
嬋娟自緣　聖澤嘉玄德化日期書大有年
　　龠葛維禎賀醮成韻
舊說君家盛帝宣瓊樓華月更清圓遙聞洞醮煙霞
曲尚想仙臺綺繡筵琪樹枕前明婥妁玉峰窓面秀
聯娟葛洪細酌丹砂水散木應宜樂大年
　　和秋淵沈講師見寄韻
句曲仙臺總碧桃玉京飛步不辭勞龍池共挹雲中
彩兎穎應慚月裏毫壺嶠詩情推沈約滄溟飈度想

琴高白頭離别何時會釀术延齡樂正滔
　　月下懷王仲縉
山谷論交盡友情别懷空復記江程紹周未必專程
繳帛屈何應惜賈生練寫金波来海月屏浮翠樹泛
湖城文光幸倚王門重林壑披緘感宿盟
　　夏日同彥璣弟遊貞白真館為官原衍作墨竹
　　辟閭題曰九霄環珮因及之
永夏聯驂訪蕊宮靈仙幽館水雲中琅玕過雨林塘
潤翡翠排霄海嶽雄晴籟入杯濃瀉露墨華飛珮響

夌空悠然白東貞居意輔德應須鶴髮翁
　　賀李了菴建玄淵齋
松栢高齡樂大年崇文華構啓諸賢道門洙泗天重
淵名教淵源地最偏笙鶴佇雲巢映月經鸞蓋雪墨
分泉遠期黃髮通仙籍下撫群英玉樹聯
　　寄曹希鴻道錄
祖澤丕承仰昔今支離才乏感時駸浮榮久違莊生
旨高識誰窺仲子心鸚鵡杯前春夢少鷦鷯巢畔楚
情深當途賴有相知重退卧應煩降玉音

　　贈吉水周子堅
鰲蓋鄰鸞俯閬瀛黿池佳胄素文英詩書遺澤追三
峽江漢清矜動五城尊酒翠屏山雨急筍輿蒼崦潤
花明館甥幸託葭莩契鵬翮猶期九萬程
　　壽雲溪楊先生
鼇館横經雨後秋華星駐彩羽人丘蓮蒼峰際雲垂
蓋竹葉杯前月寓鈞龜鶴大年宜綺皓松筠小隱屬
巢由欲看文澤涵濡遠黃髮青瞳啓盛猷
　　寄梁建中先生

梁鴻久屬耆英輩寄語東風惜別情百世文章稀述作十年江漢仰儀刑東書江月潮痕長釃酒湖波海色明尚假東吳話蓬舸夢驚風露滿秋聲

覯滕用衡所遺滄洲書賦寄

江海知名已十春臨池疑過嶧山文白頭舊事渾滄海黄葉殘山幾暮雲程顥嗜書珠藴特謝安耽卧蘚成紋何當共掃姑蘇月壺子高情欲細聞

秋日遊演法觀

觀閣凌霄玉氣浮倚雲並宿古丹丘霜鐘遠度松蘿

月暝策懸尋石澗秋豈訝掃門無魏豹最欣得句獨楊修燈前小酌情偏洽明發靈岩更盡留

遊萬壽峰二首

絶巘層巒雨霧中縈紆雲磴步蒼穹花源曲渡銀濤壯崖瀑高懸素練雄天際鶴巢招許邁笈開鴻寶箕茅濛過庭閒有風雷授宜向崇椒著妙功

東壁懸珠小閣寬夜連雲霧宿簷端林藏積霧疑聞豹澗瀉驚風欲下鸞蕙帳含輝消畫暖蘭膏燈燭似春寒湯傳徐市窺瀛島何事瑤臺覓羽翰

遊太平寺

疎雨喧風滌陌塵城東梵刹藹江濱禪龕淨洗瑤花雨經藏光浮寶地春鐘動上方窺萬法燈傳無盡露千身羽衣類入青蓮社知似東林第幾人

禾坪道中

幽栖久欲放閑蹤城郭徒看紫翠峰丈獻流風空第宅衣冠遺事滂魚龍曠遊自謂耽文學清賞何應愧仲容憶昔韶華增感慨浮生惟分侶雲松

歲晏

苦雨沉寒送晚冬索居岑寂坐高春雪梅吐玉枒含日霜栟凝脂久謝紅無復鄧颺詢管輅空餘孟昶慕王恭獨嗟百慮徒悽惻庭事浮名類轉蓬

挽倪晋明隱士二首

簪纓儒胄著仙都白髮高堂玉雪如戎馬閒關司保障詩書涵泳樂桑榆九霄清骨瑤臺鶴三逕閑情壁沼魚太息耆英無復覩湖山千載壯名區

早從碩德名孚實晚逸高齡白尚玄桑海紅塵驚過目芝蘭華綬駭驊肩掃花春雨雲留樹洗竹秋空月

到絃幾向東園倍烟幔諸孫佇待繼英賢

題蕭史鳳臺

危臺百尺壯層霄彩鳳翔空玉管調蕭史情緣非世偶嬴娥仙質信天標五雲樓觀烟霞合三島旌麾霧露飄秘府足怡清暇賞秋空遺響坐宜招

題飛仙

仙跡微茫彩繪精浮雲空洞入青冥玉娥飛佩挑盤熟金母佇裾竹露清輕篳有題煩鳥使香緘無語度鸞軿仙根自得煙霞契方蔡遺蹤俟降庭

題方壺真人雲出山腰圖

壺仙紗墨過商岩絕巘長林興每躭山腹斷雲凝曉黛澗頭新水漲晴嵐凌空似聽鸞音嘯掃逕惟聞麈尾談却喜仙曹盛簪組卧看蒼翠襲春衫

偶成

寥落文衿歎二毛倚空灝氣渺秋毫樹雲分暝侵殘帙江雨添凉入弊袍新沐尚應慚貢禹故書猶僟寄山濤無端歲月催踈鬢咲指蘆花試小舠

過王汝玉山庄東縢周衡

久歆佳譽動江湘驛舸剌譚慰不忘裘馬閒情成代謝桑榆逸興豈尋常芙蕖水暖雲俱碧麋鹿臺空菊漸黃多幸詞章深啓潋柰何歸思愧匆忙

訪王汝玉于隱山莊舍

昨我京華遂偶逢山庄歸訪水雲通杯前秋葉息鷺渚橋外霜梧藹鶴風城郭凋殘無謝眺詩書博雅有王充縢侯况在耆英列湖上離情滿目中

題東郭草堂

蘇湖秋水碧於藍負郭幽居愜素躭十里鷗波來遶近數峰鶴島面東南白茅覆地書連屋黃葉當階客候驂無限危臺懷古興好分一舸釣晴嵐

過錢塘

惠陵南渡壯東吳憶昔經行感慨餘雲暗海門潮落定煙寒城對雨來踈扁舟只載蘇躭鶴重席難呼李白魚十大荷花清夢遠誰憑秋雁歘留書

夜泊

苦雨傾斜蘆荻洲吳山吳樹暝淹留雪殘息雁銜人起風急波濤泊岸浮釣艇幾添前日夢驛梅兩動愚

緗秩重來歲歲增衾席錢渚潮平送客舟

夜過姑蘇

蘸水危臺夜月孤幾經西越憶鄉途泛槎已歷三江雪聽鴈猶過十里湖畫館香帷逢薄袂寒城夕漏轉交瓏頓嗟鬢裏梅梢露倏過江邊野渚蘆

姑蘇懷古

姑蘇城外太湖濱半月氷霜近早春麋鹿荒臺殘苑樹魚龍小渚接江蘋珠帷翠袖遺青鳥繡柱銀箏絕錦鱗極目湯懷車馬日吴山自昔壯忠臣

錢塘懷古

聞說南巡乏戰功百年遺跡慨悲風木牛兵略平前士泥馬山河失故宮塞北旌旗銀甲動關中第宅錦城空人煙索寞寒潮落此地登臨舊感同

立春日書過

京華兩度喜春生踈鬢年餘倍客情紫閣趍朝燃臈炬黄門戒曉列霓旌風淒立馬晨珂動月轉殘雞漏鼓鳴愧我山林多倦跡陽和布煖亦何成

次郤原性立春見貽韻

昔别高標候幾冬京華欣會一尊同春添白髮江湖裏雪霽蒼岡竹樹中北闕任賢宜羽重南郊話舊喜顔童斯文久慨凋零甚莫卷秋波釣短蓬

題觀海圖

萬頃滄波海色寛乾坤一馬執倪端山川泛覽宜披豁廊廟經綸足奠安雨霽島夷浮入極月生煙樹棲三韓高情豈為丹青盡咲向長鼇撒釣竿

題三峽圖

名藩設險倚長江錦水西流勢渺茫天塹遺蹤懷杜

葛民彝佳政慕龔黄峨嵋月映繩橋遠巫峽雲連劒閣長何日相期瞻祖澤浣花深處覓秋芳

次嗇庵學士大祀詩韻

大統宏元四海春南郊類帝肅誠禋星衢輦輅來金闕天關輿幢降玉宸圭璧霞明周典重珮珂雲擁漢儀新獨慚執獻居玄褐聖德祥符仰一人

登三茅山三首

勾曲危峰冠九霄曉披煙霧上岧嶢下窺莽蒼霓旌近高入穹窿霧蓋朝已挹茅桓来羽駕尚期王許候

靈軿喜聽新鶯度空𢘫從與眞風百世遙 一峯
玄洲小塢逕縈紆群岫中尊列帝居八素霧文標玉
籍五辰奇跡著瓊書露飄沆瀣天荅𩂯雲擁扶輿地
籟舒我欵尋眞訪遺訣金峰磐石足憑虛 二峯
懸崕絶巘入青冥雁字峰回闕五城陸馬遺蹤留劍
氣陶劉芳躅記松聲星斁琪樹臨千壑石聳瓊芳繞
四楹今夕瑤壇當月滿擬追笙鶴御風行 三峯

贈白雲沈講師

憶會京華久別情偶從勾曲訪丹扃長林已遇赤松

子崆峒何疑白石生獨嶺雲深鷲虎嘯菌山風急顧
麋鷀南來沈約多詩思夜話童顏覲闕清

元夕留茅山白雲觀

巽嶺尋幽訪羽宮偶逢燈夕宴崆峒陽林霧隱庭壘
月茅洞雲深松檜風歌鼓鼇山懷故舊煙霞鶴磴任
西東浮塵世事應多感高視寰區一笑中

遊華陽洞天

玉柱東盤積鐵姿嵌空石室渺難窺獨容雲翁傳清
響止納虛明燭別曦雲擁𥧌𤔡通雪竇風鳴㕲㕲鼓
天池欲探月窟招黃鵠王許遺蹤去不疑

題春暉樓

層樓高俯萬家春旭日晴輝映紫宸萱艸北堂氷雪
遠鞾華東閣畫圖新九霄鶴駕馳青瑣八極鸞璈下
錦輪藩屏 皇猷攄至孝佇瞻旌寵煥絲綸

讀王文節追謚

華川山色碧芙蓉丈藪辭源素令宗青史早傳溫樹
語黃圖猶撫遠夷風唐家峻節推劉感漢室精忠美
伏隆幸際 聖明頒贈謚成均孝嗣著無窮

寄張司業

成均校藝重師儒白首交情概事殊麋鹿閑蹤尋履
穩鷲鴻故友候音疎張衡湧綴思玄賦唐次難通辨
謗書寒夜氷霜燈燼落離懷不寐更煩紆

挽李提點欽明二首

三山華胄古佺期生死俱忘曷有涯故國風雲添鶴
髮上京雨露長厖眉譚經丈席時揮麈鍊液雲房夜
照藜一夕返眞懸解悟山林凋謝不勝悲
兩朝遺老重儀刑廿載雲山雅淡情溫厚襟容推長

者豐腴姿格屬耆英春深蝶夢興亡遠名著鶯聲去
住輕逸睇霞裾凌浩劫人間何地即方瀛

題南陽高卧圖

南陽高卧樂躬耕三顧寧廬霸業成管樂才優經紗
略孫曹計定奮□□□遲漢祚圖浮浪星殞吳分石
作精千古英風□□慨辭光煥燭愧降嬰

過安慶弔□□宣公

千古儒生氣節存竭忠社稷慨亡元中原兵甲雄肝
膽壯塞旌旗入夢魂城闕俯江浮地肺祠宮臨渚接

天閽寸心亦抱傾陽志逸睇文光矚海瞰

歲莫懷鄉

老閱年光旅思悽客懷偏重故園思騰殘壯斗橫江
渚春近南風入酒卮曲度梅苍烟鳥靜歌闌桑葉曉
雞逢縕袍祇墾山林夢敢待綸音使世疑

庚辰元日

青陽改歲值江濱邊界瓊瑤鸛鵲隣蒼帝令回書夏
正黃圖應候建周辰寒凝風雪留餘臘凍解江湖候
早春涉世行藏知有定義和餘景付松筠

題清意軒

官署幽軒十畝清啟優府幕蓄芳名秋聲夜滿瑤臺
鶴春色晴分玉樹鶯賀監池塘環四澤部平風月遠
雙楹 聖朝足慰經綸望佇視才華越俊英

庚辰初度

四十年踰景日騰歸帆又值泛滄溟山林幾對賢人
酒江漢重淹處士星幻相敢期頭共白故交應喜眼
猶青獨懷 聖德慚無報且拂雲蘿面翠屏

鄭禮部遺函見示懷舊

世德咸欽道義隆帝鄉曾喜挹清忠竹宮瓊樹消殘
雪桂館瑤花落近風圖史雙趨紅叱撥湖山幾醉錦
熏籠自慚蹇劣疎承乏別緒空歌蘭蕙藂

危承旨諸孫路遇於安慶假遺書因貽之

先生論交慕絕倫幾傷國破失儒臣夢周意遠空嗟
鳳述魯詞優止獲麟燕對雲寒春苜蓿淮山月冷霧
嶙峋遺書賴有奇髦東每向長江問縉紳

原常宗遠寄篆書古墨賦謝

故交久為慨星稀忽示殘編感舊悲文彩□傳青瑣

近詞源空慨玉堂微夢遺江漢降皂鶖思入風雲賦
蕨薇情話幸從宗契得龍光繾綣寫朝輝

江上

涉世才疎視粃糠畏途不覺倍離傷汀花細雨搖官
槳浦對寒雲逐野航學爲困時慚董賈書緣多病冤
岐黃寸心應有相知在江海寧如客思長

還湖

養晦林泉志一丘敢期俛力拜宸旒才推房魏勞溫
問交有班楊感眷酬曉霧遠懷鸚武粒暮寒猶念鶺

霜裘素號江漢漁樵樂回首　恩光仰盛猷

夜宿廷真館

轉燭流光感慨增廿年裘馬倍餘情殘鐘歆枕蛾眉
冷澹月鈎簾雀尾輕空市橙黃稀執火寒汀葦綠穠
鴝鵒舊愁毋限從誰語零落湖山眷別程

桐江偶興

桐江秀色盈襟裾幾載歸舟輕看虛新雨猶雷陸機
鲊寒潮不送琴高魚蒼巒百疊翠屏幄碧水萬頃青
扶輿我欲臨高發長嘯一篠塵垢依巢居

寄王助教達善并東張司業玄略二首

廿載論交記錫山清吟每愛動江關江湖故舊嗟金
少館閣詞華喜頓還洛樹春融通殿籍梅花雪淨候
朝班續餘禪味今多少肯寄林泉一解顏
醮閣嶙郡素同宗交誼姻盟幸久通文彩流風推胄
正儀刑盛德仰南宮夢回江月鷗兮席興繞川花雁
塲遶繾綣離情重翹首幾時載雪共王恭

次吳修撰孟勤韻并東陸待制伯陽

明時文獻屬斯人白首儀容久蘊真荊楚關山雄八

極吳淮江漢渺三神世推良史班超重國愛賢才陸
賈頻歸棹思君情不盡華章莫謂隔紅塵

早冬曉行

清溪徹底照心清寧用村醪滯客程蘆葉風喧飄翠
豬橋林霜重亞朱明不惜官舸雕胡飯應想山家馬
齒羹世事人情總堪嘆漱流枕石足餘生

宿武當別峰

一宿琳宮最上峰祈旋石磴杳捫空六鼇洲渚浮金
粟萬馬峰巒帶玉虹玄武旌旗黃道北紫微臺閣綠

華中仙姿喜有庞眉叟月下期招鶴背風

貽吳貳令子瑄

好峰百疊護周甸花縣賢丞過俊髦銀燭高燒飲醽
醁錦屏四面出蔔萄家承文獻森瓊樹詩詠松陰壓
翠濤幸添嫺盟遂簪盍斐聲佇俟邁崇高

長至信州道中

望山百折秀摩天畫鷁東歸晚逕妍翡翠排空張玉
筍空青拔地削金蓮日逢長至梅先臘歲逼初陽雪
候年拭目流光增感慨幅巾藜杖且雲泉

辛巳初度

老態渾添鬢欲疎流光荏苒慨居諸半生清分蒼蚪
玦一世浮名玉變書泛雪江湖隣雁鶩臥雲山谷寄
樵漁久知幻相同漚泡且付餘齡學養虛

題雲林泉石

清溪華胄舊家聲西望雲林劍閣橫疊翠排霄浮蟄
劫空青洗露出滄溟紗探靈笈存中谷適佐玄樞駐
上京頒割好峰三十六未應泉石結芳盟

題鶴林周提舉禱雨卷

自是蘇臺鶴上仙神洲濟旱領鈞天阿香車動玄晶
脈織女機飜太液泉焦槁頻回皆　聖澤豐穰荐致
屬靈詮詞林幸覩爭推美肥遁猶欣大有年

謝張司業玄略惠羽扇

鶴翎裁扇製玄裳帝里欣承遠寄將吳猛煙波輕似
葉葛侯圖陣迅於觴絕憐幽谷便清暑又託仁風愈
送涼高誼不殊金石固貽仙候與扶翱翔

題山水便面為鄭林高賦

丹青盈尺小山川齊魯歸藏屬鄭虔風磴嵇琴秋雨

後拖樓越飯晚鐘前詩書絃誦橫經久水竹簷楹樂
地偏樽酒相逢論往事舊遊空憶畫中傳

挽吳華陽先生

錦溪華胄素儒宗耆德高年感令終華陣早追虞褚
紗詩鄭晚振杜韓風故山琴鶴清霜冷別墅園林落
月空憶昔朋游總凋謝不堪洒涕送飛鴻

題芳所

蘊芳入座山四盈六藝久探絃誦成三江翠水落青
嶂五老丹崖羅錦城棹歌聲發見雁舉神柱光搖蛟

層鷲孺子臺前長春艸東湖待我開林扃

秋雨還峴泉

西南諸峰當鏡池掃葉直欲招孫綽水面芙蓉錦步障簷端翠玉青杲懸細掬寒流凝鑿齒倦聽野鶯空支頤黃塵莫使駭心目振衣躑躅將安之

次何滄洲見寄韻二首

清溪發棹曉光舒孟月嚴冬薄冷初李賀詩添呼酒處張騫槎動泛星餘蒹葭霜露新鱸美江渚風煙過雁疏白首交情宜別思多才莫負佩金魚

萬頃波光一鏡天番湖雲淌孝廉船滕王閣畫寒江急孺子臺荒落月圓步玉豈忘支遁馬囊金不惜戴待錢舊遊也愧防周覽逸續新題雪甕邊

夜宿武林

泥馬城空四望賒荒榛遺石竟誰家夕陽江口鷗群靜霽雪峰前雁陣斜雲暝仙臺稀栢子月催城闕度梅花擁衾无寐增前感曉發徒應逐落霞

浙上有感

滄江蕭瑟墮黃葉沙際白鷗隣短蓬濁世寧辭鶡冠子清時尚遁羊裘翁嶰谷從誰杖篁竹徂徠待我闢松風西湖落月墜煙渚堤上空懷蘇長公

嘉興道中

寂寞湖山又逼春客愁無地覓晴曛病餘窮質慚蒲柳歲晚歸心更水雲浮世久知萍梗薄此身愈覺贅疣紛束書短棹尋東閣莫惜頻題白練裙

吳至德自安仁故居來訪飲賦次韻

青冥瀨丞紫霄峰敢倚雲栖百尺松霧濕曉風林隱豹池翻春浪井分龍鄉還又是經旬別山酌倫懽一

夕從溪愧斯文稀調合愈慚吾道異時宗

山居七夕

翠蓋琵琶玉作屏山樓茲夕最秋清星回流火涼宜早風動商金月待盈池抱鏡心明澗樹泉分渠響濕雲旋難期得巧空慚拙浮慮全拋落葉聲

了菴李東堂饋茶供賦謝

久懷迂鈍事幽栖溫問時勞故舊知陸羽素經添鶴夢季膺高卧滕鷲池靈芽自屬青春長碩果偏宜白髮期塵世豈諳清苦味雲根汲澗重馳思

挽傅元宗二首

白首窮經板築年貧交十載學知天文章典式推司馬著述幽微最鄭玄隣㠊喜招松柏隱徵輪忽訝鳳鸞騫推談正儗論山谷歸卧驚聞涕泗漣

舊學探研窮奧賾每煩從予示新文藜光照夜揚青瑣箕尾翔空繞白雲泰漢遺傳宜世絶乾坤此道竟誰聞拊膺感慨違編意枯木寒泉倚夕曛

謝楊孟頊過訪山居二首

相聞頗愧睌相逢放步尋源野逕通過雨山花紅躑躅斷雲林巘碧芙蓉楊憑久擅鏗鏘韻張鎬惟躭退遁蹤更喜清譚猶法乳別餘空解卧高峰

罇酒論文到夕陽夜醒深覺每踈狂春殘上已山光僻月滿初弦澗韻長畎畞亂喧蛙皷吹星河交錯豹文章棲遲自分終焉託三益猶期迪後芳

冬夜

轉盼流光又歲除山林卧疾秪栖遲雲殘苔逕慚王冶雨積筠窻儗戴逵毋意貂裘江漢遠有情鶴鶩水雲寄山家本是忘寒暑莫遣塵情感素期

春社雨

老去支離任山谷坡仙性與風篁親松濤添夢夜泉長花陣惱愁春艸新涉雨偏宜謝公屐漉酒不須陶令巾憑誰寄語蘇門子長嘯歸来空釣綸

題自畫溪居幽趣圖

塵居罕得清溪興溪上幽居得趣多墟屋斷雲浮竹浦野航凉月到松蘿季鷹鱸鱠風煙渚康樂雲山鴈鶩波寫盡荒池餘墨思短篷也欲侣漁蓑

贈蕭子昱

聞說王門久曳裾瓊臺清會載群書六經輔道尊周典三峽廻瀾壯禹踈林岫帶霜還谷鳥驛梅香雪泛江魚深蒙眷渥存垂問滿屏從看賛德輿

題祖徠秀色松

聞顯白首久云別愛此百尺真蒼蚪煙濤洶湧度靈籟月露微茫吹素秋廟堂豈乏梁棟用丘壑只應氷雪儔空山使我增太息畢宏韋偃今誰流

題自像

玄冑衍才振後芳早從問學識行蔵兩朝寵渥儔青

瑣入奏咸儀儼緑章松菊雲中吟夜雪鶴猿谷口卧
秋霜幻形庭用丹青顏浩劫終期視大荒

題趙松雪竹為曹煥章賦

幾見吳興氷雪姿金壺遺墨寫修枝西湖白雪鷗停
舸北闕青雲鳳繞池已覺晩風来嶰谷不滕秋雨濕
湘溷曹休自是奇髦董白首珍藏亦畫師

題越上溪山圖

稚川遺墨滄洲趣濬冶溪山笙鶴群剡棹疑分若耶
雨越峰遙帶會稽雲漁蓬夕照墮黄葉酒舍驚風飄

翠紋吳楚凋零總非昔晴囪坐展移朝曛

閑闗

養晦經年慕隱淪閑闗林壑是潜真風號萬竅雷驚
蟄雪晴千峰雨注春暖愜志和温豹席寒侵錦里快
烏巾君恩幸許巢由卧不授人間一點塵

寄周太守公瑛

故人近爵二千石闗下欣猶十載逢細雨宫花醉城
館輕風浦樹還江蓬張和本是煙波客陸羽久為桑
苧翁翹首空山别来思膏肓泉石愈疎慵

坐雨偶成

彌旬積靄晦諸峰痴坐雲窓萬籟中獅獨林坳寒食
雨薜蘿墻角杜鵑風性躭隱逸期王績名忝迂疎愧
李邕拭目流光驚老大秖憑樞極究餘工

春雨寄楊孟頊

雲溪漁釣濯塵纓别緒深慚百感盈山雨滿簾躭倦
卧澗流出谷待躬耕著書湯擬東臯子植藥渾疑壯
郭生浮世榮枯俱夢幻詩郵誰為語楊憑

挽何滄洲

水部家聲總好文獨慚皓首竟沉淪墨池細語青霞
幌華陣分題白練裙交盡江湖親水木夢抛簪組卧
松雲生平一酌飄零酒東望空嗟宿艸芬

壬午中秋

憶昔琳宫夜忝清又看秋色拜　恩榮友朋交義書
偏積京國離懷酒倦傾前席累承金鼎重尚衣猶愧
翠羅輕深蒙　眷渥知何補不寢徒聞禁漏聲

次宋學士賀周仙宫禱雪韻

内制黄麻降近臣　聖衷欲雪念黎民六花幻劫融

千官八景選章轢萬鈞銀燭光浮瓊琬灩瑶臺聲動
碧崳峋詞林頌美過枚馬共喜玄都　眷渥新

初春遊天禧寺訪獨菴少師

清晝春和十日深城南迂徑訪禪林蓮花刻漏真如
性貝葉傳燈古佛心雁塔倒垂臺殿影蚪池方抱檜
松陰遠公久被恩光重結社詩盟許再尋

次獨菴少師見寄韻二首

一棹超馳似鶴輕喜從禪伯會神京五燈慧劍山靈
護千佛尼珠海藏驚春換鳥巢應洗竹雨消齋磬過
班荊荼瓜絕勝東林味況是詩郵慰野情

東來隻履與雲輕久被恩光駐鎬京說法雨飛蔵虎
嘯譚經花滿卧龍驚詞章巨擘過裴白文史雄鳴盡
許荆方外同盟遭　聖代禪機無惜滌閒情

次萬維禎賀京回賜服韻三首

春王正月始書年曉待朝珂餞洞仙禋祀九鳴聞大
護雲韶八闋聽鈞天寅標夏正瑤圖建甲紀周官寳
曆傳草埜累沾　殊眷厚應懷園綺竹梧邊

跡才自昔愧高岑豈謂浮名感　聖心內醞累承鍾
禺美尚衣獲覺芰荷深道探黃老思玄賦治洽軒尧
擊壤吟歸向林泉語耆舊鳳池清夢繞于今

泰階簪紱列周行殿制新頒體　上皇冠冕才華聯
管樂絲綸文彩過班揚金閨待漏瞻天側玉輅承顏
侍　帝傍玄褐世承宣室重君才應未侶馮唐

再用前韻次董仲璣賀章三首

樽散由來樂大年登瀛敢謂次群仙皋門待漏趨綸
省祕閣鳴珂候木天虎衛排霄環鵠籥龍章煥日聽
臚傳外臣豈足裨　皇祚眷命重須日角邊

神州秀壓閬風岑物候陽舒會帝心雪滿建章欣曉
霽雨消太液覺春深愧耽隱士鷦鷯賦頗獻賢臣蟋
蟀吟應怪董春便静退每辜推譽重來今

幾陪天仗列千行眙祀攄誠並九皇學負浪名慚鍈
楇才違定價愧青楊宮袍畫錫風雲表禁籞時沾雨
露傷歸愛耆英爭頌藻林泉共擬樂虞唐

再次前韻答王景山見慶三首

寳曆宏開大有年朝班幾視羽衣仙春融貝闕明千
雉雪霽瑤階散八天綸語密班天馬重懽聲時聽石

渠傳顒矚　聖化流荒服不用銅符從警邉
樵漁久藉玉山岑　聖主從容閱素心優渥累須嚴
執玉殊恩荐降倍臨深虞廷禮樂關雎化漢室衣冠
梁父吟疎野惟慚無寸補尚懷砥礪自方今
五夜壇壝列鵷行陽回物候兆東皇誠通海嶽稽佔
畢職亞尊彝愧植楊枝馬聮芳鑾旆側蕭曹接武衮
衣傍縱山久屬王喬卧詩律長懷邁兩唐

次吳孟啓謝牡丹韻

萬卷開幃味六家兩淹春色滯芳葩綠苞蕩彩簪擘

露金屑流輝帔疊霞鹿韭尚憐千葉富猩紅應羨四
香誇花神合副者英祝穠豔輕斟過石華

題俞氏春暉堂

幽原築堂堂樹萱凝紹世德增高門綠蘿垂陰春日
永翠岫列嶂朝陽溫孝思曾養具鮮美綵戲萊服多
蘭蓀猶羨多才鳳苞貿行肴刻句青瑶琨

題環溪堂

清流百折帶秋河芝阜高堂彔興何花雨濕雲迴鳥
道松風隨月泛鷗波嚴灘不換羊裘暖渭水偏兒鶴
援鰭庶似兩山詩禮後解峰秀色面嵯峨

送丘子碩審理還荆南

家承詩禮宅名區早謁王門久曳裾曾向烏臺題白
簡復從鶴禁侍丹書殊恩累恭松筠跡寶翰重須水
木居回首荆南倍惆悵雄藩遠佇輔唐虞

題筠齋

重山之水清漣漪高齋翠玉環參差棠野嵐光沁寒
碧晶溪澗瀨喧晴飈細裁冰管度霜曲樊枹煙梢凝
露瀼最是黌宮富家學朝珂一聽鳴天逵

題龍虎山圖二首

道區今昔著江東虎踞龍翔萬壑雄紫翠峰巒三島
外金銀臺閣五雲中天低絳節來黃石地亞瓊旌候
赤松橫槊停驂肆登覽展圖何俟覓方蓬
玄都道域重仙山翠水丹崖四望環萬竅摩空喧地
籟九霄飛佩謁天關丹光夜燭驪龍躍劍氣晴追洞
鶴還喜授靈詮探禹穴玉庭好爲說幽潺

題朱太尹陵江清隱圖

溫溫冰玉美丰姿宰邑猶懷舊隱思銀漢寫空江月

到翠濤喧籟柱宴移德推景叙来鵷集政覩孫卿䖍
鵷儀佇俟超騰宜顯要滄溟無際即天池

題望雲閣

滄溟浩渺入天涯望斷鄉關感孝思衣綵拂緗連浦
樹練容橫素濕江蘺秋風幾送慈烏夢夜雨俄添鵬
鳥悲小閣寄情猶陟屺良裒千古厚民彝

題孫康映雪圖

積陰飛霰下瑤臺四庫懸帷晝不開大地瓊花光有
滌半空玉樹淨無埃山陰蠟屐妨尋竹官閣逢窓類

對梅千古高風增起慕雲仍遺澤喜多才

再登大華山

一詔高仙萬仞峰躋攀百折上層空星垂華蓋青冥
裏天接勾陳蒼莽中近覷梅蘂還羽珮遠招揚許躡
冷風真猷千古齊山嶽玄澤猶瞻奕世同

登擬峴臺

城上危臺俯大江峴山遺墓入蒼涼萬家煙樹汀洲
白百疊雲岑橘柚黃裴度流風增感慨向豐舊刻妙
詞章棄榮塵跡知何限極目狂歌付大荒

客中病懷

彌旬卧疾越江干毋限鄉愁遣更難梅雨漲溪啼鳥
滑蒲烟濕岍落花殘玉階累擷芙蓉珮尾金猶斟苜
蓿盤身世浮雲知底似客懷直欲向誰寬

到錢塘

閩風伏雨到錢塘萬頃潮波接大荒淹疾忽驚春色
盡遣懷空厭鳥聲忙久知作吏嵇康懶不惟窮途阮
籍狂人事幾回嗟寂寞江流徒送客愁長

孟夏遊天禧寺訪獨庵少師

上公聯騎過城東停策呼舟謁梵宮愧忝李膺陪共
載欣諧裴度後追從秦淮水漲迴瀾白佛刹雲連寶
樹紅自是遠公多眷渥許招蓮社結餘風

會圓庵長老

一庵曠劫視圓通久徹曹溪向上宗鷲嶺傳燈窓隱
豹瑞岩悟法鉢藏龍三生會裏波瀾句五蘊叢間震
雷鋒何日許探靈谷秀東林微笑坐聞鐘

出京有懷

春盡離家酒夏暑離憂無緒獨況吟輕紗披霧　君

恩重健翮飛雲友義深澤國微茫來雨勢鄉關迢遞
感蛩音明朝又值萬陽節白髮空懷戀闕心

次黄編修宗豫見寄韻

別懷京國練花餘兩載承　恩秘閣除慨我煙霞成
痼疾多君文翰久擢輿揚雄賦就談經日陸賈書成
繙史初忽喜郎官傳雅什繆章遠寄得相知

錢塘觀潮

亟鷁趍馳幾覽陪物華過目動餘埃江雲蔽塔浮烟
合海雨添潮漲雪來覓雁帆檣銀漢渚蛟龍水國白

螺堆乾坤消長空悲慨好類槎通博望回

聞霜鐘

霜滿瓊林度曉鐘月華流韻徹晴空投箸幾憶鴻鳴
露欹枕猶驚鶴唳風銀葉香消深館裏梅花調遠古
城東十年感慨成無寐應律音長豈世同

題洞霄宮

天柱珠宮海嶠寬餘杭別道促躋攀白茅洞隱雲中
虎青嶂山空月下鸞杯泛湖波千頃碧瓢翻泉溜九
霄寒覽圖恍作憑虛想卧聯炎埃一桂冠

和何伯度謝惠芍藥韻

宿坪紅藥分來早爲愛茆堂類十洲鶴頂圓珠春思
晚鴻腮留豔露華收捲簾風雨書千帙洗竹林塘雪
半頭好記年光如轉燭賞心應勿負山甌

題聽秋軒

結茅山郭類巢雲萬壑秋聲繞夜分野渚夕潮開外
泛寒匈落葉靜中聞琹横白露鷗漣席帽側黄苓鶴
有羣最是暢亭林谷美尚疑文彩日繽紛

遊回鷗亭

高人昔鋭瀛海丞漢上築亭環衆峰殘梅亞地滑霜
橋客竹繞簾來晚鐘沙鷗時返夕陽際野艇不迷秋
瀨踞浮生浩蕩等污濁笙鶴相知雖爾同

登河圖仙壇

仙伯神紅失故宮河圖遺墠護諸峰南濱海岳懷秋
佩壯闕風雲憶曙鐘夜月影歸華表鶴曉雲光動葛
陂龍塵情代謝渾前夢浩劫覊飈遠莫從

清漪亭成書以自遣

華亭舊搆仙家地移秀中阿翠錦帷同馬園林勤灌

植謝庚亭館旦棲遲琴心招鵠雲浮塌筆陣籠鵞[illegible]
満池洞宇合無塵垢到清明深著養春熙

七言絶句

題方壺真人畫神仙意

厭將彩黛污秋容浄洗風煙一兩峰要識仙家无味
處畫拋塵垢坐長松

題方壺真人墨竹

落墨何曾讓蓟丘還將書法較風流自從蹈破燕山
雪寫盡江南一種秋

題梅

冷浸氷姿不鬬妍豈須粉墨向人傳一窗踈影清寒
甚記得茅廬聽雪眠

聞杜鵑

躑躅林前倚夕陽幾聲春鳥過横塘不須啼向吞淚
處布穀聲聲也更忙

歸途

客程蓬鬢已霜寒野渚灘聲逆上難多是歸情轉相
惱黄花零落馬頭看

題西宇真人枯木

夕陽渡口水連空落葉寒鴉古道中走筆秋聲來不
盡釣竿何處立西風

曉立

曉試春衫雨霧中半庭芳艸濕殘紅杜鵑啼過斜陽
去又是樓頭芍藥風

題宋好古謝祐之張彥輔共作折枝翎毛

花霧香塵暗碧帷竹陰庭館日歸遲雙禽只識山坡
趣啼遍棠梨一兩枝

題柯敬仲學士懸崖竹

絶巘蒼崖碧玉枝半空秋景墨淋漓文皇愛坐奎章
閣多是西風雨到時

感舊偶成

故朝臺館勢連空多在荒煙埜水中愁殺蘆洲風急
處寒笳吹過暮城東

題欽廟畫便面

翠屏臺閣滄踈星幾日秋光滿故城最是惱人魂夢
處月中愁聽舊朝鞍

入京口

轉河風急水奔流禪刹江心住石頭借問寒煙山盡
處驛夫遥指是瓜州

題方壺幽深無間圖

茂樹林坳一徑深寒雲半塢正蕭森不逢荷篠閑行
者斷有芝蘭在澗陰

題望滁亭卷

滁山昔重歐陽子喜有林亭似舊時莫使故園清夢
到滿衣風葉鴈来遲

出武林

江雨蕭條出郭遲海門長望問潮期却憐南北高峰
處烟水寒鴉似舊時

泊小河

晚浦依稀暗暝煙翠屏紅蓼漫爭妍獨憐霜渚渾毋
賴看盡殘花又一年

田山縣作

竹籬野屋兩三家風送殘春晚霧斜纔到鄉間終快
意逢人且欲問梅花

即興

綠樹未陰鶯亂啼敗蕉風冷倦添衣燕泥恰污烏巾
墊一陣楊花春又歸

病懷二首

曉寒花影罷芳菲半下疎簾拂面風病態不關淹酒
思殘春看過雨聲中

數株芳樹曉婆娑六尺横窗卧小窩夢到西湖聽春
雨湧金門外落花多

暮雨

欹斜疎竹晚多幽恐阻春耕雨未收合讓山花留幾
日也看飄出澗西頭

晚立偶成

浣竹尋泉蘚逕長倚鑱苔石近林香晚来一陣荷巻
雨不捲疎簾做晚凉

舟中坐雨

太陰垂黑號風殺古寺晚歸溪滸行短蓬弱坐客三
兩茶烟撲人春雨鳴

觀芍藥

石闌紅藥競分妍春過初聞小雨天啼鳥有情寧解事曉山如帶柳如煙

春曉

移柳搖烟落絮輕綠陰初長小池平杜鵑處處催春急不是東風太薄情

忽雨二首

飄風急雨燕初泥新竹成陰小閣西數卷殘書香篆急闌花落盡到荼蘼

依稀煙對暮鴉風春事无端恠落紅白髮相知有誰在捲簾閑坐雨聲中

初夏雨中

小雨無聲逼曉寒濕雲蒼樹正溪湯板橋阻過漁家去靜對新添竹幾竿

題方壺樛木葛藟

潑墨遺蹤太類仙盤根蒼石老風烟空山百尺蛟蚪影共我婆娑閱歲年

題何滄洲墨竹

澗翠娟娟帶雨痕渭南湘北又殘春錯刀撥蹬

又誰為緘書問故人

聞溪聲

溪漫幾日苦種雨無數好山俱未開欲扶藜杖江海去草徑與誰歌落梅

偶興二首

山南艸堂風雨積披露獨經雲樹行人間六月總異此繞舍瀑雷溪瀨聲

龍卧須求豹霧穴偃蹇松蘿空歲年因嫌夜雨折春嵌羅讀南華秋水篇

題春風翁穉竹

嶰谷蒼枝幾葉孫露消殘籜墨華春夜深小雨驚初蟄莫厭東風慣惱人

題方壺聚米山川圖

秋林平楚晚蒼凉黃葉漁村帶夕陽鐵甕城頭看不盡幾聲疎雁水茫茫

題方公臨坡幽雅

虎頭盤石小蚪抹楚草蓋苔近夕陰赤斧无人返歸棹澗藤窓葉已秋深

題胡逸輝卧暑圖

十畝松陰晝暑清脫巾涼卧簟紋生遙知石壁飛行處不許閑花襍澗聲

題倪元振雲卧圖

老木蕭條脫葉鳴秋光雲影蕩縱横華陰偃卧毋憂者也有空山絶世名

題薩天錫小景

煙橋疊澗水連空春雨人家寒食中始信房山多董未向誰閒話石楠風

題吴孟思雲卧二篆書

延陵舊裔居城府向與貞居同行人遺墨每看成雖暮應嘶披雨過江瀆

過雲陽驛

野籬踈竹晚風斜落木蕭蕭起暮鴉乍到晚寒風力緊水痕吹浪送蘆花

春寒

風捲愁雲欲暮天燈前書史坐成年不嬾薄雪淹春色半放梅邊聽雨眠

雨中湧興

山館春霖夢翠䕺暮煙寒瀨遠漫空清明尚是前三日緩送桃花一陣紅

曉立

細雨寒烟重柳絲半汀野水暗江籬落花啼鳥多春思也惱山人欵立時

寒食

殘卷細雨半鈎簾過雨溪山總翠藍禁火人家春寂寞鶯啼應未到郇南

晚興

晚來山色翠芙蓉樹帶溪殺水接空自是江南春雨久柳陰啼鳥妒花風

題雲壑幽居圖

翠巘丹壑雲千畝只著幽居亦磵泉聞說晴窗展書處藤花飛雨更秋風

題五雲漁舍

東南禹穴多佳勝獨倚長竿卧會稽山雨湖煙添白髮不知天柱五雲西

題江山殊觀圖

山湧晴雲碧樹遙獸尋沙渚木蘭橈画中絕稱番綸者夢裏江鼓識舊謝

題何滄洲高峰晴旭墨竹為王樂丘賦

沙渚蘋篁曉翠妍數峰春旭石攔前流風寫畫滄洲筆正儗同尋雪後船

題方壺崑丘秋雨墨竹

氷玉丰姿響珮珂金壺餘墨瀉銀河夜來溪上秋聲早始信空山雨更多

題自画秋林平遠圖

北苑高情宿世同踈林汀渚正秋風研池洒墨應多思寫向寒烟夕照中

題方壺子彭城一派竹

飛鶴淩空記昔時故情遙見翠淋灕壺仙烝逼龍光重寫到彭城第幾枝

題方壺仙岩竹葉

楚艇歸來飽賸奇袖中蒼玉記當時仙家多住空青

南豐舟中

春寒啼鳥怯西風小艇江波濕霧中並坐短篷尊酒盡片帆煙雨到城東

望仙亭

仙徒隨地躡雲蹤顧望鸞飈歷幾重莫道霧槎无覓處江南此是最高峰

耆鬼壇

五嶽羣霧決内文仙臺北面總奇芬松濤吹遍渾無定信是全家住白雲

下棋峯

峍崪高嵃會衆峰石壇雲霧謁西東仙家不比商山興盡在河圖倍數中

洗目池

目盡群峯遍艸萊鶴袍汚弊豈凡埃好將一滴清塵劫只用天瓢水半杯

鍊丹巖

汞鉛鍊盡總金砂苔蘚岩扃即是家遙望白雲牕牖處大還尤儗長靈芽

雷洞

嵌空石洞走雲煙靈艸玄芝幾歲年坐聽風霆生足
下自疑此外更無天

龍潭

絶𪩘霧湫抱石磯一泓寒碧護苔衣蟄龍可許潛山
麓曾侍雲驂作雨歸

學士閣

華峰舊產玉堂仙文彩辭光照紫玄散作人間珠萬
斛飛鯨還想動千年

禮斗壇

卓立空青第一峰飛罡躡步即蘂風捫岑不識天高
遠指顧璇樞夜炁中

玉庭館

萬仞丹光照乘珠敞庭燕坐玉芙蕖世人湯禮通明
畀鸞鶴盤空聽步虛

摘星閣

高閣凌霄冠翠微星槎只載五銖衣洗空銀漢秋光
迥入夜搖笙鶴上歸

張公寮

蓬累飛行任一瓢莊周蝶夢契參寥白雲不比應無
住百萬黄塵靜裏消

對白梔子花

玉面浮香艷碧枝山家幾歲植培肥自緣慚識春風
態獨向驕陽鬪雪姿

到錢塘

江上寒烟帶暝開菜亭危塔亂鴉回鬧愁莫向西風
語空待潮散送月来

過姑蘇

寒林人語四更初野水湖煙半有無城郭蕭條應夢
少月斜聽鼓到姑蘇

自遣

枯林平渚澹煙横雲際微山最惱情見說幾枝殘雪
盡數聲寒溜巳春生

題黄仲文臨壺公竹

壺子毫端玉雪飄喜令黄霸悟高標半稍殘雨臨池
影好寄平山墨一瓢

送春

花欄苔逕點輕紅䑺斷蘇仙酒思中幾樹夕陽啼鳥
外不關飛絮慣西風

獨立

深谷荒塘總白雲落苍林塢寂无人泉聲流向橋西
盡耐得餘寒幾日春

晚立漫成

雨添苔種狂夯注遶舍溪聲雪浪波晚對琵琶轉蒼
翠白雲無定為誰多

題臨坡仙枯木竹石

眉山浩然渾精鑛筆下滄溟動有無惠我空山綠玉
杖誤疑海底青珊瑚

月下遣懷

庭館荒凉濕翠蘿病懷毋緒賦鑾坡夜凉拂石渾鄉
思鼓角聲中月色多

題空山偃蹇

石崖坡谷蔨餘潤雪繭壺公肆筆華海底珊瑚輕鐵
網龍門誰繫候潮槎

題桂林單枝

㩻石嵌空虎豹文鐵柯空響竟誰聞千尋膽氣窺溟
渤我欲丹丘掃白雲

題方壺臨坡木石

風篁嶺上蕭森意盡付壺仙寫淵蘿兩月雲窻靜相
對故山秋思枕前多

和楊廉夫四絕為沈秋淵講師作

句嶺船通小茅步白雲遥接葛洪家佺期不讓何劉
句門外㵎桃紅晚霞

司馬丹扃赤城炁卧龍不獨在南陽只今雲閣護龠
蔨折得瓊芳手共將
鶴背風高雲霧裾珮鳴蒼玉不金魚坐中楊許有霧
札盡是鳳苞龍籜書
西湖張翰碧蓮航鈔墨千金湖水莊多君飽餐玉髓
壽醉看紫裘雲半床

題方壺竹

壺子襟期天藻句兩翻秋籟㵎濤洪空山大澤盤蛟
起直入天台鴈蕩中

書帷自遣四首

故園得夢久零落黄帽青鞋歸與休遮莫西風轉征蓬誰能暖我黒貂裘

秋雨連連坐雞曉莫憎喧夜紫琅玕此身愧殺横江鶴雲漢歸飛兩羽翰

寂寞烏藤獎葛巾山林有分夢應頻終宵風雨秋寒到莫遣黄花解笑人

自夏経秋久去家玉堂金署繫雲槎 君恩已念山林癖待我寒梅半樹花

過錢塘江

海門東望翠浮空漁浦蕭山兩岸中斜日不堪回首處候人惟有送潮風

題秋景便面

亂山野水帶秋昏洗墨涵空過雨痕何處風煙松邏口幾株黄葉夕陽村

題趙千里仙都小景

弱水凌空到海青丹崖翠壁横飛行松風夢熟三千丈不泛桃花似武陵

除夕

雨殘漢露送淒風酒臉疑添絳蠟紅寂寞只餘山驛玉感人春思落梅中

有感

坐閲韶華又半春十年心事總傷神落花飛雨鳴中庭屋角東風更惱人

紀興

溪橋新漲括人鳴呉越餘愁幾夢經好記惆庭話春晝落花風急柳青青

故園自適

過雨啼鶯着意聞晚香欄檻小桃春時光怪殺空歸去似倩垂楊綰住人

社日雨

桑柘林中正雨肥誰家醉社板橋西風煙只著垂楊柳莫遣梨花濕燕泥

春寒

烟雨穀中酒梦殘蘼蕪添綠又春闌鷓鴣喚處西風急自是楊花怨暮寒

聞鶯

綠陰垂地曉聞鶯山雨溪嵐郭外情正惱病懷无緒
又逢風吹作送春聲

初夏赴演法觀視斷碑因賦三絶

雨逐西風過野蹊翠林深處石橋迷杜鵑不識春歸
盡尚送餘寒暑處啼

萬竿新竹長煙稍暝塢寒林濕翠交莫是龍池春水
碧頃颯颯撑白雲坳

[illegible]爵雲嶂帶雨還楚紅狼籍送春殘短籬老屋風烟

見炅集　六卷　九一一

處六許橋流諫暮寒

過蓮霞渡

小雨黄梅野薺香晚風數里踏春芳雲將山色渾收
拾人與溪流不住忙

觀渡口團盖古松

團團高盖翠迎霄野渡風烟百尺條何歲茯苓還消
食記分秋露水晶苗

望擬峴臺

江廻雁塔古城東橋柚人煙落照中說是峴臺山更
好客程毋惟别匆匆

過武陽驛

長江東下路曾經柳色人家兩岸情夢裏不知鄉是
客曉風吹送豫章城

竹泉亭遇楊州道士因問瓊花賦

綠槐風定午陰斜忽過塵中水竹家白髮揚州騎鶴
侶錦囊象外問瓊花

題春江同泛便面

湖山翠黛照春明蕩漾晴波欸棹聲斜日槐陰同載

見炅集　六卷　九二一

處夕湖鱸鱠片綸輕

題和靖觀梅便面

孤山氷雪逈煙霏竹外瓊芳影半溪清曉杖藜驚鶴
夢寒香飄到石橋西

題方壺作華石峰

倚霄花石屹空青萬歲高峰即五城惟絶金壺休露
色玉笙吹徹海冥冥

過錢塘江三絶

湖煙江霧暗西東荒草人家寂寞中城角鼓聲殘月

落不堪落葉響淒風

越樹吳雲過雨濃碧天如洗助歸風客情江水俱无
盡湯喜青山是剡中

晩煙十里蕩晴波野徑閑門暮鳥過何事籬花无間
發斷橋只許夕陽多

題李伯時臨劉商觀奕圖

天刻仙圖須舊真橘中動是八千春忘情黑白縱橫
處柯爛應須莫語人

題江漢遠遊

一櫂秋波月半輪亂山孤島荻花濱推篷細問東南
路潮落寒鴻不避人

晩思

新冷侵人半下幃雨飄楓葉亂鳴時寄書不值衡陽
鴈偏恠淒風著鬢絲

湖渚間忽見芙蓉盛開喜賦

野渚橫斜碧艸天秋花無意鬭嬋娟夜來風雨寒偏
發景負紅粧照水鮮

題方壺倒披金蘿竹

春來蘿葉遍陽坡倒影參差壓翠螺昨夜半囱金瑣
碎露華不奈近人多

臈梅

吹臘成花不肖奇淺香踈影動春漪客窓獨對愁俱
盡恰是孤山雪半枝

雪月

雪消庭月逼人清折竹氷花靜有聲唉說紅樓添綺
繡一簷寒玉露華生

寒坐

凍消春水濺瓶茶卧對寒窓雪繭花我本歲寒心似
鐵正須和月伴梅花

霜夜

布幃褚衲久江關誰就氷霜見肺肝竹影夜深清徹
坐不嗔分得幾多寒

野眺

斷岸橫林半有無秋風吹雨響黃蘆寒潮漲後江流
急恠殺漁郎不受呼

曉

苦雨纔春正泥濘歲徒添閏也匆匆江頭歸舸不能
待敗雪數枝鵁鶄風

題解性初水墨觀泉圖

徹空松籟雪堂秋潑墨何妨紫綺裘絕愛倚欄無盡
意佩巖流到澗西頭

和宋元益賦閒居二絕韻

雪色侵簷午睡濃氍毹溫暖易春風獨懷黃落峰前
路只許山桃放小紅

夢驚翠水遍方塘春夜題詩聽遠篘踈髩卧看年又

改秪應芝菌露華凉

除夕卧疾自遣二首

山軀卧病弊書幃歲盡明朝若未知眯目黃塵无處
滌梅花枕畔道園詩

夜闌撥火擁寒灰倦聽東風雪作堆燈影莫添枯槁
態江湖准擬傍春回

晚興

累目歸帆未快風病懷寂寞日華東宮亭湖水明如
練收拾春光萬頃中

到雲錦

四月驅馳春半還風塵霜露滿衰顏照人濯錦溪頭
水雪後羣峰是故山

望雲山

玉削芙蓉照膽明水晶苗長畫仙靈何當學剪吳淞
水割取蓮峰一葉青

觀漁者

潮去潮來幾白頭鸕鷀船尾大郎洲漁翁只合無拘
管楓葉蘆花夜夜秋

題方壺雲山醞藉

戲墨雲山太出奇西風落木故人思誰家歌占漁磯
口瑤艸寒生斷不知

題臨清亭

枕溪亭子碧漣漪百折湖山繞繡圍好把一竿斜照
外落花殘雨濕遊絲

題齊宣王出獵圖

芳艸驊騮纏絡珠千金裘帶肆長驅儒生不勝閒房
語應愧當年諫獵圖

題月中桂
金粟秋香月半梢喜分疎影入氷綃此身如在清虛
府不待雲鬟下鵲橋
題雪梅
暗香飄處影横斜泄盡春風羽士家憶着西湖殘雪
後夢魂毋處掃氷花
題水仙梅蘭便面
翡翠屏開玉雪姿幽香不着世人知歳寒友好今應
少肯許春風入素肌
題方壺雲壑虛舟
滄溟浩渺一篷孤汎覽乾坤等六虛欲識滄雲深壑
遡浮生何地即蘧廬
題雲中別意卷
琵琶洲上月華多湖水湖煙寫翠螺却憶雲中動歸
興東書蓬屋聽漁歌
題方壺凌雲氣墨竹
摩霄鳳羽洒琅玕腕指秋聲入夢長我亦生平懷浩
然歳寒應與傲氷霜

觀澗阿新竹
隣塢新篁數十竿多情春色又闌殘山家便是篔簹
谷小着柴門雪裏看
夜坐偶成
竆源深入琅玕塢半畝方塘一逕斜燈火夜闌長聽
雨短簷飄到白桐花
觀雪後梅竹
霽色侵春到竹扉雪峯渾是玉蛾眉氷花不是浮香
逺流遶寒泉出澗西
題雲壑圖
縢視塵勞廣漠濵半空笙鶴静中聞一從會得无絃
意不獨松巢總白雲
池上觀梅
氷花爛熳倚晴暉恰近池頭半月春說與林逋寒盡
處暗香留與伴山人
閒步
竹陰疎影弄晴暉滴滴寒泉響入池踏遍蒼苔天欲
少閒心只許落梅知